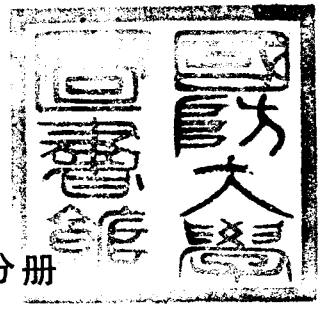
顾维钧回忆录

2 033 8598 8

顧維鈞回憶錄



第十一分册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

中　華　書　局

顧維鈞回憶録

Gù wéi jūn huí yì lù

第十一分册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石景山區中華書局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19 1/2 印張・1插頁・448 千字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1—2500册　定價：13.20元

ISBN　7—101—00651—5/K・271

目　　録

第十一分册

第七卷　再度出使華盛頓(下)

1950年——1956年

第八章　討論朝鮮與印度支那問題的日内瓦會議時期

1954年 2 月18日——8 月……（1）

第一節　日内瓦會議時期的國際形勢

1954年 2 月18日——7 月……（1）

（1）日内瓦會議召開前的事態發展

1954年 2 月 18日——4 月26日……（1）

（2）日内瓦會議及其對國民黨中國地位的影響……（49）

第二節　大使館館務，着重談美援問題和前臺灣省主席吳國楨無端指責政府而引起的種種問題……（117）

第三節　1954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序幕

1953年 3 月——1954年 7 月17日……（181）

第四節　重訪臺灣

1954年 7 月17日——8 月……（222）

第九章　1954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1954年 8 月24日——12月……（282）

第一節　締結條約的國際背景

1954年 8 月24日——10月……（282）

（1）第一次金門危機，東南亞條約組織公約和聯合國的處境……（282）
（2）國際上對"海峽危機"的關注影響着條約談判…（319）
第二節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在華盛頓正式談判和締結
1954年11月——12月初……（379）
（1）1954年11月1日——11日談判的初期……（379）
（2）談判的末期……（433）
第三節　談判期間大使館的其他事務：特殊來訪者和特別援助問題
1954年8月24日——12月……（486）
附録一　使館館員1954年5月6日提供的關於1954年4月20日在美國國務院召開的十九國會議情況的備忘録全文……（547）
附録二　蔣介石總統和李承晚總統在臺北會談結束時發表的聲明
1953年11月28日……（549）
附録三　中美安全條約初稿
1953年12月18日遞交藍欽大使轉送美國國務院……（551）
附録四　外交部葉部長1954年3月3日致藍欽大使函……（553）
附録五　1954年9月9日海軍武官柳鶴圖向國防部二聽報告俞大維部長與美國海軍作戰部長卡尼談話……（554）
附録六　（一）1954年9月蔣總統接見杜勒斯國務卿時的談話記録……（557）

（二）1954年9月10日葉部長呈蔣總統關於中美條約草案修正本的條陳……（567）
（三）1954年9月10日葉部長與藍欽大使會談記録（隨同當日條陳送呈蔣總統）……（569）
附録七　（一）1954年10月7日陳之邁爲顧大使編寫的關於聯合國大會發展情況的備忘録……（573）
（二）陳之邁博士在聯合國大會特別政治委員會上對緬甸聯邦指控所謂中國對其侵略的發言摘要
1954年10月11日……（575）
附録八　1954年9月20日外交部次長沈昌煥與藍欽大使談話記録摘要……（282）
附録九　（一）1954年10月14日杜勒斯國務卿致蔣總統函……（584）
（二）1954年10月23日中國大使館關於新西蘭提案致美國國務院備忘録……（586）
附録十　條約……（590）
甲、1954年11月2日在華盛頓舉行的會議上提交中方的《美利堅合衆國與中華民國共同防禦條約》的美國草案……（590）
乙、在1954年11月4日的會議上遞交美方之《中華民國與美利堅合衆國共同防禦條約》1954年11月3日中國對應草案……（292）
丙、1954年11月4日會議上雙方同意之《中華民國與美利堅合衆國間共同防禦條約》議

定文本……（594）
附録十一　換文……（597）
甲、美國之條約議定書草案全文，在1954年11月6日會議上提交中方，標明“最機密”……（597）
乙、中國反建議之換文草案全文，1954年11月11日晚送交國務院……（597）
丙、1954年11月12日美國換文草案全文，1954年11月14日由馬康衛先生遞交譚紹華博士……（598）
丁、中國新換文草案全文，在1954年11月16日會議上遞交美方……（598）
戊、中國換文草案全文，11月17日擬定，1954年11月18日由譚紹華博士遞交馬康衛先生……（598）
己、換文議定文本、1954年11月19日會議制訂……（599）
附録十二　關於中美防禦條約之共同聲明……（600）
甲、共同聲明美方草案全文，1954年11月2日條約談判期間遞交中方……（600）
乙、共同聲明中方草案全文，1954年11月6日由譚紹華博士遞交馬康衛先生……（601）
丙、共同聲明美方修訂草案全文，1954年11月9日馬康衛先生遞交譚紹華博士……（601）
丁、共同聲明之協議草案全文，1954年11月22日會議上暫時議定……（602）
戊、共同聲明全文，1954年11月30日最後

最後商定，12月1日對新聞界發表 ……（603）
附録十三　葉外長致沈次長通報其訪問西班牙情況之電文摘録，1954年11月23日……（604）
附録十四　1954年11月5日《華盛頓郵報與時代論壇報》上查默斯·羅伯茨文章……（606）
附録十五　美國國務院發佈之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文本……（608）
附録十六　關於軍事協調技術協議之備忘録……（611）

本页空白



第八章　討論朝鮮與印度支那問題的日內瓦會議時期

1954年2月18日—8月

第一節　日內瓦會議時期的國際形勢

1954年2月18日—7月

（1）日內瓦會議召開前的事態發展
1954年2月18日—4月26日

英、法、美、蘇四國外長在柏林舉行的會議於1954年2月18日結束，其結果是：

1. 四國外長建議4月26日在日內瓦召開會議，"謀求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由四强、中華人民共和國、南北朝鮮政府和其他參加朝鮮戰爭並希望出席的國家派代表參加。

2. 同意會議還將討論"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並將"邀請"四强、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其他有關國家參加。

3. 達成這樣的諒解，即"邀請參加上述會議及會議的召開不得認爲含有對尚未予以外交承認者給予外交承認的意思"。*

---

* 註：見哈珀兄弟出版公司爲外交學會出版的《世界事務中的美國，1954年》一書第212—213頁，係根據2月18日四國公報，原載1954年《美國對外關係文件》，第218—219頁。

同日，蔣廷黻到哈克尼斯隔離醫療中心的病房來看我。三天前，我遵醫囑到該中心進行全面檢查。蔣廷黻告訴我，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洛奇對他說，在柏林會議上，英國並非像傳聞的那樣不妥協，而是頗爲合作的。洛奇曾解釋說，英國的主要興趣是與包括蘇聯和紅色中國在內的鐵幕國家擴大貿易關係，它不但在爭取美國的同意，而且在爭取從世界銀行或從美國獲得十億美圓信貸，以貫徹這一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及促進和平的貿易方針。這筆資金在某些條件下也對美國商人開放。據洛奇說，華盛頓當時正在考慮這個建議，然而同意的可能性不大。

蔣廷黻同意我對我國在聯合國的代表地位的看法，即美國依然强烈反對承認紅色中國，也反對它進入聯合國，然而聯合國本身的氣氛却對我們不利。中立國家、共產黨國家和親北平的國家都會利用日內瓦會議的任何進展作爲有利於北平的行動的借口。蔣廷黻並不確知杜勒斯的觀點，而阿瑟·迪安最近的聲明終於進一步引起他對杜勒斯本人的政策的懷疑。迪安是板門店談判的美方代表。他是杜勒斯的親密朋友，又是杜勒斯作爲沙利文及克倫威爾律師事務所主要合夥人的繼任者。不言而喻，他之進入政界部分地是由於杜勒斯的幫助。我對蔣廷黻說，杜勒斯對公衆輿論和國會輿論都很敏感，而這兩者迄今都强烈反對姑息紅色中國的政策。我還解釋說，杜勒斯關於代表地位與承認問題的一些令人不安和懷疑的說法都是隨口說的，主要是因爲他個人相信外交無所不能，而且相信只要雙方都有互相讓步的精神，任何問題都是可以解決的。

我在醫院住了三天半後，遵從洛布醫生的吩咐，於當天下午出院。洛布是該醫療中心的負責人，由他給我看病。蔣夫人到這所醫院來時，也由他照看，孔祥熙也如此。

我於次日飛回華盛頓，並在那裏接待了前來進行禮節性拜

訪的路易斯安那州門羅市的詹姆斯·尤因夫婦。尤因先生對美國同意召開日內瓦會議甚爲不安，並對杜勒斯的政策深爲懷疑。他擔心這是一系列行動的開始，最終將導致聯合國接納紅色中國以及美國承認紅色中國。他徵求我的意見，我對他談了我們對柏林會議協議的不滿，這個協議一定會而且已經被當作是蘇俄和共產黨中國的勝利。儘管和北平討論朝鮮問題似乎有理，但沒有理由通過邀請紅色中國參加一個同時討論印度支那問題的會議來提高它的聲望。

我於同日向外交部發出一份報告。記得在一週前，我於2月12日曾緊急拜會助理國務卿饒伯森，表達了我國政府對柏林會議動向的極大關注，對可能召開有赤色中國參加的五大國遠東全面會議尤爲關注。饒伯森曾向我保證，杜勒斯在這個問題上不會屈服於英、法，而只會同意召開一次特別會議以專題討論遠東的朝鮮與印度支那問題，參加者除五大國外，將包括其他有直接利害關係的國家，比如朝鮮問題包括南北朝鮮，印度支那問題包括法蘭西聯邦各國。

最近，美國國務院通過譚紹華作爲心腹話通知我，我和饒伯森的談話已予以懇切注意。爲此，國務院願將杜勒斯的柏林來電通知我們。電文說：

1. 即將召集的日內瓦會議不是一次“五大國會議”，而且他依然堅決反對召集一次“五大國會議”。

2. 他不會做任何提高中共權威和聲望的事情。雖然蘇聯外長在柏林竭力提高中共的權威與聲望，但遭到美國與英國的全面反對。

3. 美國實際上只打算與中共討論具體而個別的問題。哪些其他國家參加會議已經由美方決定。印度不是參加國之一，把它排除在外也是由美方建議的。

我在給外交部的去電中彙報了所有這些情況，並指出上述各點也已由美國國務院電達藍欽大使轉告葉公超外長。

與此同時，葉公超在臺北發表了一項聲明，闡述自由中國對柏林協議的看法。外交部立即發來一份抄件。我於2月19日，即聲明發表的當天下午收到該抄件。發送抄件的來電囑大使館將聲明向當地報刊散發。聲明說：* 中華民國政府對於柏林四國外長會議關於遠東問題之討論，至爲關切。據悉由於該項討論，四國業已同意建議於1954年4月間在日內瓦召開會議，以期達成韓國問題之和平解決。

聲明繼稱，查韓國政治會議，原應由韓國停戰協定之雙方籌商召集，但因共產黨侵略者採取拖延策略，以致未能召開。現四國所建議之會議，雖與韓國政治會議相似，但因參加柏林會議之四國政府，現已成爲發起與召集國政府，未經聯合國商討，故在意義上，顯不相同。中國政府認爲此項建議召開之會議，不僅將創一危險之先例，且將構成對聯合國憲章原則之否定。吾人切勿忘記聯合國業已判定中共份子爲在韓國之侵略者，而予譴責，且聯合國爲制裁其侵略亦已作重大之流血與財產之犧牲。

聲明還說，中共份子既已充分暴露其本來面目，故使其參加日內瓦會議，決不致增進韓國與遠東和平之機會；將會議形式由雙邊改爲多邊，亦復如此；而會議之舉行，改由四國召集，而不由聯合國召集，更復如此。

聲明最後說，中國政府無意參加任何邀請中共侵略者參加之會議。中國政府與人民對於此項會議所作任何影響其利益之決定，概不承認其有效。

我於次日再次致電葉公超，告以他的聲明已予散發，並告以我遇到了助理國務卿幫辦莊萊德，並和他談了日內瓦會議。我

* 聲明譯文參照臺灣《中央日報》。——譯者

對莊萊德說，我們對柏林會議決定召開日內瓦會議深感遺憾，因爲我們認爲這是違反聯合國決議的。我說，我國外長已經發表了大意如此的聲明，而且大使館已將聲明抄送美國國務院以資參考。我然後向莊萊德詢問南朝鮮已否表示態度。莊萊德回答說，漢城也表示極爲不滿。但是中共的介入戰爭使得把他們納入會議成爲不可避免。然而美國祇打算討論亞洲某些地區的某些具體問題，而不涉及其他問題，況且柏林會議公報的最後一段清楚地說明了紅色中國出席會議並不含有被承認的意思。莊萊德接着强調說，儘管蘇聯外長再三主張刪掉這段話，美國却堅持己見，並在英、法支持下終於通過和寫上了這段話。他說，這是值得我方注意的。

當我詢問擬議中的會議能否解決朝鮮問題時，他回答說，希望極微。於是我詢問是否打算待朝鮮問題的討論有了成果之後再提出印度支那問題。我解釋說，我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爲柏林會議公報的措辭似乎十分含糊。莊萊德說，法國急於討論印度支那問題，因而即使朝鮮問題未獲解決，印度支那問題也會提出討論。

我在給葉公超的另一封電報中報告說，國務卿和國務院都在强調美國的各項建議在柏林會議所獲得的成功。然而國會方面的若干知名人士對於國務卿接受召開日內瓦會議的建議則公開表示疑慮。例如，共和黨政策委員會主席弗格森參議員聲稱，蘇聯早就盼望其他國家承認中共政權，雖然杜勒斯曾表明這不大可能實現，但是他同意召開日內瓦會議的態度招致了危險。比如，這次會議將使蘇聯和中共在宣傳方面得到極大好處。民主黨人保羅·道格拉斯也擔心日內瓦會議可能成爲承認中共的前兆。

隨後，一位白宮發言人宣佈，艾森豪威爾總統曾致電杜勒斯

歡迎他歸國並贊揚他在柏林會議的傑出工作。儘管總統予以嘉獎，杜勒斯在華盛頓還是受到了各式各樣的對待。他於22日上午邀請國會的兩黨領袖共十五人到國務院密談，以說明柏林會議的情況。《紐約時報》報道說，與會者中唯一衷心表示支持國務卿立場的是共和黨參議員威利，他是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民主黨領袖都保持沉默，看來是不願表態。共和黨參議員大多表示懷疑，並採取了希望進一步仔細考慮此事的態度。但是也有幾位支持杜勒斯的立場。

那些支持杜勒斯立場的人提出了以下理由：

1. 自達成朝鮮停戰協定後，邀請中共參加擬議中的會議已日益不可避免，因而目前的諒解或協議不是新的決定。

2. 列入印度支那問題不僅能使朝鮮和印度支那問題同時解決，而且可以改善美法關係，以便使法國同意參加歐洲防務集團。

3. 如果美國拒絕與中共談判和對話，那麼只能繼續保持僵持局面。

那些公開反對柏林協議的人告誡國務卿說，今後美國必須極爲謹慎地處理這一局面。他們特別指出了兩點，即美國不應承認中共，和美國不應直接卷入印度支那戰局。如果發生災難，他們强調應由杜勒斯承擔一切責任。

最直言不諱地反對杜勒斯協議的是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共和黨人威廉·諾蘭。他在同一天警告說，日內瓦會議絕不該成爲遠東的慕尼黑會議，也就是使印度支那和朝鮮重蹈捷克斯洛伐克的覆轍和便於中共進入聯合國的一次會議。他嚴厲批評了美國同意參加印度支那問題的討論。他說，如果中共以組成聯合政府爲印度支那停火的條件，那麼不出兩年，越南政府肯定會垮臺，而美國也就會將已通過的軍事援助從印度支那迅速轉到臺灣和泰國。諾蘭重申他反對讓共產黨中國進入聯合國，並希望

菲律賓新總統出面領導亞洲的反共集團。

兩天後，杜勒斯到衆議院外交委員會彙報。會後，委員會主席聲稱，杜勒斯已保證美國決不承認中共。杜勒斯還說，只是因爲中共在朝鮮和印度支那都處於侵畧者的地位，他們纔獲准在日內瓦討論兩個地區的問題。

同一天的晚些時候，杜勒斯到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參加秘密會議。會後，委員會主席威利參議員聲稱，國務卿再次保證日內瓦會議不是走向承認中共的一個步驟。杜勒斯還說，所有參加國都有不接受其他任何國家所做任何決定的自主權，也不能以自己的決定約束其他任何國家。此外，據威利說，國務卿認爲日內瓦會議有可能解決印度支那問題和加速朝鮮問題的解決。但是威利本人承認他對這兩點都不抱多大希望。

至於出席會議的多數參議員，據說他們都認爲國務卿在柏林會議上取得了出色的成就。然而有一兩位對於把印度支那與朝鮮局勢放在同一次會議上討論表示不滿。諾蘭參議員會後接見記者時說，在日內瓦開一次會肯定並不意味着承認中共；美國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沒有改變，它將繼續反對承認中共。然而諾蘭不願透露他本人的或其他參議員的看法，也不談他或他們曾否討論中華民國參加即將召開的會議問題。

當晚，杜勒斯發表了關於柏林會議的廣播談話。他對聽衆說，美國政府始終認爲蘇聯的政策是一面加强對它已經佔領的地區的控制，一面擴大它的勢力範圍，而這次柏林會議清楚地表明斯大林死後蘇聯的政策並無變化，尤其是在歐洲問題方面，絕無談判的可能。蘇聯正力圖在西方盟國即美英法之間製造分歧，但顯然未能得逞。美國在其盟友支持下，成功地使得蘇聯接受了以美國立場爲基礎的關於朝鮮和印度支那問題的決定。

杜勒斯還說，他曾對莫洛托夫清楚地表明，在使中共政權能

够參加日內瓦會議方面，美國的態度和立場不是爲了抬高中共政權的地位，恰恰相反，是爲了把它置於世界輿論面前，接受公開的審判。接着杜勒斯重申了美國不承認中共和反對中共進入聯合國的立場。杜勒斯說，雖然有人說日內瓦會議是走向承認中共的一步，從而使共產黨獲得他們在柏林會議上所未能取得的勝利，但是情況並非如此。再者，沒有理由"只因擔心我們在談判桌上鬥不過對方"，就拒絕"以和平方式謀求我們所希望的結局"。他又說，甚至有可能蘇聯在亞洲也想要和平。

後來在3月16日，杜勒斯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回答問題時說，日內瓦會議或許延期。我將這一情況也電告了葉公超，並且說，據來自美國國務院的消息稱，延期的可能源自中共政權對以被邀請者身份出席會議的不滿，而且據同一消息稱，蘇聯目前爲消除中共的誤解，正在進行解釋，並因此對召開會議奉行一種拖延政策。

我還說，據《紐約時報》報導，美國駐蘇聯大使與蘇聯就會址、秘書處人員及財務細節等問題所進行的磋商尚未取得任何進展。此外，據合衆社倫敦17日電訊稱，英國外交部發言人證實了蘇聯對西方集團就日內瓦會議技術細節所提出的各項問題至今尚未答復。這則電訊還接着說，開會日期可能推遲，個中原因可能是北平堅持以五大國之一的身份出席會議。

五天前，越盟向法軍據點奠邊府發起了首次進攻，包圍了堡壘，破壞了機場，機場是法軍在該地區能够獲得新的補給的唯一地方。越盟所顯示的出乎意外的力量和法軍的明顯弱點引起了華盛頓的關注。在此以前，華盛頓當局對"納瓦爾計劃"的最後勝利一直頗爲樂觀。3月23日，杜勒斯在記者招待會上說，美國對法軍在財力和物力上的任何要求仍將儘快予以響應。他說，所謂納瓦爾計劃沒有明顯的理由予以放棄；這個計劃"概括地講，

是一個兩年計劃，它在目前戰鬥季節之後的下一個戰鬥季節，如果不能預期全勝的話，至少也可以預期取得決定性的戰果”。他接着說：

> 正如你們所記得的那樣，這個計劃考慮了建立一支非常强大的地方部隊及其訓練和裝備。據信按照這個方案，假定在目前戰鬥季節沒有重大軍事反復，那麽，到下一個戰鬥季節結束時，就肯定能在那個地區佔上風。迄今沒有發生這種軍事反復，而且就我們所知，具有打亂納瓦爾計劃大體時間表和戰畧性質的軍事反復不會發生。

次日，我請即將回臺北的俞國華轉告蔣介石總統，目前美國政策總的說來對我們頗爲同情和支持。危險在於美國政府急於獲得所謂盟友們的合作，而這些盟友並不總和美國政府的看法完全一致，在如何緩和東西方之間的緊張局勢的一般問題上和應當如何應付遠東局勢的問題上，尤爲如此。

到3月27日，有一點已經明確，即日內瓦會議不會推遲，而將如期召開。我給葉公超發了一封很長而且經過慎重考慮的電報，其中包括我對於我們最好如何應付我們面臨的日內瓦局勢的建議。我的去電和葉公超本人的來電交叉了。來電强調了我國政府對日內瓦會議的極大關注，並就我們最好如何抵銷這種局勢和闡明我們的希望和立場徵求我的意見。*

我在去電中說：

> 日內瓦會議關係我國重大。杜國務卿擬自出席首數日會議，隨後則擬由副國務卿斯密脫擔任代表。美國國會對其性質目的及前途尚多疑慮，國務院現抱持極端審慎態度。共黨方面則大張旗鼓派員三四百人之多。竊意我似宜派員前往日內瓦，(一)就近逐日探詢報告會議情形；(二)與

* 此件録自顧氏所藏函電稿。——譯者

友好國家代表團密切聯絡，如美國、南韓、菲律賓、泰國等；（三）與新聞界，尤其美國記者，聯絡解釋我國立場，從而影響其報導，俾不至專聞中共單方之宣傳。關於此事，美國友人如周以德議員，時代雜誌記者、前我國行政院顧問約翰·比爾均認爲有此必要，向我建議。竊意國際衛生組織大會將於五月四日在日內瓦集會，政府似可在我國出席該會代表團中加派適當人員，指定擔任上述報告聯絡工作，並先期前往，可不露痕跡。如鈞部尚未另作決定，本館陳之邁公使與美官方及新聞界均頗熟悉，似爲適當人選。如能畀予衛生組織大會代表之一或副代表名義則最妥善。另由本館遴派一人隨同助理及譯電。如我聯合國代表方面亦擬派人更佳。此次會議方面甚多，恐非一人所能周顧也。如何統乞裁核電示。

我於4月1日收到了葉公超的復電。他說，外交部已呈報行政院，而且行政院已指派我國駐聯合國代表團顧問鄭寶南以出席世界衛生組織會議的副代表名義前往日內瓦作爲現場觀察員，以進行必要的活動。外交部還委派駐巴黎大使館人員舒梅生做他的助手。葉公超還說，他認爲我提出的指派陳之邁承擔這項工作的建議是非常恰當的，但是人選已經確定，而且在華盛頓還有許多重要問題需要陳之邁協助料理，外交部認爲最好讓他留在美國。葉公超還詢問了美國所報導的各國對杜勒斯3月29日公開聲明的反應與具體活動。

那天，杜勒斯在海外新聞俱樂部發表了一篇態度強硬的講話，其中第一次提出了美國有可能直接介入印度支那。他說：

在目前情況下，不管用甚麼手段把共產黨俄國及其夥伴中共的政治制度強加給東南亞，都是對整個自由社會的嚴重威脅。美國認爲這種可能性不應當予以消極認可，而

應當以聯合行動予以對抗。這也許包含嚴重的風險，然而如果我們目前不敢果斷，幾年後我們將面臨更大的風險。杜勒斯還重申了美國政府無意承認紅色中國，並將繼續反對這樣一個國家在聯合國得到席位，這個國家一貫敵視美國，其侵畧行爲有案可查，其口是心非證據確鑿，並以實現"血洗臺灣的自由中國人"的野心而爲衆所周知。

在美國，《紐約時報》的反應在美國報刊中是相當典型的。該報 3 月30日的社論以贊許的口氣寫道：

> 爲了强調印度支那戰爭所涉及的巨大利害關係和制定美國在即將召開的日內瓦會議上打算執行的政策，政府與國會發表了一系列聲明，而這篇講話則標誌了一個頂點。所有這些聲明清楚地表明了美國決心在會議上致力於使朝鮮在中共軍隊撤出之後成爲自由獨立的國家。並決心告誡俄國和共產黨中國"停止並放棄"以印度支那爲跳板奪取整個東南亞及其財富的企圖。這些聲明同樣清楚地表明了美國決不會執行緩靖政策或接受"遠東慕尼黑"，而且決不會僅僅爲了獲得騙人的諾言而承認共產黨中國，這種諾言甫經作出，便蓄意予以違背。

這類消息均已向外交部報告。葉公超對美國所報導的其他國家的具體活動與反映也很關注。因而我在收到他來電的當天便復電說，杜勒斯29日的講話中把美國的立場講得特別清楚，而這對我們是個安慰。但是西歐國家的情況與我們的情況大不相同，這已在他們的觀點中反映出來。我還說，此間只有留心注視即將召開的日內瓦會議的爾後發展，而且除了繼續表示我們希望美國在日內瓦會議上堅持正確立場和不使其本身爲其西方盟友所影響或動搖外，別無他法。而且由於共產黨方面慣於在事事上未能成功時轉向外交，依靠談判達到目的，所以這次中共很

可能再次靠甜言蜜語來獲得某些國家的承認和進入聯合國。爲此，美國有必要特別注意，以免被共產黨利用。我向葉公超建議，我們可以重申他2月19日聲明的最後那句話，即我國政府和人民不能承認該會議的任何影響我國利益的舉動，並再次提請美國政府對這一點和所述其他各點予以注意。

前一天，我請譚紹華拜會了中國科科長，以弄清日內瓦會議的參加國及其代表名單等情況。我於4月1日給葉公超的去電中也扼要地介紹了譚紹華所獲得的消息。例如，我說，我們獲悉除南非已正式通知無意參加和南朝鮮政府尚未正式表態外，所有參加朝鮮戰爭的聯合國成員國都準備派代表參加日內瓦會議。然而，想獲得各國主要代表的名單還爲時過早。如果目前的報導屬實，中共代表團十分龐大，蘇聯代表團也不小。英國代表團將由外交大臣艾登率領，但是他不準備在日內瓦久留，而將由里丁勛爵繼任首席代表。

譚紹華還獲悉杜勒斯不打算派出很多人。參加柏林會議的美國代表團爲二十五人左右，參加日內瓦會議的人數可能畧多。然而由於美方從柏林會議之前一直延續至今已經做了全部籌備工作，就不必再派人去從事這種隨時都會有的工作。美國駐捷克斯洛伐克大使亞歷克西斯·約翰遜將受任負責美國代表團的準備與組織工作，他曾任負責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幫辦。助理國務卿饒伯森和中國科副科長埃德溫·馬丁將陪同杜勒斯出席會議。至於國會是否有人擔任代表或出席會議，則尚未決定。然而據另一個消息來源稱，東北亞科科長肯尼思·揚也將參加代表團，而且中國科可能還有一名成員也去。

關於日內瓦會議的議事日程，譚紹華獲悉美國認爲應該把討論印度支那問題安排在朝鮮戰爭問題之後。然而"之後"並不意味只有在朝鮮問題解決之後纔討論印度支那問題。至於將要

或者應該有多少國家參加印度支那問題的討論，這一點尚未決定。美國認爲它應當就這個問題首先交換意見，特別是同法國交換意見。然而據說除美、法、英、蘇和共產黨中國之外，還有哪些國家參加取決於哪些國家是“有利害關係的國家”，而對這個問題則尚未予以討論或談判。但美國決心不使中共參加這一討論。實際上，馬康衛科長對譚紹華說，美國在這一點上的態度是十分堅決的。他還說，法國反對胡志明政權參加，然而在謀求解決印度支那問題方面，事實上似乎不可能不使該政權派代表團參加會議。馬康衛還說，印度支那聯邦各國原則上都應當出席會議。

同日，即4月1日，蘇聯《真理報》援引蘇聯外交部的聲明說，中共將以和其他與會國平等的地位出席日內瓦會議。美國國務院一位發言人在回答記者就這條新聞的提問時，作爲相反的證據，提到了國務卿曾再三聲明的美國立場，即拒絕接受中共以五大國之一的資格出席或參加日內瓦會議。他接着說，莫洛托夫在柏林會議期間一再提議給予中共這一身份，但每次都遭到杜勒斯的拒絕，而且這一拒絕得到了英、法的支持。

這位發言人還重申了美國將信守它對南朝鮮的保證，即如果日內瓦會議討論朝鮮問題超過九十天而無結果，美國將考慮退出討論朝鮮問題的會議。他還說，日內瓦會議的幾個問題可以同時討論。

4月2日星期五下午，我前往費城參加爲慶祝美國政治及社會學學會第五十八屆年會所舉行的招待會和半正式宴會。我被安排在宴會後第一個發言，但當我走向講臺時，學會會長告訴我發言次序有變動。由於我是主要發言人，所以安排在最後發言。我說我並不介意，就坐下來聽其他人發言。

亨培克博士主持了會議。國務院的詹金斯首先發言。他就

當晚的主題"美國與新中國"發表了極爲友好的講話。這使得亨培克評論說，詹金斯在國務院地位不高，而講得這樣漂亮和清楚，這說明事先一定經過國務院最高負責人的批准，並代表美國政府的政策。亨培克說，他對詹金斯講話的友好的精神和所宣告的繼續給予國民黨中國道義上、經濟上和軍事上的支持的願望感到高興。

第二位發言人是自由黨名譽主席小阿道夫·伯利。我記得他是羅斯福夫人的好朋友，而羅斯福夫人對國民黨中國並不分友好。羅斯福夫人和她的一些知心朋友，其中甚至包括艾德萊·史蒂文森，當時在美國都被視爲相當左傾的自由主義者。無論如何，人們以爲小伯利代表一種與詹金斯不同的觀點。然而他是一位條理清楚而善於辭令的演講家。看來他發言時是邊看講稿邊作修改，而且在聽了詹金斯的反映美國對國民黨中國和共產黨中國的官方政策的發言後，必定在許多方面都作了重大更改。此外，下面將由我繼他發言，因而不得不考慮我有可能回擊他的反對國民黨中國的任何偏激觀點。這正是最後發言的好處。我很感激學會會長的周到考慮，把我安排在最後發言。

總的看來，小伯利很謹慎，而且盡量與詹金斯保持口徑一致。然而臨到結束時他照讀了原來的結論，大意是必須以現實的態度處理國際事務，而不要作繭自縛；其含意是外交應當有靈活性，爲了國家利益而需要權宜之計的地方，就應當在決定政策時使權宜之計高於原則。因此，他認爲紅色中國與蘇俄不見得根本一致，而且應當千方百計考查他們的相互關係和誘導紅色中國脫離蘇俄；由於中國人民根本不可能信仰共產主義，就更應如此。

我準備的發言大約需要四十分鐘，然而時間晚了，已經十點一刻了。學會會長事先曾告訴我，聽衆已經開了一整天會，必定

累了，所以他希望晚上的會不超過兩小時。我告訴他，我將設法把發言縮短到三十五分。由於會議在八點五十分開始，而且已經超過了預定的時間，會議主席又從容地介紹了各位發言人並在發言後進行了評論。最後，我不得不比我準備壓縮的講稿壓縮得更多，以便能够答復小伯利的一些對我們不利的評論。當然，我的答復要得體，這就要字斟句酌。我進一步壓縮發言還爲了能够贊揚詹金斯的動聽的發言，他的講話在許多方面都爲我的演說鋪平了道路。

我在結束講話時抨擊了把權宜之計作爲對共產主義的政策，並强調了在與國際共產主義進行鬥爭中堅持原則的必要性。國際共產主義決心主宰世界並毀滅自由世界珍視的一切。我經過一番努力，纔在十點四十五分結束了發言，特別是在十點四十分，亨培克悄悄地遞給我一個條子，而當時我還在講着話並正在努力收尾。他的條子的大意是，"到四十分時有人要告罪退場"，也就是要提前離開了。當時我並不知道這個條子是亨培克而不是學會會長遞過來的。我有點不安地匆忙結束了發言，因爲聽衆中有許多人需要趕回華盛頓及紐約等地，而我不願意不必要地耽擱他們。即便如此，我還是有意地加重了結束語的語氣，一字一頓，以使聽衆對我的結論加深印象。

4月4日星期日，鄭寶南到我在紐約下榻的旅館來看我。他報告說，他接到指示以副代表的身份去日內瓦參加世界衛生組織會議並彙報日內瓦會議討論朝鮮和印度支那問題的情況。他要求我函請葉公超外長爲他執行這一重要使命增加經費，因爲他這整個任務的津貼稍嫌不足。他還要求我正式通知美國國務院，以便他能够在日內瓦聯繫美國代表團的人員，利用其外交郵件的便利向在華盛頓的我、在紐約的蔣廷黻和臺北外交部寄送他的報告。我答應設法和國務院接洽爲他安排此事。

我把我給葉公超去電的要旨告訴了他，這就是建議派人彙報日內瓦會議討論朝鮮與印度支那問題的情況。我說，我在電報中還概述了我們應當設法通過我們在日內瓦的各代表完成的事項。他們不僅應當彙報會議的進展情況與各國在會外的討論情況，而且應當與新聞界聯繫，以抵制共產黨反對我們的消息和在對我們利害攸關的問題上向其他友好的代表施加影響。我告訴他，我曾建議我們的代表注視中共代表團成員，伺機轉變他們，或使他們投奔臺灣。

鄭寶南將葉公超給他的電報拿給我看。電報幾乎逐字逐句重複了我向外交部提出的各項建議。但是我在4月1日所收到的葉公超的復電，却如上文所述，只是說外交部早已提出委派世界衛生組織會議副代表鄭寶南爲赴日內瓦的人選，而且葉公超認爲我推薦擔負此任的陳之邁在會議期間在華盛頓還有許多事情要辦。

在以後幾天內，我致電葉公超爲鄭寶南要求增加經費。我還與美國國務院聯繫，請他們轉囑美國代表團與鄭保持密切聯繫並向他提供郵件便利。我還與鄭不斷聯繫，以使他瞭解動態，並向他提供意見。例如，在我給他的一封信中，我告訴他：

> 美國赴日內瓦代表團有不少遠東問題專家，爲首的是美國駐捷克斯洛伐克大使亞歷克西斯·約翰遜，他在就任大使前是負責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幫辦。其他專家包括負責經濟問題的安德森和負責政治問題的馬丁，他們都是中國科科長馬康衛的副手。我建議你與他們聯繫，這會有所裨益。我特別建議你與馬丁聯繫，他與阿瑟·迪安曾在板門店共事，而且在迪安走後的相當長時間內實際上是由他負責談判。馬丁的中國話說得很好，而且據我所知，他還認識幾位前往日內瓦的中共人士。

4月5日，杜勒斯再次發表了一個重要的政策聲明，據推測是對印度支那局勢的直接反應。越盟曾於3月30日向奠邊府大舉進攻，迅速推進到離駐軍中心區一英里範圍之內。杜勒斯在向衆議院外交委員會的講話中，指責共產黨中國參加了奠邊府戰役。他重申，“把蘇聯及其盟友中共的政治制度强加於東南亞會成爲對多數人的嚴重威脅”。他還說，“對此不應消極地予以認可，而應當以統一意志並且在必要時以統一行動來對付”。他說，中共尚未造成這樣一種局面，即可能產生“不局限於印度支那”的後果，然而“正在非常接近”這種局面。他在回答問題時還說，即使美國不可避免地要進行軍事干預，也没有必要使用新式武器。

在杜勒斯談到有必要以統一意志和統一行動來應付嚴重局勢的兩天之後，艾森豪威爾總統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美國政府正在與其他自由國家進行磋商，以便形成“一種以任何必要的方式立即協同應變的狀態”來挫敗共產黨的亞洲戰畧。在向共和黨婦女一百週年紀念大會的講話中，杜勒斯本人十分清楚而簡練地提出了看來是美國官方的立場。他在談及印度支那問題時說：

> 我們面臨着印度支那的問題。這是一個目前大家非常關心的問題。包括越南、老撾和柬埔寨三個聯邦國家軍隊在内的法蘭西聯邦軍隊正在進行一場反對紅色中國支援下的共產黨部隊的拼死而勇敢的鬥爭。紅色中國利用人民的獨立願望，竭力將民族運動變爲共產黨侵畧的工具。
>
> ……共產黨中國雖未公然侵畧，但實質是相差無幾的。越盟的軍隊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共政權在最近幾個月中建立的，他們正集中兵力進攻法軍和越軍各前哨基地，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奠邊府。戰鬥十分激烈；到目前爲止，守軍頂住

了大規模的進攻。

這種局勢不僅把危險帶給越南，不僅帶給印度支那，而是帶給整個地區。這個地區從戰畧觀點和經濟觀點來說，都極爲重要，而且還涉及越南與法蘭西聯邦之外的其他國家的利益。最近我們正與這個地區的認識到這種危險的其他國家交換意見，看看是否有可能鞏固局勢，以便把可能成爲可怕災難的危險減少到最低程度，而這種災難很可能影響美國本身的地位。大家也許記得我國與澳大利亞、新西蘭和菲律賓都有安全條約，這就表明太平洋的這一地區對美國有極端重要的利害關係。根據對日和約，我國在琉球羣島，主要是在冲繩，有自己的基地。目前的局勢有巨大的潛在危險，而且需要認真地予以估量，目的是看看能否形成一個統一的意志。有了統一意志，就會減少採取統一行動的必要性。然而我希望一旦事態發展到需要統一行動時，應當有採取統一行動的意願。我認爲事情不會發展到這種地步，特別是如果我們能够形成統一意志，以清楚表明中共稱霸東南亞和西太平洋地區的野心注定要失敗，因爲它必將遭到它無法克服的强有力的聯合反對。我認爲一般說來，我們的巨大災難大多來自没有事先充分明確威脅和搗亂對潛在的侵畧者意味着甚麽。我相信那些實際的侵畧者，當他們還是潛在的侵畧者時，如果事先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朝鮮戰爭會出現甚麽情況，很可能這三次戰爭都是可以避免的。我們的目的不是卷入戰爭，而是不介入戰爭。

在那同一天，即4月7日，當我拜訪饒伯森時，我親自得到一點美國國務院與志同道合的"這個地區的國家"之間的會談情況。我剛收到外交部來電，其中包括剛剛送交美國駐臺北大使

館的九點備忘録的主要內容。外交部希望我在美國代表團赴日內瓦之前提請美國當局注意備忘録的內容。正巧，饒伯森約我在當天下午三點半見面。

一見面我就說，巧得很，我正要請求與他約見時，他就要求見我。在場並擔任饒伯森助手的馬康衛插話說，他很高興比大使館先打了電話。

我接着說，我樂於聽到饒伯森有何見教。但是饒伯森說，他願意先聽聽我有甚麼話對他講。我說，當天早晨我收到臺北來電稱，一份包括九點內容的備忘録已送交藍欽大使轉供美國國務院參考，電文重申中國政府對日內瓦會議之立場與希望。當我得知饒伯森和國務院都未收到備忘録時，我就把九點的要旨告訴了饒伯森。

根據外交部來電，九點如下：*

（一）贊許杜勒斯不承認中共之聲明。

（二）會議範圍應以韓國及越南問題爲限。任何涉及中國利益之決定，概不承認其有效。

（三）中共絶無謀和誠意，民主國家會前應取得基本團結，堅持中共須自韓撤軍及停止援助越盟而不附以任何條件。如會議無結果，即拒絶繼續舉行會議。討論韓國及越南問題均應確定期限。

（四）韓國問題之解決應貫徹建立統一獨立與自由之韓國之目標。

（五）越南三邦原則上應被邀參加越南問題之討論，但越盟應予排除。

（六）中共以大量軍火援助越盟，並訓練其軍隊，實已構成侵略行爲，並危及東南亞和平與安全。故聯合國應採取適當之集

* 九點譯文參照顧氏所存原電。——譯者

體行動。

（七）中共慣用間接侵略，美國派兵與否不應以越南有無中共軍隊爲斷。

（八）與會之民主國家應確立一項原則，不得以共產黨所培植或支持之傀儡政權爲本國人民所組織之政權而予承認。

（九）對蘇俄禁運戰略物資，不應放棄或鬆弛，以免增强並鞏固中共地位。

關於第七點，由於我注意到外交部措辭强烈，我實際上在陳述中用了比較緩和的語氣。我說，儘管北平在印度支那的行動不是公開進行的，但事實上已構成了侵畧，而美國採取措施以制止北平侵畧的責任與權利並不取決於印度支那是否有中共軍隊。

饒伯森認真聽了九點之後說，國務院曾兩三次電告藍欽向中國政府說明，美國同意召開包括共產黨中國的日內瓦會議，這並不是共產黨的勝利；他認爲這實際上是自由世界的決定性勝利。在柏林會議上，杜勒斯曾清楚地表明，共產黨中國參加日內瓦會議並不意味美國予以承認，而且這次會議決不是莫斯科和北平所想望的五國會議。莫洛托夫曾强烈反對柏林會議公報中有關美國對北平態度的一段，並曾要求予以刪去，但是杜勒斯堅持了那一段。莫洛托夫直到散會前的最後一刻，纔撤回他的反對意見。

饒伯森接着說，使共產黨中國與會是爲了和它的代表談論朝鮮問題的解決辦法。美國和聯合國都認爲北平是朝鮮戰爭中的侵畧者。杜勒斯曾說，北平應被送往世界輿論的法庭。饒伯森想不出任何不與共產黨中國對話而能解決朝鮮問題的方法。這就像在法庭上指控罪犯一樣，而不是打算讓中共政權與其他各國平起平坐。除了日內瓦是韓國李承晚總統所同意的地點外，會議將是朝鮮停戰協定所規定的一次政治會議。美國曾主張在

亞洲選一個開會地點，李承晚則曾建議在檀香山，但是不可能指望共產黨接受一個美國領土上的地點。

我說，我認爲日內瓦會議應該是一個雙邊會議，而蘇聯將坐在共產黨一邊。

饒伯森表示同意。他補充說，共產黨中國、北朝鮮和蘇聯的代表爲一方，聯合國的代表爲另一方。根據聯合國大會的決議，蘇聯應由共產黨方面邀請，而現在則由蘇聯邀請共產黨中國和北朝鮮與會，西方各國與此無關。

饒伯森說，他不能理解臺灣何以對會議的性質仍有誤解。至於中國政府聲明它不能承認會議所作任何影響中華民國利益的決定，他認爲這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合情合理的。他向我保證，會議不會提出任何影響自由中國利益的問題。唯一要討論的問題是朝鮮問題，即如何實現一個統一、獨立與自由的朝鮮以及把共產黨軍隊從朝鮮撤出。至於印度支那問題，他說，那將是另一個會議。他完全同意中國備忘録的第五點，即印度支那三國都應該被邀請到會，但是他不同意排除越盟。他說，越盟是法國和印度支那三國的主要敵人，如果打算解決印度支那戰爭，越盟的出席會議就必不可少，否則就無法進行有效的討論。然而印度支那方面出席會議的組成問題將由法國決定。至於把印度支那問題提交聯合國的想法，他認爲這簡直是不現實的，因爲聯合國成員國在這個問題上意見分歧很大，因而聯合國不能有所作爲，更不能採取集體行動。

饒伯森在談到第七點時說，印度支那局勢的後果對東南亞其他各國極爲重要。他認爲不宜由美國獨自承擔責任。杜勒斯已經聲明局勢應由直接有關的各自由國家採取聯合行動處理，並曾與英國、法國、澳大利亞、新西蘭、泰國和菲律賓磋商，謀求形成一個聯合陣綫。饒伯森也曾向我談到這個問題，並曾將印

度支那的嚴重局勢告訴我，以便使臺北的中國政府隨時瞭解情況。

我說，我一定將這些情況報告本國政府。我詢問了"聯合行動"是甚麼意思，以及作爲第一步是否會發表一個旨在警告共產黨中國停止進一步侵略印度支那的聯合聲明。

饒伯森回答說，聯合警告在考慮中。

我說，根據自由中國的經驗，中共從來也不大重視言詞。但是我相信這次如果他們把警告當作耳邊風而繼續推進他們的侵略計劃，則警告之後，會繼之以具體行動。

饒伯森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說，這一點也在與六國政府討論中。

這時候，有一位秘書給饒伯森帶來一張便條，暗示還有一位來訪者正在等候。於是我簡短地詢問了美國方面對中美防禦條約作出決定的進展情況後，便起身告辭。馬康衛送我出來時解釋說，饒伯森想要見我正是爲了這個問題，可是他太忙，竟然忘了。

馬康衛返回了他的辦公室，我則在外室等着想看看下一位見饒伯森的是誰。約十分鐘後，我看見一羣人從他的辦公室出來，他們是澳大利亞、加拿大和新西蘭的大使，都由他們的秘書伴隨。我離開時，看見越南大使也在等候會見饒伯森。我對這類事通常很留心。這次特別表明顯然正在舉行有關東南亞問題的會議或各別會談，而不願讓中國參加。

同日我設午宴招待負責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幫辦莊萊德。他說，杜勒斯3月29日在紐約的講話清楚地闡明了美國對於承認紅色中國和聯合國接納紅色中國問題的政策。他希望杜勒斯的講話能使我們滿意。我說，這個講話是令人鼓舞的和令人放心的。我們還談了日內瓦會議。莊萊德對會議能在朝鮮問題上

取得多大的成果表示懷疑。

4月8日，我出席了郵政管理局和國務院爲紀念國際通郵發行紀念郵票而舉行的午宴。副總統尼克松在宴會上講了幾句話，但是講話後就離席去參加一個委員會的會議。杜勒斯始終在場。除法國大使博內和比利時大使西爾弗克魯亞男爵之外，各國大使均在大廳就坐。由於新郵票印着法國送給美國的自由女神像，博內被邀請接受一個集郵册。由於布魯塞爾是萬國郵政聯盟所在地，主席請西爾弗克魯亞男爵講了幾句話。

天主教紐約教區大主教、方濟會紅衣主教斯佩爾曼，美國基督教會全國理事會總幹事羅斯博士和美國猶太教理事會會長塞利特博士也講了話。遺憾的是，當塞利特說到以色列是中東唯一的民主國家並批評自由世界在以色列與其不民主的鄰國進行的鬥爭中沒有給予足够的支持時，我鄰桌的伊拉克、埃及、約旦和沙特阿拉伯的大使都站起來用力推開座椅，然後走了出去，這使得其餘聽衆大爲吃驚。我後來得知，郵政局長薩默菲爾德的秘書曾試圖向他們解釋，但是並未奏效。郵政局長本人站起來說是這位猶太教教士的話被誤解了，而這個解釋不是令人滿意的。聽衆都覺得這位猶太教教士的話有點過分，因爲這個場合是爲了紀念和通過全世界郵局的有益工作來促進世界友誼。

第二天，伊拉克大使穆薩·沙班達爾博士給我打電話，爲他不辭而別地突然離席致歉。他解釋說，那位猶太教教士的講話使他感到憤怒。由於沒有機會回答，他就以退席表示不滿。我對他說，我十分理解他的心情。我也認爲那位猶太教教士有些過分，他對阿拉伯國家的攻擊是不恰當的。然而幾週之後，當我對沙班達爾進行禮節性回訪時，我發現他對紀念午宴上對阿拉伯國家的莫須有的攻擊仍然怒氣冲冲。

4月13日下午，我會見了前來進行禮節性拜訪的奧地利新

任駐美大使卡爾·格魯伯博士。他生氣勃勃，顯得很年輕。他在戰後改組了奧地利外交部，還寫了幾本關於奧地利的書。我祝賀他前來華盛頓就任新職，他對華盛頓並不陌生。我詢問了他從共產主義威脅的角度，尤其是根據蘇俄一直拒絕終止對奧地利部分地區的佔領這一情況，對歐洲形勢的看法。

格魯伯說，俄國人確實無意撤出奧地利，然而歐洲的局勢暫時趨向穩定。俄國人知道再往前邁一步，就意味着戰爭，而他們不想打仗。他們在奧地利盡量使奧地利人輕鬆一些，可是他們不打算離開。

我說，據我所知，爲了締結奧地利和平條約曾舉行二百六十次會議，可是俄國總是在最後關頭退縮不前。

格魯伯說，俄國人想把得到的一切都抓住不放，以便一旦戰爭爆發，他們會處於有利的戰略地位。唯一要做的事情是以軍事行動擊敗俄國人。

我說，這很困難，因爲自由世界的一舉一動都要有輿論的支持，而輿論看來是反對戰爭的。

格魯伯說，確實如此。但是，他認爲目前的形勢不會長此下去，首先要穩定局勢和防止俄國的影響和勢力進一步擴張。做到了這一點，就到了將俄國人趕回去的時候了。

我說，困難看來在於自由世界不願採取主動，而總使主動權掌握在共產黨手中。因而侵畧者總有進入任何真空地帶或薄弱地帶的有利條件。

格魯伯表示同意。他說，如果盟國曾向柏林的俄國人明確，共產黨軍隊在任何地方的繼續推進都意味着戰爭，印度支那的局勢目前也許就不至於這麼嚴重了。

我說，這本來在簽訂朝鮮停戰協定時是可以辦到的。當時自由中國就得到消息稱，一旦朝鮮戰爭停止，共產黨就準備進軍

印度支那，而後來在印度支那果然出現了這種情況。

格魯柏說，獨裁政權是不會休止的，而且總要不斷推進。俄國人目前在中共的幫助下正在亞洲推進。

我說，我認爲現階段還是自由世界佔優勢。格魯伯表示同意。他說，自由世界的優勢大概還有十年，以後就難說了，因爲到那時共產黨的力量必已大大加强。

當天傍晚，我前往國務院拜會了莊萊德。我在下午五點剛收到臺北急電，囑我轉告美國政府，敦請杜勒斯運用他對法國政府和在巴黎的保大皇帝的影響，以促成越南和中華民國之間互派外交代表。由於杜勒斯定於當晚從倫敦前往巴黎與法國人在次日上下午會談，然後就飛回美國，所以我的時間很緊迫。因此，我立即安排了去與莊萊德會晤。我是在下午六點往訪的。

我對莊萊德一接到通知就答應會見我表示感謝，並說明這是由於我國外交部長的急電所致。我說，我國政府打算承認印度支那聯邦三國並與他們互派外交代表。因爲當晚杜勒斯即將到達巴黎並將會見法國政府領導人和越南皇帝保大，我國政府願請杜勒斯運用他的影響以協助此項安排。

莊萊德說，前一天晚上收到了藍欽大使的來電。來電稱，中國政府有意承認印度支那聯邦三國。國務院已將來電的主要內容轉告在巴黎的杜勒斯。莊萊德還說，中國政府的意圖是同美國政府的政策一致的。

我强調了中國政府的願望不僅是承認印度支那聯邦三國，而且是與他們互派外交代表。原因是鑒於印度支那特別是奠邊府的危急軍事局勢，我國政府願意通過道義上和政治上的支持、竭力協助印度支那對共產黨軍隊的鬥爭。這是我國政府對於印度支那人民爲自由事業的奮鬥所願做出的貢獻。我又說，中國政府願在日內瓦會議之前或在越南與法國之間關於越南完全獨

立的條約談判結束時實現這一安排。

莊萊德說，法越談判仍有些障礙，而且他對談判能否在日內瓦會議召開前結束感到懷疑。他詢問了中國政府曾否向駐臺北的法國代辦提出此事。

我說，我相信中國駐巴黎大使館曾向越南當局提出。我知道法越雙方都表示樂於在結束越南獨立談判之後實現這一安排。顯然，越南當局對於立即達成這一安排有些猶豫，而法國方面則更爲猶豫。

莊萊德說，根據1949年越法條約，越南已經有權與其他國家互派外交代表。實際上約三十個國家已經承認越南。至於柬埔寨王國根據不久前它與法國締結的條約，它已經獲得完全獨立。

我說，我一定將莊萊德的話報告我國政府，同時我要求盡快把我國政府的請求轉告杜勒斯，即請杜勒斯在巴黎向法國政府和保大皇帝說項，因爲我知道杜勒斯於次日上午即將與他們會見。

莊萊德答應照辦。他請在場的馬康衛起草電文，以供發往巴黎請杜勒斯處理。

我問道，杜勒斯何時離開法國首都。

莊萊德回答說，星期三杜勒斯將在巴黎逗留一天，當晚就啟程返美，但不是回華盛頓，而是先去錫拉丘茲。

我說，杜勒斯在如此匆忙而緊張的歐洲之行後，想必願意稍事休息，而且理應如此。

莊萊德表示同意。他說，杜勒斯到下週一即4月19日纔會回到華盛頓。

在隨後的一個星期，我設宴招待越南大使陳文柯。這是一次密談，只有譚紹華在座，目的是談論關於印度支那問題的日內瓦會議和試探他對越南與自由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可能性的看

法。這位越南大使對我說，他本人未到過臺灣，然而現已陞任大使的美國駐越南公使曾訪問臺灣，並曾談到越南與自由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好處。他說，是法國妨礙了我們實現共同的願望。他建議我們和巴黎聯繫以爭取同意，或者等到越南獨立條約在巴黎簽署之後再說。在此期間，我們可以委派我們的西貢總領事爲駐越南同時也是駐法國的外交使節。（在這以前，中國在越南的各總領事都被委派爲駐法外交使節）。他說，由於法國人作梗，保大皇帝未能在巴黎見到杜勒斯。然而這位大使聽說，獨立條約將在幾天後簽訂，還要簽訂一個在法蘭西聯邦內與法國結成聯邦的協議。他還說，保大皇帝堅持了分別簽訂兩個協議的條件。

然而，與法國的兩個條約並未如大使耳聞的那樣在以後幾天內簽訂，而是直到6月份纔簽訂。因此我們與越南建立外交關係的談判也推遲了。

4月14日，我出席了全國新聞俱樂部爲聯合國秘書長哈馬舍爾德舉行的招待會和午宴。這是我第一次與哈馬舍爾德見面。他看來年輕，顯然很能幹而又謹慎。我對他談了幾句蔣廷黻是我國駐安理會代表的話。我相信他們經常見面。哈馬舍爾德說，他與蔣廷黻很熟。在宴會上，他坐在主席右側，我坐在主席左側。他徵得主席同意，隔着主席與我談了幾句。我提到了正在度假的通曉數國語言的胡世澤博士。哈馬舍爾德說，他的各位中國同僚對他的幫助很大。在準備他最近發表的一次講話時，他想引用中國哲學家老子的一句話；這句話就是胡世澤告訴他的。他說，胡世澤正在國內度假，要到6月份纔回來。

哈馬舍爾德當天在宴會上講話的題目是今日聯合國。這是一篇關於聯合國優缺點的謹慎而不偏不倚的講話。他沒有提到接納共產黨中國這個爆炸性問題，儘管我曾覺得他會提到。然

而在提到聯合國成員國的普遍性問題時，他强調了憲章所要求的必備條件。他最近與周以德的通信很可能使他清醒了。周以德在信中强烈批評了他最近在另一處的講話。他在那次講話中根據聯合國的普遍性原則，主張接納紅色中國作爲一個現實的步驟。

晚上，我出席了美國前駐菲律賓大使邁倫·考恩夫婦爲菲律賓大使羅慕洛夫婦舉行的招待會。羅慕洛大使告訴我，菲律賓副總統兼外交部長卡洛斯·加西亞將率代表團參加日內瓦會議。他本人則留在此地與美國政府談判一項貿易協定。他說，日內瓦會議的結果至關緊要，我們應當特別注意。他認爲共產黨方面打算採取侵畧的立場。他在最近和杜勒斯談話時，曾囑杜勒斯與共產黨及與同盟者打交道時要態度堅定。他對杜勒斯說，亞洲人民正拭目以待，希望美國成爲反共鬥爭的堅强領袖；如果美國態度軟弱並接受法國在印度支那的那種屈服政策，亞洲人民就會接受共產主義勝利的說法。菲律賓對印度支那鬥爭的結局十分關注。

我與羅慕洛交談時，杜勒斯正在從巴黎返美途中。他對歐洲的匆促訪問的前一站是倫敦。4月13日，他在倫敦與艾登結束會談後發表聯合公報稱，兩國政府"準備與其他主要有關國家依據聯合國憲章探討建立集體防禦的可能性，以保障東南亞和西太平洋的和平、安全與自由"。公報稱，兩國確信，這種顯示在整個該地區"建立以防禦爲目的的統一體的期望會有助於印度支那的體面的和平……"。杜勒斯在巴黎與皮杜爾結束會談後，也發表了類似的公報。杜勒斯返回華盛頓時，據宣佈倫敦和巴黎公報所建議的防禦條約的十個成員國將於4月20日在華盛頓開會。這十個成員國是美國、英國、法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支那聯邦三國、泰國和菲律賓。

4月22日，外交部來電稱，據報載，杜勒斯在再次赴歐之前召集了一次十九國外交代表的會議，向他們機密地報告了美國對日內瓦會議的立場和策畧以及美國組成一個集團以採取統一行動和顯示聯合陣綫的計劃。外交部囑我盡力查明情況。

4月30日，我向外交部彙報說，杜勒斯在赴歐洲前，曾於4月21日召開了上述的十九國外交代表會議，向他們作了報告。我於4月29日從一位與會的大使那裏瞭解到杜勒斯報告的內容簡要。他說，杜勒斯在講話開始時說明了他原想把內容分成兩部分並分兩次報告，但由於急於赴歐並爲了節省時間，他願意把兩個報告合併在一次會上講。接着，杜勒斯說，美國對朝鮮問題的立場與南朝鮮一致，就是打算堅持立場直到實現建立一個獨立、統一、民主的朝鮮的目標爲止。

關於日內瓦會議，這位大使說，杜勒斯聲稱美國不承認會議是五國會議，而且不贊成由各大國輪流擔任主席的建議。美國主張請一位瑞士的知名人士擔任主席。（柏林會議採取了各大國輪流擔任主席的方法，如果在日內瓦也採取共產黨所主張的這個方法，恐怕主席職位也會落到共產黨中國手中。）

據這位大使說，杜勒斯後來聲稱美國認爲印度支那問題非常重要。關於美國所倡議的東南亞十國組成聯合防綫的協議，這位大使說，杜勒斯認爲目前還有困難，而且不可能在日內瓦會議之前達成協議。儘管如此，美國仍然希望各有關國家關心這個倡議，並努力予以推動，以便向中共施加壓力，使他們有所顧忌而不再進行侵畧，從而保障東南亞的安全。

我彙報說，這位大使還告訴我，使他深感失望的是，在那以後，杜勒斯接受了關於日內瓦會議主席問題的妥協方案。當我向他詢問杜勒斯曾否就美國拒絕承認共產黨中國或拒絕中共加入聯合國問題發表聲明時，他說，杜勒斯沒有談到這些問題。

我除向這位大使探詢情況外，還利用4月29日拜會代理國務卿莊萊德的機會，設法從他那裏打聽4月21日會議的基本情況。如我向外交部所彙報的，莊萊德說，杜勒斯在會上的講話反映了美國對日內瓦會議所持的一貫立場；他的講話並無重要的新內容。莊萊德作爲心腹話補充說，最初只打算邀請十國代表，以便把美國倡議組成十國共同防禦條約的目的通知他們。但是英國提出了許多反對意見。英國大使說，英國政府已經決定只能在日內瓦會議之後討論十國條約，因此如果這次會議只是爲了提出這個建議，英國就認爲不宜參加。

莊萊德說，由於這個緣故，就有必要立即把已經宣布的會議變成十九國代表的會議。

根據我與莊萊德的談話記録，我首先提出了把東南亞十國共同防禦條約與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問題聯繫起來的建議。接着，我對莊萊德談到了我國政府對未把中華民國列爲多邊條約的國家感到失望。我還對他說，與共產帝國主義進行鬥爭，沒有一個國家比中華民國更爲堅決。我相信在反共事業方面，中華民國和大韓民國擁有亞洲的兩支最大的軍隊。

莊萊德說，擬議中的十國共同防禦條約是關於印度支那的和爲了東南亞的，因而未包括南朝鮮與臺灣。

我說，我覺得既然把靠近臺灣的菲律賓包括在內，就不該排除臺灣，因爲印度支那一旦有變，臺灣會同樣受到威脅。

莊萊德說，提出十個國家的名字當然沒有不可改變或包羅無遺的意思，這不是定局。換言之，如果遠東的整個局勢進一步惡化，那就肯定要借重中華民國和南朝鮮的强大兵力。開列目前的十國名單，並非有意排除其他任何國家。

我說，英國一度曾急於加入澳新美安全條約，而目前看來則是反對聯合行動。杜勒斯最近與英國政府會談後發表的公報雖

然聲稱英國準備探討締結十國共同防禦條約的可取性與可能性，但公報使用的措辭如此含糊，以致我懷疑是否總的說來，英國是持反對態度。

莊萊德也懷疑英國內心反對。他本人無法理解英國的不可思議的立場。從邱吉爾最近在議會的聲明來看，英國似乎決心不介入印度支那。

我說，我認爲印度支那戰爭的結局對新加坡和馬來亞的形勢也有極大影響。對於法國保衛印度支那，英國堅持不予任何援助。我真不知道英國人的想法是甚麼。

莊萊德說，印度支那對新加坡和馬來亞的影響是明顯的，然而據他瞭解，英國認爲它自己能够負責那些地區。後來在談話中，我特別提到了臺北來電囑我向國務院詢問，如果4月21日會議不屬保密性質的話，可否將情況見告。於是他作爲心腹話把英國的反對意見怎樣導致會議性質的改變告訴了我。*

說到我與莊萊德談話的後一段，我願意提一下另一次談話。那是早些時候與沃利奇的談話。他是英國的一位實業家和著名的慈善家，對英國的政治頗感興趣。4月20日，我曾設午宴招待我的這位老朋友。另一位來賓是夏威夷的法林頓夫人。我和她一起對沃利奇談到了共產主義對自由世界的威脅和以征服亞洲作爲序曲的共產黨主宰世界的政策。我們問他，爲甚麼英國似乎還在與北平拉關係，而且主張對毛澤東政權採取緩靖政策。沃利奇說，英國人民認爲北平與莫斯科的聯盟不會長久維持下去，他們的根本利益是不一致的，而且互相猜忌。他和他的國家認

---

* 1954年5月6日，我的一位工作人員交給我一份關於十九國的四月會議的較正式的報導。當時標明爲密件的那份備忘錄全文，見附錄一。此外，陳文柯大使對那次會議的敍述，和杜勒斯1954年5月19日對我所談那次會議的背景，下文均將述及。

爲通過貿易，鐵幕後的人民會更多地瞭解自由世界享受自由的真實情況，從而影響他們對自由世界採取比較明智的政策。這樣一來，就有可能使兩個不同意識形態的世界共存下去，從而確保和平。

我對他說，共產黨的目標是不會改變的，他們的政策是以不可能共存爲基礎的。任何基於可能共存的信念的西方政策，都會有利於共產黨。我還說，美國領導着自由世界進行反對共產帝國主義的共同鬥爭，因而應當得到全力的支持，英國由於比美國更易遭受攻擊，應當更能看清這方面的巨大危險。沃利奇却認爲，重要的是不惜一切代價避免戰爭，即使需要一百年在兩個世界之間不經戰爭而進行和平調整，也是值得的。我說，問題在於一百年後也許自由世界根本不存在了。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完全結束後短短七年間，共產主義世界的收穫已如此之多，人們只要思考一下當前局勢即可明瞭。

4月22日，我致電外交部報告我與韓國大使的談話內容。韓國大使注意到亞洲十國聯合防禦條約的討論未包括南朝鮮，並根據他政府的指示向美國國務院表示了不滿，理由是韓國曾對亞洲反共事業作出重大貢獻。韓國政府還認爲所有亞洲國家應當聯合進行反共，現在却把韓國和中華民國都排除在外。他對國務院說，照這種情況，共同努力是不會有結果的。他然後向國務院詢問了排除韓國與中華民國的理由。回答是擬議中的條約只針對東南亞地區，因而美國未邀請中國或韓國參加。但是目前的草案只是第一步，將來還有可能擴大範圍。

他把以上情況告訴我之後，希望我們不會因他在與國務院交談中提到中華民國而吃驚。其實韓國大使在與國務院會談中提到中華民國與我在29日與莊萊德會晤談及同樣話題時提到大韓民國一樣，都是十分恰當的。長期以來，韓國與中華民國一直

是亞洲反共防禦聯盟的主要倡導者。而美國對於亞洲反共聯盟的想法，雖然在原則上早就贊同，却一直拒絶給予積極的支持。

美國對支持亞洲防禦聯盟的最初反對意見來源於民主黨政府的亞洲政策的性質。由於一般認爲共和黨長期以來一直批評民主黨的亞洲政策，特別是遠東政策，他們很可能在遠東採取比較具體而積極的行動步驟。我在共和黨剛一上臺時，就立即提請新政府注意亞洲反共防禦條約的問題。例如，我曾於1953年3月對杜勒斯說，雖然當時不易爲亞洲制訂一個北大西洋公約式的全面條約，但是一個類似美國與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以及與菲律賓的軍事安全條約的中美軍事條約會爲今後亞洲各國之間的全面條約增加一環。杜勒斯在回答時談到了他希望有朝一日有可能爲亞洲締結一個像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那樣的全面共同安全條約。然而他認爲當時很難實現這一願望，因爲中國、印度支那和朝鮮都因內戰而分裂，而且他們的邊界也不明確。在另一次會談中，他談到了亞洲各國的意見分歧很大，有必要先聚集在一起。

後來，1953年6月，當戰俘協議即將在朝鮮簽署以及一個有損南朝鮮利益的停戰協定即將締結時，蔣介石總統親自致函艾森豪威爾總統稱：

> 關於遠東的全面形勢，可以清楚地看到締結停戰協定之後，對亞洲各國安全的威脅依然存在。爲防止侵畧的重現，必須加强亞洲各國自由人民的各自實力與集體力量。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歐洲已獲得進展，而且正趨向共同力量的進一步增長。目前已經到了這樣的時刻，即對亞洲反共國家，尤其是受到蘇俄及共產黨中國直接威脅的國家，即大韓民國、中華民國、泰國及印度支那，美國應考慮給予有力保證，提供有效援助以增强各該國的軍事防禦力量。爲確

保亞洲和平，美國政府似有必要宣佈願與上述受直接威脅的國家締結雙邊或多邊共同安全條約，而且在適當時間將協助實現亞洲各反共國家的全面組織。

約兩週後，蔣總統於6月23日再次致函艾森豪威爾總統，要求以"最寬大的精神"與"容忍"考慮南朝鮮李承晚總統關於朝鮮停戰的意見，並要求對韓國與美國締結共同安全條約的請求予以有利而及時的考慮。當時，美國政府與人民對於南朝鮮在6月18日故意釋放北朝鮮戰俘極爲震動。記得杜勒斯給蔣委員長的回信措辭相當嚴厲。但是事情還是平息了。7月初，美國大使藍欽與委員長就太平洋條約，韓國與美國締結共同安全條約的要求以及朝鮮停戰協定等問題進行了一次友好的會晤。

關於太平洋條約，藍欽說，美國認爲目前不便出面主動建議此事。首先是擔心亞洲各國批評美國，把這一行動理解爲"新帝國主義"。其次是不知有多少遠東國家真正歡迎美國的軍事支援或防務援助。因而，美國認爲遠東各國應當先建立一定的基礎，然後再由美國予以支持。委員長說，如果美國不主動建議這一條約，就沒有實現的希望。他說，中華民國無意主動推進此事。然而一旦美國首先行動，目前所有那些觀望的國家也就會改變態度。

此後，話題轉到了朝鮮停戰協定問題。在這點上，委員長說，他認爲韓國要求在停戰協定之前與美國簽訂安全條約是合情合理的。藍欽回答說，美國一貫反對締結無法履行的條約。如果蘇聯和共產黨中國真的決心佔領南朝鮮，美國對南朝鮮的防禦是無能爲力的。他希望在亞洲能够作出一個類似大西洋公約的安排，在這個安排下各成員國爲共同防禦而聯合起來，美國則從旁予以協助。他說，比如中日韓三國已有協調行動的安排，這不失爲實現締結這樣一個條約的一種方式。

1953年秋，有迹象表明，美國對太平洋條約有了新的興趣。比如9月初，諾蘭參議員作爲他遠東實地調查旅行的一部分，在臺灣逗留了一星期。他在國立臺灣大學對很多聽衆發表了講話。在講話中，他極力主張締結一個包括南朝鮮、日本、菲律賓和國民黨中國的太平洋條約。他說，無論英國願意參加與否，此事都應立即辦理。*

諸如此類的聲明也許在臺北激發了新的希望，即美國會發起或者至少會支持這樣一個條約。還記得邵毓麟先生於1953年10月16日前來辭行，並告知他在華盛頓的會談及聯繫情況時，曾對我說，他在國務院極力主張由某些亞洲國家組成反共聯合陣綫。邵毓麟是總統和外交部的顧問，負有政府的特殊使命。他說，在與助理國務卿饒伯森和中國科的馬康衛會談時，他提出了組成一個聯合陣綫的可取之處，這個陣綫首先包括國民黨中國、南朝鮮、日本、泰國和菲律賓，以與共產黨作鬥爭，因爲共產黨已在推行滲透、控制和統治的計劃。他指出了北平與莫斯科的密切合作。但是他還對他們說，這樣一個聯合陣綫必須由美國發起，採取理事會那樣的組織機構形式，這種機構應當定期會晤。

11月17日，杭立武在告知他最近與副國務卿比德爾·史密斯的談話時對我說，他曾力陳既然如他早些時候和史密斯交談所强調的那樣，韓國、印度支那和臺灣面臨同樣的問題，由美國發起結成某種共同防禦條約將是十分可取的。我本人於1953年11月24日爲商討百慕大會議而走訪杜勒斯時，試探了他對太平洋條約問題的最新看法。

根據我的談話記録，我對杜勒斯說，菲律賓新當選的總統麥格賽賽和羅慕洛將軍曾向報界發表聲明，主張締結這樣一個條約。我還回顧了若干時間之前杜勒斯曾說美國原則上贊成這樣

* 原註：見1953年9月11日《南華早報》。

一個條約，然而由於亞洲各國的見解並不完全一致，這個問題應當由亞洲國家首先提出。我說，我個人認爲這樣一個條約是可取的，而且首先應當在那些有同樣想法和共同利益的亞洲國家中開始。我想知道美國是否在原則上仍支持這個建議。

饒伯森也在場，他說，還必須由亞洲各國採取主動。

我說，可以由幾個國家開始，日後再予擴大。目前像印度這樣堅持所謂中立主義政策的國家，對此不會感到興趣，甚至有可能反對。

杜勒斯說，菲律賓季里諾總統有一個時期曾試圖發起討論該條約，然而由於他的威望不够，他的努力未能奏效。現在新當選的總統麥格賽賽和羅慕洛將軍在國際上受到高度敬重，也許可以在這個時刻採取主動以發起討論。

我表示同意，然而我認爲爲了使條約有效，美國不僅必須贊成，而且必須積極參加。

杜勒斯說，一旦活動開始，美國就會予以支持。然而美國不願意在亞洲再建立一個包括諸如英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國家的另一個大西洋公約組織。他認爲這種亞洲條約主要應當在亞洲各國之間締結。

我說，我認爲杜勒斯的觀點是令人鼓舞的。

兩週後，我在對美國共和黨婦女聯盟的講話中，力陳不僅有必要從共產黨統治下解放中國大陸，而且有必要建立亞洲防禦聯盟以遏制共產黨征服整個亞洲。我對聽衆說：

> 目前亞洲局勢對自由世界的威脅遠比它外表上所呈現的要嚴重。歐洲隨着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歐洲防務集團的建立已經很好地組織起來抵禦共產主義侵畧，而亞洲面臨同樣危險却沒有任何防禦組織。
>
> 亞洲有些問題，也許是獨有的，然而却是難以應付的。

首先，某些過着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生活的亞洲民族的固有怨恨，使自由世界很難贏得他們的信任與爭取他們的合作。

其次，有些亞洲國家執行所謂中立主義政策。他們的領導人認爲在共產黨與非共產黨世界的鬥爭中必須恪守中立。我認爲這種政策是不穩妥的和不現實的，因爲共產黨並不相信在共產主義與民主主義的鬥爭中能够中立。然而有些亞洲國家的統治者認爲置身於這場鬥爭之外對他們的國家利益是必要的。這種中立主義政策恰好對克里姆林宮有利，因爲這使他們能够在適當時機分別征服亞洲各國。另一方面，如果這些中立國家加入反共陣綫，他們就會增加亞洲應付共同威脅的力量。

第三，西方民主國家的亞洲政策，特別是對紅色中國的政策缺乏一致性。對於中共政權，有的國家匆忙予以承認，有的國家則看得比較清楚，仍然不願予以承認。西方各大國對紅色中國在政策上的分歧已經成爲他們在同共產黨侵畧的鬥爭中相互摩擦和未能有效合作的根源。

第四，亞洲還沒有一個像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那樣的相互支援和共同防禦的條約。現在有些分散而互不關聯的雙邊或三方協定已經締結，如澳新美安全條約以及美國與菲律賓和美國與大韓民國的雙邊協定等。然而這些只是棋盤上的少數幾個棋子，如果我們準備戰勝共產黨人，就必須互相牢固地聯合起來。爲此，當務之急是建立亞洲各國之間的一個共同防禦與合作的全面協定，這在美國的幫助下是可以做到的。如果我們打算拯救亞洲，使它免遭共產黨的征服，這就是必要的……

後來我在日記中寫道，我剛要發言時，進來了大約三十位共

和黨婦女，從而使聽衆達到二百名左右。在剛剛爲我舉行午宴的五月花飯店中國廳中，爲她們塞進了一些椅子。聯盟主席非常能幹而井然有序地主持了報告會。商業部副部長威廉斯的夫人把我介紹給聽衆。我發言時沒有事先準備好的講稿，還用十五分鐘回答了六七個非常中肯而很有頭腦的問題。我用詞簡明，表意直率，以便聽衆更易於明白要點。從聽衆的表情以及他們未經主席招呼就自動起立表示感謝的情況來看，她們很喜歡我的講話，這使我很高興。看來我的即席講話的效果總是比較好的，這一點我自己也覺得很奇怪。

早些時候，在1953年11月19日，我接見了我國外交部的朱撫松和鈕廼生先生，主要是商談改進大使館向外交部彙報美國形勢的方式方法。然而我也向他們詢問了一些有關臺北與亞洲其他國家的關係問題。鈕廼生在外交部東亞司工作。他說，雖然印度尼西亞已承認北平政權，但是國民黨各機構仍在印度尼西亞工作。在反共鬥爭中，韓國與我們的利益顯然是一致的，但他們的態度却使我們不解。他不知道最近董霖大使的訪問或其在漢城的目的。關於臺灣韓國間互相援助及共同防禦條約的問題，沒有開始認真會談，因爲我國政府很謹慎，唯恐由於韓國方面不負責任地公布任何行動而有損於中美關係。

大約一週後，李承晚總統飛抵臺北；因而董霖在漢城的停留很可能是爲了李承晚訪臺作安排。歸根結底，李承晚訪問臺北的目的是與蔣總統磋商建立太平洋國家的反共組織。據葉公超後來告訴我，他們的最後決定是：在適當時機商請菲律賓麥格賽賽總統出面首倡，以期最後由中國、韓國和菲律賓成爲條約的發起國。當時還商定中韓兩國外長爲推進這個基本方案保持密切聯繫。

蔣、李二位總統還於1953年11月28日發表了公開聲明，其部

份內容如下：

> 故中、韓兩國及人民在動員一切精神與物質力量以擊敗在亞洲之侵略者之奮鬥中，決心保持堅强團結，中、韓兩國本身將提供其所有之一切，以達到此目的。吾人並進而保證願與亞洲其他自由國家團結一致，以抵禦共產國際在太平洋區域之侵略。中、韓兩國之政府與人民願與亞洲其他自由國家組織反共聯合戰綫，並懇切期望其他愛好自由之國家，而尤盼位於太平洋之國家如美利堅合衆國者，對於吾人促成世界此一區域團結之願望，能予以道義及物質的支持，以消除共產主義在此區域之威脅，而恢復亞洲之安全與和平。*

公開聲明所披露的只是李、蔣二位總統在臺北達成的協議的一般內容，至於具體計劃，按中國政府的理解是應予保密。因而當李承晚從臺北回國後的第三天便將整個方案向外國記者宣佈，是十分出乎意外的。當時，菲律賓的麥格賽賽總統甚至尚未舉行就職典禮，因而他在第二天便發表聲明說，他原則上贊同該條約，然而無意領導或發起任何這類亞洲國家的組織。

我於12月11日前往布萊爾大廈參加助理國務卿饒伯森夫婦舉行的招待會。招待會是爲遠東的外交官舉行的，但也包括英、法、荷蘭等一些在亞洲有領地的國家以及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我在招待會上與韓國和泰國大使進行了交談。韓國大使對李承晚和蔣介石最近敦促的發起太平洋共同防禦條約一事十分熱心。我談到泰國總理與蔣委員長可能會晤的新聞報導，隨即首先提出了這個問題。然而泰國大使沙拉信說，太平洋條約問題從原則上講是正確的，但是泰國人民很敏感，而且把有的反共國家說

---

* （1）聲明內容録自1953年11月29日臺灣《中央日報》第一版。（2）聲明全文見附録二。——譯者

成是領導者，另一些反共國家是"應邀追隨者"，這種提法是不明智的。他說，泰國反共的堅決程度，決不亞於其他任何國家。我說，我確信蔣委員長和韓國總統都沒有以反共事業領袖自居的念頭，只是報刊有這種提法而已。我對他說，最根本的問題在於一切真正反共的國家應當爲共同防禦而合作。這位泰國大使顯然認爲中國與韓國不應當太急於或太得意於在這方面採取主動。

四天後，我前往國務院拜訪饒伯森，因爲我知道他可能陪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於聖誕節期間訪問臺灣。我再次提出了擬議中的太平洋條約問題。我說，我認爲如果饒伯森訪問臺北，他可能願與中國政府討論這個問題。我說，我們上次會談後，李承晚總統曾訪問臺北，並曾與蔣總統進行幾次會談。會談結束後，他們發表了聯合聲明，呼籲亞洲其他自由國家聯合起來組成反共聯合陣綫，並希望美國等其他太平洋沿岸國家對這一建議予以道義上和物質上的支持。我說，我確信饒伯森已見到這個聲明，而且我想知道他的觀感。

饒伯森答道，他很贊同，而且認爲此事是能够辦到的。南朝鮮擁有亞洲最强大的反共軍隊，臺灣的武裝力量在該地區居於第二。兩國共有約一百二十萬軍隊，這對於反共鬥爭是一個强有力的因素。

我說，我很高興聽到饒伯森這些話，然而我認爲，爲使這樣一個條約有效，不僅美國的支持，而且美國的參加是必不可少的。

饒伯森同意我的看法，但是他指出，亞洲各國人民一直懷疑西方各大國正在推行殖民主義政策。因而美國政府强烈地認爲實現這樣一個條約應由亞洲國家自己採取主動，而美國則只是在這之後予以支持並參加。他還認爲最好先在亞洲少數幾個反

共國家之間締結這個條約，然後逐漸把範圍擴大到其他願意參加的國家，以便形成一個類似歐洲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亞洲互助組織。他開玩笑地預測說，印度成爲一個夥伴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我說，饒伯森作此預測，可謂是滿有把握的。接着，我提到了最近的一則新聞報導，即如果菲律賓新當選的總統麥格賽賽在就職後主動倡議一個太平洋條約，美國將予以歡迎。我向饒伯森詢問了菲律賓方面對此事有否建議。

饒伯森說，麥格賽賽在美國很受歡迎，但是他相信麥格賽賽就職後將忙於組閣和集中精力於國內的一些緊迫事務，因而不會有時間處理國際問題。他還說，菲律賓一直沒有就這個問題和美國聯繫，美國也沒有採取任何步驟向菲律賓領導人提出此事。

1954年1月2日，我在華盛頓放假期間設午宴招待蔣緯國將軍。諾蘭參議員是來賓之一，我和他坐下暢談。他完全贊成太平洋安全條約，並且說，印度讓西方寵壞了，特別是尼赫魯，雖然本身不是共產主義者，但在諾蘭看來，他對共產黨中國比俄國更爲同情。

1月18日我接見了日本駐華盛頓大使館參贊宮崎明先生。他即將前往臺灣就任日本駐華大使館參贊。他是一位職業外交官，非常謹慎而正派。在結束談話前，就他在臺灣任職之事，徵詢我作爲一位老外交家對一位年輕的職業外交官有何指教。我說，說不上指教，但我願向他保證，他一定會像日本其他官員和民間人士一樣，受到臺灣人民的熱烈歡迎，而且他一到臺灣就會發現我國人民完全相信自由中國與日本之間的利益一致，兩國都面臨共產帝國主義的巨大威脅，並且都決心與一切志趣相投的自由國家進行合作以戰勝這種威脅。我還說，這是我國人民

心中的頭等大事，而且認爲在巨大威脅面前，過去發生的一切就不很重要了。他對我這番話表示感謝，並表示願意爲我把任何信件帶往臺灣。

在此期間，麥格賽賽已就任菲律賓總統，而李承晚則再次親自處理事務，他指令韓國駐菲律賓公使拜會麥格賽賽，擅自以中國和韓國的名義，敦請麥格賽賽率先推動在臺北設想的計劃。1月17日，麥格賽賽終於公開聲稱，他正集中精力忙於整頓國內事務，無意出面首倡太平洋反共聯盟。

1月20日，我國駐澳大利亞公使衡臨時代辦致電外交部，報告澳大利亞對太平洋條約的最近傳聞的反應。陳岱礎公使首先提到了見於澳大利亞各報的合衆社悉尼1月15日電訊。該電訊聲稱，杜勒斯曾對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說，澳大利亞與新西蘭都不願加强與臺灣的關係。陳岱礎說，他見到電訊後就去拜會美國駐悉尼大使，以交換意見。據美國大使說：

1.朝鮮停戰協定簽字後，建立太平洋條約組織更加困難。

2.澳大利亞外長曾在上年公開聲明，美澳新聯盟只願維持現狀，而無意邀請其他國家參加。因此，澳大利亞的保守態度並非專門針對中國，而也是對東南亞各國的。

3.艾森豪威爾總統最近在國情咨文中說，美國對共產黨的任何新的侵畧行動，都將予以嚴厲的回擊。這就清楚地表明美國的態度依然很堅定。對蘇聯和中共的輕舉妄動，這是個警告。（他似乎在暗示沒有必要建立條約組織。）

2月3日，我在市政廳對大約八百名聽衆講話時，再次指出有必要建立亞洲防禦體系以應付亞洲的危急局勢。兩天後，我在第二十八屆愛國婦女國防討論會上發表講話，題目是"亞洲在自由世界的作用"。我在說明共產主義對亞洲的威脅後，再次提到了要對付這個威脅，"亞洲人民首先必須聯合起來和增强他們

的集體力量"。我說：

我知道這是不容易的，因爲亞洲既不統一，又不團結。然而這不應成爲自由世界不幫助亞洲去實現同心協力的理由。目前自由世界面臨如此巨大的威脅，因而對亞洲的反共鬥爭全力給予同情、合作和援助肯定是明智的。人們高興地看到你們偉大的國家，作爲自由世界公認的領袖，正在推行這一政策。

然而還有更多的事情需要做……

不久之後，我收到了葉公超的新指示。這是一份代電，日期爲2月17日，其中一部分專門敍述了中、韓兩國促使菲律賓新總統麥格賽賽首倡太平洋條約所作的努力，並通知我，在麥格賽賽1月17日公開聲明無意首倡並正忙於全力處理國內事務之後不久，韓國李承晚總統再次採取了行動。他事先未與我國商議便致函麥格賽賽總統，敦促他早日出面領導太平洋聯盟的運動，而且只是在發函之後，他纔請我國總統採取同樣措施，給麥格賽賽發函。但是我們認爲，鑒於菲律賓總統已反復表明他不願意顯得把此事看得過於緊迫，我們按照李承晚的願望採取這樣的措施將是無意義的和毫無效果的。但是由於我們與韓國仍持相同的觀點，外交部已提請委員長批准採取以下步驟：不直接致函菲律賓總統，而在探知菲律賓總統確已收到李承晚的信後，指示駐菲律賓大使陳質平機密地向菲律賓方面口頭表明我們仍繼續支持李承晚信中的想法。

葉公超在介紹這些情況之後接着說，太平洋反共組織的建立取決於美國的支持與參加。沒有美國的敦促和說服，菲律賓顯然不願意出面領導。因此美國的態度至關緊要。然而美國不願意倡議此事。上年我國政府就此事與美國政府多次進行非正式聯繫時，國務院總是說美國政府認爲它不能帶頭，並希望亞洲

各國自己主動聯合。葉公超說，這種措詞看來是用以表示美國不願領導此事。

葉公超還回顧了李承晚從臺灣返回朝鮮並向新聞記者公佈擬議的計劃之後，葉曾要求美國大使藍欽電請國務院試探麥格賽賽的態度。可是很長時間杳無回音。經他反復要求答復之後，藍欽到外交部表達了他個人對此事的意見。他對葉公超說，麥格賽賽面臨大量國內問題，無暇當此重任，並說這是他個人的印象和看法，而不是麥格賽賽的答復。後來，在李承晚函請麥格賽賽支持該計劃後，葉公超再次請藍欽到外交部，探詢美國政府能否敦促或說服麥格賽賽出面並率先組織一個太平洋反共機構。到向我發出代電之日即2月17日爲止，一直沒有收到回音。

葉公超在介紹這些情況後接着說，我國政府當然仍希望早日組成這類組織並且願意利用一切時機予以推動。然而考慮到不同方面的實際反應，我們感到不能堅持要求實現。實際情況既然如此，我們的政策應當着重於和致力於締結中美安全條約，並且暫緩有關太平洋反共組織的計劃或建議。

臺北的新指示很及時。這不僅由於他們對當時美國政策的看法，而且還由於無論實際情形是否如此，李承晚在進行嘗試時常常把蔣總統的名字掛在一起，而新聞界對李承晚的嘗試反應很精。例如2月14日的倫敦《星期日泰晤士報》所載東京發出的理查德·休斯以"李的全亞洲聯盟計劃"爲題的文章說：

> 南朝鮮總統李承晚目前正在不顧一切地妄圖利用日益嚴重的印度支那危機爲他自己謀利。他不顧美國的反對，派遣特使全將軍前往臺灣和東南亞，提出一個挑釁性的政策，其要點是：
>
> 1.由南朝鮮、國民黨中國、越南、老撾、柬埔寨和緬甸組成全亞洲反共聯盟，並盡量爭取馬來亞的中國國民黨份子的

贊同。

2.保證派南朝鮮軍隊到印度支那援助"亞洲夥伴"的反對中共的鬥爭。

3.同意把日本排除在"亞洲聯盟"之外。

全的使命的第一段旅程是本周由釜山出發前往臺灣。值得注意的是他未搭乘美國空軍飛機，而乘坐了商業班機。

要求歸還港口

與此同時，南朝鮮政府要求聯合國軍司令部歸還釜山、仁川和羣山三大港口的主權，"以便於日益增加的建設物資輸入大韓民國"。

美國和此間聯合國司令部都認爲全將盡力說服蔣介石元帥同意提供船隻和海軍護航，以協助將南朝鮮軍隊運往印度支那，而不管美國是否贊成。

當然，這樣一支遠征軍的補給的根本問題尚未解決或有待決定。如果老撾政府支持南朝鮮，法國政府就難以繼續反對了。

孤 注 一 擲

李承晚顯然是有意冒險孤注一擲的。此間的聯合國各代表報導，他堅信美國最終會被迫進行軍事干涉，以防止印度支那陷入共產黨之手，而且他堅信屆時戰爭會在朝鮮重新爆發。同時，他不無理由地相信美國公衆以及政界輿論的大部分寧願看到南朝鮮軍隊而不願看到美國軍隊在印度支那作戰。

把南朝鮮的經驗豐富的各師派往印度支那，這會打亂艾森豪威爾總統從南朝鮮撤出更多的美國地面部隊的

計劃。

正如鈕廼生早些時候對我講的那樣，我們没有辦理臺韓互助及共同防禦條約事宜，以免南朝鮮方面會不負責任地公佈任何行動而有損於中美關係。

1954年2月22日諾蘭參議員在他警告不得把日內瓦會議變成"遠東慕尼黑"的講話中，也表示希望菲律賓總統麥格賽賽出面領導亞洲的反共集團。但正如我在2月27日向外交部所報告的，我得悉美國國務院仍然認爲即使當時美國出面贊成太平洋條約，也不易完成這個任務。國務院還認爲，另一方面即使由遠東意見一致的各個國家自行組成防禦集團，也是利大於弊。* 因此，3月2日藍欽與葉公超會談時表示實現太平洋反共聯盟的可能性很小，這就不足爲奇了。

然而不到兩星期，法國人在印度支那命運的改觀，以及人們認識到是大大高估了法國在印度支那的力量而且認識到整個印度支那有可能淪於共產主義，所有這些使美國重新考慮其政策。國務院開始與各有關國家對話，以謀求統一意志與統一行動，從而防止共產主義的進一步侵襲。美國與菲律賓進行了聯繫，都排除了韓國與中國。我與韓國代表則都被告知（大概只是外交尊嚴上的安撫）十國的名單並不是無可改變的和包羅無遺的。

4月23日，我向外交部報告稱，美國政府已指派范佛里特將軍訪問韓國並將於途中訪問臺灣。我還報告稱，國防部長威爾遜也已宣佈將於5月11日自美國起程前往遠東並將於25日左右抵達臺灣。我還得知，韓國以前曾要求美國增加對韓國的軍事援助並達成一項協議，然後纔答應參加日內瓦會議。我在電報中說，美國政府在考慮反共軍事部署問題時已經指出，美軍每支

* 原編者注：這一段係引用原電文，但顧氏疑電文有誤，認爲應是"弊大於利"。

部隊所需的費用爲當地其他國家軍隊每支部隊所需費用的好幾倍。因此，爲了節省費用和貫徹艾森豪威爾總統所聲明的亞洲防務應由亞洲人承擔的主張，美國接受了南朝鮮擴軍的要求，而范佛里特的遠東及臺灣之行與此有關。我報告說，范佛里特此行的目的還包括考察我軍戰鬥力，應否予以擴充，以及擴充需要多少錢等。我指出，由於國防部負責財務的副部長與范佛里特同行，可見美國當局極爲重視財政問題。同時，范佛里特在日內瓦會議前夕訪問韓國，這看來是用以對共產黨造成心理影響，也就是心理戰的一個組成部份。

我去電的第二點談到了美國對美國直接干預印度支那戰爭的可能性的反應，因爲最近杜勒斯國務卿和尼克松副總統關於在印度支那使用美國軍隊的聲明激起了廣泛的評論。例如，尼克松4月16日對美國報紙主編協會發表了據說"不得發表"的講話。他說，如果法國撤軍，那麼，爲了拯救印度支那免遭共產黨統治，可能不得不派遣美國軍隊到該地區進行最後的努力。雖然他只允許記者引用他的話，但不得提他的名字，可是第二天美國國內外的許多報紙還是透露了尼克松就是說這番話的人。至於杜勒斯，他在4月19日與艾森豪威爾總統會談之後說，倘若法國人撤走，"不大可能"把美軍派往印度支那。國防部長威爾遜最近的聲明引起了一系列新的評論。他說，美國空軍正在把法國傘兵從法國運往印度支那。

因此我告訴外交部說，那些願意支持艾森豪威爾的主張、贊成使法國傘兵到達印度支那的國會議員承認這樣做是必要的。但是國會中的某些民主黨人認爲這一行動可能導致美國直接卷入印度支那戰爭。儘管如此，他們尚未表示堅決反對。至於尼克松的4月16日講話，新聞界部分人士持批評態度，因爲他禁止他們直接引用他的話，而歐洲記者却立即發表了他的講話。我

又說，此間比較保守的人士也持批評態度。他們聲稱遠東各反共國家都擁有一些極好的部隊可以與共黨作戰，因而他們不理解爲甚麼有必要派遣美軍。威廉·詹納參議員在4月20日的講話中特別强調了這一點。他主張使用中華民國和其他國家的反共軍隊。(詹納說："在自由中國獲得一切裝備以從事於他們要求做的事情之前，我們不應當允許美國人投入戰鬥。")

我報告的第三點是，英、法仍在設法就印度支那問題達成協議。倫敦的一則主張瓜分印度支那的報導已作爲試探氣球予以發佈。美國的無黨派和左派人士希望製造輿論以反對美國的所謂"積極政策"，正在極力强調這樣一點，即法國厭戰而且已經成爲失敗主義者。我說，這只會有助於共產黨的繼續進逼。但是評論家們都說，這些人士的目的與以前那些美國左派人士的目的類似，當我們在大陸上與共產黨戰鬥時，他們曾說國民黨軍隊沒有戰鬥意志。我指出，實際上這兩種局面非常相似，值得注意。然而美國當局不允許共產黨的侵畧擴大到整個印度支那的決心已經成爲既定政策，左派路綫是不易使人接受的。

幾天後，我接到了鄭寶南從日內瓦發來的詳盡報告。這份報告敍述了他從4月15日至25日的活動，並包括他對政治與軍事局勢對於預定4月26日開始的日內瓦會議議程的關係的估計。他的估計如下：

一、建立統一、民主、自由的朝鮮估計不會有任何進展。

二、關於印度支那問題，法國急於解決。如果可能的話，要以體面的條件解決，但無論如何要解決。英國想在北緯16度綫以北分界，但如有必要的話，就以16度綫爲界。美國正全力支持法國政府和印度支那的法蘭西聯邦軍隊，並希望法國人能够堅持，以贏得時間建立當地武裝，借以盡可能贏得戰爭，至少也要形成軍事對峙。

三，這次會議名義上是要處理兩個亞洲問題，但它至少有兩個重要的動機，即蘇聯意欲阻止法國依附歐洲防務集團和利用亞洲問題分裂西方三個大國。會議還要達到把中共政權納入大國政治的目的。因此，大家對周恩來在國際舞台上首次露面都引領而望。不管我們和美國多麼想解釋開這個不愉快的事實，畢竟中共政權通過參加日內瓦會議已贏得了聲望。

四、盛傳印度熱衷於在日內瓦會議上插手印度支那問題。柏林會議結束後不久，尼赫魯在印度議會的講話中曾表示有此興趣。兩天前，尼赫魯重申印度有此興趣。這與一位印度記者在這裏散佈的一則有充分根據的傳聞相符。即會議期間梅農要來日內瓦，而且預料關於印度支那問題，他會把日內瓦湖水攪渾。

五、關於會期，一般相信不會少於兩個月。有人預計在兩三個月之間。周恩來租了一座公館，租期六個月，還僱了一位花匠，爲期五個月。

鄭寶南在25日還另外打電報給我，指出印度支那的軍事形勢是何等嚴重以及這可能如何影響日內瓦會議關於印度支那問題的會談。他在來電中說，他聽說英國外交大臣艾登之所以在日內瓦會議開始前的最後一刻趕回倫敦與邱吉爾交換意見，是由於法國政府想要停止抵抗並接受共產黨可能提出的任何合理的條件，而法國政府之所以如此，是因爲法蘭西聯邦軍隊不僅在奠邊府，而且在印度支那的其他地方都遭受了致命的挫折。

（2）日內瓦會議及其對國民黨中國地位的影響

日內瓦會議於4月26日開幕。第一個星期每天下午召開十九國全體會議討論朝鮮問題。各大國分別進行私下會晤，確定

討論印度支那問題會議的議程及其組成。27日，南北朝鮮的代表在全體會議上分別闡述了各自的觀點。28日，杜勒斯和周恩來都作了首次發言。莫洛托夫於第二天發言。報紙對此都作了頗爲詳盡的報導。

4月29日我到國務院拜訪莊萊德先生，我問他，在他看來朝鮮問題是否有希望獲得解決。

莊萊德回答說，"毫無希望"。他說周恩來的發言表明他與蘇聯代表所宣佈的是同一條共產黨路綫。他看不出有甚麼改變主意的跡像，可以導致通過某種談判解決問題。他說國務卿4月28日的發言對美國的立場作了明確的闡述。遺憾的是這篇講話沒有得到應有的充分報導，如果我還沒有見到講話全文的話，他可以給我一份。他說這篇講話也可以看作是對我遞交國務院的關於中國政府對日內瓦會議的立場的備忘録的答復，國務院已將全文電告駐臺北大使藍欽，以便轉告中國外交部。莊萊德還說，杜勒斯將提出美國關於解決朝鮮問題的建議，並計劃於星期三(5月5日)返回美國，因爲他繼續留在日內瓦已無意義。

我問日內瓦是否有關於印度支那問題的新消息。我說我從當天報紙上看到皮杜爾曾同莫洛托夫直接商談過。

莊萊德回答說，除了已經見報的情況以外，沒有甚麼特別消息。他說莫洛托夫做得相當聰明，他對於法國希望遣返奠邊府的傷員的願望和實行停火以利遣返的要求，先裝出同情的樣子。但他一方面表示贊同這些想法，一方面又設下障礙，建議由法國和越盟在日內瓦討論此事，這就使皮杜爾大惑不解，他回答說，這樣的會談只能在戰場上進行。

我問美國對於越盟參加日內瓦討論印度支那問題會議的態度如何。

莊萊德說美國不願意越盟參加，但由於北朝鮮和共產黨中

國已經參加了討論朝鮮問題的會議，美國就很難反對越盟參加印度支那問題的會議了。

我說我知道法國頗有意於讓越盟參加，但如果越盟參加，越南的保大皇帝就要抵制會議。如果真是這樣，法國將會陷於困境。接着我說，據當天報紙報導，莫洛托夫已建議讓印度、緬甸和印度尼西亞參加印度支那問題會議，而據日內瓦消息，美國反對印度參加，美國將要求讓國民黨中國和南朝鮮也參加。但我認爲此舉主要是爲了駁斥蘇聯，並非本意打算這樣做。

莊萊德說，我的推斷是對的。他不知道美國代表團是否已正式宣佈此事，但皮杜爾與莫洛托夫的談話肯定未涉及此點。

還應說明，在日內瓦的鄭寶南對於我在華盛頓向莊萊德提出的這個問題也很關心。他後來在一份關於4月26日至5月7日期間的情況報告中寫道：

> 莫洛托夫還沒有放棄讓印度參加的打算。關於這個問題，當莫洛托夫開始提出讓印度參加的意見時，杜勒斯立即提出中國和韓國也參加。我在5月5日同埃德溫·馬丁談話時問他，杜勒斯是否真的希望中國和韓國參加印度支那問題的會議，或者只是利用我們作爲一條爭辯的論點。我指出，如果是前者，我們希望事先同我們商量，如果是作爲爭辯的論點，那末我認爲其價值是很可懷疑的。馬丁說，迄今爲止這條理由已經阻止了印度參加。於是我又問，如果莫洛托夫同意印度、中國或韓國都參加，或者再加上緬甸和錫蘭，美國又將如何？這將使我們很不好辦。馬丁說，莫洛托夫不大可能同意這樣做。

陪同莊萊德接見我的中國科的馬康衛送我到電梯。他對我說，在日內瓦負責與鄭寶南聯繫的將是他們科的馬丁。關於郵件傳送辦法，馬康衛建議鄭把送交我館的郵件通過國務院轉交。

他還說饒伯森在必要時將隨時接見鄭寶南，但馬丁將負責聯繫工作。

同一天，接到日內瓦鄭寶南另一封簡短電報，他說除了他先前報告過的法國作出了要投降的要挾之外，現在看來似乎同時還提出了具體的軍事援助的要求，主要是要求美國和英國提供軍事援助，以解奠邊府之圍。法國躭心奠邊府一旦陷落，可能產生連鎖反應，使印度支那的法國聯邦軍隊遭致一系列軍事失敗，還可能導致法國政治上分歧的現內閣倒臺，並建立一個決心解決印度支那問題的新內閣。但是英國由於害怕印度支那戰爭擴大，對印度支那戰局又並不那麼悲觀，一心想幫助法國按朝鮮方式解決印度支那問題，因此它拒絕承擔義務。至於美國，它完全瞭解奠邊府戰局的危急，但它不願意進一步作單方面的介入。它還在致力於組織某種在印度支那地區堵塞漏洞的聯合行動，以待建立一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式的太平洋組織。它希望有了這種堵塞漏洞的聯合行動，加上一個呼之欲出的，準備進行大規模報復的北大西洋公約式太平洋公約組織，將足以使中國共產黨人不敢對印度支那進行大規模干預。鄭寶南還說，各種報導都表明，越盟有能力按照它自己選擇的時機隨時拿下奠邊府，這個時間預計在5月4日法國國民會議復會的前後，因爲奠邊府這個城堡的陷落可以摧毀一個內閣，又可以建立一個新內閣。

第二天，4月30日，蔣蔭恩告訴我一條頗爲驚人的消息。他的五角大樓的朋友告訴他，說美國政府已決心採取行動，一勞永逸地解決印度支那問題以及共產黨對亞洲的全面威脅，現在只是國務院還躊躇不決。按照這個行動方針，艾森豪威爾總統作爲軍人深知東南亞對自由世界在軍事戰略上的重要性，他有意趁現在自由世界尚掌握優勢的時候作徹底解決，而不是等到以後，因爲以後就將作出更多的流血犧牲，花費更多的金錢。我懷

疑這項情報的準確性究竟如何。一種可能的情況是艾森豪威爾總統同他以前在軍隊裏的某些同事在私下隨便作個人交談時流露了這些思想，這並不一定說明他作爲總統贊同採取這種行動方針。

這天晚上我宴請越南大使陳文柯和夫人，菲律賓使館的阿貝畧先生和夫人。陳文柯大使向我講述了杜勒斯在赴日內瓦前夕對十九國駐華盛頓大使所作的情況介紹。他的講述證實了我從其他方面已經聽到的情況。據陳文柯大使說，杜勒斯說會議原打算分爲兩部份進行，一部份討論朝鮮問題，一部份討論印度支那問題，後來由於時間不够，纔合併舉行。（真正原因是英國不肯參加有關印度支那的聯合陣綫和聯合行動的會談，杜勒斯不得不另找理由。）杜勒斯還說，原來設想日內瓦會議是一個四强會議，有一位瑞士的中立國主席。（後來在日內瓦放棄了這個設想。）杜勒斯還呼籲，關於談判一項北大西洋公約式的亞洲、太平洋公約組織的問題，儘管由於某些國家反對，時機尚不成熟，希望到會的十九國繼續促進聯合陣綫的計劃，並考慮採取共同行動對共產主義侵略者施加壓力，使其不得進一步推行其侵略政策。

在這方面，越南大使和我都談到印度的尼赫魯以及他和英國工黨乃至一般社會主義者的密切關係。我說尼赫魯屬於第二國際。陳文柯却說得很中肯：第二國際與共產黨的政策實際非常接近，可以叫做"第二半國際"。菲律賓的阿貝畧說，羅慕洛大使即將去日內瓦接替副總統兼外交部長加西亞先生，加西亞須返回馬尼拉。

我在這個時期關於國際問題的談話不完全限於日內瓦會議，儘管日內瓦會議是當時最重要，大家最關心的問題。我在前面大概已經說過，我有一個習慣，就是要從一些正式拜會中，包括

我同其他國家的外交代表之間的例行禮節性互訪中有所收穫。雖然這後一類互訪只是一種客套，許多外交代表在這種場合只是談談天氣之類的話，我却利用這種機會使其成爲有價值的訪問。我可以從這些熟知本國情況的人直接瞭解一個國家和它所存在的問題，而同我互訪的許多外交家都是來自與中國有類似問題的國家。再說這也是及時瞭解各類問題的最新情況的一種途徑。因爲我没有我所希望的那樣多時間來看書，而且書本材料也難免過時。因此我在訪問中提出各種各樣的問題。例如4月28日我回訪埃塞俄比亞大使德里薩先生時，討論了蘇丹問題。他在回答我的問題時告訴我，埃塞俄比亞對蘇丹問題非常關心。雖然埃及黨在上次大選中獲勝，但是那並不反映大多數人的情緒，大多數人贊成自治和獨立。他說埃塞俄比亞與蘇丹的貿易量並不大，但是埃塞俄比亞有很多科普特人住在蘇丹。至於意屬索馬里，他說那裏的情況很不好，因爲意大利人仍然把索馬里人當作屬地臣民對待，而且意大利本身經濟困難，無力發展這塊領地。

4月29日我回訪約旦大使，其後又到日本大使館參加日本大使舉行的國慶招待會。在同約旦大使的談話中，他對蔣廷黻博士在安全理事會中支持約旦對以色列的指控向我表示贊賞和感謝。他對英、美、法支持以色列的立場十分不滿。在回答我的問題時，他說英、美、法這樣做就使維辛斯基有機可乘，藉支持約旦的觀點從中得到好處。由於這種支持，約旦議會就給維辛斯基發了一封感謝電。他說這些做法都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尋常的，因爲約旦與蘇俄之間彼此都並無好感。但是美、英、法的短視態度把這種局勢强加給了約旦，也對自由世界造成不利影響。

與此同時，我還致力於同各種有志於阻止加拿大承認紅色中國的人士進行交談。雖然我知道加拿大外交部長萊斯特·皮

個過境在不像先前那樣可能推行這種政策，但是鑒於紅色中國在日內瓦將扮演新的角色，有必要盡可能阻止這些勢意積極努力反對承認紅色中國的加拿大人士合作。

7月23日，在柏林會議決定召開一次有紅色中國參加的日內瓦會議之後不久，我接見了兩位這樣的人士：約翰·赫萊登和德加綠先生。他們是代表加拿大自由歐洲委員會應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的邀請，從多倫多來華盛頓美國地方法院爲某些美國國民的共產黨員身份作證的。可是他們訪問我是爲了發起一個反對加拿大承認紅色中國的運動來要求使館給予支持和幫助的。他們的設想是仿照周以德委員會的辦法，徵集加拿大公民簽名，向加拿大政府遞交請願書反對承認紅色中國。

他們說，加拿大人民是反對承認紅色中國的，但是他們不大瞭解共產黨中國的性質，聽任渥太華去決定加拿大的政策。而加拿大政府由於外交部長皮爾遜的政策方向和倫敦的重大影響，即將向於承認紅色中國。他們說，許多有影響的加拿大人，像加拿大一家很大、很有影響的麥克萊恩出版公司的享特，他們雖然強烈反對共產主義，但他們不願意公開出面發表意見或主持甚麼委員會。據說他們兩位曾試圖爭取多倫多中國僑民界的支持，但非常失望，沒有得到任何幫助。

我建議他們向中國駐渥太華使館以及像何士這樣的人士去爭取支持。我說魁北克的天主教徒也是有求必應的，我還告訴他們一位在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醫院實習的加拿大醫生的情況，此人在麥吉爾大學辯論"應接受共產黨中國進入聯合國"的題目時，持反對立場。因爲他們來訪沒有經人介紹，我沒有答應給他們經濟資助，以免造成使館被動。

後來我給我國駐加拿大大使劉鍇打電話，告知此事全部經過。他似乎並不熱衷於採取行動，他說，據他所知此二人都是無

名之輩，沒有任何影響力。他們曾找過僑團領袖，僑團領袖建議他們在多倫多開一個記者招待會發表他們的意見，借以鑒別這兩位先生究竟有多大影響。這次招待會完全失敗。我說我只是想把他們的來訪和討論的問題通知他。因爲此事屬於他的管轄範圍，他認爲怎麼做最好，我完全相信他的判斷。隨後我打電話給葉外長，請他查找何士現在何處，這是中國一位長期的忠實朋友，我建議趕快請他回這裏來協助劉鍇處理此事，因爲一旦日內瓦會議於4月召開，形勢就會很緊迫，要有效地做甚麼事情，時間已經不多了。

其後不久何士就從臺灣回來。那是我遵醫囑到波多黎哥去好好休息一個假期的前夕。我先飛紐約，3月9日得悉何士當天晚上剛剛返抵紐約，我給他旅館裏打了電話，約他第二天一起吃午飯。

在飯店午餐時，我對何士講了加拿大政府有意承認紅色中國並贊成它進入聯合國，我們有必要採取某種反對措施加以阻止；講了我與劉鍇大使通話的內容和我與來訪的加拿大自由歐洲委員會代表的談話以及他們建議在反對承認紅色中國和接納它進入聯合國的加拿大人中間發起簽名運動，向加政府遞交請願書等等情況。我還對他講了一月份麥吉爾大學的辯論會和羅森費爾德醫生在辯論中反對承認紅色中國的情況。我建議他去見我國駐渥太華大使劉鍇，並接受他的指導。何士同意一試。他定於13日赴渥太華。我向他保證，爲了這項工作，如果劉大使不能從外交部請得必要的款項，我將從我這方面來盡力。

4月24日，我與何士根據事先約定在紐約再次會晤。是我邀請他再來談一次，看看究竟是否可以採取行動以阻擋加拿大承認北平政權的趨向。何士告訴我，赫萊登和他的夥伴在加拿大沒有地位，做不了多少事。至於建立一個委員會及徵集大批

加拿大公民簽名請願，反對加拿大承認紅色中國，他已經徵詢過渥太華外交部的意見（這是在這個問題上最不宜徵求意見的地方），他們說這沒有甚麽用處，外交部也不會受這種請願的影響。何士建議寫一本反對承認紅色中國的書，因爲他已經寫了一篇供發表的文章，但是並沒有發表，原因是他的文章送到麥克萊恩雜誌，而該刊編輯認爲他所寫的東西個人成份太重。於是何士給我看了一份四十來頁的打字稿，要求我仔細過目並提出意見。

這天晚上，我約劉鍇大使作晚餐會晤，商討能做些甚麽事來反對加拿大承認紅色中國的傾向。他也說他感到赫萊登毫無用處。而且，加拿大的政府制度不同於美國，儘管進步保守黨領袖喬治·德魯經常在議會發言反對承認紅色中國，批評政府有承認的傾向，但在這個問題上，要通過反對黨或者同反對黨合作來進行工作，他覺得那也是徒勞無益的。我對劉說，如果他是這樣看，就按他的意見辦，因爲他畢竟身歷其境，此事也是他的職責範圍。我還告訴他，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從來沒有打算在原定在多倫多召開的會議上講承認紅色中國的問題，這個會原先是赫萊登所策劃，但最後作罷了。

一個星期之後我再次去紐約，準備第二天在德雷克飯店與劉鍇大使和何士一起作午餐會晤，我認爲最好我們三個人在一起談談加拿大的情況，特別是加拿大政府承認紅色中國的傾向，我到飯店時，發現劉鍇與何士已經在座，並且正在全神貫注地談話。何士見我來得這樣早感到驚訝。

何士顯然覺得他所能做的事情不多。他雖然是加拿大人，但長期住在中國，對加拿大的情況不甚瞭解。在這個問題上，他僅有的有點權威的朋友就是外交部的一兩個人。正因爲如此，對於加拿大可能承認共產黨中國的問題和我建議的發動加拿大輿論反對承認的意見，他急忙跑到外交部去徵詢他們的看法。

我對何士說，他的手稿可以印成一份很好的小册子或一本小書，這樣出版較快，較易於發行，成本也較低。劉大使的意見也是這樣。他還認爲小册子應由何士以一個關心加拿大政策的加拿大人的身份署名。可是何士不大喜歡出小册子或者小書，他很想出一本大部頭的書。他說他可以補充一些材料，並要求我讓陳之邁博士來幫助他。我告訴他陳即將去舊金山結婚，我認爲没有必要僅僅爲了何士的書而阻止他成行。我認爲這本書也無助於我們所要達到的目的。我建議由中國駐加拿大使館的王克勤幫助他寫，但劉大使說王不擅長寫這類東西。於是何士說他將請人改寫，不過那要花很多錢。劉和我都認爲要把一本小册子改寫成一本書費時太久。最後何士勉强接受了我們的意見，他說他將回多倫多再作些研究工作，同時看看能不能找到甚麽人幫他改寫。顯然他還是一心想出一整本書，依靠大量廣告來推銷它。

實際情況是，何士不願意在他的本國做甚麽引人注意的事或作甚麽宣傳，因爲他終生堅持的一條原則就是反對任何課税。因此他這樣安排他的生活：從來不在加拿大擁有任何財産，也不在加拿大居留時間太長，這樣他就不致在加拿大納税。他攜有兩種護照，一個加拿大護照，一個英國護照，如果到美國來，他總是帶着一本日記，仔細記録他抵達和離開的日期和鐘點。他居留的時間總不超過90天，因爲如果超過90天，他就得在美國納税。因此他總是不停地旅行。我不知道他環遊過世界多少次，他到過的國家超乎我的想象。這就是他的哲學。他是一個自我奮鬥出來的人，爲了使自己能受教育，曾經辛苦工作，努力挣錢。瞭解到這些，我就知道他不想在本國引起太多的注意。如果他表現支持某種宣傳，加拿大當局就會加以注意。那樣，他甚麽時候回到加拿大和他在加拿大的活動就會被人注意了。

5 月 4 日星期四，我在日記中寫道：

國務卿杜勒斯星期六離開日內瓦* （比他原定計劃大大提前）之後，到羅馬同意大利總理謝爾巴會談，然後回到美國國會，去應付那衆說紛紜的輿論：日內瓦會議是美國外交上的失敗！美國應該對印度支那問題撒手不管！如此等等。

我利用第二天拜訪國防部長查爾斯·威爾遜的機會來打聽一些情況。國防部長即將訪問臺北，這是他訪問遠東計劃的一部份。我在幾天以前要求作這次會見，想瞭解他是否擬向臺北政府提出甚麼具體問題或要看些甚麼具體項目。我們討論了一會兒這方面的問題，然後談到印度支那形勢。我說形勢似乎更加危急了。我知道美國政府已經盡其所能進行幫助，但法國似乎態度軟弱，幾乎準備接受越盟領導人提出的任何解決辦法。我問威爾遜，美國是否考慮再作進一步的幫助。

威爾遜說，美國已盡力幫助，按目前情況，除非直接有關的人們希望得到更多幫助，美國不能再做甚麼了。法國似乎處境困難。他們的態度是，既然他們經常被批評爲殖民國家，印度支那又不需要他們，他們也不想再有所作爲。

我說法國在對印度支那政策上內部意見分歧，這使法國政府處境困難。但英國似乎也沒有幫甚麼忙。西方大國出現分歧或者缺乏團結，這是共產黨人夢寐以求的，這種情況將使他們的態度更加强硬，因爲他們甚麼都不認，只怕堅定，因此總是力圖分裂西方，加以利用。

威爾遜說，美國不想干涉任何國家，何況印度支那人民十分敏感。亞洲有些民族主義者對西方大國的任何干預都有懷疑。法

* 杜勒斯離去後，美國代表團由副國務卿沃爾特·比德爾·史密斯負責。

國認爲印度支那戰爭是對現存政府的叛亂，但是印度支那民族主義者則要求獨立。

我說，的確如此，有些非共產黨人參加越盟武裝部隊的隊伍作戰，其目的是要恢復印度支那的完全獨立。我認爲有必要讓印度支那人民完全獨立。這樣可以削弱共產黨的地位，因爲共產黨正在利用這種民族主義情緒。其後我提到威爾遜在前一天記者招待會上的講話，我說他的講話很能啟發人，它表明部長對形勢的瞭解多麽透徹。

威爾遜回顧說，他在招待會上說，美國不想充當世界警察，因爲美國人民對此不能理解。而且，警察也並不總是受人歡迎的。他問我見到他在記者招待會講話的抄本沒有。

我回答說，我只見到報紙上的摘要。

威爾遜說，如果我看看抄本定會很感興趣，那比報紙上登載的充分得多。

我說印度支那形勢危急，以後如何演變，不僅對印度支那，對其他國家都極其重要，我國政府對此十分關心。我不能理解的是，爲甚麽在東南亞有巨大利益的英國不能與美國在看法上完全一致。我就心英、法兩國都眼光短淺，與美國適成對照。我知道，英國自認爲它有能力照顧自己在馬來亞、新加坡的利益，但據我看來，印度支那一旦喪失，其影響將十分深遠，特別是因爲亞洲人民現在正注視着形勢發展，共產黨人威望提高會很容易影響他們。

威爾遜說，英國認爲他們控制住緬甸、泰國一邊的狹長地帶就能保住馬來亞和新加坡。

我說，依我看來，如果英國對參加聯合陣綫還有猶豫，那末，先由東亞觀點相同的國家組成聯合陣綫，作爲一個開端，也許是可取的，我國將毫不猶豫地參加這類行動。日本、韓國、泰國和

菲律賓對此也同樣關心。但亞洲還有像印度這樣的國家，它們似乎還沒有充分認識共產主義對它們本身的威脅。

威爾遜說，印度、錫蘭、印度尼西亞和緬甸對形勢有不同看法。

我說，尼赫魯雖然承認共產主義對印度的威脅，但他却奉行一種所謂中立主義的政策，這實際上是同情共產黨中國的政策。

威爾遜說，印度似乎執行着一種自相矛盾的政策。他也感到對尼赫魯不能理解。

我說，我認爲美國繼續爲建立遠東反共聯合陣綫而努力很重要，因爲這個地區的反共國家都期待美國的領導。

威爾遜說，美國面臨的問題是如何讓美國人民理解建立聯合陣綫的必要性，並取得他們的支持。

然後我問印度支那形勢發展的結局會是怎樣。

威爾遜說，他認爲印度支那局勢像一個病人，要發燒到一定的程度，溫度才開始下降。我說我理解他的意思是說，印度支那局勢還有待於發展到頂點纔能開始改善。威爾遜說，是這樣。

我說，我很高興部長對當前局勢的危險性充分瞭解，他這次到遠東親自看看當地情況，當使他有更加詳盡的瞭解。

威爾遜說，這正是他此行的目的，雖然這次旅程有些倉促，他準備在三周之內訪問五六個國家，包括旅途時間在內。

我祝他訪問成功，旅途順利。

艾森豪威爾總統在同一天發表聲明，其目的是就日內瓦的事態發展安撫羣衆。他講話的部份內容如下：

日內瓦會議召開已經九天，沒有發生意想不到的事。某些人表示的疑慮已證明是沒有根據的。

會議不是蘇聯試圖造成的“五大國會議”。

會議不含有美國對中國共產主義侵畧者公開的或者暗

含的外交承認之意。

會議關於朝鮮問題的討論已經組織起來。共產黨人提出一項統一朝鮮的計劃，這個計劃對於大韓民國和對於現在出席日內瓦會議的，在聯合國司令部指揮下參加朝鮮戰爭的聯合國會員國，都是不能接受的。

會議的印度支那問題部份正在組織中，有關問題尚未得到澄清。這件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法國、越南、老撾和柬埔寨等國政府的主動性，它們是最直接有關的國家。

與此同時，實現東南亞安全措施的計劃正在進行。這是杜勒斯國務卿在3月29日講話中公開建議的。當然，事先已經同我們的主要盟國商量。國務卿的建議不是新的建議，它只是重申一貫指導我們戰後外交政策的那些原則，並且提醒對此關心的亞洲朋友們，美國準備同其他國家一起把這些原則應用於受威脅的地區。這個地區大部分自由國家和一些直接有關的國家已經表現了積極的興趣，對話正在積極進行。

顯然，從來沒有人指望這種集體安全措施會在一天早上突然出現。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太多。但是普遍有一種緊迫感。這種組織正在形成之事實對於日內瓦會議中印度支那部分的發展態勢可能有重要影響。

本地區國家正在作建設性的考慮，這包括必不可少的集體安全概念。這件事已經取得很大的進展，我確信還會繼續取得新的進展。

總統的聲明多少有些過於樂觀。實際上正如我第二天給外交部的電報所說，“英國對亞洲反共聯合防禦公約的反對，造成了拖延和障礙，但美國還在繼續努力，以期逐漸取得進展”。

國務卿杜勒斯5日與國會兩院領袖進行了商談。事後參議

員斯泰爾斯·布里奇斯對記者說，杜勒斯正在推行一項具體的集體行動計劃以應付當今世界在亞洲面臨的危險局勢。據白宮消息，此項計劃建立在以下三點上：

1.與有關政府一道，查明各國武裝部隊的位置、人數、裝備及訓練情況。（正如我電告外交部的那樣，范佛里特將軍即將訪問韓國和臺灣，當與此事有關。）

2.由那些願意隨時根據需要使用其武裝部隊反對共產黨侵畧的國家，組成臨時或暫時的集體安全組織。

3.拿出一段適當的時間，討論一項類似北大西洋公約的長期安全條約。

那個星期五，5月7日，越盟攻陷奠邊府。關於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和這座城堡的陷落，在軍事上是否有決定意義，當時是有不同意見的。重要的三角洲的大部份地區，包括河內和海防，還在法國手中。據認爲即將到來的雨季可以阻止越盟武裝力量在該地區作有效的重新部署。而且奠邊府的陷落完全是預料之中的事。但是，就心理上說，這次失敗的影響則是決定性的。許多觀察家，包括我自己，覺得法國在軍事上投降以至全部退出印度支那已只是時間問題而已。在外交上，當第二天5月8日日內瓦開始討論印度支那問題時，法國的地位大爲削弱。同時，共產黨人在印度支那戰場上的勝利被認爲是亞洲整個反共運動力量的損失和共產主義力量的加强。這也提高了參加日內瓦會議的共產黨人的威望，因爲人們知道這些國家是支持和援助越盟游擊隊的。因此這也就自然提高了中國共產黨的國際威望和國際地位，何況這時他們已經在充分利用出席日內瓦會議的機會扮演一個大國的角色。

鄭寶南在報告4月26日至5月7日期間的情況的電報中寫到中共在日內瓦的表現時說：

（甲）中國共產黨人正扮演着大國的角色。

（乙）他們的獨立性和與蘇聯的團結，每天五點鐘休息時在代表休息室裏都有表演：莫洛托夫及其一行照例要到周恩來及其代表團成員那裏去。接着南日及其隨行人員經常加入到他們一起。而且會議結束時，他們走出會場的次序照例是蘇聯代表團領先，共產黨中國和共產黨北朝鮮隨後。

在辯論朝鮮問題時，討論由南日領先，周恩來、莫洛托夫則予以支持。

日內瓦街頭很少見到中共人員。我只有一次在一家中國飯店見到三個人。但兩天以前他們曾主動找中央社的王先生攀談。我鼓勵王先生同他們交談，瞭解他們在各種事情上如何行動和反應。王先生告訴我，會面時間很短，中共人員對於西方，特別是對於美國極其蔑視。他們對自己新建立起來的力量，具有高度自信心，誇耀他們在朝鮮和印度支那的勝利。

國務卿杜勒斯星期五對美國人民發表題爲"日內瓦事態"的廣播講話。他先向"奠邊府的英勇保衛者"表示敬意，並說明他返回美國是事先計劃的，與會議發展情況無關，接着他講了朝鮮問題，再講東南亞，他聯繫日內瓦會議闡明美國對這些地區的立場和期望。關於東南亞戰綫，他說，美國過去一直按照起補充作用的方針而努力，今後將繼續這樣做——加强"印度支那對共產主義的抵抗"，並建立"更廣泛的防禦集團"。

關於加强印度支那對共產主義的抵抗，他說美國認爲法國應給予越南、老撾和柬埔寨完全獨立，幫助他們建立當地反共武裝力量。他認爲自由世界也應給予更多的援助。至於建立東南亞更廣泛的防禦集團，他說問題很複雜，但某種聯合防禦組合正

在進行並已取得進展。他還說，“進行有效防禦和遏制進攻的關鍵是聯合起來共同防禦。這也正是美國在東南亞所謀求的”。他深信這種措施將足以使共產黨不能從侵畧東南亞中進一步得到好處。

杜勒斯還談到這個問題：美國對當前越南的敵對行動應當怎麼辦？他指出，對於朝鮮，美國已經表明它準備在必要時用軍事行動捍衛其切身利益和原則。至於目前的越南形勢，美國認爲還不具備由它以武力參與的適當基礎。但是，如果日內瓦會議簽訂停火協議的結果是使共產黨得以接管或給共產黨方面另一次侵畧的機會，“那末，就更迫切需要創造條件採取聯合行動以保衛該地區”。杜勒斯說，萬一美國不得不動用武力，聯邦當局當然要與國會充分合作。

我按上述大意概括了國務卿的講話，於5月8日電告外交部。我還提到艾森豪威爾總統8日召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討論越南戰爭問題。其後，我的新聞秘書顧毓瑞於10日交給我一份關於國家安全委員會星期六會議決定的報告。會議作出了兩項決定：（1）除非採取聯合行動，美國在印度支那不進行軍事干預；（2）美國將繼續同已經選定的十個國家一起推行東南亞和太平洋共同防禦公約，其中不包括國民黨中國。

5月11日杜勒斯在記者招待會上回答記者問題時，對美國在東南亞的政策方針作了進一步澄清。雖然艾森豪威爾總統前些時候（4月7日），曾援引所謂多米諾骨牌的理論大談丟掉印度支那將產生的危險，杜勒斯國務卿5月11日却對記者說，他認爲没有印度支那，同樣可以守住東南亞，印度支那雖然重要，但並不是必不可少的，美國試圖建立集體安全的目的就是要守住東南亞。

5月11日中午我接待了紐約我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的夏晉

麟博士。他是去弗吉尼亞海灘度假順道來訪的。他在回答我的問題時說，共產黨在聯合國及其附屬機構的會議上反對國民黨中國的代表權已成爲一種例行公事。在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最近一次會議上，蘇聯代表又提出反對他作爲中國代表出席，可是主席說，他理解蘇聯代表的發言只是爲了記録在案。夏博士說，因此他也只是要求把他的異議記録在案，而不作長篇申述。（大約兩年之後我擔任國際法庭法官，在參加國際法庭第一次會議時我也是這種做法。當時蘇聯法官出人意外地，立即提出抗議，反對我出席，說蘇聯政府不承認國民黨中國。我頗爲驚訝，但必須作出回答。因爲我認爲這個會議不應該是辯論像蘇聯代表所提出的那樣的政治問題的場合，所以我只是簡單地說，我對於國際法庭的蘇聯成員把一個政治問題引進法庭的活動感到驚訝；國際法庭首先是，而且只能是一個法律機構，這個會議不是蘇聯代表作這種發言的場合，因此我認爲他的發言是不適當的。我並不想對他的言論進行評論，但要求把我的發言記録在案。主席裁定兩個發言都記入記録。接着就進行下一個項目。）夏博士對我說，他也發現有幾個已經承認北平的國家願意在聯合國同我國代表團合作，例如巴基斯坦，甚至英國也如此。因此，我國代表團不反對把這些國家選進聯合國的各種機構，只是投票時棄權。

其後在6月底，我接待了聯合國的另一個機構世界銀行或者稱作國際復興開發銀行的中國執行董事李幹。李幹博士來訪，是要求我支持該銀行主席尤金·布萊克的一項建議；他希望我們主動提出一項我們當時和今後幾年中每年償還部分拖欠欵額的具體建議，借以阻止董事會討論我們的表決權問題。因爲丹麥董事已經向他提出，說我們不但應增加當年的付欵，還應當自動支付拖欠部份的利息。如果這樣，那對我們將是沉重的負擔。

我致電外交部和財政部，支持李幹關於同意布萊克建議的意見。一星期之後，李幹送來臺北的答復，同意我們的意見，今後五年每年償付部份欠款，五年之後重新考慮如何處理剩餘部份。李幹說布萊克認爲五年中每年支付七萬美圓的辦法很好，但附加五年之後再重新談判的條款則不合適。他希望當他向董事會作報告時盡量避免引起討論。我同意並支持他的意見。我告訴李幹，在他給財政部的報告中可以提到我的支持。

5月11日下午，我參加了老撾公使館的國慶招待會。老撾公使去了日內瓦，由代辦主持。他說奠邊府陷落危及老撾，他正密切注意印度支那和日內瓦事態的發展。他剛剛讀了艾森豪威爾總統在老撾國慶節致老撾國王賀電的全文以及國王的復電。他說，艾森豪威爾總統向國王保證美國願意幫助老撾保衛其新獲得的獨立，使它不受共產黨的侵畧。

過了幾天，何世禮將軍和胡適博士一同來訪。何將軍說他是應佛羅里達州民主黨參議員喬治·斯馬瑟斯的邀請來美的。斯馬瑟斯參議員曾探詢他對奠邊府陷落後的軍事形勢的看法。他對這位參議員說，法國人根本不應該集中力量於奠邊府，因爲只要共產黨包圍它，這個城堡實際是無法防守的。何說，根據我們在大陸的經驗，由於共產黨的滲透，甚至整個紅河三角洲都是很難防守的。何將軍認爲局勢很嚴重，但是斯馬瑟斯參議員着重向他講明美國人民對美國積極干預印度支那還缺乏準備。

何將軍和胡適博士還訪問了參議員諾蘭。諾蘭邀請何將軍共進早餐，當時胡博士正擬搭乘何將軍的車回紐約，因此要求同去參加早餐會晤。早餐時胡博士對諾蘭參議員說了吳國楨的事情，此事我將在以後的章節中談到。然後他們三個人談了印度支那問題。諾蘭主張，建立任何東南亞集體防禦的聯合陣綫，都應包括國民黨中國和南朝鮮。他認爲，應該由亞洲一些願意參

加和準備參加的國家先組織起來。至於英國現在還在猶豫或不想參加這個公約，可以不去管它，應該推動其他國家先搞起來。

他們問這位參議員真正的困難是甚麼，他先是避免直接回答，後來他透露說，法國並不是非常合作的。（法國在印度支那雖然軍事上政治上都很困難，他們對於在甚麼條件下接受甚麼樣的援助却很挑剔。法國反對黨和很多輿論都反對戰爭國際化。）諾蘭參議員說，法國不但不願意讓美國軍官代替他們訓練印度支那軍隊，而且他們不讓美國充分瞭解真實情況。他們甚至不同意讓美國軍官到前綫去仔細考察軍事形勢，例如在奠邊府。但據我的客人們說，諾蘭參議員也表示贊成印度支那國家完全獨立，因爲美國不願意做任何事情讓亞洲人看作是幫助法國使它在亞洲的殖民主義永久化。

諾蘭參議員還主張我們奪取海南島，並問何將軍意見如何。何强調此舉需要後勤支援，也談到海南島對紅色中國的重要性，他還說，如果海南島對面的海防被法國丟掉，這個港口就將被蘇聯用作潛艇基地。

當天晚上我開始口授題爲"日內瓦的巨大賭注"的演講稿，這是準備下星期一在費城的賓州共和黨婦女會議上發表的演講。第二天我繼續口授演講稿，下午六時完畢。17日星期一上午我去費城，活動委員會主席和一位詹姆斯夫人在火車站迎接我。

在去舉行會議的飯店的路上，我們停車看了獨立大厦，看了曾經用來宣佈1776年革命開始的自由鐘和獨立宣言原件。我問詹姆斯夫人這口英國鑄造的鐘原來是做甚麼用的。她也茫然，說她可以問問這裏管事的人。她問了兩位守衛的軍官，他們不知道，最後是一位女秘書告訴我們，這口鐘原來是爲賓夕法尼亞政府大厦的鐘樓做的。我看了一張政府大厦也就是現在的獨立大厦的蝕刻畫，還看了當年簽署獨立宣言，其後又簽署美國憲法時

用過的許多椅子。但大部份都已相當破舊。在餐廳兼會議廳裏有一面書有漢娜·佩恩的名字的三角旗，人們告訴我，她是威廉·佩恩州長的妻子，在威廉·佩恩生病期間，她曾代他執行職務多年。因此也可以說，她是美國的第一位女州長。

出席午餐會議約三四百位婦女。她們對我的講演似乎頗感興趣。我講的是過份重視共產黨人談判意願的危險性，因爲共產黨進行侵畧的慣用策畧就是打打談談，或者談談打打，這是我們自由中國在痛苦的經驗中非常熟悉的。我說我對日內瓦是否能達成解決印度支那問題的協議是懷疑的，因爲協議必須要有充分的保證來維護。我指出自由世界繼續保持警惕是絕對必要的，特別指出有必要建立亞洲和太平洋反共聯合陣綫和集體防禦體系。如果不能說服那些表現猶豫或者拒絕參加的國家來參加，那末我認爲，在開始應由"那些認識到共同的危險，願意並且準備參加這項共同事業的國家"先組織起來。

這天晚上返回華盛頓後，我出席了比利時使館的晚宴。客人中，有佛蒙特州參議員喬治·艾肯，佛羅里達州參議員喬治·斯馬瑟斯，他們的夫人，國防部副部長安德森和夫人，空軍部長塔爾博特和夫人及國務院禮賓司長西蒙斯和夫人。

宴會的主人西爾弗克魯亞男爵，參議員艾肯及斯馬瑟斯和我離開餐廳後，在吸烟室暢談了一番。我們談了許多問題，最後談到印度支那形勢。斯馬瑟斯問我的意見。我對他講了那天中午我在費城集會上強調的一個問題，我說共產黨人在日內瓦是否有謀求和平解決的誠意是值得懷疑的。即使達成某種協議，也要提高警惕，建立聯合陣綫和集體防禦以加强力量，纔是明智的，因爲共產黨一心要攫取整個亞洲，這是它達到統治世界的前奏。艾肯指出英國不願意參加聯合陣綫，斯馬瑟斯說，法國人缺乏戰鬥意志，但又不願意給印支三國以完全獨立。西爾弗克魯

亞男爵也認爲，法國人還在猶豫，不知怎麼辦好，因爲法國軍官和錢財都消耗殆盡，人民感到厭倦。但他覺得只要美國決心從共產黨手裏拯救印度支那，法國終究也會趕上來的。這是比利時的觀點。

艾肯認爲，如果法國現在就像他們所打算做的那樣撤出印度支那，並讓印支三國完全獨立，這些國家將處於完全無助的境地，除非印度支那各國要求美國幫助保衛其自由，美國不會在軍事上捲入印度支那。他們覺得，美國人民在堅持擺脫了朝鮮戰爭之後，不會同意讓美國再捲入一場遠方的戰爭，除非他們明白美國的介入是拯救印支國家自由所必需，是出於這些國家的請求，美國人民是會作出反應的。

斯馬瑟斯說他不理解爲甚麼英國退縮不前。我說他們似乎很想當一個誠實的掮客，這是在不直接涉及其切身利益情況下，他們歷來扮演的角色。但是對印度支那他們也置身局外不參加聯合行動，我看是一種相當短視的政策，因爲共產黨奪取東南亞是他們囊括整個亞洲以至統治歐洲和全世界的計劃的一個組成部分。

5月19日我拜訪杜勒斯國務卿，他重申不論英國的態度如何，美國將繼續努力建立東南亞集體防禦體系並爲此促進簽訂一項公約，希望英國以後能够參加。他說，這就是美國現在的態度。然後他又告訴我，艾登在倫敦已同他取得一致意見，在他們會談後發表的聯合公報中實際上已經包含了這一協議。他叫人拿一份公報來。秘書拿來了公報，杜勒斯指着公報中的一些話給我看，大意說：艾登先生和杜勒斯先生同意共同研究建立集體防禦體系的可能性。杜勒斯解釋說，艾登曾先提出一項集體防禦體系，他（杜勒斯）反對，因爲美國要的是建立專門針對印度支那形勢的集體防禦體系，而不是永久性的集體防禦體系，美國

不想爲保衛亞洲承擔永久性義務。他說，艾登建議的集體防禦體系，意味着一種永久性安排，這是因爲英國在亞洲有着巨大的利益。

我問爲甚麼英國態度發生了變化。是不是邱吉爾不同意。

杜勒斯說“不是”，他說有一次他和邱吉爾及艾登一起在唐寧街十號吃晚飯，他又談到此事，邱吉爾同意他與艾登已經達成的諒解。杜勒斯還說，他離倫敦前曾告訴艾登，他回華盛頓後將邀請有關國家大使商談組成聯合陣綫問題，他問艾登是否可以授權英國大使參加商談，艾登表示同意。但當杜勒斯回到華盛頓召集大使會議時，英國大使羅杰·梅金斯在一個星期天匆匆忙忙通知國務院，說他剛剛接到倫敦指示不參加這個會。這是杜勒斯第一次得知英國態度的變化。他感到意外，因此他召集了一個較大範圍的會議，宣佈討論兩個問題：亞洲一般形勢和印度支那形勢。他這樣做是爲了不暴露由於英國態度變化所產生的裂痕。

我說這在英國是不尋常的，因爲他們講話通常是可靠的。

杜勒斯說，他認爲變化的真正原因是尼赫魯向艾登提出了反對意見，因爲艾登事先沒有同他商量，而當時尼赫魯正準備去參加南亞國家政府首腦的科倫坡會議。艾登爲了尊重尼赫魯就拋棄了對他（杜勒斯）的承諾。但是國務卿强調說，正如艾森豪威爾總統所宣佈的，即使英國拒絕參加，美國也準備將此事進行下去。

我說這似乎是解決由此產生的困難局面的唯一可行的辦法。

杜勒斯說，“正是這樣”，並說，美國不能讓英國否定自己的外交政策。英國顯然想遷就尼赫魯，而尼赫魯則似乎想遷就紅色中國。如果美國按照英國的觀點來調整自己的外交政策，那實際上就是接受中共的觀點。但從長遠來說，取得英國的合作

還是必要的，因爲英國控制着亞洲一些重要領地，例如馬來亞，那裏有大量寶貴的戰畧原料，從歐洲的集體防禦來說也是如此。

我說尼赫魯的態度是不很合作的。據最近的報導，尼赫魯禁止美國向印度支那輸送物資和技術人員的飛機飛越印度，儘管這些技術人員並不是去印度支那戰爭前綫，只是到印度支那南部港口卸貨。

杜勒斯說，運往印度支那的物資不得不在離戰爭前綫幾百英里的地方卸貨，由於禁運，推遲了物資到達的日期。

我說，英國在關鍵時刻拒絶同美國合作是不幸的。如果擬議中的聯合陣綫已經開始建立的話，印度支那的軍事形勢可能有所不同。

杜勒斯同意這種看法，他說，如果英國遵守它對美國的諾言，奠邊府也許能够保住；隨着這個城堡的陷落，印度支那的軍事形勢已進一步惡化，現在他很難說正在努力建立的集體防禦體系是否能及時挽回局面。

我問，艾登在日內瓦對於英國態度的突然改變是否對國務卿作出過滿意的解釋。

杜勒斯回答說，艾登對他作過解釋，但是這種解釋肯定是不能令他滿意的。

我問締結東亞共同安全公約現在的情況如何。

杜勒斯說，他已經同一些國家在這裏的代表討論過這件事，他希望至少澳大利亞、新西蘭、泰國和菲律賓能參加。

我說據報紙報導，法國現在準備同美國談判並參加這項公約。我不知道這些報導是否正確。我說當然法國的態度至今還是搖擺不定的。

杜勒斯說法國還在搖擺，一年多了，法國政府似乎還下不了決心。他曾經努力爭取採取聯合行動以制止共產黨對印度支那

的威脅，但法國却一直反對印度支那問題國際化。

我說，法國似乎同時又希望美國進行援助。其真正意圖是甚麼？是不是想爲它自己保住印度支那？

杜勒斯說，“不是”。法國是害怕如果這個問題國際化，法國將不得不繼續打下去。另一方面，它想把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裏，這樣它想甚麼時候擺脫就可以甚麼時候擺脫。他繼續說，法國的內部意見分歧很大。不僅國民議會對於印度支那該怎麼辦有分歧，內閣本身對於怎樣處理這個問題爲最好也有不同意見。他覺得佔壓倒優勢的意見似乎是主張徹底撤出印度支那，而現政府還在堅持固守不放的政策。其結果是法國政府軟弱不堪，不能作有效行動。現在很難同它打交道或者同它達成甚麼協議。就是法國政府最近以兩票多數贏得的信任投票，也只是表面現象，因爲根據他得到的報告，有些反對黨議員只是由於發現大多數人都反對政府，纔投了信任票以支持政府，防止它倒臺。

我問其意圖爲何。

杜勒斯回答說，這是由於反對黨害怕繼承這個難題，承擔責任。他們知道這個問題實際上是無法解決的，不願意在這個時候肩此重任。

我說在這種情況下法國政府隨時可能倒臺。

杜勒斯也認爲情況是這樣，他說，這就使得皮杜爾先生在日內瓦難以行動，他的地位大爲削弱，簡直不知向哪邊走好。

我問，法國政府現在是否準備同美國談判，研究採取甚麼樣的聯合行動來堵住印度支那這股潮流。

杜勒斯說，“不”。法國政府毫無此種表示。它只是說要等待法國參謀長埃利將軍的報告，埃利將軍已去印度支那瞭解形勢，以便作出決策。但當法國政府尚在猶豫不決之際，印度支那的軍事形勢却已經大爲惡化，如果這種舉棋不定的狀態繼續下去，

形勢還會更加惡化。法國現在還期望在日內瓦能獲得某種奇跡般的解決，但他（杜勒斯）對此十分懷疑。他說，美國政府已經明確表示不會單獨介入印度支那。這就是爲甚麼他努力爭取至少是剛纔講到的五個亞洲國家的支持，使它們參加擬議中的措施。

第二天晚上，莫里斯·卡弗里茲先生和夫人舉行晚宴。女主人徵求我的意見，她是否應向參加宴會的大使和其他尊貴的客人祝酒。她之所以遲疑，是因爲一位好友最近告訴她，朋友們很討厭她在宴會上講話。我對她說我向來欣賞她的講話，於是她祝了四杯酒，一杯爲我和我的夫人，一杯爲日本大使，一杯爲羅得島參議員格林，一杯爲《讀者文摘》的流動編輯麥克沃伊先生，此人最近剛剛游歷了日本、臺灣和朝鮮。我祝酒時表示贊賞她的名望，贊賞她對世界問題的關心和她對於印度支那戰爭所引起的遠東形勢所說的話。我說，只要還存在這種對數千里之外的形勢的關心，從而證明人們瞭解共產主義是一種全球性的危險，我們就可以肯定自由世界面臨的一切困難都會以我們大家滿意的方式得到解決。

日本大使井口貞夫在他的即席講話中談了他的事業前程，特別是他從渥太華調到華盛頓究竟是陞遷還是黜降。井口是芳澤謙吉的女婿，芳澤謙吉最近出任日本駐臺灣大使，在我任外交部長時期，他曾是日本駐北京公使。井口在今年早些時候對我作禮節性拜會時，大部份時間是談他二十年代初同他的岳父一起在北京度過的時光。他是一個很自信、很活躍的人物。

麥克沃伊先生對我談到，在遠東人們的觀點是多麼不同，他舉了節制生育促進會主席的一次旅行作爲例證。這位女士拜訪日本首相吉田茂，從日本人口過多引起的經濟問題着眼講到節制生育的重要性。吉田茂對她說，世界上人們之所以重視日本，就是因爲日本有八千萬人口。如果日本只有八百萬人口，誰也

不會重視它。吉田茂說，他自己就是一個兄弟姐妹十二人的家庭的最小的男孩。這個回答使她的話講不下去，只得改變話題。

格林是民主黨參議員，也是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成員，他同我談起遠東形勢和美國的遠東政策。我說印度支那麻煩的根源和朝鮮一樣，是由於共產黨的擴張主義。要有效地對付這整個局勢就首先要承認這個事實，然後據以考慮如何行動。我說，我們自由中國準備發揮自己的作用，收復中國大陸。他是典型的民主黨觀點，對此表示懷疑。他說，美國不能指望靠打仗來消除共產黨對亞洲的威脅，而國民黨軍隊恐怕也太老化，打不了甚麼真正的仗，更不要說中國共產黨在人力和資源上佔有巨大的優勢。我對他講了我不同意這種觀點的理由。

5月27日我參加了埃塞俄比亞大使爲海爾·塞拉西皇帝訪問華盛頓舉行的招待會。我上一次見到塞拉西是1936年在日內瓦，那是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亞的時候，他現在看來比那時老多了。我告訴他我聽過他在國際聯盟用法語發表的演說。他很高興，又顯得有些驚訝，喊道："啊，你也在那裏！"

從埃塞俄比亞大使館我再去菲律賓大使館，以當時唯一的中國的大使身份參加爲美國駐菲律賓大使雷蒙德·斯普魯恩斯和夫人舉行的招待會。我對雷蒙德·斯普魯恩斯大使說，他總是那樣容光煥發。

這時日內瓦會談處於低潮。朝鮮問題在自由選舉問題上無可挽回地陷入了僵局，印度支那問題則被共產黨人故意拖延着，他們顯然是爲了讓越盟武裝力量在印度支那取得更大的軍事優勢。與此同時，美國繼續致力於建立東南亞集體防禦機構。甚至還有在新加坡或者華盛頓進行軍事磋商的計劃，至少是在華盛頓人們有這種說法。但5月11日在杜勒斯的記者招待會上有些記者問到此事時，杜勒斯予以否認。他斷然否認報紙報導的

五國軍事會談正在新加坡舉行。可是5月28日我得悉五國軍事會議即將在華盛頓舉行。

那一天譚紹華應馬康衛之請訪問了他。馬康衛告訴他，美國、英國、法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五國參謀長不久將在華盛頓開會。這個會名義上是參謀長會議，實際上將由參謀長派代表參加。會議是否有可能擴大將視會議進行情況而定。他提醒說，此事尚未公開宣佈。國務院甚至還沒有指示美國駐臺北大使館通知中國外交部。他們要我通知中國政府，馬康衛就是爲此約見譚公使的。

譚紹華問馬康衛：如果將來會期延長，參加的國家是否將增加？譚解釋說，據某些方面的看法，這次會議是因目前的印度支那問題而召開，將只討論東南亞的問題，但是他也知道有一些人主張擴大會議討論範圍到包括整個亞洲局勢。他不知道美國政府對於增加會議參加國意見如何。馬康衛回答說，現在還很難說。他只知道會議有可能擴大。爲了探明更多情況，譚紹華指出，這種會議討論的事情往往涉及政治性的事情和問題。他認爲討論軍事問題的各方面，很難避免政治問題。馬康衛回答說，討論的範圍將不限於軍事問題，也會包括政治問題。

6月1日我接見我的海軍武官柳鶴圖海軍上校，他報告說，海軍參謀長卡尼上將約見他並囑他轉告我，美、英、法、澳、新軍事代表討論亞洲局勢的會議將於6月3日召開。卡尼說，我們對此事一定很關注，但他可以請我們放心，（放心甚麼，他沒有解釋，柳覺得也不好問。）他說他個人不喜歡現在這樣的會議，但會議將作出最後決定，至於決定甚麼，他也沒有解釋，却再次暗示，決定會使我們更爲放心。我推測他可能是指會議的組成，因爲這是討論亞洲安全問題的會議，却沒有一個亞洲國家參加。卡尼說，如果美國政府不阻止他，他個人作爲中國的朋友，將盡力

幫忙，繼續把會議討論的情況通知我們。他告訴柳只通知我本人，不要告訴其他人。

柳和我討論了卡尼此舉的動機。我告訴他國務院中國科的馬康衛也採取了類似的做法。顯然這是一種表示善意的恣態，特別是因爲我們曾一再向美國政府表示，如果沒有我們參加，我們不受任何會議做出的影響我們利益的任何決定之約束，同時也是由於他們作過保證，特別是在柏林會議和日內瓦會議開始時他們曾經保證絶不背着我們討論任何影響我們利益的事情。

當天我致電外交部長，概述了柳的報告，提出我的看法，並請他轉報總統。我在電報中說，我認爲把卡尼告訴柳的情況與國務院告訴譚的情況聯繫起來看，表明美國政府各部門之間已經討論過我們的實際力量和我們堅決的反共政策問題，他們還很可能在會議上提出這個問題。至於美國方面說的擴大會議，從而擴大亞洲反共鬥爭的基礎以及所謂作出最後決定等問題，我想他們是想說明會議將就亞洲哪些國家應當聯合起來組成反共集團做出一項決定。但是這種設想如何發展，將視參加會議的其他國家的態度和觀點而定，美國方面此刻還難以表示其麼明確的看法。因此，雖然他們說的很含糊，但他們終究還是採取步驟通知我們，使我們對情況有所瞭解，以表示對我們的友好感情。

在第二天使館的每周例會上，一等秘書賴家球報告了日內瓦會議關於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的各種建議及其相互間的差異。我提請大家注意印度支那軍事上、日內瓦外交上以及法國首都政治上即將出現的危險局面，在法國首都，對拉尼埃政府的一次信任投票還迫在眉睫。我還談到第二天即將開始的軍事首腦會議對美國的政策可能有決定性的影響。

五國軍事會議開了四天之後，我派譚紹華再次去見馬康衛

打聽會議進展情況。馬康衛對他說，美國方面的代表是卡尼海軍上將，他在適當的時候將把會議進展情況告知有關各國。馬康衛預計到時候卡尼將把會議討論情況和討論到的問題通知我。從現在看，會議還要兩三天時間纔能結束，現在還沒有通過甚麼決議。

兩天之後，我從另一來源得到有關會議情況的一些秘密情報。看來英國方面對越南戰爭並不像美國看得那麼嚴重。由於英國反對美國關於在亞洲採取聯合行動和共同結成反共聯盟的建議，使美國很不高興，英國只是想利用這次會議的機會對它先前的態度作些解釋。實際上他們到現在也不想參加對印度支那戰爭的聯合干預。至於美國，它對印度支那問題的態度似乎也不像兩三個星期以前那樣認真和積極。雖然美國某些軍事當局公開主張美國海軍和空軍迅速參戰以扭轉印度支那不利的軍事形勢，但白宮和國務院並不完全同意。

根據我的情報來源，白宮和國務院認爲法國搖擺不定並仍然堅持要美國單獨公開參加越南的軍事行動，否則法國將力求實現停火。可是美國也堅持美國參戰的一些先決條件。例如美國可以派出海軍和空軍支援，但法國和印度支那國家以及某些其他亞洲國家也必須派出地面部隊參戰；美國參戰必須得到聯合國同意；美國參戰必須是根據印度支那國家和法國的請求；還必須經美國國會同意。而這時美國輿論則很害怕軍事介入有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險。因此羣衆中支持美國積極參與這場戰爭者極少。總之，美國的態度看來還是等待觀望日內瓦會議的最後結果。除非中國共產黨更加明目張膽地參與印度支那戰爭，美國暫時不大可能採取甚麼積極行動。

一個多星期之後我纔得到有關華盛頓五國軍事會議結果的一些確切消息。6月17日早上，卡尼海軍上將要我的武官蕭勃

和海軍武官柳鶴圖一起去見他，他向他們簡單介紹了這次會議的討論情況。蕭先來見我。他想一邊向我報告，一邊以他自己的名義電告臺北陸軍參謀長。我們正在討論時，柳也來向我報告。他們對於某些環節上的意義各有不同的印象。例如蕭認爲美國現在已不管盟國態度如何，決心在印度支那採取行動，柳則認爲，美國只是準備同盟國磋商制定行動計劃。柳的態度較肯定，因爲他已經同韓國武官作過核對，韓國武官也聽了卡尼海軍上將的介紹。

我在這兩個報告的基礎上擬了一份致外交部的電報，兩位武官則各自電告他們在臺北的長官。我在致外交部的電報中說：*

頃據蕭、柳二武官報告，今晨奉美海軍上將卡尼邀往面告最近美、英、法、澳、紐五國軍事代表會議結論。要旨如下：

（一）越南軍事情勢，經法代表詳述，其他四國代表一致同意，僉認河內三角洲爲最重要防區，月內共軍必不斷進攻。目前法越軍力僅可守至九月，以後如無三個師力增援，必遭慘敗。法代表建議美國派遣三師赴援參戰，美不以爲然，認爲法須先盡其能力，將在法新建三師調往增援。且須越南三邦邀請，美始願考慮出兵。

（二）越南停戰問題，僉認共方現佔軍事優勢，決不輕易讓步。如獲停戰，其結局必與韓國停戰相同。但法方是否必求停戰，須待新閣成立方能判斷。

（6月12日拉尼埃政府倒臺。孟戴斯-弗朗斯被提名組織新內閣。他要到17日纔說明他的政策，我起草電報時還沒有得到消息。）

---

* 此電録自顧氏所存函電。電文中紐指紐西蘭，即新西蘭。——譯者

（三）東南亞各國爲求內部安全，均應建樹有效措施，以防共方滲透；一面鞏固其經濟基礎。法國並放棄殖民政策，使越南軍民感覺爲其本國獨立自由而奮鬥。

（四）僉認此時中共不致公開參加越戰。如果公然參加，則五國均應考慮亞洲全部局勢，如重開韓戰及我國反攻大陸等舉，聯合作戰。美又以越南共軍根據地爲中國大陸，在軍事上非轟炸大陸不克制勝。且須用原子彈以求必勝。英、法認轟炸大陸必使蘇聯參戰而引起世界大戰。美則認爲有此可能，未必實現。但各國代表對施用原子彈一點均表同意，包括英代表，尤爲美所驚奇。

（當然，這祇是軍事人員的幕後想法。）

（五）各國代表均承認臺灣、南韓反共軍力之價值，及菲律賓爲重要作戰基地。

再，卡尼對兩武官之發問答稱要點：

（一）美方對我目前並不請我採取動作。

（二）南韓願出兵二師赴越參戰，英無表示，法反對，澳、紐贊成。美則認爲須先得越南同意，且須南韓自行增編二師，或由美方補充二師，但均有困難，不易辦到。

（三）關於東南亞具體組織防共集團，美以爲應請亞洲各國參加，美且在設法進行。但英仍在阻撓。

（四）將來軍事必要發動時，或有中、美、日、韓軍事協定之舉，以便共同參加。但目前僅以東亞爲限。

（五）會議中英代表並未提及承認中共。即提亦不致影響美國反對政策。

（六）美準備邱相來華府時討論有關政治各點。

（邱吉爾和艾登即將來訪，是6月15日宣布的。）

（七）美國關於會議之報告節要，如美當局許可，可能送

致我國參考。又上述各要點詳情，由蕭、柳武官分別呈報其主管機關，轉呈總統。併聞。

在這之前，6月8日，我參加了埃弗雷特·德克森參議員和夫人爲參院臨時主席斯泰爾斯·布里奇斯和夫人舉行的招待會。在招待會上，我同參議員布里克、馬丁、德克森、布里奇斯、亞歷山大·史密斯和其他幾位客人都作了交談。泰國大使沙拉信曾參加日內瓦會議，他剛經曼谷返回這裏，我問他對會議前景看法如何。他看不出有任何成功的希望，但是法國幾乎是不計條件地急於要實現停火。至於會議失敗可能產生的後果，他說，那要取決於共產黨對形勢的估計。如果他們認爲美國沒有真正進行干預以制止共產黨侵畧的打算，他們就可能走得太遠，從而激起美國進行干預。

我們還討論了泰國要求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派和平觀察小組去泰國的建議。（泰國提出這一請求是因爲它害怕印度支那戰爭波及泰國境內。）

其後我回使館換衣服去參加洪都拉斯大使德巴列和夫人爲首席法官沃倫和夫人舉行的晚宴。宴會前我同沃倫法官進行了交談，宴會後又同伯頓法官作了交談。伯頓問我對印度支那危機的看法。我說應想盡一切辦法制止共產黨的侵畧，挽救印度支那。像朝鮮一樣，這只是整個鬥爭的一個方面，共產黨的真正目的是要奪取整個亞洲並統治全世界。如果丟掉印度支那，要挽救亞洲就更困難了。我說，這個問題就像要對一種不治之症，例如癌症，做出動外科手術的決策一樣，拖延不決就意味着死亡，但是對一般人來說，要認識這種危險並且下定決心一勞永逸地加以解決，却很困難。伯頓說，這就是民主制度的難處，沒有人民的支持就甚麼事情也做不了。美國人民現在對把干涉印度支那、拯救東南亞作爲美國的安全措施的政策，還沒有思想準

備，也不打算加以支持。對朝鮮就不同，美國人民認識到美國干預的必要性，所以能全力支持。

第二天晚上，我參加了菲律賓大使羅慕洛爲阿貝署先生和夫人舉行的一個規模不小的晚宴，據說阿貝署即將退出外交界。羅慕洛舉杯爲尼加拉瓜大使唐·吉列爾莫·塞維利亞-薩卡薩和美國總統祝酒，尼加拉瓜大使又爲菲律賓總統祝酒。接着羅慕洛爲阿貝署夫婦祝酒，暗示阿貝署雖然即將退出菲律賓外交界，但還將繼續擔任公職，爲國家服務。

羅慕洛將軍顯然爲了稱贊我作爲外交家的悠久資歷，對大家說我是全世界外交家的老前輩，實際上即使在華盛頓一地我的資歷也只佔第七位。他說他當學生的時候，在菲律賓就聽到我的鼎鼎大名。尼加拉瓜大使說，二十年代初他在尼加拉瓜學校裏研究國際關係時，一本必讀的教科書就講了我的許多活動，引用了我的許多講話。

另一位客人莊萊德由於我的詢問，談到日內瓦會議，他說没有希望取得任何成果。我說這是美國從一開始就有的看法，他說美國不得不走這一步。

10日晚，我在雙橡園宴請美國勞聯的喬治·米尼先生和夫人，杰伊·洛夫斯通先生和本使館的陳之邁博士和夫人，崔存璘先生和夫人。洛夫斯通去過日內瓦，鄭寶南曾經同他和美國勞工界的其他反共代表有過接觸。勞聯主席米尼對我說，勞聯一向支持被壓迫民族的自由獨立，一貫同共產主義作鬥爭。早在三十年代美國剛剛承認蘇聯之後，美國勞聯就提出要警惕共產黨在美國的宣傳和顛覆活動，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它又提出這種警告。他說，勞聯組織了世界自由工會同蘇聯主持的世界工會聯合會作鬥爭，蘇聯的目的實際是爲了推進共產主義。美國勞聯還通過決議，反對承認共產黨中國，反對接受它進入聯合國。

他說，勞聯還發起並且資助自由國家促進自由工會。勞聯有近一千萬會員，是美國最大的單一工會組織，比退伍軍人協會還要大。

米尼哀嘆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死得過早，因爲這位民主黨總統如果多活幾年，就能對付共產主義對全世界包括亞洲的威脅，中國大陸也許不會淪喪，以至先後在朝鮮和印度支那以及整個東南亞產生如此災難性的後果。他說艾森豪威爾總統的當選，是靠他的聲望，而不是靠他作爲政治家的政績。他希望在這個困難的時刻，總統能表現出更廣泛，更强有力的領導。他認爲塔夫脫參議員之死不僅是美國的一大損失，也是艾森豪威爾總統的一大損失。塔夫脫如果活着，他就能保持共和黨在國會的團結，防止麥卡錫主義這樣的分裂勢力。

10日我還參加了葡萄牙大使館的招待會，在那裏遇見亨培克博士。我感謝他把他在辯論承認中共政權和接納它進入聯和國問題上的發言的複印本送給了我。他說，這個發言的內容已經編入一本教科書，將在高級中學普遍使用，從而廣泛傳達到年輕一代。

拉尼埃政府倒臺五天之後，6月17日，受命組織新政府的孟戴斯-弗朗斯提請國民大會在相互約定的基礎上舉行一次對他的信任投票。如果他不能在7月20日以前實現三點綱領，他將辭職。這三點綱領的第一條就是要以符合法國最切身利益的方式解決印度支那問題。第二天上午孟戴斯-弗朗斯得到議會明顯大多數的支持，而且，如他自己要求的那樣，不依賴共產黨的票數。這樣，加上共產黨在日內瓦對某些迄今陷入僵局的問題作出了一些讓步，就使印度支那問題似乎出現了某種解決的可能，其大體形式是越南實行分治，老撾、柬埔寨中立化。

無論如何，日內瓦會議已經準備結束。鄭寶南自日內瓦報

告 6 月 5 日—18日期間的情況說：

由於會議即將結束，我最近十天的活動大爲減少。許多記者和代表團成員也已經離開日內瓦。現在估計，原先獲得許可的一千五百名報界代表中有近半數已經離去。大部分代表團已經讓多餘人員回國或者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記者大厦已幾乎無人居住，只是在六點鐘左右人還相當多。我照常同各方面接觸，但次數減少。以前我每天會見美國代表團的馬丁先生，現在一星期大約見他四次。

會議對政治問題的討論即將結束。

對會議的幾點看法

……我 6 月14日第20號電報提到，會議的朝鮮問題部分已經結束。聯合國方面十六國聯合宣言已於15日發表……沒有多少需要補充的，會議的結果並不出人意料。下一輪關於朝鮮問題的辯論或者在第八屆聯合國大會復會時進行，或者在第九屆常會時進行。當然，停火仍然有效。儘管李承晚不斷發出威脅，朝鮮不會有大規模衝突，除非共產黨決定越過現行停火綫。在近期內，朝鮮將是政治上、軍事上僵持的分裂局面。

從會議討論朝鮮問題一開始，就可以看出共產黨方面的不妥協態度。出乎意料的是聯合國方面居然能够維持表面的團結。聯合國方面有些國家本來希望繼續談判，以平息國內要求撤回本國軍隊的輿論。但是共產黨拒絕考慮聯合國在朝鮮選舉中的任何權利，他們硬說聯合國是交戰的一方，這就足以使聯合國方面在這個基礎上團結起來。提供了大約百分之九十兵力的美國，態度鮮明，其他國家也都跟上。大韓民國代表團的堅定立場，在會議討論朝鮮問題

時也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會議的印度支那部分，現在由於孟戴斯-弗朗斯已受命在7月20日以前解決印度支那戰爭問題，預料還要繼續幾個星期。法國將由外交部長出席，可能是孟戴斯-弗朗斯本人。但美國和英國將由較低級官員參加，因爲艾登和比德爾·史密斯都預定在22日左右回國。

以法國和越南爲一方，越盟爲另一方的軍事會談在此繼續舉行。軍事會談一直嚴格保密，會談情況外界很少知道。現在可以確定的是，雙方就達成停火協議後各自軍隊的重新集結交換了地圖。

杜勒斯走後負責美國代表團的比德爾·史密斯於6月21日回到美國。他在機場會見記者時，講了以下幾點重要的話，我報告了外交部：

1.關於朝鮮問題，雖然我們在日內瓦會議上力求解決，但由於共產黨方面堅決反對，沒有取得任何進展。共產黨方面不承認聯合國在朝鮮的作用，也不接受朝鮮人民自己決定其前途的立場，共產黨的這種立場現在已經清楚地暴露於全世界。在談判過程中，美國和其他盟國保持了基本的團結精神，發表了十六國聯合宣言，强調聯合國的道義力量，批駁了共產黨的頑固態度。

2.在討論印度支那問題時，美國採取了友好和關心的立場，並且講明，美國不是交戰的一方，也不是談判的主要方面。美國還嚴肅認真地提出了實行公正和持久的解決的若干原則。美國和其他與會國家應當繼續作出堅持不懈的努力。

鄭賽南在上述報告中接着講了共產黨在日內瓦獲得的成就，報告說：

甲、他們利用談判時期，在戰場上取得了軍事上的勝

利，現正準備進攻河內。根據各方面的可靠情報，法國守住河內的可能性很小。他們最多只能在河內打一場拖延戰，盡可能防止海防陷落，他們在海防的防守條件較好。

乙、中共政權得以參與大國政治，他們使報紙記者，特別是英國代表團獲得了良好印象。他們以大國的姿態行事，也被普遍承認爲一個大國。

丙、法國批准歐洲防務集團條約之事已被無限期推遲，法國國民議會外交委員會已予否決。據信，如果在國民議會表決，可以微弱多數通過。但鑒於外交委員會剛剛拒絕批准，任何未來的總理都不大可能在近期要求就批准條約之事進行辯論。

丁、共產黨已按照他們自己選擇的時機推翻拉尼埃政府，以便削弱法國在印度支那談判中討價還價的地位。法國共產黨支持批准孟戴斯-弗朗斯組閣，又一次表明這是共產國際在政治上、軍事上和外交上協調一致的戰畧。

鄭在這以前的一份報告中說，中共正繼續以日內瓦會議的一個主持國的身份行事，他們採取一些手法使會議在各方面，不論是會上發言或會外活動，都感到他們的影響，例如給記者放電影，做關於中共政權經濟成就的報告以及散發精心準備的書面材料。鄭還告訴我，據他得到的消息，中共在日內瓦已經買了三所房子，還在繼續買，估計是用作總領事館辦公室及職工宿舍，因爲他們最近在日內瓦建立了總領事館。他說，儘管現在人們還沒有普遍認識，但是日內瓦已經成爲東西方洽談貿易的一個重要中心，許多巨額的貿易合同已經在那裏簽訂。因此中共也正在同西德、英國，以及一些非官方的美國公民及其他方面洽談貿易。

鄭寶南還感到，英國在試圖與北平建立正式外交關係，而日

內瓦會議的副產品之一可能就是爭取英國對中共政權單方面的外交承認。美國代表團的埃德温·馬丁曾經告訴鄭，英國駐北平代辦，也是英國代表團成員之一的杜維廉已經接到安東尼·艾登的指示，叫他與中共代表團成員保持最友好的關係。鄭本人也注意到杜維廉與中共代表團許多成員，特別是中共外交部的人員之間的社交活動十分頻繁。雖然埃德温·馬丁根據鄭的要求，尋找機會使鄭與杜維廉談話，杜維廉却迴避同鄭見面。

鄭寶南對中共在日內瓦的宣傳性質和成就的估計，也被一些在日內瓦會議期間到過日內瓦，現在逐漸返回美國的人所證實。6月9日我設午宴招待美國醫藥援華會理事劉瑞恒先生和國防醫學院院長盧致德將軍，他們剛參加了日內瓦世界衛生組織會議回來。劉先生對我說，中共在日內瓦積極提高他們作爲第五大國的威望。他還說，他們的宣傳和第五縱隊活動也非常活躍。他本人就曾經兩次被中共代表朱長庚以周恩來的名義邀請他去吃午飯或晚飯。朱長庚是參加世界衛生組織會議的一個代表。劉謝絶了邀請之後，朱仍然對他說，周恩來邀請他去北平參加中共政府。爲了擺脫這種糾纏，他第二天就離開了日內瓦。但他離開之前，寫了一封信給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告訴他朱爲中共進行的活動。（鄭寶南也作了同樣性質的報告。國際勞工組織的吳秀峰[?] * 在日內瓦曾兩次邀請他本人去吃午飯，他也熟知朱的活動。）

菲律賓記者文森特·維拉明從日內瓦回來後訪問了我，對我談了他的印象。他認爲中共是會議的最大受益者。周恩來扮演一個大國代表的角色，使許多人獲得了良好印象。他的代表團最大，他們向一千三百人以上的報紙記者和攝影記者散發印制精緻的宣傳材料。他們舉行鷄尾酒會，邀請約二百五十位精

* 此[?]爲原稿所有。——譯者

心挑選的客人參加，飲食豐美。維拉明說，國民黨中國在日內瓦完全被人們忘掉了。他還說，日內瓦有一種普遍印象，認爲共產黨中國並非只是蘇俄的一個衛星國，而是相當具有獨立性，從那裏的中國人所談與蘇俄在新疆不和的話，以及俄國人所說紅色中國在滿洲的行動的話，可以看出這種情況。

正如我們國民黨中國所預見的，中共迄今已經最大限度地利用出席日內瓦會議的機會來提高他們的國際地位和威望。除此之外，英國爲使中共得到國際承認又在施加新的壓力。英國的立場當然是從更普遍的目標來設想和提出的。但從自由中國的觀點看，其後果是一樣的。

人們還記得1953年邱吉爾首相發表過一篇"新洛迦諾公約"的演說，這篇演說即使不說是令人震驚也是令人驚訝的。他在這篇演說中主張承認俄國對其自身安全的耽憂，主張用新的洛迦諾式的公約把俄國的安全需要與西歐的安全需要協調起來。1925年的洛迦諾公約，是由英國向法國保證德國不進攻法國，又由英國向德國保證法國不進攻德國。公約的目的是要解除德國對來自西方的進攻的疑慮，而把攻擊的矛頭指向東方，指向蘇俄。1953年提出的新洛迦諾公約則是爲了解除蘇俄對來自西方的攻擊的疑慮，從而使共處正式確定下來。這就等於說要放棄"解放"東歐蘇聯衛星國的任何打算。

1954年6月23日，正當印度支那問題即將在分治和中立化的基礎上獲得解決，孟戴斯-弗朗斯在伯爾尼同周恩來會談"中立立場"的時候，艾登向下院做報告。他歡迎由於日內瓦會議的結果而使"英中關係得到改善"。他承認但又極力貶低美國提出的東南亞安全是一個雙向的命題，既是對共產黨的保證，也是對自由國家的保證。他說：

我希望我們能一致同意對日內瓦產生的任何解決辦法

做出國際保證。我還希望能就建立東南亞某種防止侵畧的防禦體系取得一致意見。換句話說，我們可以建立像洛迦諾公約式的雙方都可以參加的互惠安排……以及像北大西洋公約式的防禦聯盟……

英國重申這種洛迦諾式公約的主張，而這一次是要在亞洲實行，其涵義是可怕的。這樣一種公約實際上是要西方對共產黨在亞洲的侵畧成果，包括大陸的共產黨政權做出保證。我這一天的日記只簡單地記述了有關事實，這是我在時間緊迫時通常的做法，日記說：

艾登在他和邱吉爾即將來華盛頓同美國領導人商討歐洲問題和遠東問題的前夕，在下院發表了講話，這篇講話突出地與美國的政策相左乃至截然相反。他主張與共產黨共處，主張進一步努力解決印度支那問題。他走得這樣遠，除了主張對將要達成的印度支那問題的協議做出保證外，還主張與共產黨在亞洲締結一項洛迦諾式的互不侵犯公約。

第二天6月24日下午的晚些時候，我參加了泰國大使沙拉信和夫人舉行的招待會。招待會上，我與衆議院議長馬丁作了交談。我問他對艾登倡導的與共產黨訂立洛迦諾式的東南亞互不侵犯公約有甚麼看法。他回答說，艾登在即將來美國進行商談的前夕提出這樣與美國政策直接對立的主張，他感到十分驚訝。他認爲這篇講話的目的是爲了安撫共產黨方面，並幫助中國共產黨進入聯合國。他說他反對這篇講話，因爲這是一種姑息行爲。我問美國政府態度如何，他說杜勒斯大發雷霆。我又問政府的態度，他說艾森豪威爾一接到艾登講話的報告就立即給杜勒斯打電話，他(艾森豪威爾)也同樣感到惱怒。從這些情況我知道，邱吉爾和艾登雙雙抱着這樣的目的前來訪問，不會取得甚麼成果。

國會對艾登的講話也是一片憤怒。衆院外交委員會十二名委員聯名寫信給艾森豪威爾總統說，艾登要求與亞洲共產黨人訂立互不侵犯條約，不僅是要接受共產黨的征服，而且要加以保證。聯名信警告說，除非美國明確表示不支持艾登的倡議，則整個共同安全的概念和計劃都要重新審查。幾天以後，6月30日衆院對正在審議中的共同安全法通過了一項修正案，說明國會的共同意見是，對於任何參加簽訂保證亞洲共產黨領土的公約的政府，應撤銷已經通過的東南亞軍援撥款。（艾森豪威爾總統已於6月23日將援外計劃提交國會。）

與此同時，邱吉爾和艾登到了華盛頓，並立即與美國領導人會談。6月28日邱吉爾舉行記者招待會，極力爲共處辯護。但艾森豪威爾總統與英國首相的聯合公報却明確表示，不論印度支那問題是否達成協議，兩國將"努力推行集體防禦計劃"（指美國建議的只由反共國家參加的東南亞防禦公約）。6月29日的第二份公報則似乎打消了亞洲洛迦諾公約的想法。宣稱"關於那些現在受束縛的以前的主權國，我們不參加任何將認可或延長其非自願的從屬關係的安排或條約。"至於"那些現在違反其意願而被分裂的國家"，公報宣稱，兩國將"繼續謀求在聯合國監督下以保證進行公正的自由選舉，來實現其統一。"

我覺得這一次美國政府在國會和美國人民的支持下同英國抗衡，採取了堅定的態度，其結果是英國後退了。但我很想對這個問題以及其他問題有更多瞭解，因此約定7月1日會見杜勒斯。例如公報完全沒有提到允許紅色中國進入聯合國的問題，而我可以肯定英國一定提出了這個問題。

6月30日，即我會見杜勒斯的前一天，利比亞公使凱希亞對我作禮節性拜會。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可親的人。利比亞獲得獨立，我向他和他的國家表示祝賀。他說聯合國的日內瓦歐洲辦

事處主任艾德里安·佩爾特先生爲實現這一目標做出了巨大貢獻，因爲他以前曾任駐利比亞高級專員，負責實行利比亞獨立。事實上，利比亞有兩條街都以他的名字命名以資表彰。凱希亞博士還說，現在利比亞需要經濟援助以發展農業和交通，特別是發展公路。我說中華民國在聯合國一貫支持利比亞的明確目標，他對中國過去對他們事業的幫助也表示感謝。

我7月1日訪問杜勒斯實際上有多方面的目的。我當時還準備去臺灣一行，因此，除了要談上面提到的問題之外，還有一系列的問題要談。所以我對杜勒斯說，我知道他很忙，爲了節省他的時間，我就直截了當提出我想要談的問題。

第一，關於幾天以前以艾森豪威爾總統和杜勒斯先生爲一方，邱吉爾和艾登爲另一方的英美會談，我從最後公報中看到，英國並未能用它在各種問題上的觀點完全說服美國。雖然公報中的某些思想和用語無疑出自英國人之手，但我注意到，一些明確的限制性的話則更多地反映了美國的觀點。我問國務卿是如何概括這次會談在遠東方面的結果的。

杜勒斯說，英國關於倡導一項洛迦諾式的東南亞共同安全公約的想法肯定是無望了。但在紅色中國進入聯合國問題上，英國態度仍然强硬，並且堅持其主張。總統和他本人都堅決反對此事，並提出種種理由維護自己的觀點，但英國似乎不爲所動。他相信英國在9月間聯合國大會上將提出接納共產黨中國進入這個世界組織的動議，那將造成困難的局面。他還認爲英國正在爲此進行活動，至於加拿大和一些西歐國家則會採取同英國一樣的立場。

我說我記得在百慕大會議以前，我曾會見杜勒斯先生，要求繼續推遲對這個問題的決定，我理解在這次會議上也是這樣做的。

杜勒斯說，原先的諒解是把這個問題推遲到1953年年底，在百慕大時，這個期限又延長了，但那次新的諒解並不是很牢靠的。

我說據報紙報導，8月間可能召開一次聯合國大會特別會議，討論泰國請求派出東南亞和平觀察委員會的問題，我問杜勒斯是否認爲在這次特別會議上英國就會提出接納紅色中國的動議。

杜勒斯認爲這是可能的。他認爲英國正在爭取各方面的支持，而這將在聯合國大會造成困難局面。美國輿論是堅決反對此事的，國會也反映了這種意見。但在聯合國大會這是一個表決的問題。如果在安全理事會進行表決，當然有否決權。但在聯合國大會却只要以簡單多數通過證書委員會的報告就可以批准了。

我指出接納共產黨中國確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實質性問題。

杜勒斯表示同意。他也覺得這個問題比只是承認證書問題要複雜得多，這和危地馬拉代表團將會出現的問題是一樣的，危地馬拉政府被推翻，一個新政府已經取代了它。

我想如果需要三分之二的票數，就可以比較容易地擊敗英國的動議。

杜勒斯同意這種看法，他說如果有人提出這種建議，美國將予以支持，以擊敗接納共產黨中國進入這個世界組織的任何動議。

我說我不理解爲甚麼英國持這種觀點。雖然，英國內部政治形勢可能是邱吉爾和艾登在這個問題上持這種立場的原因，但無論如何，共產黨中國進入聯合國不會增進英國的利益。相反，它最終勢必要損害英國。

杜勒斯說邱吉爾還比較通情達理，是艾登堅決不妥協。這位英國外相對他（杜勒斯）在洛杉磯的講話似乎很惱火，他在那篇講話中回顧了日本侵略滿洲的時候，當時的美國國務卿史汀生建議英國予以合作，遭到了倫敦的斷然拒絕。

我說這是歷史事實，我不明白爲甚麼艾登要加以反對。其後我請杜勒斯對印度支那問題作某些澄清。我知道法國和中共正在日內瓦舉行談判，我不知道他們之間是否已經達成甚麼協議。

杜勒斯回答說，越盟和法國在印度支那的軍事代表的對話，以法國軍事代表的權限有多大這種技術問題爲理由中斷了。他認爲共產黨是故意拖延這個問題以影響日內瓦的外交談判。法國和中共之間達成了甚麼協議，他不知道，因爲法國沒有通知美國，美國也無法及時瞭解中法談判情況。但法國人告訴他，他們將在一兩天內把有關情況通知美國。

我說，假定在越南實行分治的基礎上達成某種協議——而且人們在談論，說這種協議將由參加印度支那會議的各國加以保證，美國是否會參與這種保證？

杜勒斯說，如果從老撾、柬埔寨邊界向東穿過越南直達海岸劃一條明確的綫，美國將參加保證。但是美國將不會像在朝鮮那樣派兵駐守分界綫的這一邊以保衛這條綫。然而，如果共產黨破壞這條綫，美國將派兵對綫北的越盟施加壓力。關於老撾和柬埔寨，杜勒斯說，共產黨說過要排除所有的外國基地。如果他們堅持此點，法國又表示同意，那就很難幫助保衛這兩個印度支那國家。如果所涉及的只是建立空軍基地問題，那就沒有多大關係，美國對此不感興趣。但據他瞭解，共產黨說的軍事基地指的是美國訓練這些國家武裝部隊的軍事顧問和技術人員。換句話說，他們是要排除美國的影響。如果事情是這樣，並且法

國也同意，那末，他不知道這兩個國家將來如何防禦共產黨的侵略。

我提到艾森豪威爾總統 6 月30日的記者招待會，總統在那個記者招待會上說，美國準備參加簽訂條約，保證不使用武力破壞解決印度支那問題的任何協議。我說我不理解總統此話的含義。另一方面，總統又說，美國不參加任何將阻止喪失主權的人民恢復其主權的努力的條約，我說我可以肯定，那些將留在共產黨統治下的北越人民對這種統治會極爲不滿，而南越人民很自然地想要收復失去的北部國土，解放共產黨統治下的同胞。如果他們採取行動實現這種願望，美國作爲保證國會參加制止嗎？

杜勒斯回答說，雖然他不想解釋總統講的話，他相信總統所想到的是聯合國憲章中規定的和平解決一切問題的一般原則。總統不可能想到他的講話的各種可能的含義，特別是在記者招待會上，問題都是臨時提出的，他只能根據臨時想到的盡力回答。國務卿補充說，他認爲日內瓦達成的任何解決辦法都不會是完全令人滿意的，即使分治已獲同意，綫也劃定，還會有顛覆的危險。

我指出顛覆和滲透是共產黨用以謀取統治和控制的武庫中最常用的武器。然後我說，我從報紙報導得到這樣的印像，印度支那的軍事形勢比兩個月以前大爲惡化了，這種發展似乎正是杜勒斯在日內瓦會議以前所預見的。我覺得，法、英兩國雖然在這個地區有切身利益，但這兩國的眼光都不如杜勒斯在會議之前看得那麼清楚，這種情況是令人震驚的。

杜勒斯說，如果當初接受了建立東南亞集體防禦公約的建議並且變成事實的話，印度支那局勢不致於惡化到目前這樣的程度。至於我提出的具體問題，他說很重要，在即將舉行的關於東南亞防禦公約的會談中將予以考慮。他還說會談將從英國開

始，然後是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再往後可能包括菲律賓和泰國。

我說，談到這裏我想瞭解一個問題。今天早上我接到臺北外交部一個電報，鑒於美英之間磋商頻繁，電報要求我詢問美英之間是否有甚麼協議或者聯盟，因而需要這種磋商。我說，據我瞭解，兩國之間只有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一些具體問題上的協議和諒解，例如在英國駐紮美國空軍和交換原子武器情報等等，除此之外，並無聯盟關係。

杜勒斯說，除了我剛纔說到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在英國駐紮美國空軍之外，兩國之間不存在所謂的聯盟。他說他想順便說說，現在駐英美軍比英國軍隊還多，因爲大部分英軍都派往國外去了，例如守衛蘇伊士運河等等。

我問是否可以說，美國同英國磋商國際問題只是出於政策考慮，並不是爲了履行某種承諾或義務。

杜勒斯說，是這樣。

然後我提了兩個與我國政府有更直接關係的問題同杜勒斯進行討論。最後我問杜勒斯如何估計遠東和歐洲的全面局勢。

杜勒斯回答說，他不想作甚麼預測，但印度支那的軍事形勢不好，如果法國在同共產黨達成協議時讓步太多，形勢還會變得更糟。

當我起身告辭時，杜勒斯祝我臺灣之行旅途愉快，並且要我不必對英美最近的華盛頓會談公報作過多推敲。他說，我在過去漫長的歲月中一定寫過許多公報，也瞭解公報的意義究竟有多大。

我說這當然，無論如何，我對於英國沒有從會談中得到他們希望得到的東西，感到高興。

杜勒斯的話的含意是，公報使英美的觀點在表面上顯得更協調，這與會談的實際情況是有出入的。同時杜勒斯對於英國

極力想把紅色中國拖進聯合國顯然感到不安。

我從國務院回使館之後，接待了孔令傑上校，他正準備再去臺灣一次。他對於紅色中國進聯合國的問題很覺不安，我告訴他我有同感。他躭心在民主黨佔多數的美國國會中此事將獲得通過，而11月國會補缺選舉之後，他認爲民主黨肯定會成爲多數黨。我說，共和黨成爲多數黨的前景不妙，但11月以前情況可能有所改善。

第二天我寫了一封長信給蔣廷黻博士，通知他我和杜勒斯的談話情況，着重說明紅色中國可能進入聯合國的緊急狀況。我還參加了一個招待會，在那裏同泰國大使沙拉信談了話。他告訴我聯合國大會肯定將在7月底或8月初召開一次特別會議作爲八屆大會的繼續，審議泰國關於派和平觀察組到遠東的申請。前面說過，杜勒斯認爲英國有可能在這次特別會議上就提出接納紅色中國的動議。

7月3日我同譚公使商談了美國要把紅色中國帶進聯合國的問題和我們的鬥爭對策。7日我接到蔣廷黻對我2日信件的復信。他說他的代表團正在仔細研究代表權問題。雖然下次聯大的鬥爭將比歷年困難得多，但他覺得我們的鬥爭還是很有希望的。

與此同時，國會對這個問題有着一連串的評論，幾乎是一致反對紅色中國進入聯合國。7月1日，參議員多數黨領袖諾蘭對參議院說，共產黨可能要在印度支那取得重大勝利，其結果，他預料今年晚些時候會出現協同一致的努力要通過聯合國大會採取行動，把紅色中國納入聯合國。他說，“如果出現這種重大的姑息行動，我的良心將不允許我保持沉默或者無所作爲”。他甚至威脅說，如果接納中國共產黨進入聯合國，他將辭去參院多數黨領袖的職位，以便竭盡全力終止美國在這個組織的會員國

身份。同一天，民主黨參議員帕特·麥卡倫提出一項決議案，表示參院的意見是，如果紅色中國進入聯合國，美國應退出這個組織。

第二天7月2日，參議院少數黨領袖林頓·約翰遜說，如果共產黨中國成爲聯合國會員國，美國將拒絶支持聯合國。這就引起了一場辯論，民主黨人萊曼和富布賴特，獨立人士韋恩·莫爾斯都表示反對紅色中國進入聯合國，但他們懷疑預先承擔義務說紅色中國一旦進入聯合國美國就退出這個組織是否明智。7月6日衆議院提出一項表示該院的意見的決議案，說如果紅色中國進入聯合國，美國應當退出。

7月7日中午蔣蔭恩來訪，他報告說，艾森豪威爾總統剛剛發表了一項非常强硬和明確的聲明，反對接納紅色中國進入聯合國。他說美國將運用"一切手段"進行鬥爭，不獲結果決不罷休。但他(艾森豪威爾)主張現在不說紅色中國進去美國就退出的話，到時候再作決定。我在日記中寫道："在目前，這是明智的態度。"

緊接着我接待了法國大使館公使讓·達里東先生，他即將去摩洛哥擔任行政長官，特來辭行。但他說，這是前任政府的任命，他要見到新任法國總理孟戴斯-弗朗斯之後，纔能知道任命是否還有效。關於印度支那，他說法國人民只想把戰爭停下來，因爲戰爭使法國消耗太大，壓力太重。

這天晚上我給外交部葉部長發了一封電報。我說我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現在日益緊迫，我認爲迅速謀劃如何全面努力加以對付，十分重要。我提到外交部以前關於反對紅色中國進入聯合國的一個備忘録，我個人認爲那個備忘録考慮周全，寫得也很好，如能根據最近國際形勢發展，並用新的論點加以補充，還可以用。可將此備忘録印發駐外各使館，以便他們據以接

觸駐在國政府進行商討，請求各國政府一致反對中共進入聯合國，這樣做不僅是爲了支持一種反共立場，實際是爲了保衛整個自由世界的安全。爲了說明我的意思我舉例說，聯合國組織最根本的基礎是堅持國際道德和正義，反對侵畧，中共進入聯合國就會摧毀該組織的基礎。

我接着說，美國是對我國幫助最大的最友好國家，我們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美國的幫助，需要利用其影響。但根據我們近幾年來的經驗，每逢國際會議，當使館同國務院各級人員接觸希望進行親密商談之時，常常感到我們對其他友好國家的態度和會議的實際狀況毫無瞭解。我們不得不依靠美國來瞭解那些他們已經知道的情況，而且只能以此爲根據去同其他部門的美國人進行商討。這對我們和對國務院，都很不利。

因此我建議，由於下次聯合國大會對我們極爲重要，最好能把我們同其他友好國家接觸中所得到的結果通知美國國務院。這樣我們就可以同國務院交換情報，共同策劃如何應付局勢。我認爲採取這種步驟不僅可以表示我們同美國合作的誠意和認真態度，也會更富有成果。同時我說，我國駐聯合國代表團當然也有必要同其他代表團接觸，請他們給予支持，作爲我們雙管齊下的努力的一部份。

最後我告訴外交部長，我希望外交部能不時地把各國政府的態度通知我。我還希望外交部在重要時刻指示我國其他駐外使館，把他們從當地瞭解的情況直接電告我使館，以便利我們同美國政府進行商討。

外交部於 8 日復電，葉部長已邀請美國使館代辦於 7 月 7 日到外交部。他對代辦說，我們感謝美國政府把艾森豪威爾—邱吉爾會談中有關我國在聯合國代表權問題的基本情況告知我們，而且會談之後美國輿論和國會意見都表示堅決反對英國的

態度。這樣，7月5日英國外交部一位發言人就重申了1951年英國外相莫里森宣佈的政策，並聲明英國的外交政策没有改變。但葉部長問，不知美國政府最近收到進一步的消息没有。如果下次聯大開會時印度提出驅逐我們和接納共產黨政權，英國是否可能支持？英聯邦國家如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將持何種態度？葉部長請代辦轉請美國政府把它得到的情報通知我們。

其次，葉部長告訴科克倫代辦，外交部將指示中國駐外各使館同各駐在國政府接觸，籲請他們在聯大給予支持。他說這件事我們一直同美國政府保持聯繫。以便共同計劃如何進行。他要求科克倫請求美國政府指示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洛奇，請他就如何在聯合國處理這個問題同蔣廷黻商談。他說外交部也將通知蔣廷黻博士。

根據通知我以上情況的這份電報，科克倫答應立即報告國務院。電報要我與蔣廷黻保持聯繫，葉部長與科克倫的談話也通知了蔣。

也在7月8日這天，杜勒斯在記者招待會上宣佈，美國在必要時將否決紅色中國進入安全理事會。他"深信"美國能够阻止共產黨中國取得聯合國席位。在國會，參議員諾蘭對援外授權法案提出一項修正案，重申國會反對共產黨中國進入聯合國組織。但他主張取消萬一出現這種情況美國即自動退出的指示。參院外交委員會在援外法案上附上了這個修正案。

那天下午我到參議院拜訪了參議員亞歷山大·史密斯，我對自艾森豪威爾總統和杜勒斯國務卿起所有美國領導人的態度表示滿意。我說許多傑出的參議員，如他本人，都公開宣佈堅決反對共產黨中國進入聯合國，因爲許可它進入這個組織不僅是對有關道義原則的嘲弄，而且實際上將使聯合國陷於癱瘓，只能成爲共產主義宣傳的講壇。史密斯說，他自1949年以來就反對

此事。他歷來希望國民黨中國返回大陸。他問到大陸的情況，我告訴他，僅從可以傳出大陸的消息看，連大陸青年人也已經幻想破滅了，羣衆的不滿情緒在增長。他對我說，他之所以反對共產黨中國，因爲它是蘇俄的工具，絲毫不代表中國人的真正感情和願望。我說中國人民對美國人民一向極爲友好，大陸的反美宣傳不是中國人的思想感情。

談到印度支那，史密斯對那裏的形勢，特別是法國的態度，感到痛惜。他同意我的看法，如果北越被越盟控制，特別是其中包括三角洲地區，那末，越南的其餘部份最後也會被越盟奪去，而且時間不會太久。

第二天下午我乘飛機去紐約，同蔣廷黻就紅色中國進出聯合國的問題作了充分交談。我對他講了一週前杜勒斯同我談話的情況。我們兩人都認爲美國的態度正在變得堅定起來，這對自由世界很有好處。他認爲，由於美國政府從艾森豪威爾總統以下都採取了强硬立場，今年秋季聯合國大會通過接納紅色中國議案的危險實際上已經過去。但他說這個問題今後將繼續是一個使我們憂慮的問題。

在這以後的一個星期，我爲臺灣之行作準備，在華盛頓對美國著名的政治領袖進行了一系列的拜會。7月14日星期二，我拜訪了衆院議長馬丁和參院多數黨領袖諾蘭，同他們兩位都就廣泛的問題進行了交談。在這以後的幾天中，直到我17日啓程之前，我拜訪了許多知名人士，同他們也作了廣泛交談。這裏只是就談話中有關當時國際形勢的部份畧加敍述。

在同馬丁談話時，我對議長反對接納紅色中國進入聯合國的立場表示欽佩，我說他最近的一些講話令人鼓舞。

馬丁說他早在1949年就是這種立場，因爲他認爲紅色中國進入聯合國對美國沒有好處，也是違背聯合國憲章的，因爲紅色

中國畢竟曾被聯合國宣佈爲侵略者，不應當允許它打進這個世界組織。他說衆議員周以德和本德準備在衆院提出類似參院的決議案，重申衆院反對共產黨中國進入聯合國的意見。他認爲這個聯合提案將毫無困難地在衆院通過。(這個決議案在第二天即7月15日通過。)

我說美國兩黨領袖形成聯合陣綫反對英國所主張的讓紅色中國進入聯合國，使我感到鼓舞。美國從總統、國務卿以及國會領袖們如馬丁先生等的强烈反應，使西歐政治家們獲得了深刻印象。我說邱吉爾最近在下院的講話調子變軟了，這清楚地表明英國開始估計到美國人民在紅色中國進入聯合國問題上的强烈情緒，並開始轉彎，跟着美國走。這種情況之所以令人鼓舞，因爲美國的立場不僅是正確的和合理的，而且由於不讓紅色中國進入聯合國，也使這個世界組織避免進一步陷於癱瘓。

馬丁說，那天早上總統給他打過電話，告訴他，邱吉爾在最近的英美華盛頓對話中的確說過，英國雖然贊成紅色中國進入聯合國，但他認爲現在還不是時候。馬丁說不知道爲甚麽艾登從華盛頓回去在下院講話時沒有說這樣的話。如果當時艾登這樣講了，就可以免除美國許多憂慮和抱怨。

然後我提起關於印度支那問題的日內瓦會談。前些時，7月8日，杜勒斯在記者招待會上曾經說，他和副國務卿史密斯都不打算回日內瓦參加最後階段的會議。可是最近他却突然飛到巴黎去同艾登和孟戴斯-弗朗斯會談，後面這兩位是特地從日內瓦飛到巴黎去同他會晤的。報紙上有些關於他們會談的議論，但我想知道馬丁對此事的看法。所以接着我對馬丁說，杜勒斯雖然不會回日內瓦，但我知道只要日內瓦達成的印度支那問題的解決辦法不是不體面和不可接受的，美國準備對印度支那的劃綫作出保證。我說我個人很躭心法國會對共產黨作出過多的

不必要的讓步。當然，現在還不能肯定是否能達成協議，但如果達成協議，而越南又是分割開來的，那末，共產黨最後攫取對全國的控制恐怕就只是時間問題了。

馬丁說據他所知，除非是達成體面的協議，美國不會對印度支那協議作出保證。他還說美國不想分擔向共產黨投降的責任。照他看，在現在已經惡化的形勢下，唯一的辦法是法國給越南完全獨立。一旦越南恢復獨立並且要求美國幫助，美國將給予援助。他說，現在越南人民對打共產黨沒有興趣，因爲法國沒有給他們完全獨立。他認爲，即使法國不想馬上給越南完全獨立，但確定一個獨立的具體日期——比如從現在起兩年內——也會使越南民族主義者增加信心。他回顧了菲律賓的例子，美國法律規定十年爲期作爲菲律賓人民準備完全獨立的過渡時期，限期一到，他們就恢復了完全獨立。

我對馬丁說，我認爲這是明智的政策。我不懂爲甚麼在目前印度支那的困難形勢下法國不願意這樣做。其結果是越南人今天並不信任法國人，這是我聽越南駐華盛頓的代表說的。

其後我問，如果共產黨繼續推行侵略政策，並且迫使美國攤牌，美國人民會作何反應。在他們現在的思想狀態下會接受這種挑戰嗎？

馬丁說，美國人民不想打仗。但是，如果他們認爲真正的問題是一個道義原則問題，並且政府決定予以捍衛，美國人民是會全力支持的。

在這之後，我立即去國會多數黨領袖辦公室會見諾蘭參議員，參加他盛情邀請的私人午宴。我還是首先對這位參議員最近反對紅色中國進入聯合國的講話表示感謝和欽佩。我說他的講話有助於喚起全國和全世界的注意，使人們知道美國强烈反對任何這類做法，而且我高興地注意到他的講話對英國起了很

好的作用，英國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看來已有所軟化。實際上這篇講話有世界影響，它加强了亞洲愛好和平的人民的信念和希望。

諾蘭說，在這個問題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美國人民都支持他，表示支持他的觀點的函電不斷湧進他的辦公室。

我說美國全國上下的反應使我和我的國家感到寬慰。他的講話引出了總統和國務卿的聲明。總統本人也證實了他（諾蘭）的看法，因爲總統也說百分之九十五的美國人民反對紅色中國進入聯合國。然後我問諾蘭，如果必須與共產黨攤牌，他如何估計美國人民的感情和可能的反應。我說我知道美國人民是强烈反共的，他們對於共產黨的陰險目的也比歐洲人認識得清楚。

這位參議員說，美國人民的反共情緒是毫無疑問的，而且很强烈。說到攤牌，他指出，不同集團的人有不同的想法。有和平主義者，他們或者出於宗教信仰或者由於思想感情，反對任何戰爭，認爲一切戰爭都是破壞性的和可怕的。在相反的另一頭，有些人主張進行先發制人的戰爭，而且主張必要時"單獨幹"。在這兩者之間有所謂自由主義者，左派份子和親共份子，他們反對戰爭是因爲戰爭不利於共產主義事業。還有孤立主義者，他們不願意捲入任何國外危機，但這類人很少。

參議員接着說，他所耽心的是時間對自由世界不利。共產黨發明了滲透技術，奪取了一塊又一塊土地，一旦共產黨完成了他們發展武器和軍火工業的計劃，他們就會毫無顧忌地向西方發動進攻。到那時，西方要進行有效的防禦可能就晚了。現在英國害怕原子彈落在他們頭上。但是，如果聽任共產黨繼續把自由世界一塊一塊地吃下去，也許幾年之內他們就會變得如此强大，以致向英國發號施令，命令它不許美國在英國建立空軍基地，否則就要對它扔原子彈。如果英國現在就害怕共產黨，以後

就會更加害怕，更不敢對他們說個"不"字。參議員又說，他對遏制政策並不滿意，因爲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共產黨的威脅。共產黨用滲透的辦法時時刻刻都在破壞自由世界。他主張採取共產黨的策畧，離間一些蘇聯衛星國，即使這些衛星國本身是無足輕重的也不要緊，例如阿爾巴尼亞。一旦這種相反的進程獲得成功，就會發生連鎖反應。他認爲自由世界應當向鐵幕後面的人民講清楚，自由世界並不是反對他們，而是反對他們的政府。

我認爲諾蘭的看法完全正確。在同共產黨的鬥爭中，就不可能有穩定的局勢，因爲共產黨隨時都在反對自由世界，其方法不一定都是公開的戰爭或公開使用武力，而是滲透、顛覆等等。只有採取共產黨的策畧，滲透到鐵幕後去幫助一部份人解放自己，自由世界纔能重新掌握主動權，從而使共產黨處於防禦地位。

諾蘭贊同這種觀點，他說那些看法相同並且願意同共產主義作鬥爭的人們應當組織起來，結成聯盟。可以先把像日本、南朝鮮、國民黨中國、菲律賓、澳大利亞以及新西蘭這樣一些國家組織起來。他說英國如果不願意參加，就讓它待在外邊。

談到最近危地馬拉共產黨的暴動，諾蘭說，這一次美國採取了快速行動，幫助鎮壓了那個國家的共產主義運動，美國人民似乎也同意這一行動，也許這是因爲危地馬拉在美國的後院。這是自由世界在同共產黨的鬥爭中第一次贏得肯定的勝利。

我說美國爲根本解決危地馬拉局勢所下的決心和所採取的果斷行動，令人欽佩。雖然這是一個比較小的問題，但它表明果斷行動可以完成甚麼樣的業績，同時又贏得人民的贊許。我想可能在美國人民看來，遠東十分遙遠，也許需要一個教育過程纔能使他們瞭解那裏局勢的嚴重性，瞭解它對美國安全的威脅。

諾蘭完全同意這種看法，他說他個人認爲，在任何特定形勢下，除非美國能迅速行動，否則它就會在自救行動中完全陷於孤立。但按照他對美國人民情緒的估計，他們希望能够同其他觀點相同的國家團結起來，建立像杜勒斯建議的那種集體防禦。

其後諾蘭談到臺灣，他問島上的情況怎樣。

我回答說，當地人民一方面爲他們在美國援助下在軍事和經濟領域取得的進步感到鼓舞，另一方面他們對國際形勢感到憂慮。日內瓦會議提高了共產黨中國的威望，而且在紅色中國進入聯合國的問題上可能帶來一次新的危機。

第二天下午我到參院辦公大樓拜會尼克松副總統，我首先告訴他我即將去臺灣一行，特來對他作禮節性拜會。接着我說我非常欣賞，非常喜歡讀他的關於美國外交政策的演說，他最近一次講話是在密爾沃基講的（6月26日），他講了同共產黨打交道必須要注意的問題，這非常重要，一定要採取堅定的實力政策。我說他講得非常正確，闡述得也非常好。

尼克松說，他作這次演說是因爲他覺得美國人民應當瞭解政府的政策。他在密爾沃基的演說引起了像詹姆斯·賴斯頓這樣一些左派份子的批評，但是他希望美國人民理解，現政府所繼承的是前任政府的軟弱投降政策所造成的局面。這種政策還導致把六億人民和大片土地丟給了共產黨。他說，如果不是丟掉了中國，就不會有朝鮮戰爭，也不會有印度支那戰爭。

我說，這些都是歷史事實，尼克松能够讓美國人民瞭解這些事實，這十分重要。我表示希望說，要是"美國之音"能把尼克松先生一些演說的內容向亞洲人民廣播就好了。

尼克松說他不知道"美國之音"對他的演說做了些甚麼。

我說我認爲他的演說將使亞洲人民受到激勵，增加信心。

尼克松說他很樂意把他在密爾沃基的演說給我一份。他叫人拿來了一份，讀了其中的要點和結論。他還對現政府的政策作了解釋。

我說由於像尼克松先生這樣一些美國領導人發表的演說和言論，最近兩年中，美國人民對共產主義威脅的理解確實有了很大進步。

尼克松問我對今後形勢發展的看法以及我認爲應該做些甚麼。

我回答說，我感到非常關切。正如我對一些美國朋友講過的，我想把這比作人體上的惡性腫瘤。這裏講的腫瘤就是共產主義威脅，病人就是自由世界。現在的關鍵問題是，病人是否下決心除掉腫瘤。只有兩種選擇：或者是進行外科手術，或者由於害怕痛苦，拖延下去，以至最後可能發現爲時已晚，無法挽救。我繼續說，現在自由世界面前擺着一個日內瓦會議，由於法國急切要求和平，我躭心其結果不會很好。我說共產黨是不會尊重他們在協定上的簽字的，很可能他們將繼續進逼，謀取更多的利益，而且遲早勢必要越出界限。

尼克松說，美國正等待着他們這樣做。如果共產黨要做出激怒美國的事情，不論是在亞洲或歐洲，這一回美國就要在他們自己的領土上打擊他們，而且狠狠地予以打擊。他說，實際上他已經知道日內瓦解決辦法的輪廓。在緯度16度與18度之間將劃一條綫橫貫越南。海防也許暫時還留在法國手中。再就是建立一種防禦體系來保證這條綫。如果共產黨破壞這條綫，他們就要遭到打擊，而且不是在出事地點，而是在他們自己的領土上直接打擊他們。

我說日內瓦達成的解決辦法也可能在紙面上是合情合理，可以接受的，我甚至設想共產黨還可能表現得通情達理，主動提

出西方認爲可以接受的解決辦法。但是即令如此，正如我已經指出的，共產黨的簽字是靠不住的。他們不會改變他們的征服目標，他們將設法用滲透和顛覆的辦法奪取整個越南。我懷疑老撾和柬埔寨最終是否能保得住。

尼克松說，老撾和柬埔寨實際上是微不足道的。一百萬老撾人和大約三百萬柬埔寨人不可能保衛他們自己。

我說丟掉老撾和柬埔寨就直接威脅到泰國，泰國人雖然是很可愛的人民，他們却並非以特別善戰著稱。所以我就心目內瓦達成的解決印度支那問題的辦法如果是有利於共產黨，那實際上就意味着丟掉整個東南亞。

尼克松說，他所希望看到的是中國大陸回到國民黨中國手中，他相信這一天終會來到。

我認爲這是唯一的解決亞洲問題的根本辦法。如果國民黨政府沒有丟掉中國大陸，就不會有朝鮮戰爭，也不會有强大的中共，而越盟也就不會從中國共產黨得到支援和幫助。我繼續說，要實現亞洲和平，基本的辦法就是把中國大陸從共產黨統治者手中解放出來。有一個以國民政府爲代表的和平友好的中國，這個中國在過去一百一十多年中同美國沒有任何重大爭執，美國對亞洲就可以毫無顧慮，就可以集中精力對付歐洲共產主義的威脅，而且還可以順便說一句，亞洲得到解放，歐洲的共產主義威脅也就會比現在小得多。

我問尼克松，如果美國被迫與共產黨攤牌，他估計美國輿論會是怎樣。

尼克松說，美國人民像其他國家人民一樣，當然不願意有戰爭，但是如果美國政府講清楚問題的嚴重性，並且決定採取行動，人民是會支持的。他回顧杜魯門總統決定支援南朝鮮抵抗北朝鮮侵畧的時候，全國都團結在他周圍，同意他的行動。只是

到戰爭結尾，聯合國顯然並不是力求贏這場戰爭的時候，人們纔厭倦起來。

7月16日，星期五，我的第一個約會是拜訪參院少數黨領袖林頓·約翰遜參議員。我對他說，我將在第二天啟程去臺灣，行前特來對他作禮節性拜會，並告訴他我非常欣賞他的關於外交政策的講話，特別是那篇關於共產黨中國進入聯合國問題的講話。我說他反對接納共產黨中國的立場特別使我個人和我國政府感到高興，但是我看來，這對聯合國也是有利的。現在已經在聯合國裏的共產黨國家所設置的障礙使這個世界組織不能有效地發揮作用，並使安理會陷於癱瘓。如果再加上共產黨中國，聯合國的情況肯定要進一步惡化，以至純粹變成國際共產主義的宣傳講壇。

約翰遜說他很高興聽到我的意見。他支持諾蘭參議員的發言，也同意他的論點。但是諾蘭宣佈如果共產黨中國進入聯合國，他將辭去參院多數黨領袖的職位，爲使美國退出這個世界組織而鬥爭；對此他却有不同看法。他認爲，對於共產黨中國萬一真的進了聯合國這種情況雖然應當有所估計，但是預先決定採取甚麼行動來反對這種事態，他覺得並不明智。也許諾蘭認爲沒有甚麼事情比紅色中國進入聯合國更能促使這個組織惡化的了，如果請他當對外聯絡官去分裂這個世界組織的話，他肯定要主張立即接納紅色中國。但是諾蘭參議員的發言似乎確實引起人們注意到這個問題的極端重要性。

我說這個發言肯定影響了英國，現在英國開始較爲趨向美國的觀點了。諾蘭參議員的發言和他（約翰遜）對這個發言的支持，使得全世界看到美國領導人在這個問題上形成的聯合陣綫。

約翰遜說，邱吉爾回國途中還沒有抵達英國海岸就已經感到世界輿論的壓力了。

我說邱吉爾和英國其他領導人肯定對美國强烈而又現實的意見獲得了深刻印像。

約翰遜說，參議員萊曼和曼斯菲爾德雖然都宣稱反對接納紅色中國，但看法却不相同。萊曼認爲，萬一反對遭到失敗，紅色中國進了聯合國，美國就應當妥協，繼續留在聯合國。曼斯菲爾德則認爲，現在談論退出聯合國是不明智的；但如果紅色中國真的進了聯合國，美國人民肯定不願意繼續承擔給聯合國的錢去支持這個世界組織。約翰遜說，他本人可以肯定，美國絶大多數人民反對讓共產黨中國成爲聯合國會員國。

我說我還有一個問題要請教他。日內瓦會議現在到了一個關鍵時刻，今後幾天就可以知道印度支那問題是否會得到解決。現在看來很可能會得到某種解決，因爲法國急於想這樣做。但我個人很躭心，他們爲了達成協議可能對共產黨作出過多的讓步。我的問題是，如果由於共產黨堅持其立場，繼續在東南亞推行侵畧政策，因而達不成協議，或者雖然達成協議，並由有關國家加以保證，而共產黨某一天又越出範圍，破壞分界綫——換句話說，不論由於第一種原因或者第二種原因，如果共產黨硬要迫使自由世界和美國攤牌，約翰遜參議員認爲美國人民會作何反應？

約翰遜回答說，美國人民會支持政府所採取的任何强硬行動。他說，要記住當杜魯門總統決定抵抗北朝鮮對南朝鮮的侵畧時，全國上下都支持他的行動，因爲美國人民相信這樣做是正確的。所以今後如果共產黨破壞印度支那停火，美國政府採取强硬行動，美國人民同樣會支持的。

我們還討論了幾個問題，然後我告辭出來，到國務院去會見助理國務卿幫辦莊萊德。我同他作了長時間有益的談話。我對莊萊德提到杜勒斯的突然訪問巴黎，我說，據報紙報導，這次訪

問就如何解決印度支那問題取得了一致意見。我不知道協議的性質如何。我躭心孟戴斯-弗朗斯由於急於同共產黨達成協議，會對他們作出過多的讓步。

莊萊德說，法國總理已經保證他不會出賣印度支那，他要努力爭取合理而體面的解決。越南將實行分治，在緯度17度和18度綫之間劃一條綫，南邊的重要軍港峴港和通向老撾的一條公路包括在南越這一邊，而北越的河內將由法國保持。這條綫將受到保證。美國不參加協議，但將參加對這條綫的保證。他說，比這遠爲重要的是要促進締結東南亞集體防禦公約，美國正在爲實現此事而努力。

我問哪些方面將參加這一公約。

莊萊德回答說，除美國外，公約將首先包括英、法、澳大利亞、新西蘭、泰國和菲律賓。但公約在參加國方面是靈活的，美國的意圖是在稍後一個階段讓臺灣也參加進來。

我說照我的理解，他的意思是美國已經在着手談判締結公約的事。但提到的那些國家是不是已經在討論此事？

他說："沒有。"現在進行討論的還只限於英國，這是爲了考慮對所要採取的步驟作些探索性的商討。美國打算先把這種對話擴大到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然後再擴大到泰國和菲律賓。但同時美國在不斷把英美對話進行情況通知這些國家。

我問公約是否包括印度支那。

莊萊德回答說，將包括老撾和柬埔寨，但不包括越南。越南雖不是公約的參加國，但這不是說南越不屬於公約要加以保衛、防止共產黨侵畧的地區。我問擬議中公約的主要內容如何，莊萊德說，他們已經擬就了一項公約草案，它在原則和宗旨方面吸收了北大西洋條約、澳新美安全條約及美菲條約中的一些內容。它還規定建立理事會之類的協商機構，定期開會。此外，還有如

何對付顛覆的條欵。

我說顛覆是個極其重要的問題，實際上我也正準備要提出這個問題，我很高興擬議中的公約將包含對付共產黨這一危險武器的條欵，因爲我躭心即使在越南劃了綫，解決協議已經達成，共產黨也不會滿足於半個越南，他們將利用顛覆手段把南越也奪到手。

莊萊德說，已經考慮到了這點，所以公約草案包括了這一條欵。但他說，公約草案雖已擬出，希望不要理解爲短期內即可締結。他認爲需要一年或者更長時間公約纔能產生。但美國認識到在此期間很可能發生危險，所以打算發表一項警告，表示對於共產黨在東南亞超出這條綫以外的任何侵略行爲將進行武力抵抗。這個强硬的警告，將足以使共產黨不再戀戀於他們的冒險了。

我設想這將是由公約參加國共同發表的聯合警告。

莊萊德說，爲了使共產黨重視，將會是一個聯合警告。

我問莊萊德是否認爲印度支那問題在日內瓦很快即可獲得解決。

莊萊德說，還有一些分歧有待澄清，據他瞭解，共產黨堅持要讓在老撾和柬埔寨境內的某些越盟份子留在原地不動，而要外國軍事單位包括法國的軍事單位，外國軍事基地一律撤出老撾和柬埔寨。但他估計這個問題不會造成很大困難。他說實際上柬埔寨比老撾和越南獨立性都强的多，柬埔寨堅持要法國軍事單位撤出柬埔寨領土。老撾比柬埔寨小，人口不到一百五十萬。所以他認爲共產黨不會在老撾和柬埔寨問題上堅持自己的觀點。此外，印度尼赫魯很重視維護這兩個國家的主權。他還知道周恩來最近會見緬甸總理時，緬甸總理抱怨緬甸共產黨搗亂，强調保持老撾和柬埔寨獨立的重要性。他認爲共產黨在這

方面不會完全不顧印度和緬甸的意見。*

談到紅色中國進入聯合國問題時，我說我很高興美國採取的强硬立場使英國重視起來，他們現在更靠攏美國的觀點了。

莊萊德說，他也注意到了這點，他還想告訴我，英國不會在今年聯大提出這個問題了，明年聯大可能也不會提出。

我對此表示十分滿意，我想英國是贊成繼續推遲考慮這個問題的。我想知道究竟是英國向美國作過這種諒解表示，還是雙方在這個問題上達成了明確的諒解。

莊萊德說，關於今年9月的聯大，是雙方達成了諒解，至於明年，他是從兩天以前邱吉爾在議會辯論的發言中推測出的。莊萊德繼續說，蔣博士在紐約已經同洛奇先生談過，希望聯大通過表決，明確反對接納紅色中國的建議，而不是再次推遲考慮。但是這樣做就會產生一個問題，這對聯大的表決形勢究竟將發生甚麼影響，得由總統和國務卿審慎研究並作出最後決定。他問我國代表團對各國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是否作過研究，並對全面形勢作過分析。

我說，一星期以前我同蔣博士討論過這個問題，蔣博士告訴我，很有希望說服某些過去投票反對中華民國的國家改變態度投棄權票，同時說服一些投棄權票的國家投票支持中華民國。我說我知道兩種提案都會有人贊成，也有人反對，重要的是應考慮

* 原編者注：周恩來6月底自日內瓦回北京途中先後在印度和緬甸停留。《紐約時報》(1954年6月28日)稱他此舉是掌握時機採取行動的傑作。當艾森豪威爾同邱吉爾在華盛頓舉行會談和發表公報時，周恩來却分別同印度總理尼赫魯和緬甸總理吳努舉行了會談，發表了公報。後面這兩個公報重申了4月29日中印關於西藏問題協定中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尊重領土完整，平等和和平共處。(原文如此。——譯者)

哪一種提案能得到更大的多數票。我也覺得不論是哪一種提案提付表決時，總要得到明顯的多數票支持纔好。

莊萊德說，這正是美國所考慮的問題。

我說從我國政府來看，再次推遲考慮只是把這個問題暫時擱置起來，這是我們政府不能接受的。我相信，如果美國堅決主張就這個問題的原則進行表決，並在會員國中耐心游說，那末，要集合一個相當大的多數，贊成對這個問題作明確表決，不是不可能的。

莊萊德還是說，此事須由國務卿和總統決定。

我問，關於各國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國務院是否接到了甚麼消息。

莊萊德說，國務院正在了解中。

我說，按蔣博士的看法，有些國家，例如巴基斯坦，雖然已經承認共產黨中國，過去也投票支持它，這一次有可能說服他們棄權。我說當然也有一些承認北平的國家，如緬甸和印度，還會繼續投票支持它。

莊萊德說，這一次緬甸也許不會。據他所知，緬甸準備支持泰國關於派和平觀察委員會到東南亞的提議，因爲它很耽心共產黨中國對它的威脅。他覺得這次緬甸有可能棄權，而不是支持北平。然後他說還想告訴我，泰國的旺親王是下屆聯大主席的一位候選人，美國將支持他。他解釋說，泰國對國民黨中國是友好的，在接納紅色中國的問題上，聯大有一位友好的主席很重要。

我說旺親王會是一位很好的主席，實際上我國政府前一年就支持選他爲聯大主席，但最後是潘迪特夫人當選了。（當然，她是美國支持的候選人。）我還說，旺親王在聯合國頗有聲望，以他的經驗，一定可以成爲一位很好的主席。我想我國政府將很

樂意支持他，並且希望他能當選，如果他能取得拉丁美洲國家的選票那就更好了。

莊萊德說，旺親王已經同拉丁美洲國家商量過，他們希望下一年的聯大主席將由拉美國家擔任，在此諒解的條件下，它們同意支持他。他認爲今年聯大由一位東南亞國家的代表擔任主席很重要，因爲今年聯大所要處理的重大問題都與東南亞有關。莊萊德還告訴我，李承晚總統將於7月26日來美國。

我設想李承晚總統必定是應美國正式邀請前來訪問的，但不知此事是李總統自己先提出的，或是美國提出的；也不知訪問的目的何在。

莊萊德說，簽訂朝鮮停戰協定時，艾森豪威爾總統和杜勒斯先生曾經作過保證，如果關於朝鮮問題的政治會議不能實現朝鮮統一，美國將同李總統進行磋商。由於日內瓦會議在朝鮮統一問題上毫無結果，美國便通知李，美國準備根據先前的保證同他進行磋商，如果李願意訪問美國，美國非常歡迎。這就是這次訪問的由來。至於這次訪問的真正目的，莊萊德認爲李是想要求更多的軍事援助以擴充軍隊，也要求更多經濟援助。但他非常懷疑美國能爲李做些甚麼。南朝鮮的情況不同於臺灣，他們有嚴重的通貨膨脹。李本人也不同於委員長，他性情暴躁，不好合作。

我問李訪問時間多長。

莊萊德回答說，李在華盛頓將逗留三四天，然後訪問一些地方，看一些朋友，總共他在美國將逗留兩星期。最後莊萊德祝我一路順風，旅途愉快，我向他告辭。

我從莊萊德的辦公室出來，就去找衆議員周以德，進行我的下一個約會。這一次是周以德首先提出印度支那形勢問題，他問我對日內瓦關於印度支那的談判和法國贊成的越南分治計劃

看法如何，他想同我交換意見。他又補充說，同意舉行日內瓦會議首先就是一個錯誤，他早已對此提出過警告。

我說我知道法國爲了達成協議，願意對共產黨作出巨大讓步。在越南將劃出一條分隔綫，美國將參加對這條綫的保證。但我可以肯定共產黨不會尊重任何協議，也不會尊重他們自己的簽字。不出幾個月，南越將會由於顛覆活動而落入共產黨手中，而南越一丟，要保衛東南亞就困難了。

周以德博士說，他的看法也是這樣，並且早就告訴華盛頓當局了。

我說由於像周以德這樣一些領導人的努力，美國在接納紅色中國進入聯合國問題上採取了堅定立場。美國政府和國會在這個問題上的團結一致使英國有所認識，他們現在改變態度，趨向美國的觀點了，邱吉爾最近在下院的講話就是明證。

周以德同意我的看法，他說美國不論同盟國打交道，還是同共產黨打交道，都必須態度堅定。他說邱吉爾和艾登到達華盛頓那天，他跟總統談過遠東問題。總統問了他的看法和處理意見。於是他寫了一個意見大綱作爲備忘錄送交總統。他叫人拿了一份備忘錄交給我，作爲機密文件，供我瞭解。

第二天，7月17日，我離開華盛頓赴臺北，同一天副國務卿史密斯抵達日內瓦，這是根據杜勒斯在巴黎達成的協議，終於同意讓史密斯返回日內瓦參加最後九天的會議。7月21日，也就是我抵達臺北的第二天，柬埔寨，老撾和越南分別簽署停火協定，日內瓦會議發表最後宣言。現在我們都知道，協議規定越南在17度綫一分爲二，北邊由越盟控制，南邊由西貢政府控制。法國自然没有保留河內。在南方的反叛部隊和在北方的法國部隊都在十個月內撤退。柬埔寨和老撾實行非軍事化，只保留法國在老撾的兩個哨所，而老撾反叛部隊則允許繼續留在老撾東北

部的兩個省，他們大部分是巴特寮領導的部隊。由印度、波蘭和加拿大組成的國際監督委員會將監督三國停火協定的執行。越南選舉將於1956年7月舉行，等等。

西貢政府沒有在越南協定上簽字。美國沒有在任何協定上簽字，也沒有在日內瓦會議最後宣言上簽字。美國對各項安排的態度則由副國務卿史密斯宣讀一項單方面的特別聲明加以闡明，表示美國將“不以武力威脅或使用武力去干擾它們”，美國“對於任何違反上述協定重新進行侵略的行爲將極爲關切，並認爲是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嚴重威脅”。沒有任何一方面對各項協定提出正式保證。

7月21日艾森豪威爾總統在華盛頓記者招待會上表示，日內瓦會議包含着“我們所不喜歡的特點，但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它們在實際上如何執行”。他既不能提出更好的方案，也就不打算對會議提出批評。他指出，不管怎樣，美國沒有參與決定，也不受決定的約束。他還說，美國正在爲迅速組織東南亞集體防禦體系積極進行商討，以使“在整個地區防止共產黨繼續進行直接或間接侵略。”

杜勒斯於7月23日重申了艾森豪威爾總統的講話並作了闡述，關於東南亞集體防禦組織，杜勒斯不但說“要迅速採取步驟”，還說，“必須記住，問題不僅是要遏制公開的侵略，還要防止共產黨的顛覆活動”。在他發表聲明之後答問時，他還宣稱，擬議中的條約組織不可能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一樣，因爲亞洲國家不像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家那樣有共同的基礎和歷史傳統。相反，鑒於亞洲存在利益冲突，將不建立類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那樣的統一司令部和有組織的武裝部隊。從他所說的情況可以看出，美國在這時候開始擬訂的這個新組織的輪廓比早先人們所預期的要溫和得多。至於這個組織是否能包括老撾，柬埔寨

和南越，杜勒斯說，它們能否成爲這個組織的成員國還不清楚，但這些國家屬於公約保護的範圍。

第二節　大使館館務，着重談美援問題和前臺灣省主席吳國楨無端指責政府而引起的種種問題

1954年上半年，由於發生了一樁不幸的事件，華盛頓大使館的日常工作，又變得複雜起來。此事起因於臺北政治舞臺上變幻莫測的人事關係。1954年2月末，前臺灣省主席吳國楨博士利用報紙和電視記者招待會，多次公開攻擊臺北政府。吳自辭去省主席職務後，於1953年5月來美。兩個月後，他來到華盛頓，我多次爲他安排並親自陪同他和在華府的一些要人見面。我本人以及和他晤談過的其他一些中國友好，彼時已經察覺到他對臺灣的局面心存不滿。不過，即便他已經懷有後來暴露出來的那種痛心疾首的情緒的話，但是當時他還是未露聲色的。那一時期他在公開發言中談過他主持臺灣省政的政績，以及進一步推動這些事業的必要性。他希望所有的中國人要萬衆一心，在反共陣營內團結起來。他問道："舍此，我們又何以反攻大陸？"

吳離開華盛頓以後，在伊利諾斯州埃文斯頓定居下來。從此就很少見到他，偶有所聞，也只是無意間聽到來訪友好和熟人們談到他。只是到了1954年1月份，却出現了一些不祥之兆，時而有人把吳國楨同王世杰的問題牽扯在一起。1954年1月胡慶育先生赴阿根廷就任大使，途次華盛頓時告訴我，臺北已下令召吳國楨返臺，但吳本人並無服從命令之意。胡並認爲，把吳和王世杰問題牽扯在一起是個錯誤。我個人同意他的說法。

1954年2月，吳在美國利用新聞工具公然肆意誹謗政府，着實使我吃驚不小。除此之外，他還一連給蔣總統和國民大會寫

了四封信提出指責。第一封信是寫給國民大會的，2月27日發出，3月8日收到。當時大會正在舉行1948年以來的第一次會議，選舉中華民國的總統和副總統。（其它三封信的日期分別爲1954年3月20日，3月8日和4月3日。）

很明顯，吳國楨和蔣委員長是鬧翻了。他竟然提出辭職而他的辭職又竟然照准，這就很足以說明問題。但是，當時他試圖造成一種印象，即產生決裂的根源是他和政府之間在臺灣的民主化問題上存在分歧。這種做法確乎是令人遺憾的。

臺北政府認爲這一局面非常嚴重。吳在臺灣政府裏曾歷任高官，而且是一個活躍的國民黨員。長期以來他和蔣委員長本人及其全家都非常親近，在中國官場中朋友很多。然而，他竟採取了一種中國人最痛恨的行動——在外國庇護下公開抨擊政府。

另一方面，吳國楨也有許多美國朋友，美國國會中的不少重要人物和新聞界對他也很贊賞。許多美國新聞記者對他先後在上海市長和臺灣省主席任內的民主作風，印象很深。甚至在美國政府裏，也曾有人提出由吳主持國民政府，以便樹立民主政治。由於這部份人士對吳國楨欽仰備至，所以他們對吳的指責就很自然地不問真僞，一概當真。還有，其中至少有一部份人對遷到臺灣的國民政府，對蔣委員長和他的兒子蔣經國，特別是對蔣經國充任武裝部隊總政治部主任一職仍然心存不滿。

持有上述看法的新聞記者們，特意抓住了吳對政府和蔣委員長公開指責的機會，爲吳推波助瀾，毀謗政府。另外，吳也是伊利諾斯州芝加哥市報業巨頭麥考密克一家的至友。特別是麥考密克夫人非常喜歡吳的一家。吳國楨曾一度前往芝加哥在他家作客。麥考密克家把他們的許多影響巨大的報紙聽任他使用。

吳對此感到得意非凡，就充分加以利用，實際他是誤解了麥考密克的這一舉動。

美國官場對吳的所作所爲，反應不一。一些對華友好人士，其中有很多和吳也有私交，感到十分不安和關切。例如，1954年3月3日，我參加雷德福海軍上將舉行的晚宴時，和其他一些客人敍談，其中有陸軍部長史蒂文斯、助理國務卿饒伯森和蒲立德先生。饒伯森和蒲立德都說，吳國楨對國民政府的攻擊是欠考慮的，於他並無好處，而且在美國人民面前敗壞了中國政府的聲譽。饒伯森還說，最好是對吳的言論置之不理，不要去和他爭論短長，以免引起公衆的注意，並在美國人民中造成不良印象，轉而又影響到國會的輿論和美國的對華援助。這真是一針見血之言。

在臺北，國民大會於3月9日和10日討論了吳的第一封信件，並通過決議：吳國楨以現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在國境外揚言政見不同，肆意詆毀政府，並欲藉本大會開會期間，增加其惡意宣傳之力量，主席團認爲此種直接間接有利於中共之言論行爲，實堪深惡痛絶。

當時我正離開華盛頓赴波多黎各小憩。這是因爲我在醫院住了三天，作了全面的體格檢查，醫囑需要休息。約一個月後，我便離開華盛頓道經紐約。3月10日在紐約會見何士，同他談論了加拿大政府打算承認紅色中國的問題，接着便驅車前往艾德威爾德機場。我在艾德威爾德搭乘的飛機在3月11日清晨到達聖胡安。在飛機上一整夜僅在座椅打了個瞌睡，所以早餐後立即睡覺休息。以後的日子就是在那裏釣釣魚，下水游泳，要不就是到各處觀光游覽。

但是，我並不是整天在悠游消遣。華盛頓的同人們照常把一切重要問題都通知我。3月18日下午，崔存璘從使館打來電

話，向我報告外交部就吳國楨攻擊政府的問題發來三封電報的內容。崔說，電文指出吳的攻擊已經引起了各方極大憤慨，外交部要求大使館採取措施，予以反擊。委員長已於17日下令撤銷吳國楨的行政院政務委員職務，並下令對所傳吳的不軌行爲進行調查。當時正在波多黎各的霍華德來訪，彼此就吳國楨事件談了一個半小時。霍華德是委員長的一位忠實擁護者，同時與吳也有私交。他對吳一向贊佩，但認爲吳對委員長和政府的攻擊是個嚴重的錯誤。他說，希望我能把事實真相告訴他，因爲建設民主政府，樹立榜樣，以便回大陸後採用，美國纔會繼續向自由中國提供援助。我向他坦率而客觀地說明了事實真相，這與吳的誇大事實，歪曲真相，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他聽完以後，似乎放心了些。

星期天，即21日，我離波多黎各去紐約，住宿一宵，第二天上午返回華盛頓。中午，何世禮將軍來訪。他是專程來華盛頓會見當時的副國務卿比德爾·史密斯將軍和參議員亞歷山大·史密斯的，後者曾向他函詢有關吳國楨事件的一些具體情況，並請他來美面談。我對何說了一些這位參議員很可能要提出的一些問題，諸如所謂臺灣沒有民主，所謂政治指導員們的手段殘酷無情，以及吳國楨指控委員長爲他本人和他的兒子謀利，而不是爲國家獻身等等。此外吳還聲稱臺北企圖置他於死地，並把他的兒子扣着不放，當作人質。但是對這一切惡毒的攻擊，吳却提不出任何事實佐證。

我把在聖胡安和霍華德所談駁斥吳國楨的話概畧地向何作了介紹，並建議他採取和我同樣的做法。我說，祇有這樣真實而客觀地說明真情，纔能使我們的美國朋友們相信情況並不像吳所揚言的那樣糟。我指出，事實上，凡是到過臺灣的，不僅是公正的中國人，連美國人也都說，我們在建立民主制度、穩定經濟、

維持法律和秩序，以及對大陸上共產黨可能發動的入侵加强防範等各方面所取得的進展是顯著的。當然還有許多工作要做，但是鑒於該島每時每刻都面臨敵人入侵的危機，我們所取得的成就確乎已經超過了預期的程度。已往採取的某些行動顯然是保證安全所需的緊急措施，這和任何國家在戰時所採取的做法並無不同。

我一如既往力求保持客觀，不讓我的感情去左右我的對答，因爲人們在辯論中提出某一論點的時候，總是要考慮一下問題的另一面的。如果設想我處在別人的地位，要是我聽到某種過甚其詞或不切實際的辯解，我自己也會存在懷疑，而不予全信的。

第二天下午，俞大維將軍來說，我方就1955年財政年度向美國提出對華軍援與經援要求的備忘録因送達美國政府過晚，已無法考慮。另外，他說我國所提，並已取得駐臺北美國軍事援助顧問團贊同的、把二十一個步兵師改組成二十四個步兵師的具體要求，美國國防部還沒有加以研究。另外他說，如果第二天大使館的每週例會上準備討論吳國楨事件，他打算參加，因爲他希望瞭解一下，在處理我們的美國朋友們提出並向我們詢問的一些問題時應採取甚麼態度，解答問題的總方針是甚麼。我說是的，要研究吳國楨問題。

第二天，俞國華先生也來參加了每週例會，會後又和我談了一會。他說，他即將向貨幣基金組織請假回國，如有私人信件，他可以代爲轉交。我請他向蔣總統報告，吳國楨事件已經在我們的美國朋友中和報紙上引起了不小的憂慮，大使館一直在竭力進行解釋，促使各方對吳的指控不要過於當真。大家認爲，我們應該用事實而不是用辯論來駁倒吳的指責。因此希望政府不要使這一事態擴大化，以免引起公衆矚目。（我指的主要是委員

長下令對所傳吳國楨的不軌行爲進行調查一事。)我說，一旦美國人民對這事重視起來，那麼他們的想法對自由中國的事業恐怕不會有甚麼好處。他們會覺得對中國的事業給予援助不會有甚麼結果，因爲中國人自己都還不能彼此團結共赴時艱，而仍然熱衷於互相傾軋。這種想法將對國會產生很壞的影響，轉而影響到美國從軍事上和經濟上援助自由中國的政策。*

3月24日蘭格夫婦請我吃晚飯。比爾·蘭格是我在哥倫比亞大學時的同班同學，他打電話找我，說是要和我談談有關吳國楨事件的問題，我說隨時都可以去看他。他說最好是在他的寓所談，因此我的夫人和我就到他家中逗留了一個晚上，他的女兒和女婿也都在一塊，就像在自己家裏一樣。

蘭格想向我全面瞭解一下吳的問題倒底是怎麼回事。他逗趣地問道，臺灣"那幫人"對吳到底在搞些甚麼名堂。他本人和吳並不相識，但是近來從參院外交委員會的同事們那裏聽到不少關於吳的情況。我全面地談了吳的學歷、政治生涯、人品、才幹和弱點等等。我談的一切都以事實爲依據，與吳所說他自己受到人身迫害，他的兒子無法取得出國簽證和護照，以及臺灣是個"警察國家"，沒有民主，並揚言委員長企圖建立蔣家王朝等誇大歪曲之詞適成對照。

蘭格參議員聽了我的話，似乎如釋重負，精神爲之一振。他說，他從來不屑去細問吳的一切荒唐言論，而寧願聽取官方的說法。我聲明，這並不是官方說法，我只是力求客觀地說明情況而

---

* 注：如前節所述，我曾對俞說過，當時美國的政策，總的說來對我們是相當同情的。但是令人擔憂的是美國政府急於取得所謂的盟國的合作，而這些盟國同美國政府並非心心相印，特別是在應該如何對待遠東局勢，或者更全面的說，如何來緩和東西方之間緊張局勢的問題上，尤其如此。

已。我說，關於我們政府的民主化問題和國防部總政治部的工作方法方面，當然還有許多地方有待改進。但是現實情況不允許政府在改革方面做過多的工作，因爲臺灣時刻面臨着大陸上共產黨入侵的威脅，必須把一切安全問題放在首位。臺灣實際上是在戰爭狀態下求生存，政府希望能作出許多改革。但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我說，西方各國政府在戰爭時期也是這樣，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我長期住在倫敦，當時的英國政府爲了保證國家的安全給羣衆施加了許多限制，我是很清楚的。

早在3月初，我曾設法專程去參加安斯伯里夫婦爲蘭格夫婦舉辦的招待會，以表示我對他們雙方的情誼。幾個星期以來，這位參議員一直深居簡出，因爲他要阻止參院對總統任命沃倫爲最高法院院長(美國的最高司法職位)的確認。他曾透露過一些不利於沃倫的傳說。據說這是出自加州某些人的怨言，而這些人並不知姓甚名誰，看來是不足置信的。

3月25日，顧毓瑞來辦公室稱，各報記者對吳國楨言行的反應於吳不利，因爲他們認爲吳不僅是在破壞他的國家的事業，也是在損害他自己。26日，剛從臺北回來的孔令傑到雙橡園來看我，談的也是吳國楨問題。他交給我一封委員長的親筆信，信中指示我對吳國楨事件要特別重視並作好應付他的必要準備。孔令傑說，他已提請委員長注意，美國對自由中國的政策有可能出現不利的轉變。但是委員長對此並不重視，並說據他收到的報告，情況並非如此。

不出我們大家所料，委員長又再度當選爲共和國總統，連任六年。行政院院長陳誠則當選爲副總統。選舉期間，孔令傑正在臺北。但是我們對此事沒有多談。

那天下午，我召集主要屬員開會研究如何組織一個專門委員會，圍繞吳對政府的指責準備材料，並隨着事態的發展隨時予

以處理。我覺得我們應該特別重視繼續把吳的指責羅列出來，同時收集事實，以便日後提出系統有力的駁復公諸於衆。這樣比零打碎敲地去駁復吳的每次指責收效更大。

第二天，星期六上午十一點，俞大維來我處，我告訴他委員長寫來一封親筆信，指示大使館爲應付吳國楨事件作好必要的準備。這是爲了向他說明爲甚麼要請他來參加我將在大使館舉行的會議的原因。參加這次會議的還是我的主要屬員，但特邀了俞將軍和查良鑑博士。這次會議是要研究對付吳國楨事件的方法和手段，並準備駁斥其指責時所需用的各種材料。

29日，波士頓的謝德惠（音譯）夫婦來訪。謝夫人是個美國人，不久前纔和謝先生結婚。她表示決心要爲自由中國的事業而盡力。說也奇怪，她忽然問起我是否有些不大贊成中國人和外國女子結婚。我說毫無此意，並且還給她講了這樣一段故事，前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系主任吉丁斯教授曾在我們班上說過，他發現在夏威夷的中國人和美國人結婚後生下的孩子，在智力測驗中表現得超出任何其它種族的混血兒之上。他說此話的時節，夏威夷對異族通婚正存在着極大偏見，議論紛紛。我當時是個學生，對他這番言論的印象非常深刻。

31日，前美國駐臺北大使館參事霍華德·瓊斯來作禮節性拜訪。當時他剛由臺北回美，轉任美國駐布魯塞爾大使館公使銜參事。他把這次調動引爲憾事，他說，在臺灣的幾年中充滿了美好的回憶，希望能以某種身份再次被派到中國去。

4月2日星期五，我去費城，到美國政治及社會學學會發表爲他們的年會準備的演說。由於當晚的論題是“美國和一個新中國”，我就從分析當時的形勢出發，綜述了發展前景的各種可能性，並得出結論，指出最終要在中國大陸建立一個甚麼樣的新中國纔最有利於中國人民的幸福和自由，最符合美國和自由世

界的利益。在演講中，我不僅把預定的論題和日內瓦會議上正在研究的緊迫問題，承認紅色中國的問題，以及紅色中國在聯合國取得席位等問題結合起來談，同時還設法平息由於吳國楨事件而引起的種種疑慮，並一一予以解答，但未提姓名或所指責的內容。

會後，有兩位與會的中國教授來我的房間敍談。其中一位是新澤西州塞頓霍爾大學中國研究系的薛先生，另一位是賓夕法尼亞大學科學教授顧先生。薛先生說，他曾經代表塞頓霍爾大學中國研究系在不同場合講學，有人問起吳國楨在記者招待會上和演說中提到的很多問題。我向他說明了我們政府的立場，以及我自己根據這一立場所作的答復。

第二天早晨，我約請顧教授共進早餐，談的是他在臺北時對王世杰和吳國楨事件的印象。顧教授剛在臺北參加了選舉總統和副總統的國民大會後歸來。他說，臺北的公衆和官方輿論都對吳反感極大，而王的事件則已成過去，他已經重新露面，參加了國民大會和其他一些公開活動。

顧還說，他在臺北曾多次受到委員長接見，並曾向委員長建議爲武裝部隊設立一個委員會，研究"新武器"(原子武器)的性質和跟上原子科學的發展，至少要跟上原子科學在新式武器上的應用。這樣，一旦我們果真說服美國用某些原子武器裝備我們的武裝部隊，我們就不必再化費很長時間去學習這類武器的使用方法。顧說，委員長對此十分重視，要求他就此問題提出一份條陳，他已照辦。他還談了所謂的美國國防政策的"新態勢"，並且就使用這些新式武器後何以能縮減其地面部隊的問題向委員長作了說明。

星期一，我回到華盛頓，就和譚紹華、崔存璘和顧毓瑞開會研究關於三十二名中國人，由於被控非法進入美國和非法在美

居留而即將被驅逐出境的問題。譚紹華和崔存璘是應我之命負責此事的。在這以前，我曾請他們根據人道主義精神把這事向國務院交涉，因爲這些人如果被逐回大陸，則他們肯定就有生命危險。我們曾通知被拘留者的律師們和駐舊金山總領事館，他們應該請求移民局對每一個人進行訊問，這樣在訊問過程中被逐出境的問題就自然而然地挂了起來。 這一辦法是不錯的，但還不够周到，因爲另外還有二百來人也和這事有關。我感到有必要向國務院發一份照會，要求他們本着人道主義原則，對所有處在那種境地下的中國人都要給予同樣的特殊考慮。因爲移民當局認爲被逐驅者不會受到大陸共產黨虐待的說法只是一種假定，並無任何根據。

我在會上也談了有關吳國楨事件的宣傳工作問題，提醒譚崔兩人對於有關此事的談話和提供發表的資料，都必須特別注意。

在此後幾天中，有各方面人事來訪。其中葉部長介紹來的藍蔭鼎先生正在等待國務院爲他安排獎學金名額。他是一位中國藝術家，渴望能在美國舉辦一次水彩畫展覽。他的作品是中國的傳統藝術和他在巴黎學到的某些西方技巧的結晶。我告慰他說，大使館一定全力協助。實際上，藍先生後來舉行展覽會時，大使館承擔了全部開支，包括他的幾幅畫的鑲框費用，在國際學生會預展時舉行的茶會費用。這次展覽會是和國務院共同安排的，但名義上主辦單位是紐約國際學生會。

埃德蒙·李先生來和我商量如果在華盛頓組織一個亞洲國家俱樂部，供各成員國人員聚會和作社交性接觸是否可取的問題。言下之意國務院是贊同此舉的。他認爲可以在這樣的俱樂部舉辦講演會和聯歡會。我說，由於不少亞洲國家已經承認了北平政權，如果國民黨中國加入這種俱樂部，將使其他國家感到

爲難。我又說，幾年前我參加過亞洲各國駐華盛頓使團首腦的每周集會，當時像印度這樣的國家曾試圖把國民黨中國干脆排擠出去。李先生不知道有過這樣的事，聽到後深感驚訝，他說要重新考慮他的整個設想。

前駐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梁龍博士於4月14日參加了我舉辦的晚宴。他來華盛頓是爲了在美國國際法學會發表演說，題目是中國共產黨的法律。他告訴我，中共除了有關結婚離婚、耕地和工會等的法律外，別無其它法律。

4月13日晚，我出席了一次正式宴會，當時參議員約翰·肯尼迪也在座，宴後彼此作了長談。我對他不久前所作關於印度支那問題的演說表示贊賞。他對我們提出的收復大陸的計劃有無可能實現非常關心。他本人不信有此可能。他問到，我們擁有的軍事、經濟和人力資源很有限，要美國爲我們打仗，即使不是完全沒有可能，也是不容易辦到的。我們怎能收復大陸？我向他詳細說明了我們的觀點和準備的情況，强調大陸上的老百姓渴望着臺灣軍隊去解放他們，對我們抱着深切的同情，將來可以得到他們極大的幫助。我說，我們將來不需要外國地面部隊，但海空軍的支援却是十分必要的。我並强調說，亞洲的和平繫於中國大陸的收復，而中國大陸收復後，反過來又可以加强自由世界對共產帝國主義的鬥爭。

肯尼迪參議員真切地希望瞭解這一問題，使我頗有感受。他說，他最喜歡閱讀描述世界各重要國家的書籍，並從中瞭解這些國家的問題。我感到他這個人不僅嚴肅認真，而且積極謀求取得有關各重要國家一些主要問題方面的知識，其着眼點是這些問題對美國會產生些甚麼影響，有甚麼意義。我估計他在那些日子裏已經在致力草擬一種他認爲美國應該採取的政策。記得在我們雙方都出席的另一次宴會上，有位美國女士曾小聲地對

我說，他是個最年輕的參議員，不僅他自己懷有當總統的雄心壯志，而且他還有成羣的朋友，都希望看到他登上總統寶座。她說，我要對他特別重視纔好。

肯尼迪提出的那個問題，人們談論得越來越普遍。自從政府在臺灣行使職權以來，已近五個年頭。在此期間，雖然政府的處境已大爲改善，但是大陸上紅色中國的地位也已變得更加鞏固，而且由於它出席了像日內瓦會議這樣的國際活動，它的國際地位也開始獲得了承認。這就難怪那些關心美國政策前途的美國人，例如參議員肯尼迪等，對我們收復大陸的意圖和能力開始產生懷疑。但我對肯尼迪的答話說明，我仍然深信政府必將按時實現它業經公開聲明的目標。我在後面論述其他問題的一些章節中例如中美安全條約等問題時，還將更詳細地說明這個問題和我自己的觀點。

15日上午，我接見了戴維斯·默溫先生，他是伊利諾斯州布盧明頓市《每日總論報》的董事長。默溫先生說，他不斷收到吳國楨發送給他的材料，看來他對吳國楨事件的性質相當熟悉。他問到中國政府對吳的指責有何意見，特別是對吳在最近給委員長信件中所提出的指責。默溫先生說，他不打算偏袒任何一方，而是希望知道政府的觀點，以便把雙方的觀點公諸於衆。

那天下午，我接見了一些在俄亥俄州格蘭維爾市丹尼森大學攻讀國際關係的學生，他們提出了不少中肯的問題。比如說，他們希望知道：國民黨中國以其有限的兵力如何能對大陸發動持續的進攻戰？吳的攻擊是怎麼回事？國民黨中國是一個警察國家嗎？我能有機會向這些青年們解答問題，使他們對事態的認識得以澄清十分欣慰。他們這次來訪和所提出的問題都說明，吳的宣傳活動所產生影響已很廣泛。

《報導者》早在前兩年就連續出了兩期專門談論所謂中國院

外活動的專刊，不久前又刊出了一篇有關吳國楨的特寫，其中有吳的聲明以及吳給蔣總統和臺北國民大會的信件。此外，衆議院外交委員會有地位的民主黨人詹姆斯·理查茲，在該委員會的美國海外活動聽證會上，曾就吳指控國民黨中國是一個獨裁統治下的警察國家一事提出了若干問題。

同一天，中國技術代表團的李駿堯先生來告訴我，衆議員理查茲在外交委員會指出國民黨中國是一個獨裁統治下的警察國家，那是吳對他說的。李說，理查茲把此事看得相當嚴重。李認爲，民主黨人肯定還要對我們發動更多的攻擊，甚至在秋天會再次把對華政策提出來，作爲與共和黨人抗衡的争點。因爲共和黨人在1952年總統競選中獲勝，其競選綱領之一便是新的對華政策。我對李說，我正在設法向理查茲衆議員疏通，把事實真像告訴他。我說，左翼人士和反國民黨人士顯然正忙於翻中國問題的老帳，藉以說明他們在杜魯門執政時期對國民黨中國採取不友好政策是正確的。我指出本期《報導者》雜誌上那篇對吳的特寫幾乎隻字不漏地引述了吳的聲明以及他給蔣介石總統和臺北國民大會的信件。

第二天，孔令傑上校來訪，美國人對吳國楨事件的反應使他頗感焦慮。他深信，美國人正在設法使事態擴大。我估計，他也聽到了李向我報告的那個消息，即國會山的某些民主黨人企圖捏造事實，用以反對國民政府。他說，這種企圖很可能是想把吳的問題弄成競選運動中的一個争點，把共和黨的政策說成是掩蓋臺北的真相繼續支援我們，藉以破壞共和黨的信譽。他感到，攻擊的主要矛頭可能要落在蔣經國的政治部，因爲美國有些知名的領袖人物已經提請委員長注意此事，並建議撤銷該部。

孔令傑請我把這一事態電告委員長。他本人不久前在臺灣時已把此事向委員長泛泛地作了報告。他說，但是不言自喻，由

於他家和蔣誼屬至戚，他處於一種微妙的地位不能直言力諫。因此，吳所掀起的事端中這一方面的嚴重性，似乎並沒有引起委員長的重視。我說，一份電報不足以充分地或盡如人意地把我們這裏的反應表達出來。因此他建議由我給葉公超寫封信，經葉轉報委員長。我說，讓我考慮一下再說，並沒有作任何肯定的承諾。

4月25日，在紐約到胡適博士處晤談，聽他介紹此次去臺出席並主持國民大會選舉總統和副總統會議期間，對臺北的印象，談了一個半小時。他說，他曾向委員長提出有必要實行一種新的行政方式。他不認爲所謂的救國會議（國民黨領袖們用以緩和臺灣的反對黨和海外同胞不滿情緒的得意傑作）能有多大效果。因爲如果要改進全局並推動光復大陸的事業，那麼需要的是實際行動而不是高談闊論。他還對委員長說過，革命實踐研究院沒有甚麼用處。畢生致力於教育事業的胡博士認爲，這樣的訓練是收不到甚麼效果的。

胡博士說，有一次行政院長陳誠召集僑居美國的國大代表中的著名學者們開會，徵求大家的意見。其中有于斌大主教、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博士、青年黨和民主社會黨的一些代表和胡本人。他在會上暢抒己見，對大家說，國民黨並不是永遠團結一致的，他可以拿出證明，他說，如果他決定競選副總統，他就能在國民黨員中取得大量選票。他主張把國民黨一分爲二，以便形成一個名副其實、確有效能的反對黨。現有的青年黨和民社黨僅是些無足重輕的小黨小派，起不了甚麼作用。他譴責了綠島監獄，並且說其中關押着十萬人，但在這個數字上他遇到反駁。第二天，司法部長應陳誠院長之召到會報告說，關押在綠島監獄的確實人數約爲一萬四千人，其中包括普通法院和軍事法院判決的犯人和待審的嫌疑犯，此外，胡還要求臺灣進一步開放

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我在那天的日記中寫道：

聽到他在臺北同政府各位首腦進行的談話，瞭解到大家都竭誠進取，使人精神爲之一振。

胡博士說，臺灣對吳國楨是羣情憤懣，同聲譴責，因爲他躲在國外肆意攻擊政府。大家可以看到，事實上胡適博士本人在吳國楨提出的很多問題上也曾批評過政府和國民黨的首腦們。但是，吳國楨是在美國國土上利用美國新聞工具作爲講壇，大放厥詞，這就爲美國共和、民主兩黨提供了競選運動中可能成爲爭端的題材。而胡適博士則不然，他對臺北政府和國民黨的首腦們採取直接諍諫的辦法，而這有助於促進改革。

那個星期內，我的來客中還有海軍上校柳鶴圖、俞大維將軍和委員長的次子蔣緯國將軍。柳上校是我的海軍武官。他向我報告說，中國海軍總司令部訓令他接收另一批美國艦船，並提到可能和2月份接收兩艘驅逐艦時一樣，還要由我代表政府出席交接儀式。但是美國海軍方面却認爲此次移交的都是一些很小的船隻，而且將在不同地點交接，所以由柳代表我國政府接收較爲合宜，尤其是因爲美國海軍方面也打算分別指派當地指揮官代表美國海軍，華盛頓不另行派人。柳和我都同意這樣辦。

俞將軍所談的是關於來年美國軍援與經援的問題。他說，來年經援的數字和本年大致相等，約八千萬美圓。對國民黨中國的軍援數字，還不得而知，僅有對遠東地區軍援的全面數字。他說，根據分析和推斷，大概可以達到二億五千萬美圓上下。他早就告訴過我，我們的援款計劃草案提得太晚，美方已無法考慮。因此他認爲，如果我們再要求五千萬美圓作爲共同防禦費用，那是不明智的。他認爲不如邀請一位美國專家到臺北和我們共同審查我方實施計劃的問題。如果要“軍事裝備”（純軍事項目）得到有效的利用那就需要進一步的援助，到那時美國專家就必

然會提出滿足這一要求的方法和手段。他說，如果我們自己逕直提出同樣的要求，那會顯得數字過大，勢必使美方望而却步，甚至不予考慮。我同意俞的設想。最後我們提出派遣這樣一位專家，最好是一個專家小組，去臺灣考查我們的經濟問題。美國同意了這一要求。

蔣緯國將軍正在華盛頓就醫，因此參加了我舉辦的晚宴。當時蔣緯國在萊文沃斯受訓，他來華盛頓一節，我的武官蕭勃將軍早已告我。接着蕭又來報告說，蔣緯國要他代向萊文沃斯當局請假三天。實際上蕭將軍無權代任何在美受訓的官員請假，因爲這類事情要由國防部批准。但就蔣緯國而言，蕭感到不能說不。因此他向我報告備案，同時還將電告國防部。鑒於上述情況，我就同意他這樣去辦。看來蔣緯國是得了胃潰瘍症，他認爲學校的醫療人員不能解決問題，因此想找顧毓瑞推薦的一位專家檢查一下，還打算拍攝一組x光照片，作進一步診斷，以便查明有無更嚴重的病患。

4月份和5月初，我還接見了不少美國派往臺灣任職的文武官員。這類新任官員赴任前照例要來作禮節性拜會。這期間來作禮節性拜會的有駐臺北軍事援助顧問團海軍組新任組長羅伯特·布羅迪海軍上校和美國駐臺北大使館新任參贊小威廉·科克倫先生。後者是去接替霍華德·瓊斯的。瓊斯已經提升並派往布魯塞爾出任新職，早在3月份他就來作禮節性拜會。科克倫先生告訴我，他此行是首次去臺北，也是首次去遠東。他卒業於安納波利斯海軍軍官學校，本來在美國海軍服役。後來轉到外交界，曾在歐洲和拉丁美洲供職。我仍能覺察到他早年在軍事訓練中養成的那種軍人的嚴格性。布羅迪上校曾在遠東水域指揮過一艘潛艇，除此以外再沒有到過遠東。看來他是一位飽經風霜的海軍軍官，非常和靄可親。過了一個星期，我設午宴

爲他們二位餞行。

交通部代表蕭慶雲先生來報告關於向紐約花旗銀行起訴索回以京滬鐵路局名義存入的二十萬美圓一案的情況。該案由我們的新任命的鐵路局長出面起訴，而該局長則是臺北國民政府爲了便於索回這筆欵項而專門任命的。《紐約時報》最近發表了一篇袒護花旗銀行的文章，可能是由銀行授意的。該文引用銀行的反訴書說，國民政府置花旗銀行的反訴於不顧，因爲國民政府對過去的債務“無理賴債”。該文引證的是五千五百萬美圓的太平洋開發借欵，以及花旗銀行在上海市場購買的1947年金圓國庫券。借欵一節，除花旗銀行外，所有其他債權人都已按照1937年的特種償還辦法予以解決。至於金圓國庫券，則因大陸喪失由立法院於1951年制定了一項法案，規定推遲償付。雖然該法案暗示將在大陸收復後進行處理，但立法院並未明確規定將來清償。

我說，且不談官司輸贏問題，我們必須設法對“無理賴債”這一指責提出某種抗議，因爲這是對我國政府的污蔑。至於官司的輸贏，我們已在美國地方法院和上訴法院勝訴，而花旗銀行則以地方法院對一個主權國提出的訟案享有多大管轄權這一法律問題，向美國最高法院提出上訴，並且用反訴來進行抗辯。我們已經抵制了他們的反訴，不承認其爲辯訴的一部分，因爲他們的反訴已經構成了另一個案件。我們也就主權國豁免權問題作了答辯，理由是他們提出的反訴與我們對花旗銀行起訴的主題無關。蕭先生說，他要和辦案的律師們商量一下。

後來蕭回來說，我方律師認爲，如果我們致函《紐約時報》提出抗議並公開發表，那就立即放棄自己的論據，因爲迄今爲止我們並沒有提出太平洋開發借欵業已償付，而且除花旗銀行外，所有美國債權人都同意這種償付辦法；也沒有提到金圓國庫券

已根據立法院的法案推遲償付，而且這一立法無例外的適用於一切債權人。我說當然，我們不能辦任何有損於我們在美國最高法院取得最後勝訴機會的事。但是如果可能的話，我們應設法給《紐約時報》編輯寫一封信，對該報無端破壞我國政府的聲譽提出抗議，此函供其發表或存檔。

蕭先生主張乾脆把訴狀撤回，這樣可以防止美國最高法院對獨立國家享有主權豁免權的原則作出有利於限制性解釋的決定。近年以來美國國務院和美國各銀行鑒於美國是世界上遙遙領先的最大債權國，都一直主張採取限制性解釋。因此他認爲我們的立場不會因我們拖欠着許多國際借款，特別是美國的借款而受到進一步的損害。而我則擔心撤回控訴會使人產生我們已經默認了銀行的要求和指責的印象。我請他和我方律師商量一下，並給我找些有關的資料。因此，第二天他就給我送來有關太平洋發展借款清償辦法的檔案和財政部關於償還金圓國庫券的含糊不清的復文。事實上，立法院的法案中對償還辦法也沒有甚麼明確的說法。

當時我考慮的另一個問題是我國陸軍部隊的改編問題。政府急切想把陸軍改編爲二十四個步兵師，而不是按照美軍駐臺北軍事援助顧問團的意見編爲二十一個師。三月間，俞大維將軍曾告訴我，美方對我方的要求迄未答復。當時，我也收到了葉公超部長請我轉交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雷德福海軍上將的信件，其主要內容也是回答這一點，另外還有關於改編陸軍部隊的其他一些問題，如後備部隊的訓練計劃等。

我們的意圖是將二十四個步兵師保持82％滿員的水平，這樣一旦開始動員，就可以用後備部隊把這些師補充足額，在極短的時間內全部成爲常規的戰鬥師。而美國軍事援助顧問團的蔡斯將軍則堅決主張各師至少要保持滿員的95％。根據這一原則，

華盛頓方面只能贊同二十一個師。

葉部長在致雷德福的信中又補充了一些我們所以希望編爲二十四個而不是二十一個師的理由，例如他說：

除加强臺灣防務以外，我們還必須使我們的民衆和武裝部隊時刻不忘收復大陸的最終目標，此點似已無庸贅言。這一目標，儘管閣下在目前不便公開支持，但對我們來說，這却是我們最有力的精神堡壘；捨此，我們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我們面對着兵員、戰力都比我們强大的敵人，在考慮改編軍隊問題時，對此不能視而不見。如果我們財力充裕，我們當然也希望能擁有二十四個足額師，但是我們現時財力有限，無法供養過多兵員，所以我們想以有限的兵員儘量多編幾個師。總統深信，如果正規師保持82%的兵力，則一旦開始動員，不難用經過訓練的後備兵補充足額。我們打算用供應正規師的同樣裝備來訓練後備兵，使他們一旦應徵，就毋須再在使用武器上化費過長的調整和適應時間。這樣武器既不會閒置不用，也不會產生保養問題。如果我們自己限制在十八或二十一個足額師，則一旦需要，還要再編三到六個師，那樣需要的時間就長多了……。

他又說道：

我們之所以要保有二十四個師，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自從軍事援助顧問團於1951年來到臺灣以後，我們已經把陸軍從三十八個師改編爲二十八個，而現在又準備縮減爲二十四個。各方認爲，如果再進一步縮減，將使民衆和武裝部隊產生一種錯覺，以爲我們還會要繼續削減部隊，正在拋棄收復大陸這一最終目標。儘管削減師數不致影響部隊的實際戰鬥力，但一般士兵不容易理解這一點。再者，以往每次縮減師數，都接着就出現一段混亂時期，謠言蜂起，軍中

叛逃成風。

4月14日，我出席爲菲律賓大使羅慕洛舉辦的一個招待會。雖然雷德福上將到得晚些，我還是設法和他談了幾句。他說，我代葉轉致他的信件已經收到，並已轉請蔡斯將軍就中國軍隊的改編問題提出意見，然後纔能函復葉部長。他將在十天左右內發出復函。

4月23日，得悉范佛里特將軍不久將在去南朝鮮途中到臺灣執行特殊使命，此外國防部長威爾遜也將到遠東一行，當即電告外交部。我通知外交部說，范佛里特訪臺的部分任務是研究我國部隊的戰鬥力，是否予以擴編，以及如果要擴編，則需欵多少等問題。我說，援欵數額似乎是要研究的重要問題，因爲范佛里特一行中有國防部負責財政事務的助理部長威爾弗雷德·麥克尼爾。後來，我又獲悉，空軍參謀長特文寧將軍將隨同威爾遜先生去臺，當即將此訊一並報知外交部。

4月29日，到國務院訪助理國務卿幫辦，探詢威爾遜部長和范佛里特將軍此行訪臺的意圖，以及他們是否有甚麽具體問題要和臺灣當局商討。我先照着提綱說，聽說國防部長威爾遜和空軍參謀長特文寧將軍行將去遠東視察，並要到臺灣一行。

莊萊德說，他知道威爾遜部長要去遠東，特文寧將軍是否要去則不清楚。

當時中國科科長馬康衛在座。他說，他知道特文寧將軍也要去。

莊萊德說，藍欽大使獲悉威爾遜先生定於5月19日到達臺灣後打來報告說，蔣介石總統就職典禮將於5月20日舉行，他建議國防部長最好改變一下旅行日程以便參加這一典禮。莊萊德說，國務院贊同此項建議，並已通知國防部，如果可能的話請他們重新安排一下日程，以便實現這一目的。

我說，我已根據政府指示，代表我國政府致函威爾遜部長和特文寧將軍，請他們以來賓身分參加總統的就職典禮。

莊萊德認爲這樣辦很好，他很高興。

我說，臺北方面希望能知道國防部長和特文寧將軍的隨行人員有哪些人。

莊萊德先生拿起辦公桌上的一份文件說，關於這事，他手邊有一份備忘錄。這一份備忘錄的內容已經電告威爾遜部長準備訪問各國的美國大使館和美國軍事使團。備忘錄中說，國防部長出訪是爲了親自瞭解一下遠東地區的全面局勢，並且打算對駐在這一區域的美國武裝部隊發表演講。他說，威爾遜先生也希望聽聽駐各國大使的簡況介紹。威爾遜和特文寧均將偕夫人同行。威爾遜先生的軍事助理蘭德爾上校[？]和特文寧將軍的副官麥克維伊[？]* 也將隨行。此外空軍還要派一位將官，尚待指定，因此，他們一行共七人。

莊萊德說，他想請我轉告我國政府，威爾遜部長希望到臺北後能和他的隨從人員住在一起，估計中國政府是可以爲他安排一所適當住所的。再者，部長座機的機組人員，希望住在機場內離飛機不遠的地方。莊萊德又說，還有一點他要通知我，威爾遜部長希望款待他的節目和軍事禮節越簡單，規模越小越好。並且任何安排都以事先徵得部長的同意爲宜。莊萊德另外又說，威爾遜先生預期在臺北停留兩天，他的旅程是先到日本，然後去南朝鮮、冲繩島、臺灣、香港，再經馬尼拉回美國。特文寧將軍在遠東停留的時間可能要長一些，因爲他要視察駐在這一地區的美國空軍部隊，還要研究他們的各種要求。

我問道，國防部長在訪臺期間是否要提出甚麼具體問題和中國政府首腦們進行研究？

---

* 此兩處之[？]爲原稿所有。——譯者

莊萊德說，美國駐臺北大使將給威爾遜作簡要情況介紹，中國政府可以提出一些問題來和他研討。

接着我說，據我瞭解，范佛里特將軍和國防部助理部長麥克尼爾也要去臺灣，不知是否屬實。

莊萊德說，這兩位要在5月底或6月初纔能去。范佛里特將軍的使命是研究美國軍援在南朝鮮的使用問題，以及李承晚總統請求擴充軍隊的問題。他將從南朝鮮去臺灣。因爲莊萊德知道中國也表示過類似的願望，所以他提出中國也可以和他討論這一問題，因爲范佛里特的使命是去研究如何充分利用美國軍援，以獲得最大效益的問題。范佛里特的停留時間要視需要而定，因爲他要對情況進行全面調查，然後就如何最有效地利用美國軍援問題提出建議書，供美國政府考慮。莊萊德又說，南朝鮮或中國的軍隊如果要擴充，就必然要花費大量資金。

我說，中國政府已經就臺灣軍隊的改編提出了某種方案，莊萊德先生是知道的。但美方至今没有作出決定。莊萊德說，范佛里特將軍此次到臺，是和他研究這個問題的絶好機會。

約一個星期後，我去見國防部長威爾遜，親自問他此次到臺是否打算提出甚麽具體問題，或者是想看看某些特定事物。作爲開場白，我說聽說國訪部長行將出訪遠東各國，在此期間還準備去臺灣一行。我還提出在致部長的信中，我曾代表我國政府對他訪臺表示歡迎並遵照政府的指示邀請他出席蔣總統再度膺選總統的就職典禮。

威爾遜只是說，我的信已經收到，爲此，他要向我表示感謝。

我說，聽說特文寧將軍將和部長連袂前往遠東，威爾遜夫人和特文寧夫人也將偕行。

威爾遜說，他的夫人將偕行，但是特文寧將軍和夫人不能離開華盛頓，這位將軍因工作關係不能分身。倒是海軍部副部長

托馬斯·蓋茨先生將和他同往遠東。

我說，特文寧將軍不能訪臺，使我十分遺憾，但是聽到蓋茨先生將隨威爾遜先生同行，頗感欣慰。我們對他同樣地歡迎。我並說，我給他寫信時，還不知道威爾遜夫人也將偕行，請他代我向威爾遜夫人表示歡迎。

部長說，他一定向他夫人轉達我的美意。

我又問部長的旅行日程如何，表示希望威爾遜先生能及時到達臺北，參加總統的就職典禮。

他派人把安排旅行計劃的蘭德爾上校請來。上校來了，他說按照修訂後的日程表，訪問團將在5月19日下午三點到四點鐘之間到達臺北。

我說，這大概是臺北當地的時間，威爾遜說，"是的"。他說，原來他打算先由日本到南朝鮮和冲繩，再由冲繩去臺北，現在他想先由南朝鮮去臺北，訪問臺灣以後再去冲繩，然後去香港和馬尼拉，再從馬尼拉返回美國。

我問道，威爾遜先生是否還能去印度支那一行。他說："不行了。"並補充說，他有很多工作待辦，這次出訪就要耗費二到三個星期。

我說，他準備訪問的幾個國家氣候大不相同，料想部長會感到有必要攜帶全套衣着。我在回答他的詢問時說，臺北氣候比華盛頓要温暖些。我並對威爾遜說，在東方，總統的就職典禮比西方更講究排場。接着我又說蔣總統和中國政府其他首腦們都期待着他的光臨，並問部長在訪臺期間有沒有甚麼特殊事務要辦，是否希望取得甚麼具體情報。

威爾遜說，他在訪問期間想盡量多看看，他此行的目的就是要瞭解所訪問國家的全面狀況，美國國防部在臺北有個代表，這就是蔡斯將軍，他也要會見蔡斯，並向他瞭解情況。

我說，我國政府各位首腦當然也會向部長先生盡量提供他所需要的各種情況，也可能要讓他瞭解一些中國所面臨、而又是部長所關心的某些問題，不知道威爾遜先生能否和他們研究一番這些問題。

威爾遜說，范佛里利將軍也要去臺灣，並有國防部助理部長麥克尼爾隨行，他們會對那裏的形勢進行比較深入的研究。

我說，據聞他們在臺灣停留的時間可能要比部長先生長一些，他說是這樣。這時，我把印度支那的局勢問題提了出來，我們便轉而談論印支問題和其他國際問題。

兩星期前，我得悉蔣夫人即將來美。接着，孔令傑上校於4月22日來雙橡園告我，蔣夫人因神經性皮炎症復發，苦不堪言，決定來美就醫。他本人即將去西海岸迎候夫人，此去暫住舊金山。如果大使館要向他瞭解情況，他可以提供確訊。

4月28日下午，衣上校接美國空軍通知，有一架由中國機組人員駕駛的"C—54型飛機，有六位顯要人物"，正由臺北向美國航進。美空軍代表問大使館有無所聞。我們沒有收到甚麼官方消息，不過我對衣上校說，我從非官方得悉蔣夫人將來美就醫，很可能這架飛機的乘客就是她和她的隨行人員。但問題並沒有解決：其他顯要人物都是誰呢？衣上校對此不僅深感惶惑，而且頗爲激動，因爲他雖然身爲空軍武官，但臺北並沒有把此事通知他。

第二天，我走訪莊萊德，瞭解有關威爾遜部長和范佛里特將軍臺北之行的情況，他一開口便說，他要請我注意來自臺北的一條消息，該消息宣稱蔣夫人已離臺赴美，這是由自動收報機收到的。他說，據他所知，這次蔣夫人來美之事本不打算公開報導的，但現在居然已經公佈。我說，我也是在自動收報機上收到的，也看到這條消息是來自臺北的。不知道美國新聞界是從哪

裏得來的這條消息。但到此爲止，我們也就不再多談這事了。

第二天，衣上校接到空軍總司令王將軍從臺北打來的電話，通知他蔣夫人即將來美。並說此事要保密。但是衣告訴他早報上已經登出來，這使王感到非常驚詫。王將軍並對衣上校說，蔣夫人坐的是委員長的C—54型座機，這架飛機自上一次大修後已經過了七八個年頭，現在需要修理。他指示衣上校爲修理工作作好必要的安排，並要照料好中國機組人員在美期間的生活。因此，衣上校要去舊金山，這不僅是爲了晉謁蔣夫人，照料一切，還要觀察一下這架飛機。他說，修理費和機組人員開支，都要用毛邦初案件項下的資金支付，此點委員長即將向我電示。我對他說，付欵問題毫無困難。大使館對毛案中收回的欵項僅負保管之責，將按政府的指示如數支付。需欵若干，我請他給我一個估計數字。至於所傳飛機上有六位顯要人物一節，那是不確的。

5月5日，衣上校打來電話說，他剛從舊金山返回。他在舊金山晉見了蔣夫人，並遞交了我的問候信。他還檢視了蔣夫人來美時乘坐的委員長座機。5月6日，衣上校來報告說，飛機早該修理了，並把所需修理費的約計數目告訴了我。我告訴他委員長已給我和俞大維來電，大使館隨時可以照付。我向他重申，現在打算從中提取飛機修理費的毛案專欵，大使館僅負保管之責，至於如何使用，則隨時聽從政府命令。我們支付這筆修理費毫無困難。但是修理計劃應由空軍批准，大使館沒有條件審查。因爲我們既不懂航空學，也不知道修理一架舊飛機有何要求。

周末以前，衣上校再次來見。這次他帶來了一份預算表，是支付委員長座機七名機組人員的生活費，以及他們在等待修理期間到美國空軍基地進修學習的費用，三個月約需一萬六千八百美圓。我指示大使館財務部門照付。

孔令傑上校在舊金山迎接蔣夫人後，也回到了華盛頓。他

來我處打聽國防部長威爾遜和空軍參謀長特文寧將軍準備訪臺的情況。我告訴他，威爾遜夫人也要去，但是海軍部副部長蓋茨將取代特文寧將軍隨行。他說委員長要求他再次返回臺北一行。我猜此行可能與威爾遜的訪問有關。我給他講了威爾遜和范佛里特這次出訪的性質，以及妥爲照料威爾遜一行的必要性。國務院已經就威爾遜的安適問題和他的喜好給我打過招呼，我也給臺北打了報告，現在又轉告了孔上校。我們研究了一下，在蔣夫人不在臺北情況下，如何找一位適當的人來接待威爾遜夫人和蓋茨夫人。蔣夫人在這方面通常是做得很出色的，因爲她瞭解美國婦女的好惡和習慣。我提出，如果他的姐姐孔令儀能回去代勞，那倒是很能解決問題的。去春在我歡待蔣夫人的宴會上，她見過威爾遜夫婦。

五天後，我前往軍事空運局機場，給出訪遠東的威爾遜部長及其一行送行。別的大使館沒有去人。除五角大樓外，美國政府部門也沒有人去送行。但是五角大樓的代表中，有一星期前剛接替羅伯特·安德森擔任海軍部長的查爾斯·托馬斯和夫人，空軍部長哈羅德·塔爾博特，當時任國防部副部長的羅伯特·安德森，以及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雷德福海軍上將。我和雷德福小談了一會，他說已經復函葉部長。我問他復信的要旨是否能滿足葉部長的期望。他說他不能這樣講，但指出我們可以把軍隊改編問題和范佛里特將軍研究，在臺灣進行深入的商討。

立法院謝仁釗先生於5月7日來訪。他告訴我即將離美去臺，並送給我兩本《建設》雜誌，這是立法院內某一集團出版的。他說，立法院裏各個政治派系出版的各種周刊和月刊都得到行政院國幣一萬圓(二百五十美圓)的一次性捐助。他給我介紹了立法院內各派系的組合情況。他說，雖然國民黨在名義上擁有

百分之八十的委員席位，實際上重要議案表決時要取決於下列各派的態度和立場：（1）國民黨元老派（包括二陳系和改組派）；（2）團——青年團，即來自各軍事院校的青年和進步分子；（3）一四會是第三種力量和各小派系的組合體。他說，因此總統和政府（行政院）對於重要議案的表決結果如何毫無把握，尤其不能肯定的是，新任命的行政院長能否通過。也就是說，陳誠當選爲副總統後，接替他出任行政院長的繼任人選能否通過。雖然最近國民黨通過事先協商和保證而比較有效地控制了黨員，謝說這樣還是不能保證萬無一失，因爲表決時採取的是無記名投票方式。

一星期後，謝來向我辭行。他在美國住了將近九個月，第二天即將搭機離美。他說，他十分希望能在他的"建設"雜誌上發表我的演說。

拉爾夫·沃德主教於5月11日來訪，他去臺灣和香港後剛回到美國。他此來是由於國務院事先安排的約會。我和他長談了一個半小時。他是個衛理公會的教徒。他說，雖然他們教派所屬過去在大陸工作的大部分牧師已經分配到緬甸、菲律賓等地工作，他自己則寧願留在中國地區。他的主管教區包括臺灣和香港，他自己一直在注視着難民問題。他還告訴我，他和設在臺灣的一些大學有關係，這些大學是由曾在大陸創辦和維持過許多獨立高等院校的各傳教機構資助的。他說，他曾參與臺灣東海大學和臺中（即臺灣省府所在地）基督教聯合會的建立，需要一筆約五十萬美圓的創辦費。他說，教育部長程天放本來並不急於創辦大學，聲稱政府的問題是如何安排爲數衆多的大學畢業生就業。但是，最終他還是頗爲合作。沃德主教對於許多在美國大專院校的中國學生拒絶回臺灣工作，而願意留在美國這種風氣深感痛惜。

沃德主教又談論了嚴格的臺幣兌換率條例，並列舉了他的親身經歷，他所屬的管理委員會曾要求他爲準備派往臺灣、菲律賓、泰國和印度支那的衛理公會傳教士編製一份預算。他按一美圓對十五點五五圓臺幣的官價兌換率爲臺灣工作人員編製了一份預算，上報後管理委員會和其他國家對比之下認爲太高。因此，就沒有向臺灣派人。他對海關關員死板地執行海關條例和檢查旅客行李時氣勢凌人也有些怨言。他的夫人曾在香港以比較優惠的兌換率換得一筆臺幣，帶進臺灣時並沒有發生麻煩。但是最近海關檢查不准帶了。我告訴他，新條例禁止這樣帶進臺幣。

美國駐遠東，尤其是駐香港的領事官員，對申請美國入境簽證的中國人態度生硬，咄咄逼人，這也使沃德深印腦海。這種舉止傷害了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關係。他已經把這種情況通知了國務院護照簽證科科長。該科長也感到非常驚訝和深切關注，並向他保證要設法改善或糾正這種狀況。

第二天中午，我接待了臺灣省議會的薛人仰先生。他告訴我他曾參觀了約十五個州的州議會和鎮民大會，他覺得參政人士的態度積極認真，實在使人難忘，特別是在鎮公所會議上，更爲突出。我對他說，美國民主政治之所以强而有力，正是在於人民積極關心各級政府的施政情況以及隨時注意存在爭論的問題。人民是政府的真正主人。薛說，他感到在臺灣必須敦促人民積極關心鄉鎮會議和選舉活動。

當晚，我宴請于斌大主教、胡適博士、何世禮將軍、查良鑑博士、俞國華和譚伯羽先生，還有大使館的幾位高級官員。胡適博士和我們談了他在臺灣時關於吳國楨案的所見所聞。他聽說吳的指責中有許多是失實的，還舉了幾個例證。吳在美國舉辦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他寫給國民大會的信已在中國報紙上

發表，但經過了刪節。但是他自己（胡適）在國民黨的中央常務委員會已決定不發表後，力爭予以全文發表。結果中常委改變了原議。第二天早晨，這封信原封不動地發表了，連吳在信件裏的筆誤也登了出來，這是胡適的勝利。胡適還說，葉公超曾對他說過，吳國楨本人和他的兒子都沒有申請過去美國的護照。如果他申請的話，就會得到批准。然而，吳却指控臺北把他的兒子扣着不放，當作人質。

胡適說，吳指責政府向國民黨提供津貼，這是事實，連美國國外業務署駐華共同安全分署也是一清二楚的。說老實話，吳本人擔任臺灣省主席時，這項津貼曾被列爲臺灣省主席的第二類秘密基金。胡博士還說，他從臺灣返美後，吳曾主動邀他到馬薩諸塞州的一個小城市會晤，談了八個小時的話，他曾向吳問起此事，經吳確認屬實。（換句話說，吳國楨擔任臺灣省主席時，作爲一名積極的國民黨員對這種津貼是樂於接受的。但是，當他和委員長有分歧時，就把這事當作他反對臺灣的口實，公開加以譴責。）

胡適博士這次是應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遠東小組委員會主席、參議員亞歷山大·史密斯的邀請而來華盛頓的，史密斯要和他商討一下對吳案到底應該怎麼辦。據胡博士說，參議員史密斯知道，他的小組委員會在辯論美國援華問題時必然會把吳的問題提出來，因此他想設法使中國政府避免一切可能出現的麻煩，同時還要顧及吳的體面。史密斯參議員問過胡，不知道政府是否還有可能把吳召回去，重新委以某種重要職務。

胡博士說，他力求把不久前在臺灣獲悉一些與吳案有關的事實，例如有關吳子來美以及他致國民大會函的發表等真實情況向史密斯參議員作一個不偏不倚的報導。胡覺得這位參議員對他的報導印象頗深。接着，史密斯說，他希望這樁公案能就此

平息下去。胡博士說，他自己也是這樣主張，並已向委員長和陳誠院長力陳此旨。胡博士說，陳誠院長曾對他說，藍欽大使找過他，表示了同樣的意思，而他的答復實際上就是告知藍欽大使，政府將力求使事態平息。事實上，這也是我對這一事件的處理意見，在給外交部和委員長的例行電報中都已提出，並由俞國華代我向委員長面陳。

俞國華也是這次晚宴的座上客，他從臺北回美以後，已於5月3日來訪談及旅臺情況。當時他說在臺時曾應委員長之召，去高雄八天，和委員長長談。俞說，委員長對吳國楨非常惱怒。他(俞)向委員長轉達了我的口信，把此間美國人士，特別是我的朋友們對吳案的觀感都主張保持冷靜，讓事情自行消弭，以免引起美國公衆過份注目，於我不利等情，一一向委員長陳明後，委員長方勉强同意，但仍然認爲我們對吳國楨的過去進行調查的政策是沒有錯的。到俞將離開高雄的時候，他覺得委員長已經冷靜下來並且接受了我的建議，但還是說必須繼續暗中進行調查，以便對吳作好準備，必要時用以對吳進行反擊。

俞先生還告訴我，幾乎可以肯定，當選副總統的陳誠不會再兼任行政院院長。由張羣將軍接替陳誠任行政院院長，這本來是順理成章的事，但是張已明確表態今後決不再擔任任何要職。因此，由黃少谷出任委員長的秘書長似也是意中之事。周至柔則將爲下屆行政院院長，因爲他是現任參謀總長，權力已經超乎國防部長之上，如不另設新職，就再沒有恰如其份的職位可以給他安排。

俞先生的報導使我對當時的臺北政治氣候有了一個概念。那就是在選舉之後將有一次人事大調動。但是任何人也很難對政治氣候作出準確的預報，因爲決定性因素往往到最後一分鐘還會發生變化。5月19日，即委員長和前行政院長陳誠宣誓就

任中華民國總統和副總統的前一天（陳於18日提出本人及其內閣的辭呈），張羣被任命爲總統府秘書長。隨後，又任命原臺灣省省主席俞鴻鈞爲行政院院長，前財政部長嚴家淦繼俞任臺灣省主席。黃少谷任行政院副院長。5月26日又任命俞大維爲國防部長，葉公超蟬聯外交部長。於是新內閣便宣告成立。至於周至柔將軍，則在1954年末成立國防委員會後，任該委員會秘書長。

5月18日技術代表團霍寶樹先生來和我研究美國國外業務署選定羅杰·斯蒂芬率領由財政、稅收、外匯和經濟開發等各方專家組成的顧問團赴臺調查並提出報告的事，這次活動是應我方要求而安排的。斯蒂芬是白宮特別助理謝爾曼·亞當斯的助手。我和霍商定建議政府同意這一任命，但避不提及哈佛大學教授威廉斯的名字，連他是團員的事都不提，因爲在嚴家淦擔任財政部長時就向美國國外業務署駐華共同安全分署建議請他當顧問團團長，但美國國外業務署署長却看中了斯蒂芬博士。斯蒂芬現任美國花旗銀行副董事長，曾一度執教，講授有關經濟學方面的科目，還是美國優秀大學生聯誼會的會員。我們並且認爲，斯蒂芬和華盛頓各方高級當局都有聯繫，掌握着美國政策方面的第一手消息。因此，讓他來擔當這一職務，而不用一位僅僅具有學術頭銜的人物是明智的。何況，據霍寶樹說，嚴家淦本人並不認識威廉斯，僅僅是威廉斯代藍德爾委員會撰寫的一份有關土耳其的報告給他的印象不錯而已。

六月初，霍先生爲此事再次來使館，當即告以大使館已致電臺北建議同意由斯蒂芬博士擔任經濟財政專家顧問團團長但尚未得復。我並告訴他，外交部於5月24日向美國大使館發出一份備忘録，其內容爲中美雙方代表就顧問團的地位與任務問題在臺北會商的紀要。我說，華盛頓國外業務署在這個問題上沒

有通過國務院，這可能就是我的電報遲不見復的原因。但是霍又說，他曾就任命斯蒂芬博士一事詢問過國外業務署的特納先生，特納的答復似乎有些含糊不清，特納不太肯定地說，國外業務署正在和國務院聯繫，仍在等候答復。（換言之，顧問團團長的任命也需要取得國務院的同意。）

不久，有關各方都同意了斯蒂芬的任命。6月24日，我接見了新任駐臺美國經濟顧問團團長斯蒂芬先生。他告訴我，他正在設法把願意和他共事的經濟、財政、稅務等專家組成顧問團。但是他希望找的一些專家來不了，他們都已經有了自己的暑期計劃，有的出外旅遊，有的在暑期學校授課。因此，他可能先去臺灣再說。他又說，希望我們能加速進行有關私人在臺投資和開發礦藏等各種法律的修訂工作。

斯蒂芬博士果然去到臺北，但是7月8日又返回華盛頓。顧問團仍未組成。彼時，藍欽大使因父病回國，適在華盛頓。我設午宴招待藍欽大使。席散後，他和我同另一位來賓雷蒙德·莫耶先生談起經濟顧問團的事。莫耶是國外業務署遠東區署長。他告訴我，斯蒂芬已經在早晨回到華盛頓，要等顧問團組成後再去臺北。莫耶提到了有可能成爲團員的兩個人，其中一個是聯邦儲備銀行的人，但他說，其他團員還不能肯定，仍在物色中。他說，等全部團員都找齊以後就正式通知我，以便我向臺北轉遞各團員的履歷並予以同意。

第二個星期，終於作了最後安排，顧問團決定在8月初到達臺北。與此同時，我國政府電國際貨幣基金理事會執行董事譚伯羽，要求派當時在聯合國、世界銀行或貨幣基金組織工作的四位高級經濟學家回臺灣搜集資料，並草擬一份致斯蒂芬率領的經濟顧問團的備忘録。7月14日譚先生來把我國政府的這一要求通知了我，並說到劉大中先生和蔣硯傑先生同意爲此事去

臺灣，爲期三個月。第二天，這兩位貨幣基金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前來拜會辭行。

5月20日，我和美國前駐加拿大公使克倫威爾先生談論了促進臺灣工業發展的問題。在莫里斯·卡弗里茲舉辦的一次晚宴上，克倫威爾把我拉到一旁，告訴我他有意去臺灣一行，和有關當局研究一下，是否可以爲推進各種工業項目制定一個計劃。他說，這些項目應向復興金融公司借款創辦，一俟爲從事生產各種產品，例如礦產品，或精煉及製造產品而創建的公司，發展到了具備健全、穩固的基礎，就可以轉售給中國民間或中國政府。他說，在開創時期，中國和美國的私人資本均在歡迎之列。爲此，他徵求我的意見，並請我協助成行。他說，他還要再來和我進行更全面的研究。我當即表示竭誠歡迎，並期待着和他詳談，可能要在雙橡園請他吃飯，促膝談心。他說，那太好了。

同一天，亦即5月20日，我爲慶祝蔣總統和陳誠副總統就職，舉行了一次茶會。這是我採取的一種折衷辦法。事前我曾電詢外交部，對於駐外使領館慶祝總統就職辦法，政府已否作出決定。答復是不必舉行鷄尾酒會，意即毋須邀請外賓。因此，我就舉行了一次茶會，邀請各界華人出席，到會者約有二百五十人，其中有當地華人團體的代表十餘人。

5月26日，我先後參加了一次招待會和一次晚宴，都使我很感興趣。招待會是亞歷山大·史密斯和夫人在薩格雷夫俱樂部爲招待羅伯特·亨德里克森參議員和夫人而舉辦的。來賓很多，排了一長列，我等候了約十分鐘之久。最後，我終於得到機會同主人和主賓們握手寒暄。亨德里克森參議員是新澤西州共和黨人，對我非常友好，並且說他一直很注意我的演說，對我的活動也很贊佩。其實，在此以前我和他並沒有很多接觸。到會的還有許多其他參議員和衆議員，以及各國外交人員。日本大使井

口對我說他在紐約時見過很多中國外交官，但未能在那裏見到宋子文，甚以爲憾。參議員霍默·弗格森向我介紹了勞工部新任副部長阿瑟·拉森。此人在康奈爾大學講授法律八年之久，與在該校就讀的幾位中國學生相識。

那天晚宴上的客人有前衆議院議長薩姆·雷伯恩，最高法院法官斯坦利·里德和湯姆·克拉克，還有希臘、巴西兩國的大使。里德夫人告訴我，新法律規定，美國最高法院的法官如果在法院供職屆滿十年就可以在六十五歲退休，照領全薪。但是他們仍有應政府召喚擔任特殊使命的義務，還保留他們的職銜，和他們在法庭的席次。然而，如果自願辭職，則僅保留全薪，而不保留職銜，也沒有應政府召喚的義務。她說，歐文·羅伯茨法官就是在幾年前辭職而不是申請退休的。克拉克夫人的座席也離我很近，她直言不諱地反對美國最高法院反對種族隔離的裁決。她說，除北方而外，有色人種和白人混在一起時，這些有色人種本身就感到不自在。

最高法院5月17日裁決美國公立學校的種族隔離屬於違反憲法行爲，這確是美國民權運動領域內的一個里程碑，當時引起了許多議論。例如，5月17日我在比利時大使館的晚宴上，曾和比利時大使西爾弗克魯亞男爵、佛羅里達州參議員斯馬瑟斯、佛蒙特州參議員艾肯等議論這個問題。兩位參議員，特別是斯馬瑟斯迫切地想知道美國最高法院反對種族隔離的裁決在亞洲反應如何。他們估計一定會受到歡迎。我說，"是的"，我問起這項裁決在美國、特別是在南方的遭遇如何。艾肯說，他那個州只有少數黑人，一直非常和睦，不會有甚麼麻煩。實際上，在佛蒙特州沒有種族隔離現象。斯馬瑟斯則說，在他的州裏要使這一法律生效還需要假以時日，但和其他各州比較起來佛羅里達州的問題較爲簡單。譬如亞拉巴馬和田納西州，有色人種超過總人

口的百分之五十，而這兩個州的州立法始終採取種族隔離政策。

兩天後，我參加了珀爾·梅斯塔夫人在喜來登花園飯店她的公寓裏舉行的晚宴。來賓中有最高法院法官湯姆·克拉克和前郵政總局局長傑西·唐納森。各晚報都以最高法院一反1896年的裁決而作出反種族隔離的裁決爲頭條新聞。當時我問道，法院宣佈實施程序的裁決要推遲，這是甚麼意思。湯姆·克拉克說，將舉行意見聽取會，請各州當局及首席檢察官就各該州實施此項法律的最佳方式發表意見。他說，這意味着各州的實施程序和時間都將有所不同，在某些州這一裁決的實施可能需要幾年的時間纔能完成。我說，美國法院解釋憲法的制度確實令人欽佩，因爲這種制度承認法律應隨着時代的需要和各州的條件不同而演變這一原則。

梅斯塔夫人談了她應邀到蘇聯遊歷的見聞。她說，曾有多次差一點被捕，因爲她辦了些不合蘇聯規章條例的事，例如拍攝克里姆林宮內教堂的照片等，但是每次她都對值班警衛說，她是應蘇聯政府邀請而來的，她非常愛慕這個國家的文物，請警衛向上級報告。她還要求到全俄蘇維埃大會去採訪。每次申請都在幾天後就獲得許可。她說，格魯吉亞和烏克蘭等內地的老百姓都很窮苦，缺吃少穿。她所乘坐過的飛機都是式樣過時的，只能容納六名乘客的單引擎飛機。旅館裏都污穢不堪，出租汽車貴得驚人。但是，她對現代工業如鋼鐵、石油等却印象不壞。她參觀過巴庫的油田設備以及其它工業設施，這纔意識到蘇聯一直在集中力量準備戰爭，而把其他各種工業如消費品工業等放在一邊。

在另一次由洪都拉斯大使舉辦的晚宴上，我和最高法院法官伯頓談起了最高法院反對種族隔離的裁決問題。我盛贊最高法院不久前一致通過的反種族隔離的裁決，說這是一個例證，說

明美國成文憲法富於靈活性，能適應時代的變化，也能適應國家情況的變化。他表示同意並且給我作了如下的說明。他說，學校裏的種族隔離問題，已經在十九世紀末通過同樣設備，分開享用的原則予以裁決。裁決已經得到了認可，因爲在南北戰爭以後通過第14號修正案時，南方還沒有公立學校。但是現在，南方已經有了很多公立學校，因而"同樣設備分開享用"這一原則就不符合法律上平等二字的全部含義了。他進一步解釋道，譬如說黑人律師只准在黑人法科學校學習，一旦他們出庭和不收黑人的白人法科學校培養出來的白人律師抗辯時，就將處於不利地位。

5月27日，托馬斯·鮑登博士在赴臺灣就任國外業務署駐華共同安全分署副署長的前夕來向我辭行。他是一位執有證書的會計師，也是銀行家，又是愛達荷州的一位農場主兼灌溉專家。鑒於臺灣在這些領域內都存在着非同尋常的問題，出任此職，確是正選。他在臺灣的上司、駐臺共同安全分署署長約瑟夫·布倫特，在年初去臺灣以前也來見過。此人從前在美國外交界供職，是個職業外交官。

布倫特的前任休伯特·申克博士，在任分署長期間成就不小。因此，臺北決定授予他景星勳章。翌日，即5月28日，授勳儀式在大使館舉行，出席者約五十人。大部是國外業務署、國務院和五角大樓的人物，其中有國外業務署副署長威廉·藍德和夫人，國外業務署遠東區署長雷蒙·莫耶和夫人，國外業務署中國處處長弗蘭科·特納和夫人，五角大樓軍事援助處托馬斯·漢納准將和夫人，馬康衛先生和夫人，詹金斯先生和夫人，還有若干國務院人員。此外，還有申克博士的幾位朋友。首先由我作了非正式致辭，然後由霍寶樹宣讀榮譽狀，最後我給申克博士佩戴景星勳章。會上大家互舉香檳祝賀，並攝像多幀留念。

駐臺軍事援助顧問團團長蔡斯將軍也出席了這次授勳儀式。他是爲商定下一年度軍援計劃而來華盛頓的。他告訴我，委員長對吳國楨在美國的行徑很擔心，特別擔心的是這事對國會在來年的援華計劃的行動上可能產生些甚麼影響。他離臺北前夕，委員長和他談了很久，第二天又派皮宗敢將軍趕到臺北機場向他叮嚀了一番。他（蔡斯）已經在衆議院外交委員會聽證會上提出了證詞。高級民主黨人理查茲準備了一份有關吳案的提問大綱。理查茲本人没有出席會議，是由另一位議員向蔡斯提問的。據他說，他對這些問題逐條作了答復。爲了說明臺灣民主化的進展情況，他還提到一位臺灣人籍通過選舉當上了臺北市長。他又向委員會說明了蔣經國所掌管的政治部的工作屬於甚麼性質。蔡斯將軍說，他對每一個問題都提出了詳盡的答案，看來該委員會的各位議員對他的答復是滿意的。他認爲在衆議院不會再有甚麼麻煩了，請我簡要地電告委員長，讓他放心。

蔡斯將軍接着說，參議院外交委員會6月以前不會開會，他不能在華盛頓長時間等待。但是，他打算爲此事設法會見諾蘭等幾位著名參議員。我又提出了另幾位，其中有亞歷山大·史密斯，他表示同意，並說在他作證的次日周以德在衆議院外交委員會發表了一篇有利於我方的演講。隨後他就告辭了。他走後，我趕緊致電委員長。關於授勳儀式我給外交部發了一份電報，並且應申克博士的要求，也給委員長發了一份電報。

同一天，我設午宴招待"洛陽"和"漢陽"號兩艘驅逐艦的艦長。這是我於2月份在查爾斯頓港接收後重新命名的兩艘驅逐艦。當時，兩艦即將由紐約啟碇返回高雄，途經巴拿馬、聖地亞哥、舊金山、檀香山和關島。本來還打算訪問古巴和墨西哥，但是後來這項命令撤銷了。在這兩個國家的華僑對此頗感失望。

6月2日大使館空軍武官衣復恩上校來報告說，他要隨兩

艦訪問巴拿馬，然後訪問墨西哥和中美洲，問我是否有甚麼交辦任務。我請他到墨西哥城時向馮大使打聽毛邦初的現況，把他引渡的前景如何，和他違反墨西哥法律非法入境後的身份又如何。

後來，陳之邁博士來辦公室向我報告他和衆議員周以德談話的情況。是我要他去找周以德商量我們應該怎樣散發就吴的指控提出的備忘録和答辯書的。周以德很客氣，表示願意爲我們代勞。周以德不久前見到過吴，發現他有神經官能症模樣，和一些美國朋友們談話時涕泗横流，顯然是因爲他攻擊政府時，這些美國朋友們没有給予强有力的支持，使他感到失望。周以德盛贊蔡斯將軍，認爲他在衆議院外交委員會 5 月27和28日的聽證會上提出的證辭非常精彩。儘管周以德未便説明結果如何，但他確實間接地提到了蔡斯將軍的證辭有助於緩解議員們對蔣經國領導的政治部存在的疑慮。周以德和蔡斯一樣，認爲吴的事件在國會，至少在衆議院，不會再引起麻煩了。聽完了陳的報告，我就給委員長和葉部長分别發了電報。

那天晚上我出席希臘大使的宴會，見到國務院的邁倫·考恩，和他小談了一會。考恩説，1950年初，朝鮮戰爭爆發以前，他曾臨時負責過對國民黨中國的軍援事務。當時擔任國防部長的路易斯·約翰遜出訪遠東，視察美國的軍事設施，同時瞭解一下對菲律賓的軍事援助問題，當時他（考恩）正好是美國駐菲律賓大使。一天早晨，駐菲律賓克拉克空軍基地的第十三航空隊的霍華德·特納將軍，國防部長約翰遜和他共進早餐，談談遠東局勢。在談到冲繩羣島的空防時，考恩問道，一旦發生緊急情況，噴氣飛機從克拉克機場飛到冲繩以後，不知還能有多少剩油可以用於抗擊來自中國大陸的進攻。特納説，大約還可以支持十分鐘。這是一點新知識，給約翰遜的印象很深。考恩指出，羣

固冲繩的唯一辦法是對臺灣進行協防，因爲臺灣是菲律賓和冲繩間的中途站。於是華盛頓就將其付諸行動。在那個美國日益關注共產主義在亞洲推行軍事擴張的年代裏，從這一偶然事例中揭示出，對美國而言，臺灣島的戰略價值有多麽高，這倒是非常有意思的。

6月4日，午後一點左右，負責機要電報的一等秘書傅冠雄來我的辦公室，報告說他正在譯一份葉部長給我的電報，該電指明僅由傅本人負責譯出。傅說雖然纔譯了一半，但已經可以說，大概是委員長請我去擔任考試院院長。半小時後，他說全文已經譯完，他猜對了。

這事真使我大感意外，倒不是因爲要我回去，而是因爲要授予我那麽大的官職。傅先生也感到意想不到。我在日記裏寫道，想來委員長胸中有了繼任華盛頓這個職位的人選，但是再一想，我覺得這次邀請更可能是由於委員長希望我能在他身旁，提供有關外交事務的意見，因爲吳國楨已經出走，王世杰博士又已經被解職。我在日記上繼續寫道：

> 顯然，委員長察覺到，在往後幾年裏和美國的關係將變得非常重要，而且從日益惡化的遠東局勢和奪回大陸的需要來看，那就更加重要。因爲臺灣和美國之間的絶大部分重要問題，無論是涉及軍事、政治、經濟或財政方面的問題，當時都是和駐臺北的美國代表直接打交道的。因此，委員長的意圖可能是要我在他左右提供協助。蔣夫人不在臺北，可能也是他決定要求我在臺北供職的另一個因素。但是我並不具備擔任這個要職的條件，如果他是爲了酬答我的多年勞績而準備讓我昇官的話，這或許就是他能爲我找到的最佳職位了。我反復思考着這件事，忖度着不知是誰將來接替我的職務。在我的心目中只有四個可能的人選：胡適、

蔣廷黻、董顯光和于焌吉。也可能是委員長鑒於吳的批評和新內閣中沒有甚麼知名人士，因而打算把我這樣有點聲譽的人放在政府裏，也可能還要請胡適擔任駐華盛頓大使，藉以向美國表明，他有意羅致賢能，爲國效力……，這至少也是爲了做做表面文章。要不然就是他可能打算真心實意地改弦易轍，一新作風，就像胡適在臺北參加國民大會後回美時所作的預測那樣。（胡適說的是，“蔣總統當選連任後將採取新的處世作風”。）

晚餐時，電報室有一個人來說，臺北要用長途電話和我談話，問我能不能接。我說行。但不知爲甚麼電話總也沒有來。也可能是因爲厨師老姚在雙橡園匆匆忙忙地說了一句大使在家，而不是說的大使可以接電話。我等了兩個小時，到十一點鐘，男管家再去問訊，接線員說臺北要在明天上午再來電。

第二天上午九點，我在長途電話上和葉交談。他說，他不知道委員長要求他電請我擔任考試院長的內情，他和我一樣地感到意外，他曾向委員長作過試探。委員長只是問了一下我的健康情況。委員長聽說我的健康不差，就指示他（葉）用他的（葉的）專用密碼給我發了那份電報。這類事情向例是這樣辦的。他們之所以要使用絕密級電碼，是爲了防止走漏消息，避免引起各方揣測。葉說，他也問過委員長派誰來華盛頓接替我的工作。答復是還沒有想好，他會考慮的。（葉是應該提出這個問題的。如果委員長要我回臺北，他必須考慮誰來華盛頓接替我的職務。）

葉反映說，委員長的用意是好的，要我在他身旁。這是委員長自己的解釋，也是唯一的暗示。葉又說，自從王世杰發生問題被解職以來，委員長一直在物色一位在外交事務上能給他提供意見的人。我對葉說，他本人就是適當的人選。葉說他不過是條“看家狗”，在委員長眼裏，他當顧問是不够格的。

我問葉，誰有可能來華盛頓接我的任。葉說他本人不在考慮之列。（我在前面說過，葉有意取得駐華盛頓大使職位，但他也是唯一適任他現職的人……在臺北要找出一位接替他的人也不容易。不僅是他和我，其他人也想不出還有誰能擔任外交部長。我對他說過，他必須找到一位接替人，纔能走出外交部。但是，問題在於幹得了的人不願幹，急於想幹的人委員長信不過。）葉說，蔣博士對華盛頓這個職位是有意思的，但是不見得能如願以償。胡適博士最有可能膺命，但是他不會接受。我說，如果委員長在他心目中有合適人選，我隨時都可以提出辭呈。這是一年半以前他在美國時，我早已毫不含糊地向他說明了的。我說，沒有必要再爲我安排其他職位，長期以來，我早已渴望退休，因爲我早就主張請一位年輕人來當大使。他說，以上各情當他從美國返回時，已全部報告過委員長。

接着葉又說，他曾試圖從委員長的私人秘書長張羣那裏打聽這一新“邀請”的真相，但是張也說一無所知。（委員長的一貫不變的政策就是對一切重要的任命秘而不宣，所以我並不認爲張羣的答復不實在。每次他要作出重要任命時，總是把國民黨高級領導們請來，問他們“你們認爲誰是最適當的人選？”或者“你們考慮了甚麼人嗎？”但是過了幾個鐘點，他就召開一個預定的會議宣佈候選人。）葉說，在重組新內閣時，曾提過任命我爲行政院副院長。後來謠傳王寵惠博士想辭去司法院院長，有人向委員長提出由我擔任這個職務。但是委員長對這兩次提名都沒有同意，而且王也根本沒有辭職。葉說，這一次是委員長自己的主意。我對他說，我需要一些時間慎重考慮一下，他也說觀望一段再說，不必急於回復。我決定去紐約找幾位友好們談一談。同時，我自己也要加以深思熟慮。

6月6日，星期日，我前往紐約，星期一又回華盛頓。對於

委員長的邀請，我設想了四種可供選擇的答案：（1）謝絕；（2）謝絕並辭去現職；（3）接受邀請；（4）請求回臺北商量後再決定。然後到了星期三，我臨時決定先表示接受，弄清個中機關，同時聲明我不具備這一領域內的知識和經驗。

考試院的主要職能是選拔英材，供政府各部任用。其職權類似於文官委員會，但並無任命之權。這就使我聯想到，儘管這個院的作用顯而易見是必要的，但並不是政府行政機構的甚麼重要因素，因爲這個院和政府的對內、對外政策沒有任何關係。它不必去處理隨時可能發生的任何重要政治問題。它的作用遠不如行政、立法兩院那樣重要，甚至還不如司法院。它執行政府的一種專門職能，和監察院相似。但是監察院的管轄權範圍所及可以達到最高級以及低級官員的行爲舉止，還可以行使彈劾權以維綱紀。由此可見，考試院的權力甚至連監察院也不如。

根據憲法的規定，在實施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所謂五權制時，這五個院本來是平等的，都是政府最重要部門。五院院長都是任命的，但是任命的方法不同。行政院長由共和國總統任命，由立法院認可後批准。考試院院長和司法院院長也是由總統任命，但是由監察院認可。實際上，考試和監察兩院都不起甚麼重要作用。考試院院長一職是位尊而權輕。

由於我不是一個積極活躍的國民黨員——我的黨籍實際上是別人給我安排的——我估計這就是委員長能爲我想到的在臺北國民黨政府內最合宜的職位了。在衆人看來，大使變爲五院院長之一這是一次昇遷。我本人並不這樣看。因爲我在北洋政府曾經擔任過幾乎所有的高級官職，甚至當過攝政內閣的總理，行使過總統的憲法權力。但同時又想到，考試院院長一職接近我所向往的退休生活，想來也沒有多少事情要做。我渴望退休，但又找不到立即能如願以償的辦法。

不管怎麼說，這些都是我自己的推測，其中一部分是在委員長的好意使我受到震驚時閃過我腦海的一些想法。這就是我之所以在9日請葉轉呈委員長，表示接受委員長任命我爲考試院院長的美意的緣由。這只是一個探測氣球，更多地用以探明在委員長這種想法後面倒底還有些甚麼內幕。我說我沒有這方面的知識和經驗，因爲我以往主要是從事國際事務。但是，我又說，鑒於國家處於危急存亡之秋，委員長又下定決心解放大陸，只要監察院的監察委員們能通過該項任命提案，我唯有黽勉從命，在新的職位上力圖爲國效勞。於是我就遞交了接受的復電，但又故意留下一些漏洞，看看有甚麼反應，即使在那個時候，我對這一任命是否真能兑現，也還是深有疑慮的。

第二天，我接待了劉瑞恆博士，他和國防醫學院院長盧致德博士一起在日內瓦參加世界衛生組織會議後歸來。他告訴我馬上就要返回臺灣，但盧博士擬先參觀訪問美國陸軍醫療中心和一些醫學院。我們自然也談論了這次日內瓦會議的情況，我還向他問了一些我們收復大陸在軍事上的準備情況，他說，收復大陸的事，一旦付諸行動，我們陸軍以及各種武裝部隊就需要大量的裝備和設備。

6月17日，我和譚紹華、陳之邁、顧毓瑞等開了一個會，研究我剛從《展望》雜誌社收到的一封信。來信請我對吳國楨的一篇文章發表評論，這篇文章將登在6月29日的那期《展望》上，25日就要在報攤發售。那篇文章將把吳的一切讕言全盤端出。我決定派陳之邁去和雜誌社的經理部研究一下，特別要研究一下的是用甚麼方式回擊吳的文章最爲得宜。我們考慮最好是採取由我們寫一篇回擊文章而由一位中國人士，如胡適博士署名，或者由一位美國人士，如陳納德將軍或柯克海軍上將署名。我並請陳乘去紐黑文參加容閎博士在耶魯大學畢業一百周年的紀念會

之便，設法和胡博士通通氣。（容閎是十九世紀中葉在美國獲得大學學位的第一個中國學生。）

陳和《展望》雜誌助理編輯商談後，我再次召開會議，研究陳和《展望》雜誌談判的報告。我們決定按該雜誌社的建議，以書信方式回擊吳的那篇陳詞濫調。讀者的信件在下一期（登載吳的文章以後的一期）就可以刊登出來，而一般情況下必須經雜誌社的董事會批准，那至少要兩個月。

我請陳去找胡適商量時，告訴他要向胡博士探詢一下，日後發表文章或信件時，是否可以請他署名，而不由大使館出面。陳說，胡適主張大使館先發表公開信，然後他再以他的名義寫一封信，駁斥吳所提出的各點，以便從個人方面去影響他。於是我們就決定用大使館新聞官員的名義先發表我們的信。

星期三（16日）大使館舉行每周全會，我請陳和顧毓瑞報告《展望》雜誌上刊登的吳的文章，以及他們分別和《展望》雜誌社和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的雷·亨利接頭的情況，亨利在6月14日通過廣播對吳進行了駁斥。我願意讓中國各個部門的代表隨時瞭解情況。我自己作了報告，其內容有五强在華盛頓召開軍事會議，研究遠東局勢的情況；還有第七艦隊到臺灣控制下的沿海各島海域進行訪問，旨在警告共產黨勿妄圖進攻等等。

6月18日我召集譚紹華、陳之邁、崔存璘、傅冠雄、顧毓瑞和張慰慈再次開會，研究就吳攻擊政府的文章草擬致《展望》雜誌的信稿。我們上次會議後已經決定，由紐約中華新聞社的倪源卿簽署此信最爲得宜，但是由於他不太願意，我就按陳之邁博士的建議，請陳以新聞官員或情報官員的名義簽署，其實前一個名義對顧毓瑞比較相稱，因爲他是地道的新聞官。

後來，顧毓瑞報告說，吳在美國全國廣播公司金克斯·福爾肯伯格主持的廣播節目裏發表談話，其內容無非是《展望》雜誌

上那篇文章的翻版。顧說，福爾肯伯格沒有表示願爲大使館安排同樣的時間以便向吳作答。

技術代表團團長霍寶樹前一天來辭行，他將回臺灣進行磋商。他對俞大維將軍健康情況不大放心。俞將軍有病，心情也不太好，因爲三個星期以來，他的病情有所加重。他剛被任命爲國防部長，準備回臺灣就任，霍認爲他應以健康爲重。

周末，我前往紐約，19日要在那裏參加宋子文夫婦的女兒的婚禮，21日要出席于斌大主教爲陳納德將軍和夫人舉行的晚宴。事先，據大主教的秘書說，這是一次只有幾位友好參加的小型宴會。但到那裏一看，原來客人竟有四十五人，真是意想不到。客人中將近一半是中國的顯要人物，如蔣廷黻、孔祥熙、陳立夫等，此外還有張平羣總領事，駐聯合國代表劉馭萬、唐人街代表，以及幾位中國的朋友。在座的美國人有魏德邁將軍、愛迪生州長以及十二位美國女士。

魏德邁、愛迪生、陳納德和我先後講話，陳納德强調了推翻大陸上共產黨的重要性，但主要是講他和飛虎隊的關係，以及飛虎隊的業蹟。魏德邁說，不久前他曾向國務院索要他寫的一份中國情況報告的副本，但是國務院經過幾天查找後却告訴他找不出來，一定是在美國大使館的一場火災中燒掉了。魏德邁說，奇怪的是，就只燒掉兩個文件，一個是他的報告，另一個是赫爾利大使的報告，而這兩份報告的結論和建議都是和國務院內佔主導地位的觀點不一致的。我講的是，兩國人民間的傳統友誼，和當時兩國間爲爭取臺灣的安全和穩定而進行的緊密合作。還談了兩國爲自由事業所作的努力和奮鬥。這在當時比較引人注目，因爲那時要爭取到所謂美國的歐洲盟國的合作是很不容易的。

6月22日即星期二，我返回華盛頓。那時我已經決定返臺

一行，親自考察一下那裏的情況。已經有四年沒有回去了，我給外交部長葉公超發了電報徵求他的同意，同時着手準備行裝。7月1日，電呈委員長，告以已訂妥7月17日經舊金山回臺灣的機票，此行"系專程請示機宜"。

6月26日我出席宋子安先生在紐約聖里吉斯飯店爲其兄宋子文舉行的晚宴並致詞。那天共擺了三桌筵席，每桌由三兄弟之一作東。我把即將赴臺以及委員長請我任考試院長的事告訴了宋子文。他力勸我不要接受。他說，國際局勢如此，我留任駐華盛頓大使的必要性超過既往。他說打算請其弟子安轉請蔣夫人把他的想法轉告委員長。（子安和他姐姐的關係遠勝子文。）他請我延緩行期，因爲他輾轉陳詞，需費時日。料想是他看到我能和華盛頓政府各方領袖相處融洽，有着深刻的印象，特別是在對我國不太友好的杜魯門政府執政時期。

7月5日，我在紐約參加一個晚宴，席間同子文、子安交談。他們告訴我蔣夫人將在翌晨悄然前來紐約，除子安外別無他人前去迎接。前此，我曾對子安說過，我希望在赴臺北以前能晤見蔣夫人。這次他告訴我，將爲我安排於7月11日在長島孔夫人寓所和蔣夫人見面。

兩天後，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特別顧問理查德·阿倫斯和他的一位同事來訪，這是小組委員會成員帕特·麥卡倫參議員事先打電話和我約好的，當時他說有緊急事件要面談。兩位來客說，這位參議員在參議院提出了一項決議案，其內容是撤銷對蘇聯的承認。除非能安排一些公衆來支持它，否則在提交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時必將遭到否決。他們說，最好的辦法莫過於請蔣夫人"這樣一位有力人物"到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作證表示支持。不妨事先準備好一份材料，其中包括要向她提出的各項問題和她該作出的答復。這樣，可以免得她過於緊張。

我說，蔣夫人來美國完全是爲了就醫治病，現在病情雖然有所好轉，但她的健康狀況仍然不宜於公開露面，甚至也還不能接待賓客訪問。因此，儘管我知道她一直很贊賞麥卡倫參議員對中國的友誼和他對中美兩國的共同敵人——共產黨的侵畧所進行的戰鬥，我對她能否接受他們兩位的，或者無寧說是參議員麥卡倫的邀請深感懷疑。我說，不過我將設法探明她的態度，並在兩星期內通知他們。

第二天下午，我參加了西班牙大使萊克里卡和夫人爲歡迎卡爾門·弗朗哥女士，在西班牙大使館舉行的招待會。弗朗哥女士是西班牙獨裁者的女兒，她姿容艷麗，有一雙美麗的眼睛和典型的西班牙美女的白淨膚色。在招待會上我還見到了杜勒斯夫人，並和她談了一會。她從她丈夫那裏得悉我將回臺北一行，表示希望我不要在那裏住得太久。其他幾位友人也向我提出了這類問題。有些人說，他們希望新的任命不是事實。（謠言已經在華盛頓迅速傳開，報紙上也已有所透露。）我對他們說，過一個月就回來。

同一天，我到參議院拜訪參議員亞歷山大·史密斯。我們先是談的臺北希望和美國締結雙邊安全條約，越南的局勢，以及美國對聯合國接納紅色中國所持的態度等問題，然後他又提起了吳國楨事件，想瞭解事實真相。我說，吳攻擊政府是錯誤的，史密斯對這一說法表示極爲同意。他說，吳本來是他的好朋友，他對吳背離政府一事深感遺憾。他聽說甚至於到了那種地步委員長對他還是寬容的，吳反對的不是委員長本人，而是蔣經國。我說，吳歷次針對政府和蔣經國的聲明及指責中有很多是無中生有，或者言過其實的。我還引證了胡適博士不久前從臺北回美後，針對吳誇大其辭說臺灣沒有自由一點所發表的客觀觀點。史密斯說他也和胡博士談過。他又說，在外交委員會聽取國外

業務署關於援外法案的證辭時，可能會把上述事件提出來。但是如果外交委員會第二天（7月9日）能把該法案提出來，他希望參議院能設法盡快加以考慮。

7月10日，星期六，我又到紐約，因爲那裏有許多人，我在離美前要和他們見面話別。那天，我請蔣廷黻博士吃飯時談了聯合國接納紅色中國的問題。我又和他談了我即將赴臺北一行，還有委員長請我去當考試院長的事，以及我是如何答復的。蔣博士說，現在這事件已成過去。有一段時期，此間某些中國報紙反映國民黨人想找一位較年輕的人來當駐美大使。國民黨人也在報紙上攻擊過他，因爲他們想在聯合國內安插新人，這兩件事如出一轍。蔣說，但是要找一位能接替我的合適人選恐怕並不那麼容易。

在郭慧德夫人在紐約拉伊舉行的茶會上，我和宋子文又談了一次。他建議我必須堅決辭謝考試院長一職，只說如有需要協助之處，我願意留在臺灣效力，但不就任何職位。鑒於吳國楨變節，他估計臺北有如驚弓之鳥，唯恐每個重要官員都會在外國庇護下批評政府。但是他堅決主張，我應該返回美國，不能含糊，因爲我在美國一直在對國家發揮着極大作用，留在這裏可以卓有成效地繼續爲國效勞。

宋博士又問起宣偉（音譯）上尉的問題。宣偉是中國海軍陸戰隊的軍官，被派到美國接受短期訓練。受訓以後，理應和其他受訓人員一樣，返回臺灣繼續在武裝部隊服役。但是他拒絕離開美國，並從他的隊伍裏開了小差。7月6日，我和譚、崔兩先生以及柳上校開了一個會，海軍武官柳上校在會上報告說，美國海軍已在伊利諾斯州埃文斯頓附近將宣偉上尉逮捕，並已按照大使館的要求把他押送舊金山，以便移交給臺灣。但是宣偉聲稱他早在1954年5月已經申請政治避難，那就必須先由移民局

按法律程序進行審判，然後纔能把他送交臺灣。

由於吳國楨在後面支持，並且斷言宣偉到了臺灣肯定要被槍決，這就使整個事件變得更加複雜起來。宣偉本人在被捕時不僅聲稱他已經申請政治避難，而且開始攻擊政府，揚言政府是獨裁政府，如果把他遣返，他就有生命之憂。此外，支持吳國楨事件的芝加哥論壇報，也向宣偉許諾爲他的問題進行鬥爭。

我給宋說明了這一事件的所有事實真相。我們一致認爲，最好是把宣偉遣回臺灣交軍法審判，並且在對他懲處後（最多三年徒刑）開除其軍籍。我們不要不可靠的軍官留在武裝部隊裏。

星期天，我想和胡適博士談談，特請他到德雷克飯店共進午餐。他給我看了參議員亞歷山大·史密斯給他的一封信，內容是詢問有關宣偉事件的事實真相和意見，他的復信也給我看了。該復信措辭得體，見解正確。大意是說這事主要是一個人對軍隊生活感到厭倦，受到美國舒適而自在生活的吸引，一心想留在美國，他對臺灣政治情況的批評以及申請政治避難，是事發後用以證明他的態度正確的一種說法。胡博士並在信中指出，如果准許此人留在美國，那就必須考慮紀律問題，以及這一事件對中國武裝部隊士氣和聯合訓練計劃這種方法的影響。

我把大使館爲了敦促國務院協助將宣偉遣返臺灣所採取的行動也告訴了胡博士。我說我對他回臺後的命運很擔心，並且爲了讓美國政府也放心，我已經致電臺北研究。臺灣回電通知我，對未經請假擅離職守或開小差者的最重懲處爲徒刑三年。我對胡博士說，打算把這一情況轉告國務院。這樣他們對把宣偉上尉送交臺灣一事也就可以解除顧慮了。

我又把我將去臺灣以及委員長請我擔任考試院院長一事告訴了他，並徵求他的意見。他說，這個院長是個閒缺，沒有多少事情可做。他回憶道，1948年秋委員長也曾請他擔任此職。他

回復委員長說，他在國外可以對國家起更大的作用。後來委員長又請他擔任華盛頓這個職位，他也沒有接受而是說他以個人身份可以辦更多事情。況且他有心臟病，不能承擔像駐華盛頓大使館這樣的重任。（在有野心的人眼中，華盛頓這個職務是個美缺。但是胡適博士已經一度擔任這個職務，他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他說，後來請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擔任考試院院長，他接受了。胡博士接着又指出，根據新憲法的規定，這個職位和司法院院長是總統有權任命的僅有的兩個最高職位，雖然需要取得監察院同意，那不過是形式而已。

胡博士說，到目前爲止，他對華盛頓這個職位仍是那樣想法。有個美聯社記者問他對臺北電訊所傳我將被召回，另派他或葉公超接任駐華盛頓大使一事有何感想。他鄭重其事地對這位記者說，關於他的說法，那是百分之百地與事實不符。並沒有任何人來找過他，即使找他，他也不會接受。胡對我說，他是有心臟病的人，還是以注意健康爲好。

我想提一下，像胡博士所提到的那種電訊的出現是常有的事。當某人覬覦某一職位時，他和他的友好們就會放出謠言，作爲"探測氣球"以便製造一種氣氛引起當權人物的注意，同時也使現任該職者受點折磨。美聯社、合衆社和路透社都各有一個中國記者，四處奔走，采集新聞。這些記者都和中國記者集團有聯繫。因此，人們就把想來屬於密件的新聞，在有意無意間透露給他們，使其在海外報紙上出現。這種做法一般是有其具體目標的。同樣，在政府的秘密指令下，我要就政府某一決定中的某些問題去向國務院提出時，間或這種問題有時也會在新聞社的電訊中出現，甚至我還沒有到達國務院以前就會發表出來。

我問胡適博士，請我當考試院長的幕後動機是甚麼。他說，委員長是用提升的方式讓我實現退休的願望。但是他也想到可

能有人覬覦外交部長這個職位。他說，國民黨特別想要在這個職位上放個自己人，但問題是把葉公超放到甚麼地方去。很自然地會考慮把他送到美國來。胡博士說，此外據俞國華說（俞剛從臺北回美），葉已經同意留任外交部長，但有個條件，就是只留六個月到一年。這個條件行政院長俞鴻鈞已予接受。

胡博士認爲，我最好是接受外交部長而不任考試院長，因爲我在外交部可以比較有所作爲。我說，我在北京和南京都當過外交部長，現在應該讓年輕人來幹了。他認爲要找一個適於此任的人，困難異常。他並告訴我，有人請他去臺灣到臺灣大學講學四個月，現在這事要推到明年，因爲8月份還要在美國講學兩次。

那天下午四點鐘，我如約去長島洛卡斯特谷孔祥熙公館拜訪蔣夫人。她風采如昔，看來身體不差，這是來美就醫的效果。她說，因爲在舊金山給她治療的那位醫生外出度假兩週，所以她就來到了紐約。直到動身的那天晚上，她纔決定來東海岸，但是訂不到卧鋪。她不願意讓人知道她的行踪，航空公司保證無論如何想法給她安排一個卧鋪，但是必須用她的自己的姓名。結果她還是用了一個別名和她的護士一塊坐了一夜。她又說，住上兩星期就要返回舊金山。

牆上掛着四五幅畫，使我非常欣賞，這些畫都是她的手筆。令人欽佩的是，雖然她是個女子，但是落筆精到，腕力雄健，何遜鬚眉，不讓名家。她告訴我，她的老師也是個女子，在作品中總也擺脫不了脂粉氣息。她還說，名畫家張大千曾經稱贊她在繪畫中發揮某種技巧的成就。她說，她運用了想像力，因而能够在她的作品中成功地表現出她的氣概和理想。她每次畫成以後總要反復端詳，凡是不滿意的就全部撕掉。

我還是第一次聽說委員長最早的名字是“瑞元”，這是家人

對他的昵稱。但是，他的印章上仍然用他的正式大名：蔣中正。更使我驚奇的是在畫卷中看到夫人的書法也很高超。她說，她的作品多半是在中夜不寐時揮毫繪成的。因爲她的皮膚病每每使她癢得不能安睡，那時她就得下地署事消遣，藉以解脫這種不適之感。但是這樣往往使委員長受到妨礙。委員長堅決主張她應和他自己一樣，按時就寢，這主要是爲她的健康着想。委員長半夜醒來，只要發現她不在床上，就親自下地照看她。

她問我宣偉上尉事件怎麼樣了。我把主要的情況和大使館爲了把他遣送臺灣採取了那些措施等等告訴了她。她又問吳國楨事件怎麼樣，我把參議員史密斯不久前和我所談的一番話，以及衆議員理查茲在衆議院外交委員會提出的一些問題都給她說了。她對吳國楨事件沒有說甚麼，對有關宣偉事件的各種措施，她表示同意，也認爲應該把他遣回臺灣。

我向她轉告說參議員史密斯想和她談談。她說已經收到了史密斯的信，說的就是這件事，但她還沒有作復。接着我告訴她，參議員麥卡倫對她有一點要求，因爲早先他在小組委員會內提出過一項與蘇聯斷絕外交關係的決議案，現在想請蔣夫人出席該小組委員會作證。我說，這件事我已經用種種理由予以推却，其中主要是夫人的健康問題。實際上如果蔣夫人在這種場合出現，那和中國第一夫人的身份是不相稱的。她完全同意，並說即使她的健康許可也不會去給他們作證。

關於我的臺灣之行，我把委員長的邀請和我是怎樣回復的都告訴了她。這些她好像已經全都知道。她說，華盛頓這個崗位非常重要，現在不能換人，而美國的援助則關係到我們的生死存亡。我已經和美國國會、政府及全國的所有頭面人物互相熟識，使我們國家得益不少。如果換一個人，那就又要經過許多年纔能和這些人物熟諗起來，而現在時間是最寶貴的。我們不應

該中途換馬。她也認爲未來十個月到兩年的時間對我們的國家是關鍵時期。她說，如果我已經接受邀請，也還是應該出來到華盛頓工作，纔能起到最大的作用，並說，委員長是瞭解她對這事的看法的。

我說，如果摸清了美國人的脾性，那麼要和他們打交道也並不難。蔣夫人和我從青年時代就開始和美國人交往，所以我們理解他們。她對此表示同意並說，當她還是一個少女的時候就已經熟悉美國人了，而要理解美國人則需經過很多年。一個新來的人，如果不先用一段較長的時間設法培養他們的友誼和信任，就不能指望和他們卓有成效地來往。現在時間十分寶貴，不能等待一個新來者曠日持久地從頭做起了。

我們正談話間，孔祥熙博士出來和我見面。我辭出時，他又把我送到車旁。上車後，我的司機托馬斯告訴我，宋子文夫婦，他們的女兒、女婿和外孫都已來到，正等着接待。

我就在那個星期一回到了華盛頓。

我原來有個打算，就是在離美前，要盡可能多找些身在華盛頓的政府和國會山的政界領袖們談談。爲此，我從7月14日，即星期三開始，進行了一連串的登門拜客，目的是在摸清影響美國對華政策的各種問題上的最新情況。現在想到其中一次是拜訪參議員亞歷山大·史密斯，另一次是會見衆議院議長約瑟夫·馬丁。這位議長不僅密切注視着衆議院以及整個國家的普遍情緒和各種動態，同時也隨時掌握着政府對我所最關心各種特殊問題的意向和趨勢。我和他的談話非常有啟發性。

我首先對馬丁在紐約名流大會上發表的演說表示欽佩。我說，議長先生强調在向共產主義作鬥爭中道義具有極大重要性，我認爲指出這一點非常重要。共產黨人根本不承認甚麼真理和謬論，正確和錯誤，個人的體面和尊嚴等等這一套。根據議長先

生和我本人的認識，自由世界的文明是建築在某種道義準則上的，這種準則一般認爲對每個政府和個人都有其約束力，但是，共產黨對任何這類準則是從不介意的。我說，我認爲馬丁的演說是一年來的最重要的演說之一，並且希望"美國之音"能把它向亞洲人民廣播，亞洲人可能比西方人更重視道義的價值。

馬丁說，他在發表演說的時候就已由全國廣播網播出。他聽說我對他的演說很重視，感到非常高興。他說，他將要求"美國之音"對國外廣播，但要說明這是我的建議。他問我這樣做是否可以，因爲如果由他自己去建議廣播自己的演說，未免有些不太合適。

我說，完全可以。然後又談起即將進行的國會選舉，我問馬丁有何看法，以及這是否將是一次勢均力敵的競爭。

馬丁說"是的"。這是一次補缺選舉。通常有很多選舉，特別是選舉衆議院議員時，要在地區或地方民意的基礎上進行。他認爲，農業法案、郵資增長以及麥卡錫問題等將在全國範圍內引起意見分歧。他並認爲，從全面看，未來的選舉將使共和黨在衆議院恢復優勢地位，但差數不會太大，也可能就是幾個席位的多數。關於參議員的選舉，他說有三十六個席位待補選，他認爲共和黨有可能獲勝，但差額也不會太大，至多四個席位。

我問他外交政策，特別是對遠東的外交政策是否會成爲爭論之點。

馬丁先生認爲大概不致於，因爲民主黨人害怕掛上親共的牌子，所以現在他們採取的是和共和黨人一樣的立場。他說，民主黨人在上次選舉中所以遭到失敗，部分原因是廣大人民對他們的左派或親共情緒深感疑懼。所以他相信這一次民主黨人也將以强烈反共的姿態出現在選民面前。他說當然，10月間的經濟情況將有很大影響。民主黨人一直在預言蕭條或衰退，如果

到10月間果然出現這種情況，就會對共和黨人的取勝機會產生不利影響。但是，經濟指數越來越有利於我方。即使民主黨人也不再說甚麼經濟衰退即將來臨了。

然後，我又提出聯合國接納紅色中國的問題，在日內瓦舉行的印支問題談判，以及美國人民對共產黨不斷地進行侵畧可能作出甚麼樣的反應等問題。我們對這些問題進行了較詳細的研討。直到最後我按時告辭。國會和國會山的另一個重要領袖是參議院多數黨領袖，來自加利福尼亞州的參議員威廉·諾蘭，他也是中國人的一位好朋友。我要求和他約期會見時，他特別客氣，邀我共進午餐，這是爲了使雙方談話時可以比較輕鬆而無拘束之感。我們的促膝談心長達一個多小時，雙方坦率地談論了共同關心的許多問題，其中有不少是我會見馬丁時已經提出過的，另一些是新問題。

談到援外法案時，我對參議員諾蘭說，據我瞭解這個法案已經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通過，現在就要向參議院提出報告。至於吳國楨事件，不知參議院中是否有人提出來過。

諾蘭說，沒有提到這事。他說，援外法案現在就要交付軍事委員會辯論，他希望報告在近幾天內就能提交參議院。我問他有沒有大量削減的危險，諾蘭作了否定的回答，並說三十一億美圓左右的數字是靠得住的。

我說，我聽說這個法案沒有規定對各個國家的分配額，估計在報告裏是有規定的。

諾蘭說，"是的"。但是他說，撥給印度支那的部分約五億美圓是附有某些條件的。不過，前幾個年度剩下了很多錢，因此實際上對現狀不會有多大影響，因爲可以用1951到1953年間已經撥付而沒有花完的錢繼續進行採購和運輸。

就此，我提出了需要修理和擴建離大陸不遠的大陳島的碼

頭問題。我說，藍欽大使和外交部葉部長最近一同到那裏視察過，委員長自己也去過。他們認爲必須修理和擴建這個碼頭，希望美國國會能爲此提供必要的專款。我說，據瞭解今年的計劃沒有包括這一項目，除非把現有的某些項目暫緩執行，纔可以把節省下來的錢用在這方面，否則就無法進行。但是我認爲，本年度計劃裏的任何一項都是難以延緩的。

諾蘭問道要用多少錢。

我說不知道確切數字，但是我猜想，不會超過一百到一百五十萬美圓。

這位參議員又問，爲甚麼必須修理和擴建這些碼頭，是出於經濟上的理由呢還是軍事上的需要。

我說，那裏的貿易是微乎其微的，實際與其說是經濟上的需要，倒不如說是軍事上的需要，因爲大量部隊登陸和上船時都需要較大型的碼頭。

諾蘭認爲，如果能把這種需要向這裏的五角大樓說明並取得他們的同意，那麼籌款問題就不難解決了。

我說，聽說有一部分援外款項是由總統酌情使用的，總統可以隨機應變地進行調撥。

這位參議員說是這樣，並且說總統在這方面有相當大的斟酌處理之權。

接着，我們的談話轉到對中國有影響的一些國際問題上，我問諾蘭他對我們長期以來希望和美國締結的雙邊條約和我們解放大陸人民的任務有何見解。最後我又問他，即將舉行的國會補選是否將是勢均力敵的。

諾蘭說確實如此。對於參議院的補選，他認爲，雖然在過去幾個星期內由於有幾位參議員去世而使得優勢在兩黨間互有消長，但共和黨在選舉中取得三四個席位的多數是大有希望的。作

爲多數黨領袖，他理所當然地希望多數仍能保持在共和黨手中。但是他估計只能取得微弱的多數。對於衆議院的選舉前景，他認爲競爭甚至會更加激烈，票數更加接近，這在很大程度上要取決於秋季的經濟狀況。他說，幸而經濟指數已經好轉，即使一直在預言要出現經濟蕭條的民主黨人，現在也不再大喊大叫了。就業數字也在上升。因此，他認爲，儘管這場選舉的競爭將是激烈的，但要在秋季組成一個由共和黨控制的國會還是大有希望。

我問他，外交政策是否會成爲未來競選運動中的爭論點之一。

諾蘭參議員回答說，這要看那時的國際局勢而定。可以想像，到那時遠東的局勢可能已經惡化到成爲人們視綫集中的焦點。我還問起國會休會的問題，他認爲立法程序將在7月末完成，所以到那時國會就可以休會。

到此，我起立告辭，並告訴他我將去臺灣，準備在周末動身。他請我向委員長和在臺灣的其他友好問候。

同一天早些時候，藍欽大使來到雙橡園對我作禮節性拜會，我和他商談了臺北所希望訂立的雙邊條約。藍欽先生說，他將在月末離美赴臺，我說，希望能在臺灣和他見面。

7月16日是最忙碌的一天。第二天一過中午我就要啟程，因此時間就很緊了。上午九點半鐘我先去拜訪了參議員林登·約翰遜，他是參議院少數黨領袖。這比約定時間提前了一個小時，因爲他的秘書早晨八點半鐘來電話問我是否能提前赴約。

一開始，我告訴他我第二天即將去臺灣，特來辭行。接着我就提出了"接納"問題，日內瓦談判，以及美國人對與日俱增的共產黨侵畧行動可能作出些甚麽反應等等。然後又談到美國國會內的情況。我說這些天參議員閣下一定非常忙碌，並問他，國會是否能够在7月末完成立法程序後休會。

約翰遜說，諾蘭參議員作爲多數黨領袖，在估計上頗有點悲觀。他個人認爲國會將在8月中休會。約翰遜接着又談到得克薩斯州即將舉行的選舉。他說，選舉將在8月15日舉行，屆時他要回去參加。我問他是不是選舉中的候選人，他說是的。

我料想這位參議員以他的威望和業蹟是會重新當選的，但是我不知道他對即將到來的選舉的前景從總體上作何估計，以及國會的組成是否會有很大變化。

約翰遜說，競選雙方票數將非常接近。就參議院來看，兩黨的獲勝機會是五十對五十。他必須爲自己力爭重新當選，因爲對方的支持者爲他們的候選人花了很多錢，但是他相信自己是會重新當選的。就衆議院而言，他的看法是百分之七十五的選民贊成民主黨人的路綫，但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農業法案。如果政府對農產品價格給予可觀的支持，共和黨在衆議院競選中就肯定要失敗。但是他認爲這沒有太大的影響，因爲衆議院少數黨領袖薩姆·雷伯恩和他本人在主要立法程序方面將支持總統。在我起立告辭時，約翰遜祝我旅途愉快，並且表示希望等我回美後和我重晤。

接着，我去國務院拜訪助理國務卿幫辦莊萊德。我們商討了許多問題，其中有美國對臺灣的援助問題。莊萊德說這方面沒有甚麽問題，請我放心。他說，參議院把全面援外法案削減到三十一億五千萬元。這個數字小於政府提出的總額，但是對臺灣沒有影響，因爲軍援項下的未用金額爲數還頗可觀，可以補償。由於首先要滿足的是朝鮮戰爭的需求，朝鮮停戰後則是印度支那的需求，這樣一來臺灣的軍品運輸就沒能按原計劃完成，甚至部分1951年計劃內的項目也還沒有運出。不獨對臺灣是如此，對其他一些受援國也是一樣。但是，運輸已經加快，往後要保持這種狀態。他說，臺灣維持着這麽龐大的武裝部隊，這是它

經濟上的一個沉重負擔。但是美國打算繼續支持臺灣，他希望范佛里特將軍的訪問能在這方面起到推動作用。

我問莊萊德，范佛里特將軍作出了甚麼樣的結論，提出了些甚麼建議，是否可以給我提供一些情況。

莊萊德說，他還沒有見到甚麼報告。他聽說，范佛里特將先向總統報告，到一定時候國務院方能收到這個報告。但是，他認爲，軍需物資項目和所需的款項都應該由范佛里特將軍和麥克尼爾先生來擬訂。而美國政府的問題則是它能够承受多大的財政負擔和如何籌款。莊萊德接着說，范佛里特將軍出訪的根本目的是研究增强某些國家，其中包括國民黨中國，軍事力量的方法和手段，以便在遠東重新部署美國武裝部隊。美國在朝鮮的部隊已經削減了兩個師，這兩個師原來是國民警衛隊，本身早已削得幾乎成了空架子。因此，削減軍隊實際上對前綫的兵力不會有太大的影響。他說，還有一個師也要撤出朝鮮，但不是撤回美國而是要駐紮在冲繩，準備有緊急情況時使用。這也能使臺灣的地位得到增强。

我問他，美國從北海道撤出一個師的動機是甚麼。

莊萊德說，這個師只是撤向本州島，根本不是從日本撤走。日本人曾希望用日本部隊去接管那個師的防務，因爲日本部隊已經有條件承擔北海道那一地區的防務。他還說，那些美國部隊駐在北海道的時候曾引起過一些怨言。爲了滿足日本人的願望，所以採取了這一措施。

我說，每個被佔領國家和佔領軍打交道的經歷都是差不多的，特別是經過多年佔領的國家。

莊萊德說，他聽說中國海軍需要大大地擴充，他認爲可以從美國得到更多的艦隻。他相信美國政府已經在考慮這個問題。

我說，中國政府已經得到了兩艘驅逐艦和七八艘較小的艦

艇，這些艦艇已由我的海軍武官柳鶴圖上校在諾福克、紐約和洛杉磯等港接收。

在座的馬康衛說，他估計已經移交了大約十艘較小的船隻，還有幾艘也將按時交付。

莊萊德接着問我有沒有中國海軍扣留了一艘蘇聯油船的事。他說，俄國人對這次中國扣留他們的船隻非常惱火，可能要採取一些嚴重措施。他認爲釋放這艘船隻將是明智的，並說國務院已經致電美國駐臺北大使館，請他們向中國政府轉達上述觀點。

我說，幾天前我收到一份復電，是答復我的詢問的。該電稱這一事件正在依法起訴。結案後該船隻可能即將釋放，但是違禁品將被沒收。

莊萊德重申釋放該船隻是明智的這一觀點。至於貨物，如果遭到沒收他是能够理解的。

我問他國務院是否已經收到俄國人打算採取措施以對付這一局面的確實消息。

莊萊德說，消息並非直接來自蘇聯，但是他們收到了自己方面的報告，該報告說明了俄國人的意向。

我接着說，我想談一下有關宣偉上尉的問題。他是中國海軍陸戰隊的軍官，是根據聯合軍事訓練計劃派到美國來接受短期訓練的。訓練結束後他理應返回臺北，這是他的義務。他一行共三人，其他兩人已經返回臺灣。我說，爲了維護軍隊紀律和使訓練計劃今後得以繼續順利執行，這名軍官必須遣送回臺。現在美國海軍已經將其逮捕並準備把他驅逐出境，這樣很好。但是現在吳國楨却出來插手此事，他向宣偉建議在舊金山舉行一次記者招待會，並向移民局申請政治避難。但是，這名軍官，除非出於個人原因自願留在美國，就沒有任何理由不回臺灣。吳

國楨危言聳聽，揚言這名軍官如果被遣回臺灣就將被處決，這同樣是毫無根據的。我聽到吳的荒唐言論時，爲了做到心中有數，就向臺北電詢，宣偉如被繩之以法，其最重處分若何。復電稱，如由軍事法庭審判則將科以三年徒刑。我說，宣偉行爲不軌，估計將科以三年徒刑並開除其軍籍。深信他的上級決不願意把如此不可靠的軍官留在軍中。至於所傳他曾申請政治避難一節，絶無正當理由，實屬不可思議，切望當局勿予置理。

莊萊德說，他們對宣偉申請政治避難一事未加考慮。而吳國楨已經給饒伯森打過電話，代這名軍官出面求援。饒伯森已鄭重說明，此事應由移民局掌管，將按法律處理。

我表示希望國務院能運用它的影響，請移民局從速審訊。

莊萊德說，國務院的意見同我完全一致，此人應予遣返。但此案已由移民局受理，將按法律進行審訊。不過他認爲，該軍官的申請不會得到批准，並會把他遣回臺灣。此事要遲延一些時日，因爲該軍官可能會按照移民局的規定提出上訴，但是他請我放心，國務院同我的意見是一致的。

接着莊萊德請我告訴委員長，美國將繼續支持他，並和他合作，希望能够進一步加强臺灣的軍事、經濟力量。他還談到韓國的李承晚總統即將來美訪問，最後他祝我旅途愉快，平安抵達臺灣。

我和莊萊德的談話結束後就趕赴國會山會見周以德議員。我先告訴他要去臺灣一行並說想和他談談中美兩國共同關心的一些問題。我說估計周以德先生對我們兩國間訂立一個共同防禦條約的問題已是耳熟能詳。不知道這個問題是否要提交國會辯論，國會的反應又將如何。他回答了我的問題，然後又反過來問我對日內瓦談判有何看法。我又把聯合國接納紅色中國的問題提出來和他談了一下。

周以德博士並說他收到蔣委員長的信，信中談的是關於去年11月他（周以德）訪問遠東回國後，衆議院外交委員會小組委員會提出的一份報告的問題。該報告中有一部分是鑒於中國軍隊的官兵日趨老弱，亟需更替。並說，不出五年，這個問題將面臨決定性時刻。委員長的信是爲了向他說明這個問題日見緊迫，必須在五年屆滿以前加以解決。周以德給我解釋道，此點在報告中措辭不够嚴謹，致使委員長以訛傳訛，橫生枝節，但原意並非如此。現在該報告業經修訂，措辭已改，他將函告委員長。

周以德說，還有一件事他要告訴我。在研究新的難民法案時，他强烈主張應該把遠東區的中國難民包括在內，他的動議業經衆議院通過。這樣，分配給中國籍難民的五千名限額中的兩千名只要持有臺灣國民政府頒發的護照，美國駐外使領事機構就可以給予簽證。但是，法律對所有謀求進入美國的難民規定了一個條件，即申請人的原籍國必須授與他們重新入境的證書。這樣已經進入美國的難民，一旦發現其簽證是用欺詐手段或在欺詐性情況下取得的，就可以把他們遣回其原籍國。大多數國家，如法國、意大利、比利時等，都同意簽發這種重新入境證書，但英國不發。英國之所以不發是可以理解的，因爲有很多以前屬於安德爾斯將軍領導的波蘭解放軍的波蘭人，還有許多捷克人，都住在英國。但是，這個規定對香港也適用。因此，在香港的中國難民如果不能從駐香港的英聯邦機構取得重新入境證書，也就不能來美國。

周以德接下去說，他聽說臺灣中國政府也拒絕簽發這種重新入境證書。因此，他想敦促重新考慮這個問題。他說，他曾經爲使這個法案把中國難民也包括在內進行過堅決的鬥爭。雖然他能理解中國政府是爲了安全問題而不願簽發這種重新入境證書，但他要指出，在可能要申請進入美國的兩千名難民中，可能

有極少數人會在欺詐情況下取得簽證，而其中絕大多數則可以在這個國家找到待遇優厚的職業。因爲臺灣本身無力周濟這些難民，他們又無法在臺灣謀生，與其讓他們流落在香港或東南亞其他地方受苦受難，不如讓他們到美國去，這樣對臺灣比較有利。他强調說中國政府在給申請人簽發護照以前，必須把這一點納入考慮，如果對某一申請人的可靠性或忠誠有所懷疑，則可以拒發護照。他要求我向有關當局說明此點，並再次表示希望對此事重新考慮。

我說，我對這一論點，已經領會，到臺北後，將提出這個問題。我給周以德說了宣偉事件的主要事實真相，特別是這個軍官的背景。他的母親是俄國人，當過卡尼海軍上校(上將?)的翻譯。我說，派他到美國來是爲了讓他接受聯合軍事訓練計劃內的訓練。他在兩年的訓練課程結束後拒絕和另外二位軍官一同乘飛機返回臺灣，那兩位軍官就自己回去了。我說，吳國楨爲這名軍官發表的辯護聲明是完全沒有根據的，特別是他危言聳聽，揚言如果宣偉被遣返臺灣就會遭到處決。我對周以德說，我已經向臺灣查問，政府的答復是對這種擅離職守行爲的最重處分是三年徒刑。我向他說明，事實上美國海軍已應中國海軍武官的要求把這名軍官逮捕。但是當他向吳國楨求救時，吳就不顧事實真相，出面爲他辯護，同時芝加哥《先驅論壇報》的麥考密克也給大使館打來電話，聲稱他要爲宣的自由而鬥爭，這顯然是受了吳國楨的煽動。至於這名軍官的政治避難要求，更是無理取鬧。此案涉及的重要問題是要維護我國武裝部隊的軍紀。由於此人是一名現役軍官，所以必須把他遣回，否則就會造成一個不良的先例。

周以德完全同意這一觀點，他說吳國楨沒有理由出來爲這個人辯護。並說，吳國楨攻擊，尤其是躲在國外攻擊他的政府和

委員長，真是愚蠢之至。周以德說，他在給吳的復信中要求吳應該理解民主政治的真正含義。他說，民主包含兩個內容：（1）自由觀念和（2）合作精神。他說，吳理解了第一個內容，但不理解第二個內容。他還說，吳在給他的信中說，他在職之日曾竭盡所能，以促進民主化，並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是吳却忘乎所以，不知他之能有所成，正是得力於委員長對他的支持。如果委員長沒有批准他的辦法，他就無法實現。吳給人的印象是，他在職就有民主，一旦他去職那就只有獨裁了。特別是因爲有芝加哥的《論壇報》積極爲他推廣這種印象，使他得以這樣幹。周以德又說，但是吳對自己的作用看得過重，這清楚地說明他的頭腦有些發昏。吳的所作所爲既傷害了自己，也傷害了他的國家。

我說，吳走了這樣一條道路極爲不幸。這不僅不利於國不利於己，而且也挖了美國援助國民黨中國政策的牆角。

周以德說，長期以來，吳的所作所爲毀了自己。到此，我們的談話在愉快的氣氛中結束，他請我代向委員長和俞鴻鈞致意並祝我一路平安。

辭別周以德後，我回大使館接見了喬治·奧姆斯特德將軍。他於不久前辭去五角大樓的職務後經商。這位將軍請我帶一封致委員長的信，表示他的公司在應用美國的援助和技術服務方面願爲我國政府效勞。

那天晚上，我拜訪了俞大維將軍，作了長談。他的病情有所好轉，但8月10日還要再次檢查。他說，病體復原後就將離開美國回臺北，以便在8月末就任國防部長。我告訴他委員長曾請我擔任考試院院長，但後來事態的發展說明我仍須留在華盛頓供職。他說，他認爲考試院沒有多少事情可做，對國家來說，我留在華盛頓這個崗位上要重要得多。

翌日上午，我分別和在長島的錢泰大使以及在紐約的金問

泗大使通了電話，告訴他們我將前往臺灣。我回答錢問考試院的事，我說這已成過去，打算訪臺後即回美國。金大使再次把他給予駐海牙大使館兩名舊部的借欵或禮物一事向我作了說明。他說，外交部出於對他的好意仍把他的辭呈壓着不批。所以在職務上他仍然是挂名的駐比利時大使。

十二點半，我離開華盛頓國民機場去芝加哥，在那裏換乘去西雅圖和臺北的飛機。全體中國高級官員雲集在華盛頓機場給我送行。藍欽大使和國務院的馬康衛及馬丁先生也到機場送行。

第三節　1954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序幕

1953年3月——1954年7月17日

1953年3月，當共和黨的新政府剛剛執政兩個月的時候，我接到外交部的指示，要求就增加美國和中華民國軍事合作的某些建議提請美國政府注意。根據這一指示，我徵求杜勒斯國務卿對於這些建議——包括協商和締結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意見，我們於1953年3月29日舉行了會談。

我告訴杜勒斯，我國政府要我向他提出，按照美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三邊條約以及美國、菲律賓雙邊條約的不同類型，締結一項中美軍事安全條約並徵求他的意見。我說，鑒於亞洲的複雜情況，在亞洲制訂一個像西歐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那樣全面軍事防禦條約，可能並非易事。但是現在臺灣的安全已成爲中國和美國的共同利益，這兩個國家締結一項雙邊條約，將爲以後亞洲國家之間締結全面的條約打下基礎。因此，我告訴杜勒斯說，我想瞭解他對於這一建議的反應。如果他贊成的話，我

國政府是否可以在最近的將來向美國政府提出這一建議，或者，國務卿是否認爲中國政府提出這一問題不合時宜。

杜勒斯回答說，原則上他十分欣賞中國的建議，他自己也經常考慮在亞洲締結一項全面的共同安全條約。但是他指出，美、澳、新的三邊條約和美、菲的雙邊條約實質上是一樣的，並未構成兩種類型。

我認爲，這兩項條約的一個重要區別是，在美菲雙邊條約中，沒有關於設立外交部長會議並定期舉行會談的規定。

杜勒斯說，這是因爲簽約國祇有兩個，因此設立外交部長會議是不合適的。

艾利森當時還是負責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作爲杜勒斯的助手，參加了會談。他指出，在三邊條約中，有一條關於三國軍事參謀人員定期會議的規定。

杜勒斯提出一個問題，這實際上成爲後來討論和協商條約中一項爭論的重點。他說，他想知道，在擬議的條約範圍內，包括哪些中國領土。假如條約僅限於防禦臺灣和澎湖列島，他不知道對仍在國民黨政府統治下的大陸沿海小島應該怎麼辦。如果這些島嶼包括在條約範圍之內，並受到共產黨的攻擊，或者，如果中國國民黨從這些島嶼對大陸發起進攻，並遭到共產黨還擊，美國就得被迫幫助國民黨。這就使美國承擔一種它目前可能還不準備承擔的責任，因爲在兩國軍事安全條約中，經常有這樣一條規定：對一方安全的威脅，會被看作是對另一方安全的威脅。另一方面，假如這些沿海小島被排除在外，那麼這種排除將會損害國民黨政府的聲譽，有損於它的領土主權。他相信，國民黨政府不會希望給人以一種印象，認爲它現在統治的沿海島嶼不處於其合法主權之下。杜勒斯又說，他不曉得如何纔是最好的解決辦法。

我建議說，中日雙邊和平條約所採用的公式，也許可以用來解決這一困難。

杜勒斯說，他不記得這一公式的準確用語，但是他想大概是這樣的：這一條約將被應用於目前或今後在國民黨統治下的地區。

我說，這正是它的實質所在，這一公式可能滿足擬議中的條約所需解決的問題。

杜勒斯說，還有別的困難。大韓民國也曾提議與美國締結軍事安全條約，因爲它堅持把北朝鮮包括在條約的範圍之內，也產生了同樣的困難。這項條款意味着美國負有責任收復和永遠保衛北朝鮮作爲大韓民國領土的一部份，然而美國有一天却可能要從朝鮮撤出它的軍隊。因此，如果美國與國民黨政府締結一項軍事安全條約，包括中國應有的全部領土，就會樹立一個先例，被大韓民國抓住不放，堅決要求美國給予同等待遇。另外，英國關於香港、新加坡和馬來亞曾經提出過同樣要求，法國關於印度支那也是如此。杜勒斯重申他的希望：有一天亞洲將有可能締結一項全面的軍事安全條約，就像歐洲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那樣。但是目前中國、印度支那和朝鮮被內戰所分裂，使他難於實現他的願望。他又說，在和平時期，當邊界劃分清楚並得到國際公認的情況下，同一個國家締結一項軍事安全條約是並不困難的。

我說，我瞭解這種困難，但是相信總會有辦法克服。我認爲中國和美國應該繼續研究這個問題，並設法找出一個令人滿意的方式來排除困難。我說，臺灣一向接受美國的軍事援助，那里還有美國軍事顧問團。從軍事觀點來看，締結擬議中的條約可能不會造成很大的差異。但是在外交上，這將象徵着美國在道義上對自由中國政府的國際地位的支持。在心理上，這將對大

陸以及自由中國和僑居國外的中國人起到一種振奮作用，因爲這個條約將會增加他們對於解放大陸的希望，並使他們相信，不管共產黨在亞洲幹些什麼，美國不會讓臺灣從自由世界的地圖上消失。

杜勒斯說，他一定繼續研究這件事，並且希望我也加以考慮。

艾利森建議，成立一個聯合參謀長會議（這是我在政府的指示下提出的另一個建議），也許符合擬議的軍事安全條約的目的。

在1953年的其他日子裏，雖然我在各種演說或者與國務院和國會成員的私下談話中，可能提到過訂立這樣一項條約是合乎理想之舉，但是我沒有再向國務院提出有關共同防禦條約的正式要求。在那時，我們的這種努力看來不會獲得成果，因此，我們不再强求雙邊條約，而是着重於擴大與美國軍事合作範圍的其他方式，例如成立聯合參謀長會議和把美國對中華民國承擔義務的範圍擴展到包括沿海島嶼。這樣，我們力爭把那些島嶼包括在軍事援助方案之內，並將保衛那些島嶼與保衛臺灣和澎湖列島結爲一體。與此同時，特別是在朝鮮停戰協定簽訂以後，我們極力主張建立一個太平洋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一個由美國參加和支持的亞洲國家反共聯盟。下面再扼要地引述一下蔣委員長1953年6月7日寫給艾森豪威爾總統的信（當時朝鮮停戰協定似乎已近在眉睫）：

> 爲了確保亞洲和平，美國政府似有必要宣佈隨時準備與上述受直接威脅國家（即大韓民國、中華民國、泰國、印度支那）簽訂雙邊或多邊共同安全條約，並將於適當時機協助成立亞洲反共國家統一組織。

總之，所有這些問題都是互相緊密聯繫的。加强與美國的

任何軍事合作，都是向形成雙邊防禦條約的方向前進一步，而任何雙邊條約（蔣委員長在信中提到雙邊條約，是支持當時韓國想同美國訂立雙邊安全條約的願望，同樣也表明我們自己想同美國訂立雙邊安全條約的願望。）都被中美雙方看作是亞洲全面反共防禦體系的一環。至於某一特定時期在哪一方面力爭才能最有效果，這要看情況而定。1953年秋天，臺北認爲亟應强調建立多邊條約。爲了追求這一目標，蔣委員長甚至在11月底會見了韓國的李承晚。但是到了1954年1、2月間，正值明顯看出我們在這方面的努力尚爲時過早之際，我接到政府指示，要我積極敦促美國考慮我國政府提出的與美國訂立共同防禦雙邊條約的建議。

那時，美國已經同南朝鮮締結了共同防禦條約。該約於1953年10月1日在華盛頓簽訂，並於1954年1月15日由南朝鮮國民議會一致通過。美國參議院於1月26日批准，但附有一項諒解，那就是：條約僅適用於美國所承認的，大韓民國法定管轄下的領土受到"外部"武裝攻擊的意外事件。這樣，美國政府對於中美雙邊條約的反對理由之一，正如杜勒斯在1953年3月向我所提出，它將被南朝鮮援爲先例的問題就不復存在了。另一個反對理由，美國不能輕易地同一個進行內戰的國家簽訂這樣的條約，也大大地被削弱了。

在我收到臺北關於中美雙邊條約的初步指示的前一天，我同蒲立德有過如下的談話：蒲立德說，他贊成美國與臺灣訂立互助條約，就像美國與澳大利亞、菲律賓、日本和南朝鮮訂立的那樣。他問我，在這個問題上與國務院交涉有了什麼進展。我告訴他，雖然我個人時常以非正式的方式提出這個問題，但是我對於給我所作的解釋並不感到鼓舞。解釋的大意是，按照現狀來看，條約並不需要，因爲美國正在盡量給予臺灣軍事援助，而條

約並不能給我們更多一些。另一方面，我告訴蒲立德，我推測這樣的條約可能會引起一些不安，而這正是國務院在和其他亞洲國家打交道時希望避免的，特別是在那時，中國共產黨試圖在朝鮮問題上舉行政治會議。我說，我同國務院更多地談到太平洋條約，但是美國的立場依然如故，那就是雖然歡迎這樣的條約，但是它必須首先由一些亞洲國家來進行，因爲，如果亞洲的自由國家之間存在分歧，美國不可能在沒有成功希望的情況下帶頭去做。

外交部長下達初步指示的代電是在第二天，2月6日接到的。（發文日期是1954年1月28日）。在代電中，葉部長首先提出我國駐澳大利亞代辦1月20日的電報報告，其中提到澳大利亞的一些報刊文章，並且還彙報了他與美國大使的談話，這兩項都表明，在那時訂立太平洋條約的前景是如何黯淡。葉部長在評論這一報告時說，美國政府對於太平洋聯盟仍然無意採取主動步驟，美國的負責官員已經一再表示這種消極態度。我國政府完全瞭解這個情況，因此我們目前並不主動地促進太平洋聯盟。我們相信，如果美國不參加這樣的聯盟，簽訂的前景是非常渺茫的，即使簽訂，也祇會得到非常有限的成果。

他繼續說道，無論如何，在尼克松副總統11月份（1953年11月8日至12日）訪問臺灣之時，我們曾非正式地向他提出按照美菲、美澳新和美韓安全條約的先例，盡快締結雙邊安全條約的問題。接着，我們按照上述安全條約的模式，草擬了一份中美安全條約，通過美國大使館送交國務院作爲參考。（這一條約草案是在1953年12月18日交給藍欽轉送國務院的。）但是迄今爲止，沒有出現任何進展。外交部已經電復駐澳大利亞的陳代辦，指示他在適當時機告訴美國駐澳代表，需要迅速進行締結中美互助條約的談判。並隨同代電附送中美安全條約草案的中英文本

抄件一份，希望我機密地作爲參考，同時密切注視新的發展形勢。*

外交部關於這一問題的第二封代電於1954年2月23日到達，它是在2月17日用密碼發出的。代電說："關於太平洋反共組織事，上年11月間韓國李承晚大統領訪臺時曾與我總統數度商討。最後決定於適當時機由我方商請菲律賓麥格賽賽總統出面倡導，期能先以中、韓、菲、泰爲發起國家，當時並經同意由中韓外交部部長就此項腹案隨時聯繫，相機進行。不意李大統領於由臺返韓之第三日，竟向外國記者將此項計劃全部宣佈，時麥格賽賽總統尚未就任，彼當於翌日發表聲明，謂彼無意倡導此項組織，麥氏就職後，李氏復派其駐菲公使擅以中韓兩國名義再向麥氏敦促，請其倡導。麥氏竟又於本年1月17日公開聲明，謂彼正從事於內政之整頓，無意出面倡導太平洋反共同盟。最近李氏復未經事先與我方磋商，逕致函麥氏促其早日出面倡導，而於事後請我總統亦以書面向麥氏作同樣之表示，我鑒於菲總統對此事已屢作冲淡之表示，原認爲此項辦法未必有效，但爲表示我與韓國立場一致起見，經呈奉總統核定，不擬直接致函菲總統，而於查悉李大統領函確已送達後，由陳大使質平密向菲方口頭表示我方支持李大統領函件之意，查太平洋反共組織有賴美國之參加與贊助，而菲政府倘無美方之勸促，顯不欲出面倡導，故美國態度至關重要。近一年來我政府雖曾就此事迭與美政府作非正式之接洽，惟美國務院方面均以美政府不便倡導爲辭，盼亞洲國家自動結合，語多搪塞。查李大統領由臺返韓向記者宣傳此項計劃後，弟曾託藍欽大使致電國務院，請美方探詢麥氏之態度，久未得復。催問再三，藍欽大使乃作爲其個人意見向弟表示，麥氏面臨若干內政問題，恐無暇肩此重任。並云此係彼個人

* 隨同1954年1月28日代電送給我的條約草案全文見附錄三。

之觀察，固非麥氏之反應等語。此次李大統領致函麥氏請我支持，弟復邀晤藍欽大使，請其電詢美政府能否就麥氏出面倡導太平洋反共組織一事，從旁敦勸，促其同意，迄今尚未得復。我國政府固甚願見此項組織之早日實現，且願隨時相機推動，但鑒於各方反應如此，自亦不可强求。在此種情形下，我國目前之政策應置重點於中美安全條約之締結，以全力促其早日觀成，而暫緩推動太平洋反共組織之發起。查中美安全條約之我方草案及接洽經過，已見本年 1 月28日本部外43條(一)字第847號代電，諒荷察及。擬請吾兄在美繼續接洽，盡力推動。茲擬定下列步驟作爲吾兄進行此事之參考：

"(一)上年尼克松副總統離臺後，弟曾將我方對此事之意見函達，近接其來函，認爲此項意見切當而有用，往來函抄件當覓妥便帶奉。"又上年12月底雷德福與饒伯森來臺時，總統及弟亦均與彼等談及此事，雷氏尤表贊助，並允於返美後與尼克松副總統一談。本部近准美大使館非正式通知，謂已接獲國務院電告，謂中美安全條約草案美政府已開始作初步之研究等語。最近藍欽大使復告弟，此事恐須俟杜勒斯於四國外長會議閉幕由歐返美後再予考慮，故兄似可於杜氏返美前，先與饒伯森商談。

"(二)密請與我友好而具有影響力之美國參衆兩院議員策動此事。

"(三)除弟於致尼克松副總統函中所已列舉之各項理由外，以下兩點亦可酌予運用。

"(甲)亞洲一般人民固相信美國不致放棄反共立場，但深恐美國終將承認中共或同時承認兩個中國。此種論調雖多出諸美國民主黨人士，但東南亞各地一般輿論亦多作同樣推測，此種看法固不利於遠東一般非共國家朝野人士之反共意志，而對於越南三邦之作戰情緒影響尤大，且亦間接鼓勵法國對越南戰事抱

失敗主義者之擡頭。倘美國能於此時與我簽訂安全條約，實爲美國決心不容共產暴政在亞洲存在之最有力表示。

"(乙)美國共和黨當政以來其對遠東之政策截至現時爲止，尚未能脫離前民主黨政策之窠臼，質言之，即仍採取對共產黨堵塞政策，而此項政策業已證明並未發生成效，倘美國現政府果欲於民主黨之遠東政策失敗之餘，爲收之桑榆之計，則與我簽訂一項安全條約，實屬惠而不費之舉。

"以上各點請吾兄斟酌洽辦見示，並將本函及弟與尼副總統往來函件抄本密轉廷黻兄參考爲荷。"*

我於2月27日打電報告訴葉部長說，他的信已經收到，決心推進；我已安排把副本送給蔣博士，但是他與尼克松來往函件的副本還沒有收到。自從接到他的來信後，我也已秘密地打聽到國務院已經初步研究此事，結果傾向於贊同。我把這告訴了葉部長，並說，當討論此事時，大家覺得即使美國出頭贊成締結泛太平洋反共條約，也不易實現；另一方面，如果一定數量志同道合的遠東國家組成一個集團，也是弊多於利。因此，國務院傾向於首先着手中美安全條約的談判。

我還告訴葉部長，我已特意迅速爲杜勒斯國務卿準備了一份有關這一問題的備忘録。他將於3月1日去委內瑞拉參加泛美會議。我希望他在動身以前能够看到這份備忘録，並且作出決定。如果他能同意，那麽，他就會在國家安全會議上提出討論並作出決議，然後美國方面會向我們提出。我以這樣樂觀的情緒向外交部葉部長作了彙報，他正在親自主持着主要在臺北與藍欽大使進行的關於條約的預備性談判。

何士於3月9日從臺灣抵美，帶給我尼克松和葉部長來往信件的副本與一封外交部條約司爲探詢美方意見而寫的密碼

* 此電係顧氏所藏原件。——譯者

信。當葉部長接到我2月23日的電報，建議催促何士回來協助我們用先發制人的辦法阻止加拿大承認紅色中國時，他一定已經決定，何士是託帶保密材料的適當人士。

葉部長寫給尼克松副總統信件的日期是12月18日，內容如下：

副總統閣下：

閣下於首途赴錫蘭以前，抽暇在仰光寫信給我，深表感謝。

關於尊函提到的我們在臺北的談話，我願扼要地重述我們兩國締結共同安全條約的必要。這一條約如能實現，則不僅可使我們的關係立於永久不變的基礎之上，而且可以消除經常發生的恐懼，認爲美國將會放棄自由中國而承認中國共產黨。

我口頭向你陳述的意見如下：

（1）艾奇遜公佈的白皮書，意在證明放棄中國是合理的。雖然杜魯門—艾奇遜的對華政策現在已被否定，共和黨政府爲了把臺灣作爲全體自由中國人民重整旗鼓的據點而一直在支持中華民國政府，但是根據共產黨對整個亞洲特別是對東亞的不斷威脅，現在還缺少一種具體性質的東西以便把我們的關係放在較爲永久的基礎之上。

（2）自從美韓條約簽訂以來，普遍認爲：如果美國能够和韓國簽訂一項條約，那麼也能够同樣（即便不是更好）和自由中國簽訂一項類似的條約。

（3）如閣下所知，軍事援助顧問團和國外業務署已在臺灣工作三年。這些機構和中國政府之間訂立了大量的技術協定。此外，據我們瞭解，第七艦隊待命阻擊針對臺灣和澎湖列島的任何侵犯活動。閣下也許同意，貴國目前承擔

的義務，實際加起來相當於，甚至多於根據一般原則締結的條約所包含的義務。

（4）如能於最近的將來簽訂一項條約，必將徹底地消除臺灣人民以及分散居住在世界各地的一千二三百萬自由中國人民的疑慮，即：美國將會在一些盟國的壓力下承認中國共產黨。

（5）對於鐵幕後的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民，締結這樣的條約將會大大增強他們對於自由事業和對於美國反共政策的信心。

（6）由於我對貴國國內政治所知甚少，我不能斷定，與自由中國簽訂一項條約是否會得到議員們的支持，但是我傾向於相信，那些一貫贊成支持我國政府的議員們是不會反對的。

由於我們談話時貴國大使藍欽在場，我已冒昧地通知他，我將寫信給你，扼要重述我對於這一問題的看法。

無需贅言，閣下的訪問是極大的成功。閣下在我國人民中，特別是在軍隊中，鼓舞了信心，提高了士氣。閣下的個人風度及民主作風贏得了我國朝野的愛戴，而尼克松夫人，我可以說，受到了所有與她相識的人們的欽慕。

謹向閣下和尼克松夫人致以節日的祝賀。

你的誠摯的

葉公超

副總統的復函的日期是1954年1月9日。他說：

部長先生閣下：

謹草寸箋對12月18日大札表示謝意。閣下所作我們在臺北談話的紀要是非常恰當而且有用的，承蒙惠寄一份，至爲感謝。

值此新年節日，尼克松夫人和我謹向閣下致以衷心的祝賀。

誠摯的

尼克松

在那前後，我也接到外交部寄來的藍欽大使與葉部長1954年3月2日談話紀要。藍欽大使應葉部長之邀，曾到外交部拜訪他。當時他告訴藍欽，已指令我到國務院詢問關於雙邊條約的問題。他記得這一問題他曾與藍欽在許多場合非正式地討論過。"紀要"繼續說：

……葉部長談到，擬議的條約草案已於前些時候交給了藍欽大使，大使最近來信說，國務院正在加以研究。葉部長希望美國政府不久將會對此事做出決定。如能簽訂條約，或者至少在日內瓦會議以前宣佈將簽訂條約，他認爲可對消除某些恐懼和疑慮起到更多的作用。葉部長接着要求把他的希望轉達國務院。藍欽大使高興地得悉顧維鈞博士將要同時在華盛頓提出這一問題。自從尼克松副總統離去以後，大使至少已有兩次促請給予比較明確的答復，現願再次催促這事。爲了加强他的地位，大使建議葉部長給他一份關於該項建議的簡短的備忘録，這樣他就能加以引用，作爲最新信息。葉部長說，他將樂於照辦。談到太平洋反共聯盟問題時，大使認爲實現的可能性極小，葉部長對此亦表同意。

3月10日，在紐約見到何士以後，我前往波多黎各作短期休養。在我離開以前，我要譚紹華去見饒伯森助理國務卿。饒伯森告訴他，國務院已注意到這一問題的經過和葉部長3月3日給藍欽大使的私函。* 他還說，國務院現在能够告訴我們的是，

* 葉公超3月3日私函見附録四。

它已對此事予以積極的考慮，並已作了大量的準備工作。但是杜勒斯國務卿最近正在各地參加會議，因此工作極忙。這樣，遠東司沒有機會與杜勒斯商量此事。不過，這不僅是國務卿個人意見的問題。國務卿還必須考慮上級領導的意見（大概是白宮和國家安全會議）。甚至還要探詢國會重要成員的態度。只有在履行這一程序以後，才有可能做出決定。

關於此事，外交部自然是與大使館的活動齊頭並進的，它於3月15日打電報告訴我，擬議的中美安全條約的代號是"CLARA"，中文爲"棠案"。葉部長對此事甚爲焦急，他也想知道杜勒斯是否已回華盛頓，或者在他離開首都以前已就他的意見有所指示，以及關於"棠案"是否有了甚麼新的發展。國務院正專心致力於印度支那的局勢和關於印度支那及朝鮮的日內瓦會議的準備工作。

外交部3月25日的電報通知我，美國大使館剛剛派人來告訴我們說，根據國務院來電，美國政府正在積極研究和考慮"棠案"。此外，他們特別重視葉部長的論點，即在日內瓦會議開幕以前簽訂此項擬議的條約的好處。當我們問到所謂"正在考慮"是否意味着還有困難時，代表回答說，國務院必須首先與國防部商量，然後把這件事提到國家安全會議上作決定。所謂"正在考慮"是事實，並非意味着國務院對此感到有甚麼困難。

葉公超3月24日給我的私函中也提到"棠案"或"克拉拉"的問題，重申外交部得到美國大使館的另一口信說，美國政府的最高一級正在鄭重考慮此事。葉部長又說：

> 如能對國務院施加若干壓力，或能有助於加速此事之進展。總統切望於4月26日日內瓦會議開幕以前美國能做出肯定決定。

又過去幾個星期，但國務院對於擬議的條約沒有傳出新消

息。印度支那的局勢變得日益嚴重，再有幾周日內瓦會議就要開幕。我要求在國務院會見饒伯森。我希望討論共同防禦條約，以及臺北就我國政府對日內瓦會議的希望和態度通知國務院的九點備忘録的電報。我於 4 月 7 日提出約會的要求，恰值饒伯森的辦公室打電話給大使館，問我是否能會見他，於是我們遂在當天見面。

我們剛剛討論完臺北關於日內瓦會議的備忘録，一位秘書送給饒伯森一張紙條，上面寫道，另一位客人正在等候。我說我不多佔他的時間，只是想問一下關於協商中美共同防禦和互助條約的問題，這是中國外交部長前些時候向藍欽大使提出的。我說，雖然此事是在臺北辦理的，我的政府要求我詢問美國政府是否已經做出決定。

饒伯森回答說，這件事在日內瓦會議以前恐怕不可能提出來。因爲國務卿所專注的，一方面是印度支那的局勢，另一方面是日內瓦會議的準備工作。國務卿首先要同國會的領袖們商談，纔能提出這個問題，而在日內瓦會議以前去做這事，實際上是不可能的。此外，這個問題還要提交國家安全委員會做最後決定。

我問，是否國務卿本人已經同意這一建議，並已作出決定。

饒伯森說，他和他的辦公室都贊成這個建議，並已把此事向國務卿提出，但是這要由國家安全委員會來決定。

我問，是否國務卿已經做出決定，贊成這一建議，或者他還沒有時間去研究它，因而沒有決定。

饒伯森回答說，杜勒斯還沒有決定，等到從日內瓦回來後纔會研究這一建議。

談到這裏，我起身告辭，會見時在旁協助的馬康衛陪同出來。他告訴我，饒伯森曾想見我，和我談擬議的中美共同防禦和互助條約問題，但是助理國務卿一直忙於接見各國大使，顯然忘

記了提到這個問題。他很高興我把它提出來，並得到了饒伯森的答復。

馬康衛返回他的辦公室，我在前廳稍待了片刻。十分鐘後，我看到一羣人，包括澳大利亞、加拿大和新西蘭大使，由他們的秘書陪同，從饒伯森的辦公室走出來。臨走時，我又看到越南大使正在等待會見饒伯森。這是國務院和杜勒斯發起的一輪討論的開始，以推行國務卿4月5日演說中的建議：由美國及其盟國共同警告共產黨中國不得在印度支那或東南亞其他地區以任何方式推行進一步侵畧，使共產黨中國在東南亞形成的嚴重威脅"受到統一意志，必要時統一行動的抵抗"。

僅僅在我與饒伯森會見的前幾小時，我曾邀請中國科科長馬康衛共進午餐，席間我曾向他探聽美國對於擬議中條約的態度。他告訴我並爲後來饒伯森所證實的是：國務卿正忙於準備日內瓦會議，不可能期待他對條約做出任何決定。

幾天以後，在臺北，葉部長和藍欽大使談到雙邊條約與擬議的東南亞聯盟的關係。一星期以後，他在另一封給我的私信中說：

> 請尋找機會告訴國務院，我們對於"克拉拉"的拖延頗感失望，主要是由於心理上的原因。我曾經希望某種形式的東南亞共同防禦聯盟將在日內瓦會議以前成立。如果在那時以前我們能够得到"克拉拉"，定將有助於減輕因在擬議的聯盟問題上沒有同我們商量而感到失望的痛楚。這裏很多人的意見是：如果菲律賓人能够包括在內，那就沒有理由把我們排除在外。由於種種原因，我個人寧願不把自由中國包括在任何東南亞共同防禦組織體系之內，雖然我深知要想消除一般認爲我國政府是被輕視的印象是不容易的。唯一可能的補救，看來是要由美國着手組織一個東亞防禦

聯盟，但是那樣韓國就會誓死反對把日本包括在內，而日本本身很可能不希望和我們及韓國同舟共濟。我擔心美國國務院對於我們的處境並沒有給予充分的考慮。我與藍欽大使4月9日的談話中也是這樣說，談話的記錄摘要已經送上。

葉部長再一次要求藍欽大使在4月16日來見他，也就是他給我寫信的那天。他告訴藍欽，他認爲美國倡議的東南亞反共條約，正在具體化，他把這看作是反對共產黨活動的重要聯合行動。他還說，由於我們不包括在擬議的東南亞聯盟之內，而且爲東亞成立一個組織是不可能的，我們熱誠希望美國迅速考慮中美安全條約問題。如果在日內瓦會議以前不可能簽訂這一條約，那麼我們認爲它應該在會議期間簽訂。根據4月17日外交部的來電，藍欽大使同意立即向國務院報告。

外交部的同一封電報要我立即爲此事與國務院聯繫，並且繼續經常催促國務院採取行動。然而，不僅杜勒斯國務卿，而且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饒伯森和中國科的許多成員都正要到日內瓦去。我知道大使館在那時的任何請求都僅能得到像過去一樣的答復。然而，當我於4月29日拜訪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幫辦莊萊德，詢問關於國防部長威爾遜和范佛里特將軍行將對臺灣進行訪問之事時，我還是乘機向他探聽了有關擬議的條約、日內瓦和印度支那的形勢，以及4月20日十九個亞洲國家與杜勒斯國務卿的會見等情況。

在介紹條約問題時，我首先提到三四星期以前，我與饒伯森關於我國與美國進行雙邊共同防禦條約談判問題的談話。我說，我已瞭解到由於國務卿正專心於印度支那的局勢，在日內瓦會議以前他不會有時間研究這一問題並作出決定。這當然要使我國政府失望，因爲我國政府原本希望擬議的條約能在日內瓦會

議以前簽訂，或者至少能開始談判。國務卿回國以後，最近宣佈，作爲兩星期以前他去倫敦和巴黎短暫旅行的結果，他準備發起一項東南亞十國共同防禦條約，而他提到的國家名單中並沒有包括中華民國。這就增加了中國政府和臺灣人民的失望，使他們倍感沮喪。因而，外交部長葉公超在給我的電報中談到了自由中國失望的痛苦，由於現在開始的日內瓦會議有中共政權參加，就使得痛楚更加强烈。我問，美國方面現在的情況如何。

莊萊德說，杜勒斯國務卿瞭解臺灣的情緒，並於最近傳話給葉博士說，他對這種想法不是無動於衷的，回去以後，他願多花些時間研究這一問題，並作出決定。杜勒斯也談到，他必須同美國的人們討論這一問題。

我問，是否可以這樣說：雖然國務卿和國務院對於這個想法是同情的，但是還沒有作出決定。

莊萊德說，這是對的，又補充說，國務卿將於下星期回華盛頓，我可以直接同他談起此事。

我說，我一定要尋找機會與杜勒斯交談。關於此事的原則，我想不會有太多的困難，因爲美國不但已同其他國家簽訂了許多雙邊條約，而且一直在同臺灣的中國政府合作保衛該島。此外，在我們兩國的協定中，關於利用美援方面，也有一條對第七艦隊長期有效的命令：當臺灣受到大陸的攻擊時，要幫助保衛臺灣。因此，簽訂共同防禦條約，僅僅是把現在的情況形式化而已。

莊萊德表示同意，並且說，現在有了澳新美安全條約和與菲律賓、韓國、日本的條約。此外，美國一直在給臺灣的中國政府以大量的援助。他還提到艾森豪威爾關於臺灣非中立化的聲明。

我認爲，如果談判不能很快開始，美國發表一項聲明，表明

它對這一條約進行談判的意願，那將大有助於清除我國政府和人民的疑慮。

莊萊德再次建議，杜勒斯回來以後，我可以同他安排一次會談。

我說，我將欣然照辦。

莊萊德問道，臺灣是否認爲擬議的條約完全對中國有利。

我回答說，據我瞭解，臺北在討論時，有一小部分人心懷猶豫，但這只是極微弱的少數。希望有這樣一項條約的理由主要出自心理上的原因，特別是目前關於對遠東共產黨的威脅採取聯合行動之事正議論紛紛之時，更是如此。事實上，沒有一個國家比中華民國更具有與共產帝國主義作鬥爭的堅定決心，這可能是因爲中華民國和中國人民比其他任何國家遭受到更多的共產主義侵畧之故。的確，我相信中華民國和大韓民國（它也遭受到深重的共產黨的侵畧）擁有兩支亞洲最强大的軍事力量，可爲反共事業服務。

正是在這一點上（像前面一章談到的），莊萊德解釋說，擬議的十國條約是有關印度支那的局勢的，是屬於東南亞的，這就是爲甚麼像南朝鮮和臺灣等國沒有被包括在內的原因。我告訴他，我認爲如果鄰近臺灣的菲律賓包括在內的話，就沒有理由不包括臺灣，因爲，如果印度支那發生任何事故，臺灣勢必受到同樣威脅。他說，十國名單既不是最後的，也不是包羅無遺的。如果東南亞形勢惡化，當然會要求國民黨中國和南朝鮮的强大軍事力量前來幫助。

大約一星期以後，杜勒斯回到華盛頓。然而我由於幾種原因（我於5月13日給外交部葉部長的密電中曾對此加以解釋），並沒有立即請求會見。我告訴部長，在正常情況下，國務卿回來以後，爲了親自催促對雙邊條約盡快採取行動，我會立即請求與

他會見。但是日內瓦會議的進展不利，國際局勢的可能發展也難以判斷。美國對東南亞的政策看來搖擺不定，實際上正在進行修訂。與此同時，我覺得雙邊條約如能定期簽訂，對一般羣衆在心理上不會沒有好處，但是對於臺灣和澎湖列島的防務，對於我們爭取獲得軍事和經濟上的援助，實際上並不容易因此得到迅速的效果。另外，最重要的是，條約將會限制我們主要的行動方針——攻擊和收復大陸的自由。這樣，權衡條約的利弊，看來是各佔一半。

我繼續說，全面考慮到目前國際局勢的大動蕩，如果簽訂條約仍是我國政府的一項堅定政策，在我見到杜勒斯時，我必將强烈敦促他去進行這項工作。否則，我將在此期間密切觀察國際局勢可能發展的情況，然後向他順便提一下這個問題，以便看看他的反應，並將把我們的談話集中於東南亞的形勢，美國對此的主要政策，以及迄今爲止美國努力推動聯合抵抗共產主義的實際進展情況。我要求部長考慮這幾點，並將他的反應秘密告知。

事實是，我一直認爲擬議的這一條約既有好處，也有壞處，主要的壞處是條約將會限制我們實現收復大陸這一目標的行動自由。我一直希望並且相信，我們一再宣佈的收復大陸的政策不久就會實現。即使後來到了1954年，當我回到臺灣訪問的時候，從我看到和聽到的，我都認爲他們打算在不久的將來對大陸發動進攻。的確，一般在臺灣的大陸人、海外華僑和美國朋友像諾蘭、蒲立德和周以德等，都殷切期望我們將盡全力收復大陸。臺灣大約有六十萬軍隊，包括各個兵種，例如炮兵、裝甲部隊、海軍等等，而且每年至少有百分之八十五的預算用在武裝力量方面。

然而實際上除非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收復大陸並不是政

府的直接目標。使我驚訝的是，在臺灣從最高當局到一般羣衆都普遍相信，另一次世界大戰即將開始，目前當務之急是保證臺灣及其附近島嶼的安全，因此需要通過一個共同防禦條約來獲得美國的保護。關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問題，當蔣委員長和政府的其他高級官員徵詢我的意見時，我坦率地說，所有上次大戰同盟國的人民對於戰爭都深惡痛絶，因此他們的政府肯定要在近十年或更長的時期盡力避免戰爭。但是當時我確實没有看清，在爆發這樣一次全面戰爭並得到美國保證給予援助之前，政府是不會進攻大陸的。相反，隨着臺灣情況的好轉和大陸形勢的混亂以及那裏人民的不滿，發動一次收復大陸的進攻，看來比過去更有成功的希望。這就是爲甚麼我給外交部長發那封電報的原因。我希望警告政府，雖然與美國訂立安全條約可以得到直接的心理上的好處，但是條約將使我們進攻以至最終收復大陸的自由受到限制。

兩天以後，外交部長拍來回電。他已讀過我的電報，贊賞我眼光遠大的看法。但是他說，擬議的條約的主要目的，在於把兩國之間的共同防禦關係置於法律基礎之上。同時，這是參加較大範圍的安全組織的第一步。此外，考慮到條約的實際作用，政治比軍事問題更爲重要。然而他也考慮到我的觀點，即我們爲了收復大陸而實行的任何進攻行動都可能要受到限制。因此，在起草條約的時候，已經注意到不使產生這樣的解釋，並避免使用招致這一解釋的任何措詞。葉部長繼續說，如果我們的草案得到同意，我們這方面的收復大陸的任何努力將不屬於條約範圍之內，因此，簽訂條約無論如何也不會召致任何約束。所以政府仍然希望我會見杜勒斯，儘快地促成此事。

葉部長說，目前東南亞的局勢十分緊張，美國爲計劃和組織一個防禦同盟所做的實際而積極的工作也是恰當的。但是美國

仍然希望像印度和印尼這樣的國家能够參加，葉部長認爲這實在不够明智。他指出，過去美國以軍事和經濟援助來建設這些國家，希望增强他們的反共信念，但是迄今爲止，這一努力並没有產生預期的結果。最近，印度竟然拒絶美國飛機運載法國軍隊保衛奠邊府所急需的物資過境，我們對此確實是非常痛心的。我們不禁要問，即使這樣的國家參加東南亞同盟，對於反對敵人的共同防禦行動又會帶來甚麼好處？在建立聯合行動的組織中，事實上必須首先區分敵友。

葉部長說，美國迄今爲止已經與澳大利亞、新西蘭、菲律賓、日本和南朝鮮分別締結了條約。只是同我國還没有建立軍事互助關係的法律基礎。實際上中國、日本和南朝鮮是東亞擁有最大反共實力的三個國家。如果中國、美國、日本和南朝鮮能够組成一個共同防禦聯盟，其結果將能穩定東亞甚至東南亞的局勢。不幸的是，因爲南朝鮮反對日本，致使此事不易實現。爲了應付這一情況，唯一的補救辦法就是分別締結中美日和中美韓聯盟，作爲中美日韓聯盟的第一步；而中美安全條約乃是確立這一局面的基礎。因此，外交部長殷切希望美國能早日同我們締結上述條約。他要求我向杜勒斯詳細闡明這些意見，並將談話結果電告。

此後幾天，我没法約見杜勒斯。我還從新聞報導中獲悉，我們的軍艦和共產黨軍艦在臺灣海峽發生衝突。我謀求證實這一消息，因此，在我的陸軍武官於5月18日爲中國的一位朋友、五角大樓的查爾斯·博爾特將軍舉行的招待會上，我詢問將軍關於海軍交戰的消息。在回答我的問題時，博爾特將軍說，他認爲我們的軍艦與共產黨軍艦衝突並不嚴重。另一方面，顧毓瑞報告說，國務院的一位官員告訴他，我們在交戰中損失了一艘護航驅逐艦。然而我的海軍武官柳上校和大使館一樣，却說没有

收到臺北關於這一事件的消息。此外，那一天的報紙消息指出，在空中也曾發生衝突，我們的螺旋槳飛機打傷了一架共產黨的米格式噴氣機。

離開招待會以後，我立即打電報給葉部長告訴他我即將與杜勒斯會見，並且詢問外界傳聞與共軍發生海上和空中衝突的詳細情況。我說：

據傳共黨海空軍曾多次出現於臺灣沿海一帶進行偵察，但已一再被我擊退，此訊是否屬實？有無共軍即將發動進攻之迹象？據聞你曾陪同藍欽及范佛里特視察沿海島嶼之軍事情況。

（范佛里特將軍曾於5月12日至16日在臺灣停留。）

第二天下午四時，我到國務院拜會國務卿。馬康衛也在座。我發現國務卿在回答我提問的關於擬議的雙邊安全條約時非常謹慎，在遣詞綴句中顯得非常小心，時常沉思地注視窗外。

根據談話記錄，我一開始就說，我是來與杜勒斯先生商談關於中美共同安全條約之事的，這個條約出自我國政府的建議，並於1953年底已把草案送交美國政府。我最近曾與饒伯森及莊萊德先生談過，聽說此事已經送請國務卿考慮。我不知道杜勒斯先生在百忙之中和出國訪問之際，是否能够考慮到此事，並且作出決定。

杜勒斯說，他對這一建議曾經反復認真考慮。甚至那天早晨，他還同他的助手們結合發起亞洲和太平洋聯合陣綫問題進行討論。（國務卿從椅子上站起來，像他習慣地那樣，踱來踱去，說話審慎，顯然是在掂量他說的每一個字。）他告訴我，這是一個複雜而困難的問題。在談到東亞成立聯合陣綫和集體防禦時，他說國民黨中國和南朝鮮所處的地位與那一地區的其他國家不同，因爲這兩個國家都在進行內戰。

他接着說，就南朝鮮而言，由於簽訂了停戰協定，敵對行動已經停止。美國和南朝鮮的共同安全條約，只是在停戰協定簽訂以後，換句話說，是在戰爭停止以後纔締結的。儘管這樣，條約還規定，只有現在或今後，在大韓民國政府和平管轄下的領土受到武裝侵犯時，條約纔可應用。這條規定的目的是爲了說明，如果南朝鮮採取敵對行動，侵畧北朝鮮，因而南朝鮮的領土被北朝鮮佔領或受到攻擊時，都不能迫使美國參與防衛。

杜勒斯說，他願讓我看看條約的內容，並打電話叫人拿來一份條約副本。在查閱時，他發現第五條用的詞句是"合法地"而不是"和平地"，他立即解釋說，這兩個詞的含義是一樣的。他說事實上，美國政府的這一諒解，在談判中均有記錄，並在美國政府致大韓民國總統的函件中再次明確提出。他還把這封信的有關部分念給我聽。

我問，這是否意味着，在美國看來，只有當北朝鮮主動對南朝鮮恢復敵對行動時，條約纔能應用。

杜勒斯作了肯定的回答說，停戰協定只要繼續有效，就打算永久維持下去，雖然共產黨將來可能做些甚麼尚難預料。至於國民黨中國，目前中華民國和大陸上的共產黨政權之間的戰爭狀態繼續存在。事實上，空中和海上的敵對行動仍在繼續。締結一項共同安全條約，並且規定它的準確使用范圍，將是困難的。中華民國政府把中國大陸看作是在它的合法主權之下，並且表明了一定要恢復大陸的決心。他同情這一意圖，並且願意見其實現。但是美國不想介入中國大陸上的軍事行動。日本軍隊花了七八年的時間竭盡全力企圖征服全部大陸，但並沒有成功。另一方面，如果規定擬議的條約的適用範圍，那將意味着美國想要阻攔國民黨政府收復大陸，美國也不願那樣做。

我指出，擬議的條約的目的是防禦性質的，沒有必要使美國

成爲國民黨政府進攻大陸的一個夥伴。

杜勒斯說，“是的”，但是阻攔的含義仍然是明顯的。他說，遠東的全面形勢充滿了不安定因素，他希望今後的發展將是國民黨中國能够努力收復大陸，並取得初步成功。那時美國也許能够加以幫助。

我問，杜勒斯對於擬議的雙邊條約的考慮，是否也適用於把國民黨中國包括在內的多邊條約？

杜勒斯說，“是的”。他說，事實上美國的目的是成立一個集體防禦體系和發起一個特別的條約。

根據報紙消息，英國似乎不願現在就參加而美國則不願英國希圖暫時置身事外而準備繼續前進。當我談到這一情況時，杜勒斯提到那天早晨艾森豪威爾在記者招待會上的聲明，並說，不管英國是甚麼態度，美國正在繼續前進，但是希望英國不久將會參加。他說，人們會記得，這就是美國現在的態度。

我們繼續討論這個問題，並且談到法國—印度支那的一般局勢，然後我起身告辭。在我告別時，杜勒斯再次說，他願向我保證，對於國民黨政府在臺灣的處境以及它在擬議的條約中所表示的意願，極爲同情。

我問道我是否應該向我國政府作這樣的報告，即：除了杜勒斯先生剛纔說的那些以外，國務卿還想建議國民政府應該忍耐，等待可能有助於它的處境的總的形勢的有利發展。

杜勒斯說，他願這樣建議，要求我照此告訴我國政府。

在陪同我拜會杜勒斯以前和在會見以後，馬康衛告訴我，根據他的辦公室收到的來自臺北的報告，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部隊在空中和海上發生了不少次衝突，雙方都有損失。報告進一步指出，共產黨正在準備進攻，奪取浙江沿海大陳島周圍的小島。局勢看來對臺北頗爲嚴重。

我說，共產黨曾經試圖奪取大陸沿海在國民政府管轄之下的島嶼。

馬康衛認爲，保持那些島嶼，對國民黨的事業來說是重要的。

我同意，並說，它們曾被作爲重要的觀測站，察看大陸正在搞些甚麼；當然到了適當時候，它們將是進攻大陸、收復主權的良好的踏脚石。

馬康衛表示熱烈希望國民政府能够抵禦共產黨的進攻，保住這些島嶼。

幾天以後，我收到外交部長對於我電詢衝突消息的答復。首先他告訴我，5月4日他曾陪同藍欽大使作爲期三天的旅行，到金門和大陳島視察前綫。范佛里特將軍還沒有到達臺北，因而沒有跟他們一起去。其次，在過去十天裏，共產黨的海軍幾乎每天都與我們駐大陳島的海軍遭遇，雙方都受到一些損失。第三，大陳島附近海面上的共產黨海軍，已經辨明的有兩艘大型驅逐艦，三艘巡邏炮艇，四艘潛水艇。還有蘇聯接受日本作爲部份賠償物資的一艘巡洋艦和三艘大型驅逐艦，尚待核實。所有這些艦隻上，炮的口徑都比我們大。

葉部長還說，在那一地區的共產黨海軍力量已經超過了我們駐在大陳島的海軍。另外，他們可以得到大陸上的空中支援。我們自己的空軍駐在離大陳島二百多海里的基隆。飛機要飛行一個半小時纔能爲大陳島的海軍提供空中援助。常常因爲到達的時間太遲，不能參加戰鬥，結果只是一場徒勞往返的飛行。因此，我們在大陳島的海軍實際上是暴露在海空軍都佔優勢的敵人面前。我們的空軍在此情況下，不得不進行支援，但在這樣做時，常常遭受損失，因爲敵人所有的飛機都是米格十五式，而我們仍然在用螺旋槳式飛機。

外交部長接着指出，大陳島可以作爲搜集大陸軍事情報的基地，也可用作對敵人進行偵察的基地。因爲這不僅對臺灣而且對冲繩都是如此，所以大陳島對國民黨中國和美國都是具有戰畧價值的。過去，當美國決定逐步放棄"中立化"的時候，我們曾要求美方利用這一機會公開宣佈它對這些外圍或"沿海"島嶼的關注，作爲對敵人的警告，從而使它們不致落在敵人的手裏，而被置於第七艦隊的巡邏範圍之內。但是美國不贊成這一意見。結果是，敵人肯定地瞭解到美國無意參與沿海島嶼的防衛，便策劃對它們採取行動。

葉部長說，由於這個原因，他於5月21日再次提請藍欽大使注意我們的要求：請美國在最近的將來尋找適當機會發表一項聲明。這個聲明並不需要明確提出聯合防禦，但是它必須清楚表明：美國把保衛沿海島嶼看作是與保衛臺灣和澎湖列島同等重要。它還要說明，第七艦隊巡邏的地區將不限於臺灣和澎湖列島，它的任務是防止共產黨在臺灣海峽進行軍事行動。葉部長要我與美方接觸，並向國務院重申我們的要求。

在臺灣海峽與共軍發生的嚴重衝突，和臺北再度提出去年7月的要求，讓美國對我國政府統治下的衆多沿海島嶼承擔義務，清楚地表明，擬議的條約的應用範圍，正像杜勒斯自己在我們最近的談話中暗示的那樣，將是雙邊條約談判中的一個突出問題。另一個問題顯然是，在擬議的條約下，我們對共產黨採取軍事行動的自由程度。這一點，在與朝鮮的情況作比較時，杜勒斯也曾暗示過。美國承擔不起而且無意於保證一個國家的自動防禦，讓這個國家能在它自己選擇的任何時間攻擊敵人並招來反擊。首先，美國也不會使自己在承擔義務或其他情況下，爲保衛那個國家的所有島嶼而投入戰爭，這些島嶼中有些是分散的，或無法防禦的，或者從美國的觀點來看是沒有戰略價值的。

臺北政府本身預見到這些問題，希望看到條約的談判問題早日解決，因而顯出和解的姿態。根據外交部5月27日電報，在范佛里特將軍第二次訪問臺灣時，蔣介石總統和他談話的要點如下：*

（一）東南亞各國多英法舊殖民地，受英、法殖民政策之羈縻，積重難返，意在觀望，態度含混。美對各該國欲採鮮明之單獨政策，不受英、法牽制，殊鮮可能。惟東亞方面，中、菲、韓、日四國與美國關係密切，反共意志堅強，美與此四國加强合作，無慮英、法之影響。（二）鑒於日本與菲、韓二國之關係，欲使東亞四國共同組織聯盟，目前恐難辦到。現必須先以美國爲中心，並以美與四國之雙邊爲基礎，形成中美日、中美韓、及中美菲之連環區域安全制度，始能收共同反共之效。（三）美與日、韓、菲三國均已訂有雙邊安全條約，獨與我尚未訂此約，我認爲係一大缺憾。美總統前命令調整第七艦隊之任務時，我曾與美國成立諒解，即我如對大陸採取大規模軍事行動時，事先必與美國協商。現美如與我簽訂條約，我仍將於事先與美協商，決無採取單獨行動之理。至條約適用範圍，我約稿中規定係採中日和約之例，此點美亦可無所顧慮。（四）我控制下之大陸沿岸島嶼，計有三十餘個。最主要者爲上下大陳、馬祖及金門三地區。我望美至少將此三地區各島之防衛，包括於第七艦隊責任範圍之內。美如同意此點，我可承諾目前不以各該島爲反攻基礎。如有利用各該島發動突擊大陸行動之需要，我自當仍先與美協商。

電報的結尾說，前兩點僅供我參考。至於後兩點關於談判和簽定防禦條約以及美國協防大陸沿岸島嶼的保衛問題，我應

* 此件録自顧氏所存函電。——譯者

該連同外交部長5月15日電報中的要點一起考慮（即他對我在電報中提出的告誡：條約存在有利和不利兩方面因素所作的答復），並由我斟酌，尋找機會向國務院提出這個問題。

隨後，我於6月9日菲律賓大使羅慕洛舉行的晚宴中遇到助理國務卿幫辦莊萊德。他告訴我，第七艦隊剛剛巡視過大陳島周圍的海域。他說，這將會使我們滿意。我說，我還沒有從臺北聽到關於巡視的消息，但是我想這是一個有用的和有益的行動，一定會給中國共產黨以美國注意和關心那一地區安全的深刻印象。在給外交部關於談話的電報彙報中，我補充說，這是爲了那一目的而採取的一項必不可少的步驟。我還問外交部長，在採取這項措施以前，美國方面是否事先與我軍事當局取得聯繫，表示打算繼續進行定期巡視。

外交部於6月12日答復說，我們事先曾經收到關於第七艦隊將巡視大陳諸島的通知。藍欽大使曾秘密告訴我們，美國艦隊在對臺灣和澎湖列島的例行視察航行以後，兩艘驅逐艦將在最近幾天前往大陳島內港。但是關於沿海島嶼的聯防或美國宣佈這些島嶼是在第七艦隊的巡航範圍之內的我方建議，美國仍然表示不能同意。

6月27日，范佛里特到達臺北，這是他在六星期中的第三次訪問自由中國。幾天以後，《紐約時報》自臺北發來的一則電訊說，蔣委員長和范佛里特將軍已經商定締結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這項條約給予中國以進攻大陸的自由，可是美國不必參加這一行動。此外，電訊還說，與此同時，美國同意防禦金門和大陳島等沿海島嶼。

顯然，這是歪曲事實。所以我把電訊的要點電告外交部，要求盡快把準確的信息告我。我已經安排在第二天下午會見杜勒斯國務卿，他很可能詢問實際情況。

回電適時來到，告訴我電訊中的信息不是真正事實。電報說，這一電訊的起因可能是范佛里特將軍最近對總統的一次拜訪，和他們關於他最近在前綫訪問中所見所聞的討論。電報還向我重申，我們政府對於擬議的條約仍保持絶對秘密，不允許任何洩露。它要我自行斟酌，在美方問到時，如何加以解釋。

然而當我們在7月1日見面的時候，杜勒斯國務卿並没有提出這個問題。事實上，我們主要談的是國際問題。馬康衛會見時在座。我一開始就解釋這次訪問的原因。我說，我因磋商公務，將回臺灣大約兩個星期，這就是爲甚麽我要求與國務卿會談的原因。我說據我所知國務卿工作很忙，爲了節省時間，我將直截了當地把我想到的各種事情講出來。大約有六個問題。據回憶，我首先問到最近英美會議的結果，在會議中，英國不僅極力主張東南亞要有一個洛迦諾式的安全公約，而且應接納紅色中國進入聯合國；第二，關於印度支那的局勢；第三，關於英美會談的性質，是根據條約或僅根據政策；第四，我說，有兩件事情與我國政府直接有關，我請求國務卿加以澄清。於是我提出了把沿海島嶼包括在軍事援助計劃之內的問題。我說，我國政府已提出此項要求，我自己以前也向國務院提出過這個問題。

杜勒斯說，事實上已經這樣作了，因爲據他瞭解，由美國駐臺灣顧問訓練的正規軍隊，連同美國裝備已經被派往那些島嶼。

馬康衛說，唯一不同之處是没有軍事援助顧問團人員駐在這些島上和美國軍官不在那裏進行訓練，而實際上軍隊和裝備已在這些島上投入使用。

我說，另一件事是，我國政府請求美國政府宣佈把那些島嶼包括在第七艦隊的防護巡邏範圍之中。我國政府認爲，如果不便發表一個簡單的宣言，那末，聲明美國對於那些島嶼安全的重視和關注，以至進一步指出它們處於第七艦隊的巡邏範圍之

內，將是非常有益的。

杜勒斯問道，最近第七艦隊不是已對那些島嶼周圍的海域進行了巡視嗎？他又說，第七艦隊之所以去到那裏，是鑒於共方奪取那些島嶼的威脅在不斷增加。

我說，我瞭解到第七艦隊在6月初旬對那些島嶼進行了巡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杜勒斯說，美國政府不願發表任何正式的聲明，因爲書面聲明會引起過多的注意，但是正在密切注視着形勢的發展。

我說，我聽到這些話很高興，我推測一些美國驅逐艦也將巡視那些島嶼。

杜勒斯重申，美國海軍將對那一地區密切注視。

最後，在起身告辭以前，我問杜勒斯如何評價遠東和歐洲的全面形勢。他作了回答，然後祝我去臺灣旅途愉快。他沒有提出雙邊條約，我也沒提，因爲我知道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他自己不提這個問題，那就是沒有甚麼新的東西可以告訴我。

同一天，我會見了孔令傑，他到雙橡園來拜訪我。他和我談到中美雙邊條約的問題，並說，一個美國朋友曾經告訴他，我已向杜勒斯提出了這件事，但是遭到他的拒絕。我告訴他，臺北提出這件事已經有幾個月，我奉命與國務院打交道，只是因爲臺北等待了幾個月，一直沒有接到華盛頓的回音。國務院的下級官員是贊成的，這是事實，但是這要由杜勒斯來決定，而他却認爲困難重重。

7月3日，關於這個問題外交部又打來一封電報。告訴我有關葉部長和藍欽大使6月17日的會談情況：*

部長於6月17日與藍欽大使再談棠案，經本部備就同意記錄，奉部長核定，並於6月21日交藍欽閱表同意。部長

* 外交部7月3日電文錄自顧氏所存函電。——譯者

在會談中曾就國務卿杜勒斯於5月19日與執事晤談時所表意見，加以評論，請美方再加考慮。該件談話紀録原擬即譯密碼航寄執事，惟因當時執事或將返國述職，故未寄發。現藍欽已將此項紀録密送國務卿。其本人日前返美亦攜有一份，經本部請此間美國大使館電藍欽，即以6月17日談話同意紀録一份，送交執事，並告以本部曾將全文電達執事，惟以電碼錯誤，未能譯出等語，請逕洽藍欽。又紀録中末段藍欽所詢一節，已奉總統指明，以我反攻大陸事先應與美磋商一事，前曾提供保證，迄仍有效。惟美方對棠案尚未同意，現欲我就反攻大陸與美磋商一事再作進一步表示，不但爲時過早，且無必要。俟將來美同意簽訂棠案時，或可再由雙方商談成立一種了解。等因。部長已照此意於6月21日轉復藍欽，併希查照。

7月8日，我設午宴招待藍欽大使，並從國務院和國外業務署邀請了許多美國客人，還有大使館的一些官員。藍欽交給我一份他和葉部長會談關於美中共同防禦雙邊條約的紀要。由於此紀要涉及我與杜勒斯對同一問題的會談，並且包含一項聲明，答復或解釋我們力求簽訂這一條約的立場和理由，現抄録於此以供參考。當時上面註有"密件"字樣。

商定的記録

1954年6月17日，星期四，上午十時三十分，美國大使應外交部長邀請造訪外交部。會談記録摘要如下：

外交部長首先感謝大使提供一份顧大使與杜勒斯國務卿於1954年5月19日爲擬議之中美安全條約舉行會談之備忘録副本。外交部長説，他將美國的備忘録與顧大使早些時候發來的電報報告作了比較，雖然國務院的文本增加了

對杜勒斯先生提出的某些觀點的澄清，但發現這兩種文本實質上沒有甚麽差別。然而他注意到，備忘録畧去了涉及日內瓦會議和英美關係的某些內容。大使承認這一事實，並且解釋説，他這樣做是爲了更加强調討論中的問題。

接着，外交部長發表了下述意見，要求大使轉陳國務卿：

（1）從國務卿與顧大使的談話來看，杜勒斯國務卿所主要擔心者爲擬議中雙邊安全條約草案之第四條。外交部長指出，擬議草案並不使美國在軍事範圍內對中國政府承擔較其已經承擔者更多之義務。中國政府之理解爲，如中國共産黨對臺灣無端挑釁，美國之政策乃無論有無條約，均將前來援助。杜勒斯先生所擔心者似爲中國政府軍隊向大陸進攻而引起共軍對臺灣之還擊。果如此，則請其注意蔣總統已經作出之承諾，中國政府在未同美國政府商議以前，不會對大陸發起任何重大軍事行動。因此，中國政府之承諾可以保證，即使共軍反擊，也並無引用擬議中條約之可能。

（2）擬議中條約之目的厥在政治，而非軍事。此條約主要在提高自由中國人民及軍隊之士氣，以及鼓舞鐵幕後中國人民之希望。作爲非中立化命令之結果，第七艦隊已撤銷對大陸之庇護。現在的中美關係幾乎完全處在行政行爲基礎上，第七艦隊可能隨時被行政命令所撤走。中美之間並無明文規定之公開政治聯繫。因而難以對自由世界，尤其自由中國，表明美國正在主動支持中國政府之程度。而擬議之條約在對共産黨的心理戰中，確能起非常有益之作用。

（3）擬議條約中關於適用範圍之條款，實際來自中日

和平條約。據外交部長回憶，這一特定條款係經杜勒斯國務卿調停方爲雙方所接受。除非美國政府爲將來承認中國共產黨，企圖在政治上留有餘地，(對此，外交部長没有理由懷疑。)否則似乎不存在任何理由懷疑此一條款將在美國政府或國會引起任何困難。

(4)目前美國在臺灣承擔之義務已經超過擬議中條約之要求。如，已作出軍事安排，美國空軍可於規定時間利用臺灣及澎湖列島之中國空軍基地；美國海軍可進入上述地區中國軍港；有關當局已經同意，在臺灣受到攻擊時，雙方在通信和聯絡方面實行協作；定期交換關於共產黨軍事行動之情報。

(5)鑒於當前亞洲形勢之發展，外交部長特別强調此項政治條約的迫切性。中華民國乃東亞唯一與美國尚無此類條約聯繫之國家。美國在此一地區擁有極其重要之利益，並將充當領導，因此，在這一地區之任何區域性安全組織中，此種聯繫實爲必要。擬議之條約除對中國人民及軍隊之士氣具有有益作用外，並將加强自由中國與菲律賓、日本、南朝鮮和泰國之政治關係。

(6)切望杜勒斯國務卿按照上述意見重新考慮此事。美國如對原稿提出任何修訂建議，中國政府至爲歡迎。

大使允將部長意見轉達國務卿。並憶及蔣總統曾不止一次口頭保證，在同美國政府協商之前，不會對大陸採取重大進攻行動。然而他問，中國政府是否準備與美國達成堅定之諒解，即在美國反對之情況下，不會採取此種行動。部長答稱，此種諒解無需於條約中清楚説明；而從政治上考慮，清楚説明事實上甚不相宜。大使同意無載入條約之必要，但或應予以記録作爲不發表之議定書。部長稱，須同總

統及行政院長商議，並於適當時候給大使以明確答復。

7月8日我到參議院拜訪了參議員史密斯，他認爲中美互助安全條約可能會束縛我們進攻大陸的手脚。他問，蔣委員長是否也想要此條約。我告訴他，那是爲了政治上的作用而不是出於軍事上的考慮。於是他解釋說，有人曾告訴過他這件事，他聽說此事在國務院遇到一些麻煩。在另一段談話中，他說，他一直希望國民黨中國將會回到大陸，並詢問那裏的情況。據回憶，我當時告訴他，根據能够送出的情報得知，甚至大陸上的中國青年也都已醒悟，羣衆的不滿情緒正在增長。

7月14日，正如上文已經提到的，我曾同諾蘭參議員作了長談，並且再次提出安全條約問題。我說，我國政府一直希望與美國簽訂一項共同防禦雙邊條約。這個問題首先在臺北提出，關於這個問題的大多數會談是在那裏舉行的。我自己也同國務卿和國務院其他官員討論了這件事，但是在美國方面好像顧慮重重。我不知道諾蘭參議員對此事有甚麼看法。我估計正像他們所說的那樣，政府已經同國會領袖們進行過磋商。

諾蘭參議員說，鑒於其時政府和國會圈子中對於蔣經國的活動和臺灣已變成一警察國家議論紛紛，他認爲强力推動此事，時機尚不成熟。這將會引起一場關於臺灣實際情況的辯論，並且會給那些過去批評國民政府的人以可乘之機，證明他們的立場是正確的。

於是我說，我還有一個問題要同諾蘭參議員商討。正如參議員知道的，臺灣人口中有兩百萬人來自大陸。他們生活在這個島上好像是處於流放之中，迫切想要回到大陸的家鄉。大陸上的人們也變得不耐煩了，因爲他們一直在盼望臺灣的軍隊來解放他們。日內瓦會議把共產黨中國的威信大大提高，以至有些人說國民黨中國已完全被人遺忘。別的美國朋友曾經告訴我，

國民黨中國必須有所作爲以表明它還存在。這個國家的一些軍界人士主張，如果我們現在不開始做些事情，我們的軍隊就會變得太老，將來不能再打仗。我說，另一方面，解放大陸人民是一項艱巨的任務，蔣委員長致力於這一任務，自然要等到有適當的成功機會纔去進行，因爲一旦失敗則可能召致覆滅的命運。我不知道參議員對於這個問題有甚麽個人的看法。

諾蘭參議員回答說，關於軍事方面的事情那不在他的範圍之內，他知道得很少。但是他敢肯定，除非能够保證成功，失敗將是災難性的。如果建立了灘頭陣地而不能守住，國民黨部隊必須撤退，那麽，恐怕共產黨對這一地區人民將會進行殘酷的報復。另一方面，他覺得應該做些事情，他認爲奪取海南島將是一個合理的行動，這樣可以（1）顯示一下國民黨中國對共產主義鬥爭的意志；（2）向世界證明，國民黨的士兵現在願意打仗，而不是像在大陸時那樣臨陣脱逃。

參議員相信，奪回國民黨領土的一部份——海南島，應該是不太困難的，而且對它的佔領將會產生深遠的政治影響。此外，共產黨不容易從大陸派遣軍隊進攻海南島，因爲橫渡這段海域需要大量的運輸工具。與此同時，在戰畧上海南島是從日本、沖繩、臺灣和菲律賓一直到澳大利亞以及新西蘭這一島嶼鏈中的重要環節，它將是東南亞防禦體系的一個重要基地。即使印度支那問題在日內瓦得到解決，越南被分割，分界綫得到西方參戰國家的保證，他懷疑是否能容易地進入老撾和柬埔寨，在它們國內建立空軍基地。海南島不但對南越而且對老撾和柬埔寨都是一個合乎邏輯的、有用的空軍基地。

我補充說，“對泰國也是如此”，參議員同意這個意見。然後他繼續指出，在經濟上，海南島有大量鐵礦，日本在戰前常常爲它的鋼鐵工業進口。現在中國大陸已經與日本斷絶貿易往來，

他想海南島的鐵礦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除日本鋼鐵工業的困難處境。

我說，我知道收復海南島的問題曾在臺北的考慮之中。困難的問題是後勤支援。收復這個島可能不太困難，但是一旦收復，就要牢牢守住，這意味着必須源源不斷地支援島上的軍隊。舉例來說，臺灣和海南之間的距離遠遠大於臺灣和大陳島。因此，除非有充分的海上運輸工具來支援守衛部隊，並有充分的空中掩護來保證海上運輸的安全，否則就難以守住這個島嶼。

第二天我拜訪副總統尼克松時，也曾提及擬議的國民黨中國與美國的共同防禦雙邊條約。我說，當他訪問臺灣時，中國政府領袖們已經向他談過此事。我料想尼克松先生當會記得。

尼克松說，他記得，而且他是支持的。他知道國務院方面猶豫不決，但是國民黨中國的偉大朋友饒伯森是支持的。我問尼克松，如果這件事提到國會，國會將有甚麼反應。尼克松說，國會也是會全體贊成的。

在我拜訪尼克松以前，我曾在雙橡園接待了藍欽大使。大使來遲了，首先抱歉說，他的國務院司機帶着他兜圈子，找不到我的住處。在回答問題時，他說還沒有見到杜勒斯，但是已經約定在下星期二，7月20日會見國務卿。

我說，我知道藍欽先生將會同杜勒斯先生談到擬議的兩國共同防禦條約。

藍欽說，"是的"。他知道我曾在5月間與杜勒斯討論過。他不僅從葉博士那裏（根據我的報告），而且從馬康衛送給他的會談紀要（他估計我沒有看過）中瞭解那次會談的內容，據他看，杜勒斯有兩種誤解，他希望能從其思想上消除。一種是國務卿顯然相信，蔣委員長準備隨時派出軍隊進攻大陸。藍欽說，事實上，這支軍隊雖然被重新訓練過，堪稱勁旅，但它的裝備尚不完

善，缺少許多進攻作戰的裝備。而且它不具備收復中國全部大陸的力量。第二個誤解是國務卿顯然把南朝鮮和臺灣看作或多或少處於同樣情況。但是事實上李承晚和蔣委員長大不相同。李剛愎自用，一心想找機會主動進攻。而蔣委員長則比較慎重，除非有相當的成功把握，決不會輕率地去幹一件事。

藍欽說，他將向國務卿力陳兩點：（1）條約將只具有政治作用，決不會鼓勵國民黨中國對大陸發動全面進攻；（2）給予國民黨中國以更多的軍事援助，以使它的軍隊能够用於全面戰爭。

我說，從軍事觀點來看，一方面裝備中國國民黨軍隊，另一方面裝備南朝鮮軍隊，以備他日之用，這是明智的政策。然而我認爲，美國需要有一項重要的政策決定，以支持爲收復中國大陸而發動的全面進攻。但是我瞭解美國目前並沒有打算作出這種決定。

藍欽證實了這一點，說它完全沒有這種打算。相反，迄今給予臺灣的裝備都是爲了防禦目的，而且不能滿足軍隊的全部需要，雖然最近幾個月軍需品的交貨已經加快。自從朝鮮停戰以來，中國共產黨已把他們在朝鮮的大部份軍隊轉移到中國各地，其中大量軍隊被部署在臺灣對面的沿海各省。換句話說，需要比過去更多的國民黨軍隊來對付共產黨。事實上國民黨軍隊靠現在的裝備連擺出一副進攻的姿態都難以做到，更不要說進攻大陸的大規模作戰了。當朝鮮戰爭在進行之時，無疑那對中國共產黨的資源是一個沉重的負擔，但是停戰以後這種負擔已經消除。共產黨中國對印度支那的支援，比較來說是相當有限的。因此，擬議的條約更多地是爲了政治上的和心理上的原因，就此而言，他個人相信它是有用的。

我說，大使强調中國國民黨軍隊的無能，確實如此。甚至在它得到充分裝備的時候，如果沒有足够的美國空軍和海軍的支

援，它也不能對大陸進行大規模的作戰，特別是由於中國共產黨空軍和海軍力量正在不斷增强。

藍欽說，中共的海軍與臺灣相比，數量並不太多，但是他們的空軍要强大得多。

我說，我知道它已爲大批的蘇聯噴氣式飛機所增强。於是我表示希望藍欽能使杜勒斯相信這一條約確實是有用的。它的確將會鼓舞臺灣和大陸人民的士氣。

在回答一個問題時，藍欽說，他將於本月末離開美國前往臺灣，我表示希望和他在臺灣相見。

我本人於7月17日離開華盛頓。十天以後在臺北，美國代辦科克倫告訴我藍欽與杜勒斯談話的結果。藍欽本人與他的預期相反，一直到9月份纔回到臺北，那時我已經返回華盛頓。

在我離開以前所做的巡回訪問中，另一個拜會是到國務院看望莊萊德。中國科科長馬康衛也在座。根據那次會談的記録，我首先說，我將去臺灣開會，希望在一個月內回來。但動身之前，我想與莊萊德先生商談一下雙方感興趣的許多事情。接着我說，關於中國與美國的共同防禦雙邊條約問題，自從兩個月前我與國務卿談話後，不知他是否已經改變了想法。莊萊德先生可能知道，中華民國政府希望簽訂這一條約，主要是爲了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影響，而不是爲了軍事上的目的。中國外交部長已經再次向藍欽大使談到這一點，我已收到一份他們談話記録副本。我知道藍欽大使自己將對國務卿談起這件事。

莊萊德說，國務卿方面的想法沒有改變，但是在藍欽大使回美國以前，蔣委員長曾經向他談到此事。藍欽大使已經寫信給國務卿，國務卿原定在上星期二接見他，但是突然又要出差去巴黎。他問馬康衛，藍欽大使是否已與國務卿另訂了約會。

馬康衛說，沒有確定日期。

莊萊德知道藍欽大使還將會見總統，向他談這件事。

我表示希望作出一個有利的決定，因爲這將會鼓舞臺灣和中國大陸人民的士氣。事實上，擬議的條約並不會增加很多對臺灣的軍事援助。但是這一條約的精神作用是深遠的。

莊萊德表示同意，並說，第七艦隊一直在注視着臺灣最關心的地區。

我說，第七艦隊最近到大陳島的訪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我希望這種巡邏能繼續下去。

馬康衛說，這實際上不是對該島的訪問，而是對附近海域的巡邏。

我說，巡邏的作用是非常值得歡迎的，因爲自那以後，雖然小的衝突照常發生，共產黨一直保持相對的安靜。

莊萊德說，第七艦隊一定會繼續執行巡邏任務。

在會見莊萊德以後，我緊接着到新國會辦公大樓去拜訪衆議員周以德。我首先告訴他，我將要訪問台灣，并說，我希望同他商談對美國和我國共同關心的許多事情。我料想周以德熟悉有關兩國簽訂共同防禦條約的問題，問他如果把這個問題提到國會，會有甚麼反應。

周以德博士說，國會將會堅決支持。他問，現在這件事情停滯在哪裏。

我回答說，我曾就這個問題與饒伯森先生談過多次，最近還同杜勒斯先生談過。我知道國務卿有些猶豫，所以這件事仍被擱置在一邊。至於我國政府之迫切希望達成這一條約，主要是爲了心理上作用，而不是爲了軍事上的目的，特別是因爲它將鼓舞臺灣和大陸人民的士氣。

周以德說，他堅決認爲美國應該訂立這一條約，以便證明中國是一個盟國，與美國站在平等地位。他說，當他去年訪問臺灣

和東南亞的其他國家以後，他在公開講話中明確指出，除美軍以外臺灣和南朝鮮擁有兩支最强大的軍隊。他們是美國的真正盟國，堅決與共產主義作鬥爭。他問國務卿猶豫的原因何在。

我說，據杜勒斯看來，南朝鮮和國民黨中國與東南亞的其他國家地位不同，因爲他們處於內戰之中。美國與南朝鮮簽訂了共同防禦條約，那只是在朝鮮停戰以後。按照杜勒斯的看法，國民黨中國仍然在同共產黨中國打仗。

周以德不相信這是真正的原因。他認爲真正的原因是，在國務院裏還有受共產黨宣傳影響的份子，以及像馬歇爾和艾奇遜一類人物的追隨者，他們認爲國民黨中國是腐敗的，蔣委員長是一個反動派和獨裁者。

我表示希望周以德博士在遇到機會的時候，也將運用他的影響同杜勒斯先生談一下條約問題，特別是因爲我知道杜勒斯先生想與國會領袖們商量此事。

周以德說，他曾在許多場合向國務院和杜勒斯談過國民黨中國和遠東，但是他的話沒有受到重視。當他從遠東回來的時候，他記得他告訴過杜勒斯，並且在演說中也明確指出，除非美國在對付共產黨方面採取一項堅定的政策，印度支那將會出現非常嚴重的局勢。但是他的話被置若罔聞，現在印度支那的局勢已經被他不幸而言中了。

我們又討論了一些問題，然後我向周以德告辭。大約二十四小時以後，我到國民機場搭乘去臺北的飛機。

我到達臺北不久，由於海南島附近的幾個事件，美國的，實際上世界的注意力熱烈然而短暫地集中在臺灣海峽。7月23日，一架英國民航飛機在從新加坡到香港的正常飛行中，在海南島附近被兩架祇能是從中國共產黨領土飛來的戰鬥機擊落。駐北平的英國代辦向共產黨中國的外交部長遞交了一份抗議照會，

但是美國的反應則特別强烈並充滿譴責。《倫敦泰晤士報》分析說，這不僅因爲被擊落飛機的乘客中有美國公民，而且因爲這一事件緊隨印度支那協定而來，爲此協定美國人仍在感到懊惱。無論如何，杜勒斯國務卿就美國政府對此事的嚴峻看法作了强硬的聲明。在國會，史密斯參議員聲稱形勢嚴重，漢弗萊參議員希望美國不會“容忍這種行爲”，並能保持它的榮譽。根據美國海軍7月24日的聲明，爲使援救行動不受干擾，太平洋艦隊的兩艘重型航空母艦“被派去提供戰鬥機掩護”。

派遣兩艘航空母艦到出事地點引起了另一個事件。7月26日，（就在這一天北平向英國道歉，聲稱擊落飛機是一個意外事故。）兩架艦載的美國轟炸機擊落了兩架紅色中國的戰鬥機。杜勒斯說，他接到的報告是，“兩架艦載的美國救護飛機在執行援救任務時，……受到兩架共產黨中國戰鬥機的襲擊，……（對此），美國飛機進行了還擊，兩架中共飛機被擊落。”後來，國防部長威爾遜證實，涉及到的美國飛機來自新派遣的航空母艦。至於北平對第一個事件的道歉，我可以補充說，北平電臺宣讀的道歉照會，提到了沿海地區和島嶼的國民黨中國的游擊活動，並說，共產黨中國飛機的駕駛員把英國飛機誤認爲是國民黨中國的殲擊機。

美國國會對海南島附近的第二個事件的反應，甚至比對第一個還要强硬，參議院領袖們呼籲全國團結，面對這一“危急的時刻”。杜勒斯同艾森豪威爾和陸海軍官員舉行了會議。美國政府通過英國對北平遞送兩件抗議照會，而北平自己也對美國政府提出“嚴重警告”。7月29日，北平把未予答復的美國照會退回給英國代辦（是他送去的），簡單地解釋說，“他（代辦）忘記了把它們帶走。”

兩天以前，菲律賓總統麥格賽賽在馬尼拉舉行的記者招待

會上，對於美國和紅色中國飛機在海南島附近空中衝突以後的嚴重國際局勢，提出了警告。他說，菲律賓站在美國一邊，並且批評了像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等的中立政策。南朝鮮的李承晚總統當時正在華盛頓，在對國會的一次演說中，强烈要求美國聯合南朝鮮和國民黨中國，對共產黨中國發動全面戰爭，以阻止共產黨統治世界的攻勢。但是後來，在海外作家協會的講演中，他解釋說，他並不希望美國立即同紅色中國開戰，他追求的是，美國"現在"就決定，中國必須拯救，共產黨必須逐出。

局勢在一度非常緊張之後，不久就暫時平靜下來，但是接着又引起了美國方面對事件發生地區所承擔的義務的敏銳估計。由於我當時正在臺北，我在前一階段沒有機會迅速瞭解在華盛頓人們對此事的想法或說法，例如，它曾否和如何影響着國務院對中美防禦條約及其簽訂的適當時機和適用範圍的想法。因而這確實是一件值得深思的事。但是這全部事件使得太平洋兩岸的人們更加强烈地、痛苦地意識到臺灣和鄰近地區的危險局勢，而其涵義恰被那一年隨後發生的事情所證實。

第四節 重訪臺灣
1954年7月17日—8月

1954年夏，我前往臺灣旅途中的第一站是東京。於7月19日到達，受到臺灣駐日大使董顯光和夫人、楊雲竹公使及大使館其他工作人員的迎接。我住在帝國飯店，但首先要禮節性地拜會董大使，即使爲時只不過短暫的幾分鐘。董大使想立即送我去飯店，但我堅持先去大使館。這是中國的外交禮節。

董大使夫婦在當日下午爲我舉行了招待會。客人大多數是日本人，包括外務大臣岡崎勝男，外務省兩位次官，日本最高裁判所長官和海牙國際法院1956年法官日本候選人栗山先生，以

及野村海軍上將。野村曾和我在英國巡洋艦"肯特"號上就日本侵畧上海郊區的江灣問題進行過談判。他也是日本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前與美國政府談判的兩名日本全權代表之一。我還看見了在李頓調查團訪問滿洲時的南滿鐵路公共關係專家川井。那時，川井曾多方設法引誘作爲調查團中方代表的我和特別從東京派到大連招待調查團成員的日本藝妓合拍一張照片，但是，我拒絶了。我還記得，那些藝妓在川井的指使下拼命挽着我的雙臂爲拍照擺好姿勢，我費了很大力氣才挣脱了那些藝妓。出席招待會的還有曾和我一起在哥倫比亞大學約翰·穆爾教授指導下攻讀國際公法和外交博士學位的同學菱田博士、前首相蘆田均、以及一些其他日本知名政治家，在不得不匆忙進行準備的情況下，董顯光博士爲我舉行的招待會和晚宴確實搞得很好。雖然我曾擬儘早告訴他我的行程，但我動身的日期和到達東京的具體日期相當晚纔確定。

在和董大使私下交談中，我告訴他蔣委員長想讓我出任考試院院長一事。我說，我認爲此事已成爲過去，因爲在我對接受那個職務表示冷淡之後，同時據我所知，在許多方面向他暗示考試院院長換人實屬不智之後，委員長已經讓葉公超否定了新聞報導。我告訴董，如果重新提出那項任命，我認爲他和葉公超最適合接任我在華盛頓的職務。但是，董告訴我在那一年的早些時候委員長曾召見過他。雖然新聞報導說，他可能出任總統府秘書長或繼葉公超任外交部長，但當時祇是要他留在臺北，無人告訴他爲甚麽。當任命俞鴻鈞爲行政院院長和葉公超留任外交部長後，委員長告訴他可以回東京去了。

我僅在東京停留一日，於夜間二時動身去臺北。儘管時間很晚，董大使和夫人以及其他人員還是去機場爲我送行，使我深感不安。

飛機在20日十時一刻到達臺北。蔣經國將軍告訴我，他父親讓他作代表來歡迎我。他是在機場歡迎我的七八十位官員之一，包括美國代辦科克倫先生、日本大使芳澤謙吉、外交部長葉公超、司法院院長王寵惠、總統府秘書長張羣、考試院院長賈景德、臺灣省主席嚴家淦和臺北市市長高玉樹等。後者告訴我，蔣總統派他代表臺北市來歡迎我，並把我送往博愛賓館下榻。那裏是政府招待從外國來的要人的賓館。

在我去賓館之前，葉公超部長帶我去機場候機室在政府新聞局局長吳南如的主持下舉行了記者招待會。會後，葉公超讓我乘他的汽車一同去外交部。但是，他告訴我蔣經國將軍也在等着我要送我去賓館。我感到有點尷尬，但我最後告訴葉公超說，我先去賓館少待片刻，然後立即去外交部拜訪他。

在外交部，我簡要地向葉彙報了美國對臺灣的一般態度，以及對共產黨進攻臺灣和沿海島嶼的威脅的態度。我對他談了關於美國軍事和經濟援助、吳國楨事件和宣偉事件的一些情況。我還報告說，美國對在利用美援上我們與他們的合作表示滿意。希望美援能維持下去，而且如有可能還希望增加援助。我還告訴他在我起程前與莊萊德談話的要點，特別是葉最感興趣的關於擬議的雙邊共同防禦條約情況。他希望該條約能在當年9月聯合國大會舉行前簽訂。但我說我懷疑那種可能性。我問，在對這項條約既有贊成者也有反對者的情況下，我們怎能急於求成？他說委員長非常渴望得到它。

我要求葉向委員長報告我的到來，並請求接見，儘管我告訴他我已經要求蔣經國做同樣的事情。葉說他本來將在那天上午一個由委員長主持的宣傳會議上見到委員長，但他離開會場到機場迎接我去了。那是星期二上午，他們通常是在總統親自主持下召開宣傳會議。我們分別後半小時，葉打電話告訴我，總統

將在當天下午五時接見我。

我在下午四時拜訪了副總統陳誠。我們的談話是我抵臺後第一天下午我的日程中的第一項。他以茶點款待。我們談的主要是在東亞需要簽訂一項多邊共同防禦條約的理由。我首先向他彙報了當前美國對我們政府的友好態度，美國對共產黨威脅有了較清晰的認識，對於着手在亞洲簽訂一項共同防禦條約的必要性的普遍感覺(即使英國不肯參加)，以及美國對中國和俄國共產黨的政策日益堅定。我說從現在到11月大選的幾個月是一個微妙時期，它可能使美國政府官員在宣傳共產黨人的威脅方面小心謹慎，以免給美國人民以好戰的印象。

副總統强調了東亞共同防禦條約的明智性及其重要意義。鑒於南朝鮮人和日本人以及日本人和菲律賓人之間的互相仇視，他堅信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在南朝鮮、中國和美國之間，在菲律賓、中國和美國之間，以及在日本、中國和美國之間簽訂一系列的三角條約。他說我們能够作出努力而美國最應該作出努力去調停他們，減輕他們互相間的仇視。

時間過得真快，我必須坐半小時汽車去草山於下午五時晉謁總統。外面正下着大雨。在四時三十五分時我不得不向副總統告辭，並告訴他，我要去晉見總統。但是，我欣賞他的談話，並對有點突然地打斷他的談話感到遺憾。

不一會兒我就在草山與委員長談話。我看他很健康，並不比四年前我見到他時顯老。他招待我吃熱點心，以表示特殊優遇。我向他彙報了我告訴外交部長的那些話。由於時間比較充分，我講得更加詳盡。我講到美國的友好態度，答應給我們更多的援助，美國人民更深刻地認識到共產黨的擴張政策對美國的危害，以及美國準備從實力地位出發，必要時不惜採取訴諸武力以對付共產主義世界的政策。我還告訴他美國政黨領袖對我講

的即將到來的11月大選的前景，兩黨得的選票將很接近，民主黨有可能取得衆議院的多數，這對我們將是不利的，並可能影響美國的政策，特別是對臺灣的政策。

在我彙報上述問題之前和與他作過幾分鐘的寒暄之後，我告訴他我見到了蔣夫人，她的健康情況在好轉中。他問我，"你打算甚麼時候回華盛頓去？"這是我們第一次會晤，我知道那不是句閒話。委員長爲人非常含蓄，特別在他和能向他提供情況或意見的人談話時更是如此。他在提問題和進行評論時通常是抱着沉思的態度。

我回答說我希望得到他的指示。在寂靜了片刻後，當他的臉上微露笑容時，我就說讓我出任考試院院長我非常感激。但是"我大半輩子在國外從事外交事務，不熟悉考試院的職責和存在的問題，也不熟悉考試和人事上的有關事情，因而我不敢說我能勝任那項工作。"他似乎不知道說甚麼好，就哈哈大笑起來。然後他解釋說，"那是在考慮考試院人選時提出來的，但是，華盛頓的工作非常重要，我認爲你最好還是回到那裏去。"雖然他談的不多，却反映了在過去幾週裏關於考試院院長的人選問題已經作出決定。人們可以回憶，很多知名人士曾告訴我，他們不贊成擬議的人事變動。

委員長還提到美國國務院主管聯合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戴維·基所作的關於建議以兩個中國來解決聯合國代表權問題的聲明。他問基的話是甚麼意思？我說基僅是從理論上就解決那個問題的可能性發表他個人的看法，但國務院和基本人都不認爲那是解決該問題的一項可行的途徑。美國官方的態度是明確的，他們堅決反對紅色中國進入聯合國，這可以用國會一致投票反對在聯合國某些機構中流行的意見後，杜勒斯國務卿和艾森豪威爾總統在記者招待會上公開發表的明確聲明作爲例證。

在我起身告辭前，委員長突然問我是何時見到蔣夫人的。也許他認爲我可能和蔣夫人商談過關於出任考試院院長一事。我說我是在離開華盛頓前一星期見到她的。從委員長的表情看這個回答似乎立即解除了他的疑團。顯然，他是回憶起他曾將可能調我出任考試院院長一事告訴過蔣夫人，她極力反對，並提出了她的理由。她曾告訴我這一點，因此，委員長可能懷疑我是否受到她的觀點的影響。

7月18日，基助理國務卿在全國廣播公司"主要問題"電視節目上出現。根據7月19日《紐約時報》的報導，基說他認爲在法律上有可能讓中國共產黨派代表出席聯合國大會，而國民黨仍保留安理會的席位，因爲聯合國的每個機構都有其本身的控制加入該機構的全權證書委員會。報紙就是這麼報導的，那是作爲對提出的一個問題所作的答復，並沒有刊登發言全文。這就說明爲甚麼委員長和政府對此表示關切。實際上，外交部於7月22日電華盛頓大使館說該發言使公衆理解混淆。要大使館向國務院查明真實情況，如果可能，設法取得一份發言的全文。譚紹華立即復電，說他向國務院作了非正式詢問，回答說報紙報導的助理國務卿的那項發言僅是在紐約回答全國廣播公司電視節目"主導問題"提出的一個問題。既沒有書面全文，也沒有在華盛頓廣播。譚說他將設法要一份廣播稿副本。後來他終於得到，於7月30日寄給外交部。

外交部長葉公超、孫立人將軍和國外業務署駐華共同安全分署長約瑟夫·布倫特於晚九時半前來拜訪。他們是我在臺北第一天的最後幾位拜訪者。他們是參加總統在草山爲第七艦隊司令普賴德海軍上將所設的宴會後一起來的，那是一次禮節性拜會，我們作了社交性談話。由於我在來臺北的飛機上幾乎一夜未睡，我感到非常疲倦。

第二天來拜訪我的人很多，我無法一一列舉。我原計劃從早晨八時半開始會客，可是在七時半我仍在進早餐時來訪者已陸續登門。最早來的客人之一是新上任的行政院院長俞鴻鈞。他爲前一天未能去機場接我表示歉意。因爲他那時正在立法院回答委員們的質詢。

那一天我見到葉公超好幾次。他告訴我，委員長對他說，我雖年逾古稀，看起來仍然精力充沛。當葉告訴委員長說我的年齡和委員長的年齡相仿時，委員長堅持說他自己是正確的，並認爲我的年齡比他大得多。委員長還告訴葉，在接見我之後，他認爲我忠實可靠，最適合擔任駐華盛頓大使的職務。葉建議我和行政院副院長黃少谷談談。他和張羣將軍一樣，也不知道委員長爲何要提升我爲考試院院長，並也認爲那樣做是很不明智的，特別是從駐華盛頓大使對我國政府的極端重要性來考慮更是如此。我說我非常想去拜訪他並希望能見到。

我到達臺北後第一次和葉公超會面時，曾問他委員長原先想任命我爲考試院院長的背景爲何。我問，在他的心目中有誰可以接任我的華盛頓職務。我說我可以舉出幾個想取得那個職位的人，但我也準備建議幾個最適合擔任那項職務的人。我首先提到他，認爲他是最合適的。如果他不可能去就考慮胡適、蔣廷黻或董顯光。葉說他自己不想去。他雖然想出國，但希望得到一個像在馬德里那樣的安靜職位。他說蔣廷黻想要那個職位。可是葉和胡適的意見一樣，認爲蔣博士的前妻會在臺灣給他製造很多麻煩。葉說，此外，蔣可能最希望擔任外交部部長或行政院副院長，但委員長可能哪個職位也不讓他做。葉還說，委員長並不是特別喜歡蔣廷黻。當葉最近建議讓蔣回國議事時，委員長未予同意。

上午十時剛過，我去拜訪總統府秘書長——我的老友之

一張羣。我簡要地告訴他我最近和美國國務院討論美國對臺灣政策的情況，並評論了美國11月大選的前景。他提到他在日本的使命和在寫的小册子，在那本小册子中他論述美國、中國和日本的關係對東亞的安全與和平問題及其解決的重要性。但他看到日本想採取騎牆的做法，對臺灣的地位和實力不够重視。他說，因此，他没有在兩國恢復外交關係後接受第一任駐東京大使的任命。因爲他感到他不能促成三方條約的實現。若是有指望的話，他就會接受任命，並在與委員長直接聯繫下，促成該條約的簽署。

辭別張羣後，我去看望葉部長完成我的彙報，特別是彙報關於吴國楨事件及其在美國的影響，關於宣偉事件，以及關於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聯合國大會對中國問題的情況和美國的態度等。隨後我拜訪了司法院院長王寵惠博士。他也是我的老友之一。在二十年代初期他任北京政府的總理時，我曾兩度作他的内閣成員。王博士看上去身體虚弱，但就他的七十四歲高齡來説還算不錯。王夫人仍像從前那樣嫵媚。王本人對政治仍有濃厚的興趣。但是，在我們談到我訪問臺灣以及早先委員長想任命我爲考試院院長問題之前，我們的談話被另一位客人所打斷。我很想和王討論這件事。他的消息靈通，是國民黨元老之一，也是臺北的領袖之一。他爲人頗能兼聽而慎言。

中午剛過，我在飯店和葉公超共進午餐，但因不久，美援運用委員會秘書長王蓬來訪，我們未能多談。其後當我回到賓館時，立法院院長張道藩來請我選定日期前去出席立法委員爲我舉行的招待會並在會上致詞。財政部長徐柏園來拜訪我，答應給我一份關於臺幣和貶值問題的備忘録。朱家驊、李松濤（音譯）、韋煥章和曾虚白是其他來訪的幾位客人。

第二天，1954年7月22日，我不太忙。但開始工作相當早。

九時去內閣作報告之前，八時半與行政院院長俞鴻鈞訂有約會。行政院長說，他所採取的對美坦誠合作政策是現實的。我們之需要幫助就像在學術上講主權和獨立一樣。（真是如此。）他的目的在於使他的政府成爲實事求是的政府，並且只允許在內閣會議上討論政策問題。他說，其他行政細節事務應留給有關各部和部門去處理。他還嚴格要求準時出席，盡可能的開短會，不能像以前那樣把會議拖長到三四小時之久。

行政院副院長黃少谷迎接我並帶我去參加內閣會議。我們稍談片刻，（真是片刻），因爲內閣會議接着馬上就開了。我在會上即席和非正式地談了大使館的工作與美國的某些特殊情況，例如需要與美國公衆接觸。我解釋說，美國的公衆是很好地組織起來的，例如新聞界、社交界、教會、無線電台、專欄作家、教育界、政治領袖、龐大的組織如美國退伍軍人協會、國外戰爭退伍軍人協會、共和黨和民主黨的全國婦女聯合會、扶輪社、勞工聯合組織如產聯和勞聯、律師協會、其他學術社團如對外政策協會、政治和社會科學學會、以及市民大會等等。我還一般地談到美國的政策，特別是對中華民國的政策，尤其是與反對國際共產主義有關的美國經濟和軍事援助的美國總政策。我講了我對美國遠東政策的未來趨勢的一些看法。

那天下午，按照首先須拜會政府主要領導人的中國禮節，我繼續輪流拜訪。我去拜會了臺灣省政府主席嚴家淦、何應欽將軍和考試院院長賈景德。後者的談話最使我感興趣。他完全以爲我將接任他的職位。他詳細地告訴我考試院的工作和存在的問題。我這位從前北京政府時代的老友這麼解釋非常難能可貴。他從前曾是山西閻錫山將軍的左右手，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閻曾在中國政界形成另一個權勢中心。由於他自己不願出門，就派賈爲個人代表去南京、洛陽等地參加重要會議。

賈先生告訴我，他的同事們（不僅是考試院副院長而且是考試院的全體十九名委員）主張在政策性事務和決定工作計劃上他們和他享有同等權利，因爲他們也是經過監察院一致通過而任命的。即使是他的微薄的每月三千圓臺幣的特別津貼（相當七十五美圓）也得由大家均分。換言之，考試院不是由院長而是在委員會作出決定的基礎上進行工作的。院的預算少得可憐，甚至連研究如何將級別和職務分開以改進人事制度的方案也無法進行。一個採取調查、研究和改革的方案在美國國外業務署駐華共同安全分署中一名代表的同意下已經作了暫行安排，但是被華盛頓新派來的一個人給推翻了。

他所談的關於他的工作和考試院的情況使我非常失望。雖然我告訴他我被任命接替他的職務一事已成過去，但我聽他談話很感興趣。我說我本來就不熱衷於接受那一任命。據我所知，那件事已不再提了。我還表示希望他長期留任下去。我後來纔知道當總統再次連任時他曾提出辭呈，但他那天未告訴我，可能認爲我已經知道。

臺灣省主席嚴家淦新到任不久，將在島上巡視一番，借以瞭解各地實況和民情。他說使他感到頭痛的事情之一就是國民黨人的活動，不是那些在上邊的而是在地區和鄉村的下級國民黨人。他們想干預市議會議員、學校教師和警察局長人員的遴選、至於保安警察，他說他已經告訴他們，他要隨時瞭解這個組織和人民的關係。那是一件好事，對他來說很需要一些魄力，因爲特工人員的活動是完全脫離行政機關而獨立進行的。

我和總統府戰畧顧問委員會主任何應欽將軍作了社交性談話。他說他想出國到美國和歐洲去旅行，但因爲難以得到批准而悲嘆，我猜想是得不到委員長的批准。

第二天（7月23日）清晨，我拜訪了監察院院長于右任。他

和往常一樣熱情，但無人幫助就不能走動。他强調中美關係重要，實際上那是當時大家都關心的問題，在我訪問當中一再被提出和談論。

離開于院長後，我去拜訪王世杰博士。人們當會記得，他最近由於誤會而被免去秘書長職務，過着寧靜的生活。但是，他曾是我多年的外交部長和朋友。他總是學者似地看待問題，並且瞭解很多情況。

我發現王博士精神很好並且非常關心國際問題，特別關心影響美國對臺政策的英美關係。他認爲（而且問我是否如此），英國雖然在西歐致力於西歐的團結以防止共產黨對西歐可能進行的侵畧，但在亞洲則傾向於保持中立主義的立場。我對他的看法表示同意並舉出了我的理由。我告訴他當1941—46年我出使英國期間，許多有聲望的英國領袖，特別是議會中的領袖，告訴我他們對美國不滿，因爲美國的政策是在兩次世界大戰初期保持中立，作爲中立國賺了很多錢，然後在最後階段當同盟國筋疲力盡時參戰，獲得勝利的榮譽。下次英國將置身事外，自己賺點錢，讓美國單獨和蘇俄作戰。我還告訴王，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也認爲歐洲戰場是主要的，亞洲是次要的，這種看法一直延續到現在。此外，英國的經濟界感到美國的競爭非常激烈，即使在歐洲也是如此。由於英國在政治上必須得到美國的合作和支持，它在歐洲事務上追隨美國。另一方面英國對亞洲則採取不同的觀點。它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同美國有利害衝突。受到緬甸和錫蘭支持的印度的中立態度也是影響英國對亞洲政策的一個因素。

我拜訪的下一位是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主任委員蔣夢麟博士。他剛剛拔掉全部牙齒，還不能出門，他說要不然就先去拜訪我了。他告訴我在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內部中美人員的密切合

作，以及在農村復興和促進農村福利方面所取得的進展。他說他將非常高興爲我安排去農村視察。

那天的晚些時候我拜訪了前大使許世英。他曾在我被任命爲駐法大使的同時出任駐日大使。自從1936年我們在南京會面以來這是第一次見面。那時他將去東京就任大使，而我則將去巴黎任第一任中國駐法大使，因爲中國駐法使團剛被升格。我們是老朋友。他在北京政府中曾任司法總長、內務總長和內閣總理。他還在清朝做過官，於1910年作爲欽差大臣到國外考察司法制度和監獄情況。

我發現許大使雖已八十二歲高齡，但仍精神矍鑠。他認爲華盛頓的職位比考試院院長重要，我應該留在那個職位，爲國家作出重大貢獻，特別是在此關鍵時刻。他顯然也聽到了關於我的情況。當然，作爲一個政界人物，他會有許多消息來源。他解釋說，由於他謝絕一切宴會邀請，或者出去赴約會時不在外面吃任何東西，而得以保護他的健康。他建議我不要吃飯館的食物。他說他還按時進行鍛煉，吃同樣的食物，每天吃四至六片安眠藥幫助他在相同的時間入睡。作爲一位優秀的中國學者，他以寫作爲業餘癖好。後來他出版了他在1936—38年間擔任駐日本大使的回憶錄。

我拜訪的下一位是周至柔將軍，他似乎不怎麼高興。他說他是個無業者，想去美國，因爲五角大樓邀請他。但他不知道何時會被批准，也不抱多大希望能得到批准。他曾是空軍的第一任總司令，後來擔任參謀總長，在委員長就職第二任總統時辭職引退了。關於美國的軍事援助，他說美國不是總能執行他們所承諾的交付計劃的，有幾個我方非常需要的項目都難於獲准。

那天晚上我的老友陳光甫和陳長桐先生爲我舉行的宴會，對我來說是一次輕鬆愉快的享受。陳夫人、徐柏園財長和夫人

及另外六位男女客人清唱京戲選段，頗爲精彩。那純粹是一次社交活動，在作過那麼多報告和正式談話之後，我感到耳目一新。

次晨九時半，我已經接見了五位客人。然後我自己出去拜會幾位其他人士。最有意思的是我在國民黨總部對張其昀的拜訪。他正要從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的職務上退下來出任教育部長。他根據委員長過去的報告和演說饒有趣味地給我講了國民黨的政策及其理論基礎。那些報告和演說主要是在革命實踐研究院對接受特別訓練的國民黨的領袖人物和學員們講的。該院由委員長親自兼任院長，是研究應用革命原理的實踐方法的高級研究機構。

張先生闡明了國民黨改造委員會的工作和成就，並將重點放在王陽明的哲學"知行合一"和孫中山的學說"知難行易"上面。委員長將二者合起來並發展出他自己的一套理論，並强調國民黨黨員應以之作爲整頓和復興國民黨的基礎。張先生說，委員長認爲這個新的理論對於國民黨黨員學習和糾正過去黨的"無靈魂行爲"非常重要。委員長還向研究院的學員們着重指出，委員會制對於發展有效的思考和執行切實可行的方案以促進黨的工作並服務於人民，極端重要。張還告訴我，重點要放到在普通人中間作基羣工作，以瞭解他們的情況和問題，並幫助他們解決問題。

張先生說明了黨的預算，以及爲甚麼政府爲它提供經費。預算的主要部分是維持和支持革命實踐研究院和在大陸上的地下工作。他說後者僅是由國民黨黨員、軍官和老百姓來執行的，他們未能從大陸逃出來，但熟悉地方情況，國民黨和政府的理論與政策。他還闡明國民黨經營的工商企業的性質和範圍，那是爲了能賺到足够的錢，使國民黨在經濟上獨立，無需政府給予財政

支持。

當時我還不怎麼瞭解，後來纔意識到，張先生是按委員長的指示向我說明國民黨的新黨綱和生活方式，以及打算改組它，使之成爲一個有活力的、能够生存的黨。委員長也許想激勵我在黨內更加積極活動。雖然委員長說華盛頓的職位非常重要，我應當盡快回去，但又說我有必要留在臺灣等開完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以後再走。他邀我參加整個會議。

作爲黨的領袖的委員長認識到如果黨盡了它的責任，大陸就不致於喪失得那麼快。很多在軍政界擔任重要職務的國民黨老黨員背棄了他，並投奔到共產黨那邊去了，其中包括被推測是委員長接班人之一的張治中和委員長多年的得力助手邵力子。這使他非常痛心，對黨和作爲黨的領袖的他本人的威信是個沉重的打擊。

那天下午委員長舉行了午宴，我被邀請爲特別客人。那是國民黨評議委員會每月舉行一次的午餐會。該委員會被認爲是對黨的執行機構——中央委員會的活動進行監視和批評的總的監督機構。出席午餐會的約有七十人，包括五院院長、政界元老如吳忠信、何應欽和朱家驊，黨的較爲年輕的領袖如張其昀、鄭彥棻、蔣經國和周宏濤等，以及一些內閣成員。我坐在委員長右邊貴賓席，監察院院長于右任坐在他的左邊。坐在我右邊的是司法院院長王寵惠。

在委員長的建議下，我簡要地報告了國際形勢和美國對遠東，特別是對臺灣的政策。我認爲那是邀請我的主要目的。委員長是爲了使這次會議能略微引起人們的興趣纔讓我在會上向他們講話的。因爲有人告訴過我，通常即使像于右任和王寵惠那樣黨的元老，懾於委員長的威信和因他在場也都感到拘束。致使會議只能是敷衍了事。委員長可能讓委員會的秘書做個報告，

然後徵求大家的意見，却無人願意發言。

從我簡短的講話後得到的熱烈掌聲來判斷，聽衆似乎很喜歡。我講話後，委員長讓張其昀就黨的工作和活動作了報告。委員長問王寵惠和于右任有無意見，二人都客氣地說："一點也沒有。"這就是通常的情況。然後，委員長讓大家注意改進黨的宣傳計劃和活動的必要性。他說特別要注意宣傳那年臺灣穀物豐收，以與大陸的歉收相對照。

在會議桌上，委員長和我閒談。我談到宣偉上尉事件以及他被送回臺灣的可能性。我還告訴他羅伊·霍華德就那個事件給我打的電話。霍華德受了吳國楨的影響。委員長評論說霍華德似乎完全不懂中國政治。

後來在下午，外交部的聯合國司、美國拉丁美洲司和條約司三位司長來拜訪我。我們討論了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我來臺北之前與國務院和蔣廷黻博士關於這個問題的談話，以及爲了在聯合國取得儘可能多贊成票而決定一項行動準則的重要性。我解釋說，對以前制定的推遲表決的行動準則作任何更改都會使我們減少許多贊成票，因爲那些從前投我們票的國家面對新的行動準則，可能重新考慮他們的立場。我還告訴他們，美國最近對讓共產黨中國進入聯合國所抱的態度。關於這個問題，已在我離華盛頓前與國務院主管遠東事物的代理國務卿莊萊德的談話中透露出來，我答應給他們那次談話的記錄，後來通過陪我去臺灣的顧毓瑞交給了他們。

外交部的另三位司長在第二天來拜訪了我。他們正在草山的研究院高級班接受爲期三個月的訓練。他們雖然暫時離開了外交部，與他們主管的司並無密切的聯繫，却對我的訪問和我給政府及外交部所作的報告很感興趣。他們告訴我在研究院的情況。他們被分配到新設的外交和國外事務小組。他們感到在那

裏的生活是簡樸和艱苦的，但是很有趣味而且大有益處。

像我從許多人那裏聽到的情況一樣，研究院的生活確實十分簡樸和嚴格，在性質上更接近於軍人而非平民。受訓的人必須在規定時間起床、參加早操、整理內務、按時上各種專業課程。下午，各委員會和小組委員會的成員開會進行討論並寫報告，那些報告最後將送給委員長過目。在受訓期末，委員長將召見受訓人員一一面談，看他們有多大收穫，是否真地吸收了那裏的精神。他有一個受訓成績優良的人員名單，當重要職位出缺時，就從那些人中遴選補缺。那些受過訓的人大都已經擔任了非常重要的職務，不僅有司長，而且還有次長等等。

委員長作爲革命實踐研究院的院長，不時要各部和有關機構呈交他們認爲最有出息的人員名單。然後他審查那個名單，不僅看姓名，而且還看個人簡歷，並召見他們談話，對其外表和舉止得出個印象。然後他從那些名單中選出他認爲最好的少數人，將他們送往研究院生活、工作和學習三個月。這個主意是使一夥較爲年輕的人參加高級訓練，以便能在各個領域擔當重任。受訓者大多是但不全都是國民黨黨員。但是那些非黨員，在弄清是有才幹的和聰明的人以後，就吸收他們參加國民黨。這就是委員長培訓國民黨和政府各級人員的辦法，委員長認爲這項政策至關重要。

由於培訓將來的領導人是如此重要，將這個研究院與它的前身對比一下是令人感興趣的。我記得在重慶時曾有個“中央訓練團”，我曾被邀到那裏去給官員們作報告。它與現在設在草山上的研究院相似，但受訓者年齡稍大，而且絶大多數是軍人。而現在在草山的研究院則對軍人以外的人更加注意，實際上，在被選中的人中佔多數的是非軍人。軍人通常在另外的地方通過上“進修課程”受訓。

皮宗敢現在已是少將。他於1952年底被召回國前一直是我的武官。他在當天下午來訪。當我提到前幾位來客時，他說他自己也在受訓，是在國防大學學習。

國民黨中央黨部的總理紀念週每星期一上午在委員長親自主持下舉行。7月26日是我到臺北後的第一個星期一，我被邀請到那個會上去講話。我講的題目是“當前的世界形勢”。經過元老政治家吳忠信的介紹後，我對五六百人用國語講了四十五分鐘。在臺灣一般都是如此。

我離開會場後就去拜訪臺北市長高玉樹。高是臺灣本地人，東京帝國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並根據國外業務署的培訓計劃在美國培訓一年。那次培訓顯然使他受益非淺。他是如此成功地拉選票和競選市長，以致雖然他是一位不出名的臺灣人，但却戰勝了國民黨的候選人。這使委員長和黨的領袖們非常吃驚和失望。市長辦公室秘書柯台山和市長一起在門口迎接我。在整個會晤中我們三人拍了許多照片。後來人家告訴我，他們二人雖然在同一個辦公室裏工作，但相處並不和諧。因爲柯是國民黨推薦給高市長，並被認爲是國民黨的代表去監視高和他的行動的。

二十六日下午，我接見了很多來訪者，包括僑務委員會委員長、省議會議長、市政府秘書和前桂系領袖白崇禧將軍。白將軍是來回訪我的，但我們沒有機會促膝長談。我們的談話被其他來訪者打斷，因爲他不是事先約定而是順便來看我的。

我還接見了胡光鏞。他是麻省理工學院的畢業生，他曾從軍事援助顧問團得到一份合同，爲中國陸軍建造一百艘木製登陸艇。他告訴我，他每天能造一艘船，軍事援助顧問團對他的工作感到滿意。但他發現中國人的煩瑣和拖拉作風和其他中國承包商的嫉妒使他非常頭痛。他說有人甚至想向他勒索或威脅要

毀掉他。他還需要銀行貸款，爲他執行合同提供資金，但銀行的條件太苛。

«大華晚報»記者在第二天清晨來訪。他要求爲他的報紙搞個專訪。他特別讓我對我想和胡適及蔣廷黻組織第三黨作爲國民黨的反對黨的報導進行評論。那當然是件老事了。這件事還要回溯到大陸失陷前夕，當我和胡、蔣及其他人聚在一起討論防止垮臺的途徑時曾提出這個問題。但那實際並不是想建立一個反對黨的問題。我對記者詳細地否認了這件事，並告訴他雖然蔣博士在1949年曾提及此事，但並無任何結果。近幾年來也沒有討論過此事。我說，作爲一名國民黨黨員，即使第三黨已經組成，我也不能參加任何那樣的行動。我還回答了他提出來的關於美國對共產主義和對臺灣的政策等問題。

後來我接見了外交部的電報室主任。他給我一份華盛頓大使館拍給外交部的電報的統計數字，及其與所有駐外大使館、領事館、公使館拍來電報總數的比較。他告訴我，華盛頓拍的電報在外交部接收的電報中佔百分之十。東京大使館拍的電報最多。但他解釋說，這是由於當盟國最高委員會仍然存在時，中國代表在該委員會享有一切特權，包括設立無線電臺與本國政府（起初在大陸、後來在臺灣）直接聯繫的特權，因此該大使館仍設有當初安裝的無綫電臺，很多有時間性但不太重要的日常事務問題也拍發無線電報。這就使東京大使館在統計數字中居於首位。

我還要提提那天來訪的政府新聞局副局長朱信民先生。由於他是研究蘇聯事務的，一般被認爲是這方面的專家。他給我帶來一份關於蘇聯內部的情況，特別是關於農業和經濟生產情況概要的副本。這件概要已經呈交蔣委員長。這份材料對我很有啟發。

早晨的另一位有意思的來訪者是徐傅霖先生。他的外貌和

說話的神態很像我的第一個妻子的父親、當年的大政治家和外交家唐紹儀。徐那時是民主社會黨主席。他告訴我，他曾向委員長建議耐心聽取逆耳的評論和意見，希望委員長能盡力推動民主的發展。換言之，雖然徐傅霖與民主社會黨的創始人張君勱鬧翻了，但該黨的兩派都將重點放在發展民主政府上面。

徐是位長者，有點嚴厲但很受人尊敬。他顯然充分認識到他的身份和尊嚴。後來，葉公超告訴我，那時徐先生基本上陷於孤立，因爲該黨的前主席張君勱拒絕承認他。並且由於他在處理民社黨的事務上專橫獨裁，也被他那個黨的同事們所拋棄。雖然他主張民主，但他顯然知道在自己黨內很難實行。

我還接見了吳南如先生。他從前是記者，後來進入外交界。當他被任命駐在的國家承認共產黨政權後，就回國了。他那時是行政院新聞局局長。他在去臺北就任新職前，曾到華盛頓拜訪過我。他告訴我，目前他的工作有許多困難，他不經常知道政府，特別是委員長的意圖和觀點，因此，除非他絕對肯定他所說的話是代表政府的觀點和意圖時，他採取儘量少說話的方針。

美國代辦科克倫先生來回訪我。他說仍留在華盛頓的藍欽大使爲擬議的雙邊條約謁見了國務卿和艾森豪威爾總統。據他瞭解，該事仍在研究中。換言之，是否和國民黨中國就這種條約進行談判尚未作出決定。

在我會見科克倫先生之後，我去裝甲部隊軍官俱樂部參加中國青年黨爲我舉行的午宴。出席我要發言的這次午餐會的人有國外業務署、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和美國大使館的代表、以及約四十名青年黨成員。午餐會由該黨主席李璜主持，但總的說來係受當時該黨的謀劃人劉東岩所指導，我作了簡短的講話。首先提到曾琦在美國的貢獻。他曾是青年黨的領袖，直到幾年前在華盛頓逝世。然後，我詳述在自由中國發展民主的重要性、臺

灣的立憲政府取得的進展、國際形勢、以及我們的最高使命——收復中國大陸，解放在那裏受共產黨統治的同胞的光明前景。

下午第一位來訪者是立法院的副秘書長，他來陪我去立法院在全體會上發表演說。回憶我到臺北的第二天，立法院院長張道藩曾讓我定個日子在立法院的歡迎會上講話。幾天以後，該院外交委員會的成員江一平和謝仁釗（剛從美國逗留三個月歸來）來邀我定個日子參加立法院爲我舉辦的全體歡迎大會，並聽我講國際形勢和美國對臺灣與遠東的政策。最後我們同意定在7月28日。

後來，立法院的幾位委員告訴我，這是該院有史以來第一次在全體大會上歡迎像我這樣一位客人並聽他作報告。但是，由於這種邀請過去從未有過，院長張道藩有點猶豫。因此，他們解釋說，有人提議對此問題進行表決。於是院長不得不對大多數委員讓步並將提議付諸表決，並得到一致通過。

我的講話長達四十分鐘。我講完後，人們提出了一大堆問題要我回答。整個會議長達兩小時左右。會後還爲我舉行了茶會。我對所提問題的明敏性印象頗深。

晚上，財政部長徐柏園和夫人在飯店爲我舉行晚宴。那是一次社交活動。飯後，我們在花園裏跳了一會兒舞。那是個非常炎熱的夜晚，與我們晚宴時有冷氣調節的餐廳形成明顯的對照。

第二天，我再一次被陪同前往立法院。這回是去參加在九時半開始的立法院外交委員會舉行的秘密會議，並在會上發言。在一百名立法委員中約有六十人出席，包括七名女委員。問了我約三十個問題，會議被延長兩次，一直開到十二時一刻纔散會。

在回答問題時，他們要求我說話要比在公開場合下更爲坦

率和詳細。但我仍然必須小心謹慎，以免和外交部長葉公超所說的觀點有任何矛盾之處。他在前幾天剛被邀請去立法院回答不少問題，包括美國對中國的政策、美國政府的意圖、世界形勢、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與美國簽署雙邊條約、擬議中的在馬尼拉召開東南亞會議等等。也許某些委員想將我所講的與葉部長所講的核對一下。關於這一點雖然無人提出或警告我，但我已注意到這個問題，希望能小心謹慎，不給外交部長製造麻煩。會後，我感到十分疲倦。我切身體會到美國國務院官員們的處境，他們須定期去衆議院和參議院的外交委員會就對外關係作證並回答問題。

我在下午還有幾個約會，晚上我應美國國外業務署約瑟夫·布倫特夫婦的邀請參加晚宴。那是一個大型宴會，約有五十名客人，分坐三桌，包括行政院院長俞鴻鈞和夫人、嚴家淦省主席和夫人、外交部長葉公超和夫人、張羣將軍和夫人、何應欽將軍和夫人、財政部徐部長和夫人、美國代辦科克倫和夫人、藍欽大使夫人（她的丈夫還在美國）和蔣夢麟夫人等。這裏只不過是提一些人名以表明在晚宴上聚集的重要人物。

我在7月30日（星期五）上午還有另一個講話的約會。那是在外交部的月會上。通常那種會是在外交部召開的，這次却是在國民黨總部禮堂召開，以便能有更多的人來聽我講話。我根據我在國內外外交界工作四十二年的經驗，談了華盛頓大使館的工作和外交工作的實踐方面。那是一次非正式談話，但有約三百名渴望聆聽的羣衆參加，包括外交部和其他政府機構人員，還有一些大學生，因爲有很多學生要求聽我講話，並得到允許。

會後，我去出席歸國美援留學生協會在裝甲部隊軍官俱樂部爲我舉行的午餐會。參加者還有我所料到的美國大使館、國外業務署駐華共同安全分署、軍事援助顧問團和農村復興聯合

委員會的代表。這是那些曾被派往美國培訓的人們所組織的協會。但是，使我感到幾分吃驚的是有那麼多政府各部和其他機構的男男女女也在場。臺北的高市長主持了午餐會。我被邀請簡要地講了美國培訓計劃對自由中國的重要意義、中美合作的卓越精神、我們兩國在世界上主要利害關係的一致性，以及所有那些有幸訪問過美國並瞭解他們所習專業在美國實際情況的人們的光明前途。

人們認爲請客人講話是一種禮貌，這在東方尤其甚於西方。殊不知有時讓主賓講那麼多的話真使他感到厭煩，希望能够寬免。但是主人却認爲那是一種敬意。最近，* 我和我們的外交部長在一次爲他舉行的宴會上談天，在談到他當駐日大使的經歷時，他說有件使他受不了的事是在一次晚宴上能有二十五至四十個人講話。這些人或是自己想講話，或是被邀請站起來講話，最後他不得不找個借口溜之大吉。

午餐後我去參加蘇松太同鄉會的月會。它的目的是保持和發展江蘇省的蘇州、松江和太倉三地旅臺人民之間的友好關係。我出生於太倉地區的嘉定，因此也應邀與會。據該協會的創辦人之一講，它純粹是個社交團體，沒有組織、職員或固定的章程。我照例被邀請講話。我强調這三個地區對中國外交和對外事務所作的貢獻。雖然這三個位於上海郊區的地方面積不大，但我可以舉出十五至二十名過去和現在起過重要作用的知名外交家，其中包括陸徵祥和顏惠慶。

晚上，我去參加蔣總統爲美國駐泰國大使威廉·多諾萬夫婦在草山舉行的晚宴。出席晚會的有藍欽夫人、科克倫公使和夫人、蔡斯將軍和夫人、葉公超外交部長、桂永清海軍上將和夫人、以及布倫特夫婦。在晚宴上，總統爲客人一一祝酒。晚宴

* 編者註：指在1968年的一次訪問中所述。

後，他請多諾萬大使到另一個房間去談話。葉部長跟在後面。使我感到驚奇的是未讓科克倫公使參加。當他想跟着多諾萬大使一起進去時總統的一名副官攔住了他。他必然感到很窘。後來葉公超用車送我回到城內，我們在他家中作了長談。

次日，接着又是一輪午宴、晚宴和講話，上午，國民大會代表聯誼會請我參加歡迎會並請我講話。我向約三百位代表講了話，其中許多人是特地從臺灣各地趕來參加歡迎會的。我講了世界形勢，美國對國際共產主義和對自由中國的政策。下午，在和孫立人將軍共進午餐後，我被陪伴到中山堂參加省議會和市議會的聯席會並講了話。聯席會是由臺灣省議會議長黃朝琴主持的。出席的人非常踴躍。那意味着對我的歡迎。黃先生告訴我，省議會召開歡迎中國公民的會議這還是第一次。

晚上，我去參加袁克堅夫婦招待我的晚宴。這是一次純社交活動。袁先生是袁世凱的第十個兒子。袁夫人是張謙大使的長女。張大使的妻子和我的前妻都是唐紹儀的女兒，我們還是遠親。

中國海軍總司令梁序昭海軍上將是在星期日（8月1日）上午來訪的客人之一。他對我講，除了2月間在查爾斯頓移交的兩艘驅逐艦已在駛臺途中外，需要從美國得到更多的軍艦。他說我們還需要更多的坦克登陸艇。

那天午飯是莫德惠請客，所以我們可以作次私人交談。我知道莫先生曾在東北和北京住過多年，他在東北先是張大帥的親密合作者後來又跟少帥張學良合作。他說他在臺南附近的山裏見過一次被軟禁在那裏的張學良，他告訴我，少帥如果被釋放就想到國外去，他不會對政治感到興趣。我記得，我曾和莫商量，有甚麼好辦法能去看望少帥。我在北京時和張學良很熟，對他的處境深表同情。但是，我也知道不准他接見客人。莫德惠

先生勸我不要去，他說任何申請都無濟於事。當然，未經批准我是去不成的。

下午，蘭集兄弟會爲我舉行歡迎會。我是該會的創始人之一。它的主要人物和我的會友喬治·吳主持了歡迎會。我很高興會見原創始成員，如 S.S. 關和勞倫斯·鄺等人。他們的家屬也來了，使聚會更加愉快。我們輪流發了言，並拍了一些照片。

晚宴是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在政府招待所臺北賓館舉行的。在這個中央委員會的晚宴上，我與秘書長張其昀、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鄭彥棻、司法部部長谷鳳翔、外交部次長沈昌煥、立法院院長張道藩等交換了意見。我說旅居美國的華僑非常愛國，但首先希望看到我們的國家搞得好，然後再看到我們的黨搞得好。而在美國的很多黨務人員就他們看來首先是爲黨的福利工作。我還說有必要給在美國的中國流亡者到臺灣訪問提供方便，他們中間的很多人既有地位又有錢。這些中國人抱怨難以得到護照、簽證和進臺灣的許可，或者他們害怕進臺灣後可能不讓他們出去。有些人很想親自到臺灣來看看，並想在臺灣做生意，或者投資於某種工業。由於他們從大陸被趕出家園，他們很想做點不僅幫助他們自己而且有利於我們國家的事情。

我還談到吳國楨事件，和大使館根據從外交部和黨部收到的材料所作的消除他在美國活動造成的不良影響的工作。我簡要地介紹了宣偉上尉的事件。我還主張採取措施去吸引中國留美畢業生，特別是科學家與技術專家回臺灣工作。即使他們在美國掙的錢多，在美國上司手下工作並不怎麼愉快，因爲他們的上司不會完全擺脫種族優越感。他們同意我所說的。此外，我對鄭彥棻和他的僑務委員會過去爲吸引和幫助華僑，使他們來臺訪問並對臺灣感興趣所作的工作有深刻的印象。

鄭先生說，僑委會印了一個小册子列舉要來臺灣的訪問者如何能得到護照、入境許可、在臺灣住宿，以及由委員會提供建議等。委員會可以爲他們辦好所有這一切事情。鄭先生是在法國受的教育，曾在國聯秘書處工作多年，對華僑情況頗爲熟悉。他說外交部和教育部没有盡力而爲，但今後會有所改進。此外已經作了一些安排讓中國科學家和工程師返回臺灣，免費提供食宿，還給安排工作。但迄今反應並不顯著。我說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那個星期一，我出席了在草山舉行的國民黨第四次中央委員會的開幕式。如前所述，我是應委員長邀請作爲觀察員參加全部會議的。我在會上見到了很多老友，他們是黨的領袖和元老，也見到了很多較年輕的人，他們在委員長全面領導下實際上控制着制定政策和監察工作。我很明顯地感到這裏的氣氛和在大陸時迥然不同。在改造委員會的主持下，國民黨正在進行改組，並已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改組。委員長對改造非常重視。

星期二上午我於九時左右再次去草山參加中央委員會的會議。在會上，五院院長、外交部長和財政部長作了報告。葉公超就自由中國外交政策的原則及其根本設想作了一個很好的報告。他在這方面講的較多而没有細談外交部在過去一年裏作了哪些工作。因爲葉對我說過，俞鴻鈞院長已經把他要講的許多內容包括在俞自己爲行政院作的報告裏面。

中午，我到委員長那裏參加午宴。在座的包括山西集團領袖閻錫山將軍，曼谷華僑界領袖榮書庭和他的泰國同事，六位從南朝鮮來的華僑代表，兩位從馬尼拉來的華僑代表和國民黨元老前蒙藏事務委員會主任吳忠信先生，于右任院長、王寵惠、張道藩及陳濟棠將軍——他曾是廣東省主席和反對中央政府的所謂粵系的首領。

據我看來，這次午宴的目的是多方面的。首先，委員長在午宴上就其將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和孫中山的"知難行易"二者合併起來的理論徵求大家意見並要求支持，以便貫徹執行，完成革命事業。他的理論已載進《革命教育的基礎》那本小册子裏。

我還猜想午宴是招待華僑代表的，並讓他們會見黨的領袖們。這表明委員長非常關心華僑界的福利並想讓黨的其他領袖會見和認識各國的華僑領袖。政府需要在物質和精神上得到華僑的同情與支持，全世界的華僑約有一千七百萬人。其中很多人居住在印度支那、泰國、菲律賓、美國以至非洲和南美諸國。他們當中不少人在那裏頗有影響。過去主要是由於華僑在經濟和精神上的支持，纔使得孫中山先生能够推動革命並推翻清朝。同樣，如果政府和黨想要達到他們的革命目標，顯然就很需要得到華僑的支持。在宴會上，委員長垂詢了有關各國華僑的情況。他告訴菲律賓的代表不要過分看重菲律賓的反中國零售商的法律，還要想到需要培養與菲律賓人民的友好關係，那是我們爲共同反對共產主義而鬥爭的重要政治考慮。

次日上午，我又去參加中央委員會的會議。在會上，由於變更了議事日程，沒有繼續討論提交大會的報告，會議主席宣佈改爲宣讀委員長的《革命教育的基礎》小册子。委員長坐在會場一個單設的椅子上傾聽宣讀。宣讀持續約一個半小時。宣讀後，各政界老前輩一一上講壇發表意見和評論，他們一致擁護委員長發展了的新理論。其中包括閻錫山和于右任，後者坐在離講壇約十五英尺處，在侍從的攙扶下走上講壇，發言的還有吳忠信和陳濟棠將軍。若不是時間已經很晚，會有更多的人發言贊揚那本小册子。

在我回草山參加中央委員會下午舉行的會議以前，應邀參加了副總統陳誠將軍招待我的午餐。陳將軍在他的山間別墅款

待我。葉公超和嚴家淦主席是陪客。我們吃的是便飯並閒談一番，大家都感到很輕鬆。

那天下午的第四屆中央委員會主要是由委員長講國際形勢，包括分析美國和英國的政策。他還一般地談到遠東和亞洲的展望。那是對世界形勢的一種有啟發作用的現實主義的看法。我自己聽得津津有味並肯定別人也有同感。

次晨，我繼續參加中央委員會的會議。在這次會上，委員長對他那本關於革命哲學新理論的小册子作了補充和說明。發言很鼓舞人心。他的基本動機顯然在於强調人們在工作中需要具有高尚品質和爲原則而獻身的美德。這使我再一次感到他一定是對他的那麼多主要部下(包括在政府裏和在戰場上的)在1949年變節致使大陸迅速淪陷感觸良深。由於有太多的機會主義者和不忠誠的將軍與政客投奔了共產黨或背離了他。委員長想通過國民黨訓練出一批新的領導人，以備一旦光復大陸後，進行管理和統治。他還認識到爲了取得成功有必要逐漸灌輸這種基本要求。他對年初湯恩伯將軍病故於東京深表遺憾。湯若是在1949年春爲保衛上海而戰死該是多麼具有意義和爲後世所景仰。如果說他苟免一時而有所收穫，那就是多活了不到兩千天而已。這是委員長說的話。我深爲他不時充滿感情的講話所感動。他想要灌輸的是我們文職和武職領導幹部所最需要的東西。偉大的救國工作，只能是在堅持原則下以無私的獻身和精神勇氣纔能完成。

會後，何應欽將軍邀我去吃午飯。他是在當天早晨開會時安排的。客人中有王寵惠、朱家驊、吳忠信和張羣等共十一人。那是次社交活動。當我和老朋友聚在一起時，總是感到輕鬆愉快。

我和所有參加中央委會會議的人們一道應委員長的邀請參加晚宴並於飯後觀看戲曲“越王勾踐”。選擇看這齣戲不是偶然

的。我們中國人都能深刻銘記這個歷史先例和榜樣。劇中講的是越王如何終能光復故土的故事。越王的軍隊被吳王擊敗，他被迫投降。但在一位明智政治家的忠告下，忍辱負重；同時制定出一個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雪恥復興計劃。而且國王本人過着卧薪嘗膽的簡樸生活，爲人民作出表率。十年之後，他的軍隊已十分强大，終於打敗了吳國，湔雪了前恥。

可是，我並未出席委員長的晚會。通過周宏濤的安排，我、王寵惠、張羣和朱家驊一道請假去參加事先約好的日本大使招待我的宴會。晚宴是在草山的一個美麗的山間別墅舉行的。那是芳澤大使所建，使人聯想到瑞士阿爾卑斯山的景色。葉公超和外交部的兩位次長也應邀出席。芳澤夫人是在座的唯一女性，但她作爲女主人主持宴會顯得非常能幹和美麗大方。按照日本的風俗，她先是出來迎接我，後來還送我出門口。大使是我的老友，看起來精力仍然充沛。談話也頗有風趣。當時我想，這對一位八十二歲老人來說是難得的。但他表示不久即將退休，因爲在日本外交界有一些較年輕的人想要遷升。

大使夫人比他年輕的多。在晚宴上他談到他向她求愛時採用的有趣手段。他非常有聲望和愛挑剔，因此那麼多人給他介紹合適的女人，他都未同意。不是嫌歲數太大就是長的不够美。遺憾的是，當兩年後芳澤離開臺灣返回日本時，他最後選中結婚的年輕妻子決定離開了他。

8月4日，臺灣保安副司令王潔拜訪了我，安排我去參觀一次軍事法庭的審判，保安司令部的拘留所和王所主管的保安警察機關。王雖是副司令，但由於司令是由臺灣省主席兼任，日常事務實際上由黃主管。只有非常重要的案件需要簽發逮捕證等纔須經作爲司令的省主席會簽。

8月6日，王潔來陪我去他的司令部簡要地介紹了他那個

機關的工作及其指導原則。簡介是有條理的和令人感興趣的。該機關面對我下榻的政府博愛賓館，組織得不錯。後來王將軍陪我參觀拘留所，他回答我的詢問說，現在沒有人會在不經審問的情況下關押五個月以上。第一個階段是三個月，如果檢查官需要有更多的時間去準備政府的起訴書，就可以依法延長兩個月。

拘留所有好幾所房子。最大的一座原是日本人用堅固木材蓋的倉庫，約可容納八百名犯人。他們十五個人一組，每組住在一個被隔成十五乘十二英尺見方八英尺高的囚籠似的小間裏。囚籠看起來很干淨，裏面關着各種年齡的犯人。由於沒有椅子，他們大都躺在或蹲在地上。他們全是男人，女犯人則集中關在另外一處地方。我查看了他們吃的食物，很像軍隊裏士兵吃的伙食。犯人的大多數悶悶不樂，可能對他們的命運感到憂慮。地方顯得有點擁擠，但監獄長解釋說，那是由於缺乏經費，建造另一棟房子的計劃一直未能實現。

回到賓館後，我接見了五名從朝鮮來的反對遣返大陸的中共戰俘。他們代表一萬四千四百四十三名朝鮮戰爭中不願被遣返大陸，並選擇前來臺灣的中共戰俘，國防部和僑務委員會的兩名代表陪同他們到我這裏。這五名戰俘看起來相當聰明，具有受過不同程度的中學以及大學教育水平。他們不久將去國外作友好訪問，其中包括去美國訪問。兩位陪同的代表要求我爲他們去美國訪問提供建議和幫助。我已經對這個問題有所考慮，我的華盛頓大使館甚至在我離美前已作好接見他們的計劃。因此，我給他們提供了我認爲會對他們有所助益的若干建議，並保證他們到美國後會得到我們的協助。

中午，我去參加監察院院長爲我舉行的午宴。那是個社交活動，有六位委員包括兩位女委員在座，彼此都是朋友。下午，我去中國之友俱樂部參加聖約翰大學校友會舉辦的茶會。蒞會

人數比我想象的多，使我印象深刻。在到會的校友中有行政院長俞鴻鈞和省主席嚴家淦以及其他知名官員。至於當晚招待我的晚宴則純屬交際性質，由王寵惠博士作東。

在晚飯前，蔣經國順便來看我。他告訴我委員長知道我想去沿海島嶼看看很爲高興，已囑他作好安排並陪我前往。實際上，當我初到臺灣時就告訴蔣經國說我想去那些島嶼看看。他於7月23日特意來告訴我委員長對我的想法感到高興，他（蔣經國）將在國民黨的會議結束後作出全面安排。會議結束後，我們訂於8月7日前往沿海島嶼作簡短視察。他爲此於6日來看我，告訴我委員長的口信，並對那次視察作最後安排。

蔣經國還轉達了委員長的另一項指示。他說委員長鑒於目前國際形勢，要求我在視察那些島嶼後儘快回華盛頓去。我告訴他我已準備於8月15日或至遲20日啟程。

次晨六時三十分，蔣經國將軍和我共進早餐後我們乘他的車去機場。從空中看澎湖列島的近景是令人激動的，那天陽光燦爛，天空蔚藍清澈。駕駛員首先圍繞羣島飛行一周，讓我們鳥瞰羣島。我對澎湖列島之大和島嶼之多，印象很深。我們的第一站是澎湖列島的主要城市馬公。島上駐軍司令劉安祺將軍和他的部下來歡迎我。迎接我的還有一些文職官員和黨與人民的代表。在以園中生長的一棵據說是明代所植的數百年老榕樹命名的"榕園"，我們和當地居民（大多數是漁民）和士兵見面。一位六十九歲的漁民剛從早晨的捕魚作業歸來。他將捕到的魚送給了我。那僅是上午九時。看起來他愉快而莊重。我們在一起拍照留念。因爲他講的福建話我聽不懂。我們通過一名翻譯進行談話。

我對檢閱砲兵團印象深刻，他們有着美國援助的一排排75釐米、105釐米和少數155釐米的新砲。士兵和軍官看起來極爲

整潔，士氣也很高昂。我對此感到驕傲，並確信有朝一日需要他們時，他們會履行職責爲國家和自己的榮譽而戰鬥。我還視察了看起來建造得很好的防禦工事。在附近海域甚至還有若干艘美國軍艦。我們有一個陸軍師駐在那裏，以保衛那些島嶼。

過午，我們離開了馬公乘飛機去金門。在那裏再一次受到所有高級軍政當局的歡迎。島上駐軍司令劉玉章將軍招待我們午餐。那是一桌典型農村筵席，有烤猪肉、炸鷄、燉鴨和整條的魚等等。人家告訴我，那是劉司令到任以來在島上擺出的最豐盛的一餐。看得出他是位善戰的傑出將軍，不像在大陸時的很多將軍，過分熱衷於政治而不大關心部隊和他們指揮下的士兵的士氣。

我會見了從前是共產黨人民解放軍的許文賢[？]（音譯）。* 他是一名營長，僅僅在我到達那裏五天以前叛逃並向我們這邊投誠。當他投誠時，帶着妻子和一個孩子。我問他爲甚麼投誠和爲甚麼不怕被共產黨捉住。他說，他和當地的共產黨政委爲看一份他不應該看的中國報紙而爭吵起來。政委威脅他要向上級匯報給以處分。由於見到國民黨政府空投的傳單使他相信在中華民國方面可以得到安全，因此他決定投誠。

後來在一次觀光巡遊中，我對大武山英雄祠的美麗與莊嚴留下深刻印象。那座祠堂是爲紀念1949年後期防衛該島而陣亡的幾千人建造的。防衛者成功地摧毀了前來進犯並企圖佔領該島的共產黨軍隊。牆上的陣亡將士名單令人深受感動和激勵。多虧蔣經國考慮周到，他爲我準備好一個奉獻的花圈，我獻花圈時，心情非常激動。

我還去看了防禦工事，並被帶進一處懸崖上的砲兵掩體。我從那裏不僅能看到附近的共產黨控制下的島嶼，還清楚地看到

* 原文是Hsü We n — hsien [？]。——譯者

了大陸的海岸。我見到許多小船上的人們正在登岸。據我回憶，島上的氣候與大陸很相似。像我後來在日記中寫的那樣，整個情況，氣候、大陸的景色，以及大陸遠方一望無垠的層巒和頭上明朗的藍天，使我從未那麼强烈地渴望着有朝一日能回到大陸去。

在嘉義軍用機場出了點意外情況，我們要在那裏視察噴氣式軍用飛機。當我們到達時沒人迎接我們，我們不知如何是好。這使一路陪同我的蔣經國極爲難堪。也許是因爲我們到達的時間比預定的晚，儘管我們已經通知了空軍司令部。一位低級軍官帶我們去看F－84噴氣戰鬥機並參觀了正在擴建中的機場。以期能容納更多的由美國交付的噴氣戰鬥機，不僅有F－84型而且還有F－86型戰鬥機。那天晚上，吳南如博士在臺北爲我舉行晚宴，我遲到了。但我們設法終於在晚宴結束前到達。

8月8日我有十個約會，其中幾個我願意提提。記得杭立武博士曾到美國和幾家博物館館長討論在美國的幾個城市展覽國家收藏的中國藝術品問題。當他8日在臺北拜訪我時，他告訴我那個由美國五家博物館發起的展覽不能在該年舉行。但是，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一名代表將到臺北來，進一步磋商擬議中的展出和在二百件左右藝術品中進行挑選。他還讓我訂個日期，他將以臺北中美文化協會的名義爲我舉行一次招待會。

那天，外交部的兩位次長應我邀請到我這裏來午餐，以便討論（如果可能的話）關於華盛頓大使館的人員和經費等問題。時昭瀛先生感到沮喪並且有點不滿。他認爲沒有辦法提升大使館的某些應該提升的人員或改善他們的待遇。在我解釋大使館存在的那些問題後，我滿以爲外交部可以給予解決，不料他的主要建議和反應是"困難"當頭，要從精神上克服困難。他抱這種態度的主要原因是外交部成員們本身就感到不愉快。他們認爲他

們在臺灣遠比在國外工作的人們艱苦得多，他們没有機會被任命到國外去工作，特別是去美國工作。這是因爲目前在駐美領事館和大使館的工作人員總是不肯按照外交部人員和駐外使館人員輪換的政策回到部裏來工作。

下午，我作了一些回訪，其中之一是國民黨元老李石曾。他熟悉法國政治情況，並和很多法國政界領袖私交頗深。他告訴我，法國人對我們在聯合國安理會親突尼斯和反對法國的態度感到不滿意，而美國人却是投票贊成法國的。他還説巴黎外交學會秘書長弗朗居里讓他向葉公超説，不要退掉我們在該會的會員資格。我同意李先生所説的這兩個問題。但是，關於前者我們必須考慮阿拉伯國家代表團的投票，在直接與我國有關的重要問題上，這對我們是非常需要的。因此，我們在那種情況下雖想投票贊成法國，但不能毫無約束地那樣做。

當時，我們正處於尷尬境地。在法國，特別是在議會中，人們正在叫囂讓法國政府承認中共政權。但法國政府，特別是外交部，則盡可能設法抵制此事。因此，爲了討好法國阻止他們承認紅色政權，我們原可站在法國一邊，雖然未必是全心全意的，因爲我們自然是同情殖民地居民的。但另一方面，如我向李先生指出的那樣，我們必須考慮阿拉伯國家在對我國有影響問題上的投票，特別是我們經常面臨着中國共産黨進入聯合國的壓力。因此，關於突尼斯事件，迫於我們的特殊處境，只能投棄權票。

下一位來訪的是自由中國救濟協會會長谷正綱。該組織是主管中國難民的福利事務的。被盟軍在朝鮮俘虜的共産黨方面的戰俘形成了一個很大的問題。在停戰協商過程中，盟軍似乎有幾次想把反對共産黨的戰俘送還給紅色中國。但是當時，那些人本身和臺北政府當然極力反對這項提案。我們要求將他們

遣返臺灣。美國最後決定採取堅定的反對强行將戰俘遣返共產黨中國的立場，而將戰俘釋放，由他們自行選擇去處，絶大多數中國戰俘選擇了臺灣。這是谷先生和我談話的主題，我完全支持他的活動和方向。

晚飯是由農村復興聯合會主席蔣夢麟招待的。那是個小型但令人高興的宴會。我們僅有七人，包括張羣將軍夫婦和委員長在草山的夏令官邸主任周先生。蔣夢麟夫人親自監厨，菜肴做的很精致。

第二天清晨，我接見了監察院的恆全（音譯）。他來確定我出席監察院爲我舉行的歡迎會所作的最後安排，並陪我一同前往。大約有六十人出席了歡迎會，在他們邀請下我作了關於世界形勢和美國的一般對外政策和具體對臺政策的報告。會後我去參加航運界、交通部部長和兩位次長聯合爲我舉行的午宴。在我的要求下，宴會規模較小。無人演講，只是友好和自由地就航運問題交換了意見。

最重要的問題是要從美國國外業務署的美國經濟援助項下得到更多的船隻。但是，該署在美國航運界的壓力下反對我們購買或建造我們非常需要的萬噸或萬噸以上的船隻。（他們認爲我們不需要這種船隻。）只願支援我們主要適用於沿海或近海航行的三千至五千噸的船隻。這樣，美國政府就能提供援助以促進我們的航運業而不與美國航運業發生競爭。

我的下一項日程令人最感興趣。雖然我曾於7日乘飛機觀光了澎湖列島，我要在那一天乘船到更遠的大陳羣島訪問。蔣經國將軍在那天下午前來帶我前往基隆港。西班牙代辦、兩名美國國外業務署駐華共同安全分署的代表和路易斯安那州門羅城的弗雷得·斯潘格勒先生等來到我的住所和我們一起動身前往。斯潘格勒是經我的華盛頓大使館安排來臺旅行爲門羅城的

《新聞明星世界》報的尤因先生收集資料的。

在基隆，我們乘"太湖"號驅逐艦前往上大陳島。我們上船後"太湖"號隨即起錨。這艘船看起來很不整潔，亟需刷一層新油漆。但是，他們告訴我它剛從金門來，在前一天晚上還曾和共產黨海軍交過戰。我們海軍與共產黨海軍斷斷續續地衝突，我去臺灣前就已經獲悉。在我整個停留臺灣期間衝突仍在繼續。

我被讓在艦長艙住下。曾艦長以前是我在倫敦時的海軍武官。四名軍事援助顧問團的人也加入到我們一行。他們是去大陳考察在那裏建築一個碼頭的地點。晚餐是在船上吃的。船上非常熱。雖然我的艙裏有兩台電風扇，我仍感到不舒服。我參觀了雷達室和它如何運轉後，很早就睡下了。我們大約是在次晨八時半到達大陳島。

爲了在大陳島登陸不被大陸上或一水之隔的共產黨佔領的島嶼上的共產黨人發覺，我們繞道而行。那裏沒有碼頭。我們從驅逐艦下到它自己的一艘汽艇上，然後在接近海岸時，我們又換了一隻舢板上岸。我們受到島上的最高軍政當局、黨和當地學校代表的歡迎。

隨後我立即去聽劉廉義將軍的參謀作情況簡介。劉將軍指揮島上的駐軍，對防禦該島負責。他是廣東人，比金門島的劉玉章司令和澎湖的劉安祺司令年輕。看上去比他們受到的教育都好一些，並且很聰明，但也對臺灣政治情況非常關心。

他們領我看了島上的準備工作和安裝在一個隱蔽於山腰掩體中的中心辦公室裏的偵察及控制炮火的現代化系統，使我印象頗深。我還視察了一條士兵手掘的作爲防空洞的長隧道。雖然裏面很潮濕，從頂上往下滴水，並且如果真有空襲，由於幾乎沒有任何通風，我不知道能否保證空氣流通，但那仍是個不小的成就。他們還讓我看了隱蔽的高射砲陣地。

所有這些秘密準備工作只讓我一個人看。和我同來的外國客人在那同時則被領到其他地方去看別的東西。但讓我們全體都觀看了一次高射砲演習和一次抵禦敵人在海灣的幾處不同地方登陸的演習。這個海灣很可能被敵人襲擊或登陸以奪取該島。

由劉將軍招待午餐後，我被領到坐落在一個山頂上能遙望大陸的新建樓閣。它俯瞰着一片美麗和鼓舞人心的景色，這是爲委員長修建的招待所。委員長親筆撰寫的一塊匾額給我很深的印象。我還看到委員長在這所房子裏拍的一幅照片。後來人們告訴我那是1954年5月7日他來視察該島時拍的。

去下大陳島的旅程不得不經過三個階段纔到達。首先乘驅逐艦"太湖"號，其次改乘一艘游擊艇，最後是一隻舢板把我們送上岸。島上的游擊隊員給我以頑强和訓練有素的印象。他們是身材高大和看起來意志堅强的人，比我猜想的更加聰明和受過更好的教育。他們都穿着黃褐色軍服，上面沒有任何識別符號。

我們上島後受到地方士紳、女童子軍、地方官員、當然還有軍、黨當局包括政工人員的歡迎，我們最先參觀的地方之一是王修女辦的托兒所，有二百名左右蹣跚學步的孩子爲我們唱歌，他們唱的很好。童音清脆熱情洋溢，使人受到感動和鼓舞。在熙熙攘攘充滿老少和兒童的城內大街上巡視最有意思。街上排列歡迎的人大都是從商店裏走出來的。他們向我們一行人鼓掌並微笑。看來他們是快樂和滿意的，並顯然高興看到我們和歡迎我們。這個印象和我所看到的軍隊精神是一致的，軍人的士氣非常高，似乎知道他們在島上的使命，一旦從臺北下達命令，他們是有決心打回大陸去的。

在上、下大陳、金門和澎湖，看起來蔣經國將軍幾乎認識所有的官兵，他們也認識蔣經國。他顯得對他們很友好，甚至是親昵。他詢問他們的生活條件、伙食、存在的問題和困難。我曾在

日記中寫道：

> 我有個明確的印象，即他的工作和他的機構（軍隊的政治部）是軍隊和政府之間的非常有用的連絡。任何不滿的起因都可以讓委員長知道，從而能迅速予以解決。鑒於我們在大陸的慘痛經驗，由於軍隊的不滿和困難得不到解決，他們拒絕戰鬥，而且在很多情況下，甚至投降到敵人那邊去了。可以看出，蔣經國的政治部作爲政府和戰鬥部隊之間的一個有效聯絡，在我們準備光復大陸的階段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我們本來計劃乘軍用飛機在晚六時飛回臺北。但在十五分鐘前，司令官劉將軍告訴我們，他接到電話報告說，由於雷達站警告前來接我們的飛機說，有一架共產黨飛機已起飛偵察，該機未到大陳就返回臺北去了。我們於是改乘"太湖"號驅逐艦，並在艦上過夜。

早晨，我被引導去視察"太湖"號，並向官兵致詞。我發現那艘軍艦儘管需要刷油漆，却處於良好狀態。軍官和水兵們有時候在海上逗留四個月之久，士氣良好。他們的待遇很低。艦長的月薪僅一千二百圓臺幣，另有一千圓臺幣特別津貼。以四十圓臺幣折合一美圓計算，他的月薪僅爲三十美圓，加上特別津貼二十五美圓。我向集合起來的軍官、軍官候補生和水兵們講了話，强調他們工作的重要性，並向他們保證，當我們最高使命的日子到來時，我們將收復大陸並解放我們的同胞。西班牙代辦也對這些人講了話，蔣經國將軍也講了話，他講的內容和我講的差不多。

回到臺北後，我已經來不及去參加陳濟棠將軍招待我的午宴。這是由於原想在前一天晚上乘飛機從大陳返回臺北，所以定下的約會。晚上，部隊司令官們，包括海軍總司令梁序昭海軍

上將、空軍總司令王叔銘將軍和陸軍總司令黃杰中將等，招待我晚宴。梁將軍剛從金門回來，由於海軍在金門抗擊共產黨海軍取得了輝煌戰績，所以他剛剛從海軍中將提升爲海軍上將。他用圖表爲我講解最近發生的一次戰鬥。共產黨襲擊了砲兵陣地和海岸炮，但從未想到國民黨海軍敢插入厦門港攻擊業已返航的共產黨艦隻。這一行動使我們的海軍給敵人艦隻以重創。

8月12日，這天在我的要求下安排去參觀綠島和設在那裏的政治監獄。晨六時二十分，蔣經國將軍和他擅長攝影的兒子（蔣經國讓他一路上爲我們拍照）來和我一起吃早飯。飯後我們去機場飛往東海岸的花蓮。我們用一個小時多一點的時間到達了目的地，受到當地頭面人物和"太湖"號艦長及其他軍官的迎接。"太湖"號是不久以前從基隆趕來的，我們將乘它去綠島，（當我們在前一天晚上從下大陳島回到基隆後"太湖"號就立即開往花蓮，以便接我們作另一次海島訪問。）我們立即登艦駛往綠島。

旅途長達六個半小時，比預計的時間長。但是那天的天氣很好，我坐在艦長的椅子上從駕駛室用望遠鏡欣賞沿途風景。右邊的峭壁陡峭聳立，左邊的大海廣闊深湛。但是，海水是平静的。我們看到一些漁船在打魚，不時有魚躍出水面，景色優美怡人。

我們在綠島的一個地方上岸，大約距新生堂監獄三英里遠。由於汽車壞了，我們乘了一輛卡車，我坐在司機旁邊。在新生門（監獄的大門）有一大批官員迎接我們，並引導我們到堂裏，作簡短的介紹，隨後我們就開始視察。

兩隊穿着囚服的犯人分別列隊佇立，每隊大約有三四百人。這些人都是被拘留者，一隊是非共產黨人，另一隊是共產黨戰俘。我特別注意後一隊人。我看到他們有一種不同的外觀，似

乎更爲堅決更加威猛。中士和下士以及相當於上尉和中尉的軍官似乎比其他人所受的教育多，也顯得比較聰明。

我也在犯人解散後去看他們，參觀他們打球和上課，並視察了他們的厨房和文娱室。我還看到一個展覽，其中有犯人畫的着色圖畫以及用他們自己發明的材料製造的樂器和演出服裝，他們向我介紹戲劇組的幾名青年男女。一名約十九歲長得聰明伶俐的女青年，由於她的良好表現和合作精神，將於兩周内釋放。她曾是臺灣大學三年級的學生，我看她很機靈、温和。

這些犯人没有固定的服刑期，釋放他們要看他們改造思想的速度，以及在自我改造中的表現。我問陪同我們的監獄長是否有個定期審察和釋放被拘留者的制度。他説有。獄中所有犯人都像軍隊那樣編成組，組長每三個月向監獄各所負責人交一份報告，監獄指揮官每年向臺北當局交一份報告，對釋放犯人提出最後建議。

那裏總共約有六千名被拘留的人。他們不受一般犯人那樣的待遇。而被説成是學習一種新的生活，就像這個機構被稱做"新生堂"那樣。没有體罰，甚至連苛刻的待遇或粗魯的謾罵也是不允許的。除指揮官外，這對各組組長或其他人都是如此。在不追究拘留這些人的法律根據的情況下，對被拘留者的照料和待遇我認爲是無可非議的。那個地方很乾淨，裏面的生活是衛生的、有秩序的和起激勵作用的。被拘留者包括各種年齡和職業。一名山東籍中年婦女是教師；另一名六十多歲的被拘留者是木工；另一名是農民，年歲較大。有些是男女青年。我和他們中間的四五個人談了話，但没有足够的時間向他們提出所有我想問的問題。儘管如此，我離開那裏時得到的印像是，在那裏生活和學習一個時期可能對他們有好處，監獄似乎是在反復向他們灌輸對他們自己言行的責任感。

在離開那裏時，全體工作人員都陪我們一行走出大門並攝影留念。我們已經晚了，不得不趕赴上船地點。在那裏，一百多名被拘留者列隊歡送，我們再一次登上舢板，然後上了驅逐艦的汽艇，最後爬上驅逐艦。攀登一個幾乎無處放脚的繩梯真是難得的經歷。

我們在天黑後纔到達臺東。爲了搭乘一架飛機飛往臺北，我們在黑暗中驅車穿過市區前往機場，順便看了一眼它的生活和景色。這個城市相當有吸引力，有點像我老家江蘇省的蘇州和無錫。我們乘上匆忙趕到此地的飛機，於將近晚十點時抵達臺北。蔣經國有個晚宴約會，雖然已經過晚，他仍然徑直去了。我事後聽說，那是桂永清海軍上將設的晚宴，他於當晚十時半死於心臟病發作。幾天以前我還在魏道明家見過桂永清，並閒談過。這位海軍上將以前是海軍總司令，其後任總統府參軍長，6月底剛繼周至柔將軍任參謀總長。

8月13日，我接待了熊式輝將軍，他徵求我對世界形勢和美國對蘇俄政策的看法。他對發生世界大戰的可能性特別感興趣。（早先，在日本襲擊珍珠港使美國對日宣戰後不久，他曾被任命爲中國駐美軍事代表團團長派往華盛頓。）我告訴他蘇俄還未作好戰爭準備。但是由於美國決定對蘇俄不再讓步，並且正在加緊進行應急準備，所以至少有一種可能性，即蘇俄可能將冷戰搞過頭，以致會激起一場不想打的戰爭。我又說，當然至少在1954年11月大選以前，美國將盡一切可能避免在任何情況下卷入一場全面衝突。

那天上午，大約有八百名考取到國外學習的男女青年在一次特別會議上聽我講話。那是教育部請我去講話的。教育部的吳次長秘密地告訴我，他們都已考試及格去美國留學，但是由於財政上和其他嚴格條件（例如臺北美國領事館控制簽證）的限

制，可能僅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人有希望去。

在我的講話中，我告訴他們除了從事學習他們所選定的專業外，希望他們在美國時要盡量觀察和瞭解美國人的生活、風俗、舉止和公共精神。我還說，學習可以從書本上學，但要熟悉美國的生活方式則只有在美國纔能看到。有去美國的難得特權的人們都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學習一些在那個國家的教室裏學不到的東西。

在那以後我去拜訪蒙古活佛章嘉（呼圖克圖）。他的身體看來很好。他也希望到國外去，特別是到美國去，以“豐富他的知識”。

那天專程到城裏來請我吃午飯的是前行政院長閻錫山。主人還有仍是考試院院長的賈景德。事實上，第二天政府就發表讓莫德惠（我在7月初曾拜訪過莫）接任考試院院長。那次午餐完全是一次社交和友好的款待。

下午，蔣經國將軍來帶我去參觀他所領導的一些機構：從大陸搜集情報的情報中心；訓練在大陸操縱無線電臺的訓練學校；把約六百名軍官家屬孤兒訓練爲游擊隊員的少年中心，以及研究中心。所有這些機構看上去都很整潔，顯然管理得頗有效率而且是成功的。

晚上，我出席了外交部長葉公超和兩位次長聯合招待我的自助晚餐。所有外交部的高級官員們都參加了。大約有一百人出席，包括像駐馬尼拉的大使陳質平、前大使謝維麟、吳南如和吳澤湘等。葉博士向與宴人士介紹了我，我則說了幾句感謝話。當我在那裏的時候，接到蔣經國將軍打來的電話，他告訴我委員長邀我到草山去過從星期日到星期一的周末，我可以在星期日下午任何時間前往。那天是星期五。

8月14日星期六，我的第一位客人是外交部美洲司代司長

許紹昌。他認爲他司裏的氣氛相當可疑和對他不友好。他解釋說，這是由於他長期在海外工作剛剛歸來，就被任命擔任長期在部裏工作的某些人渴望得到的高位。

中午，我出席了江蘇籍同鄉立法委員爲我舉行的午宴。我對到會那麼多江蘇籍立法委員感到吃驚。他們告訴我大約有二十萬江蘇人住在臺灣，包括約六萬軍人。主席作了簡短致辭。我也作了簡短講話，稱贊他們在臺灣發展民主所起的作用，這是我們國外朋友非常强調的工作。

那天是空軍節，下午我去參加空軍司令部舉行的招待會。有相當多的美國官員、各國外交使節、政府和部隊領袖參加了招待會。但因與此同時，美國國外業務署也在舉行一個招待會，我也想去參加。所以在空軍招待會上稍事逗留就告辭了。後一招待會是歡迎新到臺灣的以羅杰·斯蒂芬爲首的經濟小組。我和斯蒂芬談天，他認爲臺北熱得令人十分難受。他盼望搬往一處能和他的小組住在一起並工作的地方。

晚上，我去參加邵毓麟招待我的晚宴。那是在他親自監督設計和建造的，半隱半現在草山山坡上，可以俯瞰臺北山谷的美好住宅裏舉行的。他和他的其他一些客人，一批年輕、積極的國民黨員，對影響中國的國際問題、宣傳和新聞工作深感興趣。《中央日報》的前任和現任總編輯也參加了晚宴。我從談話的要旨中得到的印象是其中很多人，包括擔任總統和外交部顧問的主人，在看法上和外交部及其部長的態度與政策是不一致的，儘管外交部長並不是總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制定外交政策。

前駐智利大使吳澤湘於15日來訪。他告訴我，總統接見他兩次，似乎想給他另一項任命，葉公超也這樣告訴他。最近，委員長將他的名字列入去陽明山外交小組受訓的人員名單。那是在革命實踐研究院裏新成立的。在那裏受訓的人員中還有我

在月初交談過的三位外交部司長。吳說被選的共十二人，但叫他延期去報到。

那天午飯我和王逢促膝談心。我們談到他在美援運用委員會的工作，他的困難，以及他與我們自己的政府部門和美國國外業務署駐華共同安全分署交往的態度和方針。他堅信，爲使雙方的觀點和需要取得一致的看法，並聯合制定好每個年度方案，要作詳盡的和無約束的準備性討論。這樣做容易得到華盛頓的批准。他認爲他在華盛頓與國外業務署的接觸和討論對霍寶樹及其技術代表團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補充。

那天是星期日。下午晚些時候我前去草山。我將住在位於委員長府邸下面陽明山的賓館裏，那是一個從前只住美國高級客人的賓館。最近來的客人是范佛里特將軍。我一到賓館，蔣經國將軍就來歡迎我。顧毓瑞陪我同來，因爲他說蔣將軍建議他也可以去度周末。但出乎他的意料，蔣將軍告訴隨從人員在賓館給他準備晚飯，並叫一名副官陪他一起吃。我則被通知於晚七時半和委員長共進晚餐。

我和蔣將軍到委員長府邸不久就開晚宴。同席只有委員長、蔣將軍和我三人。菜肴比往常稍微豐盛，爲六菜一湯，而往常則僅是四菜一湯。還有或許是委員長喜歡吃的，他家鄉奉化式的美味醃菜。委員長讓我也品嚐品嚐，味道的確不錯。還有委員長在招待熟人便宴時很少見到的紹興酒，這是殷勤待客的一個特殊標誌。

委員長問我訪問各地和外圍島嶼的印象。我首先對委員長盛情允許我使用政府運輸工具、驅逐艦和派他自己的駕駛員駕駛軍用飛機帶我去各處訪問深表感謝。我還感謝他特派蔣經國陪伴我到各處訪問，對我幫助極大。他爲使我的旅行舒適而作的安排是極好的。然後，我談了我的印象。

我說，我最深刻的印象是駐守澎湖、金門和大陳的軍隊士氣十分高昂。在官兵之間有着明顯的、濃厚的團結精神。我看三個主要羣島的三位劉司令同過去在大陸時的那些司令相比是驍勇善戰的將軍。過去的那些司令官似乎對政治比對他們自己士兵的戰鬥能力更感興趣。依我看來，那些游擊隊員士氣很高而且訓練有素。島上的防禦工事給我這個外行人的印象是，在構想和實施上都很好。道路和交通也發展得很好。蔣委員長說那些都是戰士們自己建造的。別人也是這麼告訴我的。我接着說，下大陳島的人們無論是在大街上排成行列的或是從他們的商店向外瞭望的，無論是老的小的、男的女的都顯得很快活和滿意。他們當我們經過時興高彩烈，笑容滿面，並鼓掌歡迎。從身體上看，他們吃得飽而且有營養。士兵和老百姓隨便來往；一方沒有恐懼心理，另一方則無優越感和僵硬的表情。

我說我真高興看到這一切。在看到距我佇立之處，僅有一英里之遙的大陸海岸和其背後隱現的高山，以及聞到來自大陸的吹拂我所訪問海島的和風氣味之後，我渴望返回大陸，並且深信在我有生之年終能看到在委員長的領導下收復大陸並解放那裏的人民。那是我真實的反應。

我所提到的另一點就是政治部和它的代表的作用。人們當會記得，在軍隊裏設政治部在美國曾受到很多批評。因此我很高興有機會親自觀察它的工作。我告訴委員長說，我見到蔣經國將軍認識官兵並和他們談天。這事引起了我的注意。蔣經國將軍認識我所訪問的每一個地方的人。他知道他們的姓名並詢問有關他們的福利、飲食、居住，以及他們的問題和島上的狀況。他還問起送往島上的罐頭牛肉的質量和從菲律賓進口建造掩體的木材是否業已運到等等。我說，通過在軍隊中設置的政治部及其代表、委員長和政府能隨時瞭解軍隊的官兵生活狀況、情

緒、感想、困難和問題。這樣就能保持一個經常的聯絡渠道以便溝通情況，使委員長和政府能够經常掌握軍隊的動態。在軍隊和臺北之間是沒有隔閡的。我認爲這是使軍隊官兵效忠和維持戰鬥精神及士氣的一個重要因素。

委員長對我講的見聞和得出的印象非常感興趣。他說他對我花費那麼多時間去訪問那些島嶼和查看那些地方的狀況感到高興。他想不起來任何其他駐外大使曾經訪問過那些島嶼。他接着說，在大陸遭到失敗並撤出大陸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軍隊裏取消了政治部及其代表，結果，中央政府不知道軍隊的狀況和情緒。

晚飯後，蔣經國將軍告辭走了。委員長和我移坐在扶手椅上繼續談話，蔣經國在整個晚餐過程中一言未發，表現得很爲拘謹。我告訴委員長，我也對他邀請我參加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屆會議表示感謝。我認爲在他領導下的國民黨改造委員會在研究黨的改組問題上已經取得了顯著的成就，現在的黨看來已經成爲更爲堅實的團體和協助執行政府基本政策的更爲有效的工具。在我參加全部四天會議的過程中，我對黨和政府各部門領導人提出的報告以及對報告內容所作的討論印象頗深，並有很大的興趣。我對委員長的講話特別感興趣，同時受到鼓舞，特別是關於國際形勢的講話和關於"革命教育的基礎"的講話。我說，在强調忠於國家的精神和爲原則而獻身的重要性方面，依我愚見，委員長已經說出了我們人民的真正的和最大的要求。過去在大陸上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貪圖安逸和追求物質享受，缺少一種基於信仰主義，忠誠服務和爲人正直的人生觀作爲指導。我說，張羣將軍給了我一份委員長講話的文件，不知能否再多給幾份以便發給我的大使館的人員。我之所以提出這個要求是因爲在文件上印有"絕密"的字樣。委員長欣然應允說我要多少份

都可以，并且可以將它們發給大使館的工作人員。

委員長顯得有些感冒。在吃飯時戴上了帽子。飯後他叫人給他拿來一件上衣。還吃了點藥。他顯得是不舒服了。因此我們在吃過晚飯談了約半小時後，他說還有其他事情要對我說，並要我在第二天早晨和他共進早餐。於是我向他告別並祝晚安。

遺憾的是，我沒有16日早餐時和委員長談話的記錄，也沒有任何次日上午的記事。我曾將記錄寫在幾張零散的紙上，多年以來那些紙片可能已經丟失或放錯了地方。不過，當時我必須在中午左右回臺北去，因爲我有一份記載說在十二時半和谷正綱及方治有午餐約會。谷是自由中國救濟會的會長，方是秘書長。

回到城裏吃午飯時，方先生談到對大陸人民和在香港的難民的救濟工作，並要求我向美國爭取更多的援助。我討論了中國的工會問題。美國勞聯友好地但堅決地抱怨說，我們的工會不是真正獨立的，它過多地受到國民黨的控制。

那天晚上，我出席了閻錫山將軍、他的得力助手和支持者賈景德與徐永昌將軍招待我的晚宴。徐曾是馮玉祥將軍的部下。在1948—49年間曾任國防部長。我的日程安排得非常緊凑，不容許閻將軍單獨再請我吃午飯或晚飯，於是閻就和他的同事聯合請我。閻將軍是特意從他的山上住宅下來的。他像往常一樣高興。他告訴我他正在寫一本論社會主義的書。

星期二（8月17日）早晨，著名農學家和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的高級人員沈宗瀚來陪我到距臺北最近、最適合參觀土地改革的地區——桃園。我們參觀了土地改革登記處，那裏保管着農田所有權的記錄，陳列着各種類型的有關憑證和發給地主的公司股票，作爲他們賣給政府的土地價款。政府再把地售給佃農。在臺灣，一切土地所有者佔有的土地都登了記，所以可以一目

了然地知道一個佔有土地的人是地主還是農民。

我們還參觀了一個農民合作社，它的管理委員會是由純地主和農民土地所有者各自選出的代表組成的。我們看到了從美國進口的種猪和本地猪雜交的成果。新的仔猪顯見有了很大的改良。我還瞭解到，農民貯存在合作社的穀物的售價是在定期舉行的會議上由多數人決定的。依我看來合作社是在正確的精神指導下並按民主的路綫進行經營的。

我們參觀了一個用美國國外業務署的援助建立起來的農村診療所。建築雖然樸實但新而乾净，有一個候診室、一個診療室、一個藥房和一個小化驗室。這些都是相當新式的，只是他們告訴我說藥品的供應有限。最後，從桃園返回時，沈先生帶我去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總部和主任委員蔣夢麟博士進行一次談話。總部設在一座新的、給人以深刻印象的現代化辦公樓裏，這是委員會在過去幾年中工作取得進展的象徵。

午後不久，我去回拜陶希聖先生。他是總統演說的撰寫人。也是一位沉默寡言的學者，但思路很敏捷。他曾幫助委員長撰寫那本頗有爭論的《中國之命運》。他有個兒子在美國留學，對於美國對自由中國的政策和輿論非常關心。

離開陶先生後，我趕赴魏道明夫婦招待的午宴。那天非常熱，但坐落在山坡上的魏公館還比較凉爽。午飯後我去看望張羣將軍，和他談天，並請他向委員長請示我是否可在 8 月20 日返美。雖然我已經着手安排我的返美事宜，但因在前一天晚上委員長對我離臺返回華盛頓的日期，沒有給予確切的回答，所以我請他這樣做。張羣將軍說他爲了其他事情即將去草山謁見總統，隨後將把請示的結果告知我。

其實，我已決定經過馬尼拉返回華盛頓，以便會見菲律賓總統麥格賽賽和副總統兼外交部長卡洛斯·加西亞。外交部已爲

我的訪問電告駐菲代辦周書楷，我自己則安排在舊金山稍事停留，然後回華盛頓。由於委員長在星期日晚和我談話時要我儘早回華盛頓，同時在去綠島後我曾請蔣經國將軍將我的計劃轉告委員長，蔣經國也告訴過我委員長會同意我不久返美，並可以在20日動身。所以上述安排似乎已無問題。但是，張羣在下午從草山總統府打來電話說，他剛和委員長談了這件事，委員長要我延期一周啟程。

我將我的安排告訴了張羣。他說我仍需設法推遲我離臺的日期。這意味着要取消周代辦爲我作的會見加西亞副總統的安排，和他爲我舉行的招待會。羅慕洛將軍也要招待我一次晚宴，所幸會見麥格賽賽總統的日期尚未確定，雖然已經提出了這項要求。至於舊金山所作的安排，張總領事報告說，當地華僑界和宋子安都想爲我舉行晚宴。我說由於有意外情況我必須延期離開臺北，於是匆匆取消了所有的安排。

那天下午晚些時候我的約會之一是出席華美協進社臺灣分社爲我舉行的招待會。杭立武博士是該分社的社長。大約有二百人，包括會員和家屬、美國代辦和美國國外業務署駐華共同安全分署成員，以及外國記者出席了招待會。我被邀講了約二十分鐘的話，題目是中美關係和過去兩國人民的文化合作。會後我去參加交通部長袁守謙和兩位次長招待的晚宴。晚宴是一次社交活動。袁部長以講究飲食聞名，晚宴證明了這一點。他顯得對晚飯的一切細節都很關心，在飯前曾幾次離開座位去照料一些事宜，即使在進餐時還看到他給男僕指示。

次晨，我和哥倫比亞校友會的成員共進早餐。爲了時間上的方便，聚會安排在早餐時間。大約有四十人參加。有一份關於爲母校二百周年紀念買一件禮品的報告說，最後決定買一部二十四史並在香港以廉價買到一部特殊的版本，但仍有一部分

價欵尚未付清。

在我的下一個約會——在聯合國協會作關於“聯合國的工作和修改聯合國憲章問題”的報告後，保安副司令王潔將軍來陪我去陸軍監獄。據我所見，監獄管理得還不錯。裏面關押着因各種犯罪行爲而被拘捕的犯人。一個難以理解的事情是，有六百多人在獄外一些工廠進行監護勞動。在獄內，各組犯人也按他們各自的能力做各種各樣的工作或勞動。有些人是工程師，在建造房子和水庫；另一些是建築師，在爲監獄的場地設計房屋。還有洗衣工、裁縫和厨師也在擔任各種有關工作。至於礦工，他們採出的煤超過監獄的用量，就將剩餘部分賣掉以增加收入改善犯人的伙食。那些勞動和挣錢的犯人能得到較好的伙食配額。我問過不少犯人，特別是那些看起來聰明而年輕的犯人，出乎我的意料，大多數是由於貪污或盜用公欵而犯罪的。

我參加了全國律師協會在中山紀念堂招待我的午宴。照例有一番講話。晚飯是由以立法院院長張道藩爲首的立法委員們出面招待。這純屬社交活動，我們在飯桌上邊吃邊談。由於是非正式宴請，我覺得宴會的氣氛相當愉快。但更令人感興趣的是那天晚上我和行政院副院長黃少谷的談話。

在葉公超的建議下，我去拜訪黃少谷，暢談美國對臺灣的政策，我們返回大陸的可能性，政府存在的問題等等。他以臺北的智囊聞名，我實在欽佩他對於有關我國的國內和國際的各種問題瞭解得那麽清楚。在一些困難問題上，他是葉公超、行政院長乃至委員長的顧問。他非常注意在政治舞台上人際關係和利害關係的矛盾。但他是謙虛的，處理問題時具有幽默感。我認爲他在各方面必然是政府領袖們的得力助手。

我們的談話長達兩小時，若不是我在那天晚上還約好到葉公超家裏去，我們的談話還會長些。儘管葉公超早些時候建議

我去看黃少谷的部份理由是爲了和黃討論曾打算任命我爲考試院院長的事，但我不記得曾和他談過此事。我肯定會接觸到那個問題，但我記不清了。我也没有隨後和葉公超談話的記録。

由於延期一周離開臺灣，我就可以接待更多的來客，參加更多的約會和會見更多的人。我在19日的第一個約會是會見剛被任命的國家安全局局長鄭介民將軍。鄭將軍是來作禮節性拜會，並告訴我目前在他那個局與美國中央情報局之間聯繫不够密切的情況。他説現在的安排是他的局須就重要事項和美國駐東京大使館的國務院專員奧弗雷海軍上將聯繫。這是不方便的和不能令人滿意的。而華盛頓中央情報局派到臺北的人則無全權處理政策性問題。他想要中央情報局派一位高級代表駐在臺灣，或者由他本人不時到美國去處理影響他的局和中央情報局聯合工作的政策性問題。

中午，我去參加被民主社會黨所否認的領袖徐傅霖先生爲我舉行的午宴，但他仍説他是該黨的合法主席。那是個大規模的聚會，所有支持他的人和一些無黨派人士如莫德惠和王雲五都出席了。我們等了葉公超很久，但我知道他是不會去的。有人告訴我，這次午宴不僅是爲了招待我，也是爲了造成主人仍在很大程度上是該黨領袖的印象。這樣，就具有政治意圖，顯然葉公超是不肯捲入該黨内部問題裏面去的。徐先生在開場白中提及臺北需要批評以及他自己所作的努力，每逢見到委員長都要對他講有關政府和國家的真實情況。他是一位典型的反對黨領袖。雖然我知道民主社會黨是接受國民黨財政支持的，徐先生認爲在政府中有很多事情應受到批評和指責，但他的話是誠懇的和善意的。

莫德惠、王雲五和我在發言中避免了黨派政見，也没有提及主人説的那些話。我表示據我訪問和親眼見到的立法院和省議

會的工作爲例，我對發展民主政府取得的進展深表欽佩。

我的晚飯約會是由蕭錚先生招待的。那是在他的草山小住宅舉行的一次社交活動。有很多國民黨要人出席，包括立法院院長、教育部部長和僑務委員會委員長。蕭錚本人是立法委員，也是臺灣土地銀行的董事長。

第二天上午和下午我接見了許多來訪者，我也作了一些回訪。在21日上午，我回訪了一些人，中午在草山和委員長共進午餐並進行另一次談話。下午吃茶點時，我會見了研究院的外交小組，並和一些老朋友一起吃晚飯。這兩天由於太忙我未能將我的談話和會議記録下來。因爲國際戰綫上形勢有了新發展，我必須回華盛頓去，我又改變了計劃，不是在臺灣多停留一整星期，而決定於23日離開臺北。

我在臺灣的整個期間，譚紹華代辦繼續從大使館就華盛頓方面和國際戰綫形勢的發展情況向外交部報告。這些報告都轉給我看過，供我參考。根據譚紹華的報告，我在臺北和熟悉國際事務的人們的交談以及我自己讀報所瞭解到的情況，到8月11日爲止，東南亞防禦條約計劃已經進展到即將在9月6日召開預備會議的地步。8月14日，華盛頓宣佈杜勒斯國務卿將率領一個美國代表團前往參加會議，並將在9月4日先與菲律賓當局就與菲律賓實行共同防禦問題舉行會談。原因是菲律賓反對美國草擬的條約草案，他們認爲該條約不能提供足够的軍事保證。因此，傳説美國將作某種讓步以使菲律賓人感到更有保障。事實上，我國政府所關心的是，菲律賓政府既已在東南亞集團裏得到照顧，並得到美國保護的額外保證，將會使他們對亞洲的更爲重要的反共條約失去興趣，而這個條約却是我國政府長期以來夢寐以求的。至於提出來的多邊協定的應用范圍問題，雖然該協定所包括的簽字國已經大致定妥，並限於美、英、法、澳大利

亞、新西蘭、泰國、菲律賓和巴基斯坦，但一般認爲尚懸而未決。在8月份，臺灣仍可能被包括進條約的最終防禦區域裏。

讓我回到譚紹華的關於這些發展情況的電報報告。第一封是1954年7月23日發出的，他在華盛頓對東南亞聯合防禦問題的早期發展情況所作的觀察如下：

1.英美6月28日聯合公報稱，兩國就東南亞集體安全問題，已成立一小型英美委員會討論其事。據悉，雙方觀點尚多分歧，其主要原因爲無法事先知道日內瓦會議之大致結果。英方希望在越戰結束後，情況可能按英國的觀點處理。英美觀點的最大分歧在於英國主張採取從根本上逐步解決此種局面之辦法，而美國方面則主張解決目前的局面，以防共黨侵畧之蔓延。該委員會於7月17日發表會談結束聲明。7月12日廣泛報導說，美英兩國已就東南亞問題達成圓滿協議。但此項報導似過於樂觀，與實際情況不符。

2.國務院昨(7月22日)宣佈，美國擬邀請有關各國參加會議，以期成立東南亞共同防禦組織。現正爲此目的與有關各國交換意見中。此擬議召開之會議可能在8月或9月初於菲律賓碧瑤舉行。據報，關於由何國參加之決定，將與今年4月杜勒斯所表觀點基本一致，即包括美、英、法、澳、新、菲、泰。杜勒斯原擬包括印支三國，然由於越南停戰，三國之國際地位及形勢均已發生變化。英國贊成"科倫坡"諸國參加會議，但與美國之立場相左，但由印、巴、錫、緬及印尼作爲次要國家參加會議則屬可能。

3.昨《紐約時報》載施米特文章，引證艾森豪威爾總統在21日記者招待會答問。概述我國有參加東南亞防禦集團之可能。此文標題殊爲樂觀。然經仔細研究，此觀點僅爲其個人之見解。爲此，兩名記者曾就此提問。其一問："是

否擬將韓國及自由中國包括於東南亞聯合防禦集團之內?"艾森豪威爾總統僅答稱韓國並非東南亞國家，且美韓間已經簽有共同防禦條約。其二問:"藍欽大使曾謂，臺灣與美國之防禦條約正在協商。是否意謂臺灣將不被邀參加東南亞共同防禦條約?"艾森豪威爾答稱兩者全然不同，且兩者未必矛盾。據渠理解，美臺共同防禦條約正在考慮之中，然尚未作出最後決定。

4.今日午後，杜勒斯國務卿於記者招待會稱東南亞共同防禦條約正積極進行中，但尚無詳細草案或計劃。從其口吻判斷，竊以爲美國無意於"科倫坡"諸國參加。但美國認爲，如原則上准其參加會議，即亦將參加該條約。後又有提問，臺灣及日本是否將被邀參加。杜勒斯答稱，1950年去遠東時，已有組織較廣範圍共同防禦組織之考慮。其後，由於政治方面之種種困難，以致決定改爲雙邊協定。但謂將來仍有參加之可能。顯然係指臺、日參加東南亞共同防禦集團之可能性。然又謂，恐將爲遙遠之事。

在外交部給譚紹華的復電中，要求他繼續密切注意此事，並不時對實際情況作出判斷，但不要表現出我們對成立擬議的組織特別感興趣。譚紹華在整個8月份不斷送來報告。他在8月7日報來的一份合衆社於7日從倫敦發出的電訊內容說，權威人士說印度、印度尼西亞和緬甸決定拒絕參加擬議成立的東南亞防禦組織會議；巴基斯坦和錫蘭可能參加會議，但參加籌備會議和加入以後建立的組織完全是兩回事。譚紹華補充說，據推測，會議將於9月在碧瑤舉行，已決定參加會議的國家有美、英、澳大利亞、新西蘭、泰國、菲律賓和法國。

8月10日，他報告了杜勒斯希望在周末能宣佈締結東南亞防禦條約計劃。杜勒斯還說，"科倫坡"國家中有幾國可能參加

該條約。8月11日，《紐約時報》刊登了關於該條約的一項特別電訊：譚博士報告如下：

1.籌備會將在9月6日舉行，地點可能爲碧瑤。參加會議國家似有美、英、法、澳、新、菲、泰及巴基斯坦。杜勒斯國務卿及其他外長因工作繁忙可能不出席會議。

2.會議將確定聯合防禦共黨侵略之範圍，以期抵抗來自外部之直接侵略及陰謀顛覆本國政府之間接侵畧。臺灣與香港不包括在內。

3.該約並將提供鼓勵經濟合作與改善人民生活之手段。實際初步討論過程中，也將涉及建立包括非簽約國之東南亞經濟組織問題。

4.巴基斯坦主張於共同防禦組織中建立强大陸、海、空軍司令部。由參加各國比例派出軍隊以應付任何緊急事件，但美國不同意於當前即建立如此大規模之組織。僅贊成建立小規模之軍事機構，作爲情報及計劃活動之總部。並可設於菲律賓。

在譚紹華8月14日報告中說：

1.國務院今日發表公報，闡明美國政府已與觀點相同之政府達成協議，認爲有必要按照聯合國憲章之目的及原則於東南亞建立集體安全組織，以加强東南亞整個地區及西南太平洋之和平。菲律賓提供碧瑤作爲會址。有關國家外長已同意將開會日期定爲9月6日。此會在美國和其他有關國家間業經磋商討論達四月之久。英、法、澳、新、泰及巴基斯坦同日發佈類似聲明。

2.據合衆社電：

甲、共同防禦條約之內容已經各國討論，各外長可望親自參加修訂事宜並於三五日內簽約。

乙、至於邀請印度與印度支那三國參加會議或邀請三國及日本、韓國和我國派觀察員參加碧瑤會議之問題，目前尚無計劃。

丙、巴基斯坦認爲其參加籌備會議並不意味將參加總的條約。

3.國務院宣佈，杜勒斯國務卿將親自率領美國代表團參加會議，並將於9月4日與菲律賓當局討論有關與菲律賓共同防禦問題。

譚紹華後來又電告美國代表團其他成員的姓名，其中之一赫爾曼·弗萊格，是國務院的法律顧問，將順便先來臺灣訪問。

在東南亞條約取得這種進展的同時，我們軍隊和共產黨軍隊在臺灣海峽進行的小規模衝突仍在繼續。不同之處在於7月23日至26日發生海南島事件以後，（英國客機被共產黨擊落，美國派出的兩架援救飛機遭到共產黨飛機的射擊，後來被美國飛機擊落。）美國官員和公衆的注意力更加關切臺灣海峽地區的局勢。共產黨時常闡明他們"解放"臺灣的目的，但當8月11日中國共產黨政府國務院的一次特別會議批准一項要求採取堅決行動解放臺灣的報告，周恩來公然聲稱外國對這一行動的干涉將導致嚴重後果，以及決不容許美國佔領臺灣之後，更加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一方面，共產黨的聲明是以臺灣海峽的實際戰鬥爲背景作出的，同時據報導大陸共產黨軍隊還在針對臺灣和國民黨佔領的島嶼進行集結。另一方面，鑒於即將簽字的東南亞防禦條約是直接反對共產黨侵畧的，尤其是反對中國共產黨在亞洲進行擴張的，該聲明被認爲可能是中國共產黨的一種威脅。

在華盛頓8月17日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一名記者向艾森豪威爾總統提問道：

最近有報導說中國共產黨正在臺灣對面的大陸上集結

力量。從遠東來的報導說，中國共產黨可能進攻臺灣。總統先生，如果共產黨以武力進攻臺灣，將會發生甚麼情況？

總統回答說：

在1953年 1、 2月間，曾給第七艦隊發出指示。那些指示只是重申 1950 年以來該艦隊執行的關於防禦臺灣的命令。那些命令仍然有效。因此，我設想將要發生的情況是：任何對臺灣的入侵都需要突破第七艦隊的防禦。

第二天（ 8 月18日），共和黨參議員亞歷山大・史密斯贊許了總統聲明。他和民主黨參議員邁克、曼斯菲爾德都認爲第七艦隊能够挫敗中國共產黨入侵臺灣的任何嘗試。

加在一起，這些發展十分重要，可能對美國的對華政策有深遠影響。有充分的理由要我儘快返回華盛頓。

8 月22日晨，程天放來訪。然後我去拜訪副總統陳誠辭行，拜訪蔣經國對他的費心照料表示感謝，以及拜訪王寵惠、張道藩和劉瑞恆。下午， 拜訪行政院長俞鴻鈞辭行。晚 7 時半總統在陽明山招待我吃晚飯。（顯然那是臨時決定，因爲這一項是用鋼筆添改在打印好的我當天的活動日程上的。該日程實際列的是：晚七時半約定和游彌堅及藝術家藍蔭鼎晚餐。）

8 月23日晨，張羣前來送別，因他下午不能去機場送行。他告訴我參謀總長彭孟緝曾和他討論過外圍島嶼的軍事形勢。這種討論有時我也在場。他認爲没有美國的援助，不惜一切代價去防禦共產黨進攻這些島嶼是不明智的，對臺灣的安全是有害的。至於作爲總統秘書長，張羣說他本人的方針是寧願將所有的問題都提請外交部予以指點，而不是像其前任王世杰那樣，對外交事務非常關切，時常不先和外長葉公超商議就採取行動。

關於讓我出任考試院院長一節，張羣告訴我說，那是他要求委員長先讓葉公超知道，要葉電告我，而不是由他在葉不知曉的

情況下直接電告我。他認爲這樣可以使我機密地、坦率地將我的反應告訴葉，我認爲那是張羣考慮周到的地方。

國民黨政界元老吳忠信因不能到機場爲我送行，也來向我道別。孫立人將軍也爲同一目的來訪。我問了他兩個問題：（1）共產黨是否會攻打外圍島嶼而不是臺灣？他回答說："會的。"我問是哪個島，先攻打金門還是大陳？他說是金門，因它比較重要，離臺灣也比較近。他說，從軍事上講，如果共產黨決定攻打它們，那些島嶼是會被佔領的。（2）他對不惜一切代價防禦那些島嶼，以期喚醒美國輿論，並使美國相信需要援助我們，因爲如果丟失任何一個，或兩島一併丟失都會削弱臺灣的安全和防禦的意見有何看法？孫將軍認爲冒全力以赴的危險去防禦那些島嶼是不明智的，因爲使軍事戰畧服從於政治考慮永遠不是上策。他指出：由於我們未從東北撤軍而失去主動並最後失去了整個大陸，而從一切軍事戰畧原則來看，我們是應該從東北撤軍的。（我願補充一下：馬歇爾將軍和美國軍事顧問也都建議過從東北撤軍。我認爲像我以前解釋的那樣，委員長由於擔心失去東北集團的支持所以沒有採納那項建議，因爲那會對於因可能失掉整個省份已然很不高興的東北領袖們在政治上是重大的打擊。委員長非常需要東北集團和它的龐大軍隊來維護他的領導地位，反對其他派系一再想推翻他的企圖。）

孫將軍接着說，除他已經提出的原因外，認爲這些島嶼在進攻大陸時有"起跳板"的作用，故而不惜巨大代價固守和防禦這些島嶼也是錯誤想法。因爲要想成功地進攻大陸和建立一個灘頭陣地，發動突然襲擊是一個重要因素。就這些島嶼來說，不能搞突然襲擊，而且共產黨在這些島嶼對岸早已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以防禦可能發生的任何這類事件。因此在大陸建立一個灘頭陣地的任何成功嘗試，都必須在沿海的其他地方進行。他引證

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盟軍在諾曼底登陸的成功戰例。他說所有盟軍從德國得來的情報都說明德國準備抗擊盟軍在英吉利海峽沿海登陸(他們判斷盟軍將試圖在那裏登陸)。因此，最後的登陸實際上是在諾曼底沿岸進行的，出乎德國人意料之外，使盟軍達到了他們的目的。

兩名在臺北的記者，一名是美聯社的，另一名是合衆社的，經過約定來訪。他們都問我對外圍島嶼的印象和那裏的情況。他們還問我對於擬議的中美雙邊條約前景的看法。在這方面，他們提到國務院的蘇伊丹先生對我的樂觀聲明的報導所作的評論。一家中國報紙報導說，我說過關於該條約的原則已經確定，僅是執行問題尚待解決。可是，我從來沒有說過這些話，我告訴他們，我完全不記得我曾說過這個條約在原則上已經確定，只是技術性細節尚待解決。

我提前和黃仁霖將軍共進午餐，飯後黃將軍送我去機場。有很多人在機場等候爲我送行，包括行政院長俞鴻鈞、蔣經國將軍(他交給我一封帶往美國去的委員長的信和我想帶回去的兩個機密小册子)。葉公超、科克倫公使、朱家驊、羅家倫、財政部長徐柏園、嚴家淦省主席和一大羣將軍及其他高級官員，總共約有八十人。八十多歲的芳澤大使也來爲我送行。

西北航空公司客機準時於下午一時起飛，二小時半後到達冲繩機場，休息半小時再度起飛，於晚九時抵達東京。董顯光大使夫婦和大使館其他官員到機場迎接並帶我去大使館吃茶點。

董大使和我進行了一次談話。他說美國大使艾利森告訴他，杜勒斯國務卿可能在參加馬尼拉會議後去臺北進行一天的訪問。他還說藍欽大使曾告訴艾利森說，當藍欽說他贊成擬議的雙邊條約時，國務卿並未和他爭論，但是藍欽在華盛頓得到的印象爲，那將是件緩慢的事情。(藍欽在回臺北前曾在日本作短暫

休息。）這和當天早晨我在臺北拜訪葉公超向他辭行時，葉告訴我的基本一樣。他仍然認爲那個條約最終是會簽訂的，但需要時間，顯然，他是根據董顯光的報告說那些話的。科克倫公使在臺北機場也曾對我和葉部長說，那天早晨剛剛收到杜勒斯給他的信說，除非西歐發生重大事情他須直接飛往那裏，他將在馬尼拉會議後訪問臺北一天。

蔣緯國將軍來大使館和我們會面。他正在東京美國陸軍醫院醫治他的腸胃病。我還會見了中國商船協會駐東京代表陳先生和東京大使館的楊雲竹公使。後者於凌晨三時四十分還爲我送行，我們談了片刻。

楊告訴我，東京大使館的工作非常難做。一萬二千多臺灣人現在雖然已是中國公民，但他們見到日本官員時，還和日本統治臺灣時一樣地給他們鞠躬行禮。其他人（有的來自大陸或香港）從事走私活動，當被驅逐出境時，就向大使館請求保護。與此同時，日本當局自從簽署和約以來感到他們已有實力和獨立地位，對我們的要求常常置之不理。

談到日本國內政治狀況時，楊公使說內閣總理吉田的地位暫時是穩固的。但是，社會黨的左翼和右翼似將聯合起來爲下一屆和以後的大選進行鬥爭。在那種情況下，社會黨人將執行承認紅色中國和與大陸進行貿易的政策，以及反對重新武裝和與蘇聯疏遠的政策。楊說，即使在當前，至少在共產黨和左翼的煽動下，輿論反對三件事：（1）重新武裝，（2）參加任何親西方集團，（3）吉田內閣，因爲它採取親美政策。楊接着說，實際上，吉田在美、英兩國對亞洲問題的意見和政策分歧上起着調停者的作用，並希望參加任何亞洲問題的會議或參與磋商。他像尼赫魯一樣實際上傾向於中立主義，並旨在使日本被認爲是一個強國。在亞洲事務中，即便不起主導作用，也要起重要作用。他

聲稱，日本對東南亞和南亞國家瞭解得更多，並且有更多的經驗。

楊還告訴我，十二萬日本自衛隊不久將擴充到十八萬人，將起用大量前高級軍官來掌管。和麥克阿瑟將軍解散財閥的政策相反，商業、銀行和製造企業的合併也在進行中。談到這裏已到啟程的時間，我向他告別登上飛機。

我於晨八時半到達阿拉斯加的安科雷奇，並在當地時間五時四十五分到達西雅圖。在經過波特蘭、丹佛和芝加哥時稍作停留後，於晚十一時三十五分抵華盛頓。大使館的工作人員前來接我，包括武官韓將軍、李德燏等人。當我回到雙橡園住所時已過午夜。那是一次疲勞但令人高興和感興趣的訪問和旅行。

第九章　1954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1954年 8 月24日——12月

第一節　締結條約的國際背景
1954年 8 月24日——10月

（1） 第一次金門危機，東南亞條約組織公約和聯合國的處境

我在臺灣住了五週以後，於1954年 8 月24日深夜乘飛機返回華盛頓。我頭腦裏有許多問題，有許多事情要和美國政府打交道。在離開臺北那天的最後時刻，我曾參加討論所謂中共威脅要"解放"臺灣等問題，他們如果來襲並襲擊了甚麼地方，那時，我們會作出反應，然而美國又將如何。我國政府希望和美國盡快締結一項防禦條約。我剛獲悉國務卿杜勒斯將在馬尼拉會議締結東南亞防禦條約後的歸途中在臺北逗留。我急需在他動身赴太平洋地區之前安排和他會見。

就在那天，國務卿就沿海島嶼問題對新聞界發表了非常使人鼓舞的聲明。8 月 25 日報刊報導，他聲稱美國武裝部隊有理由防衛臺灣和中國大陸間的某些小島免遭共產黨的襲擊。他認爲在澎湖列島和一些其他島嶼上都設有防衛臺灣本土所必需的雷達裝置和其他預警設施。任何決定都必須從軍事上考慮。

作爲會見國務卿的第一步，我在8月26日下午拜會了助理國務卿饒伯森。他看來比往常緊張，他的面色有患胃潰瘍的徵兆，這病魔纏住了他。但他還同往常一樣熱誠地歡迎我回來。在談話剛開始時他還問及委員長。我說我曾謁見並和他談過幾次，最後一次是8月23日(星期一)在我動身之前。我說委員長讓我向饒伯森先生轉達他個人的問候。

按照那次談話的筆記，我隨後說我知道國務卿下月初參加馬尼拉會議後將訪問臺灣，對此我感到高興。又說，雖然我知道杜勒斯下星期二就要動身去馬尼拉，所以很忙，但我希望能會見他。

饒伯森說杜勒斯現在不在市內。他正在美加邊界的鴨島度短假。要到星期一才回來，預定星期二飛往菲律賓。時間安排非常緊湊，饒伯森不知道能否安排約見我。

我說，我只要五分鐘，最多十分鐘來親自向杜勒斯表示歡迎。委員長和中國政府對國務卿決定訪問臺灣都感到欣慰。我知道杜勒斯異常繁忙，所以不擬提正式要求，如果有可能的話，請饒伯森先生代爲安排。

饒伯森說，國務卿回來後他一定盡力而爲。

談到擬議中的雙邊協防條約，我詢問了目前的情況，並說，饒伯森一定知道，中國政府極願締結。我曾希望回美後能在藍欽大使赴臺以前見到這位大使，以便向他了解他與國務卿和總統會談締約問題的結果，但我知道藍欽先生要在日本略事休息再回臺北。

饒伯森說，關於所提的條約，他希望他能像他聽說我在臺北曾談過的那樣樂觀。

我說，關於這個條約，我記不起曾說過甚麼肯定的話，但在我動身那天的早晨，美聯社和合衆社在臺北的記者們都曾來訪

並問及這件事情。

饒伯森從桌上拿起一份剪報並把臺北《大晚報》報導的英譯片斷讀給我聽。據稱，我曾說過兩國已同意締結條約，只有技術問題有待解決。

我說，《大晚報》是份小報，我不知道它的這則報導從何而來。我僅在那天早晨，外交部長對立法院及其外交委員會談及此事後，才向上述機構說起此事仍在討論之中。

饒伯森說，國務卿曾在5月向我充分解釋過美方存在的困難。而新聞報導却使人覺得似乎該條約正在積極談判，而國會領袖們却被蒙在鼓裏。如我所知，條約的癥結在於外圍諸島問題。美國政府在承擔保衛臺灣的義務方面是沒有問題的，但不包括那些外圍島嶼。美國對如何處理那些島嶼感到棘手。把它們置於條約之外，無異於請中共去佔領。如包括在內，則中共對它們的任何進攻都將使美國捲入，以致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這正是美國人民所非常害怕的。

我說，這種困難情形，有一次討論條約時我向委員長提過。我記得杜勒斯曾和我說過美韓條約是在朝鮮停戰協定後緊跟着簽署的，那時國民政府和大陸上的中共仍處於戰爭狀態，那些島嶼周圍還時有轟炸和戰鬥。我接着說，事實上，草約第五條也可能引起另外的困難。這一條實際是說不僅對訂約的一方的領土進行武裝攻擊，而且對一方的領空或領海的襲擊也將被認爲是對另一方的攻擊。

饒伯森說，今年是大選之年，所以國會領袖們都很注意擬議的條約對美國輿論可能產生的影響，而輿論是極力反對美國捲入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他本人也反對再次發生世界大戰。至於美國政府，則將盡一切可能設法避免。確實，美國正在做一切必要的準備以便在另一場世界大戰强加於它時，它可以毫不躊躇

地投入戰鬥。因爲美國承擔了保衛臺灣的義務，如果中共入侵該島，第七艦隊就要干預。但他再次說，外圍島嶼並不在承擔的範圍之內。接着他又說，由於目前有中共威脅要奪取臺灣的新聞報導，美國公衆正對此形勢給予極大關注。

我說，當前中共確實威脅要進行他們所謂的解放臺灣，語調似乎比以往的宣傳更爲嚴厲，同時臺灣輿論也認爲中共發動進攻並非不可能，即使不攻擊臺灣本島，也可能攻擊像我最近訪問的金門和大陳那樣的一個或幾個外圍島嶼。我說，這些島嶼，雖如饒伯森剛才所說，並不包括在美國承擔的保衛臺灣的義務之內，但它們對臺灣却有極大的戰略意義。由於距離大陸很近，它們可充當政府的耳目，如果它們落入中共之手，中共可以用作攻擊臺灣的跳板。這些島嶼淪於中共將嚴重影響臺灣的安全和防禦。所以我對艾森豪威爾總統，杜勒斯國務卿和美國太平洋海軍總司令斯頓普海軍上將最近在這同一問題上發表的言論深感欣慰。我特別記得杜勒斯已宣告將保衛臺灣外圍的一些島嶼，並說此事正交由軍事當局辦理。至於斯頓普上將，他說過如果中共對臺灣有任何可證明爲有敵對意圖的行爲，第七艦隊將採取必要的行動。這似乎表明上將心中也關注着這些外圍島嶼。

饒伯森說他不打算對斯頓普所說的"敵對意圖"進行解釋；至於國務卿的話，他認爲是有效的。他同意杜勒斯的話裏並未說如中共襲擊某些外圍島嶼，第七艦隊將不作反應。然而饒伯森說，他本人所考慮的是由中國國軍在大陸上進攻，他所理解的進攻是指臺灣中國報紙近來侈談的進攻。饒伯森認爲類似這樣的進攻勢必招致中共的反擊而由於美國對保衛臺灣承擔義務，勢必爲美國造成嚴重局勢。他記得李承晚總統最近訪問華盛頓時說要爲武力統一朝鮮而單獨行動，但美國輿論對李的論點絲

毫未表同情，因爲那樣做可能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他表示希望國民黨中國不會做任何這樣的事。

我說，和我談過多次的委員長以及整個中國政府的確非常注意形勢的各個方面。如果饒伯森感到中國政府可能會挑起和中共的衝突，我可以向他保證中國政府不會採取這種性質的行動。恰恰相反，我國政府採取的任何行動都將極度審慎。

我這時把話題轉到即將在馬尼拉舉行的東南亞會議。我說，我瞭解美國已準備了一份草約，並從外交部長葉公超處得知，有關對付滲入和顛覆的問題也將訂入該條約。葉的消息得自駐臺北代辦科克倫。對此我感到高興，並想知道提出了甚麼方案以應付共黨的既定戰略。

饒伯森證實美國政府已準備了一份初稿。他說我提的問題一直被認爲是個很難的問題。要給顛覆下定義不太容易。以印度支那爲例，越南民族主義者憎恨法國人，也同樣憎恨共產黨，他們決心逐出法國人的行動自然不能認作顛覆。不論怎樣講，在人民這方面說，這是內部政治運動。但是共產黨瞭解這一點，並且巧妙地利用這種情緒奪取對印度支那的控制。然而，他說，已經草擬了若干方案，儘管並不完滿，而且還得由大會參加國在馬尼拉敲定。他說的參加國有美國、英國、法國、澳大利亞、新西蘭、泰國和菲律賓。他又說，除非與會國堅持要延長，大會不會超過五六天。

話又回到杜勒斯的訪臺問題，我說我們臺灣人民正熱切盼望着。

饒伯森說，除非歐洲發生甚麼重大事件，杜勒斯已決定在臺灣作爲期兩天的短期訪問。

我說，據我瞭解國務卿還將訪問日本。

饒伯森承認，但補充說，如果馬尼拉會議後只有訪問一個國

家的時間，杜勒斯就只訪問臺灣而把訪問日本推遲到晚些時候。然而杜勒斯訪臺爲期短促，所以他打算把大部時間用於和委員長會談，因爲他有許多問題要和他充分討論。他不希望花費很多時間在拜訪政府其他領導人或參加正式招待會和宴會上。這已請科克倫轉達臺北中國政府。

我說，這事我也要報告中國外交部。

在陪我進去見饒伯森時，中國科的馬康衛說他見到我回來特別高興。又說，我不在華盛頓的五週內，國務院很惦念我。我謝過他以後，我說，據我瞭解國務院法律顧問赫爾曼·弗萊格先生將陪同杜勒斯去臺灣。我問馬康衛消息是否確實。據答弗萊格是杜勒斯代表團的一員。其他成員還有公共事務助理國務卿卡爾、麥卡德爾和國務院參事道格拉斯·麥克阿瑟第二。

當日，我電外交部報告了我和饒伯森的談話。關於我們提出的和美國締結共同防禦條約問題，外交部的復文我於8月28日收到。復文稱，雖然我們的草約第四條*關於實施條約的領土範圍的文字只說受我們控制的領土而並未明確說包括外圍島嶼，但我們確實無意憑依該約把美國引入任何戰爭，也不打算給第七艦隊的現行任務另增負擔。還有，在進行反攻和收復大陸之前，我們是要和美國洽商的。我們對此既已提出保證，我們當然要予以執行。美方無需爲此再有顧慮。

---

* 編者注：草約第四條和第五條原文如下：

第四條：每一締約國承認對在太平洋地區內，對任一締約國現在或將來在其控制下之領土之武裝攻擊，即係對締約國雙方之攻擊，並將依照其憲法程序採取行動，以對付此共同危險。

第五條：第四條所指對任一締約國之武裝攻擊，應被視爲包括對任一締約國本土或在其管轄下之太平洋區域及各島嶼，或對其武裝部隊，或太平洋上公有船舶或飛機之攻擊。

電報指出前述保證已包括在葉部長6月17日致藍欽大使的復函中，並請他轉達國務院。電文又稱，這一切雖經明白見諸會談英文記録，但美國如有締約的誠意，草約中的措辭和希望保證的形式都可提出討論。外交部要我尋求機會答復美方並向他們轉達這一意見。

8月26日傍晚，我接待了俞大維將軍。他堅持要來看我而不讓我去他家見他。他看來比7月份我赴臺前見到他時要康健些。我把委員長給他的口信告訴了他，並告訴他，臺北的許多問題有待決定，在桂永清將軍突然逝世以後，臺北正急切等他去任國防部長。俞將軍對我説，8月31日他先要在紐約再作一次体格檢查，然後動身去臺北履新。他説，他已接受任命，所以必須回去。雖然他想盡辦法想當一名不在辦公桌上和辦公室裏工作的顧問，但遠東的局勢太嚴重了。

俞將軍説，隨着這次周恩來先生的恫嚇——中共是没有虛聲恫嚇的習慣的——中共肯定要對臺灣有所行動。他説，最可能的攻擊目標是金門，因爲軍事上他們三面包圍着該島，在政治上，爲了心理原因，我們必須保衛該島。此外，依照德國的軍事科學理論，該島是他們迫使我們犧牲大量人力的地點，正如德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凡爾登戰役中實行"絞肉機"戰術迫使協約國大量犧牲一樣。

俞將軍不贊成爲了防禦金門、大陳或其他沿海島嶼耗費過多的人力，因爲這會削弱臺灣主要基地的防禦力量。他不同意我爲了外交上的影響迫使美國援助而强求防禦的理論。他比較同意我對他説的孫立人將軍的觀點，即軍事戰略應立足於實際的武裝力量而不能服從政治上的考慮。

我對此特別注意，因爲軍事領袖和外交家的觀點再次出現了不一致。例如1937年，日本海軍爲使自己不居於陸軍之次而

急於自行其是，於是選中上海作爲目標，在郊區江灣發動進攻，以期佔領上海並向南京推進。這時委員長派兵抵禦，並聽從德國人建議挖掘了堅固的戰壕以圖固守。但日本侵略軍投入更多兵力，以致中國軍隊無法堅守陣地而失敗。德國軍事顧問建議委員長撤軍，不作代價高昂的保衛戰。

上海戰役同時引起了國際上的注意。派去報導戰況的外國新聞記者們紛紛報導說日本正佔上風。當時我率領我國代表團參加布魯塞爾九國會議。在那裏幾乎所有的代表也密切注視着源源而來的有關戰況的新聞報導和電報。我和我的同僚們討論了一番，感到必須守住上海防綫才能給會議一種印象，即中國決心自衛，中國士兵也決心抗日。我記得以我爲首的代表團曾屢電委員長，力陳固守該綫的重要性並請調動我們最精銳的部隊遏止日軍前進，以便影響會議。委員長終於派出他的一些最精銳的部隊，又特別調派了由當時財政部長宋子文組織的稅警總團，該部後來併入國軍。

那時財政部長有權兼管稅警團，也有組織軍隊保衛緝私的責任。是以雖然名爲團，實數却超過萬人，且有西點軍校畢業的溫將軍統率。它裝備最精，組織嚴密，得人青睞，並深爲軍事顧問們所讚揚，致使委員長認爲它不應留於宋子文之手而應併入國軍，歸委員長節制。整編後，即成爲最精銳的中國軍隊之一。

上海戰役，儘管我方使用了精銳部隊，但日本增援部隊源源到來，兵力仍佔優勢，終於擊敗並實際上大批殺傷了國軍。我後來知道日本之所以能做到這樣，原因之一是我方並未把稅警總團全部力量佈置在前綫中心地帶，而把它分成若干小隊來使用，以致削弱了它的戰鬥力。這就是爭權奪利的指揮官們經常互相玩弄的戰略戰術。

我們在東北與共軍作戰時，孫立人將軍的部隊訓練最好戰鬥力最強，但他們被派到東北抗擊由俄國人裝備起來的共軍時，也未得到有效地利用。前綫指揮官是保定軍校畢業並在黃埔軍校深造過的，總指揮官則是受日本軍事訓練的。我的一位軍界友人告訴我，他們都不信任孫立人的受美國人訓練的士兵並把他們看成競争對手。由於指揮官們看不起孫將軍的部隊，他們被零散送往前綫，而不以整師力量派去作戰。他們在這裏派一部份，在那裏派一部份。拿我的朋友的話來說，那是不給對手以顯示訓練效率和戰鬥力的機會從而消滅對手的中國軍事把戲。

然而，此處我想說明的一點是儘管對稅警總團的使用方式使該團面臨極大困難，他們還是打得很出色。那些士兵抗擊了好幾天，這本身確也激發和引起了全世界的普遍注意。他們看到中國人能打仗：決心打仗，並能把蜂擁而來的日本軍隊頂住了好幾天。布魯塞爾的代表們無不留下深刻印象。但後來，當會議未能給中國解決任何問題時，軍事領袖們，我想包括德國顧問在內，都批評固守上海一綫大傷了元氣，因爲在日軍實際推進到南京時，南京軍隊已不足以禦敵，政府只好撤離南京遷往漢口。那時又有人說，中央政府派往布魯塞爾的代表們錯了，他們本不該妄議軍界事務，又說，他們基於外交需要而提出的建議與軍事形勢的需要背道而馳。後來中國代表團備受指責，受軍界人士的指責尤多。

1954年，在沿海島嶼的防禦上，應採取甚麼戰略，可以肯定地預見到會有同樣的争論。果然，以俞大維和孫立人爲代表的軍方，再次强調，至少是對我强調，軍事戰略不應受政治考慮的影響，它只能完全根據軍事需要按照軍事原則考慮。俞將軍不贊同犧牲過多人力去保衛金門、大陳和其他沿海島嶼。他不同

意我的加强軍事努力以獲取外交效果的意見，但他頗贊同孫立人的軍事戰略，應立足於實際的武裝力量而不能服從政治上的考慮的觀點。

在俞將軍離去後，我打電話問候宋子文。我還告訴他經湯姆·科克倫建議並由他推薦去馬尼拉爲我們搜集關於馬尼拉會議的情報的愛德華·洛基特不大願意去，因爲那樣他得物色並僱人做他這裏的廣播工作。我說我是從陳之邁博士那裏得知的。他最近見到了洛基特。我提到這一點是表明中國方面已考慮到派人去馬尼拉的問題，並且正在安排以便跟上即將召開的會議進程。

我國政府對馬尼拉會議發生的一切仍深感興趣。確實，委員長在28日來電指出，助理國務卿饒伯森的名字並未列入美國參加會議的代表團內。委員長覺得奇怪，並問我能否盡力讓他參加，並歡迎他和國務卿杜勒斯一起訪問臺灣。他說這樣肯定會對東南亞形勢有利。

8月27日，華盛頓各大報都以重要的頭版篇幅刊登中共對金門的攻擊。«華盛頓郵報»的標題爲:"紅色份子自誇襲擊蔣島；四十名共軍登陸金門，十名被擊斃"。«紐約時報»報導中共海軍偵察小組8月23日夜襲金門國軍，顯無認真奪佔企圖。該報還向讀者保證稱，美國可望處於戰火之外，並稱這樣的襲擊不會引起第七艦隊的防禦行動，因爲該艦隊尊重大陸周圍十二海里的領域，而金門距離大陸海岸僅三海里，再說金門島上並無美國人員。當然，沒有美國人員這話並不十分正確。軍事援助顧問團有人在金門島上。

我電告外交部華盛頓各報正注視中共的襲擊。還有，合衆社臺北電訊稱，我國政府國防官員已派特別增援部隊前往金門加强防禦，對該地區的空中巡邏也已加强。我說，各報已引用了

我方發言人的聲明稱，我政府將不遺餘力保衛該島。有一則電訊說，開始我方曾對此事全盤否認。後來外交部承認我方已採取步驟，因爲中共曾試圖向金門發動小規模的偷襲，但仍否認中共到過金門的古寧頭海灘。我請求電告實際情況。

8月28日，我另電轉發了當日《紐約時報》和《先驅論壇報》社論要點。社論稱，據悉中共對金門的襲擊是輕微的和有限度的接觸，目的在於破壞馬尼拉會議。又稱，總的來說中共將繼續施加軍事和宣傳壓力，但不會超越這一限度。假使他們真要挑起戰爭，按照美國對臺政策，美國肯定要以武力對付。

外交部答復我早先詢問情況的電報，同意最近中共攻擊金門似屬宣傳性質。電文以略述我方軍事當局提供的8月23日發生的情況開始。午夜，中共曾派八名偵察員到金門。在那裏，他們和我方駐古寧頭海灘的三名巡邏兵遭遇。經過戰鬥，我方損失一人。電文指出，這種小衝突在前沿時有發生，是以不予公佈。實際上，我方部隊也不時登上大陸並且經常取得勝利和成功，而共方的偷襲者却鮮能逃脫或不爲我軍擊斃。中共着重宣傳23日的接觸越發清楚地顯示出他們要通過誇大他們的行動來散佈恐怖。

電文還指出，中共曾於1949年冬季以兩萬之衆企圖進攻金門，然而被我軍擊敗。這場戰鬥，幾乎全殲了來襲部隊。電文建議我可以此事爲例回答記者提出的問題。

杜勒斯於30日（星期一）中午返回華盛頓，讓他的秘書約我在星期二下午二點四十五分，即臨去馬尼拉之前和我會見幾分鐘。星期二，中國科的馬康衛，即我宴請蔣夫人（當時她在華盛頓）時的陪客之一，告訴我說，我和杜勒斯的約會提前爲下午二點四十分。因此，午宴結束，我送蔣夫人上樓後便趕往國務院。

中國科副科長馬丁來陪我進去，但在國務卿辦公室前，我們約等候了二十五分鐘。顯然，杜勒斯似正忙於處理某件聲明，可能與法國拒絕歐洲防務集團條約有關，因爲候客室內來參加國務卿的記者招待會的新聞和廣播攝影記者愈來愈多。事情不久就清楚了。一連八九位國務院官員從國務卿杜勒斯辦公室走了出來。爲首的是副國務卿比德爾·史密斯和副國務卿幫辦羅伯特·墨菲，後面跟着的人手裏拿着鉛筆和紙。就在這時，馬丁先生陪我進了辦公室。隨後的交談比我預期的爲長，約十五分鐘。儘管他工作繁忙並隨即要動身赴馬尼拉，杜勒斯仍像往常一樣平靜、友好和親切。

我的筆記記着此次談話：杜勒斯表示讓我久等十分抱歉，並解釋說，他不得不給新聞界代表們寫完並發出一份他們等着要的聲明。

我說這種情況我完全瞭解，並感謝國務卿在準備去馬尼拉的百忙中仍能抽出時間接待我。

杜勒斯說，他很高興看到我去臺灣後返回華盛頓。

我說，我在那裏待了五個星期，並去過很多地方盡可能多看看，我可以滿意地向國務卿說我看到的一切都非常令人鼓舞。各方面，尤其是武裝部隊較之四年前已有很大進步。

杜勒斯聽了很高興。

我說，我的來訪是要告訴國務卿，蔣介石總統和中國政府獲悉國務卿在馬尼拉會議後應邀訪問臺灣，都很高興。蔣總統以他本人，和以政府的名義，要我向國務卿表示熱誠的歡迎。

杜勒斯說，他一直想找時間訪問臺灣。以前去遠東不只一次，但未能訪問臺灣。這次他希望能實現他的願望，並對邀請和我轉致的歡迎表示感謝。接着又說，近兩天來，歐洲防務集團問

題突然發生變化，歐洲局勢因而嚴重起來。英國外交部長安東尼·艾登已決定不親自參加馬尼拉會議，杜勒斯本人也曾認真考慮過放棄馬尼拉之行。雖然現已決定去那裏，但由於歐洲局勢關係，有可能得趕回美國。如果那樣，他也許無法訪臺，然而他將盡力往訪，即使有兩三小時也好。可是他準備在臺停留兩天的計劃現在不行了。不過，無論時間如何短促，他要訪問臺灣，以便驅除有關他不重視該島的臆測和疑雲。

我表示最懇切的願望說，鑒於杜勒斯先生剛才談到的種種考慮，希望國務卿終能訪臺即使幾個小時也好。我向國務卿保證，不論往訪的時間如何短暫，委員長和中國政府肯定一樣歡迎。我知道委員長期待着和他會見並暢談。

杜勒斯回憶起他1938年在中國政府剛要遷往重慶前在漢口見過蔣總統。他很想再次和他談談。

我問國務卿有無特別感興趣的問題要和蔣總統討論。

杜勒斯說，他打算向委員長闡明美國的對外政策，也願意聽取他對遠東局勢和兩國之間的關係的看法。有人說，美國對亞洲沒有固定的政策，并說美國處於混亂和遲疑狀態，但是杜勒斯說，這不是事實。

我認爲杜勒斯訪臺儘管可能爲期短暫，也是有用的。我問他有無甚麼事情，比如他希望有甚麼樣的接待安排等等要由我向我國政府轉達。

杜勒斯答稱，對他的接待安排，希望簡單到最低限度，並希望不要安排需要發表演說的正式宴會。因爲，在目前的世界形勢下，他說的話都得仔細準備，但他沒有時間。

我說，據我瞭解杜勒斯夫人將陪同前往。

杜勒斯說："是的。"又說，同機的還有曼斯菲爾德參議員(已在東南亞)的夫人，和亞歷山大·史密斯參議員。他將從舊金山

和他一起去馬尼拉。*

我說還有一點我要向國務卿建議。由於馬尼拉會議沒有中國代表，同時與會國裏面有幾個國家的態度和政策對中華民國政府不甚友好，我特別提請他在會議期間關心我國利益。

杜勒斯說，他當然關心，在回答另一問題時，他說他將於當晚八時前起飛。

我說我將去機場爲國務卿和杜勒斯夫人送行。

當晚七時四十分我到達軍事空運局機場時，已有二十四五人，其中有許多新聞攝影記者，圍着國務卿和杜勒斯夫人。我先向杜勒斯夫人問候並祝她一路平安。她告訴我她接到蔣夫人電話，祝她旅途安適。蔣夫人說，如果醫生許可的話，她將力爭回臺灣去歡迎她。杜勒斯夫人要我轉告蔣夫人，他們訪臺時間很短，希望蔣夫人不要勉强自己。我們談得稍長了些。她一如往常，顯得平靜、安詳、熟悉情況、彬彬有禮和温文爾雅。

國務卿也和我談了幾分鐘，並幾次擺好姿勢讓攝影記者爲我們拍照。他對我說原先選定碧瑤作會議地點，但該城交通不便而且將屆雨季，最後改在馬尼拉開會。又說他預計於9月3日到達馬尼拉，並爲實現美菲共同防禦條約，先和菲律賓代表舉行會議。八國會議本身可能最多開五六天。

在機場的人羣中，我見到了新西蘭和巴基斯坦的大使以及菲律賓公使阿貝略先生，並和他們談了話。我告訴阿貝略，原來

---

* 當我還在臺北的時候，即已收到譚紹華電報通知說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史密斯和曼斯菲爾德將陪同杜勒斯去馬尼拉參加9月6日的東南亞共同防務條約和組織會議，以及9月8日的美菲會議。但當時沒有迹象說明他們將陪同國務卿去臺灣，儘管後來事實上史密斯是去了。另方面，杜勒斯夫人是肯定要陪她的丈夫去臺灣的，所以肯定得作接待她的安排。

我打算經由馬尼拉回華盛頓並曾安排拜訪副總統兼外交部長加西亞先生，但由於行程延期，只得取消那次安排。阿貝略說我的名字在菲律賓是很出名的，並說他知道麥格賽賽總統也樂於會見我。又說，如果甚麼時候我去菲律賓，他將很高興在馬尼拉安排接待我。我表示感謝。

馬尼拉會議實際只開了兩天。大部分的問題或困難已於事前解決。9月6日開會時，杜勒斯立即闡明了美國無意在受威脅的地區駐扎常備軍隊，但要依靠"機動的打擊力量，加上戰略部署的反擊力量"。因此，東南亞條約組織，按照簽署的規定，其成員保証按各自的憲法慣例以聯合行動迎擊任何侵略威脅，但軍隊的布局或統一軍事指揮機構的設置均未作規定。與會的亞洲國家也未能實現他們想通過該條約使主要國家承擔特殊經濟義務的願望。最後文件只提了些有關經濟合作的含糊不清的規定。由于條文中的"侵略"二字之前刪去了"共產黨"字樣，以致該條約針對誰或針對甚麼都不明確，使條約更加軟弱無力。刪去"共產黨"字樣不合美國的願望，但大多數出席者則堅持要刪去。所以最後在條約後面附了美國提出的"諒解"，說明美國的義務，"只適用於共產黨的侵略"，如遇"其他侵略或進攻"，美國政府將和條約組織成員國協商。至於該條約應用於防止顛覆方面的可能性，這是我早先和許多美國官員討論過的一個不平常但又必須有的特點，看來對該條約成員國不成爲問題。他們同意保持和發展他們各自的抵抗武裝進攻和"外來顛覆活動"的能力。至於條約適用範圍，則規定爲東南亞一般地區，包括訂約亞洲各國的"全部領土"和太平洋西南直抵臺灣以南某一點以內的一般地區，這樣，就把臺灣和香港全都排除在外。該條約所附的議定書標明該條約的軍事和經濟條款的適用區域爲柬埔寨、老撾和越南。

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於9月8日簽字。稱該條約爲“亞洲門羅主義”的杜勒斯離馬尼拉赴臺北。正當他的飛機於9月9日在臺北機場着落時，中共不斷炮擊金門。

共方新的一輪炮擊是9月3日開始的。那天下午在華盛頓，當炮擊消息傳到美國首都之前，俞大維將軍前來辭行。我們照常閒談。他把中共威脅要進攻和解放臺灣看得相當嚴重。他認爲金門是中共第一個真正目標。他再次强調他的觀點，即中共可能採取消耗戰的戰略以消耗臺灣軍隊的有生力量。他說，進攻方法可能有三種：由空中、由海上和由登陸部隊。但他確信不會有大規模的攻擊，也不會有潛艇攻擊，因爲這會惹惱美國第七艦隊。他認爲最可能的攻擊形式是在金門島周圍的水域內布雷，以截斷來自臺灣的增援和後勤補給。他擔心共方進攻的可能性，又疑惑爲甚麼中共迄未行動。在海上清除水雷是件困難而又討厭的工作。他告訴我，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十六艘英艦駛入黑海尋找俄國艦隊，就有六艘觸雷沉沒。他還說他要親自視察和訪問這些沿海島嶼，然後把情況派信使通知我而不用電報。從安全角度看，電報是不可靠的。他定於9月7日星期二動身赴臺北。

俞將軍說他已見過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雷德福海軍上將。他曾向他强調了共黨攻擊金門的可能性，並問他美國將如何協助。雷德福說他確實還不知道。此外，俞以同樣的問題問過饒伯森，據答他應請雷德福上將答復。

次日，報紙上刊登了炮擊金門的消息。《紐約時報》稱有三人死亡，八人受傷。我說這次中共炮擊，被認爲是自1949年10月以來最猛烈的一次。它是針對討論亞洲問題的馬尼拉會議的。晚上，我獲悉有軍事援助顧問團的兩名美國駐金門島的觀察員，死于中共炮火之下。當消息次日由美國新聞單位報導後，人們大

爲吃驚。在此以前，美國公衆印象中金門島上沒有美國軍事人員，該島不是正式受第七艦隊保護的前哨島嶼。

9月5日，無線電廣播有三架國軍飛機被中共擊落。許多新聞評論員開始把中共的行動不僅解釋爲針對東南亞聯防會談的一種牽制戰術，而且是一種測試我們的力量，和測試美國的反應的試探性行動。

9月6日，有一條新聞報導，一架美國海上武巡邏機在近西伯利亞海岸被兩架蘇聯米格飛機擊毀，一名海軍少尉喪生。蘇聯政府在給美國的照會中抗議稱美國飛機在飛進蘇聯領海上空後首先開火。美國在給蘇聯政府的照會中也抗議稱蘇聯人對距離蘇聯海岸外三十英里和海參威東北一百英里處執行常規巡邏任務的美國飛機橫加攻擊。雙方的照會顯然互相矛盾，於是美國發出第二次照會回復蘇聯。每方都指控對方首先開火。

由于金門和金門周圍的局勢本已令人緊張，新事件似乎使情況更趨嚴重。據報諾蘭參議員已要求美國和蘇聯斷交，又聞艾森豪威爾總統反對那種激烈行動。7日，據報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洛奇已向聯合國秘書長口頭提出要求安理會開會討論美國指控蘇聯攻擊美國巡邏機事件。

與此同時，從金門傳來的消息變得對國民政府比較有利。7日《紐約時報》一條大標題是："臺灣飛機再次轟炸大陸海岸；據報樂觀主義籠罩金門；進軍迫在眉睫"。9日《時報》的一條標題其至更加鼓舞人心。它說："臺灣噴氣機襲擊中國大陸；國民政府報稱襲擊廈門成功；赤黨目前未必襲擊金門"。這說明我國政府已決定盡一切力量保衛金門，也說明這些努力如何有效。

在此以前，9月6日，外交部長葉公超發來他和美國駐臺北代辦科克倫關於外圍島嶼的會談，以及美國大使返回臺北後和藍欽大使會談的通知。葉部長要我也着手這個問題。這是對我

8 月 31 日和國務卿杜勒斯在他動身赴馬尼拉前交談的報告的復電。

從葉部長的電報上看，他曾和這兩位有幾次機會談到沿海島嶼的防禦問題，把他們陸續請到部裏會談，並談了以下各點：

1. 國務卿杜勒斯在 8 月24日記者招待會上關於防衛臺灣和外圍島嶼問題的答詞可說稍嫌軟弱，且不够明確；然而，也表明美國對局勢的關注。所以，他認爲我國政府對此可表示滿意。

2. 美國在聯防外圍島嶼上迄未發表明確的聲明，大大增加了中共偷襲那些島嶼的可能性。所以，他希望美國將外圍島嶼包括在防禦臺灣和澎湖列島整個系統之內。在這一點未作出決定之前，希望美國政府不要發表任何可能削弱杜勒斯聲明的重要性和重大意義的聲明。

3. 目前，假使中共部隊對任何外圍島嶼真的進行攻擊，希望第七艦隊的部份艦艇能加强在鄰近水域的巡邏並準備參加營救落水士兵的工作。

4. 爲了加强外圍島嶼的防空能力，希望美國及早大量交付佩刀式噴氣戰鬥機。

我於 9 月 7 日下午一點多鐘在國民機場爲俞大維將軍赴臺北送行。那裏有許多中國官員，却沒有任何部門的美國人。我的海軍武官柳上校告訴我，他曾陪俞將軍往見海軍作戰部長卡尼上將。俞將軍解釋了保衛金門的重要性，並問他我們能指望得到甚麼援助。卡尼在闡明他自己的觀點時，雖認爲從軍事戰略角度看，金門並不太重要，但同時也同意從心理的和國際觀點看，金門有其重要意義。他承認失去金門會對亞洲國家，對大陸上的中國人民和臺灣的士氣以及美國的威信都有深遠影響。他以個人名義勸我們在保衛該島上不要吝惜裝備和物資的供應，並認爲我們消耗在防禦上的任何東西，美國應予補充。他說，在

參謀長聯席會議上的他的同僚都同意這一觀點。他認爲這事應請總統決定。一俟決定，即通知臺北。

我認爲使臺北知道這個情報很重要，所以我趕緊給葉公超發了電報。我個人對這個情報也倍感興趣。顯然，卡尼的看法和俞將軍的看法根本不同。卡尼認爲重要的是中國應不惜任何力量和裝備以保衛該島，而俞則認爲根本而重要的是不能削弱防衛臺灣的力量，所以認爲，不爲防衛沿海島嶼而犧牲過多的人員和裝備是明智和可取的。然而如果像卡尼含蓄指出的那樣，美國軍事和海軍當局已建議補充任何裝備上的損耗，起碼是耗用於防衛金門的，如果這些建議再形成政策，那當然要排除俞將軍的部份論點。但迄今爲止我們知道的主要還是海軍的觀點。我總感到和其他兵種相比，並從他們對國際形勢總是瞭解較多這一意義來看，海軍是較有國際思想的。他們的艦艇到處游弋，部隊的散佈面較廣，不像美國陸軍，平時兵力較小，到了戰時和緊急狀態時，才通過徵兵來擴充。陸軍總是比較小心和缺乏遠見，對於像我這樣的門外漢來說，看來是這樣的，而海軍却總是信心十足，能適應任何形勢，尤其能對付大陸上的中共政權。中共幾乎沒有海軍可言。

幾天後，我接待了柳上校。他說國防部二廳來電索取的俞將軍和卡尼談話的報告，他已寄出，他給我送來一份抄本供我參考。柳上校的書面報告較全面地敍述了雙方的論點。*

7日到機場送別俞將軍後，我去雙橡園接待一位電訊記者。他爲了金門局勢想見我。我把金門的局勢和我們保衛該島的決心和他說了。

同時，我獲悉五角大樓認爲金門對面的大陸港口厦門，由于地理和地形條件，能被中共闢爲大陸沿海青島以南的最佳軍港。

* 柳上校報告原文，見附錄五。

但也認爲我們控制了金門便阻止了這一發展。這是美國着眼於保衛金門的另一種考慮。所以，我於9月8日將情況報告了外交部。我建議，既然這種觀點和我們一致，而且美國軍事當局一直把地理形勢作爲軍事戰略的基礎而給予極大重視，我們應當在和美方談到外圍島嶼問題時，除强調其他重要理由外，應特別着重這一點，以便說服和促使他們重視金門。

我還彙報了9月7日美國國務院和軍事機構開會討論金門局勢的情況。據瞭解，會後已有密報送呈艾森豪威爾總統。當天晚些時候，我得知艾森豪威爾剛定於12日在丹佛的總統夏令官邸召開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內閣及所有軍事領導人都將參加。目的據說是爲了聽取國務卿有關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的彙報。但真正目的，我認爲是討論金門的軍事形勢和歐洲集體武裝部隊的問題，以便決定美國的政策路綫。

9月9日，接見了另一家報紙。國際新聞社的一位代表約好來見我並就金門的軍事形勢、中共的意圖和攻擊該島的理由，以及我們希望從美國得到甚麼援助等提出問題。例如，該代表想知道：

問：在中共攻擊的背後，你認爲有無可能和東南亞條約組織這個新條約有關的政治原因？

答：很可能中共認爲他們的入侵也許有阻止東南亞條約組織組成的效果。他們或許認爲只要擺出好戰和挑釁的姿態，就可以嚇跑亞洲的一些國家，尤其是中立國家，不再成立東南亞條約組織。他們也可能是要顯示威力以影響即將召開的聯合國大會討論接納紅色中國問題。

問：你能預料除金門外，中共會不會攻擊其他島嶼？

答：除金門外，中共可能攻擊其他沿海島嶼，如大陳島，它

靠近浙江海岸，位於上海之南，在金門以北約三百四十英里。

問：如果除澎湖列島和臺灣外，其他任何島嶼受到嚴重攻擊時，中國政府是否指望美國或其他國家的直接援助？

答：我們並不指望別國的直接援助，否則我們會失望。但我必須指出這些沿海島嶼對臺灣和澎湖列島的有效防禦至爲重要。此外，對一切愛和平、愛自由的東南亞國家，對美國及與該地區有重大利害關係的其他國家來說，中共的入侵是一個共同的危險。他們的切身利益和從反對中共侵略的鮮明立場而產生的道義義務會使人想到我們在金門的堅決抗拒中共襲擊，應給予同情、贊助，並且如果可能，給予支持。所謂支持，我意並非指戰鬥部隊的支持，因爲我們無意使別國捲入衝突之中。此外，由臺灣國民政府控制的金門和其他沿海島嶼皆已戒備森嚴，必要時臺灣還將予以增援。我們的地面部隊以及我們的空軍和我們鄰近這些島嶼的海軍都將進行一切必要的戰鬥以擊退中共的入侵。所謂支持，我意是提供裝備和給養形式的物資援助，和照料戰鬥中死傷的戰士的人道主義援助。

問：你預料共黨會攻擊臺灣嗎？

答：依我看來，中共在佔領金門和其他沿海島嶼之前不會妄圖攻擊臺灣。但他們一旦佔領了這些島嶼——我認爲他們是佔領不了的——那就會有很大的可能。

9月10日，我接待了合衆社的唐·岡薩雷斯先生，並和他談了金門問題、軍事形勢和共黨襲擊該島的重要意義。我也把我們期待美國給予怎樣的援助告訴了他。

下午，我回拜日本大使井口貞夫，乘機探詢日本對東南亞條

約組織的態度。他說，日本受和平條約的約束，必須給予支持，但因爲沒有武裝部隊作不了甚麼，而武裝部隊又是日本憲法不允許有的。我問，憲法有無修改可能。他說，研究這問題的議會委員會已經組成，但要獲得解決則最少需兩三年時間。年輕一代男女都反對修改憲法。他問我中國對東南亞條約組織的看法。我說，我看不出該條約能起多大作用。除美國以外，沒有一個簽約國在遠東有很多武裝部隊。這有待緊急時刻來考驗。他同意，並說，在亞洲戰鬥部隊最多的是南朝鮮和臺灣。

大概從那時開始，美國報紙悄悄地轉向刊載軍事當局及國務院正在進行會議的消息。爲12日召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作準備。10日《華盛頓郵報》的一篇文章稱艾森豪威爾總統將於12日召開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以便爲金門和沿海島嶼的防禦作出決策。還稱該委員會的軍事領導人已於9日秘密交換了看法，據瞭解，有一派贊成使用美國海軍和空軍力量阻止中共佔領金門，另一派則強烈反對這種作法，并說，這樣的步驟可能使美國捲入和中共的戰爭漩渦。于是決定由美國給金門以有限援助作爲暫行辦法。

同一篇文章又說，在這個問題上，國務院沒有明確的說法。但國務院承認中共圖謀金門的嚴重性，並且深知，中共一直攻擊美國是世界和平的敵人，所以美國的任何正面行動都將被中共認作是他所譴責的鐵證。至于美國各軍種的當局們，該文稱，分爲兩派。一派認爲金門離大陸太近：如中共決心不惜重大犧牲，要佔領該島并不太困難。另一派則認爲金門防禦工事堅固，如果美國能給以援助和海上及空中的支持，共軍不可能成功。和前一派相反，他們認爲，美國這種行動可以提高臺灣和亞洲的盟友們的士氣。文章又稱，美國最近獲得情報，中共將利用美國11月份大選之機攻擊臺灣，並說，他們已在臺灣對岸福建沿海集結

了六萬部隊。

11日的«紐約先驅論壇報»稱，美國國防部已於10日明白表示該部無意將金門包括在臺灣防衛區域之內，因該島距大陸太近。文章說，國防部長最近收到許多來信，要求他不要命令美國艦隊和空軍在廈門和金門之間巡邏。

總是敵視我們的«華盛頓郵報»，同一天早晨也發表社論說，保衛臺灣是美國全國人民同意的政策，但金門島對臺灣防禦並不重要。又稱，假使中共當真奪取並佔領金門，美國可能會喪失一些威信，但與其參戰而中途退出，倒不如讓美國敦促和勸說我們放棄金門。

12日，我得密報，美國人在幫助我們保衛金門以及其他沿海島嶼方面意見分歧，同時，艾森豪威爾本人持反對幫助我們的意見。理由是，在亞洲開闢第二條戰綫不合時宜。再則，從現在起迄11月底是選舉州長和國會議員的準備時期，對處理國際局勢問題不能不特別小心以防引起選民的誤會和疑慮，以致使在政府選舉中失敗。

然而，那時正在丹佛舉行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有甚麼決議却沒有消息。13日，艾森豪威爾總統在丹佛總統夏令官邸舉行記者招待會時，只告訴記者說，關於美國的行動，國家安全委員會未作出任何特殊決定。他說，該委員會僅僅討論了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尤其是在西太平洋的處境，並重申了美國原來採取的保護本國切身利益和幫助友好國家捍衛其安全的政策。

會議後，有人引國務卿杜勒斯的話說："保衛金門原和保衛臺灣有關，現正以這種觀點來考慮研究。"13日«紐約時報»的一條消息說，杜勒斯12日舉行了記者招待會，他說：

臺灣外圍島嶼的防禦問題，首先是一個應由軍事人員決定的問題。他們受命保衛臺灣，所以需要由他們建議而

我們則將聽取他們的意見。

參議員亞歷山大·史密斯曾參加國務卿杜勒斯和委員長9日在臺北舉行的會談。他必然也曾去丹佛參加彙報。他告訴一位新聞記者說，他贊成美國使用第七艦隊和有效的空軍力量去協助防禦金門及其他島嶼，又說，金門失守將影響美國在亞洲的威信。他說許多高級官員認爲金門沒有戰略價值，以爲該島的得失只能有心理影響，所以不值得美國去參加防禦，還認爲，參與防禦可能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戰。然而他本人認爲金門的軍事和心理價值就在於美國在需要時刻必須協助防禦該島。他說，參謀長聯席會議正在討論和研究全部局勢。

這位參議員還說，他認爲美國在防禦金門方面的援助應以海軍和空軍支持爲限。他反對派遣地面部隊去亞洲參戰。他說，蔣總統曾告訴他，他已控制了金門的局勢；並未在保衛該島問題上要求美國援助。但蔣總統曾再次敦促美國在收復大陸方面給予合作，聲稱如美國能給以海軍和軍事支持，他就能解放和統一全中國。然而，史密斯說，美國人似乎認爲目前國民政府的力量尚不足以完成那樣的目的。他還說，蔣總統透露他的政府意欲和美國訂立雙邊防禦條約，但他（史密斯）認爲，在目前情況下，還不必要，也不合適。

《紐約先驅論壇報》14日的專題文章稱，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和海軍作戰部長已命令第七艦隊給我們充分的後勤支援以保衛金門。文章稱，美國認爲我們在金門的實力加上這一援助就足够應付目前的軍事局勢。假使中共再妄圖侵佔該島，美國可能考慮有必要採取積極行動保衛該島。至於充分的後勤支援意味着甚麼，文章稱，是指裝備和物資供應，噴氣飛機、飛行員的培訓和其他軍事訓練。該報又稱，有關保衛金門的美國援助問題，美國政府意見分歧，並稱，那天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對這一問

題並未作出決定。

14日，我去紐約在"上海午餐俱樂部"的午宴上致詞。晚間，我參加了一個非正式的宴會，宋子文也在座。實際，宴席的安排就是爲了便於我們交談。他很想知道中共公然打算奪取金門究竟是何意圖；爲何中共空軍全然没有出動，美國對我們的奮力防禦的真正態度是甚麽。我告訴他，自從8月初中共一再宣告一定要"解放"臺灣以來，人們預料他們會有所舉動。然而，他們是否準備推進到比現已抵達的地域更遠一些還值得懷疑，因爲他們不能料定美國的意圖。他們有可能轉而襲擊大陳島，但我們奮力保衛這兩島之心同樣堅決，因爲我們的强烈堅決抗擊不僅能改變我軍缺乏鬥志的國外印象，還可以喚起美國人民對我們的同情以及進一步鞏固美國政府支援自由中國的政策。

宋博士完全同意我的看法。這時我告訴他説，關於中共妄圖奪取金門或大陳問題，我已向政府提過這種看法，並説，我已向同胞們力陳不要擔憂我們臺灣的防禦會遭到削弱，美國第七艦隊和它背後的一切力量都關注着臺灣防禦問題。中共空軍没有升空，否則他們的飛機和美國飛機將在空中進行較量，較量結果，形勢可能發生重大轉變。此外，儘管從飛機的數量看，他們的空軍比我們的强，但他們的飛行員並不太有經驗甚至很不稱職。

我又説，美國是故意不表態的。依我的看法，中共果真侵犯沿海島嶼時美國不大可能積極參加我們的防禦，至少在美國11月大選以前是如此，但對我們的保衛戰，美國會給我們一切後勤所需的支持。五角大樓的軍方人員贊成在需要時介入，但文職首腦和財政部長則反對介入。據可靠報告，艾森豪威爾總統本人也反對介入。我説，對於我們在臺灣的人來説，對我們外圍島嶼的任何大規模進攻都要給以强有力的抗擊，我們的反擊並且

應該直搗大陸敵人的後方。這樣甚至可以給我們提供開始進入大陸，收復大陸的機會。（那樣，就不是美國當局所反對的我們主動出擊並解放大陸，而是爲自衛而反擊。）

次晨我返回華盛頓，但9月18日晚又啟程前往紐約。外交部長葉公超將於次日清早到達艾德威爾德機場。表面上他此行是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9月21日在紐約召開的聯大第九屆大會。但大會開幕後，他計劃正式訪問華盛頓，並急欲就中美雙邊防禦條約進行談判。

19日晨，我和何士先生在7時前離開我的旅館。何士既是葉公超又是我的朋友。他要求搭車同去機場迎接葉公超。到艾德威爾德機場迎接他的共約五十人，都是中國人。其中有胡適博士，出席聯合國大會的中國代表團的大部份成員，令人注意的是沒有蔣廷黻博士。在場的還有唐人街的十位正式代表。他的飛機着陸時，正逢傾盆大雨。

由於我們聯合國代表團的劉馭萬先生要我用我的車送葉博士去他住的旅館，我安排何士和胡適乘代表團的車回去。葉公超對我說明，他不得不電告蔣博士不要到機場接他以免發生類似1952年發生過的事件。那次蔣廷黻的離了婚的妻子也去迎接葉公超並向他訴說蔣"非法"與新妻結婚。這位外交部長和蔣博士是清華大學的同事和好友。

我和葉部長先後在車內和他的房間裏談了些時候。我問葉公超，杜勒斯9月9日在臺北逗留四五小時並直接去草山委員長官邸共進午餐和會談，他談話的要點是甚麼。那時，杜勒斯夫人則由藍欽夫人招待在美國大使館進餐。（杜勒斯夫婦的到達較預期爲早，這就打亂了委員長和蔣夫人的全部計劃。他們原安排蔣夫人的姪女孔令儀飛來臺北幫助招待杜勒斯夫人。孔令儀計劃於7日飛離紐約城，但由於杜勒斯較原定時間表提前到了

臺北，這樣她就太晚了。)*

葉公超說，參加會談的有委員長、副總統陳誠、行政院長俞鴻鈞、他本人、總統府秘書長張羣和代理參謀總長彭孟緝將軍；美方有國務卿杜勒斯、藍欽大使、蔡斯將軍、參議員亞力山大·史密斯和杜勒斯的助理麥克阿瑟。葉公超還告訴我說，杜勒斯向我們保證在我們保衛金門方面，美國將給予後勤援助。

葉公超要我注意藍欽的話“適可而止”。由於近十天來中共實際上停止了炮擊金門，我懷疑放鬆我們的報復性轟炸是否恰當。葉說，我們的行動是取得美國軍事援助顧問團的當地軍事代表的諒解的。實際上我們空軍開始報復性轟炸之前，我們曾通過美國大使館與軍事援助顧問團同太平洋總司令商量過。又說，我們要求在十分鐘內迅即答復，但太平洋總司令却過了七個小時才同意我們建議的行動。

葉部長答應給我一份委員長和杜勒斯的會談記錄。以後他從秘書那裏拿了一份給我。他還交給我一份呈委員長的條陳。這是就杜勒斯對我們向美國提出的雙邊條約草案的不同意見而提出的修改意見和建議，即建議沿海島嶼暫不包括在條約範圍之內，問題留待以後協商。我和他說，我將把會談記錄複製六份，條陳複製一份，並依照他的囑咐將兩份會談記錄送交在華盛頓的國務卿。這時我又告辭並匆匆趕回華盛頓，以便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本周人物》節目中按時露面。

在飛機上，我又翻閱了草山會議記錄。杜勒斯清晰地敍述了最近美國在亞洲的一般政策和對中共及國民政府的特殊政策的根據。杜勒斯曾說是他向雷德福海軍上將建議向英國國泰太平洋航空公司班機被擊落的地區派出美國海軍進行救援，也讓公衆知道美國的不計後果的決心。他向委員長保證美國絕無拋

* 從美國到臺灣要經過國際日期變更線，日曆要多翻一天。

棄他領導下的中國政府之意。委員長和副總統概述了我們對外政策方針的性質和我們對美國政策的看法。委員長讚賞國務卿在對外政策方面的成就，同時也看到"美國對外政策總的來說，近來有點舉棋不定，缺乏主動，雖然對各種事件的處理還不能說不正確"。然後，委員長提出擬議中的中美雙邊防禦條約，和一些很有說服力的論點以消除美國在這一問題上的疑慮。杜勒斯發言時側重於國民政府受實際管轄範圍的限制使該條約的運用範圍成爲難題。他强調原來給第七艦隊下達的命令要比條約可能安排的有利，如照條約安排，美國的機動性只會較差，對侵略的反應也不會及時。委員長駁稱如果美國的亞洲政策堅定不移，總的形勢將會改觀。這就是會談的要點。它很重要，我把記録和有關文件附録於後。*

我在飛機上也看了剛從葉部長處收到的第二份文件，即外交部長呈委員長的條陳。它附有9月10日葉部長和藍欽大使談話的記録。內有藍欽大使的"適可而止"的建議，但不作爲重點。按照記録，藍欽在會見接近結束時提到金門的戰鬥説，中共炮火似已沉寂，又説，他希望中國政府一旦達到直接目的應即停止進一步行動，不應對大陸進行任何大規模攻擊。藍欽説明美國政府關注此事的原因是怕中共大規模的報復。但葉部長再次向他保證説，我國政府的意圖是給中共一個教訓，使他們明白這種愚蠢行動的後果是得不償失的，就他所知，我國政府無意進而攻擊大陸。按照記録，藍欽認爲果真如此，他感到高興。

藍欽大使在他的《出使中國》中，講到了同一問題。他引用

---

* 附録六的內容有9月9日的會晤記録；葉部長9月10日呈委員長關於根據9日杜勒斯所提各點和10日藍欽大使所提各點，對雙邊條約進行修改的條陳，以及隨同葉部長的條陳一併呈委員長的葉部長10日和藍欽會見的記録。

了他1954年9月13日給國務院的信。關於"敵人的行動收斂時，最好立即停止國軍對廈門地區的空襲"問題，原文如下：

上星期，在國務卿到達之前，我完全出於個人的主動，曾兩次向外交部長表示我的關注，唯恐國軍的攻擊超越了合理程度。他請代參謀總長注意此事。代參謀總長說他知道我們的軍事代表在採取頗爲不同的立場。于是我和蔡斯將軍商量，至國務卿離去後兩天左右，軍事援助顧問團收到了斯頓普海軍上將的指示，囑他們大致按我的意見進行。有幸，我國政府目前在這一重大問題上的主張，口徑似已一致，雖說我沒有接到國務院的甚麼指示。*

哥倫比亞廣播電臺的節目進行得相當順利。和我從臺灣回來後舉行的幾次會見一樣，首批提出的問題是金門周圍的戰鬥。接着《時代》雜誌駐華盛頓記者約翰·比爾，和美聯社的約翰·海托華，還有《華盛頓郵報》的艾倫·巴思和哥倫比亞廣播電臺的詹姆斯·科克倫一連串提出幾天前宋博士向我提出的問題。這樣的提問連綿不斷直到巴思把問題轉到臺灣的軍隊和在吳國楨治下的臺灣情況爲止。茲引述由比爾開始的那部份會見記錄於下：

比爾：顧博士，你認爲共黨攻擊該島時沒有出動空軍的理由是甚麼？

顧大使：比爾先生，我認爲他們害怕使用空軍。首先，他們的飛行員經驗相當缺乏。他們只是最近才培訓的，他們的空軍沒有多久的歷史，最多四五年；而我們的空軍最少也有二十五年的傳統。

---

* 編者注：卡爾·藍欽，《出使中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出版社1964年版）第207頁。並請參照藍欽1954年9月13日的敍述和外交部9月20日藍欽和沈次長的談話記錄。

還有，我們的飛行員受過較好的訓練，較多的實踐，那是一個原因。

另一個原因，我想，他們未得俄國老板的許可，是不能把像米格15那樣的飛機起飛的。

巴斯：那末閣下，你們的飛機是否一直經常轟炸大陸機場？

顧大使：是的，以往十天左右是這樣的。

巴斯：我不知轟炸的效果怎樣？目前，我懷疑那樣的轟炸和掃射會不會帶來危險……成爲一場世界大戰的前奏，或把某些國家捲入戰爭漩渦？

顧大使：噢，巴斯先生，我個人不以爲然。我認爲那是反擊。反擊可以制止中共進一步冒險，他們的行動迄今局限於炮擊，這一事實，似乎證實了我的想法。

海托華：大使先生，我記得你們在金門的軍隊和在臺灣的一樣，全都是美式裝備，並有美國運往臺灣的給養支持。

你能否說說在採取某種行動時，你們政府和美國政府之間的關係是一種甚麼關係——也就是說你們政府有無可能不和華盛頓商量而自行發動一場反對中國的……也就是中國大陸的大規模行動？

顧大使：好罷，首先說，金門島上的中國軍隊確實是用標準的美國武器裝備，並在美國軍事顧問團的協助下受過全面訓練。不過我個人認爲我方反擊中共進攻不會牽涉到美國。

我們一向是這樣，——不僅在目前形勢下是這樣，而且自從你們派去顧問團以來的幾年，我們確實一直是這樣——我們不僅在採取行動時隨即通知顧問團，甚至在採取行動前就和顧問團保持聯繫。

比爾：有關這一點，大使閣下，前些時候有人煞有介事的說，中國國民政府和美國政府訂有君子協定。根據協定，中國政府不和美國政府商量不得採取行動。

你能說這是事實嗎，現在還存在嗎？

顧大使：嗯，使我們的美國朋友隨時獲悉我們的設想的做法是我們的一貫政策，因爲他們在那裏幫助我們訓練，在幫助我們的人掌握武器方面又是一向很有用的。所以我們願意而且一直在把情況通知他們。

比爾：那我猜測這也同樣適用於金門的情況，是不是？

顧大使：適用於金門情況嗎？當然適用。

海托華：那末，閣下認爲臺北不會發動突然襲擊，是否不存在發生完全出乎華盛頓意料的襲擊的可能性。閣下真的認爲不會發生這種情況嗎？

顧大使：我認爲不可能發生，因爲我們和美國顧問團以至你們的外交代表，一直保持着極密切的聯繫。

巴思：大使閣下，讓我對這個問題的另一方面提個問題。

不久以前，李承晚博士在美國國會演講時，曾要求美國參加（我理解爲）一種十字軍，以解放和擊退中共，遏制中共在中國大陸上推進。

我想知道你和你們的——你們的政府對於美國應該起甚麼作用有何看法。

顧大使：在我們看來，想必你也知道，南朝鮮李承晚說的十字軍原則上是正確的，因爲除非我們能從中共手中收回大陸，亞洲就沒有和平和安全；然而這樣的一支十字軍不能輕率從事。在天時、地利許可，以及我們能得到我們的朋友，尤其是美國友人的同情和道義支持時，我們準備有所舉動。不到那時，我們決不輕

易行動。

巴思：那樣的十字軍運動當然意味着一場世界大戰，不是嗎？

顧大使：那取決於蘇聯是否介入，而這個問題現在看來是個明擺着的問題。

海托華：那末，大使閣下，現在是否在採取導致組成那種十字軍的步驟，是否在進行準備，或有沒有一些可能成爲後來的準備工作的事件發生？

顧大使：你知道，近幾年我們一直在制訂返回大陸的計劃，可以說這個計劃也大致就緒；但何時執行則問題頗大，正像我剛才講的，我們小心翼翼力求執行時能操勝券。

比爾：還有，顧博士，我記得前些時候李承晚訪問臺灣，雙方曾達成一些協議或非正式諒解。能否告訴我們是些甚麼內容？

顧大使：李承晚總統和……

比爾：南朝鮮和中華民國雙方。

顧大使：好吧，李承晚總統訪臺時，他和我國總統及政府其他領導人談得極爲認真；但並不是正式會談，而是非正式的、友好的探討，任何一方都不承担義務。

巴思：顧博士，對方的情況如何？你預料中共會攻擊臺灣本島嗎？

顧大使：巴思先生，我認爲總有一天要發生的，因爲那一直是他們的計劃，所謂"解放"臺灣。他們早晚要做的。那是我們的看法，大陸中共領袖們近來的宣言也完全確認他們有此意圖。

至於他們何時付諸行動，那當然是由他們回答

的問題。

科克倫：可是，顧博士，在這不斷進攻的日子裏，中共還不斷如此宣傳，這件事，您怎樣解釋？假使他們真打算這樣做，與其事先發出那麼多的警告，倒不如來一個突然行動。

顧大使：是的，一方面，他們不斷宣傳他們的意圖，部份也出於內部原因。他們想轉移人民對大陸上悲慘情況的注意力，把它集中於對外；通過宣傳要"解放"臺灣，他們認爲就有理由和借口用强硬手段繼續控制和管轄人民。

海托華：好吧，假如他們最後確要攻擊臺灣，你是否認爲他們攻擊金門的目的是要獲取一個新的據點，以便從那裏進攻臺灣？我還想反過來問那個問題：您看金門對保衛臺灣是否重要？

顧大使：共黨一定要佔領金門、大陳及馬祖等島嶼，把它們當作進攻澎湖列島和臺灣的踏脚石。另一方面，國民政府保住它們極爲重要，因爲他們可以用作觀測哨所。我們在島上可以監視大陸上的行動，並且對冲繩島的美國朋友也很有用，因爲這些島嶼是裝設雷達的好地方，可以用雷達探測來自大陸的空襲。

所以由國民政府保住那些島嶼對保衛臺灣，甚至保衛冲繩島確實重要。

海托華：那末，閣下，這些島嶼和大陸之間的距離足够使承擔保衛臺灣任務的美國第七艦隊的艦隻駛入島嶼和大陸之間嗎？

顧大使：嗯，這些島嶼離海岸，即大陸，相當近。我自己也不知道美國海軍的大型艦隻能否通過；但我們在圍

繞這些島嶼的水域裏，時時有較小的艦艇游弋。

科克倫：那末，最近的相互炮擊和轟炸並不是大陸和金門之間唯一的交火，是不是？

顧大使：是的，時多時少，一直在炮擊，但這次中共的行動似乎比往常更爲堅決，炮擊加緊了。

科克倫：換句話說，目前是兩軍對峙的局面。

顧大使：對，科克倫先生。

科克倫：但他們在平時也偶爾會轟擊一通？

顧大使：對，他們就是這樣幹的。

不到一星期，又會見一位記者，這是美聯社的斯潘塞·戴維斯。在我去臺灣并看了外圍島嶼回來以後，合衆社和國際新聞社都對我進行了專訪，因而那些島嶼便出現在許多近期報紙的標題上。顯然，他也不願美聯社顯得落後。所以這次採訪我也談了對臺灣，尤其對金門的印象，以及對中共炮擊該島動機的看法。

9月20日（星期一）清晨，我再次乘早班飛機去紐約，因爲我得向華僑反共救國大會發表講話。次晨，返回華盛頓。回程很匆忙，一早就去葉外長所住旅館和他再次敍談，並特爲將所借文件和新的複印本交還他，同時告訴他我已將臺北會談記録兩份連同一封親啓信通過國務院送交杜勒斯。

葉公超給我看他爲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草擬的聲明，以備用來對付蘇聯集團的任何有關剥奪我們在聯合國席位的動議。我認爲這份聲明簡短有力。隨後，我和他看了一遍他爲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準備的發言。有些地方，我建議修改並壓縮一些。這樣費了好多時間，我不得不匆忙告別去趕我的飛機。

至此，我暫且不説金門危機，以便談談即將來臨的第九屆聯

合國大會的情勢。大家可能記得我們那年年初最關心的是那屆聯合國大會上可能有剝奪我國席位的動議，也可能記得美國公衆如何强烈反對美國接受那種動議。事實上，最後證明美國政府對我們最有幫助。它和我們合作，努力探測各國政府的意見，以便預先知道他們對代表權問題將怎樣投票，同時爲我們爭取支持並促使承認紅色中國的西方各國在投票時棄權。這些共同努力從8月一直持續到9月初，得到一些成功。

8月25日，即我從臺灣回美的次日，我請蔣廷黻博士和胡適博士共進午餐。蔣和我就應屆聯合國大會接納紅色中國問題，和我們取得大多數國家的支持的前景交換意見。他說形勢很好。又說印度代表團的首席代表克里希納·梅農不像潘迪特夫人那樣友好。但洛奇大使曾和他(蔣)談過如何處理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及如何應付反對意見。我們希望由聯合國大會明確作出決議不討論這一問題，洛奇却贊成再次推遲討論。他擔心我們所想的那種決議，已經承認紅色中國的國家很難投票贊成，甚至會棄權。蔣說，最後他修改了我們的決議草案只說第九屆聯合國大會不討論這一問題，洛奇似乎認爲這種提法比較妥當。

我認爲這種提法雖也含有推延之意，但却會使那些迄今支持我們的國家的代表團在未經請示並得到新指示前難于徑投贊成票。如果重複上屆推遲討論的老提法，就可使大多數代表團按前例投票，比較容易通過。我說，這是心理問題值得考慮，尤其新老決議的差別實在微乎其微。胡適博士同意我的看法。

翌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國代表譚伯羽先生來訪。他告訴我該組織執行董事會表決開除捷克斯洛伐克、但印度反對的情況。該案將於9月在理事會再次辯論。印度將盡力爲表決設置障碍，但無論如何總會通過，不但會在加權表決中以多數票通過，而且也會取得基金組織關於開除成員規定所需的理事票

的多數。我對他說，梅農那一年可能會積極努力，爲他在理事會會議中祖護捷克斯洛伐克會員資格的立場，以及准許紅色中國進入聯合國的主張，爭取支持。

同一天，8月26日，美國國會通過了1954年共同安全法。在政治方面，該法再次確認和更新了1951年克斯頓修正案，又重申了國會反對在聯合國內給北平政權以席位。克斯頓修正案爲來自共產黨國家經過有選擇的僑民和外逃者提供了一億美元。當時，它似乎給美國的反共力量以明顯的鼓舞，又肯定了美國反對聯合國給北平以席位的決心。

9月3日，我請譚紹華，陳之邁和崔存璘在大使館開會。我要他們對聯合國接納紅色中國問題和有關表決的可能性的多變情況與國務院保持密切聯繫。埃及總理納賽爾上校最近在接受《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的專訪時曾說，美國無視中國大陸上的四億五千萬中國人。據納賽爾看來，這些人是支持他們的共產黨政權的，美國繼續承認臺灣的一千萬人及其政府未免可笑。兩天前，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國家在一份公報中宣佈他們支持聯合國接納紅色中國。此外，我在會上說，克里希納·梅農如果不是正牌的共產黨，也是一位激進的左派。他要周遊拉丁美洲，很可能是爲印度的把紅色中國弄進聯合國和其他世界組織的運動尋求支持。

也就在這次會議上，我順便告訴譚紹華和崔存璘，要他們把我們外交部長擬於10月中旬，即他和我們代表團在紐約的工作完畢後正式訪問華盛頓的願望通知國務院。並要他們和國務院商量安排葉部長正式訪問包括謁見艾森豪威爾總統的日程，和大使館及美國政府招待葉部長的計劃。所有這一切必須及早提出初步意見以便提前準備。

臺北也已獲悉克里希納·梅農即將訪問拉丁美洲。自從9

月3日以來，新聞電訊已證實他的主要目的是兜售他支持中共政權的主張以期爲中共政權獲得我們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外交部9月9日電稱已電告我們在中美和南美的大使館、公使館和領事館與各有關政府聯繫，要求他們不要聽印度的似是而非的理論。外交部要求我提請國務院注意，並請採取同一步驟。

會後，我於9月13日將國務院的答復上報外交部。國務院稱已接到有關梅農往訪拉美的目的的報告。又指出，美國政府早經一再指示國外使節責令防止出現共產黨中國進入聯合國那樣的結果，又說中美和南美各國政府大都瞭解這種情況，所以美國政府認爲他們不會受梅農活動的影響。儘管如此，國務院仍要電請各使節特別注意。

9月16日，爲聯合國代表權問題和國務院保持密切聯繫的譚紹華與該院中國科的馬康衛會晤。馬康衛告訴他，駐聯合國的美國代表團已取得許多國家的諒解，所以預料我們的代表權問題本屆聯合國大會不致提出討論。他說，美國充份注意我們的意見，已擬就決議，其中"推遲"字樣改爲"本年"，使建議最後讀作："第九屆聯合國大會決定中國代表權問題本年不予考慮。"馬康衛還說，英國人已表示同意。

至於資格審查委員會的組成，馬康衛說尚未商定，往年，該會對我們至關重要，因爲該委員會也會提出代表權問題。可是他告訴我們美國肯定會堅持共產黨國家委員不得超過總數的三分之一。

第九屆聯合國大會於9月21日開幕。潘迪特夫人剛致完開幕詞，卸任的大會主席，蘇聯的維辛斯基一如前一年第八屆大會開幕時那樣，提出了中國的代表權問題。他指着最近的日內瓦會議說，共產黨中國已"合法地"和"恰當地"作爲一個大國在那次會議上佔有席位，他建議它也應在聯合國佔有席位。美國代

表洛奇起來反對，並提出該問題業已商定本年不予考慮作爲反對的理由。經過辯論，美國的動議以四十三對十一票，六票棄權獲得通過。下一項議程是選舉新的大會主席。荷蘭的范·克萊芬斯先生當選。我們所歡迎的、美國原先也支持的泰國旺親王提前退出了競選。

第九屆大會的開始階段，有許多其他要考慮的問題直接與我們有關，我們能否再度選入經濟及社會理事會；緬甸指控境內有外國軍隊，即李彌將軍的軍隊；蘇聯9月30日對國民黨中國在中國海上的"海盜行爲"提出控訴。處理這些問題，我並未直接參加。現將陳之邁給我的10月7日備忘録，並摘録他在聯合國針對緬甸指控問題發表的聲明，作爲附録以供參考。聲明扼要提供了1953年11月以來中國自緬甸撤出國民的完成情況。*

後來提請第九屆大會注意的兩個案件，更值得我們關注。一是紅色中國呼籲聯合國要求美國從臺灣和一切屬於中國的其他島嶼上撤走軍隊。該案後來在決議草案中又被蘇聯提出並加以支持。二是美國指控紅色中國拘禁十三名美國公民，使紅色中國和美國的緊張形勢達到新的高峰。從國民黨的觀點看，更爲嚴重的是大會期間還有企圖締結一個由聯合國主持的停火協定以結束在沿海島嶼和島嶼周圍的戰鬥。

（2） 國際上對"海峽危機"的關注影響着條約談判

1954年9月19日，《華盛頓郵報》發表查默斯·羅伯茨題爲"紅色中國大力宣傳美國侵略"的文章，他說，由於美國支持臺灣和金門島上的國民黨中國，中共可能要在聯合國提出這一問題。毫無疑問，臺灣是一個使自由世界分裂的問題，它大大孤立了美

* 參見附録七、八。

國，而這正是中共的根本目的。

同日，合衆社的消息稱美國聯合國協會建議要求安全理事會採取措施以恢復金門地區的和平和安全，如該會不採取行動，則將問題提交聯合國大會，美國則配合聯合國的建議要求國民政府和中共當局立即停止軍事進攻。同日路透社華盛頓訊，民主黨認爲中美兩國訂有秘密協定，"國民黨中國的武裝部隊只許駐在臺灣，不許攻擊大陸。"

後來我從代理外交部長沈昌煥的通知中得知外交部在擔心，如果記者問到是否存在這樣一個協定時，何以解答。我獲悉美國聯合國協會的建議時也十分擔憂。9月24日，沈代部長電稱外交部奉委員長命，要求我查清該協會動議的來源和實際情況並詳細上報。

由於早些時候，我已派譚紹華去國務院探聽對該協會建議的官方評論和反應，所以我請他立即替我電復。譚紹華報告，美國政府知道有此羣衆組織的建議，但以爲無關宏旨。當譚和負責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幫辦莊萊德談話時，莊萊德說，協會秘書對美國對華政策曾表示不滿，認爲它缺乏靈活性。莊萊德害怕如果別的國家也建議聯合國，強烈要求金門地區停火，那就會給我們帶來極大麻煩。他建議我們應該採取預防步驟。

彙報了上述情況後，譚紹華在回電中指出該協會過去有被左派控制的迹象，所以對我方一直不大友好。1952年，甚至在那年以前，就曾主張聯合國應接納共產黨中國，但近兩年的態度似有軟化。在第八屆聯合國大會上，它對推遲討論接納中國共產黨的意見表示贊同。這就是該組織的代表提出前述建議的背景。然而，美國政府事先並不知道它的行動，它的行動也並不在任何方面反映和代表美國政府的觀點。

9月30日的《紐約郵報》載有羅伯特·艾倫發自華盛頓的一

篇文章。開頭就說政府正在考慮臺灣的"再次中立化"。就是說，將再次禁止我軍攻擊大陸。我立刻向外交部作了彙報。文章透露，國家安全委員會9月12日在丹佛舉行會議討論了金門的局勢，重點如下：

1.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雷德福海軍上將認爲丟失金門將給我國政府的威望以重大打擊，也會給中國共產黨一個攻擊臺灣的有利戰略地位，還會使我們無法進攻大陸。所以他主張美國必須加强在那裏的軍事地位以便充分執行美國目前的對臺政策。他又表示，金門和其他外圍島嶼如淪於中共之手，則甚至可能迫使美國在臺灣駐扎地面部隊。

2.國務卿杜勒斯當時對雷德福的建議未予爭辯，他接下去提他的"臺灣再次中立化"，也就是恢復杜魯門1950年宣佈的臺灣中立政策。杜勒斯還說，最近英國人和他討論過，他們贊成這個步驟，理由是它可以減少英、美在遠東政策上的分歧意見，甚至可以誘使中共放棄其侵略臺灣的計劃。

3.一貫主張削減軍事開支的財政部長漢弗萊間接支持杜勒斯的建議。

據艾倫說，會議並未做出決定，但艾森豪威爾總統指示此事應深入研究。待杜勒斯從歐洲九國會議回來後，再行討論。

在給外交部的電報中我對艾倫的報導提出了我的意見。我說，艾倫政治上一向左傾，不知他的報導是否可靠。我正設法查明，容後另報。

艾倫所提杜勒斯談過英國贊成再次中立化以減少英美在遠東政策上的分歧并誘使中共放棄其侵略計劃云云，據我所知英國政府沒有公然說有那樣的事，但反對黨工黨領袖克萊門特·艾德禮近來公開主張臺灣再次中立化。8月末，艾德禮曾率英國工黨代表團訪問中國大陸。後來，他告訴記者們說，代表團所到

之處，見到的一切給他的印象都很深刻。他也呼籲臺灣中立。例如《紐約時報》9月2日香港訊，艾德禮在答復問題時說：

1.他注意到中共對解放國民黨手中的臺灣島有堅定的決心。

2.在最後解決該島的地位以前，"短期"中立化臺灣是件"有益的事"。

3.毛澤東曾要求英國工黨予以支持，使美國撤走第七艦隊和停止重新武裝日本與德國。*

9月14日《紐約時報》載澳大利亞墨爾本9月7日電稱，艾德禮建議將臺灣置於某種形式的臨時托管之下以消除戰爭危機。還說艾德禮認爲如能使臺灣中立化一個時期，那將是件好事。

10月1日，我在雙橡園接待了李滋羅斯爵士。他是一位英國金融家和經濟學家。抗日戰爭初期，他在改革中國幣制方面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我請他談談英國改變對待紅色中國的政策的可能性。據答英國公衆意見大多數擁護現行政策，但並不含有贊同共產黨的思想意識之意。他還說下次大選將在一年後的1955年舉行，這將是一次勢均力敵的選舉，工黨可能獲勝。

兩天後，另一重要美國政治組織，美國人爭取民主行動組織要求政府把沿海島嶼戰事提交聯合國以求停火。《紐約時報》的一條華盛頓專電稱，該組織全國委員會開了兩天會，以提出這項要求而告結束。專電又稱，該組織認爲美國在對外政策方面"目前在亞洲正面臨着孤立於它的盟邦的危險"，並認爲臺灣的未來應"由聯合國按照國際和平和安全的需要和按自決的原則決定"。又說，該組織建議美國應在該地區制訂一項較大的經濟援助計

---

* 1954年9月3日《紐約時報》第一版。

劃和進一步安排好共同防禦。*

10月4日下午，我去拜訪前總統赫伯特·胡佛，同他交談了一個小時，頗有興味。過了幾天我又拜訪了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因爲在我離臺之前委員長囑咐我去拜訪他們，並代爲致意。

我和胡佛的談話是以問他暑假過得愉快與否開始的。

胡佛說，假期並未完全用於休息。他到過西部，住在紐約的時候，每周要在華盛頓待四天從事美國政府機構的改組工作。他原不想幹，但國會一致通過邀請他擔任政府行政部門組織委員會主席，並給了他廣泛的權力，包括建議修改憲法的權力。他想，在這項國會法範圍內，除不許建議取消國會外甚麼都能做。他說他有二十名工作人員，每人負責一個專題的調研並向他彙報。預計明年初可向國會遞交他的初步報告。

我說，我非常高興他負此重任，以他的豐富經驗和客觀態度擔任這項重要工作必能勝任愉快。

胡佛說他在處理政府事務方面已有四十多年的經驗。

我問他，今年是國會選舉年，如果民主黨贏得國會的多數票，他是否認爲會影響美國的對外政策。

胡佛答復說，他認爲不會有影響，因爲美國對外政策的基本原則兩黨頗爲一致。至於美國對臺灣的政策，他知道美國人民對國民政府極爲友好，對它奉行的方針也是同情的。所以他認爲民主黨的國會不會在這方面有甚麼變化。

我說，有些報導表明有人在議論臺灣可能再次中立化。3日的《紐約時報》刊登美國人爭取民主行動組織通過的決議，說臺灣海峽的戰爭問題應提請聯合國予以制止。該組織內部的思想趨向也似乎是指望臺灣再次中立化。請問胡佛先生對此有甚

* 1954年10月4日《紐約時報》第二版。

麼反應。

胡佛說該組織大部是民主黨左派知識份子，所以他們的政策總是左傾的。他知道艾德萊·史蒂文森是一位重要成員，但也不太重視該組織的觀點。該組織標榜自己的政策與世界上的社會主義者一樣，但他們的許多思想意識和共產黨的主張沒有甚麼大區別。

我說這使我記起艾德禮在北平短期訪問後，最近發表的聲明。

胡佛說艾德禮和他的工黨對蔣介石委員長的國民政府的政策顯然已站在共產黨一邊。

我提到胡佛主張美國的防禦政策應重新考慮並應以空軍和海軍爲主組織機動突擊部隊，使國外沒有必要駐紮大量美國地面部隊。我說，現政府似已採納了胡佛的修改防禦政策的許多意見。

胡佛說，"是的，大部份，但不是全部"。他指出最近在倫敦締結的九國條約，規定在歐洲駐紮八個美國師。他說爲了推動會議取得協議，這也許是必要的，但他不知道在這方面美國確實承擔了多大的義務。他說，美國不具備分駐世界各地所需的人力和地面部隊，但他認爲美國建立空軍和海軍以備必要時使用，同樣可以執行其對外政策。

至此，我已幾次談到九國會議，所以我想暫且不說我和胡佛的談話，以便略述九國會議的目的。成立歐洲防務集團即歐洲部隊，把德國軍隊併入國際部隊，將西德緊緊拉在西方的計劃已告失敗。原因是到 1954 年 8 月底法國國民議會還不批准歐洲防務集團條約。當時的問題是要另找一個至少能達到其部份目的的方法。無論如何，西德必須獲得主權和重新武裝的權利。

9月11日，英國外交大臣艾登去歐洲各首都游說，要求另找能代替歐洲防務集團並能被各方接受的辦法。國務卿杜勒斯，對尋求新的解決方案的關心毫無遜色，他於9月17日和德國總理阿登納會談，並在返回華盛頓途中會見了艾登。這些活動爲促成歐洲軍事合作和使德國在其中發揮作用的九國會議鋪平了道路。

會議於1954年9月28日在倫敦召開。會議同意建立西歐聯盟，作爲西歐防禦體系，又是北約防禦體系的一部分。會議通過終止在西德的佔領統治，西德成爲西歐聯盟和北約的成員。英國原非歐洲防務集團成員，至此也成爲西歐聯盟的正式成員，承擔在歐洲保持四個師的義務。會議的這些以及其他議定事項後來全部納入1954年10月23日的巴黎協定。

胡佛說了他對九國條約與美國防禦戰略的關係的看法之後，我提出了沿海島嶼的局勢問題。我告訴他我最近曾去臺灣並訪問了大陳和金門等外圍島嶼，並深爲守衛那些島嶼的官兵的高漲士氣和建成的防禦工事所感動。我說最近北平中共領導反復宣稱要攻擊和"解放"臺灣，使臺灣十分緊張。中共的恫嚇究竟要進行到甚麼程度還不很清楚，據報最近中共在調動海軍。有一艘驅逐艦和五艘其他艦艇，從舟山羣島調往幾乎直對臺灣的三門灣，這份報告是我那天早晨收到的，對此我國政府極爲注意。還有報告說中共向福建省調動空軍。然而，從我親自看到的防禦工事和官兵們的士氣判斷，我確信如果中共真對臺灣或外圍島嶼發起進攻的話，國軍是能够進行有效抵抗的。

胡佛認爲國民政府保持制空力量至爲重要。他問美國是否已把更多的飛機交給臺灣。

我說，中國政府經常收到美國飛機，但不像預期的那樣快，

而且F -86式還未撥交。在中共方面，我知道他們擁有比臺灣更强大的空軍，有米格15和其他機種。但中共迄今尚未用空軍阻擊國軍進行的防禦性空襲。

胡佛聽到國軍士氣高漲後表示高興。他說，他對局勢的看法是中共要使亞洲繼續緊張下去。

我想原因可能在於只要局勢緊張，北平中共領袖就有理由借口國家面臨外來危險對大陸人民繼續加强控制。接着，我告訴胡佛，蔣委員長認爲自由世界要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唯一途徑是讓中國國民政府打回大陸去，把那裏的人們從共黨政權下解放出來。這個共黨政權一直奉行侵略鄰邦的政策。在愛好和平的國民政府返回大陸之後，亞洲就不必害怕共黨的侵略和再爲和平操心了。蘇聯失去了共產黨中國這個最大盟國，他的影響就大爲削弱。委員長認爲，這種變化到來時，自由世界就不難把歐洲建成和平和安全的歐洲，從而消除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威脅。

胡佛說，他完全同意委員長的論斷，並認爲這是對整個局勢的正確看法。國民政府喪失中國大陸對美國和中國同樣是一個打擊。他記得1946年他曾到南京處理美國剩餘物資問題。他在休·吉布森的陪同下，和馬歇爾將軍作過長談。馬歇爾是杜魯門總統的特使，去協助解決中國問題的。他的任務是促使國民黨和共產黨成立一個有廣泛基礎的聯合政府。但胡佛深知共產黨的目的和戰略——三十五年來他一直在研究——因此對馬歇爾說，他是在做一件不可能的事，並且說，他不能輕信共產黨的諾言。但馬歇爾有不同的想法。他說他熟識中共領導人而且非常欽佩周恩來。他深信他們，並向胡佛保證他的使命定會成功。

我記得，馬歇爾也很喜愛王炳南。胡佛記得王是周恩來的秘書。我看馬歇爾主要是位好軍人，但對中國局勢的複雜性似

乎並不瞭解，而且作爲軍人，頗爲固執己見。

胡佛説，他告訴過這位將軍，他的使命成功率不到五十萬分之一，但這些話不能動摇他。胡佛還説，他後來在紐約和麥克阿瑟將軍提起他和馬歇爾的談話時，麥克阿瑟説，他完全同意胡佛對馬歇爾説的話，但有一點除外，假使胡佛説，"不及五萬萬分之一"，那就可以説對馬歇爾將軍的使命的成功率有了更正確的估計。胡佛還説，他很高興他曾請吉布森將他和馬歇爾的談話作了記録。

我説，我不知道世事長此以往結果會是怎樣，如果有一天自由世界非攤牌不可時，又會發生甚麽樣的情況。在我看來，可能有三種抉擇。第一，共産黨集團放棄其統治世界的最終目的。這似乎不大可能。

胡佛插言説，"决不可能"。

我説，第二個選擇，是自由世界投降。我看這同樣不大可能。除這兩個不可能外，第三個選擇是等待將來有一天攤牌。

胡佛説，他看到了這問題，但他拿不出答案。然而，在他心中，他認爲有理由期待共産黨政權之間最終會發生内部分裂。當一個政府試圖壓倒另一個政府時，這樣的壓迫是不會長久的。所以可能有一天毛澤東感到他聽够了蘇聯的號令，於是像鐵托在南斯拉夫一樣，開始走他自己的道路。

我説，依我看來似乎不大可能。一則中國共産黨比鐵托更多地依賴蘇聯的援助和幫助，二則南斯拉夫距離蘇聯不像紅色中國那樣貼近。對於紅色中國，蘇聯施加壓力要容易得多。*

胡佛説，鐵托和莫斯科關係破裂時，他也受到南斯拉夫農民反對農田公有化的影響，而克里姆林宫的代表們却硬要這樣做。

* 然而，用歷史眼光看亞洲的利害衝突，北京和莫斯科間存在敵意且濒於破裂，我毫不奇怪。——顧維鈞，1973年8月。

我說，在共產黨中國，北平政權正竭盡全力在中國農民間推行合作化。這種政策已在農民中引起極大不滿，並已迫使中共領導人放慢了貫徹合作化的步伐，至少在華南是如此。

胡佛說，據他預料，在共產黨國家內的人民是不會永遠容忍共產黨的統治方式的。其次是共產黨獨裁的性質，只許有一個人能成爲獨裁者。所以共產黨政權內部人與人之間必然隨時會有緊張的鬥爭。他記得在斯大林從列寧手中接過統治蘇聯的大權後，遇到許多俄國內部的麻煩事需要他解決。所以，從1923年到1937或1938年近十五年的時間裏，斯大林極力提倡世界和平，並做了大量有利和平、反對戰爭的宣傳。這對他是必要的，這樣才能用他的全部時間與他國內的對手們解決人事糾紛。如果在斯大林的年代裏發生戰爭，蘇聯軍隊也許會取得控制權並把他除掉。此時，有些易於受騙的國家相信了斯大林標榜的和平政策，並且匆忙地承認了俄國，還主張和它合作。

我說，胡佛先生說的確是實情，我也認爲目前宣稱的蘇聯願和西方合作的政策是不會長久的。

胡佛看到的斯大林往事，現在馬林科夫又重演了。馬林科夫的地位遠未穩定，他的權力也絕未鞏固。他需要時間去清除對手以建立他自己的威信和權力。還有，蘇聯的軍隊是由普通人民組成的，看問題並不總和馬林科夫或其他布爾什維克領導人一致。所以馬林科夫一直在沿着類似以前的斯大林路綫，拋出和平宣傳。但胡佛認爲，將來有一天俄國人民要在軍隊的幫助下起來推翻獨裁統治。他認爲索爾兹伯里曾在《紐約時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裏談到蘇維埃統治缺乏道德準則和宗教信仰是千真萬確的。胡佛注意到沒有一個人能完全拋棄他自己內在的精神力量。否認這一點就是和人類生活本身背道而馳。共產黨信仰純唯物主義是不够的。

我完全同意胡佛的意見，我也認爲把文明提高到現狀的真正動力是人類內在的精神力量。

胡佛說，他認爲共產黨中國領導人之間總有一天要發生內部分裂和相互較量，正像蘇聯發生過的情況一樣。

我對胡佛對共產黨統治的性質所作的透徹的分析表示欽佩。

胡佛說他研究共產黨的目標和戰略已經三十多年。這是列寧在他的兩本書中教導他們的，爲了力求達到他們的目標，共產黨人用了一切武器，包括欺騙、說謊和顛覆。

我說，這就是所謂"爲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戰略。

胡佛說正是如此。他回憶起1918年初，共產黨佔領了匈牙利，同時又略取了德國的十二座城市，四强很擔心，要他設法推翻中歐的共黨政權。他那時是國際食物救濟委員會主席。所以他推說，他既無權力又無有效辦法照他們的要求去做。同時他針對他們的要求問他們是否願意讓他使匈牙利和被共黨佔領的德國城市的人民挨餓。他們答稱"願意"。他因此將食物從共黨佔領的城市中撤了回去，他的辦法奏效了。

我說，胡佛先生的國際共產主義知識和與國際共產主義打交道的經驗都是自由世界的巨大財富，他過去和中國及遠東的關係對於美國處理亞洲問題也有極大的價值。此後，我們轉到新的話題。我告訴胡佛臺灣打算和美國在其他條約的基礎上，締結雙邊條約。

胡佛插言道："有如和巴基斯坦簽訂的那樣。"

我說："對，也像美菲條約那樣。"但由於適用範圍問題，美國政府似乎還在猶豫。我接着說，問題不難解決，因爲，關於外圍諸島，中國政府已訂有美國能接受的方案。換言之，擬議中的條約當適用於臺灣和澎湖列島，以及隨時由簽約雙方商定的其他島

嶼。我又說，我國政府所以想要締結這項條約，目的不全在於軍事，而多半在於政治和心理上的原因。現在明擺的事是，美國除中華民國外幾乎和亞洲所有的國家都已締結了軍事援助條約。

胡佛說，在協商締結東南亞條約時，杜勒斯要把國民黨中國、韓國和日本包括在內，但英國政府反對，他的主張未能實現。

我說，我常常在想，美國自己的對外政策究將依賴英國到甚麼程度。

胡佛說，這倒不是一個美國依賴英國的問題，並說，他能預見，下次發生戰爭時，英國不會跟美國走。

我說，上次大戰期間，我駐節英國，幾個英國朋友告訴我，如果下次戰爭爆發，英國將置身局外，爲自己找幾文錢，讓美國和俄國自己去決一雌雄。

胡佛說，對氫彈的恐懼要比賺錢厲害得多。英國人知道從共黨空軍基地到他們的國家用不了兩小時的飛行，島上只有九十天的食物。他說，英國人已有五百年處理各種國際問題的經驗，他們看問題總是精明而且深遠。

既然如此，我不知道最近在倫敦締結的九國條約還會起甚麼作用，並如何證明它有效。

胡佛說，把德國包容進來和重新武裝德國都很重要。他記得從成吉思汗那時起，日爾曼人就是歐洲的穩定因素。他們憎恨俄國人，依靠他們可以有效地抗擊俄國人的侵略。在德國各武裝師建立以後，人們可以肯定那十二名德國少將彼此將經常保持聯繫、堅强團結、竭盡全力去進一步建立他們的軍事力量。他同意我的看法，要重新武裝的話，德國今天受過訓練的低級軍官還大有人在。

我爲能和前總統進行這樣有趣味的談話表示欣悅，我問他

可否不時拜訪以便聆聽寶貴意見。

胡佛說“可以”，他還回顧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在華盛頓中國公使館和我以及當時的顧夫人進餐時的情況。他說，顧夫人曾對他說她以前見過他。原來在天津鬧義和團的時候，唐紹儀宅邸中彈損壞極大。胡佛當時住在唐宅對面，聞訊後即和夫人衝入唐宅。胡佛夫人照料着兩個孩子而他抱了唐家的第三個孩子，是個小女孩。

我說，那小女孩就是我的前妻唐梅。她告訴過我他是怎樣救她的命的。至此，我問胡佛是否頻繁往返於紐約華盛頓之間。

胡佛回答說：“由於我在委員會的工作，我是委員會的頭兒，每周有四天往返其間。”于是我從政府的效率和經濟的角度談到他的任務的重要性。胡佛說，他任總統時政府有五十五萬文職公務員，現在有了二百六十萬。他那時的政府預算是四十億元，現在已超過六百五十億元。毫無疑問，存在着大量浪費和缺乏效率的地方，所以他的委員會爲了國家的經濟利益和全國的福利正在研究消除這些積弊的辦法。

幾天以後，我參加了宋子文夫婦在紐約爲葉部長舉行的宴會。宋子文和我進行了交談。他想知道新任法國總理孟戴斯-弗朗斯是否强烈反共，是否用曲折迂迴的辦法反對共產主義。當他問到我時，我說，這位法國總理在更大程度上是個政治上的投機家，醉心於升官抓權。我還說，他精明能幹，知道如何在法國議會這個舞臺上利用對立面去達到他自己的目的。

我批評美國缺乏堅定的政策。我說，在倫敦，美國這次甚至又像是接受了英國的歐洲防務集團計劃的新翻版。另一位客人胡適認爲英國人提出在歐洲大陸駐紮四師英國部隊已經是大的讓步。但我的看法是，在這原子時代，英國知道那個海峽已非天塹，它理應和歐洲大陸上的西方國家共浮沉。局勢和上世紀大

不相同了。所以，替英國本身着想，它不該旁觀歐洲的興衰。

10月9日，我到沃爾多夫托爾去拜訪麥克阿瑟將軍。他氣色很好，對國內外形勢像以往一樣瞭如指掌。他向來是一位動人的健談者，我非常愉快地和他談了一小時又一刻鐘。

我以問候麥克阿瑟將軍夏日是否過得舒適愉快開始談話。

將軍答稱他覺得他的住所很舒適，所以沒有出門。他很欣賞他窗外的美景，也就不想找麻煩去旅行了。

我告訴他我最近剛從臺灣和外圍島嶼參觀歸來，覺得那裏比我1950年第一次到臺灣時有很大進步，還看到蔣委員長身體康健，蔣委員長要我拜訪他并轉致其本人的問候。

麥克阿瑟表示感謝，說他爲蔣委員長身體健康感到高興。

我說，我設想他對即將到來的國會選舉必然感興趣，請問他對這次競選中的兩黨前景有何看法。

他答復說，他一直以極大興趣注視着這個局勢，雖然他本人並不參加競選。他不斷收到全國各地的報告，他能預言民主黨以二十到四十席位之差獲得對衆議院的控制。至於參議院，他說，競争是很接近的。民主黨贏得一到三個席位之差是可能的。

我說，他的估計和對競選深感興趣的人們告訴我的意見相符。我不明白爲甚麼美國人民對共和黨政府的感情有了變化。

麥克阿瑟解釋說，共和黨當權已近兩年。他們在1952年的選舉中獲勝主要是由於艾森豪威爾將軍本人受人歡迎。艾森豪威爾在美國人民中仍然受到歡迎，但他的威望已有所下降，事實上他在領導政府方面未能如人們期望的那樣堅强。相反，他遷就國會的領袖們。這就降低了他在人民中的威望。

我問，在政府的政策方面，民主黨會對國會帶來甚麼影響。

麥克阿瑟答稱，他認爲不會有太大的影響。艾森豪威爾的政策和觀點頗似杜魯門總統內政方面的公平交易政策，至於對

外政策，兩黨的基本原則大致相同。艾森豪威爾反對所謂先發制人戰爭，他這種想法深受美國人民的歡迎。

我說，近來關於臺灣再次中立化的可能性問題議論紛紜，據報此事曾在丹佛討論過。不知有無根據，如果屬實，那對臺北將是一個重大打擊。

麥克阿瑟說，他認爲目前美國對臺政策不會有甚麼變化。美國人民和國會的意見都很同情蔣委員長在臺灣的政府，美國政府是知道的。他認爲真正的危險將在1956年艾森豪威爾再次當選之後。他怕艾森豪威爾那時會徹底修訂他的政策。

我說，我不知道艾森豪威爾是否還願意連任。人們說，他總覺得容易疲乏，因此需要休息。艾森豪威爾夫人的意見尤其如此。

麥克阿瑟不這麼想，他說，很難設想一個在職總統不爭取連任；即使他不願意，他的黨也不會同意他的。此外，他經常見到總統，看他身體十分健壯，甚至比初任總統時還要好，再則艾森豪威爾樂意當總統。麥克阿瑟肯定艾森豪威爾還會參加競選。他還說，艾森豪威爾爲人和藹可親，所有見過他的人都喜歡他那慈祥的樣子。在上次競選運動中，作爲一位候選人，他是非常成功的，他懂得吻吻嬰兒和多方表示謙遜等手段，所有這些使他深受民衆歡迎。但儘管他外表溫順，內心深處却並不如此。麥克阿瑟認識艾森豪威爾已有多年，他在遠東的時候，就和他在一起，艾森豪威爾有他的脾氣。有時，把下屬看得一錢不值，有一種異乎尋常的尊嚴感和權威感。

接着，麥克阿瑟說，艾森豪威爾基本不瞭解也不太關心亞洲和亞洲問題。艾森豪威爾在菲律賓時曾在他手下服役過幾年，給他的印象似乎是一點也不關心亞洲。這位總統就職後，他曾見過兩三次，談到過遠東問題，發現他對亞洲情況和問題並不很熟

悉。艾森豪威爾最關心的一向是歐洲。他的事業在上次世界大戰時建立在這舊大陸上並賴以聞名。在現政府中，瞭解亞洲，亞洲問題和亞洲對自由世界的重要性的是杜勒斯和雷德福而不是艾森豪威爾。甚至連杜魯門和艾奇遜都不像艾森豪威爾那樣對亞洲持有偏見。

麥克阿瑟繼續說，杜魯門命令美國軍隊到朝鮮反抗侵略，肯定是果敢的決策，杜魯門的大錯在於求勝心切而對形勢估計不足，而麥克阿瑟則確信必能成功，並擬訂了取勝的計劃。事實上，正因爲他（麥克阿瑟）要堅持他的取勝計劃使杜魯門解除了他在東京的職務。麥克阿瑟又說，他知道杜魯門不知爲甚麼對蔣委員長存有偏見。

我說，可能是受馬歇爾將軍的影響。馬歇爾肩負特殊使命去到中國，滿懷希望和委員長成功相處。但兩人意見不合，而馬歇爾又是一位執拗的人。

麥克阿瑟同意這種看法，並說，馬歇爾對他的使命的失敗耿耿於懷。在他看來馬歇爾是個胸襟狹窄記仇的人，並且固執己見，於是把他的失敗歸罪于蔣委員長。麥克阿瑟說正是馬歇爾在上次大戰時樹起了艾森豪威爾，所以後者要感謝他並爲他辯護。這在艾森豪威爾自不失爲一種美德。麥克阿瑟說，關於對蔣委員長的印象，馬歇爾除給艾森豪威爾以壞的影響外，沒有別的。

麥克阿瑟認爲蔣委員長的前途，自由中國的前途，在於以暴力光復大陸。他和委員長講過，應抓住一切機會對付共產黨的挑釁行動。如果共產黨發動攻擊臺灣，那將是委員長反攻和光復大陸的最好機會。麥克阿瑟再次說起艾森豪威爾對亞洲不感興趣，儘管情況很清楚，共產黨正決心侵略亞洲，而那塊大陸上的兩股强大反共力量是韓國的軍隊和委員長麾下的國軍。他怕美國在艾森豪威爾將軍的領導下會拋棄李承晚。這位老人年逾八

旬，肯定活不了太久。麥克阿瑟又怕無人能接替李承晚領導韓國，李死之後，它就會淪於共黨控制之下。他認爲美國撤出在韓國的四個師清楚表明繼之而來的將是甚麼。關於臺灣，麥克阿瑟說假使中共攻擊臺灣、澎湖，美國將予以保護。但他認爲1956年後，政策將會改變，那時會放棄臺灣和捨掉亞洲。他說，艾森豪威爾愛好妥協而反對先發制人的戰爭。

麥克阿瑟還說，中共有三個活動地區：臺灣、朝鮮和印度支那。他曾預言，中共侵略目標繼朝鮮之後即印度支那。目前印度支那戰爭已經停止，南越早晚要落入共產黨統治之下，中共的下一個目標自然是臺灣。

麥克阿瑟接着說，現政府的政策，正像羅馬帝國的政策，這就是收買外國人爲美國打仗。即給別國提供軍事援助，幫他們建立軍事力量使他們能爲它打仗。猶如羅馬帝國用羅馬的黃金收買外國兵士爲它的繁榮和擴張去打仗一樣，美國正在執行同樣的政策以免派遣自己的地面部隊到國外作戰。美國人民歡迎這樣做，但必須謹防這樣做的後果。他說，看一看羅馬帝國吧，當羅馬人拒不作戰時只能由外國僱傭軍去打仗，當羅馬趨於軟弱無能時，它就被所僱傭的野蠻軍隊蹂躪。

麥克阿瑟說，在艾森豪威爾看來，只要能使西歐安全，一切都行，至於亞洲發生甚麼情況都沒有關係。美國人民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是友好和同情的，但他們不熟悉中國的情況。他們幾乎不知道也很少關心亞洲將會發生的事情。他是一家大公司的董事長，經驗使他懂得美國商人和美國人民感興趣的是努力工作，賺錢和花錢。他們對外交事務和國際局勢很少關心。每當他在開會時想使經商的伙伴們注意遠東局勢的話，他們總要求休會或開聊棒球比賽之類。

我說，生活標準高、賺錢機會多的民族，賺錢以後往往貪圖

生活享受。

麥克阿瑟說，那恰恰是美國人民的哲學。他們不擔心戰爭可能爆發，也不怕蘇聯用原子彈來襲擊，因爲他們認爲他們和共黨的戰爭基地還遠隔重洋。

我說，關於歐洲，應該牢記在歐洲需要抗拒共黨侵略時，美國是不能依靠英、法那樣的盟國去打仗的。

麥克阿瑟說，下次戰爭，他們肯定不會參戰。他們怕氫彈會擲在他們國土上，例如英國人知道他們的三島將被夷爲平地。至於法國人，他們恨德國人甚於懼怕俄國人。幾個世紀以來的恐懼和偏見已使法國人民不願和德國人合作以共同抵禦共黨的威脅。美國對歐洲盟國的依賴最終將證明是一場幻夢。然而，麥克阿瑟又說，艾森豪威爾仍然認爲歐洲至上而忽視亞洲。和他持相同觀點的有柯林斯和馬歇爾，這些人還在對他大施影響。在杜魯門執政時期布萊德雷對歐洲第一的政策更應負責。幸運的是他脫離了政府改營商業。

我問麥克阿瑟是否認爲蘇聯不像要挑起戰爭，它是否需要時間去積蓄它的戰爭力量。

麥克阿瑟答稱，蘇聯現在還不會挑戰，因爲在經濟和工業方面尚未作好準備。此外，現在它無需打仗就賺到了這麼多，爲甚麼還要去冒戰爭的風險呢？

同一天，10月9日，葉外長在紐約收到沈次長來電，關於前者有新聞報導說中美兩國已達成秘密協議，約束我們不得攻擊大陸。沈次長獲悉這條新聞電訊後，於9月20日，詢問駐臺北的藍欽大使，關於這個問題美國將如何回答記者們的提問。藍欽爲此電華盛頓詢問。沈次長10月9日的來電轉發了藍欽大使給他的剛從國務院收到的復電。電報也提到沈和藍欽9月20日在臺北的談話記錄。記錄副本已由一位臺灣訪美人員親交葉外長。

葉外長將談話記錄副本和電報副本都送給我參考。從該記錄看，在沈次長提出如何回答記者們有關"秘密協定"的問題以前，藍欽大使於9月20日提出過四點。其中一點與我們的海、空軍轟炸大陸炮兵陣地和軍事基地有關。* 藍欽回顧了美國太平洋總司令斯頓普上將9月12日曾說，中共炮擊金門之後，我國政府還擊是教訓敵人，並稱如我們認爲有充份理由，我們應狠狠回擊。但鑒於當前情況，他**怕如果我們繼續無休止地轟炸大陸海岸，敵人最終可能要用空軍進行報復。由于我國政府的空軍力量仍然太弱，他擔心如果對方被迫訴之於空戰，我們將處於不利地位。藍欽說委員長曾一度談過，敵人可能採用消耗戰術。藍欽認爲這點我們應該認真考慮。

藍欽說，美國當局並不反對我們的海軍和空軍轟擊中共。看最近的戰爭形勢，這幾次轟擊似乎極爲有效。但是否繼續轟炸，和繼續空襲到甚麼程度最爲適當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當然，他接着說，將來中國空軍力量全面加强後，情況就不同了。***

藍欽提完他的幾點看法後，沈次長說，那天的新聞報導有路透社華盛頓電（日期爲9月20日），簡而言之，美國民主黨認爲中國和美國之間有一個關於國民黨中國的軍隊只限駐在臺灣，不得攻擊大陸的秘密協定。沈說，臺北的中外記者可能來外交部和美國大使館詢問此事。他個人認爲如果答稱"無可奉告"，那

---

* 藍欽大使9月20日提出的其他各點，見附錄八。

** 編者注："他"是指斯頓普還是藍欽原文不明確。

*** 編者注：對大陸的報復性轟炸在這次談話後不久必定已經停止。下文引用的10月12日和莊萊德的一次談話中，談到由於新聞報導稱臺灣在美國政府建議下停止了對中共大陸基地進行報復性轟炸，因而引起猜測時，顧大使說當然莊萊德和他都知道那是確實的。同時，在海峽水域和上空，戰鬥還在繼續，國民黨游擊隊在沿岸的偷襲也更加頻繁。

會像默認有此協定。況且，這種消息似係民主黨所散布，着眼於即將到來的大選，用以攻擊現任政府。我們當然不願捲入美國的內部政治，以避免引起誤解。他想知道藍欽對記者的提問如何回答。

藍欽說，他見過那條電訊，並覺得頗難回答。雖說兩國政府間並無正式協定，實際上雙方確有一種諒解。假使現在我們肯定地說"不"並否認其存在，那是不確切的。所以，假使記者問他，他想以"無正式協定"作答。那幾乎等於承認民主黨所說的，而各報也可得出有非正式協定的結論。

藍欽說這一點提得好，他想知道沈打算怎樣回答。沈次長稱，他將答以"中美之間並無此種協定"，他只知道艾森豪威爾總統於1953年2月1日宣佈，他將解除臺灣攻擊大陸的約束等等。

藍欽說，這樣說似乎否認得過死。他說，沈次長也許還記得在中美兩國探討此事(解除約束)時，他提出過中美雙邊條約問題。美國政府官員立刻表示不安，怕我國政府一旦以武力光復大陸時，美國會被捲入戰爭的漩渦。藍欽說，我國政府過去曾口頭向美國保證，如真有大規模軍事行動時，事先將和美國商量，所以雖然沒有正式交換過雙方簽署的照會，但是如果真的簽訂一份互助條約，中國會把該問題以明確的書面條文寫進去。他又說，他個人認爲，那樣的程序是很合理的。

沈次長不知道國務院對刊登上述消息有甚麼反應，美國政府有無評述。藍欽說，他尚未收到國務院的指示。他問是否沈次長希望他電國務院問清如何答復由該報導產生的問題。沈次長說，藍欽給國務院發電時，請他問一下他們自己是怎樣答復的，使中國方面有所參考。藍欽說，待他接到回電時，當即通知沈。沈說，如果中外記者那天問到此事，他將照他剛說過的答復，但也可能沒有記者來問。

藍欽大使當即致電國務院。沈次長給葉部長10月9日電稱，國務院答復如下：

如記者問到最近美國和自由中國有關使用中國軍隊的"秘密協定"時，本院擬按下述精神回答：在共同防禦援助方案方面中國政府已作某些成文保證——例如中國保證共同促進國際諒解、友好、及維護世界和平。按照1951年共同安全法第511(a)節(修改本)，所有共同防務援助計劃的受益者都要作此保證。美國相信中國政府將毫無保留地堅決遵守聯合國憲章的諾言和這些保證。然而，把這些保證，或把美中之間的密切關係解釋爲指揮中國的行動則是錯誤的。美國沒有將中國政府局限於臺灣的秘密或公開協定。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約束該政府的行爲是它份內的事，不能由另一個國家指使。

兩天後的中午，我的一等秘書從自動收報機裏拿給我一條合衆社消息稱，助理國務卿饒伯森在馬康衛和國外業務署弗藍克·特納陪同下於星期六(10月9日)赴臺北和委員長商談"有關美國援助"事宜。這使我十分詫異，尤其是我剛讓譚紹華爲我約定饒伯森，會談有關協防的雙邊條約問題以便爲葉公超外長到達華盛頓後正式談判打好基礎。

我立即派譚紹華去國務院找莊萊德面談。譚紹華問他饒伯森的啓程是否屬實，莊萊德並未立即確認，反問我們從那裏得來的消息。我們告訴他消息是從合衆社自動收報機傳來的，這時他才承認消息是真實的，並說這條新聞發出才一小時，因爲有些報紙似已獲得有關消息。我立即報告了紐約的葉公超和臺北的委員長。

我對饒伯森啓程赴臺和出乎意料的訪問如此突兀感到費解，因於次晨十點半親自去國務院拜訪莊萊德。中國科負責政治事

務的官員艾爾弗雷德·詹金斯在場。莊萊德對饒伯森的訪問和目的似乎諱莫如深。他甚至不願把擬議中的雙邊條約有無締結的希望告訴我，只說他並未授權討論此事。我繼續探詢我想知道的問題，但無法獲得確切的答案。

我想提出那次談話的筆記作爲佐證。我一開場就說我有幾件事想和莊萊德先生談談，一是杜勒斯先生最近訪問臺北時，委員長和他討論過擬議中的雙邊條約。經過充份交換意見後，國務卿曾說他回去後當向艾森豪威爾總統彙報。我想杜勒斯先生在丹佛已經作了彙報，不知這個問題是否已有結論。我接着說，我想莊萊德先生是知道的，中國政府一直在希望盡快締結該條約。我估計饒伯森先生此去臺北會續辦此事。

莊萊德說，這是饒伯森接到的指示中的一件事。

我問指示中對此事的總涵義是否對中國政府的願望有利。

莊萊德說他無權談論這個問題，因爲已指定由饒伯森去臺北辦理此事。

我說，我無意建議參加這個問題的討論，因爲有饒伯森在臺北進行，我要問的是給饒伯森的指示中，締結雙邊條約的前景如何。

莊萊德說，有此可能。

我提了去年12月交去的我們改組中國軍隊的計劃和訓練後備軍及籌措資金問題，借以探明這些是否授權饒伯森在臺北討論。但莊萊德說，那不在饒伯森的任務範圍之內，於是我改談另一話題。

我說，近來我聽說美國政府有可能再次使臺灣中立化。我記得首先是9月30日《紐約郵報》刊出羅伯特·艾倫的文章說，杜勒斯從遠東回來後曾在丹佛討論過這個問題。我本人不信美國政府會改變現行政策，但接着又是美國人爭取民主行動組織

的決議，（詹金斯補充說，還有美國聯合國協會的決議。）使臺灣非常疑惑不安，因此我國政府要我問清事實真相，希望莊萊德能爲我說明一下。

莊萊德說，美國無意使臺灣再次中立化，在丹佛討論的事他雖知道得不多，但肯定不會考慮中立化問題。還說，美國人爭取民主行動組織並不是一個有影響的組織，所以對它的聲明不應給予過多的重視。他記得沈次長也曾和藍欽談過此事，爲向中國政府再度保證，國務院以同樣的答復電告過藍欽。他又說，在太平洋海岸有一位國會議員——我提醒他那是約蒂先生——也曾爲這件事致函國務院。

我說，由於新聞報導有中國政府在美國政府的忠告下停止對大陸中共侵略基地的報復性轟炸等語，已經引起種種猜測。當然，他和我都知道這是事實。但在答復所有報界代表時，我已說關於這個問題，大使館收到的報告尚不完整，因此無可奉告。

莊萊德說，國務院現已受到多次詢問，它也答以無可奉告。

我指出，中國政府本身雖對此事一直諱莫如深，但中國輿論已表示不安和不滿。

莊萊德說，美國不希望這種報復性措施做得過份，因爲它可能引起戰爭，而美國人民，我是知道的，很反對戰爭。美國作此建議是希望防止引起戰爭危險和避免將自己捲進去。

我說，中國政府也瞭解美國的想法，所以不做使美國捲入和中共衝突的事。但中共炮擊金門和大陳島已經把中國的安全問題和美國有關這一問題的政策擺在我們的面前。在中國政府看來，保住這些島嶼對臺灣和澎湖的安全至爲重要。

莊萊德說，美國承擔了保衛臺灣和澎湖列島的義務，但這項義務並不適用於沿海島嶼。同時，美國政府希望中國政府會抗拒中共侵略，並能保住那些島嶼。爲此，美國雖未承擔保衛它們

安全的義務，但一直在給中國政府運送給養，並提供爲守住那些島嶼所需的其他幫助。

我說，莊萊德先生的話使我記起國務卿和總統在丹佛商談後，先在8月後在9月，就同一問題發表過聲明。我想這一政策仍屬有效，在丹佛也没有作出修改這項政策的決議。

莊萊德說我說得對；關於沿海島嶼，美國的政策和杜勒斯8月24日所闡述的及9月丹佛報上刊載的補充說明一樣。其要點是，盡管這些島嶼不在美國正式承擔義務之內，如中國共産黨發動攻擊，是否幫助中國政府保衛它們的問題，首先要由太平洋地區的軍事當局去判斷，最後再由總統作出決定。莊萊德也記起杜勒斯說過，如果某些島嶼對臺灣和澎湖列島的安全確屬重要，美國軍隊要保衛這些島嶼。至於哪些島嶼重要則將由美國軍事當局去判斷。莊萊德進一步指出國務卿在宣佈沿海島嶼不在美國承擔的義務之內時，並未說在中國政府保衛這些島嶼時，美國不予援助。

我另提出一個問題，討論了片刻，然後又說饒伯森先生赴臺頗爲突然。我想他已經到了。

詹金斯說饒伯森已於當日下午三點到達臺北，相當於那裏的清晨兩點鐘。

莊萊德說赴臺的事並不突然。

我說，作出這一決定畢竟是比較突然的。我又說，我知道國外業務署的特納陪同饒伯森前往，莊萊德說，"是的"。莊萊德在答復我另一問題時說，饒伯森將於下周末以前返回。

莊萊德談起一個新話題時說，他讀了《紐約時報》所載紅色中國和蘇聯發表的聯合宣言說已就不少問題締結了許多協定，這很有意思。蘇聯答應撤走旅順駐軍尤有意義。他問我怎麽看，它是否説明紅色中國在强大起來不再依靠莫斯科了。

我回答說，我看到締結這些條約的聲明並不感到奇怪。俄國已答應撤離旅順。實際上這沒有甚麼差別，因爲北平和莫斯科的領導人的工作始終緊密結合在一起。我說，南斯拉夫的鐵托有機會擺脫了莫斯科的控制很不尋常，那是因爲南斯拉夫離俄國較遠，而共產黨中國和俄國接壤超過四千英里。北平必須和莫斯科合作，照我看，毛澤東不像也沒有可能成爲另一個鐵托。

莊萊德談到南朝鮮。這是中蘇聯合聲明中的一個問題。他說李承晚真成問題，美國和他很難相處，令人頭痛，真不知道怎樣對付他才好。

我說，我和李相識三十多年，但仍不理解他的有關南朝鮮和美國關係的某些公開言論。我覺得他個性剛愎，但人們必須承認他是偉大的愛國者。

在詹金斯陪我去乘電梯時，我說，我知道莊萊德快要離開國務院。（我從私人方面聽到莊萊德將任香港總領事。）詹金斯告訴我莊萊德將任香港美國總領事，現任總領事赫林頓已首途返美。我談到人們都把香港看作重要崗位，詹金斯說，鑒於香港地處中國大陸和整個東南亞的中心位置，美國感到最好選派一位比赫林頓更有經驗的人去，而莊萊德正是勝任的人選。我說，我會懷念他，他在國務院是位聯繫中國事務的友好而能幹的官員。詹金斯說，他也會惦念他的。

當天中午，葉公超來電話說，饒伯森突然訪臺而大使館和外交部又未能預先通知委員長，必然使臺北大爲驚異。外交部很可能向委員長說，大使館定然給饒伯森及其隨行人員簽過證，他們應是知道的。我和護照簽發官員，我的秘書周爾勳查對，知道他們確未申請簽證，也沒有給他們發過一張簽證。所以我致電外交部說明國務院蓄意對饒伯森的訪問保持緘默，因爲這幾天

大使館和國務院的聯繫特別密切，說它蓄意，並不爲過。確實，大使館每天總有譚紹華或是崔存璘去那裏聯繫其他事務，特別是聯繫外交部長訪問華盛頓的計劃安排，如謁見總統及我宴請國務卿等等。但他們從未暗示過饒伯森要去臺灣訪問。

至於我和葉外長在電話中所談的其他事項，有我和莊萊德談話的要點，有他補充的一些我原來不知道的事情。例如，葉部長知道加文將軍也和饒伯森一起去了。詹姆斯·加文少將是陸軍作戰助理參謀長。

次日，我收到有關饒伯森訪問以及他和委員長在臺北會談的首次報導。但會談的目的和主題並未透露。報導只說中美雙方官方人士均守口如瓶。當然，報界有他們自己的看法，說饒伯森此行是爲了使委員長停止空襲大陸沿海城市，總之要停止一切對中共大陸的作戰行動。

後來，可以看出此行的原因部份由於英國的堅決要求，部份由於討論的事項具有高度敏感性，同時也由於處理中國事務的美國官員知道得最清楚，像這樣的事，他們必須直接和委員長單獨談。只有他一人有權決定。儘管如此，我認爲國務院還是應當給大使館和當時在紐約的外交部長適當坦率地透露一些消息。可是國務院却高度保密。那時，我很驚詫；但這也暗示着事件必然是非常緊急的。

直到15日，我才收到有關饒伯森和委員長談話的第一份正式消息。這是10月14日外交次長沈昌煥給紐約葉公超轉我的電報。該電稱饒伯森於12日下午五時抵臺。13日上午和下午，他和總統會談四次，歷時共七小時。美方只有藍欽和馬康衛出席。我方爲副總統陳誠、行政院長俞鴻鈞、總統府資政張羣、國防會議秘書長周至柔和外交部次長沈昌煥。該電還說，在會談要結束時，總統告訴饒伯森說，他已指派葉部長和顧大使全權負責商

談他們剛討論過的各項問題的細節以及協防條約事宜。總統希望饒伯森反美後，能和我們進行談判。

該電接着報稱，饒伯森已離臺北，並已請他把密封的張羣將軍關於饒伯森和委員長會談記要的信件，及委員長親筆信，帶回華盛頓交我。該電還說，兩信係由次長本人趕往機場交給饒伯森的。會談詳細記録尚在整理，一俟整理完畢即由次長派人送給我們。

最後，該電稱，美方極希望對此消息保密。饒伯森說，在美國政府方面，參與此事的人爲數極少。該電又稱，我方除參與會談者外，臺灣並無其他人知曉此事。

饒伯森一行本應在15日當日中午一過就到達華盛頓，但由於氣候惡劣，滿天陰雲，有颶風現象，所以推遲。我焦急地等待着，因爲我急欲看到沈次長來電所說的信件以便仔細考慮並與在紐約的葉外長討論。饒伯森實際於下午一時半到達，據告他可能去國務院，可是他並沒去。他直接到他的弗吉尼亞的農場小憩。馬康衛則直接回國務院，因此由崔存璘獨自去那裏等待由饒伯森帶回來的臺北信件。崔存璘在下午三時拿到之後打電話給我，讓我在去聯合車站時路過大使館。由於颶風，所有飛機都已停飛，我只得乘火車去紐約會見葉外長。

我拿到臺北來信就在火車上看。會談記要是在葉公超的密封件裏，我未拆開，我看了委員長給葉外長和我的信，該信表明，他爲饒伯森訪臺及其就新西蘭將向聯合國安理會提出的決議案所作的建議深感不安。新西蘭提案呼籲在金門地區停止敵對行動並建議採取和平的解決方法。議案的性質也只能從委員長親筆信中的幾點指示上概括地瞭解。此外，委員長似乎對饒伯森的突然往訪大爲驚訝，使他更爲驚訝的是饒伯森建議的性質。這封信在臺北未曾留底，所以要我抄録一份後把正本寄還委員長

存檔。足見一切都是在極其匆忙中辦理的。

因爲華盛頓各大街交通阻塞，去車站的路上行駛很慢。政府各部門讓所有人員都提前下班，使他們能在颶風到來前趕回家。火車又晚點。這趟“國會”特快列車在威爾明頓因前方的電線被颳倒而停車。旅客們全都焦急地等待列車開動，但一個半小時過去了仍毫無開行的徵兆。車站上擁滿了旅客，都在問何時可以修好，但站長也說不出。他給費城通電話也遇到了麻煩，電話似乎也出了故障。我在紐約尚有宴會，我設法利用火車上的無線電話接通我在紐約的友人告訴他我無法踐約。

晚八時後，一位同車旅客尤金·邁耶看見了我，說他準備下車，如果可能將乘汽車去費城。我想我還是呆在車上好。每隔幾分鐘，車就晃動一下，我以爲要開車了，但我發現晃動是風力而不是開動引擎造成的。將近十時我在車上吃了晚飯。等了幾個小時，約在十一時以後，我終於決定不再等下去而到市內去過夜，以便次晨和葉外長商談之前可以睡一會兒略作休息。我在旅館給葉外長打電話告訴他我手裏有兩個文件，現已延遲，我將於次日十一點半抵紐約後往訪。他說，他將請蔣廷黻同時會晤，以便一起討論。

早車比較好些，只晚點一小時。我前一天乘坐的“國會”特快據說直到早晨五時才開出威爾明頓。我和葉及蔣在斯坦霍普旅館內葉的房間裏從中午待到下午六點半。我們仔細閱讀了張羣的信件內容，知道了10月13日委員長和饒伯森在臺北討論的十二點。

信中說：

> 饒伯森於12日來臺北，13日會見總統。據稱，新西蘭擬向安全理事會提出提案要求沿海島嶼戰鬥雙方停火，俟新西蘭提出，美國將予支持。並謂由於此事對我們至關緊要，

故特來臺灣先行討論。

總統所談要點如下:

1.〔總統說:〕將該提案提交聯合國于我有百害而無一利。至低亦將沉重打擊我軍民之精神與士氣。以我政府觀察，此種情況至關重要。其性質可與馬歇爾將軍之調停相比。當時，我國追隨美國政策，而結果失去中國大陸。吾人之責任在於當時未能坦率將其政策之嚴重後果相告。時至今日，必不容重蹈此災難覆轍。總統認爲新西蘭提案之後果不僅損害中國，亦於美國無益。

2.〔總統說:〕目前金門、大陳之戰顯係由於中共之侵略。各外圍島嶼均爲中華民國領土，而中華民國仍係聯合國正式會員。對金門及大陳之襲擊乃中共所發動。我唯力求還擊而已。昔日中共協助北韓入侵南韓，聯合國立即通過決議痛斥中共爲侵略者。今中共在金門前綫復爲侵略者，而聯合國竟決議要求雙方停火，實有背於聯合國憲章精神。此等動議，結果將使我人與中共受同等對待。況將中共視爲交戰之一方必將貽無窮後患。

3.〔總統說:〕美欲新西蘭提案僅以外圍島嶼之停火爲限而不涉及其他政治問題。總統認爲中共必不肯就此罷休。定將利用此機會提出若干有關中國與臺灣之問題。故美國支持新西蘭提案必將自尋煩惱。

4.總統認爲此提案必有背景。定有某共產集團及英國於幕後操縱，希冀通過外圍島嶼停火，造成臺灣中立或托管，並接納中共進入聯合國，最後使中共吞併臺灣。斯乃此一系列陰謀之後果。縱使新西蘭提案之背後別無陰謀，最後亦必產生同樣結果。

5.〔總統說:〕因而總統乃至一般軍民認爲，以新西蘭

提案維護外圍島嶼實毫無意義。無異於拋棄外圍島嶼。吾人寧堅苦戰鬥而失去外島，亦不願以新西蘭提案保全之。總統表明，無論有無美軍之支持或補給，已下令守衛外島，戰鬥到底。

6.〔總統說：〕幾年來，大陸同胞及海外僑胞均切盼在政府領導下驅除朱（德）毛（澤東），拯救大陸人民於水火之中。倘新西蘭建議成功通過，必將痛感失望，以爲政府又爲迎合美國之需要而對敵人讓步。實無異於驅之投奔朱毛。

7.故依照總統意見，美國政府以勸說新西蘭政府不提此項提案爲宜。

8.〔總統說：〕如無法制止新西蘭提出，則希於提出建議之前，至少於提出之同時，由美國政府（此乃饒伯森之意見）宣佈美國正積極與我政府談判締結一項雙邊條約。

9.總統堅決主張務必竭力減少新西蘭提案提出後產生之不利後果。爲此，於安全理事會對新西蘭建議作出決定之前中美雙邊條約必須簽字。如於安理會對建議有所行動之後（不論贊同或反對）簽字，則新西蘭提案之不利後果將無法避免。

10.饒伯森希望我國政府對新西蘭提案暫不在安理會作任何聲明。然而總統稱，如安理會美國代表能及時出面聲明美國認爲共產黨入侵金門實乃對中華民國領土進行侵略之一種形式，爲此美國不能支持此一提案，則我國政府可指示駐聯合國代表團持保留態度而不表示反對。

11.〔總統說：〕中美雙邊條約實係老問題。我國早經提出草約但迄未得到美方明確答復。於新西蘭提案提出之同時討論該約爲時恐已過晚。總統認爲如中美雙方政府確有締結條約之誠意，應立即進行締結，不必考慮新西蘭提案

是否提出，也不管提案交安理會後之結果如何。

12.總統還說，以此爲基礎，將立即指定葉外交部長及顧大使兩位全權代表與美國進行談判。

以上乃會談要點。饒伯森本人表示同意總統提出之各項原則，但稱，自須先回華盛頓彙報然後作出最後決定。

在讀了張羣將軍來函之後，我們看到這十二點包括了委員長向饒伯森談過的以及給葉外長和我的親筆信中所提的他的主要觀點。在親筆信的附言中他指示我把信給蔣廷黻和胡適看。沈昌煥來電稱在臺北機場只交給饒伯森兩封信，一封是張羣的，另一封是委員長寫給我的；並未提到全部會談記録和新西蘭決議的原文。

葉、蔣和我討論了美國這一動機的背景。我們推測這事一定是由英國發動，美國爲其本身的便利同意推行，同時要求新西蘭出頭。（他們常是讓某個小國家打頭陣和採取行動。）華盛頓和紐約的新聞述評表明，關於停止金門周圍的戰鬥並用國共雙方休戰停火的方法以維持現狀的想法已在幕後討論。《紐約世界電訊與太陽報》刊有勒德韋爾·丹尼* 寄自倫敦的一篇文章表明這個主意是英國策劃的，杜勒斯從艾登那裏接受了這個主意作爲重新協調英美遠東政策的最好辦法，在此以前倫敦和華盛頓在遠東各行其是，顯然時有摩擦而缺乏協調。

我們制訂了在華盛頓和饒伯森談判的行動步驟。我提出要用小心謹慎去對付美國的急躁和草率了事的思想。我指出這樣做較爲妥當，因爲我們首先應弄清美國這一行動的來源、動機和目的，它是否想通過聯合國造成兩個中國的局面。美國一直想把臺灣這一困難棘手的問題，尤其是關於沿海島嶼周圍正在戰鬥的問題，推給聯合國。我們一致同意致電沈次長要一份會談

* 丹尼是斯克利浦斯·霍華德報系的國際版編輯。

詳細記録和新西蘭決議案原文。

葉外長和我口授了致委員長的復電並提出我們的意見，暗示我們立即談判的困難，既不全知臺北討論情況，也不知新西蘭決議案的措詞。我們强調首先要徹底駁倒新西蘭決議案爲可取，因爲它將危及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和主權，以及光復大陸的合法權利。（那實際是美、英動議內的基本論點。我們懂得，接受新西蘭決議案，在中華民國看來，將實際加强紅色中國的地位。目前，它肯定會貶低中華民國的地位，我揣測，就英國而言，它最終會讓國民黨中國被共產黨中國所吞併。）我們還建議，爲了繼續證明委員長在要點中說的，金門和大陳的戰鬥是中共先發動進攻而我們只是反擊，也爲了對目前國際氣氛作出反應以便談判，如敵人不攻擊我們，我們應停止轟炸敵人。

那天黃昏後，收到沈昌煥給我們關於索取新西蘭建議原文的復電。電報標有絕密字樣。它是給葉外長並要求他親自譯電的。電報要求駐華盛頓大使館先向美方索取，因爲我們自己的"委員長—饒伯森會談記録"在送出前尚須修改，譯成中文並呈總統批准。他還把饒伯森在臺北提出的新西蘭建議原文電告了我們。但是我和葉外長都不能確定它是否爲全文。被派往協助外長來訪期間工作的大使館的張慰慈於下午十時將來電帶給我，葉外長也來電話徵求我的意見。

在華盛頓，我派去國務院索取記録副本的譚紹華已拜訪了馬康衛。馬康衛說須等助理國務卿饒伯森批准，而饒伯森要到10月17日星期日晚方能返回華盛頓。譚拜訪時是星期六的晚上。

我現在懷疑，而且我想那時就已經懷疑，爲甚麼如此神秘，不僅對大使館保密，而且還對身在美國的外交部長保密。這除非是國務院、饒伯森及其同僚們認爲這樣的事只有委員長一人能作出明確乾脆的答復，不如直接和他聯繫爲好。他們也可能

想，外交部長和大使自然會對任何建議提出意見和看法，而這些，即使不完全反對美國的觀點，至少也可能給美國取得委員長的同意增加困難。但我和葉外長比國務院的官員們更瞭解委員長。委員長是不會立即給予答復的，甚至對負有特殊任務的官員們談話也是如此。我不只一次在重要事務上得到經驗，他只是仔細地聽，然後說："我要想一想，以後通知你。"他從不匆忙答復。

次日晨，10月17日，我再次去旅館會見葉外長。蔣廷黻也已來到。我們討論了沈次長10月16日的另一電報。沈報稱，藍欽大使於15日下午六時交給他杜勒斯10月14日致委員長函的原文。他說，內容過於機密不便電告，又說他已讓美國大使館要求國務院給葉外長一份副本。沈還轉發了委員長10月16日晨給他（沈）關於杜勒斯來函以及我和葉部長在華盛頓談判中應堅持的下述重點：

1.由於杜勒斯的來信一定是在饒伯森把臺北初步會談的內情電告杜勒斯以後發出的，總統不擬答復。他說要等饒伯森回華盛頓詳細彙報後看美方的反映，再作定奪。

2.如美方不接受我們提出的條件，我們那時要明確地說出我們反對新西蘭提案。

3.即使美方完全接受我們的條件，該提案的原文也應修改。我們不能同意把我們政府的稱號和非法的共產黨政權的稱號相提併論。"採取和平方法"一詞也應取消。

4.在處理本案時，葉外長和我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所述各點。由於時間緊迫，我們必須立即着手和美方談判並將結果電告臺北。

沈次長還說，總統和饒伯森會談的重點已在我們收到的張羣的信中說明。但馬康衛在會談時也作了詳細記錄。據他（沈

次長)瞭解,馬康衛將在返回華盛頓途中核對其記錄,因此他認爲到那時馬康衛將會核對完畢,所以建議大使館應和他聯繫並看他的記錄。我們當然已經那樣嘗試過,但是毫無結果。

葉外長、蔣和我以張羣所作委員長和饒伯森會談記要爲基礎,口授了一份電稿申述我們的意見。葉外長已打電話給華盛頓,請譚紹華去索取杜勒斯致委員長的信件抄本,與一份饒伯森和委員長會談記錄的抄本。彼時,因葉外長和白吉爾海軍上將約定於上午十一時在康涅狄格共進午餐,我辭出時約十一時十分,是以催他從速動身,因爲他赴約已經很晚了,尤其是因爲他必須在下午三時趕回紐約市出席全國廣播公司的一個約會。

傍晚,張慰慈把我們研究委員長和饒伯森會談記要後的結果和反應情況呈報委員長的電文稿拿來給我。我看了並做了一些修改。約在同時,譚紹華在華盛頓會見了馬康衛。他答應給他一份饒伯森和委員長會談記錄,也許有一份杜勒斯致委員長的信件抄本。但譚紹華報告我兩份抄本都還須經過批准。

次日,18日星期一下午,譚應約往見馬康衛時,得悉信的抄本可以給,* 會談記錄抄本不能給。馬康衛領譚去見饒伯森。饒伯森解釋說,當時未做正式記錄而且大部份談話係屬私人性質,所以他不能給我們抄本。那末,我不明白像這樣的緊急任務,事關兩國如此重大利益,怎能把會談稱作私人性質的敍談?

那時,聯合國內的一個新發展使本已困難的局勢越發複雜起來。10月15日,蘇聯要求在聯合國大會議程中加一項名爲"對侵略中華人民共和國之行爲和美國海軍應對此行爲負責的控訴"。

蘇聯的決議草案序言稱朝鮮戰爭的結束和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復給解決懸而未決的國際問題創造了有利條件。但草案主文

* 交給譚紹華的杜勒斯來信全文,見附錄九,文件(一)。

却"注意"到"在臺灣島和中國海區域內，美國控制下的武裝部隊以無理的武裝進攻形式對中國城鎮和沿海區域的侵略行動，使該區域變爲新的戰爭溫床，嚴重威脅了和平"，又指出"該武裝部隊還在同一區域，對公海上的各國商船進行海盜式襲擊，劫掠船隻……虐待船員"。是以決議草案建議譴責這些侵略行爲，而且"這些侵略行爲對遠東的安全和和平之維護已構成威脅"，它建議對美國，"這個應對該地區所發生的情況負責的國家"，採取必要步驟以停止前述侵略行爲和對各國商船所進行的海盜式的襲擊"。*

10月17日，沈次長電葉外長稱藍欽大使剛將蘇聯致聯合國秘書長函內的蘇聯建議，連同備忘錄和決議草案送來外交部。藍欽奉命徵求我國政府意見並希望我們當日(17日)回復。次長稱他正在研究該問題並草擬我方意見的提綱以便向政府請示。政府指示容續電報告。如我們給他指示，請我們迅速電告。

沈次長17日和張羣探討了該問題。18日晨他將政府意見送交在臺北的藍欽大使，同時，也發給我們。這些意見是：

1.蘇聯擬抓住此一問題作爲協助中共入侵臺灣之借口。事實確鑿，因爲：

甲、中共早自1954年7月初即已叫囂進攻臺灣。1954年9月，攻擊我沿海島嶼并積極在沿海備戰。凡此種種清楚表明中共擬乘朝鮮及印度支那停火之機入侵臺灣。

乙、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於9月30日在北平發表講話，正式表示蘇聯願意協助中共進攻臺灣。其後，1954年10月12日，蘇共與中共發表聯合宣言，內容共八項，其中一項說明蘇聯將旅順歸還中共政權。另一項規定建築一條從集寧經由烏蘭巴托(在外蒙古)到西伯利亞之鐵路，及一條從蘭

* 《聯合國周報》1955年1月第2卷第7號，第73—4頁。

州（甘肅省會）經由迪化到阿拉木圖（在緊靠新疆邊境的蘇聯境內）之鐵路。進一步表明蘇聯與中共正準備戰爭。

丙、1950年冬，蘇聯向聯合國提交所謂美國侵華案。其結果中共以該指控爲藉口出兵朝鮮，介入朝鮮戰爭。蘇聯最近之提議與上次相同，顯然計劃爲協助中共進攻臺灣製造藉口。

2.蘇聯顯欲利用聯合國對此案之討論探測美國態度，如美國態度軟弱無力，則蘇聯即能恣意幫助中共，一如過去中共介入韓戰之肆無忌憚。

3.蘇聯提議之時間選擇於美國國會選舉前夕，意在予美現政府以打擊。蓋選舉正處於重要時刻，政府於聯合國處理此案時必不能採取堅決、强硬之態度。

4.蘇聯一面重彈宣傳和平共處之老調，一面於聯合國提出此控訴，旨在使歐洲與亞洲之民主陣綫以及所謂中立集團懷疑美國之遠東政策，使之轉而脫離美國，俾有助於蘇聯達到其分化自由世界之目的。

沈次長說，藍欽大使聽取我方意見後說，他早把他的個人意見電告國務院，請國務卿在前一日下午舉行的由國務院重要成員組成的兩個會議上，討論如何對待蘇聯的行動時考慮。藍欽稱，他的電報內容和沈次長所提的不謀而合，只是他沒有提有鑒於美國的選舉，蘇聯提議可能產生甚麼影響，但多了一點，即，他認爲蘇聯提出這個問題意在散佈儘管美國在歐洲曾以“戰爭販子”的姿態出現，但在亞洲它的態度是軟弱無力的。其目的在使亞洲自由國家不敢信賴美國。

沈次長於是和藍欽說，美國過去從未反對聯合國討論蘇聯提出的種種攻擊美國的建議。他設想，美國之所以克制而不反對這種討論是想表示自己的和平意圖和坦白心地。但在目前情

況下，他不知道美國抱甚麼態度。然而，中國打算全力支持美國，和美國合作，並在處理目前局勢方面，調整自己的行動使和美國的行動一致。我們希望美國和我們經常保持密切聯繫。

沈次長隨即又向藍欽指出，當前的情況涉及到沿海島嶼的戰爭和我們扣留的給中共運輸給養的外籍船隻的問題。他說，假使蘇聯提出的這些問題列入聯合國大會議程的話，美國應努力拖延新西蘭的提案。美國還應及早和民主國家相商，以防止將蘇聯以前藉口我們妨碍海上自由而對我們進行攻擊的種種問題列入聯合國大會的議程。他還說，在這個問題提交聯合國並說明遠東局勢日益危急時，美國應採取最堅定的立場提出意見，使蘇聯和中共不致隨意蠢動，以致引起大規模的戰爭。

最後，他對藍欽大使說，美國對付蘇聯的侵略企圖的最有效的方法是迅速和中華民國締結共同防禦條約。藍欽答稱，當立即發電再向國務院彙報。

沈次長在電文結尾部份稱，他剛知道總統對該案已發出指示直接電告外交部長。實際，委員長的電報也剛收到。他在電報中說，他讀過蘇聯向聯合國提出的關於美國侵略中國的議案全文後深感氣忿。我們剛通知美國，如果新西蘭此時提出要求在金門停火的提案，那肯定會增加美國的困難。是以他懇切希望美國勸說新西蘭徹底放棄這項提案，以免蘇聯和中共獲得更多的攻擊美國的藉口，從而防止他們再次憑藉惡意宣傳，指控美國侵華以反對美國。此外，委員長說，美國應盡速締結共同安全條約。他迫切希望葉外長和我能根據前述意見仔細草擬一份談判計劃和程序以便積極推行，力求最後拋棄新西蘭提案。

還有另一份沈次長發自臺北的重要密電。委員長曾把葉部長和我10月16日草擬電呈委員長的初步意見抄本交給他。由於該電包括一些問題，沈次長準備答復這些問題。

我們曾問饒伯森曾否詳談過新西蘭提案的根源和目的。沈次長答復說，饒伯森對新西蘭提案的根源和目的並未詳細說明，但他强烈反駁總統對此問題的意見（詳情可參閱張羣來函會談要點第四項）。饒伯森稱此項建議幕後並無共黨關係，此外，提案內容極爲簡單明瞭，毫未涉及其他問題。如該提案提交聯合國大會討論，美國將盡力防止討論范圍的擴大。不過，如其他國家提出此案，內容可能較爲複雜和籠統，這樣美國就會感到更難對付。

沈次長說，從饒伯森的答話看，他們（臺北）認爲新西蘭提案可能原來就是美國唆使的。至於該建議的全文，葉部長和我都曾要過，沈次長說，我們可從14日杜勒斯來函的附錄，和外交部包括有委員長16日指示的第55號電文中去搜集。

我們10月16日致委員長的電報還曾詢問：美國方面是否解釋過爲甚麼他們意欲支持這一建議和要求我們接受；是否饒伯森首先指出要以協防條約解決這個問題；美國方面表示希望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討論該案期間我們最好不要表態時，饒伯森是否解釋過這樣要求的原因何在；是否因爲他預料到蘇聯會提出反對；

沈次長答稱，饒伯森說，美國軍事當局認爲如果中共決心奪取沿海島嶼，我們難以保住，而這些島嶼一旦陷於中共，則將給我軍士氣和我們的國際威望以嚴重打擊。饒伯森說，即使美國願意命令第七艦隊把防禦範圍擴大到包括沿海島嶼在內，問題在於這樣的擴大沒有法律基礎。所以美國希望借新西蘭建議來防止這些島嶼陷入共黨手中。如該建議獲得通過而中共不予尊重，那時中共無視聯合國的惡名將愈加昭著。如果蘇聯否決，就可說明阻撓維護世界和平的努力的責任應由蘇聯承擔。

據沈次長說，饒伯森還說美國是聯合國的主要成員，因此，

它負有促進國際和平的主要責任。這也是新西蘭提案的目的，它的內容是簡單而率直的。美國認爲爲了維護國際和平，除給予支持之外別無他途。然而美國並不要求我們接受該提案，只要求在該提案提出後保留我們的立場以便觀察中共的反應。由於美國預見到該提案將被蘇聯否決，所以勸我們在開始時不要提反對意見。

沈次長繼續說，饒伯森清楚說明美國方面完全瞭解該提案的提出將置我們於極爲困難的境地。因此美國已有所安排，並願在提出該提案時明確說明它堅決支持自由中國，例如，在該提案提出時，爲了抵消它的不利影響，它將宣佈中美協防條約早已進入討論階段。

葉外長和我並曾問及委員長在和饒伯森會談時是否表示過原則上願意接受新西蘭的方案。據復我方從未表示過原則上可以接受。我方認爲該提案的提出不僅對我們極爲不利，並且美國如此考慮這項建議也是自找麻煩，因爲接踵而至的甚至可能有難以想像的後果。所以，最好要求美國勸說新西蘭不要提出。假使確實辦不到，那末：（甲）在該提案提出以前，或最遲在提出的同時，美國應宣佈，中國和美國已在積極談判締結共同防禦條約；（乙）假使美國要我們在該提案一旦提出時暫保緘默，美國在公開討論表態時應充份說明沿海島嶼是中華民國領土的一部份，爲中國的合法政府所佔有，以及目前戰鬥的責任應由發動侵略的中共承擔；（丙）不論最後議決如何，不論該提案是否爲蘇聯所否決或事實上終被通過，美國應在聯合國考慮該提案之前簽署協防條約。

沈次長還說，共同防禦條約各條款的文字可能需要如此措詞，即把協防的實施範圍的條文規定得既籠統又能包括一切，以便美國國會批准，而在面臨具體發展情況時又留有調整的餘

地。但在條約以外，還應有相互保證的諒解，即美國應明確保證如果中共侵犯沿海島嶼，它會全面支持我們；而我方也應明確保證在決定爲光復大陸而發動進攻以前先和美國商量。

最後，沈次長說，我們表示即使所有前述條件都被接受，我們還會遭受這項提案帶來的極大損失。因此，我們仍然希望和期待美國徹底拋棄這項提案。沈繼續說，饒伯森理解我們的立場，但他當然要說無權接受我們的條件。他只能把我們的條件轉達給政府。

18日晚七時左右，葉外長打電話來說，他已在電話裏和饒伯森談了兩次，並訂妥於20日，星期三晚在雙橡園會面並進餐。起初，他告訴饒伯森說他收到委員長指示，催他和饒伯森會面及探討有關問題時，饒伯森說近幾天他很忙，提出於星期四下午和葉會見。經葉外長再三要求提前，才改爲星期三。

葉外長還告訴我，饒伯森爲蔣廷黻那天下午在紐約和洛奇談了蘇聯提出的決議案而感到煩惱。葉聽說蔣似乎暴露了一些有關新西蘭提案的情況，但事實並非如此。那天深夜，我從葉和蔣處瞭解到蔣的話是怎樣和爲甚麼使饒伯森不安的。

將近晚上十一點鐘，我又到葉外長的旅館去見他。蔣廷黻已先在。我從他那裏瞭解到他沒有和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洛奇對尚未送交安理會的新西蘭決議案談過甚麼，但曾嚴厲批評了蘇聯的決議案。蔣廷黻反對將蘇聯決議案列入安理會的日程而美國不想反對。所以蔣向洛奇指出，如果蘇聯真有意於停止敵對行爲，決議案也提得過份。顯然他的真正目的是要把紅色中國通過旁門引進聯合國。停止敵對行爲本身就含有平等對待戰鬥雙方的意思，可能有形成某種政治解決的企圖。這意見如果不由蘇聯提出，那末幾乎可以肯定也會有一些印度那樣的國家提出。蔣廷黻說，他告誡洛奇討論蘇聯決議案的後果，同時還對饒

伯森之突然訪問臺北發表了一些初步意見。蔣廷黻發現洛奇對饒伯森訪臺的目的一無所知。然而洛奇對他談的蘇聯決議案的可能後果相當重視，他立即打電話報告了國務院。使饒伯森煩惱的是洛奇報告說，蔣曾說，沒有外交部長(他在紐約這裏)在場，饒伯森去和委員長在臺北會談是不合情理的。

葉外長告訴我蔣否認說過這句話，那是出於洛奇的誤會。但恰恰是這句話導致饒伯森給葉外長打電話。葉外長回電話約定他星期三在雙橡園會面。葉外長說，他已邀蔣也參加這次宴會。蔣後來跟我解釋說，他和洛奇說的是他很幸運能有葉外長作爲出席聯合國大會的代表團團長在紐約這裏，但不幸的是饒伯森因重要任務去臺北時葉外長却未能在那裏。

我們三人討論了屆時在華盛頓會面應採用甚麼策略，以及請饒伯森澄清些甚麼問題。我們決定首先索取新西蘭決議的原文，其次要知道提出該決議的動機和背景。是新西蘭在英國的示意下首先提出的呢，還是源出美國而由新西蘭替美國扮演提出者的角色？美國和英國之間是否有甚麼諒解？美國心中是否存有兩個中國的想法並把它看作中國問題的最後解決辦法？美國想撤走第七艦隊到甚麼程度？由於沿海島嶼周圍的敵對行爲，美國害怕捲入漩渦究竟怕到甚麼程度？從饒伯森和委員長會談所透露的情況看，由於11月 2 日即將大選，大選結果民主黨可能佔優勢，而從政治方面考慮，美國目前的態度究竟達到甚麼程度？我建議我們在會談的開始階段就應竭盡全力讓美方澄清這些問題，並在我們未獲新西蘭決議案原文和仔細研究前決不能發表任何意見。

我於次日晨赴華盛頓，下午近一點鐘到達。我直接去雙橡園安排，騰出我的房間讓葉公超住。然後我去大使館。我告訴顧毓瑞和崔存璘要改進新聞剪貼辦法。他們沒有注意丹尼從倫

敦發給«世界電訊»的報告，其內容相當詳細地敍述了美國和英國最近達成的對臺聯合政策的諒解，把它們之間的摩擦減少到最低限度，並縮小它們一般的對歐政策特別是遠東政策上的分歧。

我還看了葉外長發給臺北沈次長的電報。張慰慈已用長途電話把電文讀給大使館電報室鮑文年轉發臺北，並供我參考。該電稱葉外長已請蔣廷黻代表轉告美國代表洛奇，不論美國是否贊成，我們將反對把蘇聯提出的美國侵略問題納入議程，我們所持的理由是該建議毫無事實根據，不值得討論。蔣照此轉告洛奇後，洛奇說，美國贊成此案列入議程，但他(洛奇)尚未收到國務院指示在辯論開始後應如何處理此案。

電報還說，蔣告訴洛奇，蘇聯建議背後的動機不只是找一個攻擊美國政府的藉口，它還想暫時凍結我們和中共的現狀以期待聯合國承認共產黨中國，從而導致實現兩個中國。他說，如果中、美不立即採取共同行動反對這個陰謀，以後要遏制陰謀的繼續發展將愈益困難。洛奇同意將我們的意見轉達國務院。

電報通知沈次長的另一點是葉外長和饒伯森在電話中安排的會談時間訂在星期三。該電又稱，葉外長在那天下午剛收到杜勒斯10月14日致總統的信件抄本。至於馬康衛記的會談記錄，饒伯森曾說那只是馬康衛的私人筆記，不是正式記錄，是以未便將抄本送交葉外長。因此，葉外長再次要求將我方自己的中英文記錄抄本立即托可靠人員送來以利談判。他還再次索取一份新西蘭提案的全文，因爲饒伯森也拒絶給他一份。他解釋說，他要在星期三和美方討論前做好充份準備。

20日(星期三)上午，我在大使館召開會議，迅速辦理葉外長正式訪問華盛頓的事務。訪問將從那天黃昏他到達後和饒伯森會談時開始。下午六時，我在國民機場迎接他。

回到大使館後，我們立即討論當晚七時半對來赴宴的饒伯森等人的接談計劃。我又力主在亮明我們自己的立場觀點之前應盡量引誘饒伯森談出新西蘭提案的背景、幕後的真正目的，和預料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結局等情況，多多益善。葉外長、在場的譚紹華和我都同意這樣接談。

這時，我們終於收到了外交部來電，內中有新西蘭提案的英文本。至少，我認爲那就是原文，然而葉部長却認爲那只是原文的釋義。結果證明他說對了。但無論如何，那是我們能得到的唯一文本，內容如下：

安理會注意到中國大陸某些沿海島嶼區域內，尤其是在金門島區域內，最近發生之×××和×××間的武裝戰鬥；并得出結論，這些戰鬥行爲造成的形勢正在持續，可能危及國際和平和安全之維持；

爲此呼籲×××和×××立即終止此種武裝戰鬥。

並建議尋求和平方法以防類似武裝戰鬥之重演。

並宣佈安理會將繼續把握此問題。

我們還持有一份由大使館人員準備供我們參考的“對所擬決議案的意見和評論”的備忘錄如下：

I.

1. 所提決議草案原文似乎很簡單，是英美妥協的結果。最重要的條款是最後一項，宣佈安理會要繼續把握此問題。

2. 反對訴諸暴力這樣的禁令當然會束縛我們的手脚，使我們幾乎不可能用武力光復大陸。雖然這一條對北平政權入侵和佔領那些島嶼的任何企圖也同樣適用，但這會給中共以機會去鞏固他們在大陸上的地位，實行他們的工業化計劃和建立反對中華民國及亞洲其他自由國家的戰爭潛力。

II 顯然該建議是想：

1. 消除英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對於遠東武裝衝突蔓延的恐懼；

2. 解脫美國由于命令第七艦隊協助保衛臺灣和澎湖列島，而這些島嶼一旦遇到進攻時的尷尬處境；

3. 可以安撫歐亞各國以及美國人民對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普遍恐戰情緒。

Ⅲ. 似乎故意無視有損我們的事業的某些事實：

1. 該提案含有事實上承認北平政權和以同等地位對待北平政權以及作爲聯合國創始成員和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的中華民國。

2. 該建議未能承認北平政權侵略政策造成的形勢之真正性質是受蘇聯支援和唆使的，朝鮮和印度支那就是明證。

3. 該建議忽略了聯合國宣佈蘇聯支持中共橫行中國大陸因而違犯了1945年8月14日的中蘇條約的決議和聯合國宣佈中共爲朝鮮的侵略者的決議。

4. 金門島和其他沿海島嶼周圍的戰鬥是北平政權爲達到其控制亞洲統治世界的目的而發動的。

Ⅳ. 我們的處境和我們可行的行動方針：

1. 應反對將中華民國和北平政權兩個名字簡單地連起來而不說明後者曾是並且仍然是所述地區戰事中的侵略者。

2. 鑒於自由世界要求和平的普遍情緒及共產黨世界的和平攻勢，我們不宜公開反對"採取和平方法"一詞。

3. 最好說明我們確信在大陸上重建中華民國是促進亞洲和世界和平的最可靠的辦法，因爲和北平政權相比，中華民國政府一貫是而且仍然是愛好和平和一心爲自由事業出力的。

4. 應確認中國政府堅決要實現把大陸上的中國人民，從中

共統治下解放出來這一願望，中共統治者乃是國際共產主義的工具。還要決心保留我們的主權，挫敗共黨對愛好和平的中國人民的侵略行爲，並將尋求一切必要手段以達到此目的；和

5. 反對所提的決議案，並投反對票，但作爲我們致力和平大業的另一明證和迎合自由世界的和平情緒，我們應講清我們投的反對票並無否決效力。

那晚用的是中式便宴。那天早晨，應饒伯森的建議由馬康衛電話通知譚紹華，我又請雷德福上將赴宴。他似乎期待着我的邀請，因爲他的助理立即代他表示接受。因此，有四位美國人出席：饒伯森、負責聯合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幫辦戴維·温豪斯、馬康衛和雷德福。晚宴後會談時，我建議還像用膳時那樣坐着，使會談不顯得過份正規，大家都欣然贊同。蔣廷黻博士是應葉公超的特別邀請和他一起來參加會談的。他談得相當坦率，提出了一些很直接的問題並率直發表了一些意見，顯然出乎饒伯森的意料。但葉公超會後告訴我，這就是他請他來的目的，因爲我們各自的地位關係，有些話他不想自己說，也不應由我來說。會談直到十一點半才結束，蔣廷黻還得趕乘火車去紐約。我請葉外長和張慰慈留宿我家。

會談記録由譚紹華保管，所以我手頭没有。但我有一份呈委員長電報的抄件。這是由葉、譚、張和我在會後開始草擬並在次日我請他們共進午餐後完成的。

這份電報以葉外長名義呈委員長和行政院院長。電文説到葉外長首先要求饒伯森重申美國的立場並出示新西蘭建議的全文。饒伯森的答復首先闡述了關於沿海島嶼的三點意見。

1. 根據美方收到之情報，共產黨確有攻佔這些島嶼之意圖。

2. 我方三十萬軍隊與共黨實力相比，難以長期固守。

3. 第七艦隊原來之任務並不包括協助防守沿海島嶼。其任務僅限於協防臺灣與澎湖列島，此點於朝鮮戰爭時即已確定。現在朝鮮已簽訂停戰協定，雖然國會及公衆輿論迄今尚未對此提出問題，但依照美國憲法艾森豪威爾總統能否無限期地維持這一命令尚有問題。

饒伯森說，美國總統和國務卿，知道中國政府重視沿海島嶼的軍事價值，所以要支持新西蘭建議。如該建議獲得通過，最低限度它將使沿海島嶼得到某種安全保證。況且，如共產黨再行攻擊這些島嶼，即可被指控違犯聯合國決議的罪行。同時，國務卿深恐該建議結果會對我不利，他堅持新西蘭應將其提案的範圍局限於沿海島嶼，而美國政府也不會支持聯合國內的可能損害中國政府地位的行動的提案。此外，美國認爲該提案肯定會被蘇聯否決。所以，在該提案提交安全理事會討論時，美國希望我們只作一個持保留態度的聲明，以便觀察蘇聯的處理意圖。

饒伯森接着談到新西蘭提案的內容。他說，遞給我們總統的只是該提案的總的意見，並非全文。他讓馬康衛宣讀了他在臺灣送出的原文。

隨後，我們亮明我們的觀點如下：

1. 饒伯森剛才請人讀的新西蘭提案，間接然而肯定是以沿海島嶼作爲停火的分界線。值此兩個中國的說法甚囂塵上之際，提案的意義和後果特別嚴重。是以，我們想知道美國方面是否曾認真考慮過這一點。

2. 該提案按照美國方面闡述的內容看，將連根拔掉我們光復大陸的希望。雖然我們目前的力量尚不够發動這樣的攻擊，但光復大陸這一目標是我們永遠不能放棄的。沿海島嶼當然對我們是重要的，但若要求我國政府放棄其在大陸之主權和拋棄我們光復大陸之希望以換取一時之苟安，我

國政府永不出此。

3.蘇聯此時正發動一股大規模的和平攻勢。有鑒於此，蘇聯最近在聯合國指控美國在臺灣的行爲的動機看來好像是希望該地區停火。其實，蘇聯的建議在序言內引用了朝鮮和印度支那的停火以表明和平之可以促成。所以，可以看出，其目的並非真正想在聯合國攻擊美國，而是想凍結共產黨和國民黨的位置作爲最終讓共產黨進入聯合國的一個基礎。照我們看來，蘇聯大有可能接受新西蘭提案。

4.新西蘭提案並未清楚說明共產黨是真正的侵略者，似乎令人可以認爲威脅世界和平雙方都有責任。提議以採取和平的方法來防止這類已在發生的衝突重演，顯然是以聯合國憲章第六章爲根據，該章規定以和平方法解決國際爭端。所以，假使美國支持該提案，就意味着承認了大陸上的共產黨政權，即真的和它一貫反對接納共產黨政權進入聯合國的政策相矛盾。

5.基於上述論點，我們希望美國仍能勸說新西蘭放棄其提案。新西蘭的動機是想號召停火，而就我們而論，我們（中國政府）已向美國政府承擔了能達到同樣目的的義務，即我們承擔除非我們獲得美國政府的同意，我們不向大陸進行任何大規模軍事行動的義務。因此，美國政府也可以告訴新西蘭政府，實際上已無需在聯合國提出這項提案。至於共產黨的行動，顯而易見，即使該提案爲聯合國所採納，共產黨方面肯定也不會尊重它。所以，也正是爲了這個原因，沒有必要再提這項提案。

饒伯森答稱，新西蘭提案局限於沿海島嶼，它只要求雙方在該地區停止軍事行動。所以，他認爲我們的預測和擔心沒有根據。葉外長反駁說，由於該提案運用了"採取和平方法"那樣的

詞句，其目的顯然是要解決爭端。怎能說它局限於號召停火呢？

饒伯森反復說，如果該提案會影響臺灣的處境和地位，或從根斬斷我們光復大陸的希望，或使我們喪失在大陸上的主權，美國是不會支持它的。但他對新西蘭提案的看法和我們的見解根本不同。最後，他問道，我國政府是否寧願失去沿海島嶼而不願看到新西蘭的提案被採納。

葉外長答稱，假使新西蘭提案一如饒伯森所談的那樣而且那就是它的最後詞句的話，他的答復是，"是的"。如果該提案能說明侵略的責任在於共產黨，而且提案原文只限於停火，如果"採取和平方法"一詞可予刪除，並在提案中不提一切中共政權字樣，那末他的答復是"不"。

饒伯森稱，把中共說成侵略者不容易辦到。但美國在公開辯論支持該提案時，也許能作出那樣的解釋。至於"採取和平方法"一詞，饒伯森稱，也可以再去研究一下原文，看是否能刪去。至於將兩個政權相提並論，美國當然也不同意這樣做，但改用其他詞句是否可能，有待以後研究。

呈委員長電報繼稱以上乃此次會談之要點，事先經我們討論並決定，我們的目標是一定要挫敗新西蘭提案，所以不觸及共同防禦條約。又稱，由於是在宴會上結束我們的談話，所以我們告訴饒伯森，我們將在一二日內把備忘錄送交國務院以闡明我們對新西蘭提案的立場。我們還電告委員長說，備忘錄的內容將包括他指示的各點並加上我們在這次會談時提出的其他各點。

21日晚，我陪同外交部長往訪饒伯森。這原是禮節性訪問，也是葉外長正式訪問華盛頓的第一次出訪，但談話却不可避免地討論起昨晚的事來。我首先表示希望昨晚在雙橡園的會談不致使助理國務卿感到過於冗長。饒伯森說，他認爲討論是有用的，可惜的是大量時間耗費在所提決議案的原文解釋上，他原

擬將討論放在原文本身，因爲，作爲一項決議案，文字是十分重要的。

葉外長說對於饒伯森在臺北提供的文本，他和我有不同的印象。他認爲臺北文本也是釋義性文件，而我則認爲是原文正文。

我回憶起馬康衛的解釋是，由於未與新西蘭澄清，新西蘭雖同意在臺北提供一份原文，美方認爲未便在華盛頓提交中方一份抄本。

會談時在場的馬康衛確認有此事，饒伯森則稱，新西蘭並不反對，但溫豪斯對形勢持非常謹慎的見解，是以馬康衛僅宣讀了新西蘭原稿的釋義文本。

葉外長說，我的印象是在臺北的文本和馬康衛宣讀的相同，馬康衛再次確認這種說法。

饒伯森說，美國的政策一如他和蔣委員長說的那樣，是支持和配合蔣委員長及其政府。擬議的決議案是爲了有助於國民黨中國和它的國際地位。其目的僅在於保護沿海島嶼，以便在國際形勢發展到有利時刻，國民黨中國可能利用那些島嶼去實行它在大陸上的任務。決議案決無意涉及沿海島嶼以外的事務，並且確實無意將臺灣問題包含在內。由於擬議的決議案要求停止戰鬥，美國是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它有維持世界和平和安全的重要責任，不能推卸這種義務和責任。然而美國無意支持任何沿海島嶼區域以外停止戰鬥問題的決議。

葉外長說，提出"採取和平方法"只能意味着停止戰鬥後跟着應有某種和解，而和解必然要根據聯合國憲章第六章以和平方法解決爭端。至於擬議的決議案，一經通過，勢將導致討論臺灣問題。

饒伯森說，美國已向新西蘭講清美國不會支持任何範圍大

於沿海島嶼區域的停戰決議。此外，饒伯森繼續說，國務卿將就擬議中的雙邊條約發表聲明，而這一步在他（饒伯森）還在臺北時曾認爲在擬議的決議案送交安全理事會前是不可能進行的。鑒於還有幾天時間，這一點是可以做到的。因爲蔣委員長曾經要求過和說過假使事先發表了這樣的聲明，他就不再反對這項決議。

我問擬發表的聲明是甚麼內容。

饒伯森回答說，聲明要說擬議的雙邊條約目前正在談判。他還沒有考慮好聲明的確切詞句，但是當然會用恰當的語言。

葉外長說，發表關於雙邊條約的聲明只是條件之一。取得擬定的正文時，自然還需詳細斟酌，他可以肯定還有其他條件要送請美國考慮。正像他昨晚說的那樣，他接着說，他願以政府的名義向美國保證，在沒有獲得美國的同意前，決不發動進攻大陸的軍事行動。事實是，他昨晚又收到委員長的電報，囑他力勸美國不要支持這項決議案。

饒伯森說，那就會置美國於窘境。他已講過，美國，作爲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不能拒不支持有利於和平與安全的決議，而國民黨中國作爲安全理事會的成員也同樣有此義務。

我說，那要看決議的性質。

饒伯森說，決議案的性質是制止共產黨中國攻擊這些沿海島嶼。他不知道該決議案最終如何定稿，但收到之後，當即給中方一份。

我說，甚至昨天還據報說中共攻擊了大陳島。

饒伯森說，雖有美國軍事官員在場觀察，但國務院並未收到那樣的報告。

我說，這條新聞來自合衆社，早晨在自動收報機上出現的。

饒伯森說，新聞報導不能置信。例如他記得新聞電訊中有

許多事情都說成是他和蔣委員長說的。其實，沒有一件是他和蔣委員長說的。饒伯森還說，事關重要，應通知蔣廷黻博士，如果在聯合國裏走漏風聲，那就會闖下大禍。

我說，中國方面不會有走漏的危險。

饒伯森說，還有一件同樣重要的事是切勿談論擬議中的雙邊條約。按照美國憲法，任何條約在生效前都必須經過參議院批准，參議員們都熱切關心他們對條約應負的責任。正如國務卿在致蔣委員長函內所講明的，美國政府必須事先和某些重要參議員磋商以取得他們的支持。杜勒斯已開始這樣的磋商，發現有一位談過的參議員十分贊同他的意見，他還將和另一位參議員商談。同時，饒伯森强調對此事保密最爲重要。

葉外長記起，第一次公開提到談判雙邊條約問題是藍欽大使於會見艾森豪威爾總統後在白宮的臺階上說的。他說那時是初步討論，但不是一個大家關心的課題。當天幾小時後，葉外長出席立法院外交委員會。有人以同樣的問題問他，他答復說，這個問題曾經討論過，但尚未開始正式談判。

饒伯森說，這種說法是對的。這時，話題轉到擬議中的新西蘭決議案。饒伯森再次勸說這對國民黨中國最爲有利。他說，美國支持這個決議案因爲它只談停止戰鬥而不涉及其他問題，如臺灣問題。他認爲如果不提出新西蘭決議案，像印度那樣一些國家，或某些別的中立國總歸會提出臺灣問題的。

葉外長向饒伯森保證我國政府將繼續和美國合作。葉外長說，我們正在準備一份羅列中國政府觀點的備忘錄，並將送饒伯森備用。他表示希望饒伯森同樣將美國的觀點寫一份備忘錄送他，使中國方面便於研究。他確信可以想出一些辦法以達到中美兩國的共同目的。

10月22日（星期五）我起草關於新西蘭決議的備忘錄。譚紹

華已擬好初稿，概述了我們星期三會談時的發言。我重新起草並加補充。下午，我參加了霍寶樹爲外交部長設的午宴後，回到大使館，辦理原由外交部2月間通過藍欽大使交給國務院的關於共同防禦雙邊條約原文修訂稿的工作。

回憶起來，在葉外長離臺北前，他就已按照杜勒斯不同意的各點寫了草案修訂意見簽呈交委員長，供委員長9月9日在臺北會談和考慮沿海島嶼問題時參考。他到紐約後，我們一直在一起考慮修訂問題。但同時我們也在等待正在臺北準備的修訂稿。9月21日，外交部來電報稱，修訂稿已完成並發給我們轉送美國政府。可是，過了四個多星期我們纔實際收到臺北的草稿。從以後的外交部來電推測，延誤的原因是：首先，委員長最後要親自過目，其次，爲防止洩露，需由專人送達。那個星期五下午我從事修改條約草稿的目的是想仿照東南亞集體防禦條約的內容，寫進一條針對共產黨顛覆活動進行協商的條文，以及一些有關經濟援助的條款，因爲經濟援助對臺灣的安全和穩定至爲重要。

晚上，我再次和葉外長商量給國務院的備忘錄中我們對新西蘭決議的看法問題，一直到次晨兩點三刻。這位外交部長真是一位有才幹的健談者，體格也比我健壯得多，他能經常熬夜，我們的交談總是沒完沒了直到凌晨兩三點鐘。

次日再討論備忘錄時，葉外長建議增加如果新西蘭決議案獲得通過，共產黨有隨之壯大的可能性，這將危及臺灣和澎湖列島的安全等詞句。我們照加了，這份備忘錄遂告完成。過午由譚紹華送交國務院。* 之後，我和葉外長、譚紹華，王之珍和張慰慈參事一起擬好給總統的中文電報，彙報上述備忘錄的內容。（外交部條約司的王之珍在和美國談判中美條約期間，特來華盛

* 備忘錄原文請閱附錄九，文件(二)。

頓協助工作。）

同一天，外交部來電報告，藍欽大使於10月19日訪問沈次長並出示杜勒斯當天發的電報。原文如下：

> 如取得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中共和黨和民主黨主要議員原則上同意，總統當批准立即和中國政府談判防禦條約。與參議員們的協商正在優先進行。此事已通知中國外長，仍屬絕密。葉外長將於10月20日到華盛頓。

該電還說，藍欽大使的意見是，首先和參議員們商談是便於將來批准條約的必要過程，他們很可能對該案表示同意。

以後幾天緊張情況略有好轉。24日，星期日，葉外長進行了一連串的非正式接待。星期一下午，我陪他作了一些正式訪問。晚上，我出席了國家安全工業協會幹事和理事們設在五月花飯店的招待晚宴。宴會是爲授予美國總統福萊斯特紀念章而舉行的。

宴會盛大非常，約有一千四百人出席。除杜勒斯外，全體閣員都在臺上。最高法院由首府法官代表；副總統尼克松和馬丁議長也在座，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及主席也到了。我由通用電氣公司銷售副總經理照顧，其他大使也都由不同企業的經理照料。他們都是宴會的東道主。我從未見過這麼多金融、商業和工業巨子濟濟一堂。

艾森豪威爾作了很好的講話，强調和平。這正是美國、歐洲、亞洲和共產黨世界近來受大衆歡迎的講法。總統來這裏以前剛主持了一次內閣會議。這次是美國歷史上第一次用電視向美國人民說明美國政府的事務是如何處理的，決策領袖們又是怎樣通力協作的。這就引起這位總統在即席講話時說這個宴會像是這天的第二個內閣會議。總統並未就餐，因爲他只是來講話的。

贊揚前國防部長福萊斯特的頌詞頗令人振奮。他是極力主張國防必須和國家的工業、商業及金融業合作以加强實力和保衛自由的第一位國防部長。

26日星期二，李石曾先生來訪。他在華盛頓稍事逗留，有兩件事情要告訴我，一是法國對共產黨中國的政策，二是他帶領中國代表團去烏拉圭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議。他對法國的政策，尤其對孟戴斯-弗朗斯，也有些不放心。他同意我的看法認爲法國總理是個機會主義者。只要能保持他政治權力、政治利益和在巴黎的官職，他會毫不躊躇地倒向蘇聯一邊並承認北平，因爲法國人民厭惡印度支那戰爭，並且不信任美國的政策。

關於他去蒙得維的亞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議的任務，他非常希望美國支持我國代表團的代表權問題和我們的選舉權。由於我國未能每年付清我們應攤的份額，上述問題受到了影響。我向他保證美國支持我國的代表權，因爲大使館曾和國務院討論過此事，我確信美國會全力支持。但我力主應照我們和世界銀行採用的那種方式制訂一份償付積欠的具體計劃。李先生很重視並認爲我們或許可以提出以國庫券支付。但我懷疑我國政府能否批准。

後來，我和葉外長談到蒙得維的亞會議的重要性和有必要加强以李石曾爲首的代表團。該團成員大多能講法語，他們或許和美國人打交道不熟悉，而美國的支持和緊密合作在那裏對我們却具有頭等重要性。由於蘇聯首次和一些共產黨衛星國一同參加會議，它肯定要推行其剝奪中華民國代表團的席位並極力主張接納北平政權取代我們的政策。葉外長完全同意，並電告政府指派駐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大使胡慶育和駐秘魯利馬大使保君健參加。有件事使葉外長頗感惱火，因爲我國教育部長張其昀對於該代表團的組成並未按常例和他充分商議，張部

長只把他自己的人選以電話通知了葉外長。

以後，我和葉外長拜訪了國務院副國務卿小赫伯特·胡佛。胡佛雖是國務院的新人，似乎很熟悉內情。他說，他感到工作困難，尤其因爲自從他(胡佛)就任以來，大部時間國務卿都不在。杜勒斯過去五週內只有五天在華盛頓。所以他作爲副國務卿，雖然新到任，却幾乎一直在擔任代理國務卿。

當然，杜勒斯恰恰那時正在華盛頓。大使館實際已安排在次晨由葉外長去國務院拜訪他。杜勒斯剛從巴黎回來。在那裏，他、艾登和孟戴斯-弗朗斯簽署了第一份自那時起被稱爲巴黎協定的文件。正如我以前提到過的那樣，這個協定終止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佔領制度，連同同時簽署的其他文件，使九國倫敦會議達成的協議得以正式化，也促成了西歐聯盟。

沈次長電報的到來使葉外長在會見杜勒斯前能及時予以考慮，這很重要。因該電內有關於新西蘭提案的另外幾點。這幾點是委員長提請藍欽大使注意並轉達國務院的。

委員長曾約藍欽於10月25日下午前往會見。他想知道自饒伯森返美後，新西蘭提案有無其他新消息。藍欽說，尚無消息，但在當時情況下，沒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於是委員長告訴他說，我方除以前談過的以外還另有幾點看法需要補充，並要求藍欽轉達美國政府。委員長又說，在饒伯森來臺灣並提出新西蘭提案時，我們對他是能理解的。但自那時以後，國際形勢有了一些較大的變化。最主要的因素有：

1.蘇聯和中共的聯合宣言是針對美國並表示他們要清除掉美國在亞洲的影響。宣言的一條是在新疆修建鐵路，顯然是準備戰爭的一項步驟。所以，假使在目前將新西蘭提案付諸討論，實難使人理解究竟是爲了甚麼。

2.蘇聯在聯合國指控美國侵略。新西蘭是美國的盟國。假

使新西蘭現在提出它的提案，全世界都會明白這與由美國提出該提案或由美國授意新西蘭提出，以對付蘇聯在聯合國指控美國的侵略是一回事。美國是自由世界的領袖，又是聯合國的重要會員國。美國對蘇聯表現如此軟弱，對形勢極爲有害。

所以，委員長熱切希望美國政府能慎重考慮如何挫敗新西蘭提案。

該電又稱，在會談中，委員長談到杜勒斯巴黎之行極爲成功，因爲此行使歐洲局勢得以穩定。他請藍欽將此意轉達杜勒斯，此外，請敦促美方從速談判和締結共同安全條約。

星期二晚，饒伯森在布萊爾大厦設宴招待葉外長。除葉外長和我外，其他賓客有日本和南朝鮮大使、陸軍部長史蒂文斯、國外業務署的莫耶、譚紹華、美國駐日本和緬甸的大使約翰·艾利森和威廉·西博爾德。葉外長後來告訴我說，饒伯森聽說蔣廷黻曾在紐約和洛奇談論他在葉外長不在臺灣時往訪臺北不合情理，以及雙橡園會談時，蔣廷黻曾對新西蘭提案粗暴攻擊，他對這些仍耿耿於懷。我想他是難以忘記的。葉外長還對我說，他曾要求書面答復我們關於新西蘭提案的備忘錄，但饒伯森說，他不能應允用書面答復。

然而，總的說來，這是一次使人愉快的宴會。在饒伯森的示意下，使得韓國大使梁裕燦站起來跳舞，熟練地跳了呼拉圈舞。日本大使井口唱了一支日本歌。饒伯森自己表演了他經常表演的姆指分離和解開纏在別人腕上的手帕的魔術。我們都很欣賞。

星期三(10月27日)早晨十點半，我陪葉外長去拜訪國務卿杜勒斯。這次會見，有饒伯森和馬康衛在場，共一個多小時，但並無結果。雙方各持己見，表明存在很大分歧。

談話開始，葉外長祝賀國務卿最近在倫敦和巴黎取得的成就，可以說不虛此行。

杜勒斯表示感謝，並說，他也爲能完成一些任務感到高興。

葉外長說杜勒斯想必已看過我給饒伯森送去的闡明中國政府如何看待擬議中的新西蘭決議案的備忘録。他想知道國務卿對該提案的反應，並說，如能聽到杜勒斯提出他的看法的片言隻語，當不勝感謝。

杜勒斯說，擺在他面前的備忘録、書信和其他文件爲數衆多，他不能確定曾否見過中國的備忘録，但饒伯森曾把該備忘録的要旨告訴過他。他尚未想妥他是否能對我們有所奉告，但他準備先和我們就此深入交談。

葉外長說，當然，他不想立即開始討論，但他要向國務卿重申，該決議帶有某種我國政府認爲不合宜的內涵和隱義。

杜勒斯說，在有些人心中，從憲法的角度看，這是總統是否有權把美國投入戰爭的問題。例如中共攻擊臺灣和澎湖列島而美國第七艦隊爲了幫助抵禦而捲入戰爭。杜魯門總統在朝鮮戰爭爆發時曾行使過他的戰時權力，發佈了這些命令。現在朝鮮協定已經締結，那裏的戰爭已告結束。美國政府目前雖無撤回第七艦隊的意圖，但沒有人能預言今後一年的國際形勢如何。局勢的發展可能會使公衆公開發出要求撤回第七艦隊的呼聲。公衆對總統給第七艦隊的命令的支持可能減弱，而總統按照憲法授予的權力能否無限期地維持這些命令的問題就可能要提出來。爲了爲這些命令提供法律根據，曾經考慮要求國會對此授權，所以他最近向諾蘭參議員請教。但諾蘭的意見認爲國會不能事前授權總統爲保衛另一個國家而訴諸戰爭，它只能在面臨實際情況時，在總統的建議下考慮授予那樣的權力。

葉外長說，他也考慮過給第七艦隊下達的命令在憲法方面的問題，實際上，2 月份他在臺北交給藍欽大使的那份擬議中的條約草案時，他已向藍欽大使提到這一問題。正由於給第七艦

隊下達的命令只是行政命令，才引起中國政府想締結雙邊條約。

杜勒斯說，美國政府的想法是，美國已經和日本、菲律賓、韓國和澳大利亞以及新西蘭締結了共同防禦條約，在西太平洋島嶼的防禦鏈上只剩臺灣這唯一的缺口，所以美國政府現在準備和中華民國締結同樣的條約。但這樣的條約不能包括沿海島嶼，而美國又希望看到這些島嶼保持在國民政府手中。因此，作爲一個同時並舉的行動，美國認爲把沿海島嶼問題和聯合國聯繫起來是可取的。

杜勒斯說，他已開始和國會領袖們商談，因爲條約必須經過他們批准。他知道有些參議員是贊同中華民國的，但他們只佔少數。爲了在參議院中使這項條約取得三份之二的票數，必須事先獲得民主黨和共和黨的領袖們的同意。那就需要一些時間，特別是國會大選將在下週舉行。美國政府的政策不會受新國會的影響，即使大選結果民主黨贏得多數，也不會有甚麼不同。但各委員會由誰當主席一事很重要，目前這些職位全由共和黨佔着。他接着說，對於締結所提的條約，國會領袖們的同意是必不可少的，因爲萬一中共攻擊臺灣和澎湖列島，這將使美國承擔參加防禦的責任，而參加防禦意味着立即參加戰爭。

葉外長說，他以外交部長和中國政府的名義，向杜勒斯及其政府保證不會把這項條約作爲進攻大陸的根據，中國政府無意將美國捲入全面衝突中去。他以前確曾通過藍欽向美國保證說，中國政府在進攻大陸之前，甚或在大規模突襲中共之前，中國政府將首先徵得美國政府的同意。但葉外長强調中國政府不能放棄光復大陸的主權，也不能接受任何損害中國人民希望從中共統治下解放出來的決議。

杜勒斯說，他同樣不希望看到中國政府放棄其返回大陸的計劃，或使人民光復中國大陸的希望破滅。但重要的是中國政

府對一切環境、本身力量應予慎重考慮。如果蔣委員長現在要侵襲大陸，他就會犯錯誤。從中共和國民黨的力量對比看，他怕國軍會被全部消滅。所以最好是耐心注意形勢和等待良好的機會。以他個人看來，他認爲中共在大陸的統治，正像其他共產黨國家一樣，是違反人性的，中國人民不會無限期忍受下去。中國共產黨政權隨時可能會垮臺。

杜勒斯接着說一切獨裁政權都追隨一種力求顯得强大的政策。希特勒領導下的納粹就是如此。但一讀納粹頭子們的談話記錄和文件，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雖然他們表面上的强大已達到頂峰，然而他們已失去最終戰勝同盟國的信心。他跟着又舉了另一個極權主義國家如何不穩定的例子。他說，那時沒有人能想像在斯大林死後，蘇聯的二號人物貝利亞會在一夜之間遭到槍殺，並被徹底除掉，但那樣的事確實發生了。所以，杜勒斯說，他要再次表明他的信念，中共政權不能獲得穩定和持久。當然，他繼續說，沒有人能預言侵襲大陸的機會何時發生：也許是一年，也許是五年，但他深信總歸要到來的。

葉外長說，他準備重申中國政府以前的保證，在沒有事先徵得美國政府同意之前，決不進攻或大規模突襲大陸。然而，他希望這一點只作爲存在於擬議中條約之外的一種諒解。

杜勒斯同意在這一點上應有一種諒解，且對於擬議的條約，還應有幾項其他諒解。他說，重要的一點是該條約的條款應怎樣措詞以保證臺灣和澎湖列島的安全而不包括沿海島嶼，而同時又不削弱中國政府在沿海島嶼的地位。美國，不準備將這些島嶼包括在條約內而承擔額外的義務，同時也不願意看到中國政府失去它們。他認爲可以制訂某種方案來解決這個問題。這就是必須取得某種聯合國決議的原因。

葉外長說，由於它那些不合宜的含義和暗示的東西，中國政

府希望不再提出擬議中的新西蘭決議案，否則請美國克制自己，不予支持。他要補充說明，如果非有某種決議不可，祇要決議條文中沒有那些不合宜的內涵和隱義，則他準備予以考慮。

杜勒斯說，由於蔣委員長已表明了誠摯願望，他正考慮盡快擬訂一份聯合公告，並說國務院正在起草。

饒伯森插話說，他認爲在國會選舉前公告似乎不宜發表。

杜勒斯說："是的。必須暫緩一下，以便看一看新國會的組成情況。"

葉部長說，就他而論，他可以在國務卿或其同僚認爲方便的任何時候進行談判。他訂於10月28日（星期四）去紐約，最遲於11月1日返回，但任何時候國務卿願意和他開始談判，他可以安排提前返回。葉外長還說，他必須向國務卿强調，中國政府希望能將他2月份交給藍欽大使的草約作爲討論的基礎，當然，他希望知道杜勒斯先生在修訂那份草約方面有些甚麽建議。實際，他本人對那份現存國務院的草約也想提些修改意見。

杜勒斯說，也許要再等三四天他才能準備和葉外長進一步會談。該條約的適用範圍是一個困難問題，他和他的同僚甚至在前一天已討論過這個問題。他相信能爲解決沿海島嶼問題制訂出某種方案，問題在於如何措詞。一俟他準備就緒，即可通知葉外長。

我說，關於進一步會談的安排，大使館將和國務院保持聯繫。

和國務院的另一次會談安排在1954年11月2日。這一天，杜勒斯把美國草擬的協防條約稿交給了葉外長，於是該條約的"積極"談判開始了。新西蘭提案仍是一個令人關注的問題，在各方面影響着談判。但目前，條約的條文是主要問題。

第二節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在華盛頓正式談判和締結

1954年11月—12月初

（1）1954年11月1日—11日談判的初期

1954年10月28日上午，我在機場送別葉外長後，回到大使館着手整理外交部原先在2月間通過藍欽大使轉交美國國務院的共同防禦雙邊條約文本的修訂稿。前一天，我們去國務院拜訪時，國務卿杜勒斯曾答應在三四天內，或者在他爲開始締約談判準備就緒時就與葉外長和我接觸。當時，葉外長表示：他希望以我方的原草案作爲談判的基礎。不過，他還對杜勒斯表明，我方還將提出某些修改意見。實際上我們打算在適當時期提出我們的修訂草案。葉外長本人即將去紐約參加聯合國秘書長爲代表團長舉行的午宴，計劃最遲於11月1日返回華盛頓。

29日，星期五，我同譚紹華及外交部條約司王之珍開了一次會。王之珍是爲簽約之事專程來華盛頓協助外長和我工作的。我們一起研究譚、王二人起草的四種供選擇的條約草案修訂稿，我認爲，按照我方觀點，這四種草案在不同程度上都能令人滿意。

當天晚上，我飛往紐約，出席幾個約會。星期日在返回華盛頓之前，我去看望葉外長，並將我們27日同杜勒斯談話和同一天訪問國防部長威爾遜的談話記錄交給他。我還和葉外長通閱了臺北沈昌煥次長發來的電報，內容爲彙報他同韓國大使的談話。

星期五我致電外交部，探詢有關美韓商談修改共同安全條約的報導。我知道外交部已經同駐在臺北的韓國大使進行接觸，以查明此項報導是否正確；但不知是否已查明係何方發起，達

成了甚麼協議。我想知道他們已瞭解到哪些情況，以及修改條款的具體內容。因爲這對於即將舉行的中美條約談判，可能有所影響。

沈次長直接復電紐約的葉外長，然後又將給我的復電發到大使館。給我的復電中談到，根據中國駐韓大使館來電稱，修改條約一事，乃韓國方面提出，要求修訂的內容有二：（1）大意爲如果一方遭到攻擊，另一方應立即採取行動；（2）企圖取得美國的同意，協助韓國履行其義務，進入北朝鮮。但美國並未接受這項建議。沈次長報告說，最近駐臺北韓國大使來外交部談，修訂條約的主旨是爲了使該條約的廢止程序，與日美安全條約中所規定的程序相同。關於詳情，沈昌煥要我參閱他給葉部長的電報。

據致葉部長電報：10月29日，韓國大使來外交部聲稱，奉韓國總統指示，要求會見我國總統，以通報該國總統的意見。大使說，李（承晚）總統得知，中美即將締結一項安全條約。他希望指出，美韓安全條約和東南亞的全面條約都包含一項條款，大意是締約一方如欲廢除該條約，應提前一年通知對方。唯獨美日安全條約不同，該條約規定："唯有雙方一致承認，由聯合國所採取之措施或其他安全措施能代替本條約，並能充分維護日本地區之和平與安全時，本條約方可終止。"換句話說，締約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單方面廢除該條約。韓國大使繼稱，韓國政府對美韓條約規定單方面可以廢除條約的條款深表不滿，因此，韓國至今尚未予以批准，而且現在正同美國代表磋商修改條約問題，以期獲得可靠的保證。韓國希望我們注意到這一點：在同美國即將舉行的談判中，我們應堅持採用美日條約中的有關規定。大使還說，將來假若美國提出擴大東南亞條約，把中國、日本和韓國包括進去，韓國將堅決反對日本參加。

沈次長在電報中說，他對韓國大使提出的各點未置可否。但是，他希望向我們說明，美日條約的主要條款規定：爲了維護遠東和平與日本內部治安的雙重目標，日本允許美國在日本駐紮軍隊，而其餘的條約並無此內容。美韓條約在細節中雖然作了類似的規定，不過，由於事實上韓國擁有自己的軍隊，而日本則沒有，因此，兩國需要美國駐軍的理由亦不相同。因此美日條約中，才訂有此種要終止條約須經雙方同意的獨特條款。

但是，沈次長認爲，韓國的看法值得考慮。如果我們能够獲得美國的同意，在條約內訂立類似美日安全條約中的條款，或者爲條約規定一個有效年限，或者訂立關于終止條約有效期的條款。次長說，這樣，條約才能具有更加穩定的性質。

我以爲，這個建議很不錯，——我們應該注意條約的有效期問題，而且我們應避免抄襲美韓雙邊安全條約，最好是强調美日條約中的有關規定——實際上，我們最後決定寫進一條，規定終止條約，須在兩年以前通知。

星期一，我在華盛頓國民機場迎接葉外長。星期二，11月2日，是美國選舉日，我們一起去拜會杜勒斯國務卿，開始會談擬議的共同防禦條約。美方出席的有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饒伯森、國務院法律顧問赫爾曼·弗萊格、中國科科長馬康衛。

葉外長首先發言說他在紐約處理完聯合國的一些問題後，昨天回到華盛頓。他知道，在聯合國議程上，蘇聯提出的所謂美國侵略問題的兩項提案在今天提交討論，也許此時正在討論。雖然他知道美國不會反對討論這件事，但是，他的(中國)代表團一定會反對討論該提案。

杜勒斯笑道，中華民國和美國總是互相輪流爲對方辯護的。

葉外長問，杜勒斯先生是否能够說服新西蘭放棄擬議的決議案。

杜勒斯回答說，他尚未同新西蘭進行接觸。不過，他瞭解到，目前該決議案已暫時擱置未提，不過他耽心沿海島嶼戰火的日益擴大，會促使其加快提出該決議案。

葉外長提到，沃爾特·溫切爾上星期日晚間在廣播中說，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將向聯合國提出一項停止沿海島嶼敵對行動的決議案。葉在紐約時，一家報社記者問他，國民黨中國同美國關於共同防禦條約的進展如何？他簡單地回答說，他不懂記者指的是甚麼。

杜勒斯說，沃爾特·溫切爾的廣播不一定總是確實可靠。在聯合國內，普遍在談論提出一項停止敵對行動促成和平的計劃。至于新西蘭提出的決議案，是美國多次同新西蘭商討以後，按照美國建議的內容草擬的。該提案也是爲了阻止提出任何關於臺灣的地位、大陸的地位或接納紅色中國進入聯合國等問題而特別設計的。其目的是給沿海島嶼以某種保護，因爲總統給第七艦隊的命令只限于防禦臺灣和澎湖列島。他覺得，由于提案現在所使用的措辭，幾乎可以肯定，蘇聯必將使用否決權，這樣就會加强國民政府對沿海島嶼的地位。他相信，共產黨接受該決議案的可能性只有五十分之一。

饒伯森說，兩星期以前，在雙橡園的一次會議上，他向葉外長解釋過，共產黨接受決議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特別是考慮到他們不斷聲稱，臺灣是共產黨中國的一部分，並反復宣佈決心把臺灣從國民黨統治下"解放"出來。

杜勒斯說，他希望澄清這件事：贊同新西蘭提出這樣的決議案，美國方面並非別有用心。他一再聲稱，美國的意圖是給沿海島嶼以某種保護，讓國民政府能够繼續控制這些地方。

葉外長說，我國政府所以反對該決議案，是由於其中含有不適宜的內涵與隱義。他可能表現得對此過于敏感，不過，中國政

府決不能放棄收復大陸的主權，或者破滅大陸上中國人民從共產黨統治下解放出來的希望。

杜勒斯說，他能够理解中國政府懷疑美國意圖的理由，不過，他確實願意幫助中國竭力守住沿海島嶼。他深信，對國民政府來說，最有益的是等待時機的政策。一個星期以前，他就對葉博士說過，大陸上的共產黨政權總有一天要分崩離析，不可能持久。一旦時機到來，就是蔣委員長實行他光復大陸計劃之時。至於美國方面，不可能採取同蘇聯或紅色中國作戰的任何步驟。但是可能，而且非常可能有一天他們會迫使美國同他們進行戰爭。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就將毫不猶豫地作戰，而且必須不僅祇限於防禦，還要對侵略的策源地給以打擊。那就將是中華民國的機會。杜勒斯繼續說，可是現在，美國願意看到，聯合國介入到這種局勢中來並對沿海島嶼予以關注。他再次表明，他相信蘇聯必將對新西蘭決議案加以否決，而共產黨國家接受此項提案的可能性爲五十分之一。他覺得，中華民國能經得起冒這樣一次五十分之一的風險。他補充說，國家好比個人，有時候也必須冒點風險。中華民國在目前情況下，不妨冒一冒這個險。

葉外長說，即使新西蘭提案遭到蘇聯和紅色中國的拒絕，他也難以完全同意說中國政府會在道義上有所收穫。由于決議案內含有不適宜的內涵和隱義，他甚至懷疑，那種收穫能否彌補臺灣與全世界中國人民在心理上產生的不良後果。首先，擬議中的新西蘭決議案的意譯本竟把目前發生在沿海島嶼附近的敵對行爲，看成是中華民國與共產黨政權負有同等責任。他想知道，決議案內是否能够明確指出共產黨是侵略者。

杜勒斯認爲不能。他說，提案已經壓縮到最簡略的地步，而且不能涉及任何政治問題或含有更多的內容。

饒伯森說，在臺北，他曾經對蔣委員長說過，美國將在

支持這一決議案的聲明中，把這一點講清楚。但是，要把這個內容納入決議案中，則是有困難的。他補充說，葉外長很清楚，國民政府對大陸沿海進行空襲，並扣留船隻，已經有一些時候了。

我問：英、法兩國對擬議中的決議案的瞭解情況如何？

杜勒斯答稱：法國對此一無所知。我們曾和英國商談過，英國對此不大樂意。

我料想英國是準備跟隨美國走的。

杜勒斯說，他對這件事沒有把握。直到現在，英國好像採取不承擔義務的態度。

葉問杜勒斯是否能够要求新西蘭放棄這一決議案。

杜勒斯回答說，他可以要求新西蘭放棄這一決議案。新西蘭也可以不把這個提案提出來，不過，他不能阻止其他一些國家提出別的議案。例如，印度就很可能提出對中國更不利的提案。美國要想阻止那樣的提案，就更加困難。他補充說，至於新西蘭的決議案，美國相信，它可以影響並控制局勢，從而達到提案的目的。

於是，葉又問杜勒斯現在是否已準備好進行中美雙邊條約的談判。

杜勒斯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說，一年以前他對我談過，由於沿海島嶼問題所造成的困難，他對締結這樣的條約缺乏信心。因爲，美國不想捲入沿海島嶼所引起的戰爭。假若共同防禦條約祇限于臺灣和澎湖列島，原則上他贊成締結這樣的條約。在他看來，完成這條從阿拉斯加，經阿留申羣島到日本、冲繩島、臺灣、菲律賓、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防禦鏈，非常重要。這條防禦鏈對西太平洋的安全具有重大作用，對美國的忠實盟友中華民國也有幫助。他於是交給我們一式兩份美方擬定的共同防禦條

約的草案。* 他說：這份草案是以1951年10月30日簽訂的美菲條約作爲藍本而草擬的。他解釋說：某些章節對中華民國不適用，因而刪除了。

我說，據我瞭解，今年7月曾有一項互換照會，作爲美菲條約的補充。

杜勒斯承認有此事，但說他已記不起其主要內容。然而，他相信，補充的內容沒有甚麼很重要的東西。

弗萊格說，美菲條約與美澳新條約不同之處是沒有規定設置一個"理事會"以討論條約所引起的問題。互換照會是規定將建立雙方外長或其代表的經常性會議，不時會晤。

杜勒斯說，互換照會的意圖是按照第三條的規定，作爲履行條約的一次行動。他記得，換文規定：每方應有一位軍事代表。互換照會祇給條約增加一些細節，沒有甚麼重要的變動。其結果是，在東南亞公約組織開會以前，他和菲律賓外長曾在馬尼拉會晤，商談了遠東局勢，但不過是表面文章而已。

葉外長說：關於草擬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美國草案）第四條，他注意到草案規定條約的適用範圍祇限于臺灣和澎湖列島。他說，他更期望提到在中華民國主權權利下的全部領土，雖然條約的適用範圍可以只限于臺灣和澎湖列島以及雙方可以同意的其他領土。

杜勒斯說，條約上限定適用範圍是很平常的事。例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東南亞條約組織的條約，都清楚地說明了條約的適用範圍。就美國的情況來說，要得到參議院事先授權行政部門，擴大既定條約的適用範圍殊非易事，而要由參議院批准一項補充協定，也同樣困難。因爲，這將使參議院出現非常複雜的情況。然後，杜勒斯交給我們一式兩份宣佈開始進行擬議中的

* 見附錄十，文件甲，美國的條約草案。

共同防禦條約談判的聲明草稿。*

我問，杜勒斯先生打算再過多久公佈這個聲明？聲明公佈以後，擬議中的新西蘭決議案又將如何？

饒伯森說，蔣委員長最初要求在提出新西蘭決議案的同時，發表這樣的聲明。後來，他要求應該先發表聲明，以抵銷新西蘭決議案可能帶來的有害的心理作用。

葉外長說：他收到蔣委員長的指示，並未表明他已同意新西蘭的決議案，也沒有考慮以發表此項聲明作爲他同意擬議中的新西蘭決議案的條件。

杜勒斯說：發表聲明的時間，應取決於擬議中的共同防禦條約談判的進展情況，因爲他不希望先發表聲明，然後又發現締結擬議中的條約有了困難。發表聲明之後，如果不能在一段合乎情理的時間內締結條約，就會顯出中華民國與美國之間缺乏協調，並將因而削弱中國政府的地位。他希望能感到確有把握在發表聲明之後緊跟着就締結該項條約。不過他補充說，時間愈來愈少，特別是鑒于沿海島嶼的敵對行動日益擴大，若新西蘭決議案不儘快提出來，其他國家就可能出面提出他們的決議案。

葉外長問杜勒斯，新西蘭能等待多長時間？杜勒斯回答："大概不超過一個星期。"至於他本人，他將同有影響的參議員們加緊磋商，並希望下星期一，他們回到華盛頓出席參議院特別會議時，見到更多的參議員。

葉外長問：選舉的結果是否會產生影響？

杜勒斯回答："不會。"因爲參議院特別會議仍將爲現任的參議員所掌握。不過，假使選舉結果是民主黨在參議院佔多數，他同林登·約翰遜參議員將進行比同現在的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諾蘭參議員更充分的磋商。

* 見附錄十二文件甲。

葉外長說，他和我要研究一下杜勒斯先生交來的兩項草案。他又說，他希望在他動身去西班牙以前，能再同國務卿會見一次。這時，馬康衛問葉外長願意在甚麼時候再次會面？葉說："可在星期三晚間。"但是，在會見結束時，我說，爲了有更多的時間研究草案，星期四（11月 4 日）上午也許更好一些。

下次拜會杜勒斯，實際上也不能晚于星期四上午，因爲葉外長計劃在星期五（11月 5 日）離開這裏去西班牙。西班牙外長於1953年，在簽訂西班牙和中華民國友好條約後不久曾訪問臺灣。這次訂好的訪問是一次禮節性回訪。人們認爲，我國外長的回訪會有助於加强兩國基于堅定反共立場的友誼。

11月 2 日晚間，我爲葉外長和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夫婦舉行了一次宴會。其他來賓有司法部長赫伯特·布勞內爾夫婦、海軍作戰部長羅伯特·卡尼夫婦、助理國務卿饒伯森夫婦、助理國務卿卡爾·麥卡德爾夫婦、助理國防部長威爾弗雷德·麥克尼爾夫婦、國外業務署的弗蘭克·特納夫婦、華盛頓的羅伯特·洛·培根夫人等。晚餐進行得很愉快。我舉杯，提議爲國務卿的健康乾杯，稱頌他同其他國務卿相比，是一位面臨多事之秋，遇到難題更多，責任更重的國務卿，這種情況之產生，是由於美國當時已成了自由世界公認的領袖。至於他的才幹之强、經驗之富和閱歷之廣，也沒有哪一位國務卿能同他媲美。杜勒斯的答辭頗爲動聽而引人深思，他談到他的家族長期以來和遠東尤其是中國有聯繫。他還談到他早就同我相識，以及從1918年巴黎和會起，在多次國際會議中，彼此的密切合作。他提議爲蔣委員長乾杯，他說他對蔣委員長極爲欽佩，不久以前，他在臺灣曾拜會過蔣委員長。

晚宴前後，美國來賓，尤其是國務卿與司法部長布勞內爾，極爲關注星期二全國舉行國會選舉和州長選舉的揭曉。他（國

務卿)問我有沒有收音機？我立即把自己的短波收音機交給他。他迫不及待地調整收聽的電臺，大約兩分鐘後，在十點十三分，聽到在紐約州的選舉中，參議員艾夫斯敗于民主黨紐約州州長候選人哈里曼。隨後哈里曼發表了一份接受州長職務的聲明，這使我的來賓們頗感意外和震驚。另外一位重要的共和黨人，康涅狄格州州長洛奇的失利，又是一件出乎意料之外的事。在俄勒崗州，民主黨人理查德·紐伯格在參議員競選中的穩定優勢，也使我的來賓們心神不安。與此同時，密執安州的霍默·福格森在改選參議員中敗北，又是一件令人感到意外的消息。

最後，民主黨人終於贏得了國會的控制權：參議院僅佔兩席多數，衆議院則多出二十九席。在州長的選舉中，民主黨人奪去原屬於共和黨人的七名州長職務，同時，民主黨人原有的州長職務，一個也沒有失掉。

那天和次日，我和葉外長及另外幾位一起整理出幾次在國務院談話的報告及美方起草的條約草案和共同聲明草稿呈報外交部與委員長。然後進行我方修訂條約草案的最後工作以便按計劃于下次同杜勒斯會面以前，送交美方。並須將中、英文本呈送委員長和外交部。

3日晚，我爲新聞界代表舉行了一次非正式的宴會。宴會採取一種既有記者招待會之實而無記者招待會之名的折中形式。一共請了約二十位新聞界的頭面人物。宴會後，他們中一些人表示，希望同外長探討一下時局問題。這時新聞秘書顧毓瑞徵求我的意見，我打算加以勸阻，可是，在顧秘書還沒有來得及將此意傳給葉外長以前，當有人直接向葉外長提出要求時，葉已經同意了。於是，人們向他詢問了一連串問題，諸如關於目前同美國進行的共同防御條約談判、美國對沿海島嶼的態度以及美國禁止我們對大陸發動大規模進攻等等，都是頗爲微妙而難於作

答的。《華盛頓郵報》的查默斯·羅伯茨和另一名來自國際新聞社的記者，更是緊纏住外長期待他透露消息。總而言之，葉外長應對得體，說話不多。但羅伯茨留在後邊，又向葉提出了一些問題，意圖探聽機密消息。這就表明了直接答復問題是不適宜的。

11月 4 日，星期四，譚紹華一早帶着我們修改過的條約草案到美國國務院，遞交給馬康衛。這樣，美方就有時間在會談以前閱讀和研究。後來，約定在下午三點三十分進行會談。按照約定的時間，我陪同葉外長，與譚紹華一起到國務院拜會國務卿。原定同杜勒斯的會談，變成了一次正式的會議。美國一方，杜勒斯本人由於另有緊急會議，未能出席，而由饒伯森、赫爾曼·弗萊格、道格拉斯·麥克阿瑟第二和馬康衛出席。會議持續了兩小時，雙方對美國擬定的條約草案和我方修改的草案逐條討論了一遍。

助理國務卿饒伯森作了開場白。他說，代表們面前擺着美國草案和中國的對應草案，最適當的程序是開始逐條進行討論。隨後，他取出國務卿杜勒斯在11月 2 日交給我們的美國草案，作爲討論的基礎。

葉外長說：早些時候送交國務院的中國對應草案，由於包括了美國草案內所有中國可以接受的要點，同時也包括了中國政府希望加進條約內的條款，因此，如果以中國草案作爲討論的基礎，不僅方便，而且可以節約談判的時間。*

饒伯森當即表示同意，又說，對於序言，不需要多加討論。因此，假若雙方沒有異議，即可認爲雙方均已接受。他指出，中國草案序言（一、三和四段）的詞句，以"西太平洋地區"代替原來使用的"太平洋地區"，美國同意增加"西"字。

然後，全體代表逐條閱讀了中國草案第一、二、三條，認爲沒

* 美國草案和中國對應草案見附錄十文件甲、乙。

有不同意見，因此雙方接受了這些條款。

至於中國草案第四條，饒伯森認爲，這一條過于複雜和繁瑣，以改成較簡單的條款，明確雙方外長或其代表需要經常進行會商以代替中方草案中所有的細節規定爲宜。於是，他建議使用美國草案第三條較爲適合。

葉外長建議：有關"軍事代表"一詞，可予以删除，但他希望保留關於建立"委員會"的那一節文字。

饒伯森堅持，祇要有關於通過外長或代表們會商履行條約的規定，就没有建立委員會的必要。主要之點是會商，而會商的形式可以是多種多樣的，並無必要通過委員會。

葉外長指出，美國與菲律賓共同防禦條約的類似條款（即第三條），其中包括的細節更多，中國草案多少是以該條爲藍本的。

我説，美國草案顯然是以菲律賓條約爲基礎的。我希望瞭解一下，爲甚麽這一條的最後一段文字，没有包括在美國草案之内。

弗萊格回答，那是國務卿自己把它删掉了。弗萊格認爲，他體會國務卿的意見是，最重要的是會商，祇要雙方外長認爲有必要，就應履行條約所規定的會商工作。國務卿認爲没有必要具體列明召開會商會議的理由。

葉外長指出：他認爲菲律賓條約第三條後一部分的内容很重要，因爲它既明確，又具體。

弗萊格以爲，没有必要把這一條後半部分包括進去。假如雙方覺得有必要列舉在哪些情況下需要進行會商，將來可以通過諸如互換照會之類的方式達成諒解。

饒伯森表示，爲此目的，美國草案第三條是恰當的，現在最好審閱其他條款。

於是葉外長接受了這一條，作爲第四條。

饒伯森說，根據美國政府的立場，不能接受中國草案的第五條，因此他建議以美國草案的第四條作爲條約的第五條。他說，美國草案第四條是，假設臺灣或澎湖遭到武裝進攻，美國準備給予保護，除本條所規定者外，美國政府不準備承擔更多的責任。他說，中國草案第五條，或多或少係根據北大西洋公約所使用的措辭，美國參議院是在當時存在的特殊環境條件下同意接受的，而根據他預料，參議院是不會再次接受的。他說，不論甚麼時候，祇要美國政府同另一國談判防禦條約，這個國家毫不例外地喜歡採用北大西洋公約的詞句，但美國政府在每一次談判中都無法接受，因爲參議院——實際也就是美國國會——拒絕承擔類似的條約義務。

弗萊格說，依他個人所見，中國草案第五條已經超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條款的內容，也可以說，超出了任何一個美國所簽訂的安全條約類似條款的內容。

饒伯森解釋說，美國草案第四條所使用的詞句是經過周密思考，並多次同國會領袖商談以後才擬定的，也是除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文件以外仿照美國同其他國家簽訂的所有安全條約的一般形式草擬出來的。他繼續說，按照這個方案，每一方都承認，如果另一方的領土遭到武裝攻擊，即將危及其本身的安全，並應按照該國本身的憲法程序，爲了對付共同的危險而採取行動。實質上，這是以門羅主義爲基礎的方案，而門羅主義，則通過這個國家的歷史過程已爲美國所樂於接受。按照他的判斷，任何安全條約，其中的最重要條款如果實際上不以門羅主義信條爲基礎，可能很難得到美國參議院的批准。

道格拉斯·麥克阿瑟第二也斷言，即使祇採用中國草案第五條的第一部分，國務院也無法說服參議院批准這項條約。

談到中國草案第五條第二句，饒伯森問道，中國政府意中所

指爲何？是否係指總統命令派遣第七艦隊保護臺灣與澎湖列島而言？

葉部長回答說，即使現在談判中的條約簽了字，並得到雙方批准，中國政府還是希望第七艦隊或美國其他艦隊仍舊繼續留在臺灣海峽巡邏。他繼續說，有些人懷有這樣的看法，條約締結之後第七艦隊可能要撤走；假若條約內最重要的條款採用美國草案第四條的形式，則條約的實際價值反而不如第七艦隊迄今所給予的保護作用爲大，那勢將成爲一次倒退。

弗萊格堅持相反的見解："這一條（美國草案第四條）將授權美國總統去作任何一件他想作的事情，包括根據形勢的需要，向所有艦隊下達命令。"他說，國務院的法律專家對這個問題作了通盤研究，認爲這是可能範圍內的最佳條款。

我指出，目前第七艦隊正奉命保護臺灣與澎湖列島，一旦需要，立即可以採取行動。但按照美國草案第四條，如果臺灣或澎湖遭到武裝攻擊，美國政府雖然考慮到危及本身的安全，但在採取確實行動以擊退這種攻擊以前，不得不訴諸一定的憲法程序。我說，依我看來，在能够真正發出保衛該地區領土的命令以前，必須求助於一大套的繁瑣程序。

弗萊格回答說，起草一份文件，特別是進行條約的談判，必須尋求穩妥可靠的法律根據。同現在討論的條款相比，目前對第七艦隊發佈的命令，是沒有牢靠的法律根據的。他確信，這項條約所將授予總統的權力，要比來自其前任所發佈的一項行政命令的權力大得多。

接着，我問道，如果使用其他更易於接受的措辭，美國政府是否可能接受中國對應草案第五條第二句的實際涵義？

弗萊格先生的回答是否定的，因爲，根據他的判斷，當參議院批准條約時，必然要問，"現有的安排"是些甚麼？對此政府必

須作出使人滿意的答復。他堅信，沒有哪一位美國總統能約束自己或其繼任者哪怕是通過一項條約去命令某艦隊永遠駐在某一水域，或者命令某部軍隊永久駐紮在外國某地。他接着說，由于同樣的理由，也沒有哪一位總統能够使他的繼任者承擔任何軍事安排義務。

我說，美國草案表明，美國政府準備承擔保護臺灣和澎湖列島的責任。

弗萊格說，誠然，美國政府確實準備承擔這種保護之責，但是，只有在出現攻擊該領土並被認爲這是對美國的攻擊時，才會承擔此項責任。美國總統不能預先表明，第七艦隊或其他艦隊必須派往這些水域。

葉外長指出，應將中國對應草案第五條和第六條一起閱讀並加以考慮，這樣作可能使討論變得容易一些。

弗萊格說，1954年9月29日，在倫敦舉行的九國外長第四屆全體會議上，國務卿發表了一項很重要的聲明，它對現在探討的問題具有直接的聯繫。按照弗萊格的說法，國務卿曾說，美國總統無權事先安排武裝力量的某些部隊在某一特定的時期內派到世界的某一特定地區去。

這時，弗萊格站起來走到饒伯森桌旁，拿起一本小册子，念了以下幾段摘録文字：

> 我也許應該解釋一下，根據我們的憲法制度，美國總統是美國武裝部隊的總司令。作爲三軍的最高統帥，總統有權決定武裝部隊的部署，國會的活動不得損害或削弱這種權力。而且，如果總統認爲爲了美國安全的利益而部署這些武裝力量時，國會無權剥奪他作爲武裝部隊總司令的權力。同樣，按照憲法的規定，在這個問題上，一位美國總統不能約束他的繼任者。

每一位美國總統就職以後，根據軍事顧問所提建議，如果認爲最有利於美國的利益，他擁有部署美國武裝部隊的權力。

因此，根據美國憲法的規定，不可能以條約、法律或任何其他方式形成一種合法的約束，承擔確定的義務，將某預定數額的武裝部隊，在一定時期內常駐在世界的某一地區。

然而，總統可以制定一項政策，並按他的意見，確定在某地區保持一定數量的美國軍隊是恰當的，以貫徹這項政策。假如這是一項基本的和主要的政策，則對所派遣的軍隊是不會加以變更的。

弗萊格進一步斷言，總統有保護美國領土的權力；但對於外國領土，祇是由於進攻該領土可能危及美國時，才能給予保護。他補充說，如前所述，這是根據門羅主義理論推導出來的。

葉部長說，他完全明瞭這個事實。近來美國達成的所有安全條約，都應用了這種方案，當然北大西洋公約除外。

弗萊格斷言，按照國務卿的說法，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公式"並不比目前協商討論的條款具有更大的價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條約是在特殊情況下締結的，參議院一再聲明，不打算應用這種公式。

談到葉外長提出應把第五條與第六條一併加以考慮的建議。饒伯森提出意見說，也應把第六條包括在中國草案第二條內，因爲第二條是關於抵抗武裝進攻和共產黨對締約雙方的"領土完整"進行顛覆活動的。他覺得，如果第五條"領土"這一名詞需要下定義，第二條"領土"一詞也需要具有同樣的定義。

略加討論之後，葉外長接受了這種觀點，即把第六條第一部份修改成"爲適用於第二條及第五條之目的，所有'領土'等辭，就中華民國而言，應指臺灣與澎湖"。

饒伯森隨後提出了西太平洋美國領土的問題。他申明：由於已經一致同意在"太平洋"前面加上"西"字，那麼，就涉及美國方面而言，爲了更確切與更合乎實際起見，就應該說條約適用於"西太平洋區域內在其管轄下之各島嶼領土"。他又說，美國政府不擬接受緊接在"爲適用於第二條和第五條之目的，所有'領土'等辭，就中華民國而言，應指臺灣與澎湖"後面的"經共同協議所決定之其他領土"一語。他解釋說，條約的適用範圍應限制在臺灣與澎湖，沒有必要提到"其他領土"，因爲，這祇是將來雙方同意時才能包括進去的問題。

對於這項建議，葉外長表示强烈反對。他主張：雖然他完全明瞭，適用範圍問題是將來可能由雙方達成協議而確定的問題，不過他希望不僅僅限於臺灣與澎湖。作爲他這樣主張的理由之一，他談到了自己所曾進行的對日和約談判。據他說，對於一項類似的問題，由雙方全權大使開了十七次會議，後來才對主要的問題達成了協議，並互換了照會。* 他表示，如果這個問題不能得到令人滿意的解決，想讓立法院批准對日和約，大概是不可能的。

作爲一項妥協措施，饒伯森提議，條款的最後一部份，可單另加上一句，"條約將適用於其他經共同協議所決定之其他領土。"

我問，爲甚麼改用"條約"字樣而不用第五條的理由。饒伯森回答說，效果是一樣的。而且中國對應草案內也沒有提到第二條。他覺得，如果他建議提到第二條的意見可以接受，則修改所使用的措辭並不困難。

葉外長接着說，他準備接受饒伯森先生的兩項建議，並且他想提出一項建議，即，在第六條後一部份，可使用下面的詞句，

* 指1952年 4 月28日中日和約互換照會第 1 號。

"第二條及第五條之規定並適用於經共同協議所決定之其他領土"。雙方對此均無異議,因此認爲,這一句雙方均已接受。整個這一條的內容如下:

> 爲適用於第二條及第五條之目的,所有"領土"等辭,就中華民國而言,應指臺灣與澎湖;就美利堅合衆國而言,應指西太平洋區域內在其管轄下之各島嶼領土。第二條及第五條之規定並將適用於經共同協議所決定之其他領土。

討論回到中國對應草案第五條。饒伯森指出,美國政府不能接受這一條。但鑒於剛剛達成的關於第六條的協議,他準備,如經國務卿批准,以中國建議的要點,即"每一締約國認爲對在西太平洋區域內任一締約國領土上之武裝攻擊應被視爲對締約國雙方之攻擊",代替明確提到臺灣與澎湖,並且同美國草案第一段結合起來。他提出的新條文如下:

> 每一締約國承認,對在西太平洋區域內任一締約國領土上之武裝攻擊,即將危及其本身之和平與安全,茲並宣告將依其憲法程序採取行動,以對付此共同危險。

至於"依其憲法程序"一辭,他堅決認爲任何一個美國談判者,不管他如何願意妥協,也不可能對此有所讓步。他重申,美國政府不可能按照北大西洋公約的模式,再次締結另一個安全條約,這在開始討論時業經說明。

這時,葉外長表示,爲了便於討論和進行其他條款起見,在雙方諒解,就此問題可能再次提出討論的條件下,願暫時同意饒伯森先生的建議。

饒伯森說:他設想美國草案第四條第二段的內容,中國政府可以接受。因爲中國是聯合國成員國之一,而且美國所簽訂的一切安全條約都有這項內容。

葉外長說,由於序言和第一條中都已經提到聯合國,而且另

有一條關於在聯合國憲章下締約國之權利及義務的條款，因此，這一段確無必要。

麥克阿瑟第二指出，爭議的這一段，不過是聯合國憲章第五十一條條文的節略。由於中國是聯合國成員國之一，因此，並未給中國增加任何責任。

饒伯森解釋說，從中國立場來看，中國是安全理事會的成員，中國應該歡迎把這一段包括進去。

我說，中國政府已經接受美國草案的第六條，而且已經把這一條變成中國對應草案的第八條。所以，爭議這一段是多餘的。

弗萊格說，如果參議院質詢，爲甚麼同所有國家簽訂的安全條約都有這一條，唯獨同中國簽訂的安全條約沒有這樣一條，我們勢必難於解釋。他强調，由於遭受武裝進攻所採取的措施，必須向安理會報告，而安理會不能置之不理。

麥克阿瑟第二議論說，無論如何，這類措施必須向聯合國報告。聯合國接到報告後應給予適當的幫助。他宣稱，在美國政府內，有一種强烈的情緒，認爲在這種條約內，應包含這樣的規定。

葉外長接着說，報告小型的攻擊是有困難的。他解釋，假如共產黨在沿海島嶼周圍的頻繁活動，可以作爲他們戰術行動的迹像，那就可能說是發生了無數次的攻擊。據他所知，有一回在一個星期內就多達十七次。不過，他請饒伯森相信，中國政府總的原則是不反對報告由於遭到武裝進攻而採取的措施。

我重申，鑒於有了中國政府準備接受的美國草案第六條和聯合國憲章第五十一條，爭議的這一段確實是不需要的。

於是葉外長建議，在美國草案第六條中提及聯合國憲章第五十一條，可能是解決這個問題比較實際可行的辦法。

饒伯森說，正在爭議的這一段已經成爲全體參議員所熟悉

的一種形式，因此，最好不要有所更改，因爲有些參議員可能會對爲甚麼不採用通常的形式，要求作出解釋。

鑒於所有這些爭論和美國全體談判人員的堅持態度，葉外長爲了設法達成協議，接受了爭議的這一段，於是，這一段成爲共同議定文本第五條的一部份，全文如下：

第　五　條

每一締約國承認對在西太平洋區域內任一締約國領土上之武裝攻擊，即將危及其本身之和平與安全，茲並宣告將依其憲法程序採取行動，以對付此共同危險。

任何此項武裝攻擊及因而採取之一切措施，應立即報告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此等措施應於安全理事會採取恢復並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之必要措施時，予以終止。

饒伯森說，美國政府可以接受中國草案的第七條，因爲這一條與美國草案中類似的一條沒有實質性的區別。他說：美國政府對採用相互"接受"的概念甚表贊同，因爲這體現了互相遷就，代替了只是一方授予的概念。

對第八條和第九條，彼此沒有分歧，因此，雙方均表示接受，並作爲議定文本的相應條款。

至於中國對應草案之第十條，饒伯森說，他不能接受第一段第二句，規定終止條約應在兩年以前通知。他堅決要求應按照通常爲一年的慣例。否則，將給參議院以提出問題和推遲批准的機會。他堅信，中國政府同美國進行安全條約的談判，不能指望和美菲條約同類條款（第八條）的期限有甚麼不同，或者指望獲得對中國政府更優惠的條款。

鑒於這番話，葉外長接受了美國草案的第八條，依照順序，成爲共同議定文本的第十條。

當作爲談判基礎的中國對應草案全部條款逐條討論解決之後，饒伯森對進展的速度表示極爲滿意，並聲稱，現在他可以向國務卿報告：關於條約的各項條款，已全部達成協議。

葉外長和我也表示滿意。於是，我建議，最好重新核對一遍各項條款的內容，讓譚紹華公使和馬康衛先生，寫出一份包括當天會議全部成就的議定文本。葉外長支持這項建議，並說，他甚願再讀一次，以便趁機澄清仍有疑問的一兩點。

會議繼續進行，並獲得了下列結果：對於序言和前四條，雙方都沒有不同的意見。讀到第五條時，葉外長說：他希望澄清一下"憲法程序"這個詞的涵義。他說，在討論第五條和第六條過程中，從他獲得的保證裏，他的印象是，第五條第一段是個很好的條款，除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各國以外，是美國所能給予其他任何國家最優惠的條款，而且充分地包括了雙方的利益。同時，他得知美國政府不能接受中國對應草案第五條，或者採用北大西洋公約模式。他還確信，如果在條約規定的領土內遭到武裝進攻，美國總統將採取行動，對付共同的危機，因爲，締約雙方任一方的領土若遭到武裝攻擊時，就將危及另一方的和平與安全。這是根據門羅主義而得出的概念。儘管葉外長承認他對美國的歷史和法律缺乏專業知識，但是他還是指出，在美國的歷史上，有過這樣一些實例，在未經國會事先授權的情況下，美國總統曾經命令本國武裝部隊去對付外國領土上的局勢。因此，他願意更多地瞭解一下"憲法程序"一詞，確實包含哪些內容。他希望，締結條約並不意味着第七艦隊從臺灣海峽撤走。

饒伯森回答說，第七艦隊在臺灣海峽巡邏，是根據總統的命令，這同現在談判的條約，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他强調，這種命令完全是總統權限以內的內部事務，並不是條約範圍以內的問題。

麥克阿瑟第二說：誰也不能事先承諾或保證讓第七艦隊或第四艦隊，或者任何特定的陸軍或空軍部隊，駐在某個指定的地方。

弗萊格回溯剛才在討論第五條和第六條時，他曾讀過9月29日國務卿在倫敦九國會議第四次會議上所作聲明的一部份，並聲稱，任何一位在座的美國代表所作的解釋，都不能比他前面引述的國務卿的話更有權威，更中肯。弗萊格接着說，國務卿的聲明是針對西歐的，但也同樣適用於現在所討論的情況。

我說，我的理解是，美國總統毋需申請國會授予特殊權力就能採取行動。

麥克阿瑟第二回答說，總統考慮到臺灣與澎湖的安全同美國的安全息息相關，可以按照憲法授予他的權利採取措施，否則，他是沒有權力的。麥克阿瑟第二還聲稱，條約只能爲總統提供根據憲法採取行動的理由。於是我重申，據我所知，美國總統作爲武裝部隊的最高統帥，可以不經國會特別授權，立即採取行動。

麥克阿瑟第二發表意見說，總統在外國領土上部署美軍的權力，已經成爲一項很重要的法律問題。沒有哪一個法學家能够作出確定的答案。他强調說，對此問題持不同意見的兩個方面一直爭論不休，據他看來，似乎比較高明的法學家都傾向於否定的一面。

饒伯森說，誰也不能讓美國總統對任何軍事行動承擔義務，而且，總統也只享有憲法賦予的權力。

麥克阿瑟第二繼續說，在談判者心目中對條約不能改變美國的憲法這一點，應該是不容置疑的。在他看來，議定文本第五條的主要目的是，向總統提供一種法律根據，以便按照憲法規定而採取行動。因此，他建議，如果中國全權代表對這一條的涵義

有任何疑問，那麼，他們應該要求國務卿給予解答。

葉外長建議，可以修改一下議定文本第六條的最後一句，即刪去"第二條和第五條"字樣，將其改爲"條約將適用於經共同協議所決定之其他領土。"

饒伯森回答說：他贊同剛剛達成協議的第六條原文，不贊成有任何改動。他補充說，如果中國外長堅持所提出的建議，那麼，他就需要向國務卿彙報請求指示和商量一下。當葉外長答稱，鑒於饒伯森的立場，恐怕他自己也需打電報請示一下時，饒伯森說，他一直具有這樣的印象，即外長和大使兩位閣下都具有談判的全權。

我以輕鬆的口吻接着說道，有了今天這樣發達的電訊系統，一切談判使節必須把每一項活動報告給自己的政府，沒有指示就不便採取行動，儘管事實上稱呼他們爲全權代表，並且具有進行談判和達成協議的充分權力。

葉外長同意我的說法。

鑒於這些議論，大家都同意對共同議定的文本不必改動，暫時休會，同時，饒伯森向國務卿作口頭彙報，由譚公使和馬康衛從頭核對全文，以確定雙方達成協議的各主要論點是否均已包括在內。* 至於遺留下的文體措辭等問題，留待以後處理。

那天晚間，同往常一樣，葉、譚、王之珍、張慰慈和我，一起草擬發給臺北的電報。由于花費的時間較多，兩次推遲開晚飯的時間，快到晚間十點鐘我們才走進飯廳。我們擬好的電報計有：給外交部的待簽條約全文（議定的中英文本）；呈送委員長的全部會談的報告和給外交部次長的簡報，並請他將共同議定文本呈交總統和行政院院長，另請次長向總統府要一份會談報告電文的抄件。

* 見附録十，文件丙，議定文本。

給外交部次長的最後一份電報提出，對議定的文本國務卿本人已經同意，我們正準備在下一次談判中，同美方確定起草共同聲明以及美方非常關心的談判保密問題。在這一點上，美方指出，他們尚未完成對國會兩黨領袖的報告，因此，美方反復要求我們務必嚴守機密。國務卿杜勒斯也說過，如果透露了消息，國會的民主黨領袖得知中美雙方已就條約草案達成協議，國務院就會遭到攻擊，結果將使締約問題陷於停頓。因此，國務卿强烈要求我們，必須告誡我們所有的同仁負責保密，並叮囑我們嚴格防止對此事作任何宣揚。如有新聞記者向我們提出詢問，可以告訴他們此事醞釀已久，迄今仍在推進之中。

電報進一步說明，希望總統能盡速批准共同議定的文本，最好能在星期五中午（華盛頓時間）以前通知我們總統已經批准該項文件的消息，因爲，只有雙方政府同意並經批准後，始可發表聯合聲明。而在聯合聲明發表之後，我們對新西蘭提案的態度就可變得較爲强硬起來。我們要求次長即刻親譯此電，以便呈交總統和行政院院長。

電報是以葉外長的名義拍發的。事實上，所有關於條約談判拍發的電報，除了我單獨經辦的以外，都以葉外長的名義發出。這些電報一般由他口述，同時我協助他提出建議或修改。同美方談判時，譚紹華每次都出席作記録，隨後爲我整理出條約談判的會談記録存檔。不過，這次發給臺北的有關同美方代表會談情況的電報報告，是大家合作寫成的；葉和我在一起口述，根據情況，由譚、王和張協助完成。這些電報也以葉外長的名義發出。如果是像上面所說的屬於談判的重要和緊急電報，電報一般都是先拍給外交部，請他們轉呈委員長和行政院院長。但是，有時也直接拍給委員長，並請外交部向總統府索取一份抄件。但在談判後一階段，總統指示，需送他過目的電報要直接發到總統

府，由總統府抄轉外交部。這說明總統認爲談判極爲重要，並對之十分關注。

11月5日，收到委員長的機密急電。這封電報是在他接到我們最近關於11月4日第四次談判即抄送我方對應草案的電報以前發來的。電報包括兩個要點：第一，如果美方堅持把條約的適用範圍，明確限定在臺灣和澎湖（這是他根據11月2日美國草案第四條而說的），那麼，我方一定要堅持在"臺灣和澎湖"字樣後邊增加表明有關雙方聯合防禦的一切問題，必須通過共同協議作出決定的語句。委員長說，如此纔可不再明確提及沿海島嶼。第二，不必再提出新西蘭提案。要我轉告杜勒斯國務卿放棄新西蘭提案，否則也應等到中美互助條約簽訂以後，屆時我方才能討論該提案。委員長說，只有採取這種步驟，纔能對美國也有意義。

沈昌煥次長發來一份補充說明的電報，內稱：委員長目前正在臺灣南部，預計幾天後方能返回臺北。但5日下午，沈見到張羣將軍。張對他說，總統給我的親筆電稿，有三項指示。第一項是有關條約的適用範圍；第二項是有效期問題，這一點應以日美條約相應條款爲藍本；第三項是要我敦促美方，勿再提出新西蘭提案。張羣並說，總統指示，該電稿研究後再發。張同沈商量後，決定刪去第二項，因爲此事起源於同韓國大使的談話。其內容前已向葉部長作過詳盡報告。但仍要求葉和我對有效期這一點加以適當注意。

對於這封電報，葉部長即日復電說，他對第一項和第三項，已致電委員長陳明自己的看法。至於第二項，他要向沈次長說明一下，並希望沈次長向委員長婉言解釋。然後他說，他已同我慎重磋商，根據談判的情況，我們有下述看法：

1. 近年來，美國同菲律賓、新西蘭、澳大利亞和韓國締結了

各種安全條約，使用了相同的形式。此次談判過程中，我方主張將廢除條約的期限改爲兩年。但美方堅決反對我方建議。後來，我們試探過美方是否同意採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條約的條款，但也遭到拒絕。

2. 美日條約有關條款是根據當時日本的特殊地位而締結的。當和約剛剛簽訂，日本被佔領的地位剛剛結束之際，日本全無保衛獨立的自衛手段。其時無法預計需要多少時間才能建立一支軍事力量，因此，美國單方面承擔了日本安全的責任，視日本爲美國保護下的國家，我們當然無法襲用同樣的模式。

3. 在美日條約有效期的條款內，也提到由聯合國維持和平的程序。鑒於目前我國的局勢，特別是鑒於新西蘭提案引起的紛擾，我們應決心避免使用這類詞句。例如，我們曾要求刪去議定文本的第二段，但由於美方堅持要採用和其他條約一樣的方案，最後我們纔予以同意。然而這類條款對我們毫無幫助，相反，却給我們增添了額外的約束。即使我們實際上不得不仰仗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由於我們是聯合國成員國，與日本的情況並不相同。

4. 關於有效期問題，對我們最有利的形式是與北約組織條約相類似的條款。但是如果我們能够得到北約組織條約中所規定的待遇，則可爲我援用的條款當不僅限於這一點。

關於其他兩點呈復委員長的另一封電報，在那天深夜纔擬妥發出。電報首先談到條約的適用範圍：儘管美方最初堅決主張適用的範圍限於臺灣和澎湖。但經我方一再堅持後，美方終於同意我方主張。具體內容如現在議定的條約稿第六條中所規定，即本條約亦適用於以後經共同協議之其他領土。議定稿的第二條規定，締約國將個別並聯合以自助及互相之方式，抵抗武裝攻擊及共產黨顛覆活動。第四條規定，關於本條約之實施，隨時

均可會商，以便對本條約的內容作出解釋。因此，關於協防臺灣、澎湖之一切有關問題，自己包括在內。此外，第五條規定：雙方應採取措施，以對付對西太平洋區域內任一締約國領土之武裝攻擊。第七條並規定，美國在臺澎及其附近部署軍隊，均可作爲協商有關防衛臺澎及其連帶問題之根據。

電報然後說，根據以上所作分析，"鈞座指示"各點，似已充分顧到，依職等看來，這些要點實際上已經超過共同防禦只限於臺澎地區的美方原意。

至於新西蘭提案，電報說，我們已經再三堅決要求美方敦促新西蘭放棄該案。我們一直爲此而作不懈的努力。不過，最近同美方的兩次會談中，我們有意不再提起此事，美國方面似已察覺我方態度之堅決。現在他們極力促成談判和締結條約。顯然他們已接受委員長親自向饒伯森表示的意見，即在美國同我方進行商談新西蘭提案以前，必須先同意簽訂此項安全條約，並公佈我方已經同美國進行締約談判的事實。

電報還談到，根據我們的情報，新西蘭無意放棄其提案。但美國已經通知新西蘭，對於此事，仍在同我方討論之中。這一點則是確實可靠的。一旦新西蘭提出該項提案，我們的因應計劃爲：

（甲）如紐案仍在聯合國方面提出，美必發言支持。屆時如蘇聯發言反對紐案，隱示將行使否決權，則我方擬單就蘇聯攻擊我方各點，予以駁斥。

（乙）如其發言亦有支持該案之表示，則我方擬發言指出共黨始終對我侵略之政策及行動。此次金門等衝突應由其負全責。而凡此一切，蘇聯實爲主謀。

（丙）倘蘇聯發言專對美方攻擊，而並不表示其對紐案最後投票之態度，則我方擬暫不發言以觀理事會中辯論之

發展情形再定下一步應付之方法。*

下一次同國務院官員繼續談判條約的會議時間已約定爲11月6日上午十點半。在開會前不久，我們接到委員長另一封電報。委員長已經收到議定之文本，並見到我們拍給外交部希望總統早日批准議定文本的電報。因爲雙方對文本的批准，是公佈共同聲明的先決條件，而發表共同聲明能使我們對新西蘭提案採取更堅定的立場。他業已見到11月2日談判的報告，但是，尚未見到11月4日談判的報告。據外交部電報說，那封電報仍在翻譯中。他對此"有所擔心"，但還是說："同意此稿（議定文本），別無其他意見。"他還說，至於共同聲明，他認爲可以授予我們決定措辭和公佈時間的全權。

其時，我們已經作了共同聲明稿的修改工作。就在同一天早晨(11月6日)，譚紹華把聲明稿帶到國務院面交馬康衛。我們希望在下一次同饒伯森會見時，商定共同聲明**的內容和公佈時間。

簡而言之，各事都進行得迅速而順利，但是有一件新出現的事很不妙，那就是11月5日，在《華盛頓郵報與時代先驅報》上刊登了查默斯·羅伯茨的文章，***報導美國正在同中華民國談判共同防禦條約，雙方並將達成一項諒解，即臺灣政府應避免對紅色中國大陸進行任何挑釁性的進攻。

5日，《芝加哥太陽報》駐華盛頓記者弗雷德里克·庫前來採訪，要求我對條約談判作一些說明。我對他說：近幾天來，報

---

* 此項電文引錄自顧氏所存函電原文。其中所謂紐案即新西蘭所擬提出的決議案。——譯者

** 見附錄十二文件乙，1954年11月6日，中方第一次草擬的共同聲明稿。

*** 見附錄十四查默斯·羅伯茨所寫報導全文。

紙上已經登了不少消息，不論正確與否，我都不能增添甚麼內容。他拼命想知道外間所傳關於美國設法要對中國進攻中共加以約束這一消息的真相。但是，我說，最近以來，沒有甚麼重要的變化。我們繼續同美國軍事顧問團協商，及時通知他們有關我方軍事調動和準備調動的情況。

11月6日上午十時半，我陪同葉外長和譚紹華一起到國務院會見饒伯森。這次美方協助進行談判的只有馬康衛一人。雙方在11月4日已經同意了條約文本，現在美方又交給我們一份有關對待核心問題的議定書草案，內稱，武力之使用，包括"中華民國之軍事部署"，須經共同協議。換句話說，美國方面想要立即解決沿海島嶼和我們有朝一日要打回去以光復大陸的政策問題。隨後的討論，無寧說是辯論，雙方爭執不休，情緒激動。每一方都各持己見，有時相當尖銳。這說明每一方對自己的看法都認爲極其重要，竭力想用自己的觀點說服對方。

根據譚紹華的會談記錄，雙方在互相寒暄以後，葉外長首先要求注意11月5日在《華盛頓郵報與時代先驅報》上刊登的署名爲查默斯·羅伯茨的一篇文章。葉外長批評說，正當條約談判開始，雙方都在竭力設法保守機密之際，報紙上却在此時出現了這種報導。這很不恰當，令人十分爲難。

饒伯森回答說：在報紙上見到這條新聞，的確令人感到困窘。這正是雙方力圖避免的事。鑒於國務院尚未得到機會同參議院全部主要成員商談有關美國擬同中國談判共同防禦條約的問題，而現在此事已不再成爲機密，所以情況變得更加複雜和棘手。他解釋說，自從披露羅伯茨的報導以來，他已經用長途電話和一些重要的參議員聯繫，設法向他們解釋事情的經過，以安撫他們的情緒。他强調，國務院對這次泄密事件看得非常嚴重，並正在採取適當措施，應付當前的局面。爲此，正準備向報界發表

一篇簡短的聲明，同時進行調查，查明消息走漏的途徑。

葉外長說，中國政府爲了保守談判的機密，作了特殊的努力。對於有機會參與機密的人員，反復告誡。儘管如此，臺北的報紙還是登出了一些消息，這些消息的根據是香港發出的電訊和帶有華盛頓電訊電頭的美聯社報導。

因爲消息透露過早，饒伯森認爲此時發表任何有關兩國談判防禦條約意圖的共同聲明都是不適宜的。饒伯森回顧說，他對11月4日會談的成果非常高興，因爲只開一次會議，就對條約的主要條文達成了協議，這的確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然後，他從自己的公文夾內取出一份文件，並解釋說：擺在他面前的是一份議定書草案。*美國政府希望中國政府能予接受，作爲條約的一部份。說完以後隨即把議定書草案的抄件分發給葉外長、我和譚公使。饒伯森在盡力解釋此議定書草案第一句的性質時說，議定書的目的之一是讓全世界都知道，目前在臺灣的中國政府，是中國的合法政府。美國政府承認臺灣的中國政府是合法的政府。他申明，美國政府願意讓中共知道，美國不承認他們聲稱的對中國大陸的統治權。但是，他特別提到，美國無意捲入一場未經它同意的戰爭。毫無疑問，美國也不希望締結某項條約或協議，使之能被用來造成一種可能把美國拖入一場違背美國意願的戰爭中去的局面。按照他的說法，草擬的議定書還有另外一個目的。他認爲，根據議定書的規定，採取聯合行動是可能的，但事先須經雙方同意。他強調，美國政府不願中國政府單獨採取行動，而把美國拖入一場未經美國同意的戰爭中去。

收到議定書草案抄件，並聽取了饒伯森關於其目的的說明以後，葉外長表示詫異。他說，這份議定書草案實無必要。即使美國政府願意討論這個問題，也似乎以在商討條約主要條款的

* 美國草擬的議定書全文，見附錄十一文件甲。

時候提出來更爲合適。他說，前天雙方已對條約的主要條款暫時達成協議，當時他沒有料到，隨後又提出另外一個更難以解決的問題。葉外長堅決主張，議定書草案確實沒有必要。因爲，中國政府已經不止一次向美國政府代表作出保證，未經美國同意，中國不會向大陸採取大規模軍事行動。他記得，這些都是秘密保證，雖說中國政府全心全意要實踐這些保證，但仍希望繼續對這些保證保守秘密。因爲，如果公諸於衆，必將在人們心理上造成不良影響。除了心理因素之外，這對於包括大陸同胞在內的中國民衆的鬥志和信心也是影響極大的。葉外長指出，在軍事部署上須經共同協議，必然要涉及某些協商程序，即便可以達成一致的意見，也很可能造成拖延時間，貽誤軍機。爲了證實他的看法，他提到，由於共產黨進攻金門島，當時中美磋商金門局勢，實際上幾乎費了八個小時，纔從美國當局得到答復。按照葉外長的說法，中國在金門的軍事行動不過是自衛性質，而爲了有效地進行自衛，必須立即迅速行動。他認爲，議定書草案提出了一個極爲重要的問題，儘管他本人並不贊成，但是作爲一種手續，他必須向臺北請示決定。

饒伯森再次解釋議定書草案的性質，並堅持說，它的目的是樹立中華民國的威信和尊嚴，並且讓共產黨懂得，中華民國具有道義上和法律上的權力以保衛自己。他進一步指示，在擬定本議定書草案時，爲了避免"兩個中國"的涵義，曾煞費苦心，而且"不存在凍結中華民國行動的意圖"。

我說，我想瞭解一下，在第二句話裏，"兩區域"這一措辭的涵義是甚麼，是指臺灣和澎湖以及沿海島嶼，還是指中華民國現在管轄的領土和將由中華民國管轄的其他領土？

饒伯森翻開前天雙方達成協議的條約文本，大聲宣讀第六條條文，然後說："兩個區域指臺灣、澎湖和沿海島嶼。"

我解釋說，如果是這樣的話，條款未免太片面了。我主張，最好還是按葉外長的建議，不必用議定書。不然，就應該改寫議定書，使之成爲對等的形式，說明本條約所指西太平洋區域內所有領土是一個整體。假若議定書草案不以對等的形式寫出來，則中國政府將難以接受。我說，無論如何，修改後的內容應比原稿的辭句減少一些令人難以同意的地方。

饒伯森解釋，在過去幾個月內，沿海島嶼一帶曾經發生一系列軍事行動，他已經多次指出，美國政府不願在未經同意的情況下捲入其中。他說，議定書的文字是爲了切合形勢的真實情況，同時讓共產黨人難以猜測，幾經推敲確切的詞句纔得出的。

葉外長說，議定書草案的目的是一清二楚的，他完全可以理解，美國政府不想捲入一場戰爭，或者由於承擔條約所規定的責任或義務而引起國內的糾紛。他準備建議本國政府，以函件形式，不作爲條約的一部份，重申迄今爲止對美國所作的全部保證，未經美國同意，中國政府決不對大陸採取大規模軍事行動。他認爲，議定書恐怕應看作是條約的一部份，因而必須經過批准。可是他所想到的乃是一種關於議定文本第四條的執行問題，而這項工作應於完成條約締結工作並經正式批准後，隨即着手進行。他强調，他强烈反對使用議定書形式，即使用換文也要比議定書爲好，如果這項換文工作是在簽約後某個日期執行的話。

饒伯森說，談判中的條約，純屬防禦性質。鑒於議定文本第五條所規定的義務，假若沒有另一文件加以補充，明確美國的立場並劃清其責任，那麼美國人民可能要批評自己的政府。

葉外長重申，他準備向本國政府建議，書面提出以前所有的保證。假若饒伯森先生同意，也可採用包括談判的有關方面內容，經雙方認可的會談記要形式，以便將來對於這些方面不至再產生疑義。

饒伯森反對採用雙方認可的會談紀要的形式。他爭論說，會談紀要不能成爲一種堅實的協議，美國總統幾乎不可能去查閱這種文件並據以採取行動。

我說，如果中國政府簽訂這個議定書，必將造成十分不利的心理影響。這樣的文件將使臺灣、中國大陸和世界各地的中國民衆在內心深處產生疑慮，並將反映到自由中國的事業上來。我說：依我看來，有些人甚至可能認爲中國政府受到議定書的約束，放棄了重返大陸的希望。

饒伯森爭辯說：人們不應把擬議中的條約和議定書看得這樣悲觀，因爲，在建議同中國談判這樣一項條約時，美國政府懷有最良好的意願。條約的目的是鞏固中國政府的地位，而不是削弱它。他强調，美國政府希望以條約和其他援助支持中華民國，但不希望中國利用此條約作爲一種護身符，造成一種美國不願置身其間的局勢。他明確地談到，美國不願中國發動進攻，從而招致對臺灣的報復性打擊。

葉外長回答說，他已經把饒伯森先生的話記録下來，並將如實地向蔣總統和政府其他成員彙報。然後他問，是否美國願意接受這樣的想法：把至今我們向美國代表保證的主要內容，以照會形式重申一次，但不作爲條約的一部份。只在必要時，作爲機密資料提供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成員參考。他認爲，如果問題能够這樣解決，則這些保證仍可保密。照會既然不是條約的一部份，也就不必經過立法批准程序。

饒伯森回答說，如果採用葉外長提出的辦法，條約會遭到尖銳的攻擊。因爲根據參議院的意見，除非把主要問題寫入比會談紀要或照會更爲重要的文件中，否則美國不應同任何國家簽訂任何具有約束力的協議。

我發表議論說，美國不要戰爭，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必須指

出，中國民衆也有一個根本的希望——希望在不太遥遠的將來，政府會重返大陸。

饒伯森評論説：假如中國民衆或立法機關需要進攻性的條約，那麽，他只有遺憾地説，美國政府無權訂立這種條約。

葉外長説，中國政府並不期望同美國談判進攻性的條約，而且，完全理解美國的觀點。但是，他可以清楚地預見到，假若中國簽署了這項議定書，他向立法院作解釋的時候，必然會遇到極大的困難。他確實瞭解中國立法部門的風格。雖然立法院的委員完全瞭解中國目前的困難和中國迫切需要美國的援助，但是，如果該院認爲條約或議定書的某項條款限制了中國的權利，恐怕永遠難以通過。他請饒伯森轉達國務卿：他希望以互換行政性照會的方式，作爲履行條約的一種措施，而且他反對其形式更有甚於反對其實質内容，至於文件的内容實質，他認爲應不超出已作出的保證。他允諾：如果美國政府可以接受他的建議，他將提請本國政府採用。

我説，我理解此條約是一種防禦性同盟，並且一旦生效，雙方即爲同盟國。因此我提議，如果採用換文以代替議定書的話，採用雙邊和相互形式的照會將顯得更爲恰當和更加莊嚴。

葉外長請饒伯森務必向國務卿詳細解釋一下中國政府的觀點和涉及的實際困難。他還説，中國政府已向美國政府作了某些保證，並願以另一種形式重申那種保證的實質性内容。他申明：蔣總統一旦作出保證，決不會食言。

饒伯森答應可以把討論的各種情況詳盡地向國務卿彙報。同時把葉外長的建議轉告國務卿。他注意到，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政治難題，至於美國的參議院，如果發現没有議定書，恐怕他們就要提出質詢，並批評這個條約。他指出，中國目前正處於内戰尚未結束的狀態，中華民國此時只控制着這個國家的一部

份領土，而中國大陸已在共產黨手中。在這種情況下，某些國家已經承認了中共政權。因此，他强調"不應造成一種美國可能參戰的印象"。他還說，他也希望葉外長能費心向蔣總統解釋一下美國這種顧慮以及有關批准條約的憲法制度。

葉外長隨後提到議定的條約文本的會商條款（第四條），並表明他準備在條約生效後立即進行會商。

饒伯森提到我方纔所說，載有保證內容的重要文件應爲雙邊形式的見解時爭論說：實際上這份議定書也不是單方面的，因爲，根據議定文本的一項條款（第七條），美國在不久以後將派軍隊到臺灣和澎湖，因而議定書對雙方的軍隊都將適用。

我回答說，駐紮軍隊權是一項特殊的安排。不過，爲了條約與隨後達成的協議的貫徹執行，他們必須具有恰當和莊嚴的形式，使用的語言應盡可能是相互的。然後，我說，我很想提一個問題，雖說這與條約無關。我問，鑒於條約談判進行得很順利，新西蘭政府是否有意放棄在聯合國提出關於中國沿海島嶼的決議案？

饒伯森回答說：實際上，這兩件事彼此並無聯繫。據他看來，只要人們確信這種決議案是必要和可取的，即使新西蘭不提出，也會有另外某個或某些國家提出來。他回顧最近臺北之行同蔣總統的會談。總統提出的全部意見就是簽訂一個共同安全條約，以抵消新西蘭提案的不良影響，而美國方面則並不擬提出任何要求作爲交換條件。他繼續說，蔣總統尋求抵消新西蘭決議案的不良影響，那就是條約談判能够如此迅速的原因。但是，他無法說服新西蘭政府無限期推遲提出決議案。

葉外長說，何時可以商討共同聲明的措辭？饒伯森回答說：推遲確是由於查默斯·羅伯茨那篇在《華盛頓郵報與時代先驅報》的報導所造成的。他認爲此時此刻，緊接着報紙上的消息透露，隨即發表共同聲明，證實兩國確在準備談判共同防禦條約，

這不是辦外交的好辦法。但是，他答應在本週末，他和同事們就着手這項工作。

我們離開國務院後不久，我到國民機場送葉外長去紐約，從紐約他再換飛機去馬德里。葉外長幾次想推遲的馬德里之行是對去年西班牙外長訪問臺北的一次回訪。我建議他不要推遲，因爲西班牙的領袖和人民非常敏感。訪問的原意是表示良好的意願，特別是因爲我國駐西班牙大使已和西班牙政府安排好對葉外長的接見和款待計劃。因此，儘管美國人竭力勸他推遲訪問，以便使談判早日達成協議，但我還是勸他應該去，不過，可以盡量縮短訪問的時間。

那天下午，大約三點鐘左右，饒伯森給我打來電話說：他已經向國務卿報告了那天早晨同葉外長和我的會談情況。經他作了解釋以後，杜勒斯先生已經同意不用議定書，改爲換文的形式。

我說：我高興地聽到這個消息，並表示希望對於照會的內容，也能順利地達成協議。

饒伯森說，根據他的理解，葉外長對有關的主要問題都已經同意。

我立即說，我的理解並非如此。我回憶，葉外長表示過，需要首先解決形式問題，然後再討論照會的要點。

饒伯森說，如果他是這樣理解的話，他就不會要求國務卿同意接受改變形式的建議。

我說，關於照會內容雙方已取得一致意見，我預計不會有太多的困難。我設想了把換文的時間安排在條約締結後的某個時候，以確切表明寫進照會裏面的諒解不是條約的一部份，而是條約的結果。

饒伯森說，國務卿一定已經掌握了一些資料，能够答復有關

條約的適用範圍以及美國可能捲入戰爭危險之中的問題。

我說，需要的間歇時間不必太久，但換文的時間應與公佈條約的時間隔開。我還說，假如國務卿認爲有必要同時提出兩個文件，按照葉外長的意見，此事應當保守秘密，在任何情況下不得公佈照會，也不允許以任何形式透露其內容，這一點十分重要。這樣做，就能給葉外長以最大的幫助，因爲，在那種情況下，中國政府就没有必要把照會提交立法院。我說，無論如何，我可以立即研究照會的內容問題，並在雙方都方便的時候，舉行下次會談，全面討論。

饒伯森表示同意。

同饒伯森通完電話以後，我立即打電話到長島弗拉欣，在劉馭萬家找到葉公超，通知他饒伯森的口信。葉公超正在同蔣廷黻開會。他同意我所說的，他曾明確表示保留他自己對換文內容的立場。然後，我催促譚紹華和王之珍趕緊草擬一份電報，向臺北報告今晨會談情況以及饒伯森電話通知的內容。不久以後，葉部長打來電話，要求我强調反對同時簽約並換文。其實，我已經這樣做了，但他希望應强調這一點。他也希望我向美方重申另外三點。

後來，我向外交部報告此事，也請求轉呈委員長過目。我說，正當葉外長啓程去西班牙以前，他從紐約打來電話，要求我研究一下下次會談的四個要點：

（1）由於我們已經同意換文，重申我們的保證：無論何時，如果我們進行軍事調動，以便對大陸採取大規模軍事行動，必須事先徵得美國同意，因此新西蘭提案已無任何必要，我們應要求美方設法打消此提案。

（2）換文的措辭仍待協商。不過，其內容自然不能超逾我國亦即委員長迄今已給予美方保證的範圍。

（3）換文是兩個政府之間的諒解，不需要經過立法程序。因其不是條約的一部份，故不宜公佈；換文應在條約簽訂之後進行，不應與條約同時簽署。

（4）我們保留並決不放棄自衛權。

我的電報繼續說，在6日的會談中，這四點均已談到，但是，爲了提醒美方對這四點特別注意起見，我派譚公使去美國國務院中國科拜訪馬康衛，再次解釋四項要點，特別强調換文和簽署條約不得同時進行，並且要求馬康衛向饒伯森助理國務卿彙報。譚回來時說，馬康衛立即把所談內容記録下來，以便迅速向其上司報告。

譚紹華交給我一份他在8日早晨同馬康衛談話的記録。按照該記録所述，譚首先發言。他說，奉葉外長指示，前來貴科重申在11月6日會議上所談的某些觀點，並要求馬康衛先生費心把這些觀點轉達助理國務卿。然後，他逐一敍述了葉外長的觀點，並作了解釋和說明。以便清楚地闡明中國政府的立場，譚對馬康衛說，葉外長意見的第一點是鑒於即將換文，該照會內將重申中國政府對美國當局的保證，即未經美國同意，中國政府將不對大陸採取大規模軍事行動，所謂的新西蘭提案，實無必要。

馬康衛說，在他看來，換文或互換議定書，都不能代替擬議中的新西蘭決議案。因爲這是不相干的兩件事，不能以此代彼，有時候要用文件補充正在談判的條約之不足是必要的，而擬議中的、旨在保護目前在中華民國政府控制之下的沿海島嶼的新西蘭決議案，也同樣是必要的。因爲美國政府希望看到這些島嶼仍在中國政府的控制之下。所以，仍然需要這項決議案。他一再說明，它們之間並無直接關係。

譚公使解釋說，這兩個文件有一個共同的因素，因爲擬議中的換文，是爲了使以前所作的必須事先徵得美國同意的保證更

加明確有據，而所謂的新西蘭提案，則是爲了盡量減少軍事衝突的可能，並結束金門地區的敵對行動。因此，不難看出這兩個文件之間存在某些類似的因素和聯繫。

馬康衛回顧說，葉部長在11月6日的會議上確實提出過，鑒於換文代替了議定書，新西蘭提案已無必要。不過，助理國務卿不同意他的觀點，並堅持新西蘭提案仍有其必要而且得到美國政府的支持。

關於第二點，譚要求馬康衛轉告助理國務卿，葉外長十分感謝國務卿已經同意以換文代替議定書，不過，換文的內容仍須徹底討論並經雙方同意。譚强調，在剛才提到的11月6日討論中，葉外長已經表示過這一看法，甚至還說，至於換文的內容，他保留自己的意見。

馬康衛表示驚訝，並問爲何中國政府要求討論換文的內容，因爲根據他和饒伯森的理解，那天外長反對的是文件的形式，而不是議定書草稿的內容。

譚公使盡了很大努力，向馬康衛解釋，根據他對那天實際情況的理解，外長並未談到有關議定書的條款，他談的只是議定書的主要目的或基本動機，也就是美國政府不希望捲入中國大陸的戰爭。這是由於葉外長曾屢次處理過迄今向美國作出的歷次保證，諸如：美國軍事援助顧問團與中國政府達成的諒解、外長本人同藍欽大使之間的諒解以及杜勒斯國務卿到臺北訪問時同蔣總統的談話等。譚說，他知道，外長認爲最重要的是，由於美國政府的主要目的是不捲入戰爭，這些保證已足以使美國政府打消疑慮和恐懼。因此，正如他所回憶的那樣，外長不厭其煩地再三重申，他本人並不反對採取照會的形式，並把中國政府和蔣總統歷次作出的保證要點寫入照會之中。

馬康衛强調，他可以肯定饒伯森不是那樣理解的。

譚紹華說，作爲一個聆聽那天上午會談的當事人，他獲得的印象自始至終是葉外長無意於超出已往所作保證的範圍，而是想把保證的實質內容賦予一種除議定書以外的更加明確的形式，而非過去採用的形式。譚說，他並且理解，擬議中的換文應與有關的保證一樣保守秘密，也不構成條約的一部份。爲了表明他的印象是正確的，他進一步談到11月6日的談話。他說，葉外長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共同協議"這個詞上，並立即聯想到上面提到的保證。因此，除了要求澄清"兩個地區"這一名詞以外，他並未討論美國議定書草案中其他的突出之點。

然後，譚紹華開始談到葉外長指示的第三點。他對馬康衛說，葉外長不願在同一天進行簽署條約和換文，他希望在條約簽署之後的某天，譬如一個星期或十天之後，雙方再行換文。

馬康衛說，這可能不易辦到。但是，他答應充分考慮這個問題。

最後，譚紹華提到中國的自衛權問題。根據葉外長的意見，在換文中，對這一點應明確保留。

馬康衛回答說：對於這個問題，雙方意見不存在分歧。因爲，在美國草擬的議定書中，已經專門提到了這個問題。他答應立即把上述各項要點報告給饒伯森先生。

那天，即6日傍晚，我離開華盛頓前往紐約，到8日(星期一)纔回來。朋友們到紐約機場迎接我，陪我一同出席胡世澤在長島弗拉欣住所舉行的宴會。到會的蔣廷黻也力主要求美國放棄新西蘭決議案，因爲它沒有絲毫用處，還可能造成誤解。葉外長啓程去西班牙以前，胡適曾在劉馭萬家中參加了葉和蔣的會議，那天也出席了胡世澤的宴會。我們沒有得到機會暢談。不過，據早些時候葉公超給我的電話說，胡博士對極爲令人滿意的條約條款感到意外，簡直出乎所料，並認爲我□臺北都會感到

滿意。

星期一回到華盛頓時，我看到葉外長到達馬德里以後發來的兩封電報。第一封說，他曾同意把6月份在臺北時他和藍欽大使的談話寫成雙方同意的會談紀要，其中記錄藍欽大使曾說，美國政府認爲，我國總統承諾未經美國同意決不單方面從事任何反攻大陸的軍事行動一節至爲重要。當時，葉對藍欽大使說，此項承諾我們不能同意寫入條約的任何條款中，但由於事屬必要，我方考慮可以作出書面保證。上述談話記錄就是這次換文的主要內容，是曾經呈交委員長親閱過的。王之珍一定還記得那些談話記錄。如有必要，在給委員長的電報中可以提及此項記錄。葉還說，國務卿杜勒斯在臺灣同總統會談時，總統也向他作了口頭保證。

葉還回憶他離開紐約時，曾用電話通知譚紹華，我們應力爭不在同時簽訂條約和換文。若美方仍堅持原有觀點不變，葉堅持，我們至少應該把換文看作實施條約第四條的一項雙方同意的程序。至於換文的措詞，他要求由我酌定。

第二封電報很短。他說，假使美方主張在共同聲明中提到換文，或提到換文的實質性內容時，他要求我堅決拒絕。

那天(11月8日)下午，我召集譚紹華和外交部條約司的王之珍開會。我們確定了擬議中換文的內容，並擬定了兩種可供選用的文本"甲"與"乙"。準備先提出的"甲"案如下：

> 鑒於兩締約國在　年　月　日所簽訂之中華民國與美利堅合衆國共同防禦條約下所負之義務，以及任一締約國自該條約第六條所稱之任一區域使用武力，將致影響另一締約國。茲同意此項使用武力，除顯係行使固有之自衛權利之緊急性行動外，將爲共同協議之事項。
>
> 中華民國有效控制該條約第六條所述之領土及其他領

土。對其現在與將來所控制之一切領土，具有固有之自衛權利。

"乙"案之文本爲：

中華民國有效控制　年　月　日所簽訂之中華民國與美利堅合衆國共同防禦條約第六條所述之領土及其他領土。對其現在與將來所控制之一切領土，具有固有之自衛權利。

鑒於任一締約國，自上述兩區域之任一區域使用武力，將影響另一締約國。茲同意此項使用武力，除顯係行使固有之自衛權利之緊急性行動外，將爲共同協議之事項。

我給委員長和外交部發電向其報告兩種文稿，請予核准，並要求他們就首先提出"甲"案一事給予指示。但我先此已同在馬德里的葉外長用電話聯繫徵求他的意見，並取得他的同意。呈委員長的電報先提到美方的議定書草稿，該文本已與11月6日談判的報告一同電告臺北。我說：關於美原擬議定書稿，茲經審慎研究考慮，謹將研擬意見陳述如下：

（一）議定書形式美方雖已同意改爲換文，惟其文字仍多片面性質，我似應儘量使其至少在表面上採用相互形式。

（二）關於我軍事部署，須經共同協議一點措辭廣泛。對我牽制太大，似已超出我方所提保證之範圍，擬予刪除。

（三）關於使用武力一辭，雖係相互意義，然對美方祇適用於臺澎及外島一帶之軍力，而對我則適用於我所有軍力。就前後文字解釋，當指對大陸之重大軍事行動而言，且將行使自衛權之行動除外，似尚與我既往所予保證相合。

（四）我歷次對美方之口頭及書面保證，均屬單方語氣，如以相同或類似語句納入換文，似不適宜。蓋恐一旦發表，對內對外，不免引起指摘。竊意此事爲議約癥結所在，美方雖明知我在現時情形下，殊無單獨反攻大陸之能力，但爲對

議會及國民有所交代，不能不有一適當之表示。我亦不願因此一問題而影響條約之締結。權衡再四，我既不能予以打銷，似唯有盡量設法作有利於我之修正，而同時仍在可能範圍內適應美方之需要。謹參照上述各點，擬就爲甲、乙兩修正案。全文另電呈核。

以上甲、乙兩案，除以電話商得葉部長同意外，擬先提甲案，以觀美方反響，而設法推進。如美堅不接受，屆時再酌提乙案。此層亦已用電話商得葉部長同意。是否可行，統乞電示祇遵。本電暨甲、乙兩案乞飭抄送外交部沈次長。

11月8日晚間，我出席日本大使井口和夫人爲日本首相吉田舉行的招待會。吉田去西歐主要各國首都訪問以後，於11月7日到達華盛頓。我在招待會會見他時，他尚能回憶起同我的最後一次相會。他對我看來還算年輕而表示高興。我對他說，看上去他也同樣年輕，他的良好記憶力說明他實際上還沒有老。

當時，我國政府對日本態度的趨勢有所擔心。鑒於日本首相訪問華盛頓，實際上我已安排好同饒伯森在次日下午討論這件事。我想談談日本的共產主義威脅，日本傾向於同共產黨中國建立關係等問題以及需要提請吉田首相注意此事，並請他考慮日本政府應宣告日本共產黨爲非法的重要性。

於是，我於9日會見饒伯森時，一開始就說明這次拜訪的目的是提請饒伯森先生注意共產黨在日本活動的情況，這是我國政府非常關切之事。我說：饒伯森先生一定已經注意到，日共非常活躍，想通過滲透和其他活動，在日本奪取政權。他們通過日本工會和日本全國教師聯合會進行工作。據我所知，後者是一個擁有五十萬到六十萬會員的龐大組織，正變得日益左傾，而受教員影響的日本學生數目更數倍於此。與此同時，日本已派出四個代表團訪問了紅色中國，研究那裏的情況，並討論如何促進

日本與紅色中國之間的關係。這些團體返日後，大肆宣傳他們在中國的所見所聞，鼓吹日本與北平政權之間建立某種外交關係。共產黨中國方面也派了一個以馮玉祥夫人爲首的代表團用中國紅十字會的名義前往日本，表面上的目的是尋求加强中國紅十字會同日本紅十字會的工作聯繫。日本的共產黨活動增加到如此程度，以至日本文部大臣大達茂雄在東京對董顯光說，若不及時制止這些活動，恐怕五年之內共產黨就會控制大選，奪取日本政權。

我說，美國與中華民國不希望看到日本變成共產主義國家，因爲日本在東亞佔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依我看來，唯一有效的遏制辦法是宣佈日本共產黨爲非法。東方民衆，尤其是日本民衆的心理是這樣的，一旦日本政府採取公開宣佈日本共產黨爲非法的堅決政策，不僅日本共產黨的活動要遭到削弱（即使不能全部制止的話），而且日本公衆對參加任何日本共產黨的活動也會有所畏懼。因此，我力勸國務卿在他同吉田茂在華盛頓會談時，應提出這個問題，說服日本首相採取這一步驟。

饒伯森說，國務卿計劃在下午四點再次同吉田會晤，而且他本人也將參加會談。他還說美國政府也同樣注意到了日本的情況。杜勒斯先生已決定向日本首相提出建議。

我說，我認爲那裏的局勢非常緊要，不只是對美國和中華民國，而且對韓國也同樣重要。李承晚一再聲明，除非日本宣佈日本共產黨爲非法，否則他決不打算同日本建立外交關係。我說，關於這個問題，我要提出另外一點。饒伯森先生一定早已知道，吉田先生過去同英國的往來超過美國。因此，吉田先生對英國的觀點比對美國的觀點更爲贊成，尤其是關於遠東的局勢。看到英國的態度與政策和美國有所不同，日本首相有可能企圖影響美國接受英國的觀點，特別是在有關美國對共產黨中國的政

策方面。當然，我瞭解吉田本人是强烈反共的，不過，我恐怕吉田可能利用局勢，藉以提高他在本國的政治威望，從而有助於穩定他的政府。

饒伯森說，毫無疑問，英國對紅色中國奉行一種與美國不同的政策。美國政府奉行完全支持中華民國的政策，並且盡量不同北平政權打交道。他不相信杜勒斯國務卿或艾森豪威爾總統會被吉田說服而接受英國的觀點。

我說，此外，還有貿易問題，日本商業界向日本政府施加壓力，想同共產黨中國建立更多的貿易聯繫，大概願意見到美國放鬆對共產黨中國的貿易限制。

饒伯森說，吉田8日在全國新聞協會的演說中，講得很清楚，日本同中國大陸的貿易僅佔日本全部貿易額的百分之六。在戰爭期間，包括日本曾大量投資的中國東北地區在內，算下來也不過只佔百分之三十。按照吉田的看法，同紅色中國的貿易問題，對日本不是極爲重要的。他在演說中也講得很明白，這方面對政府的壓力不是很大的，因爲壓力來自那些地位不高，又不很重要的人物。但是，饒伯森繼續說，要求放鬆貿易限制的壓力不只來自日本，也來自世界的其他地方。不過，美國有它自己的政策，那就是阻止共產黨中國壯大它的力量。至今禁運政策仍很有效，以致北平政權只能購買錫蘭的橡膠，而且要付出高於世界市場的價格。然後，饒伯森說：他將把我提出的各點轉達給國務卿。他覺得，杜勒斯先生同吉田會晤時，一定會記得這些事的。

當我說這就是今天我想同助理國務卿討論的全部內容時，饒伯森說，他想同我談一下有關擬議中的共同防禦條約問題。他已經看過馬康衛的備忘録。譚紹華昨天早晨拜訪過馬康衛，請他轉達中國四點意見。他想對我講清楚，他那時認爲葉外長已經同意議定書的內容，並且希望把這個內容納入換文的形式中。

由於這樣的理解，他纔在6日(星期六)會議之後立即找到國務卿，成功地獲得了杜勒斯先生的同意，接着就立即通知了我。

我說，葉外長從紐約打來電話，强調他的四點意見，這就是我派譚紹華拜會馬康衛先生，請他轉達四點意見的原因。第一點是有關自衛權問題。我說，由於美國草案中也已經提出，因此是不會有困難的。第二點是換文的時間，葉外長的意見是把簽訂條約和換文作爲截然分開的兩項行動。因此，中國方面即可不必把換文同條約一起提交立法院批准。美國一方大概也有可能把換文作爲行政協定處理，無需和條約一起提交參議院。

饒伯森說，不換文，就不會有條約，因爲，毫無疑問，許多參議員想知道美國在新條約中所承擔的義務範圍。國務卿必須根據他所掌握的某些確實文件，對參議員們作出令人滿意的答復。饒伯森說，他認爲，換文和條約必須同時提交參議院。

我說，假如這樣辦，就無法保守換文的秘密。如果在這裏把事情公佈出來，很快臺北就會知道。葉外長極力反對把換文宣揚出來。

饒伯森問，怎樣分爲兩項行動？

我回答說，我已經考慮過，在規定的一天簽訂條約，再在十天或兩週後換文。

饒伯森認爲，這時間過長，恐怕新西蘭不能等待，而把它的決議案提交安全理事會。

我說，按照我的想法，時間並不過長。因爲，把條約送交參議院的準備工作，需要幾天纔能完成。在送交參議院和準備辯論的期間內，可以進行換文。這時，國務卿即可根據照會提出必要的情況。中國方面的主要問題是，換文必須不作爲條約談判的一部份，而是締結條約的結果。

饒伯森重複說我建議的時間太長。他希望先把照會的內容

問題決定下來。他接着說，據他的理解，葉外長已經同意擬議的議定書內容。

我說，不然。對照會的措詞，葉外長保留自己的意見。

饒伯森說，他不明白爲甚麼對事情的主要實質會有異議。

我說：事情的原則沒有問題，對於這一點，不僅葉外長曾向藍欽大使反復提出過保證，而且委員長對最近去臺北訪問的國務卿，以及在上次饒伯森訪臺時對他本人也提出過同樣的保證。委員長和葉外長作出的保證仍然算數。但是對美國的草案却要作一些必要的修改。因爲，中國政府作出的秘密保證，假如把擬議的換文的內容通知參議院——當然，據我瞭解必須這樣做，以便讓參議院批准條約——這就必然要使臺灣和其他地方的中國人全都知道。因此，一方面要在內容上保留保證的實質，同時還必須使用謹慎的措詞，以免引起誤解和不必要的批評。

饒伯森說，他不能理解，爲甚麼一定要反對現在文本的措詞？因爲，該文本的文字是經國務卿仔細推敲後才擬定的，一方面照顧到中國政府現時控制下的沿海島嶼，另一方面也照顧到將來可能在其控制下的領土。並且也會使共產黨完全不知道關於沿海島嶼美國將如何行動。

我同意說，爲了讓共產黨人猜測不透，並且阻止他們進攻沿海島嶼，這些內容是恰當的，我說，我想提出，由於換文已滿足了他的政府心目中最重要的一點——不會捲入一場全面戰爭的漩渦，因此，看來新西蘭似乎已不再有甚麼必要的理由提出其決議案。

饒伯森說，他無法不讓新西蘭提出它的決議案。蔣委員長多次强調，同美國簽訂共同防禦條約，是因爲有助於減輕提出新西蘭決議案在中國民衆心理上產生的不良影響，而且他還强調，應在提出決議案之前簽訂條約。

我說，蔣委員長從未贊成過這項決議案。相反，他堅決反對這個決議案。事實上，他在上星期六(11月6日)給我和葉外長發來的電報說，鑒於擬議中的條約內容，要求擯棄新西蘭決議案。

饒伯森承認，蔣委員長本人不喜歡新西蘭決議案，因此他建議簽訂中美條約，以減輕新西蘭向安理會提出決議案對中國民衆引起的精神影響。不過，美國要使新西蘭不提出此項決議案是無能爲力的。

我說，就我所知，提出此項決議案的想法並非出自新西蘭自己。

饒伯森反對這種說法。他還說，假如新西蘭不提，其他國家還會提出另外的對中國更不利的決議案。他强調說，機不可失，可惜葉外長離開華盛頓上西班牙去了。

我說：我已力勸葉外長縮短在西班牙訪問的時間，他將在本週末回到這裏。

然後，饒伯森詢問協助他的馬康衛有關共同聲明的草稿問題，還說，那天上午他不得不離開討論此事的會議。他問馬康衛討論的結果如何？

馬康衛回答說，中國方面提出的草稿中有些更動，不過只是一些枝節問題。

饒伯森說，他獲悉我已得到正式的委託，在葉外長缺席的時候有權繼續進行談判。還問，是不是果真如此？當我說"是的"時，饒伯森說，在葉外長返回以前他和我應該把談判盡可能向前推進。

我說，爲了節約時間，饒伯森先生是否能給我一份修改後的共同聲明稿，以便我研究一下？

饒伯森也向我要一份中國方面修改過的互換照會草稿。

我說，該稿一經擬就，我會很高興給他一份。我說，我正在

同臺北政府以及在馬德里的葉外長進行聯繫。如有必要，在饒伯森先生認爲方便的時候，我可以繼續談判。

會晤後，馬康衛給譚紹華打了電話，請他立即到國務院。譚紹華到國務院以後，馬康衛交給他一份美國提出的共同聲明修訂稿。譚回來後，我就閱讀這份草稿，看來比原來的文本有些改進。* 後來，我召集譚紹華和王之珍開會，再次審閱一遍，並擬定發給外交部報告最近同國務院會談情況的電稿。

另一份發給沈次長的電報提到我給委員長發出的關於擬議中的換文的電報，並曾請總統府送一副本給沈。我說明，美方認爲此事極爲緊迫，希望我們及時答復。我要求他設法催促委員長審閱"甲"、"乙"兩稿，並早日下達指示，以便同美方重開談判時有所遵循。

晚間，我應邀出席韓國大使爲即將離開國務院到香港就任總領事的莊萊德先生舉行的宴會。出席宴會的還有卡尼海軍上將和夫人、美國駐韓大使。我們吃的是高麗菜，我覺得味道既不像美國菜，也不像中國菜。韓國大使舉杯祝酒，爲美國總統、我和莊萊德乾杯。莊萊德回敬，提出爲韓國李承晚總統的健康乾杯。我提議爲美國、韓國和中國的共同事業而乾杯。

同一天(11月9日)，杜勒斯在國務院舉行記者招待會。一位通訊記者問他，關於同中國簽訂共同防禦條約，美國是否有些勉强？杜勒斯回答說：不，沒有甚麼勉强。他接着說：

> 我想，大家都知道，我們已經同中華民國的代表對這個題目進行了一系列會談，大約持續一年左右。會談是十分積極的。雖說目前還沒有取得充分進展並預期其結果如何，但我可以說，即使尚有一些難以解決的問題，目前在前進的道路上並沒有遇到甚麼不能克服的障礙。此外，我還沒有

* 見附錄十二文件丙。

適當的機會，就整個問題同必須對此類條約進行審查的參議院代表們進行討論。我們希望在本星期至少同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下屬遠東小組委員會的成員開一次會，就全部情況向他們彙報，並徵求他們的意見。

在那天的《華盛頓郵報》上，查默斯·羅伯茨又發表了一篇關於我們向美國作出保證的背景的文章。根據這篇文章所說，1954年9月3日，中共轟炸金門島後四十八小時內，五角大樓即同意我方空軍可以攻擊金門島對面大陸上的共軍炮兵陣地以及船隻和部隊。同時，在參謀長聯席會議上，以三比一的多數票，決定向艾森豪威爾總統建議，允許我方轟炸大陸內地；此後如果中共進攻金門島，美國空軍將參與作戰。贊成這項建議的有海軍上將雷德福、海軍參謀長和空軍參謀長，而李奇微將軍則反對。爭議之點是：1. 如果我們轟炸大陸，應當深入內地多遠；2. 如果要等待中共首先攻擊，那末在美國開始採取武裝行動之前，允許中共進攻到何種程度。

羅伯茨接着報導說，當參謀長聯席會議將他們的意見分別提交高級當局請示決定時，艾森豪威爾總統正在丹佛避暑，杜勒斯國務卿正出席馬尼拉會議。國務卿從馬尼拉來電同意聯席會議的意見，但當時代理國務卿比德爾·史密斯則持反對意見，並向艾森豪威爾總統建議於9月12日在丹佛召開一次國家安全委員會特別會議進行討論。會上雷德福海軍上將力主採納此項建議方案，國防部長威爾遜則主張只有在中共武裝部隊發動進攻的情況下美國纔能採取行動，而李奇微說，空軍干預，最終還需要陸軍參加，而陸軍還未作好這種必要的準備。艾森豪威爾總統最後否決了這項建議，不過，制定了一些決定。

據羅伯茨所述，這些決定是：

1. 如中共進攻金門等島嶼，則美國將採取適當的措施。

2. 美國將同臺灣締結雙邊互助條約，但臺灣必須允諾不向大陸挑釁。

3. 美國將判定共產黨的行動是否已構成侵略，達到使美國進行反擊的程度。

這家報紙的另一篇文章中談到，雖說艾森豪威爾總統明確主張同共產黨和平共處，他也不會採取與美國既定原則相反的行動。這些既定原則爲：臺灣是太平洋戰略鏈條上重要的一環，並且，臺灣的民衆決不應陷於中共統治之下，此外，自由中國是團結東南亞華僑的樞紐。

所有這些消息，我都向外交部作了報告，在這份電報中，還彙報了艾森豪威爾在一次天主教集會上的演說：他說同過去相比，今天有更多的可能維護持久和平。不過，現在全球性休戰的性質仍不穩定。美國外交政策最主要的目標是怎樣把不穩定的休戰轉化爲光榮的和平。

隨後在另一封給外交部的電報中，報告了艾森豪威爾總統在11月10日回答新聞記者提問時，否認他曾命令我國停止轟炸大陸的傳聞。艾森豪威爾說，美國在同友好國家往來時，對他們永遠是以平等相待，從未對外國發號施令。但是，美國經常同外國討論如何使用美國援助的問題，而且一直在同我國討論這個問題。他說，這些討論也聯繫到將來的兩國關係。（他的聲明暗指正在討論一項條約。）

在報紙上刊登艾森豪威爾總統聲明是很有幫助的。然而，類似羅伯茨的文章也出現在報紙上，而且暗示美國確實給我們下過命令，或者將要命令我們停止對大陸進行攻擊。很難斷定美國公衆究竟相信誰的話。此後，我在11日向外交部報告，倫敦合衆社的一則電訊甚至說，根據可靠的外交渠道消息，美國正在同英國研究關於怎樣促使臺灣中立化的建議，以期緩和遠東局勢。

電訊說，即使讓臺灣成爲一個獨立國家，英國在原則上也不反對。英國政府希望美國當局同我國政府討論這個問題，尋求解決的辦法。另一個建議的解決方案幾乎等於把臺灣變成國際委託代管區域。我還說上述報導有些像是英國放的試探性氣球，我將設法繼續深入瞭解此事。

順便提一下，外交部本身也獲悉同一或類似的合衆社倫敦電訊，並在一個星期以後來電，敍述了該電訊的要點，並且索取背景情報和我對局勢的看法，希望我盡早回電。我給他們復電稱，要他們參看我前已發去的電報，然後綜合彙報了美英對臺灣的態度。

首先，我述及11月2日我和杜勒斯國務卿會談時討論新西蘭提案的情形。我問國務卿，美國是否曾同英國協商？英國的態度如何？杜勒斯回答說，英國對提案不太喜歡，至於英國是否能同美國採取一致行動，還沒有把握。我繼而談到11月9日和饒伯森的會談，當時我提到日本首相吉田訪美一事，並說美國一定要當心，不要相信他勸說美國對中共採取更加和解態度的宣傳。我並且指出，饒伯森當時回答說，美國支持中華民國，反對共產黨政權；而美國的這項政策的根據是美國的公衆輿論，因此這個政策不大可能改變。

至於如何緩和國際局勢和避免一場原子戰爭的問題，我說，美、英正在接近一致，歐洲方面，已經達到完全一致，至於亞洲方面，尤其是如何對待臺灣問題，總的說來，雙方也在逐漸接近。這可以從美國贊成新西蘭提案；美國反對我們轟炸廈門，以及反對我們採取積極措施防守沿海島嶼等等看得出來。

我也指出，在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談判中，美國對條約措詞和用字表現出極爲謹慎的態度，其目的是爲了在我們當前的局勢下避免捲入任何戰爭。至於我們重返大陸的問題，美國認爲不

要放棄這個目標，但强烈要求我們在一段時期內應當靜待時機，並强調，如今共產黨國家的和平攻勢已經在全世界造成一種和平氣氛。我說明，最近，艾森豪威爾總統、杜勒斯國務卿、威爾遜國防部長接連發表聲明或演說，一再强調和平共處，以迎合美國普遍的公衆輿論。

電報最後概括我的看法，我說，美國政府在考慮整個世界局勢時，至少在目前，爲了達到和平共處不惜作出任何努力，並等待和觀察形勢的發展，以便能够應付不同地區的友好盟邦，同時在國內方面對民主黨人控制的新國會給予適當的考慮。另一方面，英國政府毫無疑問將繼續推行他們的陰謀，而不等待國際局勢的進一步演變。我最後結束說，這就是我們必須十分仔細注意的事。

11日在大使館爲莊萊德舉行餞行午餐會，來賓中有許多國務院官員。祝酒時我對莊萊德關於遠東方面的學識，他對我國問題的同情、理解與合作精神，以及他對自己的職責和國家利益的忠誠，表示高度評價和欽佩，並爲他的健康和成功而乾杯。輪到他祝酒時，他恭維我是華盛頓最成功的大使，受到了國務卿以及全體國務院官員的尊敬。

午後，我出席國防部部長助理爲一位來訪的土耳其陸軍中將舉行的招待會。在會上，我同最近接替莊萊德擔任負責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幫辦西博爾德閑談，他談到了日本的政局。他同意吉田首相的政治前途不穩的看法，不過，吉田還不會下臺。他說，吉田寧願解散國會，要求進行一次新的大選，以便爭取繼續擔任他的首相職務。西博爾德夫人是美日混血兒，長相也是個歐亞人，但她的言談思想顯得美國人的特點超過日本人的特點。她告訴我一些美國的家務問題，以及她如何設法當好家，她認爲，想要如她所願那樣佈置住宅並安排好家務，耐心和多動腦

筋是必不可少的兩個主要因素。

同日，我收到委員長對換文的指示，批准我建議的以"甲"稿作第一輪會商的反建議。這樣就開始了另一個頗爲困難的談判階段，因爲，我方堅持不能作出超過我們非正式保證範圍的書面保證，而且應儘可能維持相互的原則。美方則顯然打算對我們的行動自由，確保最牢固的控制，甚至達到對我們所有調動軍隊的決定擁有最後裁決權的程度。敍述到這裏，事情已很明顯，美國同中華民國談判與締結條約，其根本目的在於穩定局勢和防止（至少是限制）發生任何武裝衝突。艾森豪威爾同杜魯門在防止遠東再一次爆發戰爭的政策上，不折不扣，完全一致，而臺灣則是遠東潛在危機和糾紛的一個主要策源地。因此，艾森豪威爾政府期望穩定遠東局勢，時間越長越好，不過這並不是一種根本解決的辦法。

假若臺灣自不量力，過早訴諸武力行動，進攻大陸，勢必要陷入困境。中共可能對此不難應付。但假若他們企圖施加報復，就有可能改變西太平洋的局勢，並且從而迫使美國不得不採取某些行動。這就是美國心目中的潛在危險。因此，美國政府需要這個條約，以期在約束臺灣行動的同時，也通過維持臺灣的存在以制約共產黨。此外，我認爲，美國從不指望臺灣在沒有任何支援之下，就能單獨進行收復大陸。

美國爲甚麼謀求簽訂這項條約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理由，即美國是爲了它自己。對美國而言，臺灣是自阿拉斯加經朝鮮、日本、冲繩，然後到臺灣、菲律賓、澳大利亞、新西蘭整個防禦鏈條上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換句話說，在太平洋地區，美國利益範圍將由這個條約來保障。如果大陸勢力佔領臺灣，這個鏈子就斷了。美國用來對其廣大公衆甚至對我們公開宣傳和解釋其動機的就是這後一個理由。但是頭一個理由在下一階段談判

中有着顯著的作用。

（2）談判的末期

委員長關於擬議之換文的指示於1954年11月11日通過外交部次長沈昌煥轉達給我。該電稱，委員長認爲議定書改用換文方式甚妥，可先照所擬修正案"甲"稿向美方交涉。惟無論如何修改，仍應照我9日去電中第一項意見，儘量避免片面性質文字，而採用相互方式，以免將來我國民認爲美片面束縛我國。

指示繼稱，至於換文時間，祇須在簽約後一星期或旬日後均可，請斟酌因應。

指示還叮囑，換文須請美方保密。若須向參議員說明，亦仍盼能守密。蓋萬一洩漏，不啻通知共黨，則共黨將大肆囂張，於美亦不利也。

沈昌煥於電文最後說，希本此意遵照洽辦電示。

得到臺北同意後，我當晚即將我方議定書文本，或毋寧說是換文的文本（爲"甲"稿）送交饒伯森。約定12日下午恢復磋商。

12日晨又收到外交部電報，其中抄有一家香港出版的日報《工商日報》11月8日的一篇社論的要點。該電說，* 香港《工商日報》根據華府5日路透社電，以"條約歟？鎖鍊歟？"爲題，著文評論棠案，所謂我不向大陸發動攻擊之諒解，要點如次：

（一）如果有此項諒解，則不但使我國軍事、政治方面受極大不良影響，即對美國遠東政策及國際信譽亦有損害。蓋此舉不啻承認共黨對大陸之統治權，並鼓勵其向東南亞侵略。且使人懷疑美國之援我，僅爲保持一軍事基地之自私目的，而使鐵幕內外反共人民喪失希望。

（二）美方用意如在避免直接與共黨爲敵，則此舉適足造成

* 兩電譯文均參照顧氏所存原電。——譯者

美國與共黨長期爲敵之狀態。蓋共黨不但反對臺灣中立化，且亦反對臺灣託管，而堅決指控美國侵略臺灣，限制我軍事行動並不能滿足共黨要求。

（三）我國反共目標非僅在保衛，苟果如此，則我無異接受美方僱傭，爲美守衛基地。

（四）我順從美政策，致喪失大陸，不可再誤。

（五）如有此項諒解之束縛，我寧不要條約。

外交部的電報接着說，該報與我政府並無關係，其言論可見民意一般。故將來如棠案換文對我拘束過嚴，或對外洩漏，必遭輿論猛烈攻擊，影響中國人民士氣實匪淺鮮。盼酌予運用。

當天下午我偕譚紹華去國務院拜會饒伯森。馬康衛在座。談話集中於我方就擬議中換文內容所提之反建議。這次磋商不僅時間拖得很長，而且有時不够真誠，甚至可以說有些尖刻激烈。

一開始饒伯森就說，昨晚在里士滿參加了招待伊麗莎白太后的晚宴，凌晨兩點纔睡覺。（當時太后正在對美國和加拿大進行爲期三周的訪問。）早晨六點鐘他坐了三個鐘頭的汽車趕回華盛頓，忙了一整天。然後他用這樣的話開始了討論。他說，他懷疑中國政府是否真正打算採取中國反建議中所表示的立場。*他說，在冲繩和西太平洋其他島嶼上，並沒有歸美國統轄的中國軍隊，而按照中國反建議草案，沒有中國的同意，美國不能調動那些島上的部隊。美國總統作爲武裝部隊總司令永遠不會把限制他部署美國軍隊的權力交給任何人或任何國家，因此，他（饒伯森）礙難就這一建議進行討論。

我說，我願把我國提案的想法加以解釋。我回顧了雙方暫時同意的條約草案的某些條款，這些條款在形式上是相互的，

* 反建議與"甲"稿相同。原文見附錄十一，文件乙，11月11日晚送交國務院。

如，對締約國一方之危害即是對另一方的危害等等；因此，冲繩發生的事自然也會影響到中國政府管轄下的領土。我接着說，蔣總統殷切希望條約應採取相互的形式。除了軍事因素外，還應適當注意到政治方面。條約要經立法院批准，如遭到立法機關和人民的責難，則實屬不幸。我舉出香港《工商日報》題爲《條約歟？鎖鍊歟？》的社論作爲例證。社論以路透社華盛頓1954年11月5日的報導爲依據，意思是說美國和中華民國在共同安全條約的談判中有某種諒解，禁止中國政府對大陸採取軍事行動。（然後我按照外交部的電報內容，將社論要點口譯成英語。）

饒伯森說，談判不可能以一家報紙根據路透社報導而寫的社論作爲依據。

我說，我並非發表我個人的意見，只是譯出香港一家中文報紙社論的要點來說明中國新聞界對此項談判如何關切並注視着談判的結果。中國政府也注意到了自由中國人民的態度。因此，重要的是應特別努力做到使條約的詞句適當貼切，以解除人民的疑慮，不給他們以責難的口實。

饒伯森問道，葉部長在大使館舉行記者招待會，對共同防禦條約談判的背景給予簡要說明，是否屬實。

我說，沒有舉行過記者招待會。* 鑒於新聞界人士紛紛要求會見外交部長，而後者又不願接見他們，只好採取了一種策畧的辦法，舉行了個小型的宴會，有選擇地請了一部分新聞界的代表，使之完全成爲社交集會。飯後，客人停留約四十五分鐘，其時有人向外交部長問到中國國內情況，問到報上登載的中美之間簽定共同防禦條約的談判情況。我强調指出，外交部長以極老練而圓滑的方式回避了談判情況的問題，只是說近幾個月來

* 關於這次和記者的會見參見上節11月3日招待新聞界代表之晚宴。

談判在斷斷續續地進行。回答所用的詞句與美國高級官員回答有人提出的同一問題時所用的詞句幾乎相同。我記得當時我在場，認爲外交部長的回答甚爲得體，沒有透露任何消息，也沒有給人留出猜測的餘地。

饒伯森問，查默斯·羅伯茨是否在場。

我做了肯定的回答，說道，但沒有告訴羅伯茨任何特別消息。我以爲，人們讀了羅伯茨的文章後不難看出，他的消息來源確實出自美方，因爲他所提到的許多事情，在當前的磋商中根本沒有提到過。

饒伯森强調說，對這樣一個記者招待會，他感到遺憾。他接着說，倘若上述社論代表中國的意見，則條約難以簽訂，而如不要條約，事情最好現在作罷。在中國政府要求簽訂這一條約時，美國充分認識到所涉及的各種困難，而且已經把困難正式通知了中國政府。美國決不能同要採取軍事行動的任何國家談判簽訂防禦條約，而把美國拖入戰爭。中國的換文草案，美國政府不能接受。他强調說中國政府希望雙方對等，但雙方對等只能在條件適宜的情況下纔能獲得。

我回答說，中國政府無意在美國所屬西太平洋島嶼上佈署它的軍隊。我對他說，因爲中國政府認爲，重要的是按條約草案的原則盡量使換文在文字上表現出相互性，所以涉及西太平洋島嶼也並非不當；不過，事實上中國政府無意限制美國在那裏佈署其部隊的權力。提出具有相互形式的理由主要是從政治方面考慮。

饒伯森宣稱，美國政府不能同別的國家簽訂共同防禦協定，除非對那個國家的攻擊危及美國。正是基於這一理由，協議的某些條款必須是雙方相互的形式。按照他的說法，換文的中國對應草案中的相互式條款是不適宜的。如果中國堅持，他將提

出把美國所屬西太平洋島嶼從談判的條約中剔除出來。他說，國防部決不會同意中國的對應草案，美國總統也決不允許任何人或任何國家對他佈署美國軍隊的權力享有否決權。他又解釋道，因此，對於是否把這一草案提交他的上級考慮，他頗爲猶豫。

我再次向饒伯森保證，中國政府毫無謀求饒伯森先生所稱之否決權的意圖。我强調說，中國政府所謀求的僅是換文要有尊嚴的形式，這主要是出於政治方面的原因，沒有其他方面的考慮。

然後饒伯森先把中國對應草案閱讀了一遍，然後加以評論說，草案刪去了中華民國在兩個地區軍事部署的條款。他强調，在臺灣、澎湖及沿海島嶼的軍事部署問題也是重要的。饒伯森說："假如你們把你們的軍隊都調至沿海島嶼，那麼美國部隊，我指的是步兵，就得保衛臺灣與澎湖，因爲美國將承擔保衛它們的義務。"

我說，中國政府寧願刪去軍事部署這一句，因爲它似乎是對軍事行動自由的一種限制。我認爲，對美國至關重要的是有關"武力之使用"的規定，這多少有點彼此相互的形式，已爲雙方所接受。

饒伯森解釋道，除了前面說到的美國拒絕把它所屬西太平洋島嶼包括在換文範圍之內的理由外，美國十分重視軍隊部署問題，因此不能接受中國的草案。

這時饒伯森辦公桌上的電話鈴響了，通知他國務卿要馬上見他。這時問題還未談完，我扼要地重申了我國政府的觀點，說道，鑒於兩國政府的密切合作關係和中國急需美國的援助以及目前已有的就使用美國軍援進行磋商的協議，刪去有關軍事部署的條款，不會引起任何真正的困難，而此事對中國政府來說，與其說是軍事問題，不如說是政治問題。我進一步指出，政治因

素和軍事因素同樣重要。如果能找出協調兩國政府觀點的方式，那對中國將是一個道義上的巨大支援。因此，請助理國務卿把我所解釋的中國立場提請國務卿注意。

饒伯森答應他將把這一要求報告給國務卿。

11月14日星期天。無正式約會，這是本月中我的第一個閒靜的日子。我散步兩個小時。收到幾份電報。其中一件標着特急和極密，是外交部次長沈昌煥對我報告最近與饒伯森談話內容電報的復電。電報中說，總統對美國堅持的各點感到十分不悅。他認爲美方逼我太甚，對軍事部署一點，尤其如此。他認爲這點必須刪除。已親電執事說明理由，可見總統對此點之重視。

然後沈次長把總統的指示轉述如下：*

（一）如美同意刪除軍事部署一點，我可試提"乙"稿。

（二）關於相互方式一節，我亦應力爭，俾萬一洩漏時，不致予人以對我片面約束之感。且美方向以平等合作爲號召，美總統近且强調以平等地位對待盟國，現美如堅持片面方式，亦有損美立場。

（三）我執行反共抗俄國策，多賴於國內外民心士氣之支持，此點亦爲美方所深知。我決不能不顧輿論而簽此約。請再向美方詳予說明。洽辦結果請電示。

約一個小時之後，機要室收到委員長的來電。電稱，軍事部署一點如列入換文，於軍民觀感均不佳，影響士氣民心，且有利共黨。實際上對美亦多不利。事實上，中美對軍事部署早已經常會商，實無需要在換文中規定。盼告杜勒斯國務卿及饒伯森助理國務卿，請其同意，勿將此點列入換文。

外交部還拍來另一份電報，索取美國草擬的共同聲明修正稿全文，因爲我曾向外交部報告，馬康衛於9日將美方修正稿交

* 所引電文錄自顧氏所存函電原文。——譯者

給譚紹華。我在回電中說，查美方馬康衛9日所交譚公使之修正聲明，據其向譚公使解釋，該稿雖經修正，仍應視爲未定稿。且其末段括弧內有"俟議定書或換文稿內容商定後，再予補充"等字樣。

我在電報中還說，當時經譚公使告以我認爲條約與換文係屬兩事，迭經我方於近日談判中聲明，無論換文內容如何，雙方應守秘密。將來共同聲明不必過於冗長，更不必提及換文內容。

我接着說，美方前曾主張先討論換文，俟成立協議後，再討論聲明稿。現因換文問題尚未商妥，故此項聲明初稿尚未商談。隨後，我附上了馬康衛9日交來的修正聲明中文譯文。

那天譚紹華被馬康衛邀去國務院，回來時帶來一份美方對換文的修訂稿。其後我又發出一份由外交部轉呈的對委員長本人來電的復電。電中附有14日下午五時馬康衛親自遞交譚紹華的美方換文修訂稿的中文譯文。* 據馬康衛稱，此稿係由杜勒斯國務卿親自起草，因時間急促，未及與其他有關單位會商，故尚非最後定稿，美方仍保留再修改之權。但爲爭取時間起見，先送我方。此稿如經我方接受，以後談判當較易進行。故請顧大使即電達中國政府。

我說，竊按美方此次另提修正稿，殆因12日鈞與饒伯森助理國務卿談話時曾堅持平等相互原則，竭力反對片面規定，故此次修正稿在起草方面對我似有遷就，而儘量採用相互之形式。

我還說，謹將研究要點陳述如下：**

（甲）美方原稿曾規定，我國在臺澎及外島間之軍事部署須經共同協議云云，純屬片面，且對我部署軍隊之大權顯欲加以廣泛之限制。此次美修正稿不再用軍事部署字樣，且

* 美國11月14日換文草案見附錄十一，文件丙。

** 此電電文錄自顧氏所存函電。——譯者

亦不再片面限於臺澎及外島二區域，而改變方式，於修正稿末句中規定"凡由雙方共同努力及貢獻而產生之軍事份子，非經共同核准，不得撤離第六條所述之各區域"。就字面解釋，自適用於條約所述之雙方領土，不僅採用相互形式，且我在理論上亦保有在美國西太平洋島嶼上之同樣權利。就目前情形而論，雖因事實上我在各該島嶼並無駐軍，亦未有共同努力與貢獻，自不能適用。但倘將來局勢演變，我參與各該島嶼之防務，則我自亦有行使該權利之可能。

（乙）美修正稿對於使用武力之規定，就地域言，僅限於臺澎與外島二區域，並未將其西太平洋島嶼包括在內，此與其原稿及我"乙"稿相同，自非完全平等。美方意見則認爲此約着重防守臺澎，而美在臺澎負有實際協防之責任，與我對其西太平洋島嶼之情形不同。惟美就使用武力之雙方而言，則在此二區域內，雙方均須經過共同協議。對美現在駐臺澎區域之海空軍，我亦可同樣限制美方行動。故似尚屬相互性質，且較我歷次對美方所作片面保證，似稍官冕。

（丙）綜上分析，美方修正換文稿似已採用我所提"甲"稿之要旨，顧及我方立場，其措詞方式亦有相當改進。我在大體上是否可勉予授受，敬祈鑒核電示。

我請求委員長考慮，然後給予指示。

次日，11月15日，葉公超自西班牙歸來，傍晚時我迎之於國民機場。他興高彩烈，顯然對西班牙之行和在那裏受到的接待頗爲滿意。他說，西班牙的國防大臣和外交大臣想盡一切方法使他感到愉快。當他提到喜歡打獵，想買枝名貴的西班牙獵槍時，兩位大臣各送給了他一枝，雖然他本來只想買一枝。他說，他和佛朗哥元帥的會談是十分坦率的。佛朗哥勸他把在華盛頓與美國舉行的共同防禦條約談判趕快完成。

至於在這裏的談判，在他離此期間大有進展，就條約草案而言已克服了主要困難，現在的困難集中於換文，特別是在中華民國軍事部署須經美國同意的問題上。我告訴他，美方爲遷就我方的反對意見已經提出了第二個對應的草案。我說，此最新的對應草案提出把需要同意的項目僅限於共同努力的成果上，以此來體現雙方相互和平等的原則。葉似乎不大滿意，對他離此期間我們的努力有些不以爲然。幸而，即使臺北已批准了中國的對應草案，我方尚未對美方做出任何讓步。

葉外長次晨來訪，我們開會爲即將舉行的與饒伯森的會見做準備。葉外長仍要求美方放棄關於軍事部署那一點，即便新修改的美國草案在最後一句話中改稱作"軍事份子"也不行。我們共同草擬了一份新草案，完全不提這一點，中午纔完成，以便我們能在下午二時三十分和饒伯森見面時把它帶去。

下午二時半，我們由譚紹華陪同去國務院。馬康衛參加了會談。會議沒有取得進展，因爲葉外長重複的仍是我在與美方辯論時所採的若干論點，即對我國在臺灣和澎湖的軍事部署須同美國協商並取得它的同意，這將削弱這兩個地區的防禦力量。

根據譚紹華寫的會談紀要，會談的開場是趣味性的交談，談到了外交部長的西班牙之行。然後，饒伯森說，在葉外長離此期間，開了次會，在澄清確實存在的某些誤會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展。

葉外長說，關於那次會談我已經向他報告過。不過他個人不認爲取得了任何真正的進展。饒伯森先生當能記得，他以前曾經說過，中國不能接受"軍事部署"那一句。現在美國政府提出換文修改草案，這份草案儘管提到雙方同意的條約文本第六條，表面看來是雙方對等的，但按中國的觀點來說，仍是不能接受的。他還提醒助理國務卿，條約附加議定書的主意是在對條

約文本已達成臨時協議之後突然提出來的。他認爲，這一問題如能和條約的要點一起提出討論，也許更爲適宜。

饒伯森說，如果雙方不忘美國的立場並回憶杜勒斯國務卿和蔣總統的會談，現在磋商的內容並沒有新東西。中國政府應該認識到，美國政府一向認爲由於中國目前的局勢，簽訂這樣一個條約確有實際困難，鑒於對這一問題的非正式諒解已經存在，現在要做的不過是把過去非正式和非官方同意的東西使之成爲正式的和官方的。

外交部長說，他願談談業經雙方同意的1954年 6 月17日他自己和藍欽大使的談話記錄。記錄中寫道，中國政府同意，不徵得美國同意，對大陸不採取大規模軍事行動。他認爲“軍事份子”那一句和“軍事部署”一樣，離開了本協議的範圍，這樣的條款是節外生枝，實在不大合適。如在談判初期提出，也許早已順利解決。關於“使用武力”的一句已經充份把情況包括在內；如將美國修改草案最後一段（即涉及“軍事份子”的那一段）包括在換文之內，則中國政府想派一小部份軍隊去大陳島或別的島嶼，將必須取得在華盛頓這裏的美國政府的同意。外交部長表示，希望能擬定更合適的草案，並希望助理國務卿勸說國務卿刪去那一段。

饒伯森說，那一段並不侵犯中國政府的主權，因爲條約所包括的全部內容都涉及共同的任務，雙方磋商是理所當然的。他又說，他不是軍人，不過即使作爲門外漢，他也能清楚理解那一段並非不合理；在國與國之間的軍事問題上，磋商與協議是必須的。他舉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西歐的軍事聯合行動說明他的論點。

外交部長堅持認爲“使用武力”的一句已充分說明問題，這已爲中國以某種方式所接受。饒伯森馬上說：“不。”“假如你們

把全部軍隊派遣到沿海島嶼，那我們就不得不在臺灣和澎湖補充進我們自己的軍隊。”

外交部長說，饒伯森先生的論點乃是基於一種毫無根據的、不合邏輯的假設，因爲這種情況是決不會發生的。饒伯森則認爲，條約多少總是永久性的契約，它可能比談判人的生命更爲長久。他願意看到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文件，因此，美國的主張並非不近情理。

我說，我想澄清一點。我理解，在“使用武力”的這一句中，重點在“自”這個字眼。因此美國的修改草案不適用於中國軍隊在臺灣或澎湖以內或二者之間的調動。饒伯森答道，大使的理解是正確的。

葉外長說，按照美國原來的草案或新草案最後一段中所載“軍事部署”一句，中國政府不能從臺灣和澎湖調出軍隊，而美國政府又明確承認中國的自衛權，如果中國在緊急時刻出兵保衛沿海島嶼，事先必須徵得美國的同意，那麽，承認這種自衛權就等於是一句空話。美國當局已向中國政府聞明，保衛沿海島嶼是中國自己的責任，在談判過程中也已經明確自衛是中國的固有權力，這些觀點與美國在換文末段中堅持的主張是難以諧調的。外長堅決說：“如果接受這一款，那就是說，在緊急關頭也必須商之於華盛頓。”

饒伯森說：“當地磋商即可。”

外長提到最近共產黨對金門的進攻時說，9月3日那天，中國官方等了七個小時纔得到太平洋地區總司令的答復。由此可知，萬一沿海島嶼發生緊急情況，中國政府將處於何等尷尬的境地。如能草擬適宜詞句，規定中國爲了自衛，可以從臺灣和澎湖調動軍隊，那就比較合理，或許易於爲中國政府所接受。

饒伯森認爲，沿着這個路子也許可以找到一些辦法。他說，

如外交部長想出恰當的措辭，他願對此進行討論。然後，饒伯森簡要地回顧了他最近的臺灣之行，暗示甚至委員長也不這樣堅決反對美國的意見。他大聲說，蔣委員長向來是個合作的好夥伴。可是他又說，中國可以把它所有的軍隊都調至沿海島嶼，而在臺灣和澎湖不設防。他接着說："你知道美國人民對派地面部隊出國的態度，想到這一點，就可以理解美國的立場不是不合理的。"所以他堅決認爲，所談的最後一段，對中國政府的臉面沒有甚麼不好看，沒有這一段，美國政府就寧願不要這個條約。

我說，就美國政府看來，問題的癥結就是制止中國把全部軍隊調至沿海島嶼。果然如此，則可以製訂出符合雙方論點的方案的。

饒伯森嚴肅慎重地說，美國是抱着主權平等的觀念參加這一條約的談判的，在磋商的過程中，從未提到過雙方之間的實力和權勢方面的差別。他說："我們所寫入條約中的文字，要設法使共產黨無從獲悉美國對這些沿海島嶼的意圖。"他又指出，在原草案（雙方同意文本的第五條）中用的字眼是"對……之攻擊"，但是現在改爲"針對……之攻擊"。他說這一改動就是出於對中國利益的考慮。

葉外長說，對助理國務卿肯定美國尊重中國的利益十分感激，但仍然要說，最後一段是不必要的。他堅決地說，如果換文中有意圖阻止中國在沿海島嶼遇有緊急情況時派兵援救的任何規定，作爲外交部長，他難以簽字。然後他提到蔣總統的最近指示，對"軍事部署"和"軍事份子"的句子表示反對。葉博士重申，中國政府不能接受限制它自由派兵保衛沿海島嶼的任何約束。他又說，如果美國政府確實想讓中國在臺灣和澎湖保持足够的兵力用以自衛，也許可以找到一個方案來體現並說明目前的各項保證，但不能像美國草案最後一段那樣超越這一範圍。

助理國務卿說，他必須去參加另外一個會；又說，國務卿希望雙方談判代表加速進程。他承認根據葉博士提出的意見尋求一個新方案可能是有益的，建議雙方共同努力找出能被共同接受的措辭。

葉外長特別强調，假若中國接受"軍事部署"或"軍事單位"的辭句，他將無法把它結合關於"使用武力"的規定向立法院做出解釋。然後他向譚紹華要了一份中國新草案，* 遞給饒伯森，問他個人認爲是否能够接受。

饒伯森把草案看了一遍，發表意見說，他不喜歡"使用武力"一辭前面的"涉及大規模軍事行動"一詞。根據他的理解，美國使用兵力的權利是根據雙方同意的條約文本第七條的規定而來的。

葉外長解釋道，在他多次提到的那個"保證"中，僅涉及到中國大陸的大規模軍事行動，這也是他前面所說的"使用武力"一詞有些超越當時的約定的原因。他堅持說，換文不應超出"保證"的範圍。至於雙方同意的條約文本第七條，外長指出，爲實現這一條，需有另外的協議，這可以在條約簽字以後進行。

助理國務卿承認，兩國之間意見有分歧，應提請蔣總統注意。

葉外長說，他正是遵照總統的指示表達中國的意見的。他說，立法院曾兩次向他提出質詢，美國政府是否曾經建議中國政府放棄沿海島嶼。他每次都回答說："沒有，據我所知沒有。"他認爲這些島嶼無疑具有戰畧價值，對臺灣的防衛極關重要。他請教過一些美國海軍軍官，他們也有這種看法。

饒伯森說，據他所知，美國從未建議過中國放棄這些島嶼。

會談將近結束時，話題轉到11月3日在雙橡園爲招待經過選擇的一小部份記者而舉辦的冷餐會。葉外長的說明基本上是

* 見附録十一，文件丁，1954年11月16日中國草案。

我從前對饒伯森講過的話，這完全是個社交活動，並沒有透露過，甚至沒有暗示過任何重要消息。

17日晨，我收到沈次長對我14日報告美國修訂草案的復電。電文稱，* 我政府已決定修正稿末句擬在文字上修正如下："凡由兩締約國雙方共同努力與貢獻而產生之軍事單位之調離第六條所述各領土，須由雙方共同協議行之"。（美國原草案規定"非經共同核准"這種軍事單位不得撤離。）其中軍事單位係我國國防部所用中文術語，又撤離改譯爲調離，在英文本中均無需修改。

電文還說，助理國務卿饒伯森訪臺時總統曾提及可在棠案之外，另成立兩個諒解。一爲我方在決定反攻大陸以前，同意與美方洽商。另一爲如共黨來攻外島，美願予我以全力支持。前一諒解即爲現在洽商中之換文，後一諒解亦請即洽美方，亦有明確表示。以上請轉陳部長，並續洽電示。

同一天早晨，我的空軍武官衣復恩上校剛從臺灣歸來向我報告說，他曾隨同俞大維將軍（當時的國防部長）前往金門和大陳，發現我國海軍無空中掩護，過於暴露。他還說，我們只收到了四架F-86飛機，不過將有更多的飛機交貨。

11月18日上午，我接待了南非聯邦的新任大使霍洛韋博士。霍洛韋有學者風度，性情温和，對人對事沒有偏見，在南非政府任財政部長多年。他談到政府的收入情況時說，在他的國家，金礦已成爲可靠的企業，不再遭受不可預測的風險。專家們從岩層試驗中就可測定能够從每種礦石中獲得多少黃金和副產品。不過所得稅正在取代開採稅，成爲政府歲入的主要來源。

下午我偕外交部長參加拉脫維亞公使館的國慶招待會，這是我們對拉脫維亞表示同情和友好的不尋常的姿態。主人是斯

* 此電譯文參照顧氏所存該電原文。——譯者

佩基埃代辦和夫人。美國禮賓司司長西蒙斯也到場。拉脫維亞的處境十分困難，它不僅被蘇聯佔領，而且已被吞併，成爲蘇聯的一部份。美國一直拒絕承認這種合併，而繼續與華盛頓的拉脫維亞公使館來往。當然，中國對拉脫維亞深表同情，所以我要到場，並偕外交部長出席招待會。

在此期間，葉外長和我共同草擬了一份新換文草案。16日和饒伯森的會談沒有取得進展。此外，臺北的最新訓令表明，臺北反對美國的修訂草案與外交部長看問題的角度不同。我們的新草案加入了臺北的最新訓令的要點。

草案於17日完成，派譚紹華親自遞交給馬康衛，同時附有必要的說明。* 18日譚博士拜會馬康衛，之後，我們給外交部去了一份報告。報告說，**關於使用武力及我對領土之自衛權各點，雙方已獲協議。現雙方爭執焦點仍在美稿對我軍事單位之調離一端，擬仍盡力設法交涉，予以刪除。茲另擬新修正稿，末段加"對我防守外島，美允予我供應上之全力支持"一句，於本月上午派譚公使送交馬康衛科長，並飭其告以我政府對美稿中軍事單位之調離一點，仍表反對。同時復奉訓令向美提出，請保證我防守外島，美將予我供應上之全力支持。如美方能給此保證，則葉外長與我當建議政府接受軍事單位調離臺澎須經協議之規定。

報告繼續說，馬康衛科長表示美政府對軍事單位之調離一點甚爲重視；至我所提請美保證全力支持我防守外島一點，彼個人意見以此一問題牽涉甚廣，美政府未必熱心。但允即爲轉陳。又經約定明日上午十一時由葉外長和我續與助理國務卿饒伯森會談。希酌轉陳。

---

* 參閱附錄十一，文件戊，1954年11月18日遞交美國國務院的中國新草案。

** 此電譯文參照顧氏所存函電原文。——譯者

隨同報告並附去我方修正稿中英文全文。

19日午後不久，我偕同葉外長和譚博士會見了饒伯森。會談一開始，葉外長對饒伯森說，想必國務卿已經看過中國的換文新草案。他問饒伯森是否了解到國務卿的意見。他還說，對中方草案的內容他想解釋一下，他理解簽訂條約的目的主要在於臺灣和澎湖的防禦，因此，中國政府殷切希望美國政府能够在換文中表示一下，在中國大陸沿海島嶼的防禦中願意隨時給予供應上之支持，當然中國政府完全認識到確保這些島嶼的安全，是它自己的責任。隨後，關於美國換文草案，對自"兩地區"中任一地區的"使用武力"應爲"共同協議"之事項一句，他再次表示反對。他說，如果中國政府就美國草案中那樣的措詞實行換文，在中國人民中決不會有好的反應。中國人民，特別是立法院會認爲這無異說，沿海島嶼終究是要放棄的。因爲，按照美國提出的草案，在緊急情況下中國政府不能自由派兵去沿海島嶼。中國之自衛權雖有明文規定，但實際上已被美國所擬草案中的其他規定所取消。

饒伯森答道，美國政府認爲，換文中包括美國所擬的內容是絶對必要的，爲了明確雙方的義務，條約需要這樣的補充。

葉外長請饒伯森把中國政府的觀點和中國人民對此極爲敏感的心情向杜勒斯國務卿加以解釋，並建議他取消美國草案中有關"軍事單位"那最後一句話。如果國務卿不這樣做，他强烈要求美國接受中國草案中的最後一段，即對於沿海島嶼的防禦，給予供應支持。那樣，中國人民便認爲得到了補償，在保衛沿海島嶼的鬥爭中獲得了美國政府的支持，他和我纔能建議我國政府接受稍加修改的美國草案最後一句的實質性內容。*

---

* 見附録十二，文件戊，1954年11月17日中國修正草案第一段最後一句。

饒伯森說，他個人可以贊成外交部長的論點，也很理解中國人民和立法機關的感情，但堅決認爲不宜提出對沿海島嶼的供應支持問題。因此他認爲不能接受11月18日的中國草案，因爲，如果他接受，那就必須提交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而那樣就失去參議院批准條約的可能性。他又說，他曾和國務卿談過中國草案，國務卿曾加以細心考慮，對中國政府的觀點也深表同情。國務卿堅決認爲他不能接受中國草案的最後那一段，不過他可以遷就中國政府，把"軍事單位"那句末尾的"共同核准"改爲"彼此協議"或"共同協議"。

葉部長仍然要求删去關於"軍事單位"一句。

饒伯森說，條約必須置於鞏固的基礎之上。中國政府固然有其難處，美國政府也有難處，如果美國所承擔的義務在條約中或補充協議中不予明確規定，不僅會受到國會和美國人民的批評，也會受到美國盟國的指責。美國政府確實考慮到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利益，正是爲了這個原因，國務院對於有關中國局勢和沿海島嶼的公開言論特別注意，從而使中國共產黨捉摸不定；爲了表示美國政府的善意，美國政府甚至決定將雙方同意的條約第五條中的"對……之攻擊"改爲"針對……之攻擊"。因爲這樣一改更符合中國的利益。饒伯森帶有情緒地繼續說，自從中國政府表示願同美國政府談判安全條約以來，幾乎一年的時間過去了，如果談判再拖下去，那將給人以非常惡劣的印象。

葉外長對饒伯森支持中國政府的説明表示感謝。他説，他接受把"對……之攻擊"改爲"針對……之攻擊"的詞句。然而他强調，如果中國採納了11月14日美國草案的最後一段，中國共產黨對於美國對沿海島嶼的態度將十分清楚，相反，如果美國接受了中國草案的最後一段，那將產生極好的影響，等於通告中國共產黨，美國將協助中國保衛那些島嶼。

我說，某些方面使人有一種美國政府對中國沿海島嶼漠不關心的印象，如果美國政府接受中國草案有關對那些島嶼提供供應支持的一段，則將產生極好的影響。中國政府官員完全了解美國的立場，並贊同饒伯森先生提出的一切極有說服力的理由，然而中國民衆和立法院却非常敏感，他們只按照他們閱讀的東西來理解當前的形勢。如果美國草案一經發表，必然會引起不良的反應。

饒伯森說，中國草案末段牽涉太廣，此外，他本人就不了解"供應支持"的含義是甚麽。某些沿海島嶼委實太小，太靠近大陸，沒有甚麽重要意義，如果美國政府答應給予支持，那麽，丢掉一個小島就要損害美國的威望。他說，美國對中國的事業給予了慷慨的援助，然而不願有損自己的威望。不過他又說，他無意使人產生某些沿海島嶼不重要的印象。

葉外長一再重申"軍事單位"一句確不需要，他要求删去。

饒伯森回答說，這一句是經國務院最優秀的法律專家仔細推敲過的，就美國的立場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他進一步說明，在上次戰爭中，通過類似"軍事單位"條款那樣的協議作出安排是屢見不鮮的。最重要的事是臺灣和澎湖的防禦，如美國"確認"保衛那些小島，那將是給共產黨提供情報。

葉外長問饒伯森，鑒於雙方意見有根本分歧，他能否想出一種克服這種障礙的方案。葉建議，如果美國政府認爲不能在換文中提出對沿海島嶼提供供應支持問題，可以通過正常外交途徑達成另外一個諒解或協議。饒伯森答稱，那是另外一回事。葉說，他知道，在蔣總統和饒伯森先生會晤時，蔣總統一再明確，不得美國的同意，中國決不對大陸發動大規模進攻，同時要求對沿海島嶼的防禦提供供應支持。他想知道事情是如何提起的，以及隨後磋商的情況。

此時，饒伯森桌上的電話鈴響了，通知他國務卿要見他。約十分鐘後，饒伯森笑容滿面地回到辦公室說："諸位先生，行了。"他告訴我們，國務卿急欲促成協議，想出在有關"軍事單位"一句中在"第六條"與"彼此協議"之間加進一個從句。修改後的文字如下：

> 凡由兩締約雙方共同努力與貢獻而產生之軍事單位，其調離第六條所述各領土，達於實質上減低該地區防守之可能性之程度者，須經共同協議。

葉外長和我稍加商議後說，這是個很好的建議，十分婉轉靈活，他個人認爲這一改正是個很大的進展，但他還須報請政府予以接受。

譚博士認爲，如把"該地區"字樣改爲"此等領土"，措詞或許更爲貼切。這個建議當被採納。我評論說，根據我的理解，不削弱這些領土的防禦能力的"軍事單位"的調離，則無需經雙方同意。

饒伯森說，大使的理解是正確的。*

再談到對沿海島嶼提供供應支持的問題，葉外長說，美國是否可以給我國政府某種明確保證，願意對這些島嶼提供供應支持。

饒伯森答道，他現在不想討論這個問題，如果外交部長想談，可在日後提出。

葉外長說，條約簽字之後，他將向美國政府遞交一份有關供應支持的文件供美國政府考慮。

饒伯森說，收到這樣的文件之後，他將和有關部門商議，並把副本送給他們研究。

葉外長又回到"使用武力"這一條款上，他希望這一條無論

* 1954年11月19日臨時協議的換文全文，見附録十一，文件己。

如何不能影響中國政府的“港口關閉令”，希望對此有清楚的理解。他又說，這一命令已經實行了一些時候，其目的在於制止戰畧物資運往中國大陸，特別是靠近臺灣的福建和浙江沿海港口。

饒伯森說，他不大清楚此事。

葉外長說，中國政府關於關閉港口一事的立場，曾向藍欽大使和其他美國代表作過解釋，而今仍維持不變。

我說，“使用武力”這一句不應影響“港口關閉令”，因爲美國政府也對大陸實行戰畧物資的禁運。此外，關閉港口可以認爲是自衛的一種手段，自衛權在未來的換文中是有明文規定的。

饒伯森說，實行這一命令應有節制，如果中國海軍爲實現這一命令而投入大規模的戰鬥，那恐怕就是一個重要問題，也是另外一回事了。

葉外交解釋道，中國海軍並不是攔截每一艘船隻，關閉令只限於航行在臺灣海峽，向臨近臺灣的福建和浙江港口運送物資的船隻，因爲中國共產黨從這裏獲得的戰畧物資，主要是用來對付臺灣和澎湖的。（葉外長解釋之後，會談即告結束。）

那天下午晚些時候，我接待了西班牙新任大使何塞·馬里亞·阿賴爾薩，他以前曾任畢爾巴鄂市市長。他是來進行禮節性拜訪。他是個中年人，朝氣十足，充滿活力，顯然是個能幹的人。我們談到許多話題，包括法國的政局。他認爲孟戴斯-弗朗斯雖然給美國當局的印象不錯，他的總理也當不長。事實上年底以前他就會倒臺。由於巴黎下議院議員們的密謀，這是無法避免的結局。（法國總理當時正在對加拿大和美國進行短暫的訪問。20日他在華盛頓全國新聞俱樂部發表演說，21日與杜勒斯國務卿發表關於歐洲共同安全的聯合公報，22日他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關於裁軍、和平控制原子能以及與法國利益有關的其他問題的演說。）

次日，我主持把條約文本正式翻譯成中文，考慮安排草簽條約的日期，然後把條約的最後英文文本從頭到尾仔細閱讀了一遍。21日下午晚些時候，馬康衛來說，草簽將於感恩節前，11月22日或23日舉行。我把這一消息直接電告總統府。大使館機要室不久前接到電報，指示說，爲了迅捷起見，此後呈總統的重要電報可直接拍至總統府。總統將命人譯好，再送外交部。這說明總統實際上是在親自主持此事。

22日收到沈次長致葉部長電稱，已收到19日與饒伯森會談情況的報告。沈對報告未作直接評論；他所談的是外交部對於談判一事給立法院外交委員會的摘要究應簡畧到甚麽程度，是辦還是不辦？如果辦，甚麽時候辦。

沈說，按照葉部長的指示，并滿足美國內政方面的要求，我方對條約談判嚴格保密。所有來電均直接呈送總統，並送交副總統、行政院院長和張羣將軍（總統府秘書長）。在收到了我們附有雙方同意的條約文本的電報並呈送上述諸人之後，總統爲此召集了一個會議，除上述諸位和他本人（沈）出席外，只邀請了立法院院長、司法院院長、行政院副院長和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參加。

談到美國方面，沈接着說，美國官方不斷透露出有關條約的消息，臺灣和香港的報紙競相刊登華盛頓拍發的新聞報導。香港《工商日報》甚至竟對美國限制中國爲光復大陸而採取軍事行動的消息加以評論，這就引起了各界對條約談判的注意。於是我方不得不立即採取相應措施。20日晚，行政院長宴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的全體委員，聽取他（沈）作有關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談判經過的報告。

沈認爲外交部在不久的將來應對立法院外交委員會透露一些情況。不過他還認爲對於時機問題應倍加謹慎，因此他向部

長請示下列幾點:條約大概何時可以簽字,何時纔應透露給立法院外交委員會;談判達到一定階段,葉部長是否可返臺一行,親自向總統和有關方面彙報,這樣可以表明此事的重要意義以及我們對此事的重視;如果外交委員會邀請他(沈)出席會議,報告談判情況,他應該向他們透露到甚麼程度?

據沈次長給外交部長的另一份電報說,在臺北,11月23日上午,蔣總統召集副總統、行政院長、秘書長張羣和沈開會討論我們對11月19日談判情況的報告。沈說,到會者一致稱贊部長對換文談判的掌握。總統也表示他贊成要求美國對沿海島嶼防禦提供供應支持的提法。事實上,所有到會的人都認爲,在條約簽字之前,不可能達成一項對此問題的協議。會議責成葉部長酌情繼續通過正式渠道和美方進行交涉,希望條約儘可能早日簽訂,以免事情複雜化。

沈說,總統還指出,共同聲明公佈之後,應和各友黨以及其他有關方面交換意見,說明條約談判的背景;立法院外交委員會要他在12月1日對條約談判的情況提出報告。他不知道在共同聲明之後,要多久條約纔能簽字。

11月23日,葉外長對這兩份電報一起作了復電。他指出,國務院正在私下和參議院的共和與民主兩黨領袖磋商關於締約的問題,旨在敦促他們當條約提交參議院討論審批時,予以支持並通過。但國務院無意在條約簽字之前向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提出報告。饒伯森說,和他說過這件事的參議員有民主黨人喬治、斯帕克曼和曼斯菲爾德以及共和黨人諾蘭、史密斯和威利。葉說,這些人大概都未向公衆泄露過條約的內容。國務院也希望我們在條約簽字以前不要向立法院外交委員會透露條約的全部內容。葉說,他對美方解釋說,兩國情況不同,我國政府對於是否要對立法院外交委員會提出有關條約要點的報告,願保留採取行動

的自由，即使我們決定採取這一行動，我們的外交委員會也一定會保密。

葉說，他個人的意見是，在條約草案草簽之後，共同聲明發表之前，行政院可要求立法院外交委員會召開一個秘密會議，由行政院長或沈本人出席對談判要點提出簡要報告。因爲立法院長、司法院長和國民黨秘書長都已經隨時得到報告。葉認爲，只要向外交委員會簡單地作一個這樣的口頭報告就够了，無需讓他們知道條約的全部內容，開這個先例不大好。他要沈對他關於此事的意見嚴加保密。

然後葉對計劃向外交委員會報告的內容提出幾點指示。他說，可着重解釋下列各點：

（1）本條約於1953年12月首次向美國提出。我國擬締結此約的理由已在總統府和行政院以及他（葉）致尼克松副總統的私人信件中一再申述。

（2）最初美國主張把本條約的範圍局限於臺灣和澎湖，但經我方堅持之後，最後決定採用雙方對等的原則；僅對第二條和第五條而言，雙方同意條約只適用於雙方領土的有限地區，至於其他問題則採取了比較概括性的規定，如規定條約不得影響我方對整個領土的主權等等。

（3）根據上文第（2）項所規定之適用於雙方領土有限地區之原則，有關軍事互助之條款不包括沿海島嶼在內。

葉又說，美國根據其當前的基本政策，不願捲入一場戰爭。美方認爲我國沿海島嶼甚多，如美國協助我國一一防守，則任何一個島嶼之丟失都將有損於美國的威望；加之目前對沿海島嶼的攻防行動幾乎已達到戰爭狀態。因此，儘管我們一再解釋，爭取美國同意我們的觀點，還是不能改變美方的態度。不過條約中有一項規定，如將來經雙方同意，則沿海島嶼和對我國領土之

光復仍能包括在條約之內。

葉說，擬議中的報告還可包括本條約和美國與菲律賓、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南朝鮮所定條約的對比，並强調本條約的優點。至於有關軍隊之使用一點，葉說應加以解釋，因爲美國有保衛臺灣和澎湖之責，即便由于我國單方面造成一種局勢引起共產黨對臺灣和澎湖之入侵，根據條約，美國也應立即對進攻作出反應。因此，規定軍隊之使用須經雙方同意。葉着重說明，這是實際情況的需要，因爲我們不能一方面要求美國在臺灣和澎湖的防禦中給予協助，而另一方面又不和美國商量而單獨採取軍事行動。

葉說，再者，事實上我們尚無單獨進攻和收復大陸之能力。因此，他認爲報告中應說明，前此致力於求得軍事援助時，我們已向美國作了這方面的保證。在目前的談判中，我們也應堅定地重申這種保證。

電報其餘部分談到條約簽字的日期尚未定，以及條約簽字前葉本人返臺的可能性。這主要視條約簽字的早晚而定。葉解釋說，他已約定好於12月 1日、6日和 8日在洛杉磯等地發表演說，如他必須返臺，當在12月10日以後。他說，在條約送請立法院審批時，他自當到會作詳盡報告。他以爲這一點應事先對立法院說明。

22日下午六時三十分，我偕外交部長再往國務院拜會饒伯森。譚紹華陪同我們一起前往，美方在座的有馬康衛。會談時，饒伯森先開口說，他已按照葉外長的要求，把葉對換文的意見以及換文與中國海軍按照中國政府港口關閉令所採取的行動之間的關係向國務卿做了彙報。據饒伯森說，國務卿認爲，條約與換文應適用於中國政府有關執行港口關閉令的種種行動。如果中國爲了制止戰畧物資運往中國大陸所採取的行動在規模上與目

前相同，也許不會引起甚麼不幸事件，不過，“倘若中國政府做出可能招來報復的舉動，那就不同了”。國務卿認爲搜查和扣留外國船隻，事涉軍事行動，在當前的局勢下應該慎重其事。饒伯森强調説，從美國的觀點來看，國務卿最擔心的是由於談判中的條約對中國有利，條約一旦生效，中國就可以加以利用，以致把美國拖入戰爭。

葉外長回答説，他理解，國務卿並不反對中國政府繼續它目前執行關閉令所採取的行動。

饒伯森説，從某方面講，可以這樣理解，但是國務卿不願中國政府採取“進攻性行動”，因爲這種行動會把美國拖入戰爭。

我説，從饒伯森先生的話裏，可以看出他對國務卿對此事的態度有深入的瞭解。由於他提到“當前局勢”，我想問一下，國務卿是否想到中國政府和在中國的美國代表在必要時，應當和過去一樣，就此事繼續進行協商。

饒伯森作了肯定的回答，説條約生效以後，兩國就成了盟國，因此，爲了履行彼此對保衛臺灣和澎湖的義務，使其不致產生不幸事件，自然應當不斷進行協商。

葉外長指出，從中國政府的觀點來説，截留運往大陸的戰畧物資並非“進攻性行動”，而是一種爲了自衛而採取的措施。目前中國海軍截留戰畧物資的行動，範圍不大，主要限於福建和浙江沿海港口。他同意國務卿的意見，在截留活動方面，應注意不能做出危害雙方立場的事。他强調，過去，這種行動既未危及中國自己的立場，也没有損害美國的立場。

饒伯森建議，外交部長可從國務卿本人那裏獲得對此事的清晰理解。他認爲，中國政府在執行截留戰畧物資的活動上，面臨着“充滿軍事行動可能性的局勢”，應當謹慎從事，雖然美國政府無意對中國政府加以制約。饒伯森説，條約確實涉及所説的

這種情況。

對於饒伯森的說法、外交部長評論道，執行港口關閉令所採取的行動和條約是兩回事，他贊成按照已往的方式對攔截戰畧物資的事照舊不變，即雙方進行協商，但不要和條約的解釋問題聯繫在一起。

我說，美國政府重視"使用武力"一句，中國政府則重視"自衛"一句。依我看，討論的問題是個實際問題，應當用實際的方式來解決，不應糾纏在學究式的問題上。因此，我建議目前的做法應當繼續下去，而對面臨的局勢予以適當注意。

饒伯森說，問題既經提出，就應研究解決。他建議葉外長直接向國務卿把問題提出來討論。

葉外長表示，如有機會，他很高興同國務卿談談這個問題和一些別的問題。如果饒伯森先生能提請國務卿注意中國政府的意見，他將十分感激。葉外長還特別請饒伯森轉告國務卿，戰畧物資的攔截要在目前的規模上繼續下去，包括局勢需要時和美方代表進行磋商在內，中國認爲不需要另行換文。

葉外長然後提出擬議中的共同聲明問題，發表的日期業已大大推延。他堅持，既然是共同聲明，措詞應是共同的，無論在實質上還是在形式上都要表達出共同和相互的意義。然後他問饒伯森，是否對11月6日的中國草案、11月9日的美國修正草案以及中國對美國修正草案的評論有甚麼新的建議。

饒伯森答道，推延完全是由於過早地把秘密消息透露給新聞界所致。不過，因爲條約談判已進行到這樣的階段，聲明應指出兩國對條約的談判業已結束。他主張，由於新聞界的種種推測，在對新聞界發表共同聲明之前，對雙方議定的條約文本和包含換文實質的草案加以草簽，也許合適。

經過這次交換意見之後，出席會議的全體成員即着手草擬

供發表的共同聲明稿。經過大家的努力，一份共同聲明的草稿暫時達成了協議。* 但外交部長保留了他的對議定文本最後一段應予刪去的意見，因爲文本中没有必要涉及此事。

然後我們討論了條約和包含換文實質內容的草案的草簽日期，雙方同意定於11月24日。共同聲明對新聞界發表的日期爲11月29日下午四時，即臺北時間11月30日上午五時。

會議結束之前，外交部長說，換文是條約雙方議定文本的一種補充，並不是它的一部份，因此，這種換文不應與條約的簽字同時生效。他又說，他對這兩個問題的意見前已由譚博士轉告給助理國務卿和馬康衛先生。(他指的是11月8日上午譚紹華與馬康衛的會談。)

我支持這一意見，並說，兩者之間應隔開一段時間。

這時葉外長建議，如果可以的話，應間隔一個星期或者十天。饒伯森答應對這一建議加以研究，一定認真考慮。

同一天，大使館派譚紹華去國務院拜訪馬康衛，向他遞交臺北中國政府批准的條約雙方議定文本的中文本，這是最近由臺北寄到大使館的。譚紹華還奉命通知馬康衛，我國政府願在雙方議定文本中加上一條，條約應一式兩份，一份英文，一份中文，"兩者同等有效"。

23日，星期二，下午一點剛過不久，饒伯森從國務院打電話給我說，國務卿願在當天下午對條約議定文本進行草簽，因爲他必須於次日上午參加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會議，周末要去鴨島，下星期一(11月29日)纔能回來。助理國務卿說，馬康衛已把條約草案和其它文件命人盡快打印，國務卿希望我和我國外交部長準備出席。至於準確時間，饒伯森說，那要看文件何時準備好，他將再打電話通知。

* 見附錄十二，文件丁，1954年11月22日暫時議定的文本。

我說，外交部長不在，去出席一個午餐招待會，不過我可斷言，無論草簽將在國務卿認爲方便的任何時間舉行，葉部長和我一定準時出席。我對他說，文件當天下午草簽，這個主意很好。

饒伯森說，至於共同聲明，國務卿認爲最後一段可以刪掉。饒伯森認爲中國政府方面將不會反對。

我說，刪去最末一段確實很好。又說，我和外長始終强調我們的主張，共同聲明對換文隻字不提。我說，葉博士回來，我將立即告訴他。

饒伯森談的另一點是，國務卿認爲，聲明最好在星期二而不在29日星期一發表，以便於新聞界更好地報導。他想聽聽我的意見。

由於上述理由，我同意共同聲明以星期二發表爲好。我認爲發表應在同一時間進行，即華盛頓在星期二下午四時，臺北在星期三上午五時。

饒伯森說，正是這樣。並說，開會的時間定好後，立即給我打電話。十分鐘後饒伯森來電話說，如果外交部長和我能於下午四時三十分去國務院會見國務卿，草簽條約議定文本和其他文件，國務卿將十分高興。

我說，我覺得時間對我很合適，相信葉外長也是一樣。

饒伯森打來第一次電話之後，我曾要譚紹華於四時十五分去馬康衛的辦公室同馬康衛把條約議定文本、換文和聯合聲明再檢查一遍，但現在與國務卿的會晤時間定在四時三十分，我立即命譚紹華提前去。四點鐘譚紹華從馬康衛辦公室打來電話說，條約草案文本和其他文件都已準備妥當，馬康衛建議，如果葉外長和我想把這些文件再看一遍，可先到他的辦公室，然後他再陪我們去國務卿的辦公室，譚紹華又說，他在國務院會客室等候我們。

我們一到，譚紹華立即帶我們去馬康衛的辦公室。馬康衛的一位秘書說，馬康衛應國務卿的緊急召喚剛去杜勒斯先生辦公室。於是我們直接去國務卿辦公室，按約定的時間，四時三十分到達。

我們看到杜勒斯國務卿、饒伯森助理國務卿、國務院法律顧問弗萊格、中國科科長馬康衛均已在座。彼此寒暄之後，國務卿請葉外長、我和其他客人就座。葉外長和國務卿草簽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兩份議定文本。據譚紹華所作談話記錄記載，當時葉外長提到條約的中文本說前一天已遞交國務院一份以供參考。國務卿說，因爲談判時用的是英文，草簽議定的英文文本就足可以了，他可以讓他的助理同中國代表一起譯定中文文本。

按我的日記記載，此事甚爲有趣。葉外長在英文文本上用中文簽名，杜勒斯以半開玩笑的口吻提出了這個問題。他說，這是不是葉外長的名字。於是我也半開玩笑地說，是的，如果必要，我可用英文簽名作保。我還是向葉建議添上他的英文名字，他照做了。

後來，弗萊格委婉地回答了葉外長提出的草簽中文文本一事，說那不必要，因爲英文文本是正式有效文本，添上中文譯文就是了。西方大國向來就是這種態度。葉外長和我都說，事情不應是這樣，兩種語言的文本應同樣正式有效。我說，依我的意見，中文文本無需草簽。換言之，我們認爲兩種文本都應是正式有效，因而都應該簽署。但是那對他們來說，那時簽署中文文本是辦不到的，因爲儘管國務院的中文專家是好樣的，甚至作了幾處有益的重要的改動，但他們尚未開始把中文文本與英文文本對照檢核。

據談話記錄所載，草簽完畢後葉外長說，條約固然應盡快簽字，但他希望條約簽字與換文簽字之間要相隔一周或十天的

時間。

杜勒斯國務卿說，他不反對換文的簽署稍遲一些，不過他認爲十天的時間似乎長了一點。隨後，提到11月22日暫時議定的共同聲明文本的最末一段，杜勒斯國務卿說，原則上他可以同意刪去，不過他仍然認爲在發表時這一段也許還是需要的。

葉外長答稱，這一段實在沒有必要，因爲這類共同聲明應簡單扼要。不過，如果國務卿堅決要保留這一段，他（葉）希望在共同聲明發表之前二十四小時獲得通知，以便有足够的時間報告臺北。

然後杜勒斯國務卿建議，爲了使新聞報導範圍盡可能廣大，發表共同聲明比原定的日子最好推遲一天，即星期二，11月30日。

葉外長表示同意，這一點我們已經和饒伯森討論過。於是他問杜勒斯，條約的英文文本業經雙方同意，而我國政府準備的中文文本業已送交國務院，那麽，條約究於何時簽字？

國務卿答道，盡快簽署，不過國務院還需要由中國代表協助對中文文本進行研究，在感恩節（該周的星期四）之前，他不能給葉外長確切的答復。

弗萊格說，對照中文文本要費一點時間。他說，他知道中國政府希望在條約的議定文本上加上一條：條約一式兩份，一份英文，一份中文，"兩者同等有效"。他懷疑中文文本也正式有效是否合適，他瞭解到，中國文字雖有幾千年的悠久歷史，也有高度的發展，在文學、詩歌方面尤然，不過作爲法律性的文字却並不很準確。

葉外長說，能够恰當表達法律含義的各種意思的字，在中國文字裏很容易找到，制定意義相同的兩種文本甚爲容易。

我指出，中國與外國簽定的許多條約與協定，現代的法典，

以及中國和外國以前簽訂的條約中（包括和美國簽訂的條約在內）的疑難詞句等等，都足以證明中國有着用中文寫成法律文件的豐富經驗。

這時，譚博士拿出中華民國和美利堅合衆國1946年11月4日簽訂的《友好通商航海條約》中"用兩種有效文字寫成"的條款給弗萊格看。

隨後杜勒斯把葉外長的要求交給助理國務卿饒伯森，並讓饒伯森向他（杜勒斯）報告中國政府關於"使用武力"一詞的意見和中國海軍實施"港口關閉令"的活動情況。他說，請記住，如果中國海軍在攔截載運戰畧物資至中國大陸的外國船隻方面以目前的規模繼續下去，並考慮到當前的形勢和實際情況，就不致招來對臺灣和澎湖的軍事報復行動。倘若不顧變化不定的局勢而採取大規模行動，就會把美國拖入戰爭。他說，美國政府的意見認爲，換文中"使用武力"一句是把攔截外國船隻包括在內的。他一再强調，使用武力會把美國拖入戰爭。防禦條約一旦生效，在保衛臺灣和澎湖方面，兩國要共同負責，因此，他們必須共同研究。

葉外長向杜勒斯國務卿保證，中國政府無意把美國拖入戰爭。他說，從中國政府的觀點來說，港口關閉令的實施是一種自衛手段；此外，中國海軍的活動只限於攔截運往靠近臺灣水域的福建和浙江沿海港口的戰畧物資。他指出，過去在實施這一命令中既無損於中國自己的處境，也未妨害美國的立場，中國政府堅持要繼續目前這種做法。葉外長進一步强調說，據他理解，"使用武力"一詞，係指中國政府對大陸的軍事行動，而不是攔截運至共產黨中國的戰畧物資，這些物資也許是、事實上也正是用以對付沿海島嶼、臺灣和澎湖的。中國政府倒是想把攔截外國船隻一事以現在的規模繼續下去，附帶的諒解是、必要時中國官員

可與美國在臺北的代表繼續進行協商。

我評論道，總括來說，我理解國務卿的意思是，中國政府可以按目前的規模實施港口關閉令，繼續其攔截船隻的活動，不過應適當注意當前的形勢和個別事件，同時把目前協商的做法繼續下去，如果中國當局擬擴大目前活動的規模，應事先徵得美國駐臺北代表的同意。

杜勒斯作了肯定的回答，說："是，就是這樣。"然後他說，條約的締結即將完成，共同聲明一經發表，新西蘭政府將向聯合國提出它所建議的決議案。

助理國務卿饒伯森說，新西蘭政府早就急於要這樣做，不過應美國的要求一再推遲。

杜勒斯接着說，在目前階段，鑒於條約締結即告完成這一事實，他不知道新西蘭是否還要提出這一決議案。據他推測，如果決議案真的提到聯合國，蘇聯政府很可能對決議案加以阻撓；如果這樣——如果決議案提出，但由於共產黨的反對而失敗——這將使中華民國的地位得到加强。

葉外長扼要重申了反對新西蘭決議案的許多論點。這些論點以前他在和饒伯森的幾次談話中都提到過，並曾要求饒伯森完全轉達給國務卿。

杜勒斯說，關於中國的觀點，他已得到詳細的報告，他認爲決議案"對中華民國是有利的"。

葉外長說，美國政府一再勸告，決議案提交聯合國後，至少在討論的最初階段，中國不要反對。因此中國代表團曾接到訓令，不要對決議案提出評論。不過，假如蘇聯代表團或共產黨集團中的任何其他代表團攻擊中華民國政府而使其地位受到影響，中國代表團則不得不提出自己的意見，予以適當的駁斥。

杜勒斯說，這種深思熟慮的做法是理所當然的。

我們把在華盛頓談判的進展情況和一些重要事件用普通電報向臺北作了報告。其中有一條令人感到高興的消息：國務院和兩黨領袖人物的交談十分融洽。擬接觸的人物中，只有一二位參議員(包括希肯盧珀在內)還沒有聯繫好，預計日內即可取得聯繫。

11月24日，葉外長和參議員諾蘭討論了參議院批准條約的前景以及其他一些有關問題。那天早晨，葉約請這位參議員共進早餐。諾蘭告訴葉，杜勒斯國務卿曾對他說，中美安全條約大體上已經定局，國務院正在和民主黨的領袖們進行私下接觸，取得他們的支持。參議員諾蘭認爲，條約具有極重要的政治意義。至少，在這一條約簽訂之後，萬一臺灣和澎湖要落入共產黨人之手，美國可以不再作局外人而袖手旁觀了。他說，條約還具有伸縮性，它的適用範圍根據環境的變化可隨時擴大。他希望蔣委員長會感到滿意。

他們談到把沿海島嶼包括在條約範圍之內的問題。諾蘭說這事不好辦。他說，國會中的許多民主黨人一定會反對，我們應該認識到在民主政治中美國政府受到的限制。葉說，當然我們知道當前的條約無法把沿海島嶼包括進去，我們只希望美國能答應向我們提供保衛沿海島嶼所需的物資。諾蘭說，如果確有迫切需要，美國一定會給我們物資。他希望新國會開會時，我們可向國務院提出這個問題，要求進行談判。他對葉外長說，他個人願在這方面加以協助。不過他指出，“沿海島嶼”一詞含意範圍甚廣，他認爲當我們提出這一問題進行會談時，不應要求把所有沿海島嶼包括進去，只可提出少數重要的島嶼，如大陳和金門兩島。至於其他羣島，他說，美國軍事當局曾經說過，它們無軍事價值，丟失了也不會危及臺灣及澎湖的安全。

葉外長問諾蘭，共和黨在新國會中的地位如何。這位參議

員回答道，在參議院中，目前民主黨比共和黨多兩票，但南方的民主黨人，除了某些特殊問題外，却持有與共和黨相同的觀點。此外，在本屆任期內，如有民主黨參議員死亡，而州長正好是共和黨人的話，他會指定一位共和黨人去填補這個位置。因此，共和黨在參議院中的地位和民主黨沒有多大差別，或者說不亞於民主黨。然而兩黨地位在衆議院中却大不相同，民主黨人佔絶大多數，幸而兩黨在中國問題上的意見差別不大。此外，杜勒斯國務卿辦事一向小心謹慎，考慮周密，對於提交國會的任何問題，他總是先徵求兩黨領袖的意見。因此，諾蘭認爲不會有多大困難。

這位參議員還提出另一個問題來討論，就是關於如何取得華僑的支持的問題。他認爲我們不應以黨，即國民黨的名義，而應以反共的名義來爭取華僑的支持。他還說，我國政府應設法採取多種措施爲華僑謀福利，避免向他們募捐。葉外長答道，參議員說得很對，我們對此也極爲重視。

那天是星期三，感恩節前一日，葉部長和我都離開華盛頓去度感恩節假日。我擬搭下午的飛機去紐約，剛在起飛之時，飛機引擎發生了故障。修理需要一個小時，實際上一個小時也沒有修好。乘客不得不再走下飛機，我站着等乘另一架飛機。隊排得那末長，天氣又那末壞，以至所有到達的飛機都誤了點。差不多四個鐘頭過去了，我不耐煩地在國民機場獨自等候，我想放棄這次旅行。可是他們通知我，下班飛機我是頭一名，要做好準備。下午八時半我纔動身。約一小時前，我的司機托馬斯見到我說，他剛把葉外長和譚博士送到機場，葉去芝加哥的飛機晚了約五十分鐘。葉是去芝加哥同女兒、女婿一起過感恩節。我個人則在紐約度感恩節，並辦理幾件私事。

美國全國的感恩節節日氣氛，被11月23日北平電臺第一次

廣播的消息破壞了，十三名美國公民因間諜案被北平政府判處四年至無期徒刑。其中有兩名平民，罪名是在東北協助組織、訓練和支援國民黨特務；十一名飛行員，即1953年1月在東北被擊落的美國超級飛行堡壘的機組人員，被指控有同樣的活動。

華盛頓立即對北平的行爲予以强烈駁斥。國防部聲稱：對十一名飛行員犯有間諜罪的指控"純屬謊言"。國防部發言人指出，按照朝鮮停戰協定，這些飛行員和兩名平民（也是在朝鮮戰爭中被俘的）都不能作爲"政治俘虜"加以拘留或不予遣返。26日國務院經由英國代表杜維廉爵士向北平政府遞交一份抗議書。國會的許多議員喧囂鼎沸。11月27日，其中最有戰鬥性、最直率的諾蘭參議員力促對中國大陸進行海上封鎖，堅持認爲美國有道義上的責任"用武力而不僅用語言"來保護其海外公民。

美國政府決定不採取任何軍事行動。11月29日，杜勒斯國務卿在芝加哥發表演說時說：

> 目前，"共處"是個狡猾的詞語。對我們來說，它意味着容忍不同的觀點；對國際共產主義意義如何，尚需拭目以待。誠然，最近俄國共產黨的語調是比較溫和了，但中國共產黨的言行却越來越蠻橫。他們撕毀他們簽訂的停戰協定，並且踐踏國際行爲的基本準則。
>
> 也許國際共產主義正在試圖以新的方式來分裂自由國家。他們對歐洲進行安撫，對亞洲進行挑釁。
>
> 我們將作出反應，作出强烈的反應，但不應過於憤怒，做出違反我們所負國際義務和有損於自由國家之聯合的行動。目前發生的事，對於我們，實際說來對於一切要求和平的人，乃是一種挑戰，要求我們找出不背離和平的方法以維持國際主義。
>
> 我國和許多別的國家一致同意，按照聯合國憲章，設法

以和平手段來解決國際紛爭，即決不使國際和平受到威脅。因此，我們的首要任務是想盡一切和平方法來維護我國的國際權益和我國公民的利益，而不是訴諸戰爭行動，如對紅色中國進行海上或空中封鎖。

看來，美國政府可能把這個問題提交聯合國，特別是因爲被俘的飛行員至少曾是朝鮮聯合國軍司令部屬下的人。《紐約時報》11月29日發自華盛頓的一篇報導說，在北平政府立即斷然拒絕（28日）美國正式抗議之後，美國開始研究可能採取的下一步行動，其中之一是，要求聯合國大會或安全理事會譴責北平的行動。*

從國民黨的觀點看，美國要求聯合國解決被俘美國人問題的前途有一定的障礙，特別是考慮到新西蘭計劃向聯合國提出在臺灣海峽停火的議案，尤其如此。例如，葉外長在一次接見新聞記者時提出告誡說，監禁十三個美國人是"北平企圖製造一種局勢，使某一中立國家插手進行調解……在調解過程中，他們（紅色分子）將提出一些反建議，强求作出讓步"。**換言之，和往常一樣，我們所關心的是，一旦有關共產黨中國的問題提交聯合國要求調處時，有些並不堅決反對中國共產黨，甚至渴望讓其成爲聯合國成員的美國盟國，將對聯合國和美國施加壓力，使之對共產黨作出讓步。

11月29日，星期一，我回到華盛頓。短短的假期已過，我準備再着手進行條約的雙邊談判，希望確定簽字日期之後結束全部工作。幾乎一切準備都已就緒。11月25日，我收到外交部寄來的杜勒斯國務卿致蔣總統一封賀電（11月24日由藍欽大使

---

* 《紐約時報》，1954年11月30日，第四版。

** 1954年12月2日《紐約時報》。此報導於12月1日發自紐瓦克。葉外長當時應約去紐瓦克發表演說。

轉交)：

兩國政府之間的共同安全防禦條約今日已與貴國外交部長共同草簽，甚感快慰。謹希閣下同樣欣慰。杜勒斯簽字。

同時還有蔣總統發自臺北的復電，日期爲11月25日，要我轉給國務卿：

辱承貴國大使轉達閣下賀電，謹致謝忱。共同安全條約之圓滿締結，標誌貴我兩國爲加强反對共產主義侵畧而共同戰鬥之共同努力更前進一步。爲遠東防禦鏈鑄成所缺之一環。請接受對閣下爲世界安全所做新貢獻之祝賀。蔣介石簽字。

另外還有一份蔣總統致饒伯森的同樣內容的電報，也要我轉交。（我没有把這兩封信立即送交給杜勒斯和饒伯森。我認爲等到條約簽字以後送去更好。）

另外，葉外長25日收到沈次長一份電報，傳達委員長指示：1.如美方要求保留共同聲明的最後一段，部長應盡力交涉删去；2.部長應繼續與美方商談，俾使條約盡速正式簽字；3.最好能設法取消新西蘭提案，如美國堅持在聯合國提出，我們應力促美國同意在該提案提交聯合國之前，對條約正式簽字。

葉外長於11月26日發去復電，向委員長報告杜勒斯已去加拿大，饒伯森也正度感恩節，不在華盛頓。因時間短促，他派譚紹華去拜會馬康衛，提出委員長指示的各點。葉説，馬康衛告訴譚紹華，他將立即向助理國務卿彙報；杜勒斯國務卿要30日以後纔能回來，但第二天要送一個重要文件給他，馬康衛答應把我們的函電轉去。

26日下午，沈次長在臺北邀請立法院外交委員會全體委員聽取他按照部長指示重點所作的關於條約談判經過和條約主要

內容的報告。他說，談判雖然已達明朗階段，雙方的立場也比較接近，但仍難以預言談判是否能順利完成。美方只與參議院兩黨的少數領袖進行了接觸，作私下磋商，同時希望我們嚴加保密，不要對立法院透露這方面的任何情況。不過，葉外長曾對美方說，臺灣和美國的情況完全不同，我們要保留我方的行動自由，可能有必要向外交委員會作秘密報告。因此，他奉部長之命向委員們提出報告。

沈次長於11月27日致電葉外長報告此事。電中說，外交委員會全體委員頗有好評，並提到他們在後來的討論中提出的幾點主要意見。意見是：

1.條約中除了共同防禦的條款外，還應規定第七艦隊繼續留駐臺灣附近；

2.如果對我們光復大陸採取的軍事行動有所限制，最好不要簽字；

3.沿海島嶼應包括在共同防禦範圍之內；

4.必須重視經濟合作，在談判中應要求美國同意，用經濟援助購買的物資不應在臺灣以外購買，而尤宜在臺灣設廠製造；

5.鑒於目前局勢對我不利，條約之簽訂似只有百分之四十的希望。果能簽訂，將是一個可喜的收穫。

沈說，全體委員態度誠懇、認真，看來似乎也很溫和易處。外交委員會將於12月1日與國防委員會舉行秘密聯席會議，屆時共同聲明或已發表。因此，在26日他對外交委員會作完報告後舉行的晚宴上，提出將在聯席會議上作一簡要報告，主要闡明條約的基本原則。他告訴葉，全體委員一致同意。

幾天後沈次長再致葉外長一電稱，27日他陪同行政院長拜會了監察院長，然後他個人又分別謁見了司法院長和考試院長與副院長，按委員長的意圖向他們報告了條約談判的經過和主

要內容。他還徵求了他們的意見。他說，那些人都認爲，在現實情況下，能取得這樣的成就，一定是頗爲不易的。他們對外交部長在華盛頓的折衝深表贊許，並希望條約盡早簽字。

發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美國要求再次推延共同聲明的發表日期。外交部26日來電，要求美國同意改變共同聲明的發表時間，因爲原定的時間對臺北新聞界的報導和宣傳諸多不便。臺北擬將時間提前到華盛頓30日下午二時，相當於臺北12月1日上午三時。於是我派譚紹華去見中國科的馬康衛。他當日前去。馬康衛表示，因爲需要符合當地情況並便於新聞界報導，變更一下時間並不困難。然而他却提出美國方面的建議，把發表的時間推延兩三天。

譚紹華立即表示驚異，要求維持原來的日期。他說，我國政府一向希望條約問題儘快解決，相信這一意見已爲美方所瞭解。何況助理國務卿饒伯森以前也曾表示，共同聲明應早日發表以避免公衆的猜測。譚紹華認爲日期不宜再作更動。

譚紹華問，推延發表日期是否受近日來國際局勢的影響。馬康衛辯解說，是新西蘭仍想提出它的提案，這兩步應在時間上加以考慮。譚紹華立即說，我們根本反對新西蘭的提案，我們迫切希望它作爲罷論。如果新西蘭的提案仍要提出，而同時共同聲明的發表又要推遲，對此他不能理解。馬康衛說，他馬上向饒伯森報告中方仍堅持保留原來的日期。

事後，譚紹華把這次談話的情況向葉外長和我作了報告，我擬了一份關於此次談話的報告致電臺北沈次長，請他轉呈委員長。我並說，我們將繼續與美方交涉。

星期一，11月29日，助理國務卿饒伯森返回華盛頓，立即打電話給大使館，約我當天下午去會晤。（我也是那天上午纔回到華盛頓的，葉外長則仍在紐約。）譚紹華陪我赴會，饒伯森的助手

是中國科副科長埃德温·馬丁。通常是馬康衛作他的助手，我想，大概是馬康衛有別的事。美方弗萊格也在座。我原擬談兩個問題，一個是條約的簽字問題，另一個是法國對聯合國接納紅色中國的態度問題。然而，根據會談記録，後一個問題根本沒有提出來。

饒伯森首先發言，他説他約見我是因爲馬康衛給他的關於26日他和譚博士會談的報告，還有那天上午譚博士致馬康衛關於同一問題的照會使他感到不安。他又説，共同聲明推遲兩三天的建議，背後並無任何不可告人的意圖。他知道，新西蘭人很有禮貌，富有合作精神，關於向聯合國提出他們的提案問題，曾耐心地等候美國的意見。等了幾個星期之後，現在得知國民黨中國和美國簽訂共同防禦條約的談判已經結束，新西蘭政府因而要求拖延二三天以便和美國就提出決議案問題進行研究，並和一些其他國家，如澳大利亞，進行磋商，美國政府不能拒絶這個要求。

我説，譚博士的照會係遵照臺北的指示，要求共同聲明按共同議定的日期發表，條約儘早簽字。

饒伯森回顧道，第一次暫時議定發表共同聲明的時間是11月29日，星期一下午四時。後來，根據國務卿的建議，從宣傳方面着眼，星期二比較好，因此暫時議定華盛頓於11月30日星期二下午四時，臺北12月1日星期三上午五時共同發表，因爲這兩個城市之間有十三個小時的時差。他不清楚提前兩個小時，即下午二時，發表聲明對在美國的宣傳會有甚麽影響。他擔心，那樣晚報就會發表，而最好是讓早報發表，俾可獲得更好的宣傳效果。

我提出，臺北可以在星期三上午三時發表，而國務院可按原來計劃星期二下午四時發表。但我不能肯定的是，在臺北提前

兩小時發表聲明，固然便於在臺北星期三早報發表，但是否會使臺北的外籍記者在華盛頓發表時間之前兩小時向美國拍回電報。我又說，臺北的外籍記者不大可能坐等到清晨三時，當然也不能保證他們不這樣做。

接着是一番討論，饒伯森派馬丁去和國務院的新聞處聯繫，聽取他們的意見。馬丁回來說，新聞處認爲臺北比華盛頓早兩小時發表聲明不妥，因爲從臺北發出的新聞快電僅需幾分鐘便可到達美國。

饒伯森說，若是那樣，在這裏的晚報必然會登載出來。

我說，即使某些晚報登載出來，早報如《紐約時報》、《紐約先驅論壇報》仍會刊登聲明全文。

不過饒伯森認爲，那樣早報便不會把聲明在頭版以頭號標題刊登，因此，華盛頓還是在與臺北星期三上午三時的同一時間，即星期二下午發表爲好，這樣，在晚報上也許可以見報。他又說，例如東南亞條約組織協定，雖然是中午發佈的，當天的晚報根本連消息也沒有登。最後，他說國務卿也許仍願按議定的時間，星期二下午發表，他將和國務卿商量一下，結果如何，他當晚或次日早晨通知我。

我說，次日早晨怕是太晚了，因爲必須給臺北留出幾小時的時間去安排聲明的發表，使中國報紙在星期三早晨能够刊出。

饒伯森認爲臺北必然有聲明的全文，只是發表的問題而已。

我說打電報到臺北需要幾個小時。

譚紹華說需要七個小時，簡短的電報需要的時間也許少些。

我說，通知臺北的時間最遲是星期一午夜，纔能准時發表。

饒伯森答應當晚一定告訴我。

然後我說，蔣委員長給大使館拍來一封私人電報，表示希望條約盡早簽字，無論如何，在新西蘭提案提出之前簽字。饒伯森先

生也知道，委員長一直不贊成這一提案，總希望不要向安全理事會提出；不過，如必須提出，則應在條約本身簽字之後。

饒伯森說，條約業已由國務卿和外交部長草簽，這就意味着條約已經成立，沒有甚麼再能影響簽字。他個人也贊成條約早日簽字。事實上，杜勒斯先生已經致電蔣委員長祝賀條約的草簽。

我說，我已接到蔣委員長的電報，告知我國務卿的賀電，並要我致意感謝，我正在準備一封信，在適宜的時候連同蔣委員長的答謝信遞交杜勒斯先生。

饒伯森說，事實上，凡是看過條約全文的參議員都認爲這是個好條約，都感到滿意。

我說，聽到這個消息，我很高興；又說，饒伯森先生在此條約的締結方面，作出了很大貢獻。蔣總統要我對他表示謝意。除了口頭上的表示外，我還給他寫了封信轉達蔣總統的謝忱。

饒伯森聽到這話，很是高興。

談到條約須早日簽字，我說，委員長完全相信事情自然會這樣辦；委員長想得更多的是，除非條約已經簽字，否則新西蘭決議案的提出——如果必須提出的話——可能帶來不利的影響。我又說，在條約已締結的情況下，中國公衆對決議案的提出將不會感到過分的不安。

我問道，在饒伯森先生看來，新西蘭決議案是否還有必要提出。我說，一個星期前我從國務卿的話裏得到這樣一個印象，即鑒於局勢的變化，新西蘭自己也許根本不急於提出了。

饒伯森說，國務卿贊成這一決議案，因爲他斷言，決議案會遭到蘇聯的否決，這樣可以加强國民黨中國的地位。國務卿心裏想的是，新西蘭和支持它的國家，可能不會僅僅爲了遭到否決而提出一個決議案。

我提到共同聲明重新插入末段的問題，聲明全文業經國務

卿和葉外長一致同意。我說，委員長在兩天前發葉外長的電報中再次要求把末段刪去。

饒伯森說，雙方固然有臨時協議，同意刪去末段文字，不過上星期二國務卿既然提出保留，他可能是要建議再行插入。

我回顧道，國務卿曾說過如要保留，至少在共同聲明發表前二十四小時通知外交部長和我。饒伯森說，關於這一點，他將提請國務卿注意，並在晚上通知我。這時，我明確要求饒伯森把委員長堅決主張刪去末段一事轉告杜勒斯先生。

饒伯森說，剩下需要做的唯一工作是技術安排，包括中文文本的制定在內。他認爲這不會有多久的延誤。

弗萊格認爲，爲了條約早日簽字，可先簽署英文本，作爲正本；中譯本以後再說。

我說，這斷乎不可，因爲兩種文本都是正本。

那天晚上，饒伯森打來電話說，他接到了杜勒斯國務卿從芝加哥打來的長途電話。國務卿決定共同聲明於12月1日，星期三下午三時在華盛頓發表，他解釋道，杜勒斯先生感到近幾天來新聞界對條約頗多猜測，因此，他想在那天他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親自宣佈，如有記者提出問題，他可立即解答。饒伯森還說，共同聲明簡短、明確，印刷也費不了多少時間，他衷心希望我們同意這一計劃。

我指出，所提時間相當於臺北12月2日上午四時，這對我們不大方便。不過既然杜勒斯國務卿打算親自宣佈，我們表示願意合作，而且事先嚴加保密，在議定的時間之前不走露風聲。我還問饒伯森關於取消共同聲明最末一段一事究竟如何，因爲國務卿對這一點的指示還不明確。饒伯森說，可能要刪去，不過他要保留這個回答，在次日做出最後決定以後，他將立即通知我。

第二天（星期二）下午，馬康衛約見譚紹華於國務院，對

他說:

1.杜勒斯國務卿已發出指令刪去共同聲明最末一段;

2.他願重申,聲明仍按星期一饒伯森助理國務卿所說的時間公佈,即華盛頓時間12月1日,星期三下午三時;

3.美國願把聲明第三段第一句改爲:"此項條約將於美國與其他太平洋區域國家業已締結之各集體防禦條約所建立之集體安全系統,更鑄一環。"

4.杜勒斯國務卿已答應我們的要求,把條約正式簽字的日期提前至兩三天之內。

在那天晚上給臺北的報告中,我指出,美國提出的修改(第三點),只不過是不想提出和美國簽訂這種協定的其他具體國家的名字,實質上和原來的文字並無不同。因此,我說,我已表示我們同意這樣修改。於是我把那句話的中文譯文附上。

上述電報剛剛拍出,我接到馬康衛打來電話說,杜勒斯提議星期四、12月2日下午作爲條約正式簽字的日子。我以電話報告在紐約的葉外長。葉同意提出的日期,並向國務院遞交一份復照。然後我報告了臺北的委員長和外交部沈次長。

陪同外交部長在紐約的有一位外交部條約司的王之珍先生,同一天,我邀他來共同制訂條約的中文文本。他帶來一份呈蔣總統的中文電報稿,請求授予簽字全權。他說,電報要由大使館發出。我發現電報未經葉外長簽字,我對王說,沒有他批准,大使館不能發。由王自己起草的電報提出的問題是:"顧大使是否同我一起簽字?果如此,請也授以全權。"但葉拒絶在電報稿上簽字。我對王說,這事要由部長自己決定,我不便干預。沒有他的簽字,電報不能發。顯然,葉不贊成王的意見。

從一開始,在條約簽訂有眉目時,葉外長即希望並打算一個人代表中方簽字,因爲他從未在條約上簽過字,而這一條約是委

員長和臺北夢寐以求的。大約兩星期前，他漫不經心地提到，我應和他一同簽字，自然我要遵照他的意思辦。他隨即說，不知道人們會認爲這個條約是功還是過。在座的王說，當然我應該同部長一起簽字，因爲我在這方面貢獻很大。葉說條約最好在年底簽字，又把這個問題岔開。我認爲，俗話說“夜長夢多”，條約應早日簽字；但他想的是條約在幾個星期以後簽字，因爲他算在美國度過聖誕節和新年，而可不必早日返回臺北。

11月30日，星期二，王之珍應我之邀自紐約返回華盛頓參加條約中文文本的擬定工作。他告訴我，他曾起碼三次向葉外長談到簽字全權的問題。他着重說，依他的意見，我也應是簽署人。他拿出呈總統請求授予簽字全權的電報叫我看，於是我向他解釋爲何我不能發這份電報。葉從紐約打來電話問條約簽字的確切日期及時間，並問我是否拍發了王帶給大使館的電報。我回答說，沒有，因爲沒有他簽字的批示。他似乎放了心，然後迅速說，我也應簽字。他要口授一份呈總統的電報，並建議讓譚紹華記下來，因爲我不宜親自辦理此事。譚記下後拿來讓我看，電報內容如下：*

> 茲與杜卿商妥於12月2日下午正式簽署中美安全條約。鐘點仍待決定。擬請即以電報代替全權證書授權簽約。查美國近年與各國所訂安全條約，除國務卿外，每派有二三重要議員同爲代表聯署，因特建議分別頒發職與顧大使授權電各一件。倘屆時美方僅有國務卿一人簽署，我方則由職一人單獨簽字。顧大使授權電，當備而不用。如何仍懇鈞裁。

真是怪事，12月1日，星期三中午接到了一份授予我條約簽字全權的電報，其中根本未提到葉的全權。我想，他的授權電

* 此電電文録自顧氏所存函電原文。——譯者

報也許發到紐約了，不過看來未必；大概可能晚些發來。果然，下午收到。

星期四葉返回華盛頓準備簽字，他隻字未提我的全權證書。我告訴他，我確知杜勒斯將一個人代表美國簽字，這是國務卿在華盛頓時的慣例。事實上，過去祇有在國外對條約或公約簽字時，國務卿纔邀請參議員同他一起簽字。另一方面，如簽字在美國首都舉行，則通常是由駐華盛頓大使同其外交部長一起簽字，如北大西洋公約就是由所有參加國的大使和該國專門來此簽約的外交部長與美國前國務卿艾奇遜簽的字，艾奇遜則是一人代表美國簽字。我對葉並沒有說明這一點，只是在我的日記上寫下對他想單獨一人簽字的看法。我不擬干預其事。這是他被委派簽署的第一個條約，而且是極爲重要的條約。在中國，一般的做法是，條約以簽署人的姓名稱呼之，如葉條約……等等，也許他想在外交史上留下一個印跡。這是很自然的，也是人之常情。他雖然對我說，他不能肯定條約是否會被人認爲是個巨大的成就，而內心裏他却對條約感到滿意，因爲委員長渴望這一條約，並確知有我倆在華盛頓努力折衝，成功可待。事實確實如此。

12月1日下午一時剛過，馬康衛來訪說，國務院建議簽字的時間定爲12月2日，星期四下午四時。我立即報告在紐約的葉外長和臺北的沈次長轉告總統和行政院長。我同時報告，我剛剛將總統對杜勒斯國務卿24日賀信的復函遞交國務院，並單獨將總統對助理國務卿饒伯森的感謝信送交了他。我解釋我未早日送出的原因是，雙方之間有幾點尚未決定。現在已諸事齊備，包括簽字的時間在內。我曾在致杜勒斯的復信中自作主張加了幾個字，改了一個字，但所有改動均不背離原意。

總統復函的最後文本和我給杜勒斯的信如下：

國務卿先生閣下：

謹將蔣介石總統下列賀電轉致閣下。

辱承貴國大使轉達閣下賀電，謹致謝忱。共同安全條約之圓滿締結，標誌貴我兩國爲加强反對共產主義侵畧之共同事業而共同努力之另一前進步驟。爲遠東之防禦鏈鑄成必要之一環。請接受對閣下爲世界安全所做新貢獻之祝賀。蔣介石。

國務卿先生，請允許我借此機會對閣下業績表示個人之賀忱。

順致崇高敬意。

當日下午二時十五分，杜勒斯國務卿親自打來電話，說他已接到我的信以及轉交的蔣總統的復函，他十分高興，並表示感謝。他還說，他擬在當日下午三時接見記者，公佈共同聲明，並願同時發表蔣委員長的復函，以便給公衆一個良好的印象。杜勒斯問我是否同意。我認爲這是很好的主意，但因時間短促，來不及事先向蔣委員長請示，表示同意。事後，我將此事報告了臺北。

這時，我派去和國務院中文專家斯特賴克研究條約中文文本的王之珍回來了。他告訴我，斯特賴克很能幹，從他提出的修改意見可以看出來。我接受了斯特賴克修改譯本的幾點意見，並就此事及其他幾點細節向外交部提出報告。

第一，我們剛剛收到條約的中文文本和專門文件，應向外交部說明這些文件到得很晚。第二，11月27日外交部來電詢問把條約的名稱從《中華民國與美利堅合衆國間共同防禦條約》（這是議定文本上的名稱）改爲《共同安全條約》的可能性，後者是共同聲明中第一句話所用的名稱。外交部電報稱，爲顧及一般人民之心理計，約名似以《共同安全條約》爲宜。（這也是含意較爲

廣泛的詞。)我在12月1日的電報中報告說，美方認爲條約的重點在於防禦可能的襲擊，原名應予保留，另外，改變名稱可能招致國會的質問。因此，我說，我們只能同意。

我在電報中提到的另一點是在條約英文本中用 P'enghu (澎湖)代替 Pescadores的問題。我們曾建議按照中日和平條約的辦法，用 P'enghu 作爲該島的正式名字，而把 The Pescadores 用括號括起來。但美方提出，使用英語中通常使用的詞較爲合適，因此我們未堅持改動。至於宣稱英文文本和中文文本具有同等效力一句，兩種文本中都要删去。我說，這是美方的意見，他們認爲，應按其他類似條約的先例辦理。我們同意了。

我還把中文文本的最後修訂本拍給他們，文本業經與美方共同潤色。還有幾點涉及在文本中插入簽字時間與地點問題。最後一點是，雙方同意文本的內容暫不公佈，公佈的時間另行商定。

那時在臺北，沈次長正出席立法院外交委員會和國防委員會的秘密聯席會議。以前他告訴過我們，這個會議在12月1日舉行。沈與國防部次長一同赴會，並作了條約談判過程和一般內容的報告。事後，他向葉外長報告說，他報告完畢後，委員們提出的質詢集中在幾個重要問題上其中有：*

(甲)簽約後，第七艦隊是否留駐。

(乙)共同行動如照美菲條約須依憲法程序，恐誤時機。

(丙)實施範圍措辭須極審慎，以免影響海內外人心。如外島不包括在內，我恐難防守。

(丁)蘇俄及共黨正發動和平攻勢，倘共黨不攻臺，時間一久，國際間不免盛行兩個中國之說，美如爲所惑，可能即以一年

* 電報譯文參照顧氏所藏函電。——譯者

之通知廢約。故條約應有較長之期限。

經煥一一答復，各委員大體上尚表滿意，情緒亦頗興奮。

沈次長繼謂，現正準備簽約後之宣傳事項。煥意在簽約後，似可促請胡適、于斌等在美名流，經由中央社發表評論，支持條約，拍回臺北，刊登各報，以加强宣傳。擬請核辦，電示。

12月1日下午三時，杜勒斯按計劃在國務院舉行記者招待會，把共同聲明向新聞界公佈。* 當天晚上，根據我得到的報告，我把杜勒斯的答記者問電告外交部。電報內容是：

杜勒斯說，條約二三日內將正式簽字，然後送請下次參議院會議批准。他還說，根據條約，如中國共產黨進攻臺灣，美國將予以回擊。一位記者問，對於中國共產黨侵犯臺灣的任何行動，美國是否都將採取軍事行動來對付，杜勒斯答道，那要根據當時的情況而定。他相信，美國總統有權立即動用兵力應付任何進攻，而不必徵得國會的同意。不過，如時間允許，總統自然應當先和國會商議。他解釋美國簽約的目的說，新的中美條約毫無疑問說明美國對臺灣和澎湖如何關注。他說，過去有人認爲，美國想利用臺灣作爲討價還價的本錢，而從對方取得某些讓步，這一條約締結之後，所有這些猜測和言論，就會自然停息。他還說，這一條約是國際關係和外交上的一件大事，希望由於此條約的締結，該地區的安全可以得到加强。他還說，根據條約，如我們進攻並光復大陸，事先不必通告美國，不過希望臺灣和過去一樣，對於戰爭計劃要取得雙方同意。他聲稱，條約規定美國可在臺灣保持一定數目的軍事基地。

12月2日出版的各重要報紙刊載了共同聲明的全文和有關杜勒斯召開記者招待會的報導。《紐約時報》頭版刊登了達納·施米特的一篇文章，標題是《美臺同意建立共同防禦；僅限於臺

* 公佈的聯合聲明全文，見附錄十二文件戊。

灣本土和澎湖……其他地區可予以封鎖；杜勒斯說，如和平手段失敗，可考慮海軍行動»。

這篇文章寫道，杜勒斯先生說，這一條約遵循美國與這一地區，如韓國、日本、菲律賓，新西蘭和澳大利亞所訂條約的模式，也就是說，如與美締約者之一受到進攻，美國有義務"按照憲法程序"採取行動。因此美國不一定非打仗不可，除非總統認爲情況相當嚴重，或者把和戰提交國會決定。

有人問，如共產黨襲擊臺灣，美國是否向中國大陸採取報復行動，杜勒斯答稱(據施米特報導)，情況可能是這樣。施米特寫道："不過他提請人們注意，這並不意味着共產黨襲擊之後，隨之而來的就是原子彈大戰。美國的報復行動將採取這樣的方式，即嚴厲到使襲擊者感到得不償失。"

文章還寫道，杜勒斯告訴記者，條約不適用於金門以北到上海一帶中國沿海的島嶼。然而他指出，共同聲明中有這樣一句說，條約"規定經雙方之協議，將包括締約國所轄其他領土"。他說，寫入這一條，是因爲中華民國目前並未控制其提出權利主張之全部土地，美韓條約中也有類似的條款。

關於海軍封鎖共產黨中國的可能性，記者招待會上也有人提出這個問題。施米特的文章寫道，杜勒斯答稱，如果華盛頓用盡和平方法仍不能使共產黨釋放它所關押的美國人，"自然有這種可能性"。杜勒斯說，不過目前他正對可以採取的和平手段和聯合國會員國進行初步研究。

施米特的文章還提到，杜勒斯、饒伯森二位聯袂訪臺，是走向締結條約的決定性一步。助理國務卿饒伯森曾使蔣委員長保證，事先不和美國磋商，決不進攻大陸。《華盛頓郵報與時代先驅報》頭版刊登了查默斯·羅伯茨寫的一篇評論條約締結的文章，關於後一點說得更清楚。羅伯茨文章的標題是《美、蔣簽定防禦協

定;除非得到美國同意,臺灣領導人不進攻紅色中國»。

現從羅伯茨的文章中摘引數段:

誠如杜勒斯所說,條約既未改善也未否認沿海島嶼的地位。如中國共產黨進攻其中任何一個,美國軍隊是否要予以回擊,這首先由軍方來考慮,總統將作出最後決定……

美國希望順利做出一項切合實際的安排,使美國政府和蔣介石政府都不採取危及本地區對方立場的行動。用杜勒斯的話說,這些工作準則,並不是條約的正式組成部分。在參議院批准條約之前,雙方可能取得協議……

新條約的另一個主要目的是把國會的正式權限交給總統,使他能够調用軍隊保衛臺灣,如同前總統杜魯門和現總統艾森豪威爾曾命令第七艦隊所做的那樣。杜勒斯說,如果國會不以批准條約的方式肯定此島爲美國安全之所繫,那麼,由朝鮮戰爭而產生的這種命令的延續性,現在可能即將廢止和失效……

杜勒斯曾說,如果紅色中國進攻臺灣,美國即有可能進攻大陸,並且很可能不會像朝鮮戰爭那樣,有另一個"鴨綠江庇護所"來限制美國的進軍。

不過他緊接着說,美國任何這種報復行動不一定必然地意味着打一場全面戰爭,可能是有限的,這要視進攻的性質而定。

2日下午十二時三十分,國務院打來電話說,杜勒斯國務卿擬於當日下午四時簽字後將條約立即公佈。他想徵得我們的同意。起初我說,時間太短,恐怕我國政府來不及在臺北同時公佈。我提議推遲一天。但國務院說,杜勒斯國務卿切盼我們能同意,再次要求臺北盡力從速公佈,於是我勉强答應並急電報告

臺北。*

中午，葉外長自紐約返抵華府。下午四時，他和我去國務院簽署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一大羣攝影記者，電視記者和新聞記者聚集在五樓接待室裏。國務院法律司、條約司、遠東司和中國科的官員們都來了，包括弗萊格、西博爾德、饒伯森、馬康衛、斯特賴克、馬丁和詹金斯等人。稍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雷德福海軍上將和國外業務署的莫耶也來了。我方出席的除葉公超和我外，還有譚紹華公使、王之珍副司長、顧毓瑞和張慰慈。簽字時，只有杜勒斯和葉公超就座，饒伯森、雷德福和我被邀站在他們後面，王之珍和美國條約司代表照料着待簽的文本。其餘的人被領到前面的大廳裏。

簽字的同時，華盛頓國務院和臺北外交部向新聞界公佈了條約全文。簽署完畢後，杜勒斯國務卿和葉外長分別簡短致詞。杜勒斯說：

> 今日下午承蒙葉外長、顧大使及其工作人員爲美利堅合衆國與中華民國之間共同防禦條約的簽字而光臨，十分榮幸。我同意蔣介石總統昨日給我的賀電中的話：條約"爲遠東之防禦鏈鑄成必要之一環"。我希望，防禦條約的簽字將徹底平息美國擬同意把臺灣和澎湖放棄給共產黨的謠言和報導。本條約的簽署，不僅表示着美中兩國政府之間存在的友誼和親善，而且表示着美國人民對中國人民的永恒情誼。

葉外長的答辭是：

> 能與杜勒斯先生共同擬定並簽署我國與美利堅合衆國之間的共同防禦條約，深感榮幸。使我高興的是，回想本條

---

* 附錄十五，國務院發佈之條約文本。

約在臺北和華盛頓的整個談判過程中，我們始終以平等、友好的精神爲指導原則。我國政府希望在當前世界局勢下，本條約將促進我們的共同自由事業。

簽字儀式完畢後，葉外長回紐約參加民用航空公司杜爾先生的宴會。3日下午很晚他纔回來。那天我致電委員長，報告接到了他委任我爲對共同防禦條約簽字的全權代表的電報，並說明，因爲葉外長決定和杜勒斯一樣，由他自己獨自簽署，所以，我未同他一起簽字。我必須寫這份報告，因爲葉和我是作爲中華民國的同級全權代表與美方進行談判的，委員長也曾於10月在臺北將此事親口告知了饒伯森，後來又親筆致函葉公超和我再次予以確認。作爲簽字全權代表，我應在條約上簽字，既然沒有簽，我必須說明原因。

次晨，12月4日，我收到委員長的來電，顯然是接到了我3日電後拍來的，委員長的電報說，顧大使折衝締約，至念賢勞，特電嘉慰。我想，委員長也給葉拍了同樣的電報，因爲葉曾以個人名義拍電報告條約簽字經過，對於這次談判他也是以個人的名義上報的。

委員長來電附有致艾森豪威爾總統的賀信要我轉遞，我於12月4日遞交，文曰：

總統先生閣下：

頃接蔣介石總統致閣下賀信，今特奉上，不勝榮幸：

當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字之際，謹向閣下親切致意。貴我兩國締結之條約不僅加强了兩國人民在防止共產黨侵略之鬥爭中的緊密聯繫，而且提高了千百萬崇奉自由的亞洲人民之信心。我相信，由於堅定的信念與勇氣，我們必將戰

勝企圖奴役自由世界之邪惡勢力。

謹致崇高敬意　　顧維鈞

隨後，我即將此事報告委員長，並另電答復他給我個人的電報。我說：

此次中美締約，秉承鈞座諄切指示，更得葉部長在美主持，克以順利告竣。遠蒙獎勉，感激無量。謹復申謝，並爲鈞座慶祝成功。

此外，在條約簽署後的一週裏，中國和美國的官方與非官方人士，爲慶祝條約締結，通過大使館而互致的賀電賀信，如雪片飛來。條約於12月2日公佈，受到熱烈歡迎。

第三節　談判期間大使館的其他事務：特殊來訪者和特別援助問題

1954年8月24日—12月

美國與我國共同防禦條約的談判和締結始末，上文已予詳述，這裏擬將本使館在此期間處理的一些其他事務加以畧述；這段時期自我赴臺灣五周後1954年8月24日返回任所開始。我經過長途旅程，返抵華盛頓時已是深夜，但有幾件事非即刻辦理不可。於是我請使館的譚紹華公使和傅冠雄先生來雙橡園見我。同時我們還和蔣夫人的私人秘書游建文先生通了電話，請他爲我安排翌晨去長島格倫科夫面見蔣夫人。我帶來一封委員長給她的私函。

清晨我搭機飛往紐約。游建文在拉瓜迪亞機場接我，我們逕赴孔祥熙公館，十一時四十五分到達。我向蔣夫人遞交了委員長的私函。我看她氣色不壞，比六周前我7月11日見她時更

好。我們談了她即將於 8 月30日去美國退伍軍人協會發表講話的事。她說她想住在雙橡園和會見幾個朋友。她又說天氣很熱，不便舉行大規模的招待會，而且國會正在休會，高級官員多已離開華府。我聽游建文講她想見見國防部長威爾遜和海軍上將雷德福，副國務卿比德爾・史密斯和助理國務卿幫辦羅伯特・墨菲。我建議說至少總能舉行一次午餐會和一次晚宴，理由是在國會休會期間人們攜帶夫人外出就餐格外方便。因此招待會就可以不太拘於形式和隨便一些。她同意了。至於她的飲食，由於目前正在進特定飲食，她說游建文會將醫生允許食用的肉類、禽類、蔬菜、穀類、奶品及水果列單交給我。凡具刺激性或興奮性的東西，如胡椒或各種香料，一概忌用。她會帶來她的護士、女僕、或許還有她的廚師。至於她的甥女孔令儀，還不清楚能否同來。她將於29日星期天到達雙橡園，在那裏進晚餐。

談到我國與美國的關係時，蔣夫人指出我們出言以謹慎爲宜。這確實言之有理。她說，以前民主黨執政時，我們對共和黨人談及美國對自由中國的政策可以暢所欲言，而今，共和黨上臺，總的看來兩黨成員都很友好，我們不宜一味抱怨或要求增加援助，就我們當前地位而言，我們沒有談判實力，求諸他們的東西我們無以回報。譬如，她問到臺北方面曾否提過需要傘兵部隊。我說，據悉我們至少需要一個傘兵師，以及兩個裝甲師，而美國人認爲這並非我們將來收復大陸的戰爭之所需的。關於陸軍師的編制及其確切數目也有分歧意見：我方擬議的總數爲二十四個師，美方提議二十一個師，如此等等。我國空軍也需要增添噴氣式飛機，尤其是F-86型。她說我們沒有足够經過訓練的人員來照管這些增添的裝備和驅逐機。她傾向於數量少、效率高、隨時投入戰鬥的軍隊勝過數量多、效率低的軍隊。我完全贊同她的意見，並且說我在臺北就曾竭力這樣主張。

我看到，她對美國人的心理和美國的政治形勢十分清楚，而在臺灣似乎全體國民都難以理解。我說我們總是僅僅想着我們自己的需求，沒有認識到美國必須根據美國對付共產主義威脅的整個政策的需要來考慮我們的要求。

游建文送我回紐約，並參加了我邀請胡適和蔣廷黻的午餐會。我告訴他們二位說委員長要我代表他個人向他們致意。我對他們談了我在臺灣及外圍諸島所得的印象，包括國軍的昂揚士氣，各級軍官的團結精神，軍事監獄的現代化，提高我國農民生活水準所獲得的進展和成就，頗有成效的土地登記處，綠島的生活條件，並介紹了我向軍事監獄和綠島拘留所兩處一些在押人員提出的問題和他們的答復。蔣廷黻談論了即將召開的聯合國大會的形勢。

我搭午後班機返回華盛頓。到辦公室翻閱幾份來電。其中一份是委員長來電，祝我歸程旅途平安、愉快，並要我拜會胡佛、杜威及麥克阿瑟三位先生，代他表示問候。我當天回電向委員長報告我上午已走訪蔣夫人遞交了他的信。我報告她的健康正在好轉，並決定29日來華府。

我8月26日同俞大維討論了我國需要增加軍援的問題。俞說重要的問題是，以我國有限的訓練合格人員和有限的財力，究竟能接受多少軍援。不過，他打算要他在華盛頓的代表韓朝宗在軍援計劃獲得美國政府批准後繼續處理有關執行問題，並要求何世禮同美國最高軍事當局就有關政策事宜進行交涉。這是他準備日內離華府去臺北就任國防部長後爲料理此間事務而擬議的安排。

同一天國會通過了1954年共同安全法，批准撥款總數三十二億五千二百八十六萬八千美圓，絕大部份用作軍事援助。可以說軍事援助以前在共同安全計劃中從未佔有過如此突出地

位。至於經濟援助，法案規定執行"發展援助"計劃的機構自1955年6月30日起停止工作，而國外業務署亦將於該日撤銷。其他特殊條款亦與中國利益有重大關係，例如：在政治方面，法案再次肯定並適當修訂了1951年克斯頓修正案，使之合乎當前的情況，還重申了國會反對北平政權進入聯合國的立場。相應的撥款法案於1954年9月3日通過。

翌日星期五下午，我和本使館高級官員開會就蔣夫人來訪計劃進行討論並加速準備。我的工作頓時緊張起來，因爲一切需於短時期內準備就緒。

蔣夫人定於兩天後到達，在美國退伍軍人協會露面，發表演說。由於孔令傑上校已代表蔣夫人直接同美國退伍軍人協會負責人員着手安排，所以我們必需向該協會詢問全部程序細節。此刻我剛剛從美國退伍軍人協會官員獲悉蔣夫人可能同意8月30日星期一上午出席會議，並逗留至中午聽取艾森豪威爾總統的演說。但是，按照游建文和蔣夫人8月25日對我所講，她已決定不出席那次會議，僅在8月30日晚間斯塔特勒飯店的宴會上發言。無論如何，既然她已被邀在宴會前的鷄尾酒會上到場會見其他貴賓，我便和本使館館員研究了她在宴會上露面和歡迎她的最好程序。關係最大的問題是她是否要如軍團退伍軍人協會官員所建議的那樣同其他人一道列隊進入宴會廳就座。我們一致認爲她應在其他來賓進去一二分鐘後由協會全國司令陪同最後進入宴會廳，這樣她便可以接受合乎她的地位的全體出席人員的歡迎致敬。我說我自己則以大使身份先行進入會場，以免打亂程序。

游建文星期六晚來館，我和他共進晚餐，並聽取他的彙報。他告訴我蔣夫人已決定星期一在國民警衛隊（總部）訓練中心的退伍軍人協會會議開幕式上露面，接受他們的歡迎，她說鑒於協

會將派三位前司令來雙橡園陪同她到會，纔決定出席上午的開幕式。但他本人却有些詫異，覺得此事一定是孔令傑上校力勸的結果。她將於上午十一時十五分到達訓練中心，並不發言，只有艾森豪威爾總統於中午向大會發表講話。

隨後我給顧毓瑞打電話說游建文已證實蔣夫人將出席上午的會議，我請他瞭解協會同孔令傑上校就她出席的禮儀，對她的歡迎和她同艾森豪威爾總統的會見都作了哪些安排。

我和使館人員在爲蔣夫人的到來做準備的同時，另外還爲朝鮮戰爭中遣返的中國反共戰俘友好代表團來美訪問進行籌備。已經就接待他們來華府的事宜和活動日程開過幾次會。實際他們預定與蔣夫人都在8月29日星期天同時到達。這是異常忙碌的一天，而且有些意外的變化。

戰俘代表團按日程安排當於上午十一時三十分左右到達並到我這裏訪問，但直到下午二時三十分纔到使館。他們中途去唐人街拜會華僑領袖，爾後纔來我這裏作禮節性訪問，並出席歡迎他們的冷餐會。原來是華僑社團領袖們竭力勸說該團負責人先訪問一下唐人街。因此，這次有中國使館館員及政府其他代表被邀參加的冷餐會便推遲至三點以後纔舉行。隨後我對訪問團作了簡短講話。

蔣夫人原定來雙橡園參加晚宴。由於午後戰俘代表訪問團在雙橡園的活動意外延遲。游建文來電話說蔣夫人下午十點纔能到雙橡園，不能及時到達參加晚宴。她還講過她不願讓其他中國官員在此迎候，因爲她從紐約市乘汽車長途旅行後已相當勞頓。既然如此，我就告訴譚紹華和顧毓瑞設法取消中國官員和華僑代表的歡迎會。我說他們向蔣夫人致敬的集會以後另作安排，屆時再行通知。我還獲悉蔣夫人來時只攜護士、女僕及厨師，於是我告訴游建文，既然夫人的甥女不陪同前來，他不妨也

下榻於雙橡園。

蔣夫人實際將近夜間十一時纔到達，她的護士和游建文陪同前來，孔令傑也接踵而至。我們討論了協會負責人的安排，但是孔的領會同我們的瞭解大相徑庭。據他瞭解，就宴會來講，我的妻子也在被邀之列，已給大使館送來三十多張入場券。然而，顧毓瑞打聽到的則是被邀的只有蔣夫人，沒有其他中國女賓，甚至游建文所需的一張入場券也尚在接洽中。孔還聽說蔣夫人將由全國司令陪同最後進入宴會廳，但依顧毓瑞之說，這點仍有疑問。所以孔令傑要游建文加以核實，並負全責處理，他縷述需要澄清的各點，游認真地一一記下。我也覺得這樣可以消弭分歧意見和誤解。

我單獨對孔令傑講，委員長曾要我告訴他，鑒於俞大維將軍返臺在即，委員長有意將此間有關美國軍援的問題和事務由他承擔料理，一如俞將軍那樣在大使館全盤領導下工作。孔令傑的第一個反應是"爲甚麼？"繼而他問我是否應該接受這一任務。我說他當然應該接受，因爲委員長對他有好感，器重他的才能，這點我也曾向委員長斷言，說他（令傑）對許多事務判斷相當成熟，在英國受過良好的軍事訓練，而且同國會人物相當熟稔。孔令傑說他不想在第一綫工作上出頭露面，倒喜歡在幕後工作，當我追問他作出答復以便回復委員長時，他說要考慮考慮，然後通知我。

星期一上午我陪蔣夫人去國民警衛隊訓練中心出席美國退伍軍人協會的會議，聆聽艾森豪威爾總統的演說。協會的三位前司令前來使館迎接蔣夫人，我們一起動身前往訓練中心。三人中有一位是美國空軍退役軍官柯林斯上校，二次大戰期間，蔣夫人和我曾先後在非洲黃金海岸受過他的款待，當時斯溫頓勛爵任英國駐西非高級專員，代表英國政府。蔣夫人提起她在柯

林斯家洗的極其令人愜意的熱水浴，柯林斯又講到斯溫頓勛爵當時給他打過電話說已經瞭解到有一位尊貴的中國夫人逗留他家，他想來拜訪。柯林斯上校對英國情報機構的效率感到驚奇，竟能察知夫人的行止，儘管她是搭乘空運司令部的飛機"隱秘"地到來的。至於我，則還清楚記得柯林斯上校的鷄尾酒會和在他家走廊上共呷冷飲的情景。

到達國民警衛隊訓練中心後，我們被引至主席臺上全國司令的後一排就坐，司令歡迎我們之後，先介紹我然後介紹蔣夫人會見坐滿寬敞正廳和邊座的約有一萬二千人的大批與會者。我和蔣夫人都受到熱烈鼓掌歡迎。有人高呼請蔣夫人講話，但按照我們事先商定，她明智的婉辭了。繼之便是在溽暑中漫長等候約達十五分鐘。艾森豪威爾總統預定十二點正發表演說，在他到來之前，我們聽了司令的報告和演說，這中間，我曾引導樞機主教斯培爾曼和內政部長道格拉斯·麥凱來到蔣夫人這裏同他握手。這裏還有主持大會開幕式的女衆議員弗朗西絲·博爾頓和康涅狄格州州長洛奇，他們也同我們坐在一起。

我將洛奇州長介紹給蔣夫人後，我們攀談起來。他說有一時期所謂中國院外集團僅僅有諾蘭參議員、周以德衆議員、艾爾弗雷德·科爾伯格先生和他自己。他曾企圖提出一個贈予中華民國七千五百萬美圓的修正案，但未獲通過，這僅僅是五六年前的事。他熱得汗流浹背，上衣後身全濕透了，主席臺上熱成這樣的大有人在。大會派來照料我們一行的人考慮周到，送給我們一紙程序單，正好給蔣夫人當扇子使用。

總統在差五分十二點來到會場，被其侍從擁向講臺，接受長時間的鼓掌歡呼。然後由司令和執行主席伴隨回身後退約十五英尺向蔣夫人致意。他同她和我握了手，稍事寒暄，便走回講臺。主席對他講了一兩句話，他點點頭，於是蔣夫人被迎到講臺

前照相，這一瞬間的場面博得全場的熱烈歡呼。她被送回座位後，我們聽了總統三十分鐘的外交政策演說。之後他便在特工人員、全國司令及其他護衛人員簇擁之下離去。我們返回雙橡園。

一點鐘舉行招待蔣夫人的午餐會。這是在她訪問期間我計劃爲她舉辦的兩次午宴中的第一次。客人有帕特·麥卡倫參議員和夫人、愛德華·馬丁參議員、哈羅德·沃克夫人、戈登·穆爾上校和夫人、雷·享利先生和夫人、譚伯羽先生和夫人，以及游建文先生。

游建文曾經暗示：我安排的兩次午餐會可否併爲一次，或將第一次取消。但我堅持不變，說麥卡倫參議員是遠道來自佛羅里達，他正在那裏舉行參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的聽證會。爲了來此特意更改了工作日程，因爲蔣夫人請他前來晤談而未接受出席小組委員會聽證會的邀請，更何況在此之前麥卡倫夫人在華府謝絕過大使對她的邀請。所以，有麥卡倫參議員參加的午餐會不能取消。對於星期二午餐會的意見是嫌中國人太多，而且宴會的貴賓，國會議員斯特林·科爾又不够顯要。我對游建文說，科爾是國會原子能聯合委員會主席，按華府禮節，他的座次理應在卡尼海軍上將和助理國防部長麥克巴爾之上。實際上，我估計這是對使館一位秘書和夫人參加午宴有意見。但是更動爲時已晚。男賓和女賓人數應該相等，而且卡尼海軍上將接受邀請後，客人名單已有十六人，但爲了便於安排座位，必須有十八人。讓蔣夫人坐在我對面，按傳統習俗保持"一位女士、一位先生"的排座格局。因此便添上顧毓瑞和他的太太，他們是科爾先生的摯友。請柬已經發出，他們也已接受，不便撤回。於是名單未加變動。

至於麥卡倫參議員請蔣夫人去其小組委員會就反對共產主

義和共黨陰謀問題作證之事，我向她建議，倘若他堅請，可以托病對他說到紐約和醫生商量後再通過我告知能否接受邀請。我告訴她這樣做就不致在宴席上大費唇舌了。

星期一午餐會來賓中有一位戈登·穆爾夫人，是艾森豪威爾夫人的姐妹，是經常出入白宮的總統上賓。她告我總統當天上午曾來電話邀她，想在去國民警衛隊訓練中心後和她一道回科羅拉多州丹佛，同她和艾森豪威爾夫人一起小住幾日。但是她稱通知已遲，準備不及，只好謝絕了。我介紹她和蔣夫人談了幾分鐘話，讓二位進一步熟識。這應該是一條很有用的渠道。

晚間我和美國退伍軍人協會原來那三位先生一道陪蔣夫人去斯塔特勒飯店出席宴會。協會對外聯絡委員會主任迎接我們，陪到貴賓廳首桌。這裏差不多有三十八或四十人，包括內政部長麥凱、國外業務署署長史塔生、康涅狄格州州長洛奇及斯培爾曼樞機主教，後者來遲了，讓大家等了好一會。大家依次聽到唱名後，排好隊魚貫進入宴會廳。蔣夫人前面爲協會副主席，後面爲內政部長麥凱。我排在他後面。

當我們各按各位站好隊，等待向前開步走信號時，我看見全國司令在排尾之外單獨站着。這顯然和我們瞭解到的情況大不相同。本來不要求夫人同大家列隊而行，等其他貴賓落坐後，再由司令陪同最後入場。顧毓瑞和游建文都是這樣向我報告的，而是經孔令傑上校證實的。因此我走出行列，向司令耳語說："我想是由您陪同蔣夫人最後入場進入宴會廳"。他的答復友好然而堅定："不，協會的禮節不是那樣。"於是我只有說："既然協會禮節如此，就照辦好了。"我們魚貫走到講臺首桌的各人座位後不久，宴會樂隊奏起英雄凱旋樂曲，然後全國司令自己以傲慢、威嚴的姿態進場登上講臺，宣佈會程開始，請一位教會顯要致祝禱辭。這是他毫不受干擾的獨享特權。

蔣夫人的演說排在晚九時三十分。但直到十點過一會纔邀請她發言。她講得很好。她照稿演說，但幾乎是看不出在唸稿子。結語格外有力。演說相當感人，顯然給聽衆，尤其是婦女們以深刻印象。

就在演說前不過半小時，蔣蔭恩曾到桌前找我，說新聞記者們感到失望，認爲演說詞內容平淡，毫無力量，在遠東尤其是在共產黨向我們進攻的沿海島嶼頻傳令人不安的消息情況下，他們本指望聽到她一些重要宣告。我告訴他說，這正是她不願多講的原因。在國會即將選舉和任何話都能被一方或另一方誤解的時候，甚麼話都不好講。

翌日上午我接見了柳鶴圖海軍上校，他是我館海軍武官，離任外出回來向我彙報。我對他講，我在臺北發現我國海軍最需添補的是登陸艇，至於我們需要的其餘四艘驅逐艦，需經國會立法，但轉讓事宜五角大樓迄未作出安排，也未提交國會審議。

下午一點爲蔣夫人舉行第二次午餐會。事先我交給蔣夫人一份斯特林·科爾的簡歷，他是國會原子能委員會主席，希肯盧珀參議員是該會副主席，成員中有一些參衆兩院知名人物，包括諾蘭參議員，我意圖糾正一下可能給她造成的科爾並非太重要人物的印象。因爲科爾不僅是一個重要委員會的主席。而且委員會全體成員也都是重要的國會議員。午餐會重要來賓有助理國防部長麥克尼爾和夫人、卡尼海軍上將和夫人、馬康衛先生和夫人、雷蒙德、莫耶夫人，莫耶未能出席；還有查爾斯·博爾特將軍和夫人。

前面有一章裏提過我想在杜勒斯國務卿動身赴馬尼拉簽訂東南亞條約組織公約之前會見他，承他約定這天下午見我。午宴上馬康衛告訴我約見時間稍有提前。於是午宴後我送蔣夫人上樓後，立即趕赴國務院按時赴約。我所以提到這點，是爲了說

明事情如此紛繁。

我下午返回大使館同譚紹華和陳之邁開會，商討朝鮮戰爭中國反共戰俘代表友好訪問團的活動安排。這時候我纔第一次聽說遣返戰俘代表團準備獻給艾森豪威爾總統的旗子是用一萬四千多遣返臺灣戰俘的鮮血塗成紅色的。從西方的衛生學觀點，一想到這一點就會感到不快，一旦目睹更不免令人作嘔，東方和西方的思想觀念差異就是這麼大。在臺灣和在戰俘心目中，這面旗子幾乎是神聖的，是他們志氣和決心的至高無上的證據。這批戰俘選擇了自由，並要向美國總統表達感戴之情，因爲後者曾大力堅持志願遣返原則，使這些人得以擺脫共產黨統治重獲自由。然而美國人和總統本人對旗子會有反感，看見它就會恐怖，更不消說請他們放在身邊了。他們會想，旗子上甚麼細菌沒有？會危及健康，肯定他們會認爲對他們有危險。然而，倘若如實講給戰俘代表團，不免要傷害他們的感情，他們會覺得大使館的人們遠離故土，久居美國，一定已喪失民族性，思想感情上已成爲美國人了。依我之見，我們大可將這面旗子保存於我們的國立博物館，作爲這些人爭取自由鬥爭的珍藏品。但是這類建議爲時已晚，況且，獻旗原計劃是遣返戰俘一周活動日程中的高潮，因此想不出一個合適的替代辦法。最後我在會上提議在獻旗之前將它密封起來，密封手續交給一家可靠的公司來做，包裝上打上醒目標誌。大家想來想去都覺這是一個好辦法。

會後我前往軍事空運局終點機場送國務卿赴馬尼拉，然後趕回來迎蔣夫人下樓赴宴。這是我爲她設的唯一一次晚宴，賓客有哈羅德·史塔生先生和夫人，國防部副部長羅伯特·安德森和夫人、雷德福海軍上將和夫人、助理國務卿幫辦羅伯特·墨菲和夫人，以及助理國務卿饒伯森和夫人。

席間我兩次親切地舉杯祝酒。一次是爲來此作短暫私人訪

問的蔣夫人這位偉大的愛國者和我們國家的驕傲，另一次是爲"在座的美國朋友，我們稱之朋友，意思是他們按任何標準，在任何意義上　都稱得上朋友"。看來夫人和其他賓客對祝酒都很高興。史塔生起立回敬，說他雖然不願代表官方祝酒，但仍想請大家爲委員長的健康乾杯，他一直是"他的國家在反共和爭取自由鬥爭中百折不撓的領袖"。宴會氣氛愉快，顯然大家都很滿意。饒伯森和雷德福海軍上將玩了幾手戲法，爲賓客助興。安德森夫人要拍幾張彩色照片，但相機閃光燈亮不起來。雷德福海軍上將說他只要啐它一口唾沫，燈準保亮。我們以爲他在開玩笑，但他果真朝燈泡頭上啐了一下，就閃出亮來了。雷德福夫人告訴大家，海軍上將對電器玩意兒嗜之成癖。

宴會後孔令傑來館陪夫人片刻，當他要同游建文離去時，我問及委員長要我向他提出的問題有無答覆，也就是說他是否願接俞大維將軍的後任。他說還要思考一番再通知我。

翌日上午陸軍武官蕭勃將軍來見，說他將帶領遣返戰俘去阿林頓公墓獻花圈。將按照安排及時回到大使館。按照蔣夫人的要求，我取消了在她抵達時安排中國駐華府官員會見她的活動，已經安排他們在這一天——她動身離華府之日來見她，向她致敬和歡送，然後再由戰俘代表團見她。這兩次接見之前，國務院的詹金斯先生拜會了蔣夫人，還有朱世明將軍夫人謝文秋亦來拜會。這些會見完畢後，蔣夫人由游建文和她的護士隨同，黃仁霖開車啟程。她向我太太和我表示對我們的盛情招待深爲感激。她告訴顧夫人，她發現爲了迎她下榻，整幢樓房重新修飾過。她談到這些以表示親切。

次日星期四，9月2日，我拜訪助理國務卿幫辦羅伯特·墨菲，把朝鮮戰爭中國反共戰俘友好訪問團的兩位顧問和五位團員介紹給他。中國科副科長艾德温·馬丁在國務院大門口迎接

我和團員，並陪全體人員到墨菲辦公室。我將團員逐位介紹給墨菲，說他們這次組團來美作友好訪問，主要用意是感謝美國人民和美國政府在朝鮮停戰談判期間對志願遣返原則的堅持。這是國際關係中的一項新原則，我說，這五位戰俘和一萬四千多名一同由朝鮮戰場遣返祖國的夥伴都不會忘記他們的自由是來自這項原則，而美國政府曾爲它作過不懈的努力。

墨菲說歐洲戰俘遣返的情況不能令人滿意，因此美國纔決心對朝鮮戰俘問題堅持這個志願遣返的新原則。然而，美國贏得這項原則是經過不屈不撓的鬥爭的，他說很高興會見訪問團，表示希望他們訪美順利。

我補充說訪問團大約三星期前抵達舊金山，來東海岸一路上訪問過好幾個城市。我讓一位團員——胡上校向助理國務卿幫辦介紹他們到過哪些地方。

上校說訪問團訪問了舊金山、洛杉磯及加利福尼亞一些小城鎮，所到之處無不受到熱烈歡迎。

墨菲表示希望代表團訪問期間儘可能多看看，並且提議他們不妨看一場棒球比賽，這是一種典型的美國運動。

由於這次拜訪只是作爲禮節性拜會安排的，因此這時候我就示意代表團告辭。但助理國務卿幫辦送大家出來後，又請回去拍了照。

我回到大使館，接待了中國新任駐梵蒂岡公使謝壽康先生，他前往羅馬和梵蒂岡赴任途中抵此。他向我徵求意見，並說梵蒂岡對安排遞交國書一向緩慢，一般要等一個月或六個星期。他這次赴任，儀式將排在十月十日前後，等於說六個星期之後，但是他想要提前辦完，以便能舉行招待會慶祝我國國慶。我問他爲何不要駐梵蒂岡臨時代辦將此意見轉達梵蒂岡外交部，希望他們盡快安排儀式，何況這是他第二次出使教廷，呈遞國書的頌

詞和教皇的答詞都無需很長。

他接着向我講了一些私話。說在臺北發表他的任命當天，他向駐臺北教廷使節進行了禮節性拜訪，但是這位使節黎培理主教在表示個人高興之後，竟勸他不必治裝赴任。他將此話報告外交部長葉公超，部長說黎培理已同樣對他講過，就是說謝去梵蒂岡可少待時日，言外之意是他們並不希望他早日到任。葉對謝說他已告訴黎培理：謝的任命既已公佈，何時啟程當由他本人決定。謝聽了葉這番話，便試圖聯繫黎培理，期待這位教廷使節的回拜。但黎培理的秘書竟答稱黎培理很高興接見他，顯然黎培理在等待第二次拜訪。謝冒充自己的秘書名義問道，由於他自己沒有汽車，黎培理是否可來拜會他，而對方的答復是黎培理將欣然派車來接他。這迫使謝氏只好再充自己秘書之名說如果黎培理能作爲一次回拜來看謝，那就再好不過了。

謝說後來黎培理曾設盛宴招待過他，並熱情祝酒，但是送他出來時又悄悄說他首途梵蒂岡仍以緩行爲妙。謝對我講，黎培理曾在大陸多年，並在非洲長期生活、服務，在對待有色人種上養成一種優越感。此外，他總難以釋然並且忿忿不滿的是，竟有一位中國國民被任命爲樞機主教，另有幾位中國人被任爲大主教，都高於他這個主教級別。謝相信黎培理一直想對梵蒂岡施加影響。我又建議謝設法探聽一下梵蒂岡對他受命出使和即將到任有何看法。這都是些微妙的，有個人因素在內的問題，不過仍然令人頗爲關注。

傍晚我在雙橡園舉行鷄尾酒會招待友好代表團的遣返戰俘。出席的約有四百位男女客人，多屬輿論宣傳機構、五角大樓及國務院，還有一些美國退伍軍人協會的人士。許多人都好奇地頻頻詢問代表團五位團員。這五位春風滿面，頓覺快意，隨便地和客人混在一起，暢所欲言地回答問題。這是他們在中共軍

隊服役或在大陸生活於共黨統治下所未有過的自由。這次聚會又因當日天色很好而更顯歡樂，招待會在雙橡園廣闊的草坪上舉行，設置了三個酒吧，隨時備有冷熱小吃供他們和其他客人食用。他們和其他客人直到晚八點多纔散去，最後一批到九點鐘酒吧相繼收攤，表明晚會已經結束，纔興盡告辭。

星期五中午左右俞大維來使館辭行。我們談論了共產黨要解放臺灣的威脅，以及他走後在華府的工作如何料理。雖然他眼看即將動身，照料軍援事宜的任務由誰承擔仍未確定下來。我向他問及此事，他說要到臺北再作商量，然後通知我。他問我誰適合擔任此職。他想到的只有孫立人將軍和何世禮將軍，二人在美國都有名氣而且是高級軍官。

中午我設午宴爲他餞行，我們入座前又談了一番。他再次問我誰是照管軍援的最佳人選。他說，就執行業務而論，不消說韓朝宗是勝任的，但涉及政策方面，就不容易找到合適的人選了。他說此人必須軍階、名望俱高，而又受五角大樓信任。我說我對軍界和軍界人物都不熟悉，他又提到孫立人將軍。不過，這位是否能來，我看是個疑問。我只能說，看起來很明顯他是無法前來的。至於孔令傑，我未提其名，因爲我清楚俞不會認爲他合適，而且孔本人似乎也無意接受此職。

後來我同譚紹華、陳之邁及崔存璘開會籌備外交部長來華盛頓正式訪問之事。我要他們預先通知國務院，我國外交部長願在十月中某一時間來華府進行正式訪問。還要他們同國務院商議爲葉安排適當的正式訪問日程和接待事宜。

次日我爲戰俘代表團設午宴餞行，慶祝他們圓滿結束在華盛頓的訪問，預祝他們在繼續訪問美國其他城市及其他國家中取得成功。我說他們已到處留下良好印象，受到美國朝野各方以及華僑社團盛情接待。我也向他們五位提了一些個人感興趣

的問題，問道共產黨在他們奮戰前綫之際用甚麼方式控制他們；他們如何逃出來向聯合國軍投降；大陸上共產黨控制下的大、中學生情況；共產黨如何秘密偵察平民家庭；他們如何嚴密組織青年；以及爲甚麼再也聽不到青年熱情擁護共產黨統治的消息。

下一個星期三我召開了大使館人員和中國政府機構代表的例行周會。我返任後第一個星期三（八月廿五日）去紐約看望蔣夫人，第二個星期三（9月1日）是她離開華府的日子，在大使館舉行了接見。因而這一星期三（9月8日）纔第一次有機會舉行這個例會，把我最近臺灣之行及所見所聞作一報告，特別是同我四年前的旅行作一比較。後來我請隨我前去的顧毓瑞綜述我環島之行的經過，所接待的重要來訪者、舉行午宴晚宴進行拜會的次數，並將我所作的演說和爲我舉行的宴會次數扼要彙報一下。例如，他報告共接待過三百零五位來訪者，我本人進行過五十次拜會，對不同團體作過二十二次演說。

星期四，空軍武官衣復恩上校來使館報告委員長座機“美齡”號情況，該機曾送蔣夫人來美，隨即開始維修，同時機組人員接受一次短期訓練，衣上校說“美齡”號將於9月12日在德克薩斯州布朗斯維爾修畢交工，他星期五前去檢驗，參加交貨前試飛。如果一切就緒，他將請示蔣夫人該機開往何地待命飛返臺北。根據她的命令，他自己也將作爲一個駕駛員同往，因爲飛越太平洋需有三名駕駛員。

衣上校兩周後從布朗斯維爾返回，報告仍有些工作尚待完成。但聲稱試飛後將逕飛洛杉磯，然後聽候蔣夫人意願。不過目前衣上校覺得她不會用該機飛回臺灣，迄今她沒有表示何時返臺。

9月13日我在雙橡園設午宴歡迎出席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理事會常會的中國代表團成員。一位團員對我講，貨

幣基金組織開除捷克斯洛伐克之事仍作爲一特殊情況，等待捷克斯洛伐克對基金組織因捷克迄今尚未繳付它應繳份額而提出的不遵守組織章程問題作出解釋性答覆。他還說，貨幣基金組織常務董事魯思擔任這一重要的國際貨幣組織首腦似嫌缺乏政治家胸襟開闊的風度。他認爲魯思單靠作過瑞典國家銀行總裁的經驗不足以應付其現職工作的多方面問題。

14日我作短期組約之行，出席上海午餐俱樂部發表演說，按計劃談談我去臺灣及沿海島嶼的經過和印象。一位宋子文和我本人的朋友也設便宴招待，因此，我和宋子文二人可以進行一次深談。我向他畧述臺灣之行，答復了他有關金門形勢的問題。他告訴我，蔣夫人已派小上校(孔令傑)向委員長進言，提出駐華府大使這一戰畧要職一旦換人將屬不智之舉，他說這樣一來便給委員長解決了問題。我也簡單介紹了我在臺北實際聽到的有關將我由華盛頓調往臺北擔任考試院長的情況。

9月16日我設宴招待副總統陳誠將軍的兩位女公子。其他客人有譚伯羽夫婦及譚小姐，他們是陳家的親戚。譚先生告訴我，美國給中國來美留學生批准簽證要求的條件有違常規。他指的是副總統的兩個女兒來美深造的事。說在他們離臺之前他已經爲每一簽證申請人交付了一千二百美圓作爲入境求學保證金。但是當美國駐臺北副領事詢問是否履行此項條件時，又要求看一看存單，交給他存單後，他又聲稱此款應由臺灣匯出。實際該款是譚先生自己的存款，譚是她們的表兄或是表叔，這點我不清楚。

我記得這項要求經常給許多熱望來美求學的青年學生設下重大障礙。不止一次有青年人來找我，我已盡力予以幫助，例如：我年輕時在大陸的一位同班同學的女兒曾求我給予經濟援助，她已經取得入學資格，而且已被一家大學錄取，但是在獲得

簽證之前，缺少美國領事所要求的外匯存款。我想其最初的用意，一則是限制來美人數，再則是保證這些來美青年不致成爲公衆負擔。

最後，譚先生繼續講，臺灣銀行應陳家請求打電報給里格斯國民銀行將兩筆款項匯至臺灣，該行照辦，但沒有通知原存款人譚先生，也未徵得兩位小姐同意就用她們的名義開户存款。然後，臺灣銀行收到匯款後給她們每人開出一張一千二百美圓匯票，向美國領事出示兩張匯票後，他將兩張匯票封入兩個信封，並簽注進入美國時在移民當局監視下纔能開封的字樣。此事在她們到美後由使館崔存璈先生照料纔辦妥。不過這種看來並無必要的麻煩，足可證明中國學生來美讀書之困難。

9月18日星期六我再次搭機赴紐約，晚間啓程，以便星期日晨七時許在艾德威爾德機場迎接外交部長葉公超，他由臺北經舊金山到達此地。隨後我飛返華盛頓按時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本周人物"節目中露面。上一章裏我談過這個節目，提到要我回答的關於金門形勢的問題。而且不出所料，這位節目主持人還提出了吳國楨指責臺灣爲警察國家的問題，我倒爲此高興，因爲正好給我一次機會來闡述蔣經國將軍領導的政治部的工作成績，尤其在提高軍隊士氣方面。

這裏想引一段記録爲例：

巴思先生：我們再跳過臺灣海峽問題談點別的好嗎？

您知道，吳國楨博士不久前對臺灣現狀有一些很嚴厲的指責，吳博士在美國是很受尊重的人，他特別提到關於軍隊的政治問題，他說到政治部濫用權力，幾乎將軍隊士氣摧毀殆盡。

不知您對此有甚麽評論，其次也想請您談談民衆信心的問題。

顧大使：巴思先生，我很高興您提這個問題，因爲我返臺以前便下決心深入瞭解這個問題，我到臺灣後特別下了一番功夫考察政治部一向所做的各種工作。我參觀過軍事監獄、嫌疑犯拘留所，這些嫌疑犯，如您所知，是保安警察逮捕的。

我到過所謂綠島，這是吳博士大談特談過的。

可是現在我倒要說，同他所講的相反，我發現政治部的工作不僅是有益的，而且是不可少的。

舉個例子來說，我每到一處，無論是澎湖，或是大陳，或是金門，都有該部的若干政治代表，他的職責是調查士兵的福利。通過他的努力，體育活動組織起來，伙食得到監督，我本人曾下伙房品嚐飯食，覺得這四年間有了重大改進，我發現，政治部並未削弱士氣，反而促使部隊的士氣增强起來，因爲它不僅使士兵和高級軍官之間得到溝通，也使部隊與臺灣政府之間加强了聯繫。

通過這些政治代表或政治部的代表，可以保持經常聯繫，一個普通士兵無論有甚麼感受，有甚麼不幸，任何疾苦都可以馬上匯報到臺灣，採取措施給予解決。

巴思：那麼，先生，這是否像吳博士所形容的，是仿效蘇聯軍隊的一種政治委員制度？

大使：我個人認爲這種制度在西歐和美國是不存在的，但我們發現它有用途，就拿共黨軍隊來說，在它席卷大陸時便保持着旺盛士氣。我們起初有這個制度，但是由於種種原因在大陸上取消這個制度之後，結果一發生實戰，我們許多將領變節、部隊也拒絶作戰，所以我們感到絶對需要這種制度來維持軍心，維持軍官的鬥志，纔能成功的返回大陸。

巴思：可否再提出一個有關政治警察的問題。

吳博士說他們干預自由選舉，非法捕人不計其數，並嚴刑逼供和敲詐勒索。

今天臺灣的人心如何？實行這種政治控制有甚麼必要？

顧大使：嗯，巴思先生，您看，這個問題我也作過調查，特別是因爲我行前讀過吳博士的文章。我曾經召開一個臺灣人，像你們所說的臺灣頭面人物的集會，他們全是臺灣人，您知道，實際上沒有這樣一個臺灣民族，他們是中國人，但是在那裏土生土長。他們已在那裏生活了好幾代。我問他們每一個人的感覺如何，答復都使我滿意。

就拿選舉來講吧。臺灣南部一個選區有過一些越軌現像，是下層人員過份熱衷於支持國民黨候選人，對臺灣籍候選人有所不利，但是事情馬上被報告上去，越軌行動即被明令禁止了。

另一方面，以臺北市長爲例，這是臺灣最大城市、政府所在地。他就是得益於自由競選活動而以兩萬多票的多數當選的，國民黨候選人則被擊敗了。現在，這位新市長是一位臺灣人，你們也許稱他是一位福摩薩人，他得到了承認和尊重。

在二十一個市鎮當中，換句話說，二十一個市長和鎮長當中，十七個是臺灣人，只有四個不是臺灣人，這就表示選舉是充分自由的。

這時候時間已經超過，海托華先生將話題轉到"入侵臺灣"上來，表示要問我兩個簡單問題。首先，他希望知道中共有無足够發動侵畧的海軍力量。我對他講，截至目前我們對共方海軍還保有一些優勢，但空軍的情況正相反。他們有一支比較大的空軍，不過他們飛行員質量較差。目前我們還有能力控制沿海島嶼周圍水域，但共產黨已逐漸建成大量機帆船和炮艇。同時

他們的造船工業也較發達。

海托華接着問：在當前情況下，萬一他們在不久的將來發動一次入侵，您看情況又當如何？我想問的是一旦入侵臺灣……誰會打勝？

顧大使：如果他們進犯臺灣，就必須闖過第七艦隊這一關，這是一支相當强大的艦隊，有美國的全部實力作後盾。所以，共產黨在真正發動進攻前，也先得一而再，再而三，反反復復地考慮考慮。

海托華：您認爲在當前情況下，他們有進攻的可能嗎？

顧大使：在當前情況下，我覺得他們不會冒這個險，當然，誰也說不準共產黨會有甚麼舉動。

節目以這句話告終。鑒於共產黨近來的威脅和反對國民政府的活動逐步升級，關於臺灣地區軍事力量和不測事件的最後幾點確實重要。所以，估量一下我們和共產黨相比的實際攻防力量，並且弄清萬一共產黨發動攻擊或入侵，美國實際承擔多少義務，對臺北來說就尤爲迫切了。因此政府最近力求就臺灣地區的共同防務和美國作出明確的專門安排。

正好在我離紐約返華府參加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節目之前，葉部長交給我一份杜勒斯國務卿與蔣總統 9 月 9 日在臺北會談的記録。其中有一小部份涉及軍援問題。當時蔣總統對杜勒斯先生說：美國政策的落實行動不够積極，且不主動。作爲例子，他提到我國政府早在六個月前就提出擴建武裝部隊計劃，而至今尚未得到答復。他還指出，有些軍援物資，雖獲美國政府批准，但已過三年尚未運到。

蔣杜會談有葉部長和藍欽大使參加，會談之後，葉約見藍欽要求澄清會談中的某幾點問題，因爲杜勒斯本人幾乎必須立即離臺。記得 9 月10日的會談記録已附在葉給委員長的條陳中，葉

在紐約也給我一份副本。*

葉部長還交給我一份 9 月 11 日同藍欽大使會談的記録，那天藍欽要求會見他，答復前一天提的一些問題。藍欽解釋他尚未來得及弄清葉提出的中國國防部長與第七艦隊之間的技術性諒解。但在上次會談後已就若干問題和蔡斯將軍討論過。

這一部份記録如下：

藍欽稱他可向葉保證，一旦中共空軍襲擊臺灣或澎湖，美空軍肯定會從冲繩或航空母艦派機協助中國空軍。據他瞭解，空軍和第七艦隊已就發送警報達成協議。根據與蔡斯將軍的談話，藍欽確信如果臺灣遭到大規模空襲，美國空軍一定以最快方式給予最大限度的支援，但僅限於遭到敵空軍大編隊突襲的情況。如果是一兩架敵機偷襲或偵察時，大規模支援就無必要，中國空軍有能力對付這種"騷擾性"空襲。

葉立即詢問一旦遇敵空襲，美國空軍需要多長時間纔能到達襲擊現場。藍欽答，他認爲從航空母艦出動的飛機一定比來自冲繩的飛機快。然後他又談到葉部長前一天提出的在臺灣遭襲擊時第七艦隊前來支援所需時間的問題。他説，據蔡斯將軍談，此時間曾於1953年 6 月確定過。當時第七艦隊大部忙於朝鮮戰場戰勤，不能指望在少於36—72小時内抵臺給予支援。當然這僅限於航空母艦，而空軍機羣飛來的時間，他堅信即使在朝鮮戰場參戰條件下也要快得多，至於目前在臺灣地區的艦隻和航空母艦數目已有增加，一旦發生突襲情況，美機迅速到達當毫無問題。

葉部長立即表示希望能舉行有美機參加的防空演習，以確定美機飛臺所需時間。藍欽也馬上認爲此計劃可取。

* 兩項會談記録和葉的條陳，見附録六。

部長繼而提議，鑒於當前實際形勢，第七艦隊和中國軍事當局不妨審查一下雙方去年達成的技術協議，弄清是否有需修改部份，譬如美艦隊來臺助戰所需的最短時間。藍欽說他的印象是該協議的執行部份似仍在不斷討論中。但他本人尚無時間閱讀這幾次討論記錄。他建議部長親自審閱一下該記錄，以確定是否有修訂之必要……

後來，這些有關軍事協調的全面技術協議備忘錄編出來後，也給了我一份副本備查。備忘錄列出了專門協議的性質，這是我軍事當局同美軍事當局前此就沿海島嶼防禦、美援軍抵臺所需時間，後勤補給等事項所達成的專門協議。這份重要的備忘錄見附錄。*

在9月1日會談中，藍欽還說他擬對兩天前和部長所講的1955財政年度對華軍援加以補充。他說蔡斯將軍從未向任何人透露過1955財政年度的軍援數欵將成倍增加。事實上，誰也不知道1955財政年度對華軍援的準確數字。可靠的傳說是有一大批原定運往越南的軍需物資現已改運臺灣。藍欽說，根據其他機密消息，華府五角大樓已決定將原撥越南的五千萬美圓轉撥臺灣使用。該欵要列入1954財政年度計劃，此外，同一來源的另一筆五千萬美圓也將在1955財政年度內供臺灣使用。但除這幾項外，藍欽表示還沒有收到任何確切消息。葉部長於是對藍欽提供的這幾項消息表示感謝。

以後可以看出，除了1955財政年度的正常共同防衛互助計劃外，臺北政府還在積極爭取需要美國額外援助的一項特別軍事方案。（按：即上文所述委員長向杜勒斯提過的方案。）這一特別方案，即所謂"開"計劃，本身又被另一特別方案"協"所修改，這同大陸方面日益加緊的進犯威脅不無關係。

* 見附錄十六。

9月19日晚我設宴招待金問泗大使和夫人。這純屬一次社交活動，大家清唱幾段京劇，因金大使夫婦是兩位戲迷，而另一位客人、貨幣基金組織的前中國執行董事顧翊羣的夫人更是一位頗具功底的京劇名票。

前幾天，我曾於9月17日邀金大使夫婦午餐商談重要公事。他要同我談四十年代末，在比利時的中國軍械庫曾支援金問泗駐比使館解決當時困難的一筆欵項之事。我打算把赴臺時在外交部打聽到的結果告訴他。

外交部次長時昭瀛告訴我，自從金問泗大使離任後，實際上國庫已停止撥付駐比大使薪金，因此外交部並沒有由這筆經費積累起來的存欵，用以抵付原駐布魯塞爾使館兩位館員拖欠金大使至今的八九千美圓。這兩位館員聲稱此欵原是作爲贈欵給他們的，但金說這是一筆需要歸還的借支，因爲此欵出自在比中國軍械庫王先生送給使館的一筆錢，雖然原來曾說是贈欵，但事後他又要求歸還，因爲軍械庫的主管當局嚴責他清償。（這是一件頗不正常的事，我記得爲此曾和金多次交談。爲何王某突然如此慷慨大量要把屬於軍械庫由他掌管的用於在國外購買器材的專欵拿一部份贈送出去？最後事實表明，王某顯係挪用一大筆公欵作私用。爲了便於開脫自己，他把錢分一部份給使館，這樣就可托詞是用於公事了。）

這筆所謂贈欵的受惠者也包括金大使本人。但事後他已把所得如數歸還公家，但另有兩位館員不肯將所得交回外交部（這是金提出的處理辦法）。由於大使已無法向他們索回，祇好要求由外交部向他們追索。但外交部認爲這是大使與館員間的私人債務，拒絶由該二館員月薪中扣欵。

兩位拒償者中有一位陳先生，當年曾供職中國駐巴黎總領事館，後來由我把他調到我駐節的巴黎大使館。爲此我曾寫信

給他說，他應當承認這項債務，將欠款歸還外交部或金大使本人，因爲一則當初金氏既爲使館也爲同仁着想而將王某送來款項拿出來，再則大使及其他受惠者已將所分得之款退還，所以他爲了自己，爲自己的前途着想，也應體面地了結此事。由於我的建議，陳某不得不有所表示，退給金六百美圓，由金轉繳外交部償付部份欠款。

這次經我建議，金也同意此事應儘早解決，以消除外交部的猜疑。我隨後又請使館傅參事致函現在伊拉克的陳某，力勸他定出一個扣薪歸欠的計劃，即使時限拖長一些也無妨。

9月20日星期一早晨我再度離華府去紐約履行一次演講約會。曾任唐人街報紙《美洲日報》主筆、紐約唐人街華僑界的總組織中華公所主席的梁聲泰16日由紐約來電話，邀我在以國民反共救國大會的名義於20日召開的全美華僑大會上講話。他要我講最近臺灣之行，讓大家聽聽我的印象。此通知雖晚，但我仍然接受了。

總領事張平羣在紐約的旅館裏迎接我，陪我去唐人街開會。我們準時抵達，但大會遲開了約四十分鐘。會上發表演說的除我之外，還有于斌大主教、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以及一位芝加哥唐人街代表，他是國大代表。約二百人左右出席此會，代表來自十五個地方，包括古巴。會上宣讀了行政院長俞鴻鈞和臺北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鄭彥棻的書面發言，由於委員長已賦予我在必要時代表他講話的權利，於是首先以他的名義發表口頭賀辭，彷彿已獲他的電諭那樣。接着用廣東話發表我的演說，因我曾詢問出席人用國語還是用廣東話，大家一致高喊用廣東話。

第二天早晨飛回華府。第一個約會是和早已邀定的詹姆斯·克倫威爾先生進午餐。上一次是5月間在一次宴會上相見，他把我拉到一旁說有意訪問臺灣，並且有可能制訂一個在臺灣興

辦工業項目的計劃，開創時利用復興金融公司貸款，最後則售予中國政府和國民。創業時像歡迎美國私人資本那樣也歡迎中國資本。

共進午餐時，他說對有關臺灣私人資本問題以後再討論。此次談的是一種叫做"蜜科飴醍"的新產品，這是一種有巧克力、香草或茶葉香味的醬。並帶來一些不同味道的樣品供我品嚐，他說這是由一位有錢朋友資助研製的，原料利用美國大量剩餘穀物和奶品。僅只爲了儲存這些剩餘物資美國政府就要花費二千八百萬美圓。通過這項研製計劃可以找到一項合適的處理方式，用於供給世界上營養不良的人食用而不是浪費於喂牲口。他說可以把此產品作爲一項人道措施救濟大陸上受飢和遭水災的難民。並可作爲宣傳手段，在上面貼上蔣總統和艾森豪威爾總統照片，注明由美國政府供給。他想首先聽聽我的意見，如果贊同，就請中國幫助向大陸空投。

我首先提請他注意各國人民的不同飲食習慣。中國人民喜歡吃米，其次是面粉製品。通常情況下中國人不會喜愛，也可以說不希望吃"密科飴醍"這樣的甜醬。我告訴他我們得到大批聯總所贈奶粉時利用上的困難，我建議他不妨先對臺灣軍隊、學校、托兒所試用一下。產品營養價值是無疑問的，照他所說，每罐含三千四百大卡熱量，足够常人一天所需。而且內含多種成份可以構成一種營養平衡的完整膳食。但仍應考慮不同的飲食習慣。他完全同意，答應把三種口味各送一打，運到臺灣試驗，如果受歡迎，便可着手向大陸空投，每罐值十二美分，他說應由美國政府負全部費用，他要面見總統請他支持這個主張。

次日早晨我赴機場迎接財政部長徐柏園和臺灣銀行董事長張茲闓，他們來美出席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理事會常會。午後他們來作禮節性拜訪，晚間我設宴招待他們。宴會上

我照例提議爲總統健康和中華民國乾杯，簡短致辭中也提議爲徐先生及其所率代表團乾杯。飯後我告訴他第二天上午安排的活動日程，先拜會助理國務卿饒伯森，再拜會負責經濟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塞繆爾·沃。但是當我問他，張先生和我怎樣集合去會見爲好時，他提出最好是祇他一個人同我去，明早他到我的辦公室來一同出發。

次日早晨徐先生來時比和饒伯森約定的時間早半小時，因此我們能少事交談。他先告訴我，以後可讓張先生陪他到別處拜訪。而後我們討論了國家預算。他說軍事預算約佔國家預算的百分之八十五，下餘百分之十五中有幾項雖未列入軍事預算，但也用於軍事方面。關於對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的認捐份額和使、領館等外交部門（包括外交部）的經費僅佔百分之四，兩個方面各半。

對饒伯森的拜訪屬於禮節性，爲時甚短。談話當中我問他國外業務署結束問題，他的答復很有用。他說國外業務署按國會立法要求明年裁撤，無非是由國務院接管具體工作，不等於中止一切對外經援。他說無論如何技術援助也將以各種形式繼續進行。

接着拜會沃先生，他是一位商人，不是職業公務員，我們討論了一些經濟發展問題。沃同意徐柏園的意見，認爲不要一年一訂計劃，而需制訂一個定期的發展規劃。徐部長當即向他介紹我國爲達到經濟自給而制訂的四年經濟發展計劃。不過若干年內仍需要有繼續援助的保證，否則這個計劃，尤其是個別項目，就無法完成。沃說他對這類問題一直有所考慮，而對國會按年撥款給外國經援和軍援的現行制度他深爲遺憾。我建議採取某種形式的周轉基金用於對一些迫切需要的長期項目提供資金，當項目開始收效，預先墊付的款項逐年回收後，就可以再用

這筆基金支援其他項目。沃說他也一直在思考這件事，希望能說服國會認識到這個周轉基金想法的合理性。

午後我陪徐部長去白宮拜會謝爾曼·亞當斯。這位先生爲人十分和善。他說他很關心臺灣經濟問題，所以邀請了艾森豪威爾總統的經濟顧問豪奇先生參加會談。徐先生如無意見，可把自己的問題和豪奇先生徹底攤開詳談，我建議他們改期另作一次詳談，他們一致同意。

9月25日我爲財政部長來訪舉行宴會。來賓有莊萊德、埃德溫·馬丁、盖伊·霍普、喬治·威利斯、戴維·菲茨杰拉德、弗蘭克·特納、切斯特·莫里爾等，整個名單幾乎都是與中國計劃有關的美國政府部門官員和出席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理事會常會的其他國家代表。這次午宴的安排曾大費周折和時間，因爲許多美國政府高級官員都另有約會，準備時間也太短。最後有二十九位接受邀請，十七位外國人，十二位中國人，但菲律賓中央銀行總裁雖答應可以出席却始終未到，白白讓大家等候了半小時，而國外業務署副署長菲茨杰拉德遲來五十分鐘，吃甜食時纔到。真有些掃興。

切斯特·莫里爾在會上對我說他非常贊賞上星期日我在"本周人物"節目中的答問，尤其是針對吳國楨指責臺灣爲"警察國家"的答復。他還覺得我應當提一提政治部在軍隊裏破獲共產黨間諜的工作。我說本來有意談談，但很難作出較長的全面回答，因爲三位記者中的一位打斷我的話題，提出一個完全不同問題，我不得不馬上回答。

午後我從國民機場動身赴紐約。晚間要在卡萊爾飯店爲葉公超外長舉行宴會。其他客人有宋子文夫婦、蔣廷黻夫婦、貝祖詒夫婦、郭慧德夫婦、劉鍇和于焌吉兩位大使、胡適博士、游建文夫婦及胡世澤博士。宴會很成功，人人都感到高興。我在宴會

開始時提議爲葉外長乾杯，首先聲明從現在起就不談令人頭疼的國際問題或外交問題，只想畧談一下葉外長在臺北的輕鬆生活方式，防止爲繁重工作累垮。提到他的寫作、收藏字畫珍玩、捕獵野猪及登山等愛好。同時還指出他在我國軍事計劃和防務方面的重要活動。我之所以涉及他的生活中輕鬆一面，不過是爲了使這個場合隨便一些，免得又令人心煩。看來大家都很開心，舉座更感親切。

葉也以同樣的腔調作答，禮尚往來，向大家講了一些我最近赴臺期間精力充沛的活動。胡適接着提到他發現葉外長辦公室中收藏有大量中國藝術品，沈次長辦公室中有一套莎士比亞全集，使他得到外交部不會是一個忙碌地方的印象。但是葉對這種評論顯然不感興趣，於是把我們的話題迅速轉到紐約舉行的聯合國大會上，他正率領我國代表團出席這次大會。

宴會間同葉的交談中，我向他介紹了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幫辦莊萊德告訴使館崔參事的話。看來菲律賓正在醞釀把來自大陸現居菲律賓的約三千名"無國籍"華人的問題提請聯合國解決。莊萊德已經建議菲律賓代表先同葉外長談一下，設法直接解決，還請崔轉告我。

宴會結束時，已經夜間十一點，胡世澤陪葉去領畧一下紐約的夜生活。我們約好第二天上午去看他。不過，我和另一位參加會談的查良鑑抵達葉下榻的旅館時，他還没有起床。見面後，他告訴我們直到清晨五點纔就寢。我們的會議是討論毛邦初案的若干問題，開了兩個半小時，其間葉還不止一次離開房間同劉鍇大使商討即將在聯大發言的講稿。

最後到十二點三十分我建議休會。我知道葉正爲次日下午在聯大一般性辯論中的發言而焦急，尤其是他對我講過原來的發言稿還需要重新斟酌，以便適合杜勒斯發言的基調。同時還

要大大加以縮短。大家商妥星期三再繼續討論，再早我也做不到了。

27日星期一我返回華盛頓。已約好午後陪徐柏園部長去財政部大廈拜會財政部長喬治·漢弗萊。這次張茲闓也一起前往。這是一次禮節性拜會，助理財政部長和世界銀行與貨幣基金組織理事會美國代表奧弗比也在座。同往常一樣，部長很客氣。徐柏園按我事先建議，說明一下我國吸引外資和僑資來臺灣投資的願望，以及如何努力對管理這類投資的法令進行修訂，使之更能吸引投資。漢弗萊看來很感興趣。我借此機會表示我們感謝美國的經濟援助，感謝美國通過其代表對世界銀行與貨幣基金組織兩個機構內我國代表權以及認繳份額等有關問題方面的幫助。奧弗比也提到這些事。漢弗萊表示向我國提供這類幫助是美國的政策。

張茲闓對我國修訂過的外資管理法作了介紹。漢弗萊提出一些有關我國石油資源和國營工業企業性質等問題。張告訴他我國政策是盡快將政府企業通過出售轉移到私人手中。漢弗萊當然十分贊許我們上述意見。美國政府自然不信任國營企業，而是贊成以私人企業爲國民經濟基礎這一概念。

下午五時我在雙橡園與徐柏園、張茲闓及使館的譚紹華、傅冠雄、崔存璘、賴家球舉行會議，徐首先介紹了國家預算和美國軍事、經濟援助在預算中所起的作用。他說不可能舉出這種援助在預算中所佔的比例，因爲軍事裝備已拖遲交貨，通用款項和對應款的作用也難以明確。徐回答我的問題時說每次申請對應款都需經過審核、批准，提款支票需由中方美方會簽。我徵詢徐對租借法案問題的意見時，他說返國後要和政府研究。他贊成我的看法，對進出口銀行或其他美國機構向我們提出償還借款的要求不能置之不理。即便我們無力償付，也要對要求償款的

函件有所答復。讓它相信我們並未忘記，還要說清楚不能償還的理由。我們必須保證，一旦有了辦法，立即履行義務。此外還討論了如何籌借專款圓滿了結毛邦初案件。

9月28日是中國法定假日——孔子誕辰。我陪徐部長拜會聯邦儲備銀行管理委員會主席麥克切斯尼·馬丁。馬丁對聯邦儲備系統作了一番很有意思的介紹，聯邦銀行共有十二家，各有一個九人管理委員會，其中三人是政府任命，六人由私營股東銀行選出。如果發生意見分歧時，會出現一些麻煩。不過關於信貸的問題，則是由國會立法授權聯邦儲備管理委員會辦理。所以三票能够壓倒六票，也可以說在把六人的反對意見記錄在案情況下起碼他們的意見可以佔上風。同樣，它與財政部也不是上下的關係，而是有不同權限的平級，這在國會的聯邦儲備法上有明文規定。馬丁解釋說，財政政策、公債籌募及貨幣控制歸財政部掌握，信貸政策則屬聯邦儲備系統管轄範圍。

我補充說這種關係是夫妻關係。馬丁說，不錯，但有一點不同，夫妻可以離婚，而財政部與聯邦儲備系統可不行。兩家只能共同生活和工作。至於它與財政部之間，或是地方聯邦儲備銀行董事會中的聯邦儲備管理委員會所派董事與私方董事之間有意見分歧，總能研究出某種形式的折衷辦法，從實踐中發現的折衷辦法最有利於國民經濟。

我徵詢馬丁對美國經濟狀況持續穩定的前景有何看法。他說朝鮮戰爭時期曾經遏制過通貨膨脹趨勢，從而把經濟逐漸引向平衡發展。但是印度支那局勢促使許多廠家和公司中止調整其存貨，以爲像朝鮮戰爭時那樣，又一個通貨膨脹時期將隨一場印支戰爭而來到。他們抱着這種希望就開始顛倒了他們的調整存貨政策。他相信形勢要求進一步修正庫存，並預期1955年初會有所下降。不過，就遠景來講，美國在五年或十年內將出現一

個較大的發展時期。事後證明，這個預測十分正確。

第二天早晨，我陪徐部長又走訪兩處，以後他便前往紐約。第一處是到行政辦公大樓對國外業務署長哈羅德·史塔生作禮節性拜會。第二處是對預算局代理局長珀西瓦爾·布倫代奇作禮節性拜會。不過史塔生未能接見我們，而派副署長格倫·勞埃德和我們見面。他解釋說史塔生需出席一個會議。會見時在座的還有國外業務署的莫耶和特納，以及我國技術代表團的霍寶樹。徐部長介紹了我國爭取自給的努力措施，和我國四年計劃的重要性。莫耶則談到委員長的特別要求，這是他離臺灣時受托帶回美國的。要求金額爲一億美圓，用來訓練和裝備後備軍。他已報告給史塔生，不過他認爲這件事情需要高層決策人決定。

10月1日我設宴招待中國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幾位成員。目的是要在董事會次日上午在檔案館舉行年會前有機會就一些待決問題交換一下意見。例如，胡適博士說過接到教育部長來函要求將清華基金的全部收益移交教育部調配。鑒於收到消息較晚、問題複雜，大家一致決定不在本屆會議上討論，復函說明等這個問題準備好能進行討論決定時，再馬上提出。教育部與中國教育文化基金會之間素有爭議，部裏力圖控制該款，基金會經原北京中國政府授權和中美雙方協議一向獨立支配該款，不受政府制約。關於中央博物館與故宮博物院聯合委員會申請撥款一萬美圓爲存在臺灣臺中的裝箱古物購買防潮設備以保護藝術珍品的請求，大家都表贊同，但也覺得批准後要影響本年度撥款數字。

我次日上午出席了在檔案館舉行的中國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會第二十屆年會。會開得比通常要長，集中討論了部分基金投資可否出售作爲現金收益這個問題。由於股票市場行情上漲，

許多證券都能賺錢，身爲銀行家的董事們都是美國人，他們不贊成這個主張。主要理由是現金收益派甚麼用場，甚麼時候，向甚麼地方再投資，都難以確定，因爲董事會總要爲預算賺得收入。關於臺北要求撥款購買防潮設備一事，美方董事除一人外，一律認爲應由中國政府承擔此項任務，不在董事會援助範圍之內。但是胡適、我和唐納德·布羅迪董事都表示這項申請和贈款都符合基金宗旨，因此最後獲得通過。

10月3日我設午宴招待四天前由臺灣來的七位官員；其中一位陳先生是陳誠副總統的兄弟，土地銀行總經理。李先生是糧食局局長；另一位是農業合作協會理事長，還有一位是林礦局局長。*他們都是根據國外業務署訓練計劃來美國受訓的。我建議他們，除了和他們各自活動範圍有關的專門計劃部份外，還應盡量對美國多觀察一番，因爲這是他們第一次來訪，對於美國人民的精神、工作方式及人生哲學，有許多地方可以看看。我說美國人熱心公益的精神和組織能力特別值得注意。我告訴他們，美國的强大並不完全來自美國聯邦政府或州政府，有些是來自各階層人民在許多領域中的創業精神和進取精神。我說他們的經驗不見得直接有助於我們，因爲他們富有，能够承擔各種任務和事業，不愁缺少資金。同時他們開展的大規模活動和事業，也不是我們貧窮國家所能照抄的。但是我主張，他們的精神和由於激烈競爭而產生的爭取發展、進步的强烈意識，是應該認真學習的。我一向要人們注意美國生活的這一側面，對來美國參觀的人尤其如此。

10月4日我在華盛頓中國午餐俱樂部，發表演說。講了我最近赴臺灣和外圍島嶼之行及其印象。我在會上介紹了自我四年前赴臺以來臺灣取得的進步、軍隊的昂揚士氣和人民生活水

* 原編者注：確切的人名和機構名稱不能肯定。

平的提高。我告訴大家臺灣島上的人民和軍隊都懷着收復大陸、拯救同胞脫離共黨殘暴統治的決心。主席和前主席都對我說這次集會是俱樂部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

同一天，聽說蔣夫人兩三天內動身回臺，我給游建文打電話，詢問確切的離美時間，以便去機場送行。游說蔣夫人已通知葉公超不要送行，因爲她不願聲張，要悄悄回去。不過他還要進一步探詢後通知我。

當天下午四點我拜會了前總統赫伯特·胡佛，饒有興趣的談了一小時，這在上文中已經提過。這次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儘管年事已高，但絲毫沒有衰老，記憶力顯然也不模糊。

次日游建文來電話說蔣夫人確定6日傍晚動身。她要他感謝我的禮儀周到，但仍不願我爲她送行，怕勞動人太多，想悄悄地離開。

美國的中國協會主席克拉克·邁納同一天和一位同事來訪。我約見他是要講一講我的想法。他擔任中國協會主席至少已有十年。我希望協會不要只限於爲中國留學生舉辦茶話會、音樂會等地方性俱樂部那樣的活動。我告訴他協會原來是一個全國性組織，同日本協會一樣，有大批會員，包括美國人民中的社會和商界的高層代表人物。我說目前它的活動不禁使我回憶起有幾分像當年我在哥倫比亞大學上學時組織的紐約中國留學生俱樂部那樣，但是後來我把該組織擴大了，首先擴大成東部中國留學生聯合會，以後，又在西部和中西部發起成立同樣組織，到後來三個組織合併擴大成爲全美中國留學生聯合會，這個會有過不小影響。我說我一直希望中國協會也能在增進中美兩國人民互相瞭解與友好方面作出貢獻。

邁納解釋他認爲卷入政治問題不太合適，我表示協會首要任務是幫助消除兩國人民間的誤解，例如1946年，即我到華府就

任大使直到杜魯門總統下臺那些年間流行的誤解。協會當時本應很有作爲，如果尋求麥克阿瑟將軍、愛迪生州長、魏德邁將軍那樣軍政界重要頭面人物支持的話。邁納以協會財力支絀對答。說他每年總結不出現赤字已頗感幸運了。不過我提醒說，如果協會設法辦得活躍些，不難籌集資金舉辦各種活動。

我高興有機會把看法當面提出，而不必寫信。他表示首肯，可以把我的建議轉告給他的同事們，想些擴大協會活動的辦法。然而結果一事無成，因爲他多年來一直對付着過日子。他的同事們最後通過停止協會活動的決議。

10月 6 日是星期三，我在例行周會上就我臺灣之行所獲印象向使館和政府各駐美機構人員再作一次報告。這次以政治部爲主題，介紹其監獄工作和綠島現狀。我向大家講看到兩處都辦到符合人道，效率高。譬如，環境整潔，關押在綠島以及軍事拘留所和軍事監獄的人都受到良好待遇。他們的伙食質量實際上和軍隊士兵一樣。監獄中從事勞動或擔任特殊作業的人吃的更好，同管理他們的官員一樣。除典獄長外，誰也無權使用體罰，即對難以管教的在押者也不行。整套制度建立在恢復正常心理狀態和精神改造的現代概念上。不過兩處都顯得擁擠。據說已有擴建計劃，但限於財力無法實現。

我說雖然西方國家不存在政治委員制度，但據說在我國情況下確有必要，這樣纔能樹立並保持軍隊的士氣。有了這個制度，軍人一旦有任何不滿或痛苦，主管當局可立即知道，設法糾正或補救。聽說有一個時期在臺灣曾按美國友人建議取消這個制度，結果引起軍隊士氣低落而政府未能即時瞭解。

10月 7 日我在紐約出席宋子文博士夫婦爲葉公超外長舉行的宴會。其他出席人員有蔣廷黻博士夫婦、胡適博士、馮至正大使夫婦及于焌吉大使。葉公超告訴大家同民用航空公司達成的

結算辦法較原來設想更爲有利。他還講到受委員長斥責的難堪經歷，對於1949年底發生在香港的事件，委員長說他未詳細上報以至措施失當。而按他的說法，其實當時已按階段陸續上報，最後又向委員長本人作出總結報告。

11月底左右，我在大使館接見過民用航空公司董事長喬治·杜爾。他來作禮節性訪問，同時請求使館在有關文件由臺北經濟部發到時盡速送交國務院。文件即最近經葉外長在紐約談判後簽訂的涉及中國政府與民用航空公司的結算合同。杜爾還邀我參加12月2日爲葉外長舉辦的宴會，但由於事先已有約會我沒有接受邀請。

10月7日我出席宋子文招待葉外長的宴會後在紐約逗留下來，9日拜會了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這是委員長要我去的。星期日返回華府，這天是10號，雙十節。這一年雙橡園舉行的慶祝會約有四百人參加，包括來賓家屬，照例全是中國人。會上放映兩部影片，一部是中影拍的報導我參觀大陳島的彩色影片，內容很好，另一部是《請看你們的軍隊》。這是五角大樓準備12月份發行的一部影片，目的是使美國人民瞭解軍援計劃對各國產生的良好效果。介紹臺灣我國軍隊的部份雖然很短，却令人振奮難忘。有九萬官兵列隊聆聽委員長訓話的場面。

就在第二天，10月11日，顧毓瑞向我報告了自動收報機收到的助理國務卿饒伯森10月9日去臺北的消息。內容稱他將同委員長"就美援"問題進行磋商，馬康衛和國外業務署的弗蘭克·特納同往。這真是出乎意料，尤其是不久以前崔存璘和譚紹華爲安排葉外長倉促訪問華府事一直出進國務院，竟然沒有一點耳聞。

我很快的安排會見饒伯森的助手莊萊德，10月12日星期二拜會了他。我首先想從他這裏打聽饒伯森有無可能是去臺北商

談中國同美國的雙邊防禦條約問題，但是莊萊德竟不置一詞。隨後我說有一個整編中國軍隊的計劃，去年12月已通過雷德福海軍上將交與美國政府，中國政府一直期待早日答復。莊萊德說我指的是不是所謂"開"計劃，我做了肯定答復。莊萊德說美國軍界人士的意見是中國軍隊應增加到滿員。

我說這是軍事顧問團蔡斯將軍在臺北討論過的問題之一，中國人根據經驗最好編幾個師，滿員程度約百分之八十四，一旦進入緊急狀態，經整編即可達到滿員，蔡斯則主張每個師部應保持約百分之九十三的人員，而師數要少些。接下去，我提到還有一個訓練後備兵員和爲此籌集經費問題，中國政府盼望明確答復已有時日。我問這些事是否也由饒伯森去商討。

莊萊德答稱這不屬於交付饒伯森先生的任務範圍。問題仍需研究，尚未作出決定。他瞭解到中國士兵年齡漸增，需訂出新兵替換老兵的計劃。

我說這恰恰是中國政府正在實行的事，其實有大批年老體弱的官兵已應退役，不過由於找工作困難，退役後聽其陷入困境也屬不妥，臨時解決措施只能是發給部份軍餉。我繼而又說，訓練後備兵員已進行有日，但爲該計劃籌款是個困難問題，這也已通過軍事顧問團提交美國政府考慮。

在座的中國科詹金斯說，據他所知，中國軍隊每四個月訓練出二萬名新兵，進行已有一年了。

莊萊德提到朝鮮的兵力雖然大過臺灣的軍隊，但也面臨着訓練後備兵員替換老兵的問題，朝鮮政府也已向美國求援。

我說考慮到朝鮮同樣的財政困難狀況，我認爲美國政府有必要給予財政援助。

莊萊德說，訓練後備兵員不屬於軍事援助計劃範圍，美國採取的立場是，應該由中國政府自己解決。至於朝鮮，美國政府已

決定爲朝鮮訓練後備軍計劃提供費用，因此他想臺灣的同樣問題當然也會得到美國政府的認真考慮，後來他又提到聽說中國士兵的視力相當差。

我想他指的是色盲問題，告訴他這種情況已得到重視。

莊萊德說據他所知，有一個委員會正在研究這個問題，以便擬出解決意見。他還聽說中國士兵的伙食差，以致他們的體格和精力都不好。

我說最近我去臺灣時專門參觀了部隊，特別是駐防外圍島嶼的部隊，發現他們士氣旺盛。在體格方面，我的印象是，與四年前我所見的比較，健康狀況良好。伙食也是如此，我觀察了軍隊伙房，嚐過飯食，覺得比我上次去時好的多。不過儘管熱量大致有三千二百大卡，但是動物蛋白仍嫌不足，爲了補救，近年已採取增加魚類的措施。中國海軍已經擔負起協助發展漁業的任務。

莊萊德問大豆是否有益。

我說有益，因爲大豆的蛋白含量高，我發現副食品中已經用上大量豆製品。我補充說，中國政府已全盤瞭解這些問題，並訂出計劃予以解決。這方面已取得一些成就，但主要困難還在於經費，因爲政府財力有限。

莊萊德談到預算，問能否達到平衡。

我回答說國家預算接近平衡、赤字不到百分之五，比三四年前已大有好轉。然而軍事開支仍佔中央政府預算百分之八十多，不過在包括地方和省級的國家總預算中佔百分之五十左右。

莊萊德問是否已採取措施增加政府歲入。

我給以肯定的答復，說捐稅已經增加，但島上人口畢竟太少。

詹金斯插言說，人口只有南朝鮮的一半。

我說政府能向人民徵收的新稅是有限度的。我補充說，美國經濟代表團已前往臺灣，同中國政府討論了經濟和財政問題，準備擬出方案供政府參考。

談到後來，我又引向另一話題，提起前一天曾派崔先生到中國科，請求美國調停勸阻印尼政府不要把四名中國人由印尼驅逐到共產黨中國去。我說，據瞭解這四個人被控從事反共活動。即使僅從人道主義考慮，印尼政府也不應該採取這種殘酷措施，那無異是打發這幾個人到中國大陸送死。因此我親自再次提請國務院從中協助。

莊萊德說美國政府發覺印尼人頗爲敏感，不便在雅加達交涉此事。但是美方已把此事向正在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的印尼外交部長提出，他知道印尼外長對提出的問題抱有同情，已電告他的政府。莊萊德的印象是這幾個人恐怕不得不離開印尼，但肯定不致被逐往共產黨中國。他還說臺北外交部也向藍欽大使提出此事，國務院已通知藍欽向外交部作出同樣答復。莊萊德補充說國務院已建議新聞界發表這個消息以便使印尼政府認識到美國輿論對這件事情的關注。他從印尼外長處瞭解到這個命令是印尼司法部没有和內閣商量就直接發出的。

於是我說，據瞭解印尼政府內閣在它的總方針上很有分歧，有些閣員，如國防部長，可能還有司法部長，都是共產黨員或者它的同路人。

莊萊德對上述補充没有說甚麼，我們又轉到其他話題。

當天中午葉外長給我來電話，我告訴他我同莊萊德談話的要點。關於印尼威脅驅逐四名華人問題，我告訴他國務院已在紐約和印尼外長談過這個問題，認爲這四個人不會被驅逐到共產黨中國。葉外長說據他瞭解印尼外長已動身離開紐約，但行前發表了同情中國的聲明，至於中美當局在中國每師兵力問題

上的意見分歧，葉外長說我國政府已放棄原議。

第二天下午我出席了國務院禮賓司司長約翰·西蒙斯的招待會，會見新任副國務卿小赫伯特·胡佛先生。全部外交使團首腦都出席了這次西蒙斯介紹新副國務卿的招待會。記得這是我第一次和胡佛見面。看樣子他爲人和善，但給人清楚的印象是，他既不是個政客，也不是位職業外交官。

10月14日我接見了前雲南省主席和雲南軍隊首領龍雲將軍的公子龍繩文。龍先生爲申請永久定居美國來請求幫助。他對我說，移民局拒絕他的申請，理由是他父親在大陸擔任共產黨政權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但是他說，他本人是反共的，他的弟兄們也同樣反共，其中一個因在四川從事反共游擊活動已被共產黨殺害。他說他的父親出入實際上均受到監視。他說是宋子文建議他來的。我告訴他可由他的律師擬出一份宣誓書，然後再研究怎樣幫忙。

10月15日我聽說饒伯森已離臺北，帶回陳誠的臺北會談摘要和委員長一封親筆信。當天下午很晚我拿到了這些文件，立即乘火車前往紐約同葉公超會商，討論到10月19日星期二早晨纔搭火車回華府。回來後就爲葉外長來華府正式訪問作些初步安排。20日早晨先同譚紹華、崔存璘、顧毓瑞三個人開會，討論並具體排定葉的正式拜會和招待會日程，還要安排好訪問期間爲他舉辦的宴會和午餐會。葉當晚即將抵達，由於正值國會休會和競選活動已達白熱階段，很難請到重要人物來參加這些聚會。閣員和國會領袖都已離開華府，奔走全國各地，發表演說。原定當晚爲葉氏洗塵的第一個宴會不得不推遲一天，因爲他當晚和饒伯森、馬康衛、温豪斯及雷德福有重要宴會討論饒伯森在臺北向委員長提出的建議。

21日我請葉外長、譚紹華及張慰慈吃午飯，大家就昨晚的會

晤從容草擬了一份報告呈交委員長。午後我陪葉外長拜會饒伯森，晚間在雙橡園爲葉外長舉行歡迎宴會。這次來賓全是中國人。

隨後幾天爲葉外長舉行一系列的午餐會和宴會。同一期間我起草了雙邊防禦條約中文修訂稿和就新西蘭決議致國務院的照會。10月25日我陪葉外長到行政辦公大樓拜會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談話內容主要是關於菲律賓零售商菲化的新法令，這個法律對華僑商人打擊很大。看來杜勒斯對我們的抱怨和旅菲華僑的不滿十分同情。他認爲公開表明我們所處的困境會引起注意，對菲律賓當局能產生影響。此外葉也談到會見緬甸吳努和印度支那胡志明的經過。他告訴杜勒斯，戰爭期間我國國民黨對爲印度支那自由獨立艱苦奮鬥的胡志明在財力和政治上都給過支援。

後來我陪葉外長到五角大樓拜會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雷德福海軍上將。葉向雷德福談了"開"計劃、"協"計劃，以及中國海軍增添艦隻的迫切需要。

爲了澄清這兩個計劃的性質和意圖，我想引述一些文件，當時都是屬於絕密的。一份的題目是"開計劃緊急軍事援助需要"、對該計劃作了如下說明：

> 中華民國政府爲在臺灣增建一支最低限度的戰畧力量，以應付遠東可能發生之某種緊急情況，包括對中國大陸的有限反攻，特制訂"開計劃"，並在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雷德福海軍上將離臺北前由蔣總統於1953年12月28日親交海軍上將。1954年1月4日外交部長葉公超致函雷德福海軍上將，隨函附上"開計劃"修訂本一份。

我還保存一份葉外長致海軍上將信件的副本。內容如下：

雷德福海軍上將閣下：

分別後，我仔細核閱了“1954—1955年特別軍事援助方案”英譯本，副本在你離臺前已由蔣總統於1953年12月28日交給你。我發現一些印刷錯誤，某些段落也不够明晰。爲此，經蔣總統批准，我對譯文作了一些修訂以便更容易閱讀。修訂本没有實質上的改變，收到後請把帶回的文本作廢。這個方案的代號已定爲“開計劃”，今後引用時請用代號。

爲了弄清楚“開計劃”的來源和性質，請再看一下參謀總長周至柔將軍1953年6月4日給你的信，隨信附有一份密件《中國武裝部隊對中國大陸反攻作戰的準備計劃綱要——人員與裝備需要》。按此計劃，進度本應當在1954年度計劃之前完成。但是在周將軍信中第二頁第三段提出了把進度推展到1955年的可能性。這個特別方案試圖到1955年底在臺灣完成一支戰畧部隊的訓練與準備。這樣纔能用這支部隊應付1955年底以後遠東可能出現的某些緊急情況，包括對大陸的有限反攻。蔣總統的意見是，鑒於中共目前保有的實力和有利地位，以及同時在多點進攻的能力，臺灣的武裝部隊必須在最短期間得到訓練和裝備，以便可以有效地投入戰略任務之中。例如，用這支戰略部隊向華南作側翼運動，就可以調動並牽制住中共可能用在印度支那的若干個師。如果美國採納這個計劃，希望採取步驟讓美、中參謀人員共同商量，爲日後可能進行的作戰行動制訂詳細戰鬥方案。

這個方案是立足於我國對1955年共同防務援助計劃提出的要求得到批准的重要前提下編製的。否則，方案所訂規模就要相應調整。

方案要求從1954年7月1日到1955年12月31日共十八

個月期間進行强化訓練。我國軍事當局認爲這是達到方案所定目標所能設想的最經濟辦法。方案的目的是充分利用1952到1955年共同防務援助計劃項下的武裝力量和裝備。並不要求完全獨立的預算或單獨的人員編制方案。相反，把武裝部隊分成平時保持的"常備部隊"和"動員時組成的部隊"。人員也同樣分成"常備人員"和"動員時徵集的人員"。平時不保持動員時組成的部隊，常備部隊在和平時間也不保持足額兵力。這樣，除1954和1955財政年度共同防務援助計劃所列各項外，這個方案僅僅需要下列裝備和應急援助：

A 裝備

1. 陸軍：下列部隊所需武器和裝備：

   1 空降師

   1 野戰軍

   1 特種部隊

2. 海軍：30艘艦艇

3. 空軍(航空部隊)：

   4 大隊(戰鬥機、戰鬥轟炸機、輕轟炸機及運輸機)

   2 中隊(中型轟炸機、偵察機)

   飛機總數：312架

   空軍(地面部隊)：

   4 大隊(2基地勤務、2維修與補給)

   2 醫療隊

   2 地區氣象站

B、緊急援助

1. 63,000名官兵的訓練設備(陸軍50,0000、海軍7,000、空軍6,000)。

2. 上述63,000官兵的日常經費。

3. 341,700人(增加人員後的足額兵力)的被服和裝備。

可以看出,從維持兵員來講,只有三軍新增的63,000人將在十八個月內任何一個特定時間接受訓練。當然,這是和訓練後備官兵的現行計劃同時進行的。

蔣總統與尼克松副總統去年11月會談當中,副總統曾問過蔣總統有沒有反攻計劃。蔣總統說已經制定好兩份。一份是1953年6月送給你的三至四年計劃,另一份是蔣總統向副總統口述大要的這份十八個月計劃。蔣總統强調收到這份計劃後,請你報告給副總統,希望你和尼克松副總統設法提請艾森豪威爾總統重視。

蔣總統的基本觀點是除非中共在大陸上失敗,共產主義永遠是亞洲的威脅。在我們能够給它一個致命打擊之前,必須利用我們所能掌握的一切手段、包括軍事、政治或經濟手段,來制止他們鞏固在大陸上的地位和進一步插手侵畧亞洲其他地區,這個計劃就是針對上述情況而設想的辦法。

我十分渴望和你以及你的夫人在臺灣再度見面。尤其希望你下次到遠東旅行時設法來臺灣一行。

向你和雷德福夫人致以親切問候。

葉公超

葉公超信中所附該計劃原文開頭內容如下:對中華民國特別軍事援助方案的"開計劃"綱要

1954—1955

1953年12月26日於臺灣,臺北

目的:

擬於1955年底以前在臺灣建成一支最低限度戰畧力

量，以應付東亞之一定緊急情況，包括對中國大陸有限度之反攻。

進程：

1.增加人員之實際訓練自1954年7月1日開始，1955年12月31日結束。

2.中、美兩國政府需於1954年1月1日至6月10日期間就編製全部計劃和建立執行本方案所需初步機構簽訂必要協議。

3.共同防務援助計劃之援助及緊急援助應與本方案中之援助同時進行。

本方案中軍事援助之性質：

所提方案在性質上是對1952—1955財政年度共同防務援助計劃中補充援助的特別軍事援助。因此，本方案中不包括已列入共同防務援助計劃的項目……。

以上是"開"計劃。至於"協"計劃，是在"開"計劃所定開始日期已逾期情況下制訂的，這是用一年而不是用十八個月的期限來滿足"開"計劃緊急援助條件的一個方案。題爲"開計劃緊急軍事援助要求"的文件繼續寫道：

"開計劃"規定之增員訓練具體實行期限爲1954年7月1日至1955年12月31日。同時估計1954年1月1日至6月30日期間中美可以達成協議，並完成詳細計劃和執行方案第一階段所需設施，然而，直至現在(1954年9月)一事無成。而遠東局勢則日益危急，在臺灣建立一支最低限度戰畧力量尤爲迫切。當前，爲保證我國三軍裝備能有效利用並顯示最大威力，使用裝備及訓練增加人員所需之一切設施必須提前準備就緒以資應用。"協計劃"之緊急軍事援助方案要求變通執行一項一年計劃以期部份完成。一年計劃

之內容如下：

（1）軍事緊急援助方案之範圍：

1.擴充陸、海、空軍兵力所需之一切設施及油料消耗等均屬緊急軍事援助方案範圍。訓練設施應擴大至能容納下列人數：

陸軍：一次容納50,000人。（現有供20,000人用之設施及已列入55財政年度的10,0000人設施不包括在內。）

海軍：一次容納7,000人。

空軍：一次容納6,000人。

2.上述增加的63,000人受訓一年之經費。

3.擴充我國軍隊新增341,700人（陸軍300,000、海軍26,000、空軍15,700人）之被服及裝備。（動員時期需適當增加新徵人員之被服及裝具。）

（2）估價：

1.陸軍：約49,990,000美圓。

2.海軍：約25,790,000美圓。

3.空軍：約23,960,000美圓。

以上總計99,750,000美圓。（詳見附表。）

（3）"開計劃"與一年計劃差別如下：

1.原定時間爲十八個月，本計劃縮短爲一年。

2.估價係以一年爲根據；所需全部資金總額大約削減35,800,000美圓，遠低於原十八個月所需數額。

（4）一年計劃之執行：

1.自1954年9月至1954年12月31日中美達成協議、訂出詳細計劃及完成執行方案第一階段所需之各項設施。

2."開計劃"增加人員之訓練，具體自1955年1月1日開始實行，1955年12月31日結束。

如前所述，葉外長10月23日向雷德福海軍上將談到“開計劃”、“協計劃”和中國海軍增添艦艇的迫切需要。他還敦促早日解決中國軍隊師的編制規模問題。這個問題的分歧在於軍事援助顧問團主張師數少些，每師應有百分之九十三兵員，而中國政府主張師數多些，每師應有百分之八十四兵員，二者之差並不會造成陸軍總人數的巨大差別。同時也討論了“協計劃”的主要特點。不過按照這個計劃一年要訓練陸軍多少人，當時我們也不太清楚。因此葉外長後來請使館陸軍武官蕭將軍加以澄清。可惜蕭知道的也不比我們多。不過蕭報告我們，他同助理國防部長麥克尼爾會談時，麥克尼爾表示希望能够請葉和我共進午餐，可能還邀請了雷德福海軍上將和國防部長威爾遜參加。

第二天早晨葉外長進行下一個正式拜會。照例由我陪同。這是對國外業務署署長史塔生的禮節性拜會，但是史塔生又不能接見，因此我們見的是代理局長格倫·勞埃德，該局的弗蘭克·特納陪同接見。拜訪一位由史塔生委托但還沒有正式任命的副職，看來葉外長似乎有些不高興。漫談中，大部涉及美國對東南亞各國收效不大的經濟援助，葉過去和這個地區有聯繫並在那裏工作過，瞭解情況不少，提到共產黨的滲透和顛覆活動。談話進行中，葉的口氣有些責難性，提出一些挑戰性話題，但是國外業務署的勞埃德和特納都沒有作甚麼表白。

午後我陪葉外長去見小赫伯特·胡佛，對這位新任副國務卿作禮節性拜會。當晚的宴會是饒伯森爲招待葉外長舉行的。第二天葉的約會包括同杜勒斯國務卿關於雙邊防禦條約的一次長時間訪問，以及同國防部長威爾遜的一次會談，會談主要談到軍事援助，我國增加軍援的要求和“協計劃”。威爾遜似乎意見很少，起碼是不願意發表意見，基本上不作評論。負責國際安全事務的助理國防部長幫辦阿瑟·戴維斯海軍少將陪同接見。

根據這次會談的記錄，葉外長一開始就說他想來拜訪國防部長，和他談談有關對中華民國軍事援助的一系列問題。他說不想和部長深入討論細節，但是我國政府急欲瞭解美國政府對這些問題採取的立場和威爾遜先生所抱態度，尤其是對交給美國政府將近一年的"開計劃"，哪些部份可以接受，哪些部份爲不能接受。接着葉博士又問起美國援助訓練後備兵員問題。他說，中國軍隊越來越老化，急需用訓練合格的年輕人將老兵替換下來。

威爾遜說中國政府現在確實有着一支老人軍隊。他瞭解目前軍隊是由來自大陸的人組成，他認爲應盡可能多的把臺灣人補充到軍隊裏去。他問臺灣有多少人口，每年有多少十八歲的人可以訓練成後備兵員。

葉外長回答說臺灣總人口，除去軍隊，約有九百萬，其中二百萬是大陸人。他不掌握每年滿十八歲人的確數，但很容易從中國軍方打聽到。他記得，可供訓練後備兵員的人員準確數字已在范弗里特將軍和助理國防部長麥克尼爾訪問臺灣時告訴他們，當時他們同中國政府從各個方面討論了一項適應中華民國要求的擴大軍事援助方案。葉外長說，中國政府完全清楚降低軍隊人員平均年齡的必要，已在執行一個有限度的訓練後備軍計劃。中國政府瞭解到，按照一項美國國會對外國軍事防務援助法的條文，授權美國政府只能援助所謂的"現有部隊"。他不清楚"現有"和"部隊"兩個名詞的定義。但他瞭解美國政府不能給中國政府提供財政援助用於上述目的。但是，訓練後備軍的需要相當迫切，中國政府正在執行的計劃是保守的。由於缺乏經費，中國政府每年僅能訓練少量兵員，即每四個月訓練兩萬人。

威爾遜說根據這個數字意味着一年六萬人，他又問已經訓練了多少人。

葉外長回答說業已訓練八萬人左右，但其中只有一部份被徵召編入中國軍隊，替下老弱殘兵。他又接着說，這批受過訓練的後備兵員中至少有百分之五十是所謂臺灣人。不過，事實上並沒有臺灣這個民族，除土著外，所謂臺灣人都是由福建、廣東兩省來到臺灣的大陸人後裔。他們說以上兩省方言，從各個方面看，無論風俗習慣或生活方式，都是中國人。葉博士說，在日本統治下，臺灣人民得不到平等待遇，允許擔任的最高職務不過科長。而現在中華民國則給他們充分的、和大陸來的人同等機會。例如，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委員中有三位是臺灣人，大部份省和各級地方政府成員是臺灣人。

我插話說，中國政府目前所在地臺北市的市長也是一位臺灣人。

葉外長補充說，這位市長在一次公開選舉中以決定性多數戰勝了國民黨提名的候選人，對臺灣人沒有任何歧視。隨後把話題轉回到訓練後備軍上，他告訴國防部長我國政府盼望擴大訓練後備軍計劃，要一年再訓練五萬人。

我說要另加海軍七千人、空軍六千人，總共一年訓練六萬三千人。但這個數字是在每四個月訓練陸軍二萬人的計劃之外訓練的。原計劃正由中國政府用自己力量執行中。

威爾遜問到臺灣的經濟情況和生產現狀。他表示的觀點是資源既然有限，中國政府要實行的最好的政策是保持少量戰鬥部隊，而在緊急情況時有相當數量的經過訓練的後備役人員可以徵召。

葉外長說我國政府近年來已在全力擴大生產各種物資。但是臺灣島不太大，而且東半部是山地。只有沿西海岸一狹長地帶適合農耕。實際上每一寸可耕地都已開墾，目前臺灣已能生產雙季稻，而菲律賓和泰國只能一熟。食糖和水泥產量也已增

加。今天中國政府大量外匯已經可以靠出口部分稻米、食糖、水泥甚至香蕉來獲得。這些商品主要銷往日本，然而日本却是不容易對付的買主，因爲日本政府採購機構對中國政府的出價比較低，他們聲稱這和他們收到的北平中共政權的報價一樣。至於稅收，葉外長說我國政府已經提高到無法再增課新稅的程度。

威爾遜回憶他出訪遠東各國時，發現臺灣情況最好。他的印象是治安良好、人民生活程度不低。

我說兩個月前我訪問臺灣和其他島嶼時印象也是這樣。自從1950年我第一次訪問後，四年來已取得巨大進步。

葉外長說"協計劃"的需要中除列有陸軍要求外，還包括一些空軍和海軍的需要，當前形勢迫使中國政府請求再增加四艘驅逐艦的緊急援助，原來商定的六艘驅逐艦計劃中有兩艘已交付中國海軍。另外，我國政府急需至少三十艘坦克登陸艇來解決目前緊迫的運輸問題。葉外長表示爲了供威爾遜參考，將交給他一份簡短的備忘録，列出緊急軍事援助的項目，並把一份副本遞交國務院。葉外長補充說以後還要和國防部長，或者主管此項事務的其他部長屬員再次詳細商量。

威爾遜認爲這個辦法很好。

後來我舉辦一次社交性午宴，歡迎途經華盛頓的李石曾，他要到烏拉圭蒙特維的亞率領我國代表團出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議。還有一層意思是按照葉公超的希望給他一個機會和亨培克博士談話。其他客人有美國前駐華大使詹森、菲律賓新聞界人士文森特·維拉明，以及使館的張慰慈和顧毓瑞。晚間六點至八點，我爲外交部長來訪在雙橡園舉行招待會。客人不少，總數五百人左右，包括美國內閣許多重要閣員和各國駐華府使節多人。

次日10月28日早晨，葉匆匆前往紐約，出席當天聯合國秘書長招待出席聯大各國代表團長和第二天招待英國王太后的兩次午餐會。我認爲作爲一種政治姿態，葉可能拒絶出席後一宴會，但是他說已經接受邀請，只好出席。我到國家機場給葉送行後回到使館，起草共同防禦雙邊條約的我方修訂稿。

我自己也於周末去紐約出席幾個約會。星期天，當我在孔令儀的公寓中出席招待我的宴會時，專門派到紐約協助葉外長工作的張慰慈給我送來一份電稿請我簽發。這是給代理參謀總長彭孟緝將軍關於軍事援助的電報。星期一是11月1日，我飛返華府，後來又回到機場迎接同一天回來的葉外長，晚間共同和我館海軍武官柳上校開會。我們正在草擬致美國國防部長和國務院有關援助問題的備忘録，要求柳說明理由，爲甚麼委員長指示請求援助四艘驅逐艦三十艘坦克登陸艇及六艘護衛艦。經過討論，我們決定再增加六艘非磁性掃雷艇，並請柳就此起草一份備忘録。次日他給我送來初稿。我修改後交給外交部長。

同時我還約見了陸軍武官蕭勃將軍。我告訴他有關軍事援助的"開""協"兩計劃不十分清楚，需要他再作說明。但是他同樣不熟悉情況。顯然，這些對我國軍隊關係如此重大的問題，國防部竟一直未向他提供情況。

早在11月2日上午，我同使館兩位主管財務的人員開過會。我告訴傅冠雄和朱光澤會計，葉部長交給使館五百美圓，償付使館照顧他生活的開銷、來訪期間的招待費和代購私人物品的費用。我說已經告訴外交部長只付代購私人物品的費用就行了，不要再負擔正式招待會、宴會和交通費等項支出。我告訴他，事實上單單一次招待會就要一千多美圓，可能他没有想到要花這麼多錢，當晚計劃爲他和國務卿舉行的二十二人正式宴會，單是酒和菜起碼也要五百多美圓。他想負擔這些花銷，而不瞭解華府

物價多麼昂貴。他不清楚這五百美圓或許僅僅够抵償他私人的購物費用。他對我說過，政府爲他到華盛頓訪問和工作給過他一筆津貼，但是還未收到。因此，我告訴傅、朱二位暫時不要向外交部申請專款。使館應該儘可能從我們日常經費中支付外交部長的公務開銷，除非絕對必要，不要請求專門匯款。

11月3日第一位來訪者是一位越南華僑社團領袖鍾裕光先生。他說由於他幫助過共產黨北越的中國難民重新定居南越，所以國務院邀請他前來。他解釋這個問題比最初設想的更困難，因爲人數很多。他正在設法尋求美國援助，但是我向他建議，首先，他和南越其他中國社團領袖需要制訂一份計劃和預算，以便美國國外業務署進行考慮。他痛切抱怨法國人和越南人很不關心中國人，也不關心越南難民。

助理國防部長麥克尼爾招待葉外長的午餐會這天過午不久在五角大樓舉行。是一個小型聚會，只有他、葉、我及蕭勃將軍四人。麥克尼爾事先曾先告訴蕭將軍，雷德福海軍上將和威爾遜部長可能出席，但沒有約好。午餐的用意是討論我國的軍援要求和我方提交的內容比較籠統的特別要求，籠統得無法予以實際考慮。

後來中華公所舉行了一次茶會，這是華僑歡迎葉外長的聚會。晚間爲葉外長招待新聞界代表舉行宴會，即上一章提到的宴會。4日到國務院參加另一個會，繼續談判雙邊條約。晚上使館館員請葉外長吃飯。第二天，11月5日晚間又是一陣大忙，向臺北發電報，仍然是關於軍援問題，我們想從代理參謀總長彭孟緝和國防部長俞大維那裏打聽有關方案和“協計劃”詳細情況。因爲我們掌握的數字和總數對不上，而且仍然以1953年12月1日的價格爲依據，其實很容易改成用1954年9月1日的價格爲基數。葉公超計劃中對西班牙的訪問更使局面忙上加忙，同

時華盛頓與紐約之間電話來往頻繁，因爲葉的一位主要隨員正在紐約，次日下午要陪同他一起去馬德里。

11月6日，在國務院舉行又一輪條約談判後，我給葉外長送行，他先赴紐約，再由那裏換機飛往西班牙。以後的九天，雖然外長已經離開，但是我爲條約談判仍然忙碌異常，這個階段集中談判的是擬議中的換文內容。我對有關援助的備忘錄作了最後修改，於11月12日發函給國務卿杜勒斯、助理國防部長麥克尼爾、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雷德福及國外業務署署長史塔生，附上關於"協計劃"的備忘錄和有關我國海軍需要的補充備忘錄的副本。現將兩份備忘錄原文附後以供參考。

特別直接軍事援助方案綱要

I

1.鑒於共產黨從大陸向各島嶼領土發動攻擊之威脅，中華民國政府特制訂一項特別軍事援助方案("協計劃")以便適當建成一支武裝力量，俾能對攻擊實行有效反擊。

2.訓練中國陸、海、空軍額外官兵之方案，要求將措施擴大至下述容量：

(1)陸軍一次容納　　50,000人；

(2)海軍一次容納　　7,000人；

(3)空軍一次容納　　6,000人；

總計一次63,000人，不包括現有無需援助之20,000人訓練設施及已按財政年度計劃設置之10,000人訓練設施。此兩種訓練設施均供陸軍使用。

3.上述需訓練之63,000名補充人員之維持經費，包括伙食、被服、裝備、軍餉等，以及必要之建築、管理及作戰演習所需費用。

4.武裝部隊需要額外341,700人（陸軍300,000、海軍

26,000、空軍15,700人）之被服和裝備，以便發生緊張情況時不致短缺。

5.填補9個陸軍師20,700個空額以便達到滿員所需的費用。

6.執行上述特別軍事援助方案所需款項總計106,225,000美圓。該總額的分項細目將在適當時候提交。

7.中華民國政府迫切希望美國政府對本方案予以鄭重和優先考慮，盡早答覆。

II

1.除提出的增强陸軍計劃之外，中國海軍也急需增加一定數量軍備，以便更有力量應付來自共產黨大陸之可能進攻。所需艦艇的類型和數量如下：

（1）驅逐艦	4艘
（2）護衛艦	6艘
（3）坦克登陸艇	30艘
（4）新型非磁性掃雷艇	6艘

2.要求增加艦艇的根據在所附補充備忘録中予以説明。該備忘録即共同防務援助計劃年度方案以外之中國海軍緊急需要。

中國大使館

1954年11月12日，華盛頓

補充備忘録

共同防務援助計劃年度方案以外之中國海軍緊急需要

1.中國海軍爲保衛臺灣需要增加實力。鑒於當前北平政權不斷宣佈侵襲計劃，此項需要尤爲迫切。

2.所需艦艇類型及數量如下：

類型	數量
(1)驅逐艦	4 艘
(2)護衛艦	6 艘
(3)坦克登陸艇	30艘
(4)新型非磁性掃雷艇	6 艘

3.使用:根據假設共產黨可能對臺灣採取之行動,中國海軍對各部隊按其艦型、能力及局限性分派任務如下:

(1)驅逐艦

在超出小型艦艇航程的海區保持沿大陸海岸的巡邏。

對轟擊前沿島嶼的敵方海岸炮兵陣地進行還擊。

空襲時,在海峽內或各島周圍,包括臺灣本島周圍海域內,組成機動高射炮陣地。戰鬥時組成抵抗入侵之高度機動兵力,以防止敵軍渡越海峽。

進攻時組成對敵人基地港口的攻擊力量。萬一敵軍登陸臺灣成功,支援守軍進行反登陸作戰。

保護臺灣與前沿島嶼間的航運。

必要時,進行反潛戰。

(2)護衛驅逐艦

承擔的任務大體上和驅逐艦相同。但由於武器和速度方面的局限性,任務要作相應的調整。此類艦型之運行經濟性配合驅逐艦之速度及火力優勢,可以用最低消耗取得最大效果。護衛驅逐艦一般可以執行近島海域的大部分巡邏與反潛作業,驅逐艦則具有更強、更機動的力量,能把戰鬥推進至入侵敵人之出發地。

(3)登陸艇

可以形成前沿島嶼的後勤支援力量。由於這些島嶼缺乏港口設施,這類艦隻最爲適宜。

萬一敵軍入侵登陸臺灣成功，可以形成反登陸作戰兩棲兵力，臺灣的公路運輸不適合大部隊運動，雖然正在計劃改善，但仍受地形限制。一旦發生入侵，南北交通不免受阻，必須由其他各點調動增援部隊經海路直接進入戰鬥地區，或運至左近地點進行側翼作戰。

執行海上日常軍運任務。

（4）新型非磁性掃雷艇

敵人可能增强水雷戰。臺灣只有三個可供遠洋航運之港口。此等港口如被敵人水雷封鎖，在軍事和經濟兩方面對臺灣都有嚴重妨礙，甚至造成癱瘓。目前中國海軍雖有大型掃雷艦數艘，但無一能安全處理磁性水雷。

4.上述任務分配計劃並不包括空中作戰，但已另有考慮。

5.結論：任務分配計劃雖無新內容，但爲說明目前中國海軍力量之不足，仍予提出。中國海軍只有今年2月經上屆國會立法批准而轉讓之兩艘驅逐艦。六艘護衛艦與九艘可用的坦克登陸艇均係1949年以前移交者。

以上概括列出之中國海軍之補充軍備，爲增强臺灣及中華民國政府控制下其他島嶼防禦之迫切需要。由於中共政權頻頻威脅在不遠之將來攻佔臺灣及其他島嶼，故上述需要尤爲迫切。北平政權視臺灣如芒刺在背。僅移交此等軍備就足以對共產黨之進攻企圖形成威懾力量。共產黨對金門諸島之炮擊經過迅速報復後有所減弱即可證明。在反擊中最近移交之兩艘驅逐艦曾發揮積極作用。

再者，如果轉讓進度安排妥善，再有空軍計劃配合，中國海軍當能順利將上述新增艦艇投入現役使用。

17日我接見了我館空軍武官衣復恩上校。他駕駛委員長座

機"美齡"號送蔣夫人返臺後，剛回到華盛頓。上文曾提到他曾隨俞大維去過金門和大陳，發現中國海軍過於暴露，缺乏空中護。他告訴我，F－86噴氣機只運到四架，還有一些沒有交貨。

後來，11月23日我接見了國外業務署駐臺北分署長約瑟夫·布倫特，他從臺灣來向國外業務署彙報工作，同時還向美國政府催問"協計劃"。這是委員長在他離臺前囑辦的。布倫特有些過於樂觀，完全抱同情態度。從他那裏知道陸軍訓練方案和海軍增添艦艇這兩項要求，委員長已又提出一次。

這段時期中我參加過一次很有意思的活動。艾森豪威爾總統夫婦爲招待外交使團在白宮舉行本社交季節第一次宴會。使團分兩批，在晚上分別參加。後一次在11月16日舉行，包括使節名單上列於奇數的各國使團首腦，中國列在第七，恰巧與英國、法國以及挪威同屬一組，挪威大使是外交使團團長。大家入席後，我的左右鄰座是法國的博內夫人和荷蘭的范·羅伊延夫人。不過入座前還有一些介紹和排隊等候介紹程序。

和前一年一樣，大家在東廳排成半圓形，使團團長站在入口左邊，其他人按年資排在他的後面。今年的新辦法是在各位大使、臨時代辦或公使進門時都由白宮典禮官宣佈他們的姓名。因此每個人都能認識這是誰；一年來出現了不少生面孔和新姓名。除此之外，一切都和去年一樣。全體到齊後纔宣告總統到場。他同夫人步入後，雙雙站在門口，緊靠入口內側，也是在左邊，首先向使團莫爾根斯泰因團長和夫人致意，團長和夫人隨即轉到門口另一邊，幾乎站到隊伍末尾。隊伍緩緩向前移動，每人向艾森豪威爾總統和夫人問候後都向前緊挪幾步，最後所有人都得到了接見。這時莫爾根斯泰因夫婦又挨到總統跟前。於是總統陪着使團長夫人，使團長陪着總統夫人，在別人跟隨下，走過門廳進入餐廳。我陪的是范·羅伊延夫人。

宴後，總統和使團長夫人首先離座，使團長和總統夫人接着離座，其他人也照此辦理。夫人們都留在緊貼餐廳右側的起居室內，男人們隨總統到另一側同樣房間內進咖啡、喝餐後酒和吸菸。十分鐘後，總統由侍從領到兩室之間的中廳等候使團長夫人，然後陪她到總統原來接見大家的接待室，欣賞鋼琴伴奏的男高音獨唱，持續三十分鐘的音樂節目標誌着晚宴活動告一段落，全部過程簡直像鐘錶運行一樣，秩序井然。

12月4日，中美雙邊防禦條約在華府簽訂後兩天，我接見了小富爾頓·劉易斯，他應我國政府邀請即將赴臺訪問。這次邀請是葉外長按蔣廷黻博士建議安排的。劉易斯是華府的政論和專欄作家，他根據葉外長建議找我瞭解一下簡單情況。我告訴他7、8月間我訪臺時親眼所見和得到的印象，還提請他留心下列美國公衆關心的一些問題：

（1）我國武裝部隊的戰鬥力和士氣；

（2）沿海島嶼的防禦工事；

（3）立法院和省議會體現的民主作用；

（4）臺灣人參加省、地方政府的情況；

（5）民意機構中臺灣人的代表權；

（6）居民一般較高的生活水平，尤其是農民的生活水平；

（7）良好的治安情況；

（8）在中美雙方明智而熱誠的合作下美援的有效利用。

嗣後我接見了我館海軍武官柳上校，他來報告美國海軍對中國招商局"太平"輪最近沉沒的反應，同時還說我國海軍總司令梁序昭上將叫他拜會卡尼將軍上將，送交梁的一封信，信中提出一連串問題，用來加强我國海軍要求美國贈給艦艇的理由。葉外長覺得信寫得不好，不讓柳送去。不過我勸他不要阻攔，雖然這封信中有關我國海軍軍援需要的內容同葉公超和我就同一問

題向美國政府提出的有些出入、但這是我國海軍總司令給美國對等官員的非正式書信，可能說服卡尼海軍上將也採取一些非正式的行動，發出去有好處。因此，信還是送去了。其後，問題主要在於等候美方對我國爭取美國批准我國軍事方案重複做出的正式和非正式努力有甚麼反應。

我國軍事方案的一部份——臺灣需要一個擴大訓練武裝部隊的方案，後來由葉外長於1954年12月20日直接擺到艾森豪威爾面前，這天我陪葉向總統致敬，他轉達了蔣總統三點口信。葉告訴艾森豪威爾第三點口信內容是蔣總統希望執行一項範圍更大的訓練方案，目的是替下中國軍隊的老弱殘兵。他說中國海軍日漸老化，當前平均年齡在27歲上下。爲了使軍隊保持精壯、蔣總統的意思是必須提出一個適當的訓練計劃。還補充說，關於這個問題已有一份備忘録交到助理國務卿饒伯森手中。艾森豪威爾表示他的幕僚已經報告給他，這個問題正在認真考慮之中。

1955年1月初，葉外長收到委員長電報指示，談到政府要把軍隊從二十一個師增加到二十四個師的問題似乎有希望。委員長命令葉外長不要離美，因爲雷德福海軍上將從臺北回來之前已和委員長商量過，並達成某些諒解。要葉留美繼續就我軍的軍援要求，尤其是增加到二十四個師的問題同美方談判，直到成功爲止。

葉公超原定下周初返臺，不得不延期以便和使館配合執行指示。但是存在着困難和一些複雜問題。我手頭有一份葉外長1955年1月中旬寫給俞鴻鈞院長的信件副本，概括敍述了我們在這方面遇到的問題。內容如下：

關於我們請求增加軍援的情況，在我到美國時所謂"協·計劃"正在醞釀中。收到定稿後，我建議做一些修改，後來

又收到另一文本。由於顧博士和我只能談判原則性協議，所以大使館就把計劃綱要送交國務院，把副本散發給有關當局。與此同時，把收到的一項海軍艦艇緊急要求合併到我們的備忘録中。備忘録內容立即用電報向總統和院長報告。但不久發現梁海軍上將已直接向卡尼海軍上將提交另一計劃，這個計劃和使館送出的海軍緊急要求備忘録在實質上並不相同。再後俞部長又把他給雷德福海軍上將電報的大意通知我，這封電報可能是通過蔡斯這條渠道發出的。我發覺俞部長的要求又和使館備忘録及梁上將給卡尼上將的備忘録都有出入。在這封信中我只是大致説明混亂情況。梁上將給卡尼上將的備忘録和俞部長給雷德福的信中都有一些小的改動。但是必須注意，我們的正式要求一經提出，除非決定更改，就應當始終保持不變。對我們提出的要求在臺北先進行協調也同樣重要，每一步驟我都嚴格遵照總統指示，而且對我所採取的每一個步驟都向他報告。但我每次見到雷德福上將或五角大樓一些人時，總會碰上一些由臺北政府某一部門提出的一些新意見。當然我本人不是一個永久性代表，但是使館却是永久性代表機構。我認爲除非在國內能做到協調一致，否則使館無法進行有效工作。

三天後，1月18日葉外長在五角大樓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雷德福海軍上將會晤。根據葉自己的會談記録，他首先參照委員長給他的1月3日電報（即我提到的有電報指示的那封電報），同海軍上將核對了他與委員長會談的內容。

海軍上將重複説明他與蔣委員長就部隊編制達成的臨時性協議，協議大體上包括一個二十一個滿員師方案，一個訓練組織九個後備師的方案。他表示理解蔣委員長要保持二十四個師的兵

由，但覺得美國政府準備援建的不會超過二十一個滿員常備師。他的參謀人員認爲"開計劃"行不通，"協計劃"比較合理。他講，作爲折中方案，他向蔣委員長提出了建立九個後備師的計劃。他瞭解到，細節正由軍事顧問團的主管人員與臺北國防部共同擬議中。他解釋所以提出此建議是因爲和正在爲朝鮮所擬定的計劃差不多。朝鮮曾要求二十個後備師，但只批准十個，他說一俟計劃由臺北送到，他就會向國防部正式提出，再由國防部設法籌集所需撥款。

葉問他是否需要國會批准，他作了肯定回答。葉又探詢能否在政府範圍內從印度支那專款中轉撥或從1954財政年度亞洲專款餘額中作爲行政撥款來解決。

海軍上將回答說，據他瞭解，1954財政年度沒有結餘，不過他還要和國防部查對一下。他認爲無論如何，朝鮮和我國後備軍方案是非經國會批准不可的。

葉問他通過這些提案需要多少時間。

海軍上將說他一收到臺北的計劃，就盡快促使這些計劃得到通過。假若2月中旬以前臺北作好計劃，有可能在4、5月間得到批准。

葉還向雷德福上將提出許多其他問題，例如我國對海軍艦艇要求的事，這個問題早在一周前我就向助理國務卿饒伯森提出過。不過有關我國軍援要求方面的討論準備在以後幾章中再談，因爲這同共產黨對沿海島嶼，尤其上、下大陳島加緊進攻的事實是分不開的。

附錄一

使館館員1954年5月6日提供的關於1954年4月20日在美國國務院召開的十九國會議情況的備忘錄全文*

4月20日在國務院召開的會議上，十九國代表就有關日內瓦會議各種程序問題，包括會議主席和席位安排問題，進行了討論。會議提到日內瓦會議能否作出認真努力以實現朝鮮的統一和獨立，還有待決定。另一種可能就是雙方主要是利用會議進行宣傳。

美國政府主張作出認真努力使會議獲得成功，儘管它對會議成功的可能性不作過高估計。抱着允許同對方討價還價的態度參加會議很重要，盟國間在自己商討中不應把自己的要求降低成最低方案，那樣就無法同對方作進一步談判。

美國代表說，日內瓦會議所有參加討論印度支那問題的國家尚未確定。他簡單回顧了前一星期在倫敦和巴黎就東南亞集體防禦措施進行的討論。會議證實，美國認爲這個計劃是對付共產黨對東南亞地區威脅的必要的對抗手段。會議提到希臘的例子，希臘共產黨是在發現自己會遭到聯合抵抗之後纔放棄了自己的企圖。美國代表認爲，共產黨只有確信自己的侵畧冒險將因有關國家進行聯合抵抗而不能得逞時，纔會放棄這種冒險。

東南亞集體防禦措施的計劃，對於促使共產黨放棄在印度支那的冒險，可能作出貢獻。

附錄二

蔣介石總統和李承晚總統在臺北會談結束時發表的聲明*

1953年11月28日

余等以中、韓兩國爲蘇俄共產主義在亞洲侵略之首先犧牲者，今特在臺北會晤，重申吾人爲自由而戰之堅定信念，並重申吾人對共產侵略繼續作殊死戰之決心，直至吾人已被奴役之同胞恢復其自由始行終止。吾人之共同觀點爲：在意識上及行動上均屬壓迫性及侵略性之共產主義，對於人類文明之精神價值，實爲嚴重之威脅與危害。吾人深信對於共產主義絕對無法妥協，抑且不能與之共存；否則即不啻摒棄人類自由與國家獨立。

余等於會談時，曾對世界各項問題，尤其對自由韓國與自由中國人民爲保持自由而必須擔承之任務，交換意見。並對雙方增强實力之努力，以及應如何善用吾人所有一切力量以從事於共同擊禦世界共產主義之奮鬥各節，交換情報。吾人深切瞭解，蘇俄爲實現其征服世界之計劃而利用亞洲之豐富資源與無限人力，對於自由世界實已構成重大之危機，吾人確信在亞洲戰勝共產主義，實爲世界和平與安定之鎖鑰。

故中、韓兩國及人民在動員一切精神與物質力量以擊敗在

---

* 此聲明録自1953年11月29日臺灣《中央日報》。——譯者

亞洲之侵略者之奮鬥中，決心保持堅强團結，中、韓兩國本身將提供其所有之一切，以達到此目的。吾人並進而保證願與亞洲其他自由國家團結一致，以抵禦共產國際在太平洋區域之侵略。中、韓兩國之政府與人民願與亞洲其他自由國家組織反共聯合戰綫，並懇切期望其他愛好自由之國家，而尤盼位於太平洋之國家如美利堅合衆國者，對於吾人促成世界此一區域團結之願望，能予以道義及物質的支持，以消除共產主義在此區域之威脅，而恢復亞洲之安全與和平。

在韓國堅決反共的中、韓被俘同胞，必須自由高於一切，余等特此重申保障彼等自由之重要性，並將竭盡全力以實現自由遣俘之原則，期必達成其志願。至在鐵幕後遭受水深火熱之千百萬同胞，現正期待吾人及其他愛好自由之人民自共產暴政中予以拯救，余等自必盡其職責，以副其迫切待援之熱望。

附錄三

中美安全條約初稿*
1953年12月18日遞交藍欽使
轉送美國國務院

本條約締約國

茲重申其對聯合國憲章之宗旨與原則之信心，及其與自由世界所有人民及政府和平相處之願望，尤其加强太平洋區域和平與安全體制之願望；

以共同之榮譽心情，回溯在上次大戰中爲對抗帝國主義侵略而使兩國人民共同一致，並肩作戰之歷史關係。

承認國際共產主義乃世界和平、人類自由及國家獨立之威脅淵源，並承認太平洋各國必須團結互助，始足以遏止此種威脅，從而有助於世界和平與自由之增進；並

願加强兩國爲維護和平與安全而建立集體防務之努力，以符太平洋區域更廣泛之區域安全制度之發展；

茲議訂下列各條款：

第 一 條

本條約締約國承允依照聯合國憲章所規定之原則，解決可能牽涉彼等之任何國際爭端。

---

* 此初稿録自顧氏所存函電。——譯者

第 二 條

爲更有效開展本條約之目的起見，締約國將個別並聯合以自助及互助之方式，維持並發展其個別及集體抵禦武裝攻擊之能力。

第 三 條

締約國將經由其外交部部長或其代表就本條約之實施，隨時會商，並於任一締約國認爲其領土完整政治獨立或安全遭受太平洋區域之外來武裝攻擊時，舉行會商。

第 四 條

每一締約國承認在太平洋區域內，對任一締約國現在或將來可能控制下之領土之武裝攻擊，即係對締約雙方之攻擊，並將依照其憲法程序採取行動，以對付此共同危險。

第 五 條

第四條所指對於任一締約國之武裝攻擊，應被視爲包括對任一締約國本土或在其管轄下之太平洋區域及各島嶼，或對其武裝部隊，或太平洋上之公有船隻或飛機之攻擊。

第 六 條

本條約並不影響，且不應被解釋爲影響締約國在聯合國憲章下之各種權利及義務，或聯合國爲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所負之責任。

第 七 條

本條約應由締約國依照其本國之憲法程序予以批准，並應自批准書互換之日起生效，互換批准書應於——舉行。

第 八 條

本條約應無限期有效，但任一締約國得於廢約通知送達另一締約國一年後，予以終止。

附録四

外交部葉部長1954年 3月 3日
致藍欽大使函

親愛的卡爾：

您記得，在最近幾個月，我曾與您就締結中美安全條約的問題討論了許多次，並於1953年12月18日交給您一份條約草案，承蒙惠予轉交國務院。 1月23日林登先生通知我們條約司的薛先生，條約草案正在華盛頓作初步研究。如蒙示知這一問題的進一步消息，至爲感謝。

我不需重述促使我國政府提出這一建議的原因，但是鑒於既將舉行的日內瓦會議，以及這裏和您本國產生的憂慮，我想在這最適當的時機簽訂這一條約，將對世界輿論產生特別值得歡迎的作用。它還將加强馬康衛先生和饒伯森助理國務卿最近就中國問題所做的政策聲明。

您無疑地知道，對於這一事情的進展，我國總統和我國政府的成員都希望隨時得到消息。我也已經要求我國駐華盛頓大使，向國務院進一步探詢這一件事。

您的誠摯的

葉公超

附錄五

1954年9月9日海軍武官柳鶴圖向國防部二廳報告俞大維部長與美國海軍作戰部長卡尼談話

俞部長提出並分析的要點如下：

1.共產黨勢必要盡力奪取臺灣，其主要目的是使大陸軍民各界，以及海外華僑喪失信心，從而誘使他們屈服於共產黨的統治。共產黨爲達到此目的所可採取的途徑有二：

甲.外交方面，共產黨政權企圖加入聯合國，從而獲得國際地位。因爲美國政府和人民一致堅決支持我們，共產黨的企圖在聯合國本屆大會上肯定要失敗。不過他們必然將繼續朝這一方向努力。

乙.軍事方面，共產黨政權將設法以武力奪取臺灣。不過由於美國屢次宣稱要對臺灣和澎湖的防禦提供援助，所以共產黨不會貿然進犯臺灣和澎湖。然而他們很可能空襲外圍島嶼，因爲美國對這些沿海島嶼的政策尚未澄清。他們空襲的目的是要試探美國的政策和決心。

2.俞大維將軍返臺後在軍事方面將直接負責。如共產黨進犯金門等島，而我國政府沒有其他指示，他必然盡力堅守。因此，有可能要打一場消耗戰，這對我們是不利的。

3.如我們駐守沿海島嶼的官兵知道美國援助我們，必將大

大提高士氣。

4. 一個固若金湯的金門固然有很高的軍事價值，然而它對我國的外交和政治以及對我國武裝部隊的影響却更爲巨大，更爲重要。如果一旦出現危機，其後果是難以想象的。

卡尼海軍上將的態度頗爲友好。在這次誠摯的談話中，他表示的觀點和俞大維先生完全一致，並私下表示願意援助我們，不過並未直接透露美國政府的既定政策。他對金門的看法和俞是一致的。他說，如金門萬一失守，共產黨會設法利用其他亞洲國家產生的沮喪情緒，這對美國的政策是不利的。

卡尼海軍上將談的其他幾點意見如下：

1. 共產黨轟炸金門看來是想對馬尼拉會議顯示力量，並且想攪混輿論。

2. 共產黨公然進攻臺灣將無異於自殺行爲，因爲美國必然要對全世界表明它要履行自己的諾言，使用其海軍和空軍來對付共產黨。

3. 如果臺灣受到空襲，我們的防禦辦法有二：一是在臺灣上空痛擊敵人，二是襲擊大陸上共產黨的基地。如採取前者，美國必然會參戰，至於後者，這確實是上策，不過美國協助我們進擊大陸上的共產黨，事先必須由政府和國會作出決定。

4. 雖然臺灣在10月份配備了一些新式裝備以後，情況有所改善，但臺灣的雷達防禦設備仍感不足。

5. 進攻金門也不那麼容易。如果共產黨企圖在金門登陸，它必須在夜間鞏固他們的灘頭陣地。否則，天一亮，中國海、空軍便可切斷他們的後路。

6. 他堅決相信，如果我們加强海軍和空軍的活動，金門可確保無虞，共產黨大概不會冒險。但我們還需要加强我們的陸軍，因爲共產黨可能先試圖在小小的金門登陸。

這就是我們和卡尼會談的要點。由此可以看出，美方十分重視金門形勢的變化。他們似乎十分熟悉那裏的情況。他們對我們的軍隊有兩點意見：

1.我們的軍事情報不足，不靈通，應予加强、改進。我們應加强空中偵察攝影的裝備和技術。第七艦隊已使用了這些技術，甚見成效。

2.我們的軍隊似乎不願在前方使用它的物資，這也許是因爲擔心消耗了以後無法補充，從而使臺灣的實際防禦力量降低。正是這個原因，我們的海軍不想接近敵人。卡尼强烈感到這是一種錯誤。他說，他和美國一些高級軍事首腦完全同意，美國應通知蔣總統，美國對與共產黨作戰所消耗的物資，可完全予以更換，用完的可以補充。卡尼說，他們正敦促政府採取這種政策，不過尚須政府和國會作出決議。

附錄六

（一）1954年 9 月蔣總統接見杜勒斯國務卿時的談話記錄

時間：1954年 9 月 9 日下午二時三十分

地點：陽明山總統官邸

在場人：副總統陳誠

總統府秘書長張羣

行政院長俞鴻鈞

外交部長葉公超

參議員亞歷山大・史密斯

國務院參事道格拉斯・麥克阿瑟第二

大使卡爾・藍欽

威廉・蔡司少將

譯員兼記錄：沈錡

總統：您今天能來臺灣訪問，實爲值得歡迎的一件大事。

杜勒斯先生：我在菲律賓時，許多人認爲我的日程很緊，可以不必訪問臺灣。特別是英國外交大臣艾登先生，在我動身前給我打電報說，我訪問臺灣沒有必要。他建議我最好直飛倫敦參加解決歐洲問題的會議。不過我覺得，既已到了遠東，不可再失去訪問臺灣的機會。

總統：我認爲自從您接任美國國務卿以來，美國政府在遠東做了三件大事：朝鮮停戰；未捲入印度支那的戰爭；締結東南亞

防禦條約。關於前兩項，有人對美國政府的立場感到不滿，然而我個人認爲，在這兩方面的政策都是正確的。

杜勒斯先生：只要你認爲正確，別人的批評或不滿對我來說就無關緊要了。

總統：您今天來訪，時間短促，有許多事我想和您討論，不知從何說起。因此，請您隨便提出您首先想提的問題，我可以毫無保留地回答您。

杜勒斯：我願對剛才提到的美國的政策稍加澄清。在最近舉行的馬尼拉會議上，可以看清美國的政策。當印度支那戰爭進入高潮時，美國政府確曾考慮過是否派兵參加戰鬥的問題。但是，經考慮決定，美國參加國外戰爭的一個先決條件是發生戰爭的那個國家必須願意自己艱苦奮戰。印度支那停戰後，美國即努力創造一種局面，使東南亞各國在本地區如再發生戰爭時，能够肩負起自己的責任。昨天在馬尼拉簽字的東南亞防務條約就是這種努力的成果。但另一方面，我希望閣下對此條約不要過份重視。在馬尼拉對條約進行審議的過程中，某些關係密切的東南亞國家，强烈要求美國對東南亞的防務明確承擔提供軍事和經濟援助的義務。美國未予同意。因爲美國考慮的是，抗擊對東南亞的侵略雖然需要集體行動，但美國意中的這種行動，是美國不派地面部隊前往受人侵地區抗擊敵人，而是用機動隊伍打擊侵略軍的基地。換言之，美國目前的戰略不是往世界各危險地區派遣地面部隊和在那裏駐軍以制止敵人的侵略。因爲共產黨集團的優勢是有豐富的人力，龐大的軍隊；而需要保衛的地區從阿留申羣島，經過東南亞、中東和地中海一直延伸到美國，疆土過於遼闊，美國的兵力有限，無法同時派兵防守。因此，美國的戰略是把重點放在利用海、空軍的機動力

量，並沿共產黨集團國家外圍建立基地，這樣，在必要時，便可從各個不同方向進行反擊。這樣，也只有這樣，才能用相當少量的兵力控制廣大的地區。至於地面部隊，他們不駐在某一固定基地，而作爲戰略力量可以隨時調動。根據這一原則，最近美國從南朝鮮撤走了一些地面部隊。李承晚總統儘管在公開場合表示不滿，他應該認識到，美國雖然撤走那些軍隊，但決不是打算放棄韓國。如果南朝鮮再遭到侵犯，美國肯定將用它的空軍和各種導彈來摧毀鴨綠江以北的中國共產黨的工業和動力中心。我們認爲，這種威懾手段比駐紮地面部隊有效得多。在共產黨集團中，俄國軍隊屬第一，中國共產黨軍隊第二，北朝鮮和越南的軍隊第三。美國的寶貴人員若被共產黨的任何第三流軍隊拖住，那可不上算。

至於大陸上的中國共產黨，我們需要密切注視局勢的發展，我們的政策必須建立在耐心和警惕的基礎之上。我們可以等待敵人犯錯誤，爲我們製造機會。同時我們自己不要莽撞行事。時機不成熟的行動會招致失敗。我不相信中國共產黨能永遠把大陸人民置於其控制之下。中國人是個人主義者，共產主義與中國人民的氣質背道而馳。我們的機會也許今年，也許五年以後就會來到。重要的一件事是，我們希望閣下看清潮流的方向。順乎潮流容易達到目的，逆之則難以成事。

同時，美國毫不含糊地重申它的立場，絶不和中國共產黨打交道，也絶不怕他們的威嚇。不久前，共產黨擊落了國泰太平洋航空公司的客機，導致幾個美國人喪生，我向雷福德海軍上將建議派美國海軍去出事地點，一方面營救可能的幸存者，一方面顯示美國無所顧忌的決心。最近對於臺灣外圍島嶼，美國海軍表現出更爲積極的姿態。我堅信中

國共產黨會認識到，如他們膽敢再次進行武裝侵略，美國決定要以武力還擊。

我的公開談話往往被人誤解；我聽說我的談話曾使閣下感到不安。事實上，只有閱讀我講話或聲明的全文，才能明白我的真正意圖。今天我願向閣下保證：美國決無意拋棄您領導下的中國政府。您的政府向來極端忠實於兩國的共同大業。

總統：我自己也一向認爲美國是我國唯一的忠誠朋友。自從十五年前我們在漢口第一次見面以來，我的這一信念從未動搖。因爲我們兩國始終是奉行同一路綫，不論是在物質利益方面，還是在精神方面。對美國有利的對中國也有利，對美國不利的對中國也不利。我願誠懇相告，中華民族傳統精神有兩個特點：第一，面對侵略勢力，可能由於我們處於不利地位而失敗，但決不屈服；第二，我們把我國國策建立在中國與美國傳統友誼的基礎之上。在外交關係和軍事關係上，我國對美國的態度和其他國家根本不同。我們和美國打交道時從未要過外交手腕。爲了使美國的政策獲得成功和美國的安全得到保障，我們寧肯犧牲我們自己的利益。因爲我們相信，一個繁榮、富强、安全的美國對中國有幫助，有好處，使它能與美國共同生存，共同昌盛。這是發自我內心的良知，絶不是外交詞令。因此，不論以後我說甚麽，總是不僅以中國的利益而且以美國的利益爲依據。至於中國對美國的成功和安全如何做出貢獻，我願簡要地說說我的意見。

副總統：在共產黨集團內，蘇聯和它的衛星國行動起來有力量，因爲他們協同一致。而在民主陣營中，各國總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因而不能一致行動。爲了使民主世界能够

和共產黨集團相抗衡，我們認爲，其他民主國家必須和美國保持一致步調，甚至犧牲自己的利益也在所不惜。我們願意帶頭。總統說的確是至理名言，我們所作所爲不僅基於中國的利益，而是基於整個世界的利益。

總統：我剛才已經提到，自從您就任美國國務卿以來，您在遠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特別值得稱贊的是，您拒絕參加重新召開的日內瓦會議，以及印度支那分裂後您使東南亞條約組織渡過危機而取得輝煌成果。可是，說到這裏，我也願指出，近來美國政策從整體來說有些猶豫不決，缺乏主動性，雖說在某些事情上的行動也不能說全不正確。

我願同您討論一下有關中美雙邊防禦條約的問題。我並不打算在今天對此作出甚麼決定，而是借此機會說明我個人對條約的意見。我瞭解到美國對簽訂這一條約遲疑不決的主要原因是認爲中國政府處於動蕩狀態，尚不穩固。但是我認爲臺灣的動蕩狀態是美國政策執行的結果。如美國對我們採取穩定的政策，臺灣不會被人視爲處於不安定狀態。因爲美國存在這樣一種心理：即有些國家，如英國和印度已提出要求聯合國接納中國共產黨政權，臺灣由聯合國託管以及其他類似的方案，所以美國不願簽訂這一條約。假如美國對我們奉行明確的政策，主持正義，堅持以法辦事，英國和印度就不能再提出這種“不安定”的建議。換言之，如果美國繼續認爲臺灣處於不安定狀態，美國在外交上必將處處遇到困難，事事都處於被動地位。共產黨會使美國無法對付他們一而再，再而三的恫嚇和挑釁。如美國對臺灣採取一種果斷政策，我斷言，沒有哪個非共產黨國家會再主張接納中國共產黨加入聯合國，或託管臺灣。此外，臺灣的局勢也會進一步穩定起來。實際表現這種果斷政策，就是

簽訂擬議中的中美雙邊協定。各界人士認爲你此時訪問臺灣證明美國政府重視臺灣。然而，如果你離臺時竟未簽訂東亞安危之所繫的雙邊協定，如果在東南亞條約組織簽字之後而對中美條約不做出決定，從有識之士看來，美國在遠東的政策將遭受無可彌補的損失，東南亞條約組織的有效性也將是個疑問。美國已和以前的敵人日本簽訂了雙邊協定。美國和南朝鮮之間、美國和菲律賓之間也有類似的協議，而對中國，一個戰時的盟友，美國却反而不願建立這種主要是政治上的和道義上的關係。美國的這種猶豫態度，也使朝鮮和日本在共同反共的事業上缺乏信心。亞洲人民，特別是日本人，仍然不大相信美國真的會幫助別的國家抗擊共產黨，這不是沒有原因的。再者，中國遭受共產黨侵略的苦難最大，時間最長，在戰爭中它曾作爲盟友與美國並肩戰鬥，此時美國和中國簽訂這一條約，對亞洲其他國家也是一種鼓勵，並有助於堅定他們的反共立場，因爲他們知道，會得到美國的支援。反之，假如美國不和我們簽訂這一條約，則亞洲的自由國家會感到美國不支持任何堅決反共的國家，從而被共產黨所嚇倒。

我還瞭解到阻礙美國和我們簽訂這一條約的第二個因素是，臺灣仍處於戰時狀態，簽訂這一條約會把美國拖入戰爭的漩渦。事實上擬議中的雙邊條約是防禦性的而不是進攻性的，是政治性的而不是軍事性的。固然兩國之間目前尚無見諸文字的協議，但是我們的軍事行動，如對大陸的襲擊，總是事先通知美國，取得同意。我們完全按着這種口頭諒解行事，這證明我們不會單方面採取與美國政策背道而馳的行動；更不用說想把美國拖入戰爭了。9月3日，廈門的共產黨以重炮轟擊我金門駐軍，發炮達六千發。我國政

府認爲應立即予以還擊。不過，美國軍事顧問團堅持要請示太平洋地區總司令，我們一直等到第三天太平洋地區總司令同意後才採取行動。這是我們堅守信約的例子。再說，我們不願拖着美國直接參加我們反攻大陸的行動，其主要原因是，即使美國的海軍、空軍直接參戰，對我們也不利；更不用說讓美國地面部隊參戰了。如有外力參加我們反攻自己的土地，這會給共產黨提供宣傳材料，指責美國對中國發動軍事侵略，甚至引起大陸人民的反對。因此，我們非但無意把美國拖入戰鬥，我們也決不要求美國派兵參戰。我熱切希望在艾森豪威爾總統和閣下的國務卿任期內，美國可完成一個偉大的歷史使命，即提供軍火、經濟和技術援助，支持我們反攻大陸，而不直接參戰。光復大陸不僅意味着拯救我四億五千萬不幸同胞，也是拯救整個亞洲。這對美國沒有壞處，事實上而且會使美國外交政策的成就達到頂點。我相信艾森豪威爾總統和閣下是在我的任期內能够充份而忠誠地合作以完成這一使命的唯一人物。

我認爲，美國採取這種政策，也是構成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唯一希望。在目前這種國際局勢下，誰也不敢斷言第三次世界大戰不會發生。如果我們反攻大陸時蘇聯不直接幫助中共，我們光復大陸的結果，必然徹底消滅共產黨在亞洲的威脅，而且世界大戰的可能性隨之也就減少了。因此，美國對華的堅定政策，對維持世界和平具有重大意義。

有人對我說，美國對與我們締結條約猶豫不決的第三個原因是擔心我們反攻萬一失敗，臺灣自身的安全將陷於危險。我以爲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因爲我們決不輕言反攻，一旦反攻，就只有成功，不會失敗。沒有哪個愛國政府會在這樣的大事上採取魯莽的行動；美國也決不會和拿國

家命運當兒戲的政府交朋友。此外，美國政府清楚地知道我國政府是否真正能把反攻付諸行動。因爲没有美國在武器、經濟和技術方面的充份援助，我們的反攻顯然是没有成功的希望的。然而，只要美國採取堅定的政策，對我們繼續提供援助，反攻的成功也是毋庸置疑的。

葉部長：雙邊條約和反攻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條約純粹是政治性的，涉及不到反攻。

總統：總之，没有美國的同意，我們不實行反攻。但是只要我們不反攻，亞洲的共產黨問題就無法解決。關於雙邊條約的問題我就談到這裏，願聽聽您的意見。

杜勒斯：很遺憾，由於時間短促，我不能就此問題與閣下進行詳細討論。五分鐘或十分鐘後我就要離去。然而，我認爲閣下的意見極爲重要，承您徵詢我的意見，衷心感謝。首先，我不禁感到，這裏對條約的效力估計得有些過高。我記得在馬尼拉，菲律賓人認爲，他們的受益不如臺灣。臺灣有第七艦隊協同防禦，一旦遭到中國共產黨的襲擊，美國海軍、空軍將立即投入行動。而菲律賓呢，如不符合憲法程序，美國不能採取任何行動抗擊對菲律賓的進攻。因此，我抵臺後得到的印象是，這裏認爲條約有助於安全，而訂有這種條約的國家則認爲臺灣享有更大的安全。

總統：這是心理作用。這裏一般人認爲第七艦隊與臺灣聯防只是根據美國總統的行政命令，隨時可以廢除。因而產生了不安定心理。

杜勒斯：說到不安定，我以爲這裏的政府被認爲處於不安定狀態的理由是，其管轄權僅限於臺灣、沿海島嶼和某些游擊區。美國自然願意看到您的政府能控制更廣大的區域。不過，在目前的情況下，我真不知道條約對適用範圍最後究應如何

措詞。關於適用範圍的條文如果定得太死，缺乏靈活性，那麼條約簽訂後的執行將與貴國的利益背道而馳。因爲，那樣的話，您的反攻將受到限制，而您的游擊區的人會對您的政府感到不滿。因此，我們兩國政府也許寧可把條約條文訂得比較靈活點爲好。

總統：這是個技術問題，不難解決。可以參考韓美條約和中日和平條約的條文。原則一經確定，適用範圍便不成問題了。

杜勒斯：這固然是技術問題，不過我不敢肯定這個困難會容易解決。

還有一點，如果中國和美國在條約上簽了字，人們必然認爲這一條約將代替現有約定。對臺灣的共同防禦是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總統發佈的行政命令。雖然艾森豪威爾就任總統後已經達成了朝鮮停戰協定，不過還沒有真正和平，從技術方面說，朝鮮仍處於戰爭狀態。艾森豪威爾總統可以重申並延長命令的有效期，這樣美國海、空軍可以隨時和中共交火。如果將這一行政命令代之以條約，艾森豪威爾總統便不能隨便派軍隊投入戰鬥。例如，按照昨天在馬尼拉簽訂的東南亞防務條約規定，美國不把對其他簽字國的進攻視爲對美國本身的進攻。這樣，在其他簽字國遭到攻擊時，美國自然不能立即去援救。但是，如果閣下認爲現有約定不如條約，那麼在下個星期天我和艾森豪威爾總統見面時，可以把這個問題向他提出來。我個人却認爲，命令倒比條約具有靈活性的優點。我不能斷言命令是否應由條約來取代，這種取代對您的政府是否有利。

總統：自從印度支那分裂後，蘇聯的政策可以歸納爲以下三點：第一，它在政治上採取攻勢，利用虛僞的和平姿態，分裂自由世界，特別是要打破美國的包圍圈。它繼續採取冷戰攻

勢來動搖自由世界的士氣，掩飾它的備戰和推行世界革命的陰謀。它施展革命黨人的策略，退一步進兩步，以破壞民主陣營的團結。第二，蘇聯的政策在軍事上做出防禦姿態，其辦法是，把熱戰變爲冷戰，把國外戰爭變爲國內鬥爭，通過滲入和分裂來控制弱小國家。它採用防守的外表，保留其進攻實質。第三，在策略上，它繼續製造混亂，利用兩個冷戰區作爲槓桿，一個在東方，一個在西方。西方的緊張局勢一緩和，便把緊張轉到東方；北亞一緩和，就在南亞推向戰爭爆發點。這樣，不斷地拽住整個自由世界的神經末梢，使自由世界陷於半動員、半癱瘓狀態。蘇俄乃是在尋求一種容易而又有相當秩序的辦法，以實現其世界革命的最終目的。

我以前說過，美國關於對華政策沒有計劃，這對蘇聯有利，也受到共產黨人歡迎。因爲這會給他們可乘之機，給美國製造困難。另一方面，美國如採取堅定政策，幫助我們打回大陸，這樣便抓住了問題的核心，可以恢復東方人民對它的信任和它在東方的威望。美國目前的政策和態度固然不能說不對，遺憾的是，美國在行動上表現不積極，不主動。據我看來，美國的亞洲政策缺乏明確的重點。這一點，希望美國予以糾正。在歐洲採取主動也許比較困難，因爲許多原因，美國在那裏被綑住了手脚。而在亞洲則不然，只要美國決定奉行堅定而明確的政策，達到它想達到的目標並沒有甚麼困難。我願舉出美國政策不够積極的例子。六個月前，我國政府向美國政府遞交中國的建軍計劃；至今沒有得到答復。另外，有些軍援項目美國政府早已批准，可是兩三年後還沒運到。

最後，因爲您即將離此前往日本，我願提出，美國政府

必須施加壓力要日本採取反共立場。如任其自由發展下去，按目前日本政府的態度，將很可能使日本走上印度那樣的中立道路。目前日本在東方民主國家中是最弱的，自然是共產黨活動的肥沃土地。如日本變得堅決反共，朝鮮可能停止其反日政策，而與日本合作。此外，美國的堅定援華政策還可促進韓、中、日三國的密切合作，從而保持整個東亞局勢的穩定。

杜勒斯：聽閣下之言，獲益甚多，我將認真考慮。我一向欽佩閣下的明智和敏銳的觀察力。我不會輕易忘記或忽略閣下今天的發言。

總統：決定未來的世界問題，可能是在歐洲。不過共產黨侵略的最嚴重的威脅，目前是在亞洲；據我看來，釀成世界大戰的導火綫在亞洲。我衷心希望您對這個關係到整個世界利益的問題予以關注。

（二）1954年9月10日葉部長呈蔣總統關於中美條約草案修正本的條陳

1. 9月9日鈞座接見杜勒斯國務卿時，杜勒斯說，第七艦隊奉命保衛臺灣一事較之簽定互助條約於我們更爲有利；如我國堅持簽訂此一條約，第七艦隊很可能於條約簽訂後撤走。因此，這就意味着我國須於締結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與第七艦隊參與保衛臺灣二者之間作出選擇。一爲臨時之命令，一爲明確之義務。

2. 杜勒斯國務卿此種說法，以前從未聽到。如美國確實持此觀點，我必須對談判締結中美互助條約之計劃慎重考慮。蓋締結中美條約主要乃從其心理影響方面考慮，而在軍事方面，臺灣之安全仍須依靠第七艦隊之合作。此外，如第七艦隊真的撤

離臺灣海峽，則此事本身對輿論及我國軍隊的士氣均將產生不利影響。

因事關重大，職曾約藍欽大使來部徵詢其對此事之意見。據藍欽稱，杜勒斯此話之意並非建議以中美條約取代第七艦隊對臺灣防務之協助。他乃是指出，他（杜勒斯）在菲律賓所見菲律賓對第七艦隊協助防務之重視。此外，藍欽認爲，中美安全條約之締結，有極大可能。此次會見之主要內容已記錄於外交部之記錄簿。（藍欽對條約可能簽訂之猜測，於杜勒斯訪臺前即曾說過。）

據上述情況，經認真思考，提出下列看法：

甲、第七艦隊協助保衛臺灣在防守方面自然極爲重要，但畢竟只是美國政府之一種行政措施。將來難免不會改變。如下屆政府爲民主黨人，則更難以預測。因此，不論情況如何，中美安全條約之談判與締結亟應積極進行。藍欽亦認爲條約締結有望，然自杜勒斯之話語判斷，事情並非沒有困難。

乙、果如藍欽大使所說，杜勒斯確實無意以中美安全條約取代第七艦隊之協助防禦，自最爲理想。但爲確保防禦條約簽訂後第七艦隊繼續聯防，竊以爲，在條約談判之初，即應要求美國承諾由第七艦隊防守臺灣。此外，我國條約草案第四款規定，如締約一方遭受武裝進攻，締約另一方將依其憲法程序採取行動以應付共同危險。此一規定已體現於美國與菲律賓以及美國與澳大利亞及新西蘭之安全條約。我國條約草案採用此條款乃因外交部以第七艦隊之繼續聯防爲先決條件。由於杜勒斯提到撤退第七艦隊之可能性，竊以爲，談判開始即應對條約草案提出修改，規定一方受到軍事進攻，另一方應立即採取行動，包括使用武裝力量。此乃爲捍衛我國之安全。

3. 目前我大陸沿海島嶼之軍事活動對增強民心及鼓舞軍隊

士氣大有裨益。如將沿海島嶼之防守包括於中美安全條約之中，則我方在這些地方之活動必將受到限制，實於我不利。因此，在適當時機，我將同意不將沿海島嶼包括於條約範圍之內，或於條約文本中以間接之詞句作出規定。（參閱會見時藍欽發言）*

4. 謹將問題連同職與藍欽大使談話記錄摘要呈請鑒察，是否有當，仍祈核示祇遵。

副本抄送副總統陳誠及行政院長俞鴻鈞。

（三）1954年9月10日葉部長與藍欽大使會談記錄（隨同當日條陳送呈蔣總統）

葉部長於9月10日上午十一時在外交部約見藍欽大使。會談記錄摘要如下：

1. 藍欽大使提到杜勒斯昨天與總統的會談，並說已準備好一份送呈國務院的報告。他要求外交部長閱讀，並表示中國政府的會談記錄副本也應給他一份。部長把藍欽的電報草稿看了一遍之後說，中國政府的會談記錄尚在整理，一俟準備妥當，自當送你一份。

2. 葉部長說，杜勒斯在他與總統的會談中聲稱，美國總統命令第七艦隊協助防守臺灣比簽訂中美雙邊防禦條約更爲適當。如美國和中國決定簽訂這一條約，第七艦隊將立即撤走。意思似乎是中國政府應在雙邊條約和第七艦隊（協防）之間作出選擇。葉部長說，他從未從美方那裏聽到過這種說法，所以中國政

* 指藍欽建議以一定之提法說明條約中所指中國領土可定爲臺灣、澎湖及雙方共同商定之其他領土。

府感到困惑不解。因爲杜勒斯在臺灣逗留時間短促，無暇進行深入討論；因此，他約藍欽到外交部來進行補充討論。部長不知藍欽大使的反應和意見如何。

藍欽大使說，杜勒斯國務卿的意思並非像部長所說的那樣。他回顧杜勒斯說這話的目的是說明菲律賓政府的態度。杜勒斯在菲律賓時，菲律賓政府官員曾對他說，他們寧願要第七艦隊的實際保護，因爲他們感到美菲條約的條文抵不上第七艦隊提供的保護。他(藍欽)可以肯定地說，讓中國政府在條約與第七艦隊之間進行選擇，這決不是國務卿的意思。此外，藍欽認爲，有極大可能締結與簽署條約。

他接着說，根據美國憲法，對第七艦隊參與臺灣的防守在美國大有辯論的餘地。美國政府和美國人民對總統命令第七艦隊協助防守臺灣的合法性沒有明確的意見。昨天杜勒斯和他在汽車上還提到這一點，並徵求他的意見。藍欽說，過去杜魯門總統曾發佈這一命令以應付朝鮮戰爭。朝鮮戰爭既已結束，總統的這一命令是否仍然有效尚屬疑問。不過，這是個學術討論方面的問題，因爲目前的國會和輿論還是贊成美國對臺灣的防禦予以協助的。至於這種協助是以第七艦隊接到的命令爲依據，還是以共同安全條約的簽署爲依據，倒不是個爭論太多的問題。

葉部長說，中國政府提出與美國締結雙邊條約的理由正因爲第七艦隊提供的協助只是美國政府的一個行政措施。締結條約的目的是把共同防禦的行爲建立在一個鞏固而穩定的基礎上。中國政府在起草條約時，把條約簽署後美國繼續執行第七艦隊協防臺灣這一措施作爲一個先決條件。因此條約草案第四條規定，如締約一方遭到武裝進攻，另一方得將依其憲法程序採取適當行動。如條約簽署後第七艦隊撤走，中國政府建議，並主張取

消"依其自己憲法程序"這一短語。*

藍欽大使說，美方絶無意用雙邊條約來代替第七艦隊。條約草案是大約一年前由中國政府提出的。如果中國政府鑒於目前的局勢認爲需要修改，當然可以通過研究來決定。不過，據他看來，條約大有成功的希望。他又說，部長不久將去美參加聯合國大會，可以乘機在華盛頓促進此事。另外，藍欽說，條約適用範圍的條款可以提出來商談以取得一定的提法，例如說明條約中的中國領土包括臺灣，澎湖以及雙方商定之其他領土。藍欽表示希望部長能考慮這一點。

葉部長說，這事需要進一步研究。也許可以仿效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維護北大西洋地區安全的條文。這樣，中美條約便可把雙方在太平洋地區的領土均包括在適用範圍之內，從而明確規定雙方的適用範圍。

3.葉部長說，還有一事請藍欽大使幫助。他從中國國防部獲悉，中美軍方關於臺灣協防曾有一項諒解，而且中國國防部長持有關於此項諒解的文件，葉不知道藍欽大使是否知曉其細節；按照中國國防部長手中的文件，臺灣萬一受到突然襲擊，美方要在接到通知許多小時之後，才能參加防禦。國防部副部長麥克尼爾訪臺時私下告葉，五角大樓所發指示中並無此項規定。因此，似乎是中國軍事當局對此全然誤解。葉部長想知道藍欽大使是否可以向美國軍事當局提出此事，查明他們對此如何理解。

藍欽答稱，美國同其他國家打交道有三個渠道：外交、軍事和情報。來自這三方面的信息可能不完全相符。軍方進行的接觸常常涉及到政策問題而又認識不到是政策問題，或者軍方未能把它瞭解的接觸結果通知政策制定機關。因此，往往引起麻

* 我以爲葉的意思是，這樣將使美國政府能不延誤地、更放手地應付突發事件。保留這一短語，將把問題仍置於捉摸不定的基礎之上。

煩。他回憶，1950年他初次奉派來華時，曾就美國協防臺灣一事草擬十個問題，提交軍事當局，當時未能得到明確答復。後來屢經催問，他才能把從軍事當局那裏聽到的各種答復拼凑起來，得出一個比較清楚的概念。他將立即把葉部長提出的問題轉達美國軍事當局，收到回復便立即告知。

藍欽接着說，他想起曾提到過葉部長抵美後要拜訪的一些人士的名單。這個名單他正在擬定中，一般說來，名單上的人士大多住在華盛頓。一俟擬好，他就送交部長。部長表示感謝。

藍欽提到金門的戰鬥。他說，目前共產黨的炮火似乎已平靜下來，他切盼中國政府在達到目的之後，停止進一步的行動，對大陸不要採取大規模的進攻。他說，他的政府對此異常關切，深恐共產黨進行大規模報復。葉部長說，中國政府的意圖只是在於給共產黨一個教訓，使他們明白這種愚蠢行動的後果是得不償失的。據他所知，中國政府無意進攻大陸。藍欽說，既然如此，那就再好不過。然後他起身告辭。

附錄七

（一）1954年10月7日陳之邁爲顧大使編寫的關於聯合國大會發展情況的備忘錄*

1.當前聯合國大會議事日程上與我們有關的主要項目之一，是選舉經濟及社會理事會的六個理事國。中國自始就是該理事會的理事國。我們的任期今年滿期。我們正在爭取當選下一屆的三年任期。在選舉之前需要做大量工作，因爲我們没有一點把握會重新當選。如果落選，那對我們在聯合國的地位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根據葉部長的指示，于焌吉大使負責與拉丁美洲國家聯繫，何鳳山大使與阿拉伯國家聯繫，劉鍇大使與歐洲和英聯邦國家聯繫，我則被指定與美國代表團聯繫，敦促他們協助我們對其他國家進行疏通。

一開始便很明確，有十三個國家不會投我們的票：六個共產黨國家，三個亞洲國家（印度、緬甸、印尼），三個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和阿富汗（它正在爭取取代中國的席位）。其餘的四十七個國家中，有的猶豫不定，如巴拿馬（已答應支持別的國家）和以色列（未做任何承諾）。因爲要取得三分之二的多數，需要四十票，我們的情況並没有把握。

* 所謂編寫，並未從正文中删去任何東西。

過去幾年，戴維·基先生是我們代表團的聯絡官。因爲基先生改任助理國務卿，菲利普·邦斯爾先生接替他任我國代表團聯絡官。過去兩週我與邦斯爾先生一起工作得很好。他是極善於與人合作的。

選舉昨日下午舉行。中國得四十一票；繼續當選爲任期三年的經濟及社會理事會理事。這一結果很令人高興。(有趣的是法國也需要重選，也得了四十一票。)

2.緬甸對李彌在緬甸部隊的指控是另一件與我們直接有關的事。今年這一事項指定由特別政治委員會處理，而不是像以前一樣由第一委員會辦理的。

葉部長和蔣廷黻博士派我負責這項事務。我已和美國代表團及泰國代表團(曼谷聯合軍事委員會的成員)開了幾次會。美國和我們的意見完全一致，認爲這個問題應"從議事日程上不聲不響地刪去"。但是無法阻止對這一問題進行辯論，因爲去年聯合國大會要求有關各方對此問題提出報告。美國和我們都認爲最好今年不再做出決議。泰國代表團雖未表示明確意見，看來具有和我們相同的觀點。而據瞭解，緬甸代表團則堅持本屆大會應通過另一項決議。這樣或許要引起大辯論，尤其是共產黨國家很可能混水摸魚，他們過去一貫這麼幹。在辯論初期我們的姿態要温和，但堅決反對通過決議。

有一天我請查爾斯·馬奧尼和國務院的邦斯爾吃午飯。馬奧尼是底特律黑人保險公司經理。他毫無國際事務經驗，完全不明白緬甸問題的情況。在談話中，他表示能來聯合國殊爲興奮，認爲只要我們個人之間互相瞭解，國際間的問題便可順利解決。希望在處理這個問題上他能得到國務院人員的勸告。

(茲附上我準備在可能於下星期一召開的特別政治委員會上發言的全文。)

3.一個最微妙的情況是蘇聯提出一項控告中國"海盜行爲"的提案。這顯然指的是我軍扣留波蘭船"普拉查"號和"佐特瓦爾德"號以及蘇聯船"陶甫斯"號。

令人十分驚異的是，甚至在維辛斯基向大會委員會提出這項提案時，駐臺北的法國大使通知我國外交部，蘇聯政府曾請求法國政府就"陶甫斯"號一事進行斡旋。蘇聯這些舉動同時發生，其動機頗爲令人困惑不解。不過，儘管蘇聯集團激烈反對，蔣博士在大會上還是以多數票贏得把蘇聯這一提案延緩數日列入議事日程，提出的理由是中國政府正在認真考慮法國的斡旋建議。葉部長認爲我們應盡力阻止這項提案列入議事日程，不過一般認爲這不大容易。由劉鍇大使、徐淑希博士、江鴻志(季平)博士和劉師舜大使等國際法專家組成了特別小組委員會，正在準備材料以便應付一旦到來的辯論。

(二) 陳之邁博士在聯合國大會特別政治委員會上對緬甸聯邦指控所謂中國對其侵略的發言摘要

1954年10月11日

大家可以回憶，1953年3月25日，緬甸政府曾向聯合國提出它對中華民國的指控。在第七屆聯合國大會辯論期間，中國政府已向大會充份說明"雲南反共救國軍"乃非正規部隊，並不是中華民國軍隊的組成部份。而且也指出，這些非正規官兵並不完全是中國人，其中有許多克倫人、克欽人、欽人、撣人和緬甸人。這些非正規士兵既然不是中華民國的軍隊，當然不受中國

政府的控制。其中的中國人曾出於自願，要求在緬甸避難。他們決不是中國政府派入緬甸的第五縱隊。事實上，這些人是違犯了中國政府的明文規定而進入緬甸的。他們任何時候也沒有在武器或人員方面得到過中國政府的補充。

這些人的確切數目也從未弄清過……

鑒於這種情況，中國政府對這些非正規官兵出現於緬境表示遺憾，一方面只能答應利用其影響來尋求對此問題的解決方案。在1953年4月23日，聯合國大會通過707（Ⅶ）號決議案之後，中國政府再度允諾盡全力與有關各國政府合作，以期實現大會的撤退要求。於是1953年5月22日中國政府與泰國政府，美國政府與緬甸聯邦政府共同組成四國聯合軍事委員會，以便擬定一個使非正規武裝撤離緬甸的可行計劃。

……中國政府經過若干月堅持不懈的努力之後，終於提出報告，約二千名非正規官兵連同他們的家屬表示願意撤至臺灣。

首批二千人撤離的過程是從1953年11月7日開始，至1953年12月8日結束。共撤離士兵一千九百二十五名及家屬三百三十五名。

中國政府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已向第八屆聯合國大會提出了詳細報告。

二千這個數字並非撤離人員的極限數目。我國政府從未也無意對撤離人員提出限制，不僅如此，而且還努力勸說更多的人離開緬甸。自然，具體數目是無法確定的，原因很簡單，沒有人知道他們究竟有多少人。在這種情況下，所能做的只能是想方設法勸說儘可能多的官兵撤走。其中措施之一是1953年12月3日以中華民國總統的名義給這些非正規部隊的一些領導人拍發了電報，要求他們遵從中國政府的意願，把他們的人從緬甸撤往臺灣。這些努力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中國代表在1953年12月

8日向聯合國大會提出報告，可望有更多的非正規官兵撤離緬甸。

以後兩個月則爲撤退另外的三千人進行具體安排。這件事很困難，也很麻煩，其中之一是使緬甸政府停火。一直到1954年1月12日聯合軍事委員會才接得通知，停火命令將立即下達。命令的有效期：在薩爾溫江地區爲1954年2月14日，在薩爾溫江一南生以東地區爲1954年2月28日。

第二批撤退從1954年2月14日開始，起初進行比較順利，到月底時撤離人員指責緬甸軍隊違犯停火協議。因爲撤退工作之開始比原來預定的日期遲了一個月，當然也需要安排延長停火期限。1954年2月23日美國駐曼谷大使館向緬甸政府遞交了聯合軍事委員會要求將薩爾溫江一南生以東地區的停火延至3月31日的照會，但緬甸政府拒絶了聯合軍事委員會的要求。緬甸政府於1954年2月28日雖然曾向美國大使館提交照會，單方面劃定撤離部隊必須遵守的安全區與走廊，但是聯合軍事委員會從未接受緬甸的這一建議。1954年2月28日後，緬甸的陸軍和空軍立即開始對撤離人員集中地點進行襲擊。聯合軍事委員會發出停止襲擊的呼籲，緬甸政府未予理睬。

第二批的撤退就是在這種令人難以忍受的困難條件下進行的。最後一批撤退人員於1954年3月20日離開了緬甸。

……這批又撤退了非正規官兵二千九百六十二人，家屬五百一十三人。這一數字接近於原來估計的除第一批二千人以外另加三千人的數目。

非正規官兵也完全按照聯合軍事委員會的決定撤離了他們以前所佔據的六個主要基地：孟毛、班揚、孟薩、孟東、孟洋和孟陽。

查明非正規官兵的地址和安排他們撤離所遇到的困難，真

是難以想像的。……

請允許我舉另一個例子。1954年 1 月28日，聯合軍事委員會接到通知說，在渺瓦底-帕盧地區有大批人員等候 2 月20日開始撤離。那時渺瓦底地區是克倫和孟人叛民的活動地區。緬甸政府不能提供在該地區停火或安全走廊的保證，這就迫使聯合軍事委員會不得不把那一地區的撤退工作至少推遲到第二批遣送完成後再說。

與此同時，緬甸政府部隊對克倫人和孟人叛民正展開進攻。渺瓦底的局勢極端不穩。1954年 3 月17日，緬甸政府通知仰光美國大使館，在1954年 4 月10日以前這段時間可以實現帕盧地區的停火，不過通知特別提到緬甸政府對克倫人和其他叛民份子軌外的行動則不能負責。聯合軍事委員會正當地認爲，這一保留使在那一地區難以立即進行遣送工作。

1954年 4 月17日，緬甸軍隊終於控制了渺瓦底及其周圍地區。這樣緬甸政府才能够保證從帕盧到渺瓦底緬甸邊境的完全走廊。基於這一情況，才使有關各國政府接受了聯合軍事委員會提出的在南方進行遣送的計劃。

這次遣送1954年 5 月 1 日開始，八天後結束。共撤走了八百人和二十名家屬。

於是，第三次也是最終一次遣送即告結束，完成了聯合軍事委員會的既定計劃。共計五千六百九十九名軍人和八百七十三名家屬從緬甸撤到了臺灣。

1954年 5 月11日，聯合軍事委員會中的中國代表重申中國政府不再保持與那些自願留在緬甸的非正規官兵之間的關係，也不再對他們提供任何物質支援。1954年 5 月29日，李彌將軍在臺北發表一項公開聲明說："雲南反共救國軍"此後不復存在，在其指揮下的軍隊已按照中國政府的意圖全部撤至臺灣。

然而，聯合軍事委員會中的中國代表在1954年6月1日聲稱，同意與泰國和美國的同事們繼續努力與仍然留在緬境的非正規官兵取得聯繫，以探明他們對於遣送的打算。聯合軍事委員會的遣送機構將保留到1954年 9月 1日。

作爲勸誘殘留人員撤離的一種措施，曾與緬甸政府安排空投傳單，告訴他們，已有七千人左右撤至臺灣，促使他們勿失良機。傳單草稿於1954年 7月29日送交緬甸當局。兩週後，緬甸政府提出要在詞句上做一些修改，中國政府勉强接受。一萬二千張傳單印製完畢後，交給緬甸當局空投。而緬甸當局却一直未按協議空投傳單。到1954年 9月 2日，這項計劃也不得不半途而廢，因爲聯合軍事委員會這一機構已經撤銷。

自1954年 5月 7日始，非正規軍中的九十三名掉隊散兵被泰國警察拘留。聯合軍事委員會對他們正式進行詢問。其中有四十三人和八名家屬同意撤走，於是在1954年 8月24日遣返臺灣。其餘的提出了各式各樣的問題。有的是雲南省的土著，拒絶離緬。有幾個逃跑了。有九名是商人，因此不合遣送條件。雖然聯合軍事委員會於1954年 9月停止工作，但委員會成員均同意繼續協商，並處理像散兵游勇這類的遺留問題。

主席先生，以上是各有關政府在執行聯合國大會議事日程關於這一問題決議方面所採取的各種措施的簡要說明。

可以看出，我國政府在與泰、美兩國政府密切合作下，曾不遺餘力地滿足緬甸政府和聯合國的意願……儘管困難重重，但還是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

雖然非正規軍的確切人數不詳，但確知緬甸境內仍留有散兵。他們究竟是些甚麽人？他們在緬甸幹甚麽？據緬甸聯邦外交部長稱（文件A /2739），他們是（我引用原話）"幾位享受壟斷鴉片果實的將軍……那些不想去臺灣的和在當地招募的"。他們

在緬甸(仍引用緬甸聯邦外交部長語)"表面上努力於反共事業，實際上是靠控制鴉片買賣發財，同時製造假鈔票"。

這是一批公然違抗中國政府命令的人。他們完全不受中國政府的控制，也不聽中國政府的話。

誠如聯合軍事委員會的聲明所說，它"已盡力執行聯合國的決議，遣送了約七千名外國官兵和家屬，其餘則拒不接受遣返"(1954年7月29日新聞公報)。我國政府在這方面也做了它所能做的一切。它願着重聲明，它與殘餘分子無任何關係，決不對他們提供任何形式的幫助或支援。自然，我國政府也決不能對他們繼續留在緬甸或別處以及他們在那裏的活動負責。*

---

* 編者注：自陳之邁10月11日發表聲明起至10月15日止，特別政治委員會開會五次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討論。據1954年《聯合國年鑒》第55頁稱：

大多數代表對遣送工作取得的成績表示滿意，同時認識到，緬境內仍留有外國武裝力量，他們手中有武器。據說緬甸境外對他們還有援助，鑒於這種情況，局勢仍動亂不安。他們稱贊聯合軍事委員會的工作以及泰國和美國的合作，並贊揚緬甸政府表現的克制和溫和態度。他們說，緬甸在解決這一問題方面，應繼續得到聯合國的支援，有權在情況需要時再度向聯合國大會提出這個問題。

有些代表，包括埃寨俄比亞、印度、印度尼西亞、波蘭、蘇聯和南斯拉夫的代表表示的觀點是，在這件事上，中國政府仍負有責任。其他代表，包括法國、伊朗、利比亞和新西蘭的代表歡迎中國政府提出的中國政府不給留緬人員以援助的保證。波蘭代表則爭論說，如無支持國民黨軍隊的美國的援助，不可能有非正規軍的活動。美國代表答稱，美國在聯合軍事委員會中的記錄和緬甸對此表示的感謝可以作證……

"一般的意見對澳大利亞、加拿大、印度、印度尼西亞、新西蘭、挪威、巴基斯坦、瑞典、英國及烏拉圭聯合提出的決議草案表示支持。草案提出：大會對遣送工作表示滿意，並對美國和泰國爲取得這一成就的協助表示感謝，對仍然擁有大量武器的外國力量留在緬甸感到遺

憾，並再次號召他們解除武裝，接受拘留。大會向緬甸保證對其政府解決這一問題的努力繼續予以支持，敦促各國採取必要措施，制止對外國武裝留駐緬境或繼續其反對緬甸的敵對行爲提供任何援助，並請緬甸在適當時機對局勢提出報告。

決議草案經過部份修改，先分段通過，然後由特別政治委員會以五十七票對零票的唱名投票方式通過，中國代表未參加投票。在全體大會上對決議未進行討論，於10月29日大會以五十六票對零票的唱名投票方式通過，中國代表未參加投票。

附錄八

1954年9月20日外交部次長沈昌煥與藍欽大使談話記錄摘要

一、藍欽提出蘇聯油輪"陶甫斯"號船員要求政治避難的問題。他聽說，中國政府當局在企圖說服這批船員留在臺灣工作時，採取的態度和方法值得進一步商榷。例如，中國當局對這批海員說，如果他們不要求政治避難，則將一直被囚禁到第三次世界大戰結束。藍欽說，他個人的意見認爲，使用這種辦法值得慎重考慮。如果這些俄國海員向新聞記者提出此事，不僅我國政府將陷於一種尷尬境地，而且這些海員一旦被遣送回國就會視爲英雄，並予以保護。

說服他們在臺灣工作的努力似乎已不再提起。藍欽的意見是，關於油輪的情況一旦弄清，最好將其釋放，因爲它是屬於蘇聯的，情況和以前截俘的波蘭船隻不同。這艘油輪完全是蘇聯政府的財產，如果扣住不放，我國政府的做法在國際上便缺乏法律根據。

沈次長說，關於試圖說服俄國油輪船員留臺工作一事，他可通知我國政府有關當局參考。

二、藍欽說，關於中國當局最近公佈的軍事消息，他願提出個人的如下意見：

1.公佈得不及時。

2.這種消息應以事實爲依據，不應言過其實。

3.他希望可以幫助臺灣的許多外國記者使之得以進行採訪報導。他說，例如上週外國記者去金門參觀訪問，這是很有意義的，可是據記者回來後對他說，當地的軍事當局給他們講了一陣戰況，並要求他們不要發表。記者們認爲，假如這些情況不能發表，那麼跑這一趟有何用？藍欽說，他認爲，發至海外的關於金門情況的報導，大部份表示了對我國政府的友好態度，我國政府竟不准記者在一定範圍內發表某些報導，似乎沒有充足的理由。他指出我國政府可以請他們注意，某些部份不宜發表。

沈次長說，他十分感激藍欽對此事的關注。他將通知新聞局和政治部注意改進。

（第三點涉及第一節所述國民黨海軍及空軍轟擊大陸炮兵陣地和軍事基地的問題。第四點是藍欽提出的關於在機場簡化外國官員來往檢查手續的建議，特別是在臺南與臺北之間主要供美國空軍使用的新建松山機場。）

附錄九

（一）1954年10月14日杜勒斯國務卿致蔣總統函

總統先生閣下：

饒伯森已向我報告了他同您會談的情況。您對新西蘭提案的初步反應持否定態度，我並不感到驚異。我自己和您有些相同的疑點。然而，我相信中國共產黨將持比您更爲否定的態度。我不認爲他們會讓聯合國對這些沿海島嶼提供保護，我認爲當您的政府在安全理事會中代表中國的情況下，他們不會只以被邀者的身份出席會議。因此，可能的結果將是中共對聯合國的作用再次表示置之不理，這樣會加强貴方道義上的立場。不過，即使這個問題在安理會的議事日程上懸而不決，事實上也可以制止他們對這些島嶼的武裝進犯，因爲這種進犯只能暴露他們的侵略野心和無視聯合國，這說明那些拒絕承認中共的政府的做法是正確的，並可增强他們對這種做法的決心。

您可以相信，美國絕不會同意在聯合國提出中共對臺灣的統治權問題，我們與新西蘭的討論已達到這樣的地步，即保證它的提案不涉及提案範圍以外的問題。

當然，任何聯合國會員國在任何時候向安理會及聯合國大會提出它想提的有關中國局勢的任何問題，總是可能的。即便新西蘭撤回其提案，並不妨礙其他會員國向聯合國以更有爭議的方式提出這個問題。然而，有一件事您會清楚，那就是美國的

堅定立場。

美國在安理會關於新西蘭提案的聲明只表示一定程度的同情，因爲它是想結束最近由中國共產黨挑起的衝突，而這場衝突由於美國對保衛臺灣承擔了義務，故爾有可能威脅到美國。雖然我們不能要求提案在這個問題上譴責紅色中國爲侵略者，我們當然要說明，目前的敵對行爲是中共挑起的。我們的政策是嚴格限制安理會處理事務的範圍，我們相信您有相同的看法，因此這就要求我們支持這一提案。經過我們的多方努力，相信提案已達到了可以接受的限定範圍。如我們採取主動，把提案的範圍加以擴大，那將會導致一系列的反提案，您我關心的一切問題便可能被納入安理會的辯論中去。

誠如饒伯森先生對您所說，原則上我們準備按照您同我討論過的方式和你們締結一個防禦安全條約，不過，我們十分懷疑這個條約的簽訂或公佈會不會像您向饒伯森先生建議的那樣快。這樣做要冒失敗的風險，因爲我們首先必須和參議院的共和黨和民主黨領袖人物私下裏談好。只要我們有充份的機會把條約的意義和內容都解釋清楚，我們不懷疑參議院會批准這種條約。如果我們不作私下解釋就把它公佈出去，恐怕有些參議員會公開反對，而他們一旦公開反對，再請他們予以支持就極端困難了。而且，我們應該採取的具體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11月份國會選舉的結果。這次選舉，要決定下屆參議院是由共和黨還是由民主黨來組成，而這項條約則將由下屆參議院來討論。

我們本打算在安理會延期之前就採取行動，不過新西蘭一直迫切要求迅速採取措施，我們的情報機關報告的軍事形勢表明，如果保住這些沿海島嶼，而且使您的政府在威望上免受嚴重打擊，這一可供抉擇的辦法應即迅速進行。

我正要藍欽大使將新西蘭提案送您參閱。提案已經大加修

改，與原本大不相同，其中所限的區域範圍我們不認爲有損於您的政府的地位。

我們正擬按上述精神與新西蘭繼續討論，不知新西蘭是否照辦。情況當隨時奉告，並希對此事的各個方面都嚴格保密。

順致崇高敬意　　杜勒斯

（二）1954年10月23日中國大使館關於新西蘭提案致美國國務院備忘録

（1）中華民國政府注意到1954年10月20日，星期三在中國大使館，由中國方面外交部長、中國大使、中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和中國大使館全權公使，與美國方面負責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聯合國事務助理國務卿幫辦和中國科長，雙方之間舉行的關於擬議中新西蘭政府即將提交安理會之決議案的討論。

（2）中國政府對於討論過程中助理國務卿重新保證美國政府繼續堅決支持中華民國政府，反對在聯合國提出所謂臺灣問題的任何企圖或接納中共政權加入這一世界組織，通過繼續命令美國第七艦隊確保臺灣及澎湖在遭受中共攻擊時之安全以保持美國政府的政策，深表贊賞。

（3）中國政府對助理國務卿所稱，美國政府支持擬議中新西蘭決議案之目的在於防止共產黨對中國大陸沿海島嶼之進擊以免其淪於共產黨統治之下，深表歡迎。出席會議之雙方政府代表一致認爲，沿海島嶼之失陷將對中華民國政府之國際威望及中國之民心士氣產生不利影響。

（4）據悉會議討論之唯一依據爲新西蘭所提決議案之一種意譯文本，而提案原文，中國代表則未曾看到。按中華民國政府在

會議上向美國代表指明之意見，提案的意譯稿似未能體現上述第三段美國政府之善意目的，其中某些條文之含義也不符合中華民國的利益，而根據當前國際局勢的發展，尤爲如此。

（5）擬議之決議案並未提到金門島地區目前之衝突乃北平共產黨政權於1954年9月3日所挑起這一重要事實。共產黨無端對金門主島進行炮轟並持續進行攻擊，中華民國政府乃被迫進行必要之自衛反擊。決議案並未確認中共這種暴行顯然爲北平政權蓄謀已久之侵略政策之繼續，其目標首先爲中華民國之大陸，其次爲朝鮮，最近爲印度支那。

（6）中華民國作爲聯合國愛好和平之會員，始終遵循聯合國憲章之宗旨及目的，而北平共產黨政府則係國際共產主義之工具，由於其入侵朝鮮而由聯合國定爲侵略者。在沿海島嶼地區之軍事衝突中，將中華民國與北平共產黨政權相提並論，似乎責任各負其半，中國政府與中國人民絕對不能接受。此外，此種相提并論事實上具有承認北平共產黨政權之含義，從而慫恿聯合國中共產黨會員國及對其同情之會員國提出"兩個中國"之論調，作爲接納該政權加入聯合國之先聲。

（7）根據聯合國憲章之有關條款，在國際關係中，"應以和平方法"一詞易被認爲係指有待解決的爭端而言。既然如此，則擬議之決議案可能引起對中國大陸及沿海島嶼之當前局勢確定其現狀之行動。此種現狀之確定將意味中華民國放棄其光復大陸的合法權利，不僅對於大陸上人民解脫共產黨暴政之熱切希望爲嚴重打擊。且將給臺灣人民及全世界中國人光復大陸之信心蒙罩陰影。

（8）根據上述理由，宣稱安理會"對問題仍須進行掌握"之短句也同樣不能接受。再者，如建議提案果然被採納，安理會除號召沿海島嶼地區現有的軍事衝突實現停火外，更有何作爲？是

否企圖建議中華民國政府與北平共產黨政權進行談判？抑或企圖根據此一或彼一親共會員國之提議而討論所謂“臺灣問題”？聯合國之任何此種考慮將使極應反對之隱蔽涵義立即成爲現實，從而大大有損於自由世界之崇高事業以及中華民國之主權與生死攸關之利益。於日內瓦會議之後，向安理會提出此等提案而美國政府竟予支持，亦將玷污美國作爲自由國家領袖之道義形像。

（9）總之，中國政府把確保目前所轄沿海島嶼視爲臺灣與澎湖安全之所繫，爲完成其光復大陸大業之所必需。因此，將堅決保衛沿海島嶼，抗擊中共之任何進犯，安理會之決議案如目前所提到者實無實際價值，相反，根據上述理由，將損害中華民國之未來與自由世界之全面事業。

（10）中國政府目前無意對大陸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所採取之防禦措施僅爲使共產黨對沿海島嶼不敢再來侵犯。然而，共產黨之意圖與動向，實無法預測。數日前又對大陳島發動强大之海上、空中與海岸炮攻勢之事實即爲明證。

（11）若謂擬議中之新西蘭決議案如於安理會通過即能有效制止共產黨之繼續侵略，實難令人相信。即使暫時有效，亦無法防止對中國政府不友好國家利用其中之內涵與隱義，加以引申，爲接納北平政權進入聯合國鋪平道路。

（12）假設擬議中之決議案會被蘇聯否決，果如此，則中國共產黨完全可能加强其對沿海島嶼之空中與海上攻勢，且可能登陸。實難看出聯合國能如何實際制止軍事衝突，恐只能通過一項與朝鮮問題相似之決議，譴責中共爲侵略者，並號召聯合國會員國爲制止侵略貢獻力量。此種決議在安理會必然遭到蘇聯之否決。果爾，則中華民國之道義地位在自由世界之心目中當能有所提高，而沿海島嶼則仍在中國手中。儘管如此，討論中決議

案之內涵與隱義之不利影響却極爲深遠，對比之下足以使所獲得的任何道義聲望變得無足輕重。

(13)需要進一步指出，萬一沿海島嶼受到侵犯，在當前情況下，既不能指望美國政府協助防禦，則中國政府只能自己肩負重擔。因此，中國政府之堅定政策一貫爲設法阻止中共在沿海地區集結軍隊，以防止其對沿海島嶼的任何進犯。美國無疑十分清楚，中共之力量不僅大大强於中國政府，而且蘇聯對中共之援助，無論數量、速度，均大大超過美國對中國政府之援助。即或能實現暫時停止軍事衝突，亦必須考慮共產黨將以更高之速度繼續集結軍隊，一俟其足以發動軍事入侵，共產黨戰爭機器之壓倒優勢必將傾注於沿海島嶼，屆時之防禦勢必較今日更加困難。

(14)因此，切望美國在決定支持新西蘭決議案之前，認真考慮其可能導致之軍事後果，以及保衛沿海島嶼必須採取之措施，作爲臺灣與澎湖安全之先決條件。

(15)根據上述理由，中華民國政府認爲擬議之決議案，據其已知內容，其實毫無可取之處，且對自由中國之事業具有隱患。美國政府如能設法抵制擬議中之決議案，並說服新西蘭政府不向安理會提出，中華民國政府將不勝感激。美國政府如能對上述觀點惠予評論，並提出有助於完成兩國共同事業之建議，中華民國政府無任歡迎。

附錄十

條　約

甲　1954年11月2日在華盛頓舉行的會議上提交中方的《美利堅合衆國與中華民國共同防禦條約》的美國草案

本條約締約國

茲重申其對聯合國憲章之宗旨與原則之信心及其與所有人民及政府和平相處之願望，並欲增强在太平洋區域之和平機構；

以光榮之同感，追溯上次大戰期間兩國人民爲對抗帝國主義侵略而在同情與共同理想之結合下團結一致併肩作戰之關係；

願公開並正式宣告其團結之精誠及爲其自衛而抵禦外來武裝攻擊之共同決心，俾使任何潛在之侵略者不存有任一締約國在太平洋地區處於孤立地位之妄想；並

願加强兩國爲維護和平與安全而建立集體防禦之現有努力，以待太平洋區域更廣泛之區域安全制度之發展；

茲議訂下列各條款：

第　一　條

本條約締約國承允依照聯合國憲章之規定，以不使危及國際和平安全與正義之和平方法解決可能牽涉兩國之任何國際爭議，並在其國際關係中不以任何與聯合國宗旨相悖之方式作武

力之威脅或使用武力。

第 二 條

爲期更有效達成本條約之目的起見，締約國將個別並聯合以自助及互助之方式，維持並發展其個別及集體之能力，以抵抗武裝攻擊。

第 三 條

締約國將經由其外交部部長或其代表就本條約之實施隨時會商。

第 四 條

每一締約國承認對臺灣或澎湖之武裝攻擊即將危及其本身之和平與安全，並宣佈將依其憲法程序採取行動，以對付此共同危險。

任何此項武裝攻擊及因而採取之一切措施，應立即報告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此等措施應於安全理事會採取恢復並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之必要措施時，予以終止。

第 五 條

中華民國茲給予美利堅合衆國依相互協議所決定，在臺灣、澎湖及其附近部署爲其防衛所必需之陸海空軍之權利。

第 六 條

本條約並不影響且不應被解釋爲影響締約國在聯合國憲章下之權利及義務，或聯合國爲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所負之責任。

第 七 條

本條約應由中華民國與美利堅合衆國各依其憲法程序予以批准，並將於在臺北互換批准書之日起發生效力。

第 八 條

本條約應無限期有效。任一締約國得於廢約之通知送達另一締約國一年後予以終止。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

中華民國代表：

乙．在1954年11月4日的會議上遞交美方之《中華民國與美利堅合衆國共同防禦條約》1954年11月3日中國對應草案

本條約締約國：

茲重申其對聯合國憲章之宗旨與原則之信心及其與所有人民及政府和平相處之願望，並欲增强在西太平洋區域之和平機構；

以光榮的同感，追溯上次大戰期間兩國人民爲對抗帝國主義侵略而在相互同情與共同理想之結合下團結一致併肩作戰之關係；

願公開並正式宣告其團結之精誠及爲其自衛而抵禦外來武裝攻擊之共同決心，俾使任何潛在之侵略者不存有任一締約國在西太平洋區域處於孤立地位之妄想；並

願加强兩國爲維護和平與安全而建立集體防禦之現有努力，以待西太平洋區域更廣泛之區域安全制度之發展；

茲議訂下列各條款：

第一條

本條約締約國承允依照聯合國憲章之規定，以不使危及國際和平安全與正義之和平方法解決可能牽涉兩國之任何國際爭議，並在其國際關係中不以任何與聯合國宗旨相悖之方式作武力之威脅或使用武力。

第二條

爲期更有效達成本條約之目的起見，締約國將個別並聯合以自助及互助之方式，維持並發展其個別及集體之能力，以抵抗

武裝攻擊，並防止與反擊由國外指揮之危害其領土完整與政治安定之共產顛覆活動。

第 三 條

締約國承允加强其自由制度，彼此合作以發展其經濟進步與社會福利，並爲達到此等目的而增强其個別與集體之努力。

第 四 條

爲便於當締約國任何一方認爲締約國任何一方之領土完整、政治獨立或安全在西太平洋受到外來攻擊之威脅時便於隨時進行磋商，本條約締約國同意設立一常設委員會，由美國國務卿或其代表與中華民國外交部長或其代表組成；並同意每一委員可指派一名軍事代表，對任何一方提出之要求舉行協商會議，協商會議之時間與地點由雙方協商決定。

第 五 條

每一締約國認爲對在西太平洋區域內任一締約國領土上之武裝攻擊應被視爲對締約國雙方之攻擊，並對被攻擊之締約國立即採取一切必要之措施，包括使用武裝部隊，予以援助，以恢復並維持西太平洋區域之安全。本條約締約國保證繼續並實行對臺灣與澎湖進行防禦之現有協議。

第 六 條

爲適用於第五條之目的，本條約所使用之"領土"一辭，就中華民國而言，應指臺灣、澎湖以及經共同協議所決定之其他領土；就美利堅合衆國而言，應指其在西太平洋區域內之各島嶼領土。

第 七 條

中華民國政府給予，美利堅合衆國政府接受，依共同協議之決定在臺灣、澎湖及其附近爲其防衛所需要而部署美國陸海空

軍之權利。

第 八 條

本條約並不影響且不應被解釋爲影響締約國在聯合國憲章下之權利及義務，或聯合國爲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所負之責任。

第 九 條

本條約應由中華民國與美利堅合衆國各依其憲法程序予以批准，並將於在臺北互換批准書之日起發生效力。

第 十 條

本條約應無限期有效。任一締約國得以廢約之通知送達另一締約國兩年後予以終止。

丙 1954年11月4日會議上雙方同意之《中華民國與美利堅合衆國間共同防禦條約》議定文本*

本條約締約國

茲重申其對聯合國憲章之宗旨與原則之信心及其與所有人民及政府和平相處之願望，並欲增强在西太平洋區域之和平組織；

以共同榮譽之心情，追溯上次大戰期間兩國人民爲對抗帝國主義侵略而在相互同情與共同理想之結合下團結一致併肩作戰之關係；

願公開正式宣告其團結之意識以及爲本身自衛而抵禦外來武裝攻擊之共同決心，俾使任何潛在之侵略者欲陷任一締約國在西太平洋區域於孤立地位，無以逞其妄想；並

願加强兩國爲維護和平與安全而建立集體防禦之現有努力，以待西太平洋區域更廣泛之區域安全制度之發展；

茲議訂下列各條款：

---

* 此文本録自顧氏所存1954年11月5日241號電報。——譯者

第 一 條

本條約締約國承允依照聯合國憲章之規定，以不危及國際和平安全與正義之和平方法解決可能牽涉兩國之任何國際爭議，並在其國際關係中不以任何國際爭議，並在其國際關係中不以任何與聯合國宗旨相悖之方式作武力之威脅或使用武力。

第 二 條

爲期更有效達成本條約之目的起見，締約國將個別並聯合以自助及互助之方式，維持並發展其個別及集體之能力，以抵抗武裝攻擊及由國外指揮之危害其領土完整與政治安定之共產黨顛覆活動。

第 三 條

締約國承允加强其各種自由制度，彼此合作，以發展其經濟進步與社會福利，並爲達到此等目的而增加其個別與集體之努力。

第 四 條

締約國將經由其外交部部長或其代表就本條約之實施隨時會商。

第 五 條

每一締約國承認對在西太平洋區域內任一締約國領土之武裝攻擊，即將危及其本身之和平與安全，茲並宣告將依其憲法程序採取行動，以對付此共同危險。

任何此項武裝攻擊及因而採取之一切措施，應立即報告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此等措施應於安全理事會採取恢復並維持國際安全與和平之必要措施時，予以終止。

第 六 條

爲適用於第二條及第五條之目的，所有"領土"等辭，就中華民國而言，應指臺灣與澎湖；就美利堅合衆國而言，應指西太平

洋區域內在其管轄下之各島嶼領土。第二條及第五條之規定並將適用於以後經共同協議所決定之其他領土。

第 七 條

中華民國政府給予，美利堅合衆國政府接受，依共同協議之決定爲防衛臺灣、澎湖及其附近而在各該處必需部署之美國陸海空軍之權利。

第 八 條

本條約並不影響且不應被解釋爲影響締約國在聯合國憲章下之權利及義務，或聯合國爲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所負之責任。

第 九 條

本條約應由美利堅合衆國與中華民國各依其憲法程序予以批准，並應自互換批准書之日起生效。互換批准書應於臺北舉行。

第 十 條

本條約應無限期有效。任一締約國得於廢約之通知送達另一締約國一年後予以終止。

爲此，下開各全權代表爰於本條約簽字，以昭信守。

本條約用英文及中文各繕二份，英文與中文本同一作準。

附録十一

換　文*

甲、美國之條約議定書草案全文，在1954年11月6日會議上提交中方，標明"最機密"

中華民國有效控制第六條所述之領土及其他領土，並對其現在與將來所控制之領土具有固有之自衛權利。鑒於中華民國在上述兩區域間之軍事部署，及任一締約國自任一區域使用武力，將致影響另一締約國，茲同意此項軍事部署與此項使用武力，除顯係行使固有之自衛權利之緊急性行動外，將爲共同協議之事項。

乙、中國反建議之換文草案全文，1954年11月11日晚送交國務院**

鑒於兩締約國在　年　月　日所簽訂之中華民國與美利堅合衆國共同防禦條約下所負之義務，以及任一締約國自該條約第六條所稱之任一區域使用武力，將致影響另一締約國。茲同意，此項使用武力除顯係行使固有之自衛權力之緊急性行動外，將爲共同協議之事項。

中華民國有效控制該條約第六條所述之領土及其他領土，對其現在與將來所控制之一切領土，具有固有之自衛權利。

---

*　換文草案之甲、乙、丙三件均録自顧氏所存該草案原文，丁、戊、己三件譯文則參照有關函電之中有關文字。——譯者

**　同顧大使所擬甲案。

丙、1954年11月12日美國換文草案全文，1954年11月14日由馬康衛先生遞交譚紹華博士

中華民國有效控制第六條所述之領土及其他領土，並對其現在與將來所控制之領土具有固有之自衛權利。鑒於任一締約國自任一此等區域使用武力將致影響另一締約國。茲同意，此項使用武力除顯係行使固有之自衛權利之緊急性行動外，將爲共同協議之事項。凡由兩締約國雙方共同努力與貢獻而產生之軍事份子，非經共同核准，不將撤離第六條所述之各領土。

丁、中國新換文草案全文，在1954年11月16日會議上遞交美方

鑒於　年　月　日在　　簽訂之中華民國與美利堅合衆國共同防禦條約第七條之規定，任一締約國自上述條約第六條所述之領土使用武力，爲共同關心之問題。不言而喻，任一締約國涉及大規模軍事行動之使用武力，應爲共同協議之事項。每一締約國具有採取緊急性自衛措施之固有權利，自不待言。

戊、中國換文草案全文，11月17日擬定，1954年11月18日由譚紹華博士遞交馬康衛先生

中華民國有效控制　年　月　日在　　簽訂之中華民國與美利堅合衆國共同防禦條約第六條所述之領土及其他領土，並對其現在與將來所控制之所有領土具有固有之自衛權利。鑒於根據上述條約締約國雙方所承擔之義務，以及任一締約國自上述任一區域使用武力將致影響另一締約國，茲同意，此項使用武力，除顯係行使固有自衛權力之緊急性行動外，將爲共同協議之事項。凡由兩締約國共同努力與貢獻而產生之軍事單位之調離第六條所述各領土，須由雙方共同協議行之。

中華民國政府茲聲明其防禦現在在其控制下一切領土之堅定意向。但雙方相互諒解，關於現在在其控制下之沿海島嶼與將來在其控制下其他領土之共同防禦問題，須經締約國雙方依照上述條約第六條進一步協商。美利堅合衆國政府將爲上述沿海島嶼之有效防禦提供充份供應支持。

己、換文議定文本，1954年11月19日會議制訂

中華民國有效控制第六條所述之領土及其他領土，並對其現在與將來所控制之一切領土具有固有之自衛權利。鑒於任一締約國自上述任一區域使用武力將致影響另一締約國，茲同意，此項使用武力除顯係行使固有自衛權利之緊急性行動外，將爲共同協議之事項。凡由兩締約國雙方共同努力與貢獻而產生之軍事單位，其調離第六條所述各領土達於實質上減低此等領土防守之可能性之程度者，須經共同協議。

附錄十二

關於中美防禦條約之共同聲明*

甲、共同聲明美方草案全文，1954年11月2日條約談判期間遞交中方

美利堅合衆國與中華民國茲已開始其締結共同安全條約之談判。此項條約之制訂將對危及臺灣與澎湖安全之武裝攻擊提供防禦，並對任何此種威脅或攻擊規定進行會商。

就美國方面而言，本條約將取代自1950年生效之有關上述地區防禦之規定。自韓戰開始以來，第七艦隊一直奉命保衛上述島嶼。新條約，除所包括之區域不同，將仿照與菲律賓、澳大利亞與新西蘭，以及大韓民國所議定之一般形式。本條約將成爲對日條約與東南亞之馬尼拉公約等條約所鑄鏈條上之另一環。凡此，構成共同保衛西太平洋區域抵抗侵略之主要軀幹。

與中華民國締結之條約，一如所有其他各條約，純屬防守性質，並不針對任何國家或人民。該條約將重申締約國對於聯合國憲章之宗旨暨原則之尊崇。

本條約藉以表明美國抵禦對臺灣或澎湖之任何威脅或攻擊之決心，應有助於穩定遠東之局勢，並對該地區之和平有所貢獻。

---

* 共同聲明草案之丙、丁、戊三件均録自顧氏所存該草案原文，甲、乙二件譯文則參照有關函電中之有關文字。——譯者

乙　共同聲明中方草案全文，1954年11月6日由譚紹華博士遞交馬康衛先生

（於華盛頓與臺北同時發表）

美利堅合衆國政府與中華民國政府（中華民國政府與美利堅合衆國政府）共同聲明

美利堅合衆國與中華民國茲已開始其共同防禦條約之談判。

中華民國與美利堅合衆國此項條約之制訂將對臺灣、澎湖與美國所轄西太平洋島嶼領土，以及此後雙方協議共同決定之其他領土，提供防禦以抵抗威脅其安全之武裝攻擊，並規定就上述威脅或攻擊進行會商。

談判中之條約將包括締約國雙方之指定地區，並將仿照美利堅合衆國與菲律賓、澳大利亞與新西蘭，以及大韓民國所締結之安全條約之一般形式。

美利堅合衆國與中華民國堅信擬議之條約將成爲上述條約

中華民國與美利堅合衆國及美國對日條約與東南亞之馬尼拉公約所鑄鏈條上之一環。凡此諸項辦法，構成共同保衛西太平洋區域抵抗共產黨侵略之主要軀幹。

新條約亦屬防禦性質。該條約將重申締約國對於聯合國憲章之宗旨暨原則之尊崇。

丙、共同聲明美方修訂草案全文，1954年11月9日馬康衛先生遞交譚紹華博士

美利堅合衆國與中華民國已在進行訂立共同安全條約之談判。此項條約將仿照美利堅合衆國在西太平洋所締結其他安全條約之一般形式。

此項條約將承認締約國對於臺灣與澎湖以及美國所轄西太平洋島嶼之安全具有共同之利害關係。此項條約經雙方之協議，得規定列入締約國管轄下之其他領土。此項條約將以應付對此等區域安全之威脅爲對象，並將規定對於任何此項威脅或攻擊，經常會商。

此項議訂中之條約將於美國與菲律賓、澳大利亞與紐西蘭、大韓民國、日本及馬尼拉公約所包括之東南亞地區所已訂立或談判之各條約，以及關於琉球之各辦法所建立之集體安全系統，更鑄一環。凡此諸項辦法將構成西太平洋自由人民抵禦共產侵畧之必要軀幹。

此項與中華民國議訂之條約將一如其他各約，屬於防守性質，該約將重申締約國對於聯合國憲章之宗旨暨原則之尊崇。（此最後一段將於議定書或換文之最後方式確定後，予以補充。）

丁、共同聲明之協議草案全文，1954年11月22日會議上暫時議定

中華民國與美利堅合衆國茲已完成其締結共同安全條約之談判，此項條約將仿照美利堅合衆國在西太平洋所締結其他各項安全條約之一般形式。

此項條約將承認締約國對於臺灣與澎湖以及美國所轄西太平洋島嶼之安全，具有共同之利害關係；規定經雙方之協議，將包括締約國所轄其他領土；並以應付威脅此等區域安全之武裝攻擊爲對象，對於任何此項威脅或攻擊，規定經常會商。

此項條約將於美國與菲律賓、澳大利亞及紐西蘭、大韓民國及日本，所已締結之各條約，及包括東南亞區域之馬尼拉公約所建立之集體安全系統，更鑄一環。凡此諸項辦法，構成保衛西太平洋自由人民抵抗共產侵略之主要軀幹。

中華民國與美國所訂此項條約，將一如其他各條約，屬於防守性質。該條約將重申締約國對於聯合國憲章之宗旨與原則之尊崇。

此項條約簽訂後，將舉行換文，列舉有關該條約實施之若干諒解，此項諒解包括承認中華民國對其現在或將來在其控制下之領土具有自衛權利，以及締約國對於條約區域之安全與防衛之各項協議。

戊、共同聲明全文，1954年11月30日最後商定，12月1日對新聞界發表

中華民國與美利堅合衆國茲已結束其締結共同安全條約之談判。此項條約將仿照美利堅合衆國在西太平洋所締結其他各項安全條約之一般形式。

此項條約將承認締約國對於臺灣與澎湖以及美國所轄西太平洋島嶼之安全，具有共同之利害關係；規定經雙方之協議，將包括締約國所轄其他領土，並以應付威脅此等條約區域安全之武裝攻擊爲對象。對於任何此項威脅或攻擊，規定經常會商。

此項條約將於美國與其他太平洋區域國家業已締結之各集體防禦條約所建立之集體安全系統，更鑄一環。凡此諸項辦法，構成保衛西太平洋自由人民抵抗共產侵略之主要軀幹。

中華民國與美利堅合衆國此項條約，將一如其他各條約屬於防守性質。該條約將重申締約國對於聯合國憲章之宗旨與原則之尊崇。

附錄十三

葉外長致沈次長通報其訪問西班牙情況之電文摘錄*，1954年11月23日

〔在談話中〕西班牙外交部長問我，田樞機主教及于斌大主教爲何仍留在美國，而不定居臺灣。我答稱，我們曾一再向羅馬梵蒂岡教廷提到此事，表示我們希望田樞機主教去台灣定居。梵蒂岡之意見爲，仍有許多天主教神父願留在大陸以幫助天主教徒，因此，梵蒂岡繼續命令田與于斟酌行事，居住海外以免過份激怒共產黨人。西班牙外長完全不贊成此種意見。並提出，願和梵蒂岡商談，至少應讓田樞機主教返回臺灣以提高天主教國家之威望。

梵蒂岡所持的意見基本上爲怯懦而謹小慎微，而馬德里却持另一種看法。西班牙外長稱，于斌大主教去年訪問西班牙時，曾提出建議，由西班牙發起成立反共聯盟，將若干堅決反共之政府聯繫爲一體，發表聯合聲明，加强反共戰綫。其後于焌吉大使也不止一次與之談到並討論過此問題。最近于大使告訴他（西班牙外交部長），中國外交部長即將訪問西班牙，這是他（西班牙外長）再次提出這一建議之最好時機。

西班牙外長對我說，他曾將于大使草擬之關於此問題之一份聲明草案送呈西班牙國家元首佛朗哥元帥請求指示。佛朗哥稱，中美及南美許多國家與美國曾在加拉加斯發表聯合聲明。西

* 電報呈蔣總統閱。

班牙雖然贊成此建議，但感到國際社會對西班牙仍持有偏見，如西班牙倡議發表類似聲明，恐怕不會有多少國家參加。因而此事遂被西班牙國家元首擱置。

我謹慎地對外長說，我國政府原則上雖然贊同于斌之建議，但尚未做出任何決定。我說，我只是在與于斌主教交換意見時瞭解到此一情況。我對西班牙外長說，這事可在適宜時機推動，我願與西班牙保持聯繫。西班牙外長表示贊同，又稱，中美共同安全條約簽字與東南亞條約組織協議生效之後，將是最好時機。我表示同意。

西班牙外長對中美共同安全條約談判情況極爲重視。表示希望我國在遠東能與菲律賓合作，因此我把目前我國與菲律賓間之實際關係扼要相告。西班牙外長對季里諾有深刻印象，似乎認爲麥格賽賽不如季里諾能幹。

我還同他討論有關交換情報之問題，並達成諒解……

附録十四

1954年11月5日《華盛頓郵報與時代論壇報》上查默斯·羅伯茨文章

美國正在與國民黨中國談判一項共同防禦條約，但附有一項諒解，即臺灣政府要避免對紅色中國大陸發動任何挑釁性的進攻。

昨日獲悉，這就是饒伯森助理國務卿10月13日飛臺與蔣介石委員長會談，以及國民黨中國外交部長葉公超目下逗留華盛頓的原因之一。

預計談判一經結束，準備簽字時，新條約即行公佈。

據悉，簽訂這項經過多月討論的條約，乃係事前於9月13日在丹佛舉行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決定的。

如何規定條約所述的國民黨控制地區這一困難問題，曾使談判停頓下來。問題在於怎樣闡明美國公開承擔保衛臺灣本土及附近的澎湖列島的義務，既不使它承擔保衛金門及紅色中國海岸外的其他島嶼，又不致因根本不提金門諸島而招致共產黨的進攻。

這個問題究竟如何解決，昨日尚不清楚。

7月間，印度支那戰爭結束，美國駐臺北大使公開宣稱，共同防禦條約正在考慮中。當時艾森豪威爾總統在一次新聞記者招待會上回答問題時說，此事已研究多時，但目前尚未作出決定。

9月，馬尼拉條約簽署，明確地把臺灣排除在防護地區之外。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開始炮擊金門島，這是在大陸視綫之內的一個國民黨據點。正是這一事件導致美國決定按照馬尼拉協議以及美國與南朝鮮，菲律賓，澳大利亞與新西蘭，以及日本所訂條約的模式，和蔣簽訂一項正式條約。

擔心會挑起釁端

在金門受到炮擊時，華盛頓向蔣示意可以空襲共軍炮兵陣地與共方軍隊及船隻準備入侵的可能集結地點以示報復。於是引起此間有些方面的擔心，恐怕這種反擊會激怒共產黨而釀成全面戰爭。

當共產黨的炮擊減弱時，華盛頓又對蔣提出了約束。10月6日從臺灣方面傳出，美國對蔣在金門以及在其統治下的其他沿海島嶼的軍隊將給予“後勤支援”。爲了防止共產黨侵佔國民黨島嶼，蔣在自衛行動方面不受限制。

至於對於共同防禦條約蔣應承擔甚麼義務大概不會公開，不過事情是明顯的。

國民黨人對這種約束感到不快，認爲美國將他們置於和南朝鮮李承晚的情況一樣的，供應不足的境地。

國民黨在臺灣和其他島嶼上的軍隊依靠美國的財政支援與軍事支援，與南朝鮮部隊的情況大體相似。

8月17日艾森豪威爾總統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中國共產黨要佔領臺灣，就必須越過第七艦隊。新共同防禦條約固然沒有使美國承擔自動保衛臺灣的義務，但它具有長期支持總統聲明的效果。

條約還昭告世人，美國不會提出把臺灣移交共產黨的任何建議。另一方面，與蔣簽訂的條約可以說明美國不會讓蔣利用美援圖謀收復大陸，即使不用美國軍事支援也不行。

附録十五

美國國務院發佈之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文本*

註明：於1954年12月2日星期四下午四時（美國東部時間）簽字後公佈（實際簽字前不得以任何方式公佈、引用或使用）

本條約締約國

茲重申其對聯合國憲章之宗旨與原則之信心及其與所有人民及政府和平相處之願望，并欲增强在西太平洋區域之和平機構；

以光榮之同感，追溯上次大戰期間兩國人民爲對抗帝國主義侵略而在相互同情與共同理想之結合下團結一致併肩作戰之關係；

願公開並正式宣告其團結之精誠及爲其自衛而抵禦外來武裝攻擊之共同決心，俾使任何潛在之侵略者不存有任一締約國在西太平洋區域立於孤立地位之妄想；

並願加强兩國爲維護和平與安全而建立集體防禦之現有努力，以待西太平洋區域更廣泛之區域安全制度之發展；

---

* 此件根據臺灣出版的《中華民國年鑑》公佈之文本，但第五條之一"針"字，即本册第444頁饒伯森所説文字上的改動。——譯者

茲議訂下列各條款：

第　一　條

本條約締約國承允依照聯合國憲章之規定，以不危及國際和平安全與正義之和平方法解決可能牽涉兩國之任何國際爭議，並在其國際關係中不以任何與聯合國宗旨相悖之方式作武力之威脅或使用武力。

第　二　條

爲期更有效達成本條約之目的起見，締約國將個別並聯合以自助及互助之方式，維持並發展其個別及集體之能力，以抵抗武裝攻擊及由國外指揮之危害其領土完整與政治安定之共產顛覆活動。

第　三　條

締約國承允加强其自由制度，彼此合作以發展其經濟進步與社會福利，並爲達到此等目的而增强其個別與集體之努力。

第　四　條

締約國將經由其外交部部長或其代表就本條約之實施隨時會商。

第　五　條

每一締約國承認針對在西太平洋區域內任一締約國領土上之武裝攻擊，即將危及其本身之和平與安全，茲並宣告將依其憲法程序採取行動，以對付此共同危險。

任何此項武裝攻擊及因而採取之一切措施，應立即報告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此等措施應於安全理事會採取恢復並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之必要措施時，予以終止。

第　六　條

爲適用於第二條及第五條之目的，所有"領土"等辭，就

中華民國而言，應指臺灣與澎湖；就美利堅合衆國而言，應指西太平洋區域內在其管轄下之各島嶼領土。第二條及第五條之規定並將適用於經共同協議所決定之其他領土。

第　七　條

中華民國政府給予，美利堅合衆國政府接受，依共同協議之決定在臺灣澎湖及其附近爲其防御所需要而部署美國陸海空軍之權利。

第　八　條

本條約並不影響且不應被解釋爲影響締約國在聯合國憲章下之權利及義務，或聯合國爲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所負之責任。

第　九　條

本條約應由中華民國與美利堅合衆國各依其憲法程序予以批准，並將於在臺北互換批准書之日起發生效力。

第　十　條

本條約應無限期有效。任一締約國得於廢約之通知送達另一締約國一年後予以終止。

爲此，下開各全權代表爰於本條約簽字，以昭信守。

附録十六

關於軍事協調技術協議之備忘録

無日期(約爲1954年 9 月)

以下爲(臺北)國防部整理提供的兩套美中軍事協調文件中有關内容(不包括基本技術性質内容)。這兩套文件的名稱如下:

甲、第二次中美協調會議(〔臺北〕國防部與〔美〕太平洋總司令部之間)報告,1953年12月 6 — 9 日(以下簡稱報告甲);

乙、第一次(臺北)國防部與臺灣防衛司令部協調會議報告,1954年 2 月 9 —11日(以下簡稱報告乙)。

關於沿海島嶼之防禦

1.(美)太平洋總司令部代表(報告甲):

在我們上次會議報告中同意沿海某些島嶼對保衛臺灣和澎湖來説是必要的。我們返回珍珠港後,提出了授權我們參與保衛這些島嶼的建議……。參謀長聯席會議承認其中某幾個島值得繼續佔有,但迄今尚未授權我們參加防衛工作。不過,提出這個重要問題已經得到豐碩成果,因爲參謀長聯席會議對這些島嶼的美國軍事防務援助已經放寬限制。例如,現在我們已有權將共同防務計劃中的某些軍需品和裝備在緊急時轉到沿海島嶼。我們充分瞭解你們爲有效保衛大陳諸島迅速完成之準備,認爲這一强有力的防衛態勢對威懾或阻止中共侵佔諸島的任何企圖均已起到極爲重要的作用。我們對於你們在這次重要防衛工作中使用陸、海、空兵力的方式深感振奮,這對保衛其他關鍵性沿

海島嶼將有極大價值。蔡斯將軍和斯頓普海軍上將都已經向美國高層當局建議將沿海諸島駐軍列入共同防務援助計劃的直接供應範圍之內。

2.有關本問題的技術協議(報告甲):

a、論及沿海島嶼對保衛臺灣和澎湖的重要性之前一協議已受到重視和確認。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美方並未得到授權參加沿海島嶼之保衛。

b、雙方同意,當敵人進攻大陳時,美方對臺灣海峽之偵察將繼續進行,所獲情報將按現行協議繼續交換。

雙方並同意,除非參謀長聯席會議批准參戰,美方將繼續提供一切不包括公開參戰之實際援助。

3.(美)太平洋總司令部對沿海島嶼提供積極援助的意見(報告甲):

……美太平洋總司令部同時承認中國空軍之有效作戰對保衛這些關鍵性沿海島嶼之必要性。美國對沿海島嶼之積極援助具有廣泛影響,可能引起戰端。但太平洋總司令一再申明,强有力之防禦姿態爲保衛臺灣安全必不可少之因素,擬不拘泥於上述特定理由。並準備對此事進行周密考慮,且要求軍事援助顧問團、(臺北)國防部與美國國外業務署有關人員參照中、美指揮官之各防禦作戰計劃對此項建議進行充分研究。太平洋總司令要求(臺北)國防部對此項建議作出全面調查報告,說明理由,並申明自身實力,然後將上述文件送交駐臺軍事援助顧問團團長,由他提出下一步措施,經太平洋總司令審查上報美國上級主管部門。

4.臺灣防衛司令部對這個問題的意見(報告乙):

已通知中方代表,美軍已受權僅於臺灣和澎湖遭到攻擊或

入侵時參加主要沿海島嶼之防禦。

關於美國援軍到達的估計時間

1.太平洋總司令部之意見(報告甲):

……我們確定之美軍到達時間條件:對敵方兩棲部隊來犯,假設能在七至十日前得到預警情報,則海軍部隊可在三十六小時內投入戰區進行戰鬥,空軍需七十二小時。

2.臺灣防衛司令部之意見(報告乙):

至關重要之一點是對中共軍隊之集結或發動進攻必須即刻報告臺灣防衛指揮部(美方),以便要求(美)太平洋總司令部採取適當措施,取得動用保衛臺灣所需飛機的權力。

這樣,臺灣防衛司令部能在七十二小時內將空軍部隊投入戰鬥,並在幾個小時之內可將包括艦載飛機的海軍投入戰鬥。如以第七十二特遣部隊投入防禦臺灣之戰鬥,並在太平洋總司令部戰區南部作戰,則前者估計的三十六小時時間將大爲縮短。

關於飛機、艦艇及裝備之移交

1.太平洋總司令部對飛機與裝備移交日期之估計(報告甲):

(1)FPS-8型雷達設備——1954年第一季度開始。

(2)TPS10D型雷達設備——1953年12月發運。

(3)微波設備——推遲至1955年6月。

(4)F-86型飛機——1954年10月開始。

(5)F-84型飛機——1954年7月開始。

(6)全天候戰鬥機——未定。

2.太平洋總司令部對海軍艦艇與裝備移交日期之估計(報告甲):

(1)2艘驅逐艦和3艘大型登陸支援艦——正在移交。

（2）10艘獵潛艇和摩托炮艇——即將移交。

（3）供沿海島嶼使用的8艘機械化登陸艇——申請已批准。

（4）供沿海島嶼使用的24艘車輛與人員登陸艇和2艘登陸艇修理船——貸款已批准。

（5）供兩棲部隊用的100艘車輛與人員登陸艇——已批准採購。

（6）供港口保衛用的883枚錨雷——已列入計劃。

關於允許中國飛機、艦艇於緊急時使用冲繩和菲律賓美國海、空軍基地的要求

1.（美）太平洋總司令部之意見（報告甲）：

參謀長聯席會議已批准我們提出的有關這方面建議……計劃已編訂，將於短期內公佈……

對此問題所採取之進一步措施需推遲，等待臺灣防衛司令部確定冲繩及菲律賓基地緊急時可以使用的範圍。

關於供應

1．（美）太平洋總司令部之意見（報告甲）：

前已指出，我們深知當共產黨對臺灣發動大規模入侵時，臺灣即需美國大規模供應支持。故已主動採取必要之步驟建立適當水平之軍需儲備，編制出重要裝備項目清單，並爲此指示增加共同防務援助計劃之交貨。

2.臺灣防衛司令部之意見（報告乙）：

太平洋總司令部已要求遠東司令部批准當發生緊急情況時，立即提供額外十五天數量之彈藥儲備。國防部（臺北）應將目前彈藥儲備情況及在臺灣預存上述彈藥的可行性報告提交太平洋總司令部。

關於在臺灣設置美軍噴氣式飛機基地問題

1.(美)太平洋總司令部之意見(報告甲):

不久前，我們曾在臺灣設置了三個噴氣機中隊基地。現在準備和你們討論設置供七個噴氣機中隊使用之基地之可能性。鑒於臺灣不能提供完整的通訊設施，因此美軍準備以應急方式提供臨時性支援。

2.臺灣防衛司令部之意見(報告乙):

負責計劃與籌備上述基地之美方代表尚未派定，派定後，(美)臺灣防衛指揮部即可採取行動完成必要之計劃與籌備工作。據了解，根據中國空軍訓練計劃，1954年7月以前嘉義與臺南不可能臨時駐扎兩個美軍噴氣機中隊進行試飛。

關於美軍有無可能參戰的各種緊急情況(報告甲):

1.對敵方準備進攻臺灣、澎湖而集結之陸、海、空軍部隊:

(1)美軍目前無權參戰。

(2)太平洋總司令部提出行動建議有賴於及時而準確之情報。

2.對敵進犯之兩棲部隊，摧毀敵人灘頭陣地:中美兩國指揮官應制訂共同計劃。

3.對中國大陸: 如規定美國支援，美軍可能將承擔遠程飛行任務。

4.防禦沿海島嶼:

(1)美軍目前尚未得到批准參戰。

(2)萬一敵方進攻大陳，美軍將繼續在臺灣海峽進行偵察。